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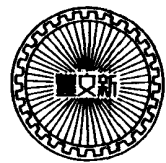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三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六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論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一)(卷一五)(二〇).....	清胡夤撰	四	明	一
卷一五.....	後序.....	二五九		
卷一六.....	跋.....	二五九		
卷一七.....	識.....	二六一		
論語注二十卷.....	清戴望著	二六三	南菁書院	
何休注訓論語述一卷.....	清劉恭冕撰	三二一	鄉齋	
論語異文考證十卷.....	清馮登府纂	三三一	芋園	
論孟疑義一卷.....	清呂調陽撰	四二五	觀象廬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一卷.....	民葉德輝撰	四三七	邨園	
論語會箋二十卷首一卷.....	日竹添光鴻箋	四五三	崇文	
論語徵廢疾三卷.....	日片山世璠著	七六三	崇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翟氏攷異云以孟

經計之釋文九字當是三字之誤蓋注疏分明日遂
行以下為一章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二句在知
及章後故為四十三章朱注刪并為四十一章其實
問陳在衛絕糧在陳二事相距甚遠在陳以下宜別
為一章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注孔曰軍陳
行列之法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

注孔曰俎
豆禮器也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注鄭曰萬
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未

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明日遂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陳作陣直刃反本今作陳俎側呂反史記世家
引作問兵陳筆解對曰上無孔子二字明日遂行四
字注疏本皆連下章惟朱注截此句為一章是也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臨河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云此

魯哀公二年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夫子前後答衛之君臣

語意皆同豈真有文事而無武備哉然子言為政先

足兵嘗曰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史記世家季康子謂

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仲尼

故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三都之墮命申

句須樂頎伐之而費人北至於及門諸子子路以禦

侮之材固善於治軍旅冉有以用矛退師樊遲以三

刻踰溝曾致勝於清之一役而公良孺賢而有勇嘗

以家車五乘從游子藉其力以過蒲蓋三代士合兵

農六藝教通射御聖門未嘗不嫻軍旅也惟是為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禮佳兵不祥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大戴禮三朝記

用兵篇夫子對哀公曰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

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

也蜂虻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

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與

之喪厥身是以聖人未嘗不言兵而亦未敢輕言

兵故子之所慎其一在戰也衛靈以鄆澤之盟受授

手之辱結連齊魯與晉為難子以務外不如治內事

大所以保邦晉霸雖衰衛非所敵故不答而去之卒

之靈公卽世內難頻仍雖有王孫賈之善治軍旅無所用之而夫子策衛政必以正名爲先務保衛庶仍以富教爲要圖俎豆之對其旨遠矣黃先生云禮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曾子言邊豆則有司存者事之數也夫子以俎豆對衛靈公者欲因事以知其義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軍陳爲行列者陳借字正字作陳說文陳列也顏氏家訓書證篇謂王義小學章隋書經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一 二 四 明 按 書 約 圖 刊 本

志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獨阜旁作車是釋文本陣字乃晉以後俗體也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周禮車僕注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如振旅之陳左傳鄭爲魚麗鸛鵒之陳魯爲支離之陳楚武王荆尸而舉晉魏舒毀車而徒笠澤之戰越爲左右句卒黃池之會吳爲徹行方陳此軍陳之見於經傳者陳法莫詳於通典首載黃帝制陣法風后握奇經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制勝作爲陣圖蓋太公之四衝陣孫武子之常山蛇陣諸葛武侯之八陣李衛公之六花陣皆不出風后之遺意黃氏謂黃帝有五陣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 四 明 按 書 約 圖 刊 本

金曲陣屬水要之五陣亦卽八陣也云俎豆禮器者凡祭器鼎俎奇而籩豆偶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夏后氏以楨中足爲橫距之象殷以楨如枳楨之曲撓周以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豆見曾子答孟敬子章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夏官敘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又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皆鄭注所本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子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

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釋文糧音根鄭本作振音張云糧也皇本作糧

正義曰史記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

司寇行攝相事齊人歸女樂孔子遂行適衛主於顏

濁鄒家衛靈公奉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五 四明版書局 約園刊本

匡人止之及圍解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適伯玉

家有見南子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

為次乘於是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宋有桓魋之難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

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趙鞅伐朝歌楚

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楷

矢貫之石磬陳潛公使問仲尼孔子居陳三歲會晉

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注以絕糧在此時魯哀公元

年陳潛公八年也孔子有歸與之歎於是去陳過蒲蒲人止

孔子賴公良孺以勇力闕而免遂適衛靈公聞其來

喜而郊迎然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於是期月三年

之歎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

子路不說有堅白匏瓜之喻時又擊磬而遇荷蕢鼓

琴而學師襄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聞

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反乎衛入主適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仰視蜚雁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

靈公卒素隱云此魯哀公二年也立孫輒六月趙鞅納蒯聩於戚

冬蔡遷于周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六 四明版書局 約園刊本

夏孔子在陳聞桓魋廟災秋季桓子卒遺命康子召

孔子乃使召冉求孔子又有歸乎之歎明年孔子自

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大夫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

有對葉公問政及語子路憤樂忘憂之說去葉反於

蔡連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陳徐廣曰哀公六年也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

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合謀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

不哀有對子路君子固窮子貢一以貫之及顏子道
大莫容之說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封孔子以子西之
沮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遇楚狂於是自
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蒙案據史記孔子世家及陳杞世家十二諸侯年表
攷之謂絕糧當在陳潛公十三年魯哀公之六年也
據孔注當在陳潛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也朱子以
論語連記問陳絕糧事謂絕糧當在去衛復如陳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魯哀公之二年也然問陳絕糧本非一時事繫明
日遂行於下章乃注疏本之誤汪武曹以陳蔡追隨
之弟子考之哀公二年游夏年皆未踰十五恐未能
以文學顯名而從師跋涉則絕糧當在哀六年史記
得之但謂陳蔡大夫以兵圍孔子是時陳蔡臣服於
楚楚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况楚方救陳而乃
圍其所聘之人尤無此理以傳考之此時蔡卽吳陳
事楚兩國大夫趨向各別蔡又遷於州來與陳遠乃
越國相謀共圍一無怨無德之過客尤不可解也然

則孔注謂因陳人被兵而絕糧此於情事爲近但繫
之去宋適陳時則以哀元年吳亦伐陳而誤不若史
記之年爲可據也毛大可臆言曰孔注據莊子謂孔
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於是之陳而吳適伐
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注者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
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三年夫子適衛十四年
適陳是時並無吳師伐陳又在陳絕糧與阨於陳
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
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之事見於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若
在陳歸與之歎亦一時事而史記誤分論語孟子爲
二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歎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
歎時大抵夫子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後歸魯
歸與之歎則在第三次適衛第二次適陳之際絕糧
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
故嘗較夫子轍迹與論語合者自去司寇後卽適衛
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
謂主顏讎由所謂於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

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

平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置夫子於屬車而夫子去衛

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雖史記云

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者此適衛第

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

論語兩所云子畏於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

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

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

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在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九 四明叢書

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為適衛之

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

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間使聘孔子而陳蔡大

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

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於陳蔡之間皆在此時此哀

之六年為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

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為衛君

衛君待子吾自衛反魯孟子所謂於衛孝公有公養

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為適衛之第五次而

夫子之轍跡終焉此以經注經庶平稍可據者臧在

東拜經日記曰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

久事多遂覆敘三次第一次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

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

餘反平衛主蘧伯玉家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

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

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

畔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

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十四 四明叢書

子臨河而歎反平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雁仰視

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其

脈秩然不紊第二番敘過蒲曾公叔氏以蒲畔孔子

遂適衛靈公郊迎卽第一番去衛過蒲月餘反平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願見是也第三番敘反衛主

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

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卽第二番孔子遂適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可然不伐蒲靈公

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卽第一番月餘

反乎衛主。違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一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違伯玉家是也。案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聖故博采眾說以申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卽適衛。卽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又於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

刪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於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適陳過匡。還衛主。違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違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不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至斯誤。又孔子去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也。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違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違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入主。違伯玉家。兩言主。違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違。蒙上可知也。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

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為魯
哀公六年時厄於陳蔡之間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
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即歸老於
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毛氏以經證
經臧氏以史正史皆從史記說以絕糧事當在魯哀
公之六年是也江慎修謂在哀公四年自陳遷蔡時
道途費用乏絕不必有陳蔡大夫兵圍之事然太史
公博極羣書必有所本再為詳攷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從者弟子者先進篇從我於陳蔡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是也云與起也者說文同皇疏病飢困也以絕糧
為乏食者說文糧穀食也俗作糧釋文引鄭君本作
糧注云糧糧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廩人治其糧與其
食注行道曰糧謂糲也左僖四年傳其資糧疏謂
米粟行道之食也故莊子云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
里者三月聚糧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
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

釋文慍紆問反見賢遍反濫力暫反說文引濫作熾
考文足利本高麗本無有字

正義曰朱注本與何解同又引程叔子曰固窮者固

守其窮語錄云固字答上亦字文勢乃相應或問云

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不待如

程子之說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蒙案史記世家云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子貢顏回而問曰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

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

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賢使仁者而必信安

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

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

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

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

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顏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

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

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

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荀子宥座篇韓詩外傳皆記絕糧事孔子告子路曰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夫驥罷驢車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子曰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思不廣庸知吾不得之於桑落之下與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日免於阨謂子貢曰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某之幸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荀子亦同莊子讓王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語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某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潁陽而其伯得乎共首諸書皆可與此經相發明莊子是篇言亦精粹又見呂覽慎人篇風俗通窮通篇何注云云疏曰云濫溢也者說文濫汜也汜濫卽淫溢故字从水左哀五年傳不僭不濫注濫也此濫之本義也說文引此經作媿媿過差也樂記狄成滌濫之音作注僭差也左昭八年傳民聽濫也注失也周書程典解不濫其度注過也賈子道術篇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濫溢則過差此濫之引申也釋文引鄭君注濫竊也樂記姦聲以濫注濫濫竊也禮器

君子以為濫矣注濫亦盜竊也坊記云小人貧斯約約斯盜注約窮也此鄭君所本也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者謂

多學而非與注孔曰問識之者非與今不然耶

釋文與音餘皇本女作汝史記世家連上章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云云非也

正義曰朱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十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矣故不待多學以知之也

釋文貫古亂反

正義曰朱注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黃先生曰貫之貫所學之多也一者總詞謂總以貫所學之多也聖人好古敏求觸處融貫雖多如未嘗多不彊識而無不識由其一以貫也學者博考遐稽識之每易於忘即能不忘而彌苦意緒之繁者以其多也然參伍錯綜之候或分類析之或比類合之以條目之詳而統之以綱領以綱領之統而得先後

次第之序則學之實得於心者同條共貫自無博聞

彊識之苦夫子蓋以此示子貢也毛大可贖言曰論

語兩一貫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

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即博施濟

眾亦以仁聖為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

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其揆一

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為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

以成己成物為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

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為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為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

為庸德蓋聖賢無獨善其身之事博施備物與曲成

各正在下學者均有之是明德新民成己成物內聖

外王天道人道並無有二蒙案朱注謂曾子一貫以

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故黃先生專疏致知之學毛

氏以子貢終身行恕之一言疏多學而識之一貫是

兼知行言之然知行本不可分為二事所謂多學一

貫者學以致知而將力行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善有元事有會者里仁篇皇疏引

王弼曰夫事有歸理有會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
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何解與王氏意同黃
先生謂易繫辭傳言咸之四爻所感未大必分往來
之界故夫子言同歸一致之道與此經無當也何氏
轉其辭以相援證離多學以言貫遂啓異端元妙之
說焦理堂補疏曰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
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在
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說同易傳言同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
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
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
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
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
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
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
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

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
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
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爲
執一而賊道執一出於不忠恕楊子惟知爲我而不
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
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
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
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
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執一則人之所知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
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
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
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
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
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
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
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似恃乎多學而識之乃多學而識仍自致其功而未嘗通於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知至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釋文鮮仙善反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外注自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蒙案知德者鮮矣與尙德哉若人兩德字相同史記世家引子貢多識章弟子傳引子張問行章皆以為陳蔡難中之言王肅朱子皆從之韓李筆解曰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趙鹿泉濫故錄引焦氏曰慍非私慍為孔子而慍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為問然

即此便不能與聖心合一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不足處故曰知德者鮮矣饒雙峯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窮何必慍哉

王注云云疏曰以鮮為少者鮮本眇之借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眇眇即眇之俗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

釋文治直吏反夫音符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引治作制音書劉寔傳引作化隸釋孟郁修堯廟碑而治作如治禮部韻略詩卷阿箋引恭作共或又作拱

正義曰朱注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精義謝氏引揚子云襲堯之迹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也黃先生曰治天下者既治之必有

人以爲之然必人主自爲之則賢者無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爲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也恭己正南面者朝羣賢而蒞之已祇仰成也詩卷阿泮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何解本鄭注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其己而已漢書董子策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功臣侯表引杜業之說曰昔唐以萬國致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十四明 叢書 約圖刊本

時雍之治虞夏以之多羣后享拱己之治顏注引此經又新序雜事四曰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三國吳志樓元傳引此經而申之曰所任得其人也王通中說問易篇曰舜有總章之訪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此皆以得人爲說與何解同也皇疏云舜上受堯禪於己己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爲而能治也蔡謨曰昔聞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爲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爲者所授非聖也

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爲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間惟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蒙案何解專以得人言皇疏兼以紹堯言而朱子推本於德盛而民化易大傳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中庸言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篤恭而天下平此德盛民化之說也然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惟其有紹帝之德而能協帝之休以知人之明而際得人之盛此其所以爲德遇兼隆無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十四明 叢書 約圖刊本

而治者其舜乎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千古一人也要之爲政以德譬如北辰非真不動也居不離所而動於人之所不覺則動而無動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非真無爲也逸於任人而爲於人之所不見則爲而無爲也恭己正南面乃形容無爲之象非推原無爲之本邢疏謂帝王之道清靜無爲此老莊之說也董子繁露楚昭王篇言春秋善復古譏易常引無爲而治者其舜乎爲訓改作義似確而較狹

何注云云疏曰左傳舜舉八元八愷書舜典命禹宅

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其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是任官得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

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同貊亡白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史記弟子傳引邦作國矣作也漢書袁安傳引矣作焉史記謂子張從行陳蔡間困問行云云翟晴江謂子張時年十五歲史文未可信也

正義曰朱注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張意在得行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

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張敬夫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

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黃先生曰行有

不得必反求諸己己有忠信篤敬之實而可以行矣

蒙案說苑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

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

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

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

乃謀不亦晚乎此說與本經相同而之以之勉子張尤為切要大學云必忠信以得之中庸云篤恭而天下平是則忠信篤敬乃言行出入之樞機人已交關之觀軌也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

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州是二千五百家故朱

注更之鄭云萬二千五百家或誤衍萬字也云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者遂人職文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包曰衡軌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若倚衡軌也

釋文參所金反與音餘倚於綺反夫音符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行下有也字史記弟子傳引衡下無也字漢書律歷志引與作車

正義曰皇疏云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己立在

世間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互於己前也倚猶

憑依也又若在車與之中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

羅列憑依滿於衡軌之上也若能存想不忘事事如

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行矣朱注其者指忠信篤敬

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矣又或問文集云本文之意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爾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學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冀其效也然則夫子所云行矣行乎哉夫然後行抑揚反覆重難其辭以深著行必存誠之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為務外人鞭辟近裏著己也黃先生謂立與在與通行止而言呂伯恭曰此所謂誠則形也忠信篤敬誠也立與在與有所見則形也夫子言行之道曰夫然後行見其所以行者由功無閒斷積久有效非可驟致也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是以身辱名殘而不免為人役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參為參然者讀參如森也故釋文

所金反說文森木多兒字林森多木長兒又通作參長笛賦森樛柝樸皆森列眾多之引申也書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注參字累在上蓋說文參上从晶或省作厶累上亦从厶故云累在上言紂罪眾多森列在天也包云參然者亦謂森列在前自筆解云參古驂字朱子因之讀七南反如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之參非也云衡軛也者周禮封人設其楅衡杜子椿謂楅衡所以持牛角與詩毛傳同故說文衡字从角後鄭注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義雖小異要皆與車軛無涉說文軛輶前也蓋大車直輶二輶端著橫木長六尺名曰鬲鬲又縛一曲木以駕牛頸名曰軛小車曲輶一曰駟駟端著橫木長六尺六寸名曰衡衡又縛兩軛以駕二服馬是衡與軛顯非同物惟小爾雅訓衡為軛蓋以其橫於車前而通稱之故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皇疏以倚為憑依者說文倚依也曲禮主佩倚注謂附於身禮器有司跛倚以臨祭注依物為倚是皆憑依之義也案衡本橫之借與旁為同部凡物偏有所近曰倚又曰傍故車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傍人可倚處謂之騎兵車及矛戈戟皆植焉似參前倚衡猶所謂臨上質旁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子張書諸紳注孔子曰紳大帶也

釋文紳音申

正義曰朱注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蒙案

廣雅釋詁紳束也禮內則端鞞紳注大帶所以自紳

約也白虎通衣裳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

也是帶本以約束昭敬德而子張即書師訓於紳大

戴禮武王踐阼記於帶為銘焉曰火滅修容戒慎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十四 四明 嚴書 約園刊本

恭恭則壽比物此志也書者必以筆說文序曰依類

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箸於竹帛謂之書書

者如也又聿部云書著也从聿者聲聿即筆也易繫

辭傳易之以書契蓋以刀槩於竹木者為契以筆著

於竹帛者為書書於竹則用漆蝌蚪古文是也書於

帛則用墨篆籀隸艸是也賈子道德說著德之理於

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然則古未有不

用筆者也故詩言彤管禮言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

魯語里革言奮筆晉語董安于士茁言秉筆管子言

削方墨筆晏子言擁札操筆莊子言砥筆和墨是皆

古人有筆之證後人疑筆始於秦蒙恬遂以書紳為

刺文豈知禮服帶無箴功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紳大帶者說文帶紳也紳大帶也

蓋大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曰紳詳見公冶篇束帶

下

子曰直哉史魚注孔子曰衛大夫史魚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注孔子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也

正義曰朱注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十四 四明 嚴書 約園刊本

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

其直事見家語蒙案大戴禮保傅篇衛靈公之時蘧

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鮒患之數言

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

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

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公曰吾失矣

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

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鮒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

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注引論語直

哉史魚以證此言其事君之忠直本出賈子胎教篇

韓詩外傳七新序雜事一亦載之家語引入困誓篇

王肅襲戴記也又左定十三年傳初衛公叔文子朝

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

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十四年靈

公逐公孫成是又史魚待友之信直也說苑引仲尼

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

能曲於人此即蘧伯玉之行所謂直己而不直人也

然史官以直為難而直於無道之世則尤難故二疏

云有道無道恆直如箭不隨世變而曲何嘗曲於人

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通志氏族略史氏周太史史佚之後

以官為氏謹案周有史佚史興晉有史蘇史黯史趙

史龜史墨楚有史狎史皇衛有史鮒史狗史朝齊有

史闕凡此之類並以史為氏而未得世系者今考史

鮒本史朝之子朱子以史為官名謂其以官為氏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

曰卷而懷謂不與時 政柔順不忤於人也

釋文卷免反唐石經之作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 屠傳引同文選閒居賦注引無可字西征賦注引無

則字

正義曰朱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

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文子

人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

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

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

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

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於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公如

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

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

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剽孫林父甯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二十六年傳獻公使與甯喜惠子

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

則寡人甯喜告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

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喜也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可以貳二十年殖將卒時命喜納君孫文子在戚孫喜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人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

辛卯殺子叔也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

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淮

南子秦族訓據伯玉以其仁甯衛而天下莫能危說

苑奉使篇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今籧

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

聽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此伯玉處有道之

事也禮器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

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韓詩外傳二曰外寬

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

悒悒籧伯玉之行也此說又見於大戴禮將軍文子

篇是伯玉處無道之行也至左傳所記再出近關事

近儒全謝山顧震滄等不無疑議黃先生論之曰左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行二十六年甯喜弑

其君剽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無此

事而左氏為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為非夫左

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為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

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

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

伯玉尚在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

欲收拾人心藉以為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

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衍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

無道之時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懷不仕故甯喜
疑其不忘舊君欲與之謀弑剽亦惟其卷懷不仕故
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
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慄慄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
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顧氏大事表以三大
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
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深山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
責不與時政之伯玉哉用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故
凡責伯玉以討賊不死節者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
氏此說旣以伯玉聞謀而去爲無傷於義矣而又謂
旣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責伯玉以再仕之
非不知其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
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
爲誤此因伯玉之賢見稱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
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
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表之下等論古

之士其慎之哉蒙案讀律當須比例讀書亦宜連類
史記弟子傳序謂孔子所嚴事者於齊則晏平仲於
衛則蘧伯玉觀平仲當崔慶之時卽可知伯玉處孫
甯之難左襄二十五年傳崔杼之弑齊君也晏子立
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
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晏子春秋
內篇雜上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
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
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
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大抵君臣之義或關於
職守或感於知己齊君之死爲己死故平仲之生死
得自由衛君之亡爲己亡故伯玉之進退有餘裕伯
玉不妨再出猶平仲不必輕生二人同心其揆一也
況乎衛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而孔子

始生又歷十八年為襄公即世之三十二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二年孔子再至衛主於伯玉之家則上距襄公十四年其六十有七載而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想其年齒不過十五六生性早慧如後世孫策周瑜輩出類超羣故或慕其英才或倚為重望然當時雖欽名德而年少未聞國政也乃或以為年逾三十早登仕版則下逮衛靈之時年當九十七八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尚聞車聲而識之望百老翁龍鍾戀棧不自覺其無謂哉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易坤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夷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亦順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不與下無之字高麗本唐石經後漢善安帝紀引並同

正義曰黃氏勉齋云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困勉錄引湯霍林云言者當因人而施失人亦是

失言處此皆重知言說然論人與言之失不失惟慎其言之與不與而欲慎言之與不與當先知人之不可惟知者能知人斯不失人亦不失言故邢疏又重知人說蒙案欲不失與人之言當先知與言之人而不失與言之人又當知與言之人之言蓋知人之哲難於安民而知言之功同於養氣故夫子常患不知人而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宋儒謂知言知人之本尤在居敬窮理此積石導源之論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三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邢本無此注皇本有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唐石經害仁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御覽仁德類引同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義傳序引上四字作君子郭象莊子注引作士志於仁者

正義曰朱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外注程叔子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順命者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

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死生是大關節學者須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死生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則所謂無求生有殺身斷然信其不爽者正以平日立心制行信之也蒙案列子說符篇昔有昆弟三人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中說事君篇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迫中者也是文中子意以殺身成仁者爲激烈過中故焦理堂補疏遂謂成仁不必殺身殺身不必盡甘刀鋸鼎鑊管仲不死民到於今受其賜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黃先生謂孟子充餓死不爲穿窬之心曾子當臨終必欲易簣之意皆可參悟抑知此章論成仁之變境似當壓重志士二字皇疏引繆播曰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剖心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皇邢二

疏皆引比干夷齊以證殺身將以明有志之士始克爲成仁之人也夫舜死於野冥死於水雖不惜其身而要不可以言殺曾子易簣黔婁正衾雖得正以斃而又不可以言殺所謂殺身者必不得已之勢實人情所難堪而所謂成仁者萬無可解之忱又天良所難昧生與殺無中立身與仁不兩全非殺身以成仁卽求生以害仁不足以言有志之士卽不足以爲成仁之人蓋有殺身以成仁好仁者無以尙之也無求生以害仁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也而其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總在於求仁尤貴乎立志志一於仁之成不成而不憚陷於殺自忘乎身之生不生而不屑出於求且求之云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使求而無益心徒壞而身未必生卽求而有功身雖存而心已先死是以成仁人之仁端賴有志士之志苟志於仁矣斷斷乎無求生惟恐其害仁也卽斷斷乎有殺身惟恐其不成仁也古人往往有重疊之詞以見決然之意既曰志士又曰仁人有與無相反求生與殺身反害仁與成仁反無者決然無有者決然有天下有殺身而不

必成仁者亦有成仁而不必殺身者惟無求生以害
仁斯有殺身以成仁此有志之士所以爲成仁之人
也此章歸結在成仁而責重在立志漢書蘇武傳贊
中論天壽篇後漢書杜林傳注列女傳節義篇晉書
忠義傳序郭象南華經注秦淮海集臧洪論皆引此
二句上下倒易是未知生死對勘歸結成仁之意也
宋儒以志士爲利仁慷慨就死以仁人爲安仁從容
就死是未知反覆一貫壓重志士之意也至孟子舍
生取義章云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
辟也本可爲此經之疏證然舍生取義激於羞惡之
天良殺身成仁發於惻隱之本性生死立意本若相
同而仁義措詞各有所當程子則又以是非之心立
論四德自可互證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以無
字統貫二句總是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以明夫子反
覆重疊意本一貫之悃黃先生以注無字爲衍似非
孔意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

皇本高麗本未有也字漢書梅福傳引利作厲

正義曰朱注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
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
德也外注引程叔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
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蒙案漢書梅福傳引經利
作厲廣雅釋詁厲磨也左傳云磨厲以須文七年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將戇厲
然後利利其器非器之利也故皇疏云工巧師也器
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輪般而作器不利則
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必欲
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大
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
也案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
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趙氏以賢人統承仁賢
二字本可通用大夫之賢士之仁器之利也事大夫

之賢友士之仁利其器也利與事友對非與賢仁對大夫士以喻器賢仁以喻器之利而所以利之者在乎我之事之友之尤在乎我之先之欲之也蓋爲仁出己而他山之助不能不借資於人以友輔仁而麗澤之求不可不專心於己善與人同而與人爲善無非樂取諸人以爲善蓋始終一我欲仁而舍己從人先難後獲仁斯至矣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此朱注悅不若己之所本家語雖僞造然內多秦漢古書語皆精鑿人欲爲仁可不慎所處而擇其交乎

孔注云云疏曰注以利器對賢友是器之利非利其器矣不若邢疏云修利所用之器爲合

顏淵問爲邦

正義曰皇疏爲猶治也顏淵魯人是時魯家禮亂問治魯國之法也邢疏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朱注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蒙案治國平天下理本一貫家語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稱顏回之行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韓詩外傳九記戎山之遊顏淵之言志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七記景山之遊顏淵之言志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天下咸獲永甯蠃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孔子曰聖士哉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趨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是則顏子實具王佐之才故問爲仁告以天德問爲邦告以王道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

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

後漢書輿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

正義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君注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

存者有小正今夏小正在大戴禮其傳或云子夏所

作文法與儀禮喪服傳春秋公羊穀梁傳如出一手

以是一家之學也行夏時朱子謂取其時之正與其

命之善蓋行其四時所頒之政令非專指一朝所建

之正朔乃後漢輿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四十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之正故何解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

易知是專以夏正建寅言夏時意謂舉正朔則四時

皆見矣白虎通義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

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

其耳目以助化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二微

之月也三微者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

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

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

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孕甲而出皆黑

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後漢書陳寵傳元

和二年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

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

通雉雖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

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

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

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四十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宋書禮志高堂隆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

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

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蓋三正迭建循環不窮而天

道人事之序惟建寅爲得其正故夫子損益百王而

首重夏時也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孔

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

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

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

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天子云夫
家語孔叢子皆出王肅等依託肅謂殷周改正易民
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說與鄭君違異而其
意多本於逸周書周月解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
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
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
視聽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
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
自夏焉是以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頒律朝覲會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大政皆以所改正朔行之至於分至啓閉民事早
晚所關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蓋三正通於民俗
而夏數獨得天時故六經中三正錯見而用夏正居
多夫子告顏子以爲邦不必待其得志行道改革天
命而始可行夏之時也蔡氏德晉曰昔先王創制顯
庸既立爲一代之法而於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
其焦薊英六祝陳杞宋之封皆所以使其子孫各修
先代之禮物至於朝野所奉行則祭祀備六代之舞
養老具三代之禮士喪兼三代之視魯用四代之服

器官蓋聖人以德化民惟欲納之於至善初不必廢
棄禁絕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時自伏羲
甲律以至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律具存
而可考觀於秦政坑焚操懿兵燹而杜預所見十律
自黃帝顓頊以及夏商周魯之律猶在則其前可知
也夫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建寅若神農少
昊諸律今雖不可攷當必有建丑者鄭康成謂堯正
建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況三正既爲累代所
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誥誓臣民並言之而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四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爲雜兼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亦不
以爲倍今攷三正之錯見於六經者周易臨之彖曰
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正也說卦傳曰兌正秋也則用
夏正也夏書甘誓言怠棄三正是夏並用三正也盤
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兼用夏正也金縢
秋大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是周亦兼用夏正也幽
風言民俗在夏商之交乃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
月改歲之語是亦兼用周正也左傳敘事用周正而
僖五年晉卜偃以童謠推號之亡謂在九月十月之

交是亦用夏正也禮記月令用夏正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亦用周正也蓋周制近者於十二月頒朔遠者於十一月頒之也雜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亦用周正也論語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孟子用周正七八月旱則苗槁及徒杠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至於春秋純用周正以史官紀事當用王朝正朔也周禮純用夏正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逸周書所云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者是三正並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明徵也戴氏棟原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據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周禮凌人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是用夏正也然六官所云正月之吉則用周正也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則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是周禮亦兼用夏周正也陳氏定宇曰春秋則獨用周正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周改月之證也隱公九年三月震電夏正月電也桓公

八年冬十月雨雪夏八月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夏十一二月無冰也成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夏之四月也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爲冬至夏之十一月也僖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偃謂夏九月十月之交也又經但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以八九月爲冬不應雪而雪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以十一二月爲春應有冰而無冰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定十三年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蒐于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春田曰蒐周之夏夏之春也此以見春秋之用周正也蒙案爲邦行夏時百王所同也春秋用周正一代所尚也夫子特書曰春王正月而左傳加一周字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而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以王字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而非復殷之正月夏之正月也乃或泥此經行夏時之說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是夫子將以春秋明王禁而乃自背王朝

之正朔擅改本國之史書其何以治後世之亂賊也

哉至於斗柄建寅之說本出周書時訓篇以每月所

建隨斗柄而轉而閏月斗指兩辰之間劉宋祖沖之

已覺其非蓋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孔

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

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至

今日又三四千年不知其所指為何辰梅定九謂孟

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所指也戴東原據周髀

算經謂天有黃赤二道因有黃赤二極正北極周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至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謂之北極樞黃道極周髀謂之北極璇機黃極每晝

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一日一歲皆有四游

所極古人十二月建當因黃極之一歲而周四游定

名說詳五禮通考本朝大儒多精天算戴東原讀周

髀謂黃道有繞極之樞然後知建除非關於斗柄錢

竹汀考漢歷謂太歲有超辰之法然後知甲子不可

以紀年

何注云云疏曰十一月一陽初復十二月二陽來臨

十三月三陽開泰萬物皆出於地所謂三微成著也

故注云據見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釋文輅音路本亦作路後漢書輿服志引同

正義曰皇疏殷輅木輅也殷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

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

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

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

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

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至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注云素車殷輅也魯

公之郊用殷禮也蒙案周禮春官巾車云王之五路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象路朱樊纓七就建

大赤以朝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木路

前樊鶴纓建大麾以田此皇疏所據周之五路也郊

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疏

所據殷之三路也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

七就鄭君以七為字之誤禮器又云禮有以素為貴

者大路素而越席特牲又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文與周禮所言玉路以郊祀不合與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以祀帝相合其說四代之制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謂大路木路殷祭天之車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也蓋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之禮樂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殷之大路以郊天而作禮者又推魯禮以說天子故鄭君以特牲爲殷制皇氏以此經爲魯禮也然攷特牲上文明以周貫下何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五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緣此處忽入殷禮陸氏佃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

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卽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卽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袞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卽壇明矣凡此皆周制也陳氏祥道禮書云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而冕也乃或謂使周已乘素車孔子告顏淵不必曰乘殷之輅矣抑知竹書獨用夏正幽風猶沿夏俗則周末嘗無夏時季札觀韶於魯夫子聞韶於齊則周末嘗無韶舞況乎祭天乘素車不過陶匏棗桔之意故特牲曰卷冕路車可乘也而不可好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也是周末嘗無素車或用之郊天以明質而未廣行於天下至於尋常所乘彌加文飾考工記云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則其車之華美可知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五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故朱子云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殷車曰大輅者與禮記鄭注同輅釋文本作路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是輅為借字路為正字也白虎通車旂篇路大也正也道也周禮典路注路王所乘車引書顧命大路贅路先路次路為證巾車五路注王在焉曰路賈疏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諸侯亦然釋名釋車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若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五十四 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門寢之等豈亦行於道路乎荀子哀公篇統而乘路注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蓋始以大車稱路車繼而通省曰路又假借為輅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路車為善太史公不取成文者意必以路車連稱而義始足也引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者桓公二年臧哀伯所言服虔注云大路木路也與馬鄭意合杜注謂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孔疏云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傳謂玉金象以飾車以

其偏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也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以封同姓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總名也以大路越席為玉路者謂結蒲為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猶以茅飾屋加於清廟之上以覆蓋示其儉也孔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五十六 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杜意蓋援周禮以言周制也

服周之冕 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藪纊塞耳不任視聽也

正義曰邢疏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

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

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

元冕朱裏止言元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

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

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

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

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一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君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元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纁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以上刑疏皆本左傳桓公二年衮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至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黻珽孔疏說冕制與聶氏三禮圖大約相同而於冕服章數尙未詳攷今案周禮夏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璫玉笄鄭君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每就間一寸裘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纁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侯當爲公字之誤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又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纁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纁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君注云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至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蒙紫鄒君以周禮司服有六冕而弁師止言五冕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裘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遂創爲大裘有元衣而無章有冕而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旒周天子冕服祇九章而以特牲所言爲魯禮反有日月星辰以象天抑知三代禮文至周大備豈有虞夏十二章至周反用九章之理乎又豈有周天子用九章而魯反用十二章之理乎夫有冕而無旒是元冕也祭羣小祀服元冕而祀昊天上帝亦服元冕助祭者服衮冕而主祭之天子反服元冕揆之禮意必不其然試卽司服之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子男之服自五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七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冕可

知公之服自九章之衮冕而下如王則上不服日月星辰之十二章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服以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公之衮冕九章則天子之服非十二章而何先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正故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旒而冕服十二章所以則天之數也章有日月星辰所以則天之明也大裘之服特爲圓邱祭天冬至天寒而製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郊時牲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所謂祭者兼昊天先王也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章而止耳至於郊祀不必廢古之十二章也禮文雖缺合周禮戴記而觀之周天子郊祀服衮冕已可概見衣之舉衮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星辰於上無嫌以衮目之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疏引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然則王之祀天內服羔裘外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袞龍裘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十二章之袞服可知也漢明帝用歐陽書說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沿周制自鄭君斷用九章徒見左傳有三辰旂旗司常有日月爲常之說遂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不施於冕服豈知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山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虎雉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冕服之日月星辰乎宋陸氏佃楊氏復鄭氏錡陳氏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明敬書 約園刊本

祥道等皆辨注疏之誤詳見五禮通攷近儒戴東原校正鄭說則謂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旂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纁九旂謂之袞冕冕服七章纁七旂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旂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纁三旂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元冕無旂是纁采就玉之數止於五故服六而冕惟五也節服氏有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袞冕與袞冕不同大裘而冕者謂大裘而服袞衣十二章與袞冕而服袞衣九章者不嫌同謂之袞冕故

冕五而服實有六也蓋服飾於下陰也故司服之服六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冕五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副編次三而已則大裘袞衣同一冕猶三翟同一副也周監二代郁郁平文麻冕易純子從其儉朱注謂其爲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或問又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夫子取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明敬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鞋纁當作鞋統說文鞋鮮明黃也統冕冠縣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衡統紘紘杜注統冠之垂者孔疏統者縣填之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統則統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君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填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毛傳謂充耳以素爲士之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故此云鞋統也統或誤作統廣雅統條也乃統之誤也統纁之或字一誤爲統再又誤爲纁東京賦注以黃綿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是直以綿絮之纁解之也抑知以綿充耳喪禮爲

然喪大記屬纊士喪禮瑱用白纊是也包注既云視聽而不引垂旒蔽明者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是以冕爲前後有旒然攷大戴禮子張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黹紕塞耳所以蔽聰也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是則前旒義取蔽明後旒似無所用記言十二旒未嘗言前後皆有也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冕板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非據旒之垂於延者言也則旒有前而無後乃漢明帝詔有司制冕乘輿服從歐陽說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有前無後一說並行包氏蓋亦無所適從難以定斷故甯闕而不言歟

樂則韶舞 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

正義曰黃先生云此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盡善董子賢良策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教以韶樂之盡善也韶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尙書舞干羽于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箭者箭卽格苗之干舞尙書言箭韶九成箭卽箭之借字箭正字說文箭以干擊人也虞樂曰箭韶是韶亦有武舞也經傳言舞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左傳言象箭南箭觀韶以箭舞周人重武舞也蒙案周禮保氏六藝中之六樂卽大司樂教國子之六舞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明堂位魯以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禮樂故季札請觀樂於魯歷見大武韶濩韶夏至韶箭而歎觀止焉韶舞用于羽兼文武故謂之箭韶亦謂之韶箭乃虞夏商之舞而皆稱以韶豈以韶舞可賅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空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代歟而其始見者先有象箭南籥象箭武舞也南籥
文舞也杜注以爲文王樂禮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舞
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
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蓋勺卽周頌之酌象
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
記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
羽翟羽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仲尼燕居子曰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注云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
用羽籥也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然則內則之舞象
舞勺卽季札所觀之象箭南籥歟大夏之樂爲大舞
故文武備象勺之樂爲小舞故文武分也樂記且夫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是象其武事四
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是又象其文事大韶之樂兼文武故用干
羽大武之樂亦兼文武似不應專用干戚也禮祭統
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昭二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六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年傳子家駒又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
大武蓋大樂各兼文武經傳每多互詞不必謂此兩
經或有一誤也韶必言舞者言歌則容有不舞言舞
則未有不歌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
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阮氏芸臺謂詩分
風雅頌頌卽古容兒字說文頌兒也籥文作頌漢書
儒林傳制氏善爲聲徐氏善爲頌頌卽容也詩之風
雅止可歌而三頌可歌亦可舞頌所以美盛德之形
容也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
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於
發揚蹈厲而人聲樂器無不動作以應其天機斯樂
之盛也夫子聞韶於在齊學之久而如忘三月正樂
於反魯歎盡善而莫贊一辭茲論三代之禮而及樂
早縣一韶舞於心目之間以爲德盛化神古今觀止
若有舍此別無擬議至此無以復加者不覺決然而
斷之曰樂則韶舞夏小正傳曰則盡其辭也或謂則
如維堯則之之則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必當倣
法九成之歌舞以鼓吹一代之休明是以則字與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六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乘服爲一例而與下放遠字相反對義亦可通

何注云云疏曰盡善盡美互詳八佾篇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

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釋文遠于萬反佞乃定反

正義曰此經與虞書舜典相表裏舜命伯夷典三禮

伯讓於夔龍遂卽命夔典樂教胄子救之以寬粟直

溫剛簡無胥傲虐和聲依永克諧無相奪倫而又聖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遂命龍作納言戒之以夙夜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三十四 明教書 約園刊本

納惟允蓋治天下之具禮樂其大端也化天下之人

聲言其善感也感則聲與言通之最速感則聲與言

入之最深故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

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

意蓋如此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

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張好古曰有百王之大

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

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朱注以鄭聲爲鄭國之

音者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曰今論語說鄭國之爲

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

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

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九故鄭聲

淫也鄭君無駁從許義又初學記樂部引異義曰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中聲以降

五降以後不容彈矣此卽左氏說昭公二十年傳所

謂五降之後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

和君子弗聽也公羊莊十七年傳何解引放鄭聲徐

彥疏云何氏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六十四 明教書 約園刊本

鄭國之鄭也是則服虔解左傳何休解公羊皆與許

鄭義異今攷廣雅釋詁鄭與仍皆訓重二字雙聲通

借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顏注

鄭重猶言頻煩也淫本水多浸淫不止之貌左昭元

年傳淫生六疾注淫過也襄公二十九年傳遷而不

淫注過蕩也楊氏慎丹鉛錄謂水過於平曰淫水雨

過於節曰淫雨聲過於樂曰淫聲是淫之訓爲過猶

邪之訓爲餘聲之過者爲淫聲猶思之過者爲邪思

或曰凡樂非雅皆謂之鄭聲謂其聲之鄭重而淫過

也然攷樂記子夏論溺音之所從出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四國皆有淫聲而獨斥鄭音為淫志蓋舉其甚者言之春秋時列國皆好鄭音至以歌伎為賂遺之物襄公十一年鄭賂晉以師悝師觸師緇襄公十五年鄭賂宋以師茂師慧魏文侯好聽鄭衛之音趙烈侯獨愛鄭之歌者則鄭聲之能感人可知矣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樂尚雅何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六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聲邪僻皆淫色之聲也是以鄭國而適為鄭重淫過之聲故遂以雅鄭為正淫之目而或又多以鄭衛連言之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蓋衛本殷紂舊都猶有沫邦之遺響鄭處東周畿內易亂王室之雅首要之舉衛即可以賅鄭而舉鄭亦可以賅衛論其土地皆濱大河之側所謂澤國多淫也攷其風俗俱近帝王之都所謂

沃土易淫也朱子謂放者禁絕之如周禮建國大司樂之禁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必并其行於民間者而禁之非但絕之於朝廷而已也虞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孔王者甚佞也爾雅釋詁王佞也佞从人从女所謂婦人之仁似仁而非仁反足以害仁故雍也仁而不佞巧言令色鮮矣仁中庸之去讒遠色所以為貴德尊賢之本也鹽鐵論謂以邪導人謂之佞人而佞也既令其色而善於獻媚又巧其言而工於施讒故說文以佞為巧調高材朱子以佞人為卑諂辯給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羊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晉語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誠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猶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至許叔重謂鄭詩多說婦人朱子本之遂以鄭詩為鄭聲抑知詩三百五篇太史公謂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荀子以為詩者中聲之所止攷之古序鄭風初無淫奔之詩季札請觀於魯鄭衛均無所譏及鄭伯有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蕭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蹇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

車子柳賦籟兮此六詩者當時皆見善焉而不聞被
斥於晉卿則鄭聲與鄭風不可混而爲一馬貴與論
之詳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淫亂者孟子富貴不能淫注亂其
心也男女相惑當作姪云危殆者說文殆危也廣雅
釋詁殆壞也賈子道術篇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
殆殆似當作詒說文相欺詒也方言三膠譎詐也注
汝南人呼欺爲譎詘亦曰詒蓋鄭聲本淫蕩故能使
人縱欲敗度而不恤亂亡佞人善欺詒故能使人破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亡家而不知危害孔注云使人淫殆猶未扶其禍
根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咸彖傳文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
慮而預防之也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
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
几席之下矣精義程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
慮當在事外程子以事言則時地皆兼矣張南軒曰
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

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慮霜之初則有以弭

憂矣黃先生引陳用之曰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
而後憂之近憂也陳說甚憭人之不知防患者患未
至而以爲遠耳孰知無此豫遠之慮而憂患迫近莫
可解也漢申屠巨卿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
至又無所及韓詩外傳二曰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
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芽淺未必擗
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
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
唇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蒙案外傳卷九
曰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
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滯灑敗失不可追
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慮勝氣
思而後動論而後行又曰君子患難除之禍之所由
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曰先憂事者後樂
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

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曰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曰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曰且思其事戰戰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禮中庸夫子之對哀公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家語顏子之對孟懿子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觀夫子對哀公及顏曾之緒論皆足以發明此章之旨然其要不外反身而誠克己修省好謀而懼處事精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注云云疏曰思患預防易既濟象傳文王弼注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皇本患字誤作慮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釋文好並呼報反皇本無乎字又見子罕篇無上三字

正義曰朱注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皇疏此語亦是重出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釋文者與音餘文選報孫會宗書注引無也字

正義曰文選陶徵十誅注引鄭君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皇疏竊盜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其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餐盜位也朱注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蒙案臧文仲立言不朽柳下惠為聖之和二子在當時均非碌碌無聞者故識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鳥之致災人莫不知惠之智譏逆祀之犯順人莫不知惠之仁犒齊師而受命有辭人莫不知惠之有禮也嫗奔女而坐懷不亂人莫不知惠之有義也納罕鼎而真與不欺人莫不知惠之有信也家語翦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謂子貢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置蓋柳下惠之行也然則惠之賢文仲豈有不知者仲之智豈不足以知惠者況文仲與惠同為魯之公族自僖公十六年季友卒至文公十年共計二十七年中皆係文仲執政迨仲死而

襄仲繼之則文仲之當國不可謂不專且久且其子
宣叔孫武仲相繼爲司寇則司寇乃臧氏之世職而
惠爲士師又屬秋官之下僚乃何以若不知其賢者
而竟令其三仕三黜焉豈以病犒師而一辭莫贊因
而嫉惠之才歟抑豈諫爰居而三筴徒書因而忌惠
之直歟意者夏父弗忌之逆祀仲實縱之將以希寵
而固位而惠直發之謂其犯順而不祥是彊察而不
肯屈柔從容雖誠信而不能與人無害則亦何怪仲
之知之而故黜之耶厥後夫子譏文仲以作虛器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逆祀祀爰居爲三不智而以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
爲三不仁誠以仲之黜惠罪在不仁而非不智也此
經既援一竊字以定其罪案復揭一知字以誅其隱
衷於公叔文子之升僎而襄以爲文於臧文仲之蔽
賢而貶以爲竊朱子以爲辭嚴義正即聖人作春秋
之意也文仲能立言庶幾三不朽乃欲揜其不仁而
不得欲佯爲不智而又不能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
者當之其又何說之辭

孔注云云疏曰云柳下惠展禽者左傳孔疏曰據魯

語展禽曰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
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
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莊子云柳下季者是五十
字禽是二十字案淮南子注云展禽家有柳樹身行
德惠故號柳下惠莊子注亦云居柳下蓋因地有柳
樹而遂以爲邑名歟展禽爲魯公族無駭之後應居
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閻氏釋地據國策顏觸言
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
赦遂謂古人多葬於食邑以柳下當在齊南魯北接
壤處昔屬魯而後屬齊也然秦禁樵采安知非軍行
所過之地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注孔曰自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也

釋文遠于萬反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人作外

正義曰朱注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
以人不得而怨之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
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
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黃先生曰過未

能無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求諸人
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愧人不以己之所能
者強人遠怨之道也荀仲豫申鑒曰求己之所有餘
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
韓子言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又言乘
人不能揜以自取揜以媒怨以及於難皆同此意金
仁山考證曰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誦此章之後德
量寬宏然則善讀此者非徒遠怨抑能懲忿或曰經
言遠怨言心自寡怨憾也蒙案躬身也自天子以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此章之旨盡之於己則爲忠施之於
人卽爲恕故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中庸以求人
先施爲庸德此忠恕一貫邦家無怨之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蔡謨之難孔云厚者謂厚其
德也人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
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
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其意以爲躬之自厚不
可稱責無涉於人何以言怨抑知說文責訓求善求

其成惡求其改人已本可兼說經以厚薄對勘人已
互闡中一而字爲轉關子爲專責人而不責己者示
以忠恕一貫之道則怨字均有著落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也如之何者吾

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正義曰朱注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蒙案朱子以

上兩如之何連讀爲心口商度之詞孔注以不曰如

之何絕句如之何者略讀作先後反正之解春秋繁

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矣是朱子所本也陸賈新語慎微篇曰孔子

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

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孔氏所本也然

繹此章之旨乃聖人欲人思患預防與上遠慮近憂

互相闡發不曰如之何人無遠慮也如之何者必有

近憂也故皇疏云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猝至

非己力勢可奈何者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

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歛起是不

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
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皇疏申孔注頗
憤試更證之大學之卒章所云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不曰如之何也所云舊書並至如之何者也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也注
疏之說正與大學相表裏又讀史記項羽本紀身經
七十二戰欲以力征經營天下竟不思人心已去天
命將亡迫勢窮力竭之時一則曰騅不逝兮可奈何
再則曰虞兮虞兮奈若何事至頻喚奈何而已無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七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商量不能救藥蓋奈何則那本屬無聊之極思萬難
之聲口一之已甚其可至再至三乎武虛谷以已訓
止已矣二字別為一句與本經通例不合

孔注云云疏曰如何猶奈何難詞也長言之曰如之
何曰奈何之奈何之合聲曰邴曰雥與難一聲轉故
以如何為難詞不曰如之何不謂其難也黃先生欲
合孔意於朱注謂疏本奪一末字當作末如之何者
禍難已成蓋曲為之通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小

之才智也難矣哉
言終無成功也

釋文慧音惠魯讀慧為惠今從古皇本作惠文選機
吳將校部曲文注御覽人事部引同

正義曰皇疏三人以上為羣居黃先生曰言不及義
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顛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
徒矜自私自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
不明也蒙案義即智者所務之民義乃天理人情之
至當民彝物則之常經學者平居所講貫日用所行
習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慧有才智之稱小慧即小有
才如詩賦歌詞之類精小技而壯夫不為陰陽術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流窮小道而多言必失下至皇疏所云安陵調諛
顏氏家訓所云彈琵琶解鮮卑語皆屬才智之小者
均無益於身心性命之功修齊治平之學而卒歸於
無用難望其有成故飽食終日子為柔弱者言之恐
其心之不用安於愚而自棄也羣居終日子為剛愎
者言之恐其心之誤用矜子智而自暴也夫人性非
不貴於慧而患在慧之小小慧似無傷於義而患在
好之專惟其不成大智所以不明大義惟其言無大
義因而行好小慧事以因循而不覺害以積習而彌

深孰知夫今日之小智乃異日之大愚人不小智不

大愚淮南說山訓云人不小學此之謂也孔子三朝

記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

必簡故大智若愚亦大愚若智人可不端所好而務

民義哉朱子以小慧為私智故云放僻邪侈之心滋

行險僥倖之機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是直好行

不義而非言不及義矣似求之太深

鄭注云云疏曰釋文謂鄭本慧作惠攷說文惠从心

惠聲惠或从慧作轉是慧與惠本通韓詩外傳五云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名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注心不

慧也列子云逢氏有子少而惠韓非子說林惠子作

慧子皆其證也以慧為才智者說文慧儂也齊語聰

慧質仁注慧解瞭也方言三知或謂之慧注慧瞭皆

意精明賈子道術篇亟見窺察謂之慧案小慧猶俗

所云小聰明故云小小才智也云終無成功者猶致

遠恐泥大事不成也故皇疏云以此處世難為成人

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注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

釋文本無上君子字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

略同孫音遜皇本作遜正字當作遜孝經三才章疏

引亦無上君子二字下有君子哉不必先有君子也

正義曰皇疏義宜也質本也朱注義者制事之本故

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

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黃先生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即易所謂推行盡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也然義以

度事必依先王之制度衡之始中節而不偏倚宜於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必稽於古也義主決斷而必以孫順濟之斷於心

必協於眾也義以循條理之自然與天下以可信而

不能堅持之失其信即失其義信所以成義也此經

言義禮信之互相成也蒙案四以字非用力之詞故

不在義禮孫信之上君子哉乃極贊已成之君子蓋

其學問已深涵養已足先事有精義之識臨事有比

義之功日積月累優游饜飫方能始終表裏眾美畢

臻資深逢淵泉時出四德交相為用如十二律旋

相為宮也質猶射者之質的周禮司裘注方十尺曰

故淮南原道訓云質的射者之準執也廣雅釋詁質主也定也法言脩身篇云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君子仁以存心義以制事程子謂敬直則義方子謂仁至乃義盡義以爲質者博愛之謂仁必行而宜之之謂義也禮以行之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義禮所生也孫以出之者禮之用和爲貴利物足以和義所以致中而致和也信以成之者不誠無物信配冬藏貞固足以幹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仁統四德信貫始終故爾雅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詁質訓成小爾雅質又訓信惟智以土德分運於四時義禮實與智相表裏則此經明言義禮信而仁智亦在其中矣

鄭注云云疏曰足利本高麗本均無此注朱子語錄以出辭氣解孫以出意與鄭注合釋注意似以上二句指行下二句指言危行言孫人言爲信是其所本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正義曰皇疏病猶患也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蒙案前爲學者之戒不患不知而特患不能此原君子之心常病無能而不病不知詞有先後即意有輕重也

包注云云疏曰足利本高麗本均無此注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皇疏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爲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亦君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之也朱注引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張敬夫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或申之曰君子之疾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蒙案史記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太史公以此章爲孔子作春秋時語故自以史記比春秋欲傳名於後世此經之正解也諸儒

意欲會通上下章分名與實而一之似有輕視乎名之意至王陽明遂讀稱為去聲謂此經即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說抑知實之與名猶形之與影蓋精論定虛實難逃沒世後斷無不稱之名且恥名之浮於行而欲行之浮於名何必要諸沒世耶法言問神篇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重黎篇曰名者謂令名也是不稱謂無名非謂名之無實也夫古者名實必相副未有無其實而有名者也古者所稱皆令名未有無大德而得名者也說文名自命也釋文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周書諡法解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楚辭曰善不從外來名不可虛作中論考偽篇曰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韓詩外傳一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乎世與日月並而不息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是故令名必徵諸沒世沒世而名長垂斯與天壤相倣沒世而名磨滅遂與草木同腐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立德立功立言名之所以不朽者此耳顏氏家訓名實篇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慨自世風不古處士沽名釣譽純盜虛聲異端避世逃名知希我貴甚有以匿名而邀名隱思借徑山林實則縈情巧宦又或以不得名而汚名不能流芳百世反欲遺臭萬年由是名之所稱不足貴而因有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則名之為名均不得其解矣乃或者謂太史公作伯夷列傳謂顏淵好學屢空而卒蚤天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不解天之報施其何如卒引此經而歸結於名名果何益於身哉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當與天地參其壽人生大限不過百年而令名可以千萬世釋氏劫輪迴之說來生之果報怪誕而不經儒生貴積善之功沒世之聲名確鑿而可據故名也者乃聖賢積德之應亦天地所以報聖賢之具也夫子之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在萬世而食報在千秋天之報施聖人何如哉夫
名者載德之與也亦護身之符也人情莫不欲富貴
以顯其親禮哀公問何為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
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中庸謂有大德者名
與祿位隨之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舜所以稱大孝武周所以稱達孝也孝經曰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名顯無益於
身哉且人又莫不愛子孫以昌厥後聖賢之後裔非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則侯下亦不失為博士萬一有不肖之子孫罪不
至於叛逆作亂或亦曰此某人之子也此某人之孫
也姑曲宥其三死焉然後知祖功宗德之庇蔭長也
顏氏之推曰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
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眾矣夫修善立名者亦
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名顧無益於
身後哉

何注云云疏曰疾猶病本說文史記法言皆引作病
中論攷偽篇引作惡惡猶患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
小人責人也

正義曰朱注引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
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趙氏佑曰君子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己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小人反是
此章所包者廣與古之學者二句專論學不同彼言
為此言求又不同朱于外注引楊氏說合上二章為
一意戒求名者須求己莫求人或問疑其太巧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能下章矜而不爭皆是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
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
也君子雖眾

不相私助義
之與此也

釋文不爭爭訟之爭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君子不使其身僂焉不可終
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也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
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為私也朱注莊
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
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仇滄柱云矜是守正爭是退

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本不相同須認得君之
真則剛直之操和平之養自與爭黨迥別或於於羣
內看出爭黨吾獨於於羣內看出不爭不黨也蒙案
以事迹言之則於易於爭羣易於黨而以心術求之
則於自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可分輕重讀而正意則
於羣自於羣爭黨自爭黨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顧
太初謂立意為於勢必至爭爭不勝必合眾以相攻
則爭又黨之媒立意為羣勢必至黨黨既立則意見
益紛出則黨又爭之端是又以二句交互說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八九四明啟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禮表記不矜而莊呂覽重言篇矜者
兵革之色也注嚴也漢人避諱皆以嚴為莊莊與嚴
一也隸釋載漢石經子張篇矜作矜正字也說文矜
矛柄也从矛令聲古音在真部段注云經傳用為矜
恤者憐之借用為矜寡者鰥之通也攷工記盧人注
凡矜八觚言矜持矜式者從矛柄之義引申之言矜
矜矜張者從矛柄最長引申之此經矜爭連言後篇
矜廉忿戾連言從八觚之義引申之也孟子皆有所
矜式趙注矜敬也故江氏云自敬黃先生曰矜者持

己以方正也爭辨是非而與人競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黨助也者廣雅釋詁黨比也洪範

鄭注以黨為朋黨朋比則相助故吾聞君子不黨孔

注云相助匪非曰黨依說文朋黨字作攜以羣為眾

者周語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呂覽召類篇羣者眾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言

廢人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正義曰皇疏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

之又不可以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故李充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九七四明啟書 約園刊本

曰詢于芻蕘不恥下問也邢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黃先生曰覈人品開言

路政之大而急者也宋元祐時選舉士吏設立十科

下詔求賢徧及士庶司馬氏其知此意乎蒙案此經

或以舉人串說或以聽言串說然總以兩平為是宋

儒謂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也皇疏以

舉為薦舉者蓋以虞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國家取士行舉不廢言揚所謂不以言舉者謂

不專以言非竟絕不以言也元史劉秉忠疏云君子

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則又專就廢說斯一偏之論也

王注云云疏曰皇本高麗本皆無此注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也

皇本高麗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東征賦注引無可以二字

正義曰朱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也外注尹氏曰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朱子語錄謂

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此一貫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九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道也馮氏厚齋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

問行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蒙案子貢問一言一

言者一字也故夫子告以恕之一字家語仲孫何忌

問於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

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

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

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

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

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此即為仁近取之方大學絜矩之道也夫人

之終身有己即有人曾子曰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

流故人之性感以仁即人之情通以欲入欲之

大端好惡是也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

好亦好人之所好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所惡亦

惡人之所惡也好惡通而性情無不得其平孟子所

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其極而博施濟眾堯舜

猶病其難位育中和天地可參其德董子俞序篇引

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行

之終身其能盡此一言乎故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姑勉之而未敢遽許也

何注云云疏曰以施為加者呂覽孝行篇光耀加於

百姓注加施也曲禮不同柎柳廣雅釋器施謂之柎

蓋加與施同在歌戈部也皇本高麗本皆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矣

釋文譽音餘皇本無也字後漢書韋彪傳注引同所譽皇本所作可漢書藝文志谷永傳薛宣傳三國志胡質傳杜夔傳注引俱無者矣二字其或作必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九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邢疏毀謂諸害譽謂稱揚朱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本虛作空試以事謂試以德又一

通謂所譽者民人自相稱譽皆非包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

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書景帝紀引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後漢書章彪傳注引無民也二字論衡率性非韓二篇引三代下無之字

正義曰皇疏引郭象云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

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也故直道而行者毀譽

不出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朱注斯民者今

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

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

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

非之實也李安溪云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

道難行抑知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民

性之理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三

代盛時上有以直道主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

臣而且俗尚純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公是非

無所毀譽夫子遐思其盛故渾而言之曰三代上有

三代之君相所以順其性而賞之罰之下有三代之

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皆行直道於斯民

者也然直道而行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卻主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斯民人之生也直惟民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

民今之民即古之民也陸稼書云此章聖人自明其

直道毀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

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

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而故為矯激者

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而謬為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

行不但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從此生長淨薄而

趨奔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

又曰如有所譽者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

瞻所謂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
譽仍無譽矣此即夫子之直道而行也此道本乎天
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即昏愚邪妄之徒未嘗不在
感觸之即興拂逆之即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不以
直道行之今安得而易視斯民哉此夫子不敢以生
知安行自處而託於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
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所
發拳拳言之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其意亦深切
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注言用民如此本或作用人後漢永
平開詔郡國貢舉云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
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
之故也毛大可謂磨即試也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
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
必試而後用也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為御史中
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三國志杜夔傳注
傅元序扶風馬鈞曰雖聖人之明如有所用必有所
試又胡質傳引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必有所試皆主用人立論然非正惜也足利本高
麗本均無此注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之者也有

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

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

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釋文借子夜反夫音符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唐
石經史下無之字五經文字序引無夫字集注本矣
作已

正義曰皇疏此孔子歎世澆流迅速時異一時也史

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

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

人乘服之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

不闕有馬不調則恥云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

云今亡矣夫蒙案皇疏申包注以末句統承上兩事

皆歎末世之私智穿鑿蓋同文同輪本王天下之三

重學書學御乃教國子之六科是兩事本為一類皆

古人游藝之學也文者字也史謂掌書之官者黃帝

史官倉頡沮誦初造書契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

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及周宣王太史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著大篆秦始皇太史令胡毋敬與李斯趙高作小篆
程邈作隸書出爲御史漢興有艸書或云元帝時史
游作急就章卽艸書之始也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
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周禮有太史
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職皆掌書又各官屬皆有
史掌官書以贊治鄭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漢書
藝文志小學家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
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
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寔不正許君說文敘曰書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
人用己私是非無正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
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
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乃猥曰馬頭八爲長人持十爲
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氏古文謬於史籀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其末云
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說文全書中著闕字者凡十
有四皆許君之闕文不敢穿鑿猶春秋夏五郭公之
例也班氏許君引此經說與包注義合借人乘馬者
借段也此文說文所無卽藉字之引申小爾雅藉借
也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正作藉風俗通義
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左僖二十八年傳先軫曰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報
借齊秦使爲宋請宣公十二年傳楚子告唐惠侯曰
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藉猶假借也是借人謂借
助於人非借貸於人也若以馬借人何必贅言乘之
耶蓋古人乘馬初無單騎之方以馬駕車最要戰陣
之事國家旣寓兵於農學士卽以文兼武周禮保氏
教國子以六藝四曰五馭鄭注鳴和鸞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御車而中規中繩必先御馬而如
組如舞也大戴禮盛德篇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
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爲
行也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秦豆氏告之御曰齊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銜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是則御馬有法不可私智穿鑿以取傾覆也邢疏不得其說以借人調馬爲史闕文之喻詞說本韓李筆解而近儒申朱注者謂史闕文是不挾己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九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挾己所有以自私則以此二句爲分戒人之驕且吝抑知舊館脫驂情深故友車裘共敝義切同袍聖賢之高風不可尙已而渭陽贈鬪路車乘黃浚野求賢素絲良馬朋友有通財之義鄰里有周急之情乃謂春秋時竟無以馬借人之事似太輕視斯民也其可乎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俗多穿鑿者子嘗謂述而不作好古敏求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包氏彼注云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正與此章意合孟子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趙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是聖賢皆惡無知妄作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高麗本足利本無則字攷異謀下有之也二字

正義曰朱注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蒙案邢疏云山藪藏疾國君舍垢小事不忍則亂大謀是專以容忍言皇疏前一說謂無含宏之度後一說謂無果斷之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一百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兼言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二者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忍耐則一也故漢書韓信傳云項王喑鳴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剋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蓋謀貴能斷項王有勇無謀臨時寡斷故不能成大事也說文忍能也从心从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堅於容受爲柔忍堅於裁斷爲剛忍能卽廣雅之耐荀子儒效篇志忍私

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脩注忍謂矯其性也賈
 子道術篇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呂覽去私篇
 忍所私以行大義晉語以忍去過注以義斷也匹夫
 之勇不能忍其血氣之私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姑息
 之愛二者皆為小不忍然謀必決之以義而大事乃
 成則剛忍為尤要能剛忍未有不能柔忍也漢書外
 戚傳曰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
 割也不能決絕於恩愛而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則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不忍人之心仁也小不忍則雖有不忍人之心
 而無以行不忍人之政不能以義裁仁也聖人重剛
 德剛毅木訥斯近仁巧言者口之柔與木訥相反而
 賊德小不忍者心之柔與剛毅相反而敗謀聖門言
 仁必兼義是故惡夫利口與鄉愿為其陰柔而禍仁
 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頁四十四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巧言者鮮矣仁而云亂德義無仁故
 無義也小不忍者似乎仁而無義以裁之則亂大謀
 無義亦無仁也然後知仁義之相合而成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眾阿黨
 比周或其人特立
 不羣故好惡
 不可不察也

釋文惡烏路反好呼報反潛夫論曆數篇葛洪涉史
 隨筆司馬溫公集王臨川集王氏論語辨惑引俱好
 惡對易風俗通正失篇羅隱兩同書引好作善之與
 焉對易之又作者梁書劉孝綽傳引察作監避家諱
 也

正義曰皇疏引衛瓘云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
 也俗人與時同好則亦見好也凶邪善則莫不惡
 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朱
 注引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頁四十四 約圖刊本

或蔽於私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
 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蒙案必察
 者非敢漫以徇眾亦非敢好自違眾也蓋人至於眾
 好之眾惡之則其人乃始可定故孟子必待國人皆
 曰賢國人皆曰不可而後察之始見也然人何以
 至於眾好之眾惡之則其人又正可疑故子謂子貢
 以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而猶曰未可必信也故
 不必謂眾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即眾人之好惡盡出
 於公而尤必推驗夫所以致好致惡之由有以真知

其可好可惡之實然後於人無疑於己有益此聖賢論世知人之學問即吾儒格物窮理之實功有必然而不可不然者

王注云云疏曰據注疏及衛氏說似古本先言好而後言惡則好惡文始順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
皇本高麗本未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宏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宏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皇本高麗本未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同 約園刊本

朱注宏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蒙案道猶路也陰陽五行氣化流行之路天道也倫常日用事物當行之路人道也易繫辭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道之實體也道既訓為路則路有遠近有大小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遠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乃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法天法道黃老之言虛而誕則

以道高天地而宏人吾儒之學實而精則以人參天地而宏道說文引老子刪其道大字蓋以道之大也存乎人而人之大也仍視乎人之行道故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惟大人斯能從大體行大道惟從大體行大道斯得稱之為大人所謂人能宏道而道不能宏人也弘宏之借說文宏屋深響也屋之深大者有應響攷工記梓人云其聲大而宏先鄭注謂聲音大也宏又與興為疊韻而與行為雙聲所謂宏道者謂興舉之修行之因而張大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皇本高麗本未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同 約園刊本

漢書禮樂志言河間獻王有雅才謂治道非禮樂不成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即引此經以證董子對策亦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有所或偏而不超道之失人失之也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禮言人存政舉為政在人故先王有治人始有治法人能宏道則人當知自勉矣非道宏人則人益當加勉矣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稱荀文若公達

之一死一生相與宏道黃先生據此解宏為維持之義然亦謂維持而興行之張大之又以宏為絃之借似不若興行之通為得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本及攷文高麗本皆不作王曰注云才大才小者皇本作材說文材艸木之初也引申之入之秉彝才幹畢具猶艸木之初枝葉畢具也易以天地人為三才中庸謂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鄭注謂其質性也孟子謂陷溺其心非天之降才爾殊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子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楊遵道云才者為善之資譬作器械有才方可為也善之本為性能行善者為才戴東原云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然則天之生人才有大小性無不善皆有可以宏道之才能人可不自勉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正義曰皇疏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引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朱注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一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蒙案穀梁僖公二十二年傳曰過而不改又之

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皆與此章相表裏綜核全經之慎知聖人不求人之無過而惟欲人之改過一則曰勿憚改再則曰勿憚改其所深愛者不貳過之顏子也其所最親者喜聞過之子路也而又指示之以日月之更鼓勵之以風雷之益誠以人非聖賢不能無過性無善惡皆予自新故不必問其過之有無而第論其改之能否也予也涉歷風塵奔走衣食父師之訓悔不三思筆舌之端保無一失道自四十以至五天命雖未聞知人事略已看破由是退修初服痛改前非生平嘗慕周孝侯之為人因撰聯句以自勉曰此生不復為馮婦當世誰知有孝侯近已年周花甲未敢云過之必無也亦惟知改之為貴而已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正義曰朱注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引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一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特垂語以教人爾蒙案書洪範五事五曰思思曰睿
睿作聖管子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誠者
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不思而得惟聖者能之下學
豈能廢思哉然學者不可以徒學而不思尤不可以
徒思而不學學之爲言效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學于
古訓乃有獲蓋今人之所學卽是古人之所思大而
地義天經惟一惟精之道小而人情物理至纖至悉
之端古人無不熟慮其始終而備載於經傳故思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課諸虛而學則徵諸實思則深以遠而學則精以詳
此夫子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賈子新書脩政
譜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
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荀子勸學篇曰吾嘗終日
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
博見也孔叢子雜訓篇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
得也於學則寤焉學者何以高語良知自矜心得不
敏以求好古之學徒默而爲深湛之思果何益哉皇

疏謂日夕以思天下之理惟學益人餘事皆不如學
是猶潛夫論合下爲一章然而思則懸而無薄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
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
而不飢餓此
勸人學也

釋文餒奴罪反高麗本負下有也字御覽引食下有
也字力士移山經音義引餒作餒潛夫論引無謀道
句連上爲一章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董仲舒曰遑遑求財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故
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
在其中恆有之勢是未可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
故憂道不憂於貧也朱注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
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
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外注尹氏曰
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黃
先生曰貧富不以所謀而分則學者可以專心於道
此淺言以示人鄭注之意也潛夫論續學篇引此經

而申之曰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此深言以勉人朱注之意也蒙案深言之而疑於虛不如淺言之以徵其實蓋三代以上士無不得祿故自可以不憂貧三代以還祿不及於士則又不能不謀食元儒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蔡虛齋謂今世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欲安少欲懷安得不爲一家數口計久遠黃先生嘗舉許蔡二氏之言以相告謂士生三代下上之人不甚照管自有不能不謀食不得不憂貧之處如程子所云失節事大餓死事小豈能概之人人耶過庭之時先考又嘗告戒曰凡爲人自守須約容人須寬必先自堅其守然後能寬其量子奉父師之訓自守兢兢不敢放縱迄於今日幸了向平之願不至范丹之貧但未知而今而後果何如也要之王道不外乎人情聖言豈徒爲迂闊細思此經之愼所謂君子者其求道之專固無暇於謀食而見道之確又自有不必憂貧者子蓋舉實理以指明而非託虛辭以鼓舞也夫士特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患不求道耳兩大既妙於生成四民又各有分職陶冶不爲厲農夫農夫不爲厲陶冶務本務末皆爲得食之源野人所以養君子君子所以治野人勞力勞心均是謀生之具況人爲萬物之靈士爲萬民之秀志苟不墜業無不精本忠孝以植其基敦詩書以華其氣質之所至名之所歸苟一旦而上達焉君相樂得以爲臣豪傑信從以爲友鐘鳴鼎食紆紫拖青此固士之意中事也即使窮而在下爲人之譜理財之方古人到處詳言後人皆可做法大學有生財之道不外生眾食寡爲疾用舒王制爲國用之通無非耕九餘三量入爲出祖宗稍有遺業不可恃爲長城筆墨偶有生涯當思預留後步專刻苦於守己毋貽怨於同人奉顏子之一言曰恕曰豫慥禹謨之四字克儉克勤爲人如此雖不能冀大富貴然亦不至久困窮道固所以立身道即所以謀食也故嘗謂君子之謀道即以爲君子之謀食可也君子之憂道即以爲君子之憂貧可也然而食自有可謀不可謀貧自有當憂不必憂者夫子嘗稱顏子爲好學而以賜爲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命蓋以顏子之天年即使多財豈能久享以子貢之才幹雖非貨殖奚至長貧一則命多否塞一則命極亨通顏子自有不得受子貢又有不必不受者夫子五十後當心知之而特以命之理微不敢顯言以告人也然則君子當自盡其為君子亦惟專於謀道而已矣亦惟壹於憂道而已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餒餓也者左傳桓六年襄廿年杜

注皆同廣雅釋詁餒飢也說文有餒而無餒云餒飢

也三蒼餒餓也力士移山經音義引鄭注餒亦餓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

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下同後漢書班固傳論引仁作而劉梁傳引失之下有也字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得位

由知守位在仁祿位雖由知而得而無仁以持守之

必失祿位也李安溪謂此章專為治民者發趙鹿泉

謂十一之字皆以民言而點睛只一民字黃先生謂

此章言治民之道包注治官當改作治民因引司馬

溫公稽古錄秦論以知及仁不能守指斥秦之所以

失天下是得之失之謂得民失民也蒙案二疏皆言

得位失位者以莅蒞字从位古又與位相通用穀梁

莊七年傳蒞位也廣雅釋言位莅祿也是也曲禮云

蒞官行法故包注云治官其實守蒞得失等字皆以

位言為親切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大戴禮武王踐阼記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

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皆與此經知及

仁守之意相發明而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

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夫所謂守位者亦守

此治民之位耳大要此章總為有天下國家者守位

臨民之道朱子於蒞之動之始言民而首節混言此

理非經意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蒞以蒞之則民不敬

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

不敬從其上

釋文蒞音利又音類皇本蒞作莅

正義曰朱注蒞臨也謂臨民也本經臨之以莊則敬

中庸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莊為嚴者避漢明帝諱也左傳楚

莊王國莊子本經下莊子漢書人表皆作嚴嚴助嚴

光嚴遵萬石嚴姬本皆為莊氏或曰儼者飾之貌敬

者所以飾之心故引申為嚴敬之訓荀悅漢紀孝文

帝紀論引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禁也或謂變

敬言禁與嚴相應治民豈尙嚴也哉以蒞為臨者說

文無蒞蒞而有疎疎臨也爾雅釋詁蒞視也視亦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

必以禮然後善也

正義曰朱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

禮謂義理之節文皇疏引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

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蒞以威其失也猛故必

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

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去

其慢禮以閑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黃先生

曰動不以禮失先王之品節制度未見其能中正也

以漢文帝之知之仁之莊而賈子治安策極言其禮

教未興之弊則禮之不可以已也朱子重言仁輕言

禮故注有小疵小節之說抑知仁以慈愛言知及莊

蒞與動以禮皆相輔而行朱子有仁包四德之說於

此章不能通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引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

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開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

備責以細行也朱注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

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

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或問云可

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為稱量斟酌之語可不可非

能不能也精義尹氏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

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張敬夫曰君子而小知

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為任賢

使能之異與困勉錄引李九我曰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乖於用掄選貴精觀之正所以用之也蒙案戚氏偶談據易傳知主也謂知如子產其將知政秦始知河東之政後世知州知縣知樞密院參知政事之知與受爲一例皆就本人說是也蓋知謂具臣之才智故言小而不言大斤斤小明之察也受謂大臣之德量故言大而不言小休休有容之度也大易之道貴陽而賤陰是以抑陰而扶陽陽爲大君子也陰爲小小人也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夏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陰陽不可以偏廢而君子小人不可以倒置用之貴得其當耳泰交之世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陽爲主則羣陰感化而從命天下遂太平否塞之世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陰爲主則眾陽失職而無權天下遂大亂夫政莫大於官賢知莫大於知人人有君子小人卽才有可大可小得其當則大小皆可用失其當則小大無所施懔懔乎子特先言其不可者誠懼夫倒行而逆施而有關於天下安危治亂也繫辭上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下傳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不勝其任也此謂小人之不可大受也三國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後說先主取益州終定大業此謂君子之不可小知也聊舉一經一史以證君子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夏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不可倒置知其所不可則其所可者推而知之矣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本高麗本皆不作王曰云小了知者了當作瞭知从口从矢瞭於心故疾於口莊子外物篇心徹爲知周禮大司徒注知明於事明徹皆瞭也荀子脩身篇是是非非謂之知是非明則瞭徹矣皇疏云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淺近則易爲物所見意同朱注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釋文云集解無此章鄭本行云古皆無此章皇邢二疏本俱無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

嘗殺人者也未嘗殺人者也未

釋文蹈徒報反御覽引無仁下也字者下矣字謝道蒞論語贊引者也作者矣

正義曰朱注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

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

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

可以一日無者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夏四明嚴書約刊本

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

下章放此黃先生曰此承前言治民者當守仁以為

教也蒙案皇疏引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

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是以兩死

字一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死一為任重道遠死

而後已之死趙鹿泉惜其首句多添一遠字予謂蹈

本白刃可蹈之蹈首句不曰仁之於民而曰民之於

仁後又以吾見未見作抑揚語氣合下章觀之是歎

民之不肯當仁也論仁道之切要當曰仁之於民也

驗民意之從違故曰民之於仁也似不必再添遠字

而其意已見況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仁何嘗無蹈而死者耶列女傳貞順篇楚昭

王夫人貞姜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大至使

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

者不畏死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水

大至臺崩而死宋恭公夫人伯姬寡居遇夜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來夜不

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是又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夏四明嚴書約刊本

蹈水火而死於仁者也惜乎今之死水火者眾而未

有死於仁者也誰其勇於當仁哉

馬注云云疏曰孟子以水火菽粟相較以言仁人所

共知也今謂仁之生人甚於水火可為知者道耳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正義曰朱注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

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

爭也何遜之有皇疏引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

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蒙

案當乃承當擔當之當晉語非德不當雖注當猶任也讓乃退讓推讓之讓說文讓作讓云推也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伯玉之恥獨為君子也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大舜之樂與人為善也況乎仁从二人必人與人相偶而後親愛之情見仁从干心必心與心相感而後施濟之量宏此章孔注以一急字明之蓋所謂仁者必極其重大而所謂當仁者必極其艱難非殺身以成仁即任重而道遠而又值顛沛流離之際造次急遽之時故或謂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夏 四明 嚴書 約園刊本

不讓於師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曰不讓正申說一當字曰於師乃極言其不讓此加倍策勵欲人之勇於為仁也輔仁有求於友當仁不讓於師言固各有所當董子繁露竹林篇言楚子反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引當仁不讓讓訓禮讓以為失其仁安著以禮救其質奚恤其文深得注中急字之旨不引於師二字自是斷章取義或訓師為眾則以辭害志矣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當田相值也孔意用本義以當訓值則仁上須添行字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真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正義曰皇疏君子權變無常若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朱注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黃先生曰此章言君子之危行孫言也貞信也諒者言之信也君子行事必守道之正而言之信有時不拘守也昭公七年左傳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杜注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邢疏引之謂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證也漢書王貢龔鮑傳贊曰貞而不諒辭方近之顏注辭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是皆以不諒為言不必信之意也夫子之訓曰言忠信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曰友諒此云不諒非斥諒也時可言而言之諒亦貞也時不可言而不言不諒亦不失為貞也易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四德者在天為木火金水在人為仁禮義信不及智者四德以智為用猶土之在中央分運於四時貞而不諒者欲人守信而運之以智審度其事之大小輕重時之否泰窮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夏 四明 嚴書 約園刊本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通守信在身心而不必其在言也故夫子又以言必
信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爲大人也或曰易之四
德以貞屬智先儒之論甚詳何爲以貞屬信乎曰在
易屯言小貞吉大貞凶无妄言可貞節言不可貞恆
言婦人貞吉夫子制義其言貞凶貞厲貞吝者皆有
固守之義必以貞爲信易義始通中庸鄭君注云水
神則信土神則智易文言傳孔疏亦依鄭君說且云
行此四事並資於智文中子中說問易篇曰元亨利
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荀悅申鑒雜言不或謂聖
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
之以行爲貴

明明乎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貞正也者說文貞卜問也此貞之
本義易文言貞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子夏傳廣
雅釋詁皆訓貞爲正同韻假借也諡法解清白守節
曰貞賈子道術篇言行抱一謂之貞思元賦慕古人
之貞節注誠也太元交齋不以其貞注精誠也正節
誠一義皆與信近說文諒信也方言一眾信曰諒爾
雅釋詁亮信也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趙注訓信亮

亦諒之借皇本小信作有信筆解云諒當作讓其意
以貞爲當廣雅貞當也然附會上章亦太鑿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
然後食祿也

正義曰皇疏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
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

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朱注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
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明明乎論語集解疏 卷十五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食祿者周禮醫師以制其食注食
祿也宮正均其稍食注祿廩也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
見教無有種類也
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

正義曰皇疏人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
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宋注人性皆善
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
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或申之
曰人性本善君子體天地大公之心則有類視如無

類而卒盡其因材施教之道則有類亦同歸於無類
故人之有類爲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黃先生曰君
師父兄皆教也不教與不受教皆無教也不肖者名
爲人而別爲一類也必有教乃無別爲一類之人化
於善也此經重言教而朱注重言性然性與教不可
判也董子曰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主以善之
又曰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
善此言善端在性而成善在教也朱子以性爲本善
而以明善爲復初戴東原正之曰人之形體資於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之養始於幼小終於長大非復其初人之德性資
乎學問之養始乎蒙昧終乎聖賢亦非復其初是以
孟子貴擴充不言復性蒙案新論曰孔子以四科教
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尙
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子貢曰夫隳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
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
是以雜也此皆言夫子廣施教術而不以類拒也說
文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故類字从犬廣雅釋詁類

象也荀子禮論先祖者類之本也注類種也周語類
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故不肖謂之不類不率教謂
之敗類易繫辭傳人以類聚物以羣分乾文言傳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
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孟子引有若曰麒麟之
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又
告子上篇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惟聖人與我同類故得我心之
所同然也惟聖人出乎其類故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也是以人與人本同類而同類之中有不類而大要
不害爲同類此性相近之說也樂記云人有血氣心
知之性有嗜欲者血氣之性性之粗者也知好善者
心知之性性之精者也荀子據血氣謂性惡而以義
禮強制之孟子本心知謂性善而以義禮順導之二

者皆不外乎教教所以化其類而歸無類也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修者增損之
名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焉道之不
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同
類而有不類也損其太過增其不及教之而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焉不類而仍歸於同類也此有教無類
之說也至於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若終不能
同類者皇疏引繆播云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
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
處之以仁養之以德與道終始乃為非道者余所不
能論之也張敬夫以為自暴自棄則五教之術亦窮
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異國明藏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皇本無所字云種類者說文種正字
作種廣雅釋詁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釋文為于偽反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于論
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正義曰皇疏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其謀則
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其謀則方圓鑿枘事不成

也朱注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柏鄉魏相國云欲定
萬世相傳之道統當絕異端相似之議論世之所以
綱維者道之所以權衡者謀道之大原出於天傳
於聖本無所謂不同其有不同則謀之者為之也謀
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不可
因所謀而紛紛也甘心於隱怪馳念於高深於是乎
謀與道歧謀歧之中又相歧君子於此有拒之而已
辨之而已若與之謀其不為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
之為言商榷未定之詞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而
不知天下無二道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即此調停
於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為同是又與於叛
道之甚者也他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
愿德之賊也其說愈明而子與氏闡發不遺餘力其
旨本此魏氏之論發明朱注頗透乃趙鹿泉訓為為
代以為子臣弟友之分出處語默之間道有不同不
得徇人失己代為之謀或又援周召不說以為證蒙
案此承上章而類記之意謂聖人設教雖無類隔則
以其人本屬同類教無非同道也即或有資稟之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異國明藏書
約園刊本

同時地之不同有時意見之不同議論之不同而究之終歸於大同故大舜文王先後一揆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若夫異端小人自以為是絕有無可相商之處尚可與之言入堯舜之道哉此之謂不同道此之謂不同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法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正義曰朱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錢氏大

昕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論語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

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

辭達之義矣黃先生云辭句達句達者窮其源而不

塞通其流而不滯也已足也止也修辭者能達已足

而無遺憾取辭者得達已足而無他求也辭莫貴乎

達亦莫難乎達枯塞者不達豔麗者亦未必達矣蒙

案修辭者理直則氣壯氣盛則言宜故導之川流頓

之山立淵渟嶽峙水到渠成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亦

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已矣正是鞭辟達字見達之難也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文且貴易辭而能達更何他求哉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足利本高麗本不作孔曰邢本

無足也二字云文豔者方言二豔美也說文好而長

也詩毛傳美色曰豔穀梁傳序云左氏豔而富疏云

文辭可美之稱引申意也有對偶音韻謂之文文體

與辭命本不相同云足矣者而已矣詞之止足也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訓止與通例不合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師人姓字及所在處也

冕出于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注馬曰相導也

釋文見賢遍反道與音餘相息亮反考文本告作謂高麗本作及席也必有衍文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相扶也禮器樂有相步鄭注

相扶工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

人瞽矇三百人皆盲者也又有眡矇三百人凡樂事

相瞽是樂師本自有相而子於及席及階節節詳告之者體不成人之意也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鄭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下卽引此經以證禮云道瞽卽此經之相師是相師本古禮所當然故皇疏云道猶禮也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夏 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席制詳鄉黨篇是賓主入門升堂自有一定儀節此與瞽師燕閒相見不得以禮經拘也又儀禮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樂師坐席本在階上及階及席各有相者此經乃尋常燕見而夫子又特相之者禮本當然亦聖人矜不成人之意也仲尼燕居篇曰瞽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甚言瞽之不可無相也有相之者則無目而有目不見而如見故書之曰師冕見朱注引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馬注云云疏曰爾雅釋詁相道也風俗通義相助也導則引其前扶則翼其左右要之皆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五 夏 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六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季氏第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朱注同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注孔子曰顓臾必據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

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

告孔子也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附庸國也見賢遍反

正義曰朱注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

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之衛也蘇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

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伐顓臾當在季

康子之世皇疏云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蒙

案魯論記伐而出於季氏是以陪臣而擅天子之征

伐也以伐而加於顓臾是以大夫而奪國君之附庸

也直書季氏罪有主名也先敘冉有惡其同謀也當

來告而曰將伐謂其尙未伐而猶可諫止也諱言伐

而曰有事知其不宜伐而未敢聲張也記事書法一

字不苟厥後春秋經傳不見有顓臾之役安知非因

夫子之反覆開陳而中止邪

孔注云云疏曰云顓臾風姓之國者左僖二十一年

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

注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

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又

二十二年經公伐邾取須句杜注須句雖別國而削

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

臣杜氏皆本孔注江氏地理攷實引彙纂云今山東

兗州府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顓臾城案費縣今屬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府云本魯之附庸者孟子王制皆云公侯地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

魯有附庸顓臾本臣屬於魯也云冉有季路為季氏

臣者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

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子路從之是子路臣於

季桓子在定公之世也又云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

矣在陳冬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

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也又云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案即左傳戰于艾陵事哀公十一年春齊伐我

及清時冉有為季氏宰用矛入齊軍而夏又有艾陵之役是冉有臣於季康子在哀公之世也前後相去

數年似非同時然攷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是哀公十四年以前子路固嘗在魯矣至十五年秋季齊陳瓘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過衛仲由見之此時又在衛是年冬遂遇孔悝之

難然則子路當於哀公十一年冬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與冉有同為其宰至十四年冬或十五年

春乃又適衛故孔注以為同時臣於季氏也欲伐顓臾當是季康子蓋在哀公十二三年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

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之注孔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

釋文與音餘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邦或作封皇本末句作何以為伐也高麗本同御覽引夫上有今字周禮大司徒注引無矣字也字

正義曰朱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

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

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附庸之國

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

王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

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

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求為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孔注云云疏曰云為聚斂者見先進篇及孟子史記

世家康子以父遺命將召仲尼先召冉求後卒用其

言而召孔子至如敵齊師訪田賦弔景曹皆使冉求

故朱子謂其尤用事與謀則有之孔注謂夫子獨疑

求教教則造謀起意未必至此也云主祭蒙山者邢

疏蒙山在東故曰東蒙書禹貢徐州蒙羽其藝詩魯

頌奄有龜蒙蒙即東蒙也左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

盟于蒙杜注故蒙陰城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縣

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是主其祭者也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胡朏明禹貢雖指曰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論語邢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郡縣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于欽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周禮鄭仲師注以爲半皆附庸而後鄭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地官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然則顓臾爲魯所屬附庸卽在七百里封域之內孔注與鄭君意正符合也云屬魯爲社稷臣者詩闕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鄭箋云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

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

諸侯附庸不得專統也鄭君意謂魯得專統附庸非

常異數故特言錫之是顓與臣魯由先王之命孔鄭

意亦相合詩孔疏謂顓與猶非專臣故季氏得伐本

經邢疏謂顓與本不為魯臣春秋之世陵弱暴寡屬

魯為臣均非注意也趙鹿泉云魯屬國之在邦域者

多矣自向為莒入宿被宋遷邾以進爵為子與魯世

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邾取郟取卞皆附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與為幸存非

其事大謹職何能至於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孔

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

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持危

釋文任音王焉於度反相息亮反下同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也後漢書陳球傳引作邪漢書王嘉傳抱朴子引焉皆作安

正義曰朱注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

故歸咎於季氏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黃先生曰止去

位也對就言之力不能則不就位也持危扶顓言諫

諍也荀悅申鑒曰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謂之防發

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

為下然則陳力就列者先防後救不能救則力盡而

去也蒙案相即下相夫子之相朱子謂警者之相以

扶持生意也相字从目从木說文引易說地可觀者

莫可觀于木本取審視之義輔相相警一義之引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不能者止與不可則止同一則力不及而去責在

己一則道不合而去咎在君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周任古良史者左隱六年傳周任

有言曰有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昭公五年傳

又引其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家語引其

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杜預云周大夫邢疏本

之謂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書盤庚引

遲任有言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或遂以周任為

商太史路史云商有周任畢竟是一是二未可定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注馬曰柙檻也楨檻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者之過邪

釋文兕徐履反柙作匣戶甲反楨音獨皇本無兩於字高麗本無毀下於字漢書文三王傳引柙作匣楨作楨與作也三國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字同又無中字二句易置

正義曰朱注兕野牛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

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

已不得不任其責也皇疏引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

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與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楨

明明子論讀解義疏卷十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

楨中喻仁義廢於內也黃先生以虎兕喻季氏龜玉

喻顓與蒙案大意總喻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不必拘

泥分貼春秋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盜

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微者也惡乎得

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子或因時事而取以為喻然亦不

可以為典要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柙檻也者說文柙檻也以藏虎兕

又匣匱也是柙為正字匣為借字列子湯問篇柙而

藏之漢書平帝紀義陵復神衣在柙中注匱也是借

柙為匣也管子小匡篇遂東縛而柙以子齊注檻也

是柙之本義也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捕虎生

獻之天子命為押養之東虞是又借押為柙也云楨

楨也者說文楨匱也俗又作匱論語韞匱釋文本作

楨古今字也儀禮聘禮賈人西向坐啓楨圭函也少

儀劍則啓楨蓋襲之劍函也魯語使未得之金楨矢

函也鄭語楨而藏之龍萊函也左昭七年傳賂以瑤

明明子論讀解義疏卷十六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舊玉楨聾耳杜注匱也與匣同故皆訓匱

再有曰今夫顓與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整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

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釋文費悲位反必為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為子孫憂後漢書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費作季孫之邑四字以訓詰代之也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也

正義曰皇疏子孫季氏之子孫也朱注此則再求之

節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蒙案求因夫子

責其不能相而此遂自認未嘗不為季氏謀夫既與

季氏同其謀即不能不與季氏同其憂不得與季氏

同其憂

同其欲季氏自為子孫謀固欲取其利而弭其憂冉
有代為季氏謀則欲盡其力以安其位是其所欲雖
不同而因所欲以伐顓臾則無不同也謀人家國事
憂人之憂者亦欲人之欲而何以云夫子欲之吾二
臣皆不欲耶

馬注云云疏曰云費季氏邑者詳見前篇閻氏釋地
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
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
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城水經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
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
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釋文舍音捨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御覽引無而

正義曰皇疏孔子聞冉求言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
冉求之言也朱注欲之謂貪其利蒙案欲即上夫子
欲之二臣皆不欲之欲冉有既為季氏謀而謂夫子

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是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
患其固而憂子孫因欲取其地而利子孫無非欲安
子孫也自是當時實意故子先責其前辭之推諉而
下乃正言安子孫之道

孔注云云疏曰孔氏以疾夫為句夫猶彼也故經傳
言若夫且夫者夫皆即彼乃以此即彼之詞荀子不
以夫一害此一夫一猶彼一彼與此對也皇疏申孔
注謂子聞求言知其虛妄不言季氏貪利欲伐而假
云顓臾近費恐為子孫憂是以欲為貪利朱子本之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與上文不貫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注孔曰國諸侯
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憂不
患政治之不均平也安則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
寡矣小大安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
來之則安之

漢書食貨志引無皆作亡孟子章指引以來之作懷
之攷文作來也
正義曰朱注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
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

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翼注謂和即寓於均安故并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蒙案均者和本安者和之效能均而安而和自在其中矣貧由於不均寡由於不和惟均而和自無貧與寡則相安矣安則不傾矣然有國家者貧寡不必患而惟傾大可患傾即不安也不安因於不和而實

始於不均故此經與大學均平絜矩之道孟子後利先仁義之悖相為表裏黃先生以有國有家至既來之則安之皆為古語予謂上三句乃古語蓋字以下皆為夫子申說之詞細玩之自有錯綜變化之妙故皇疏以為相互為義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氏以安貼民說不如包氏混言小大安甯為得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于戈

於邦內也注孔曰干盾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釋文析星歷反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高麗本同隸釋漢石經殘碑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蓋毛包周無於

正義曰朱注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蒙案朱注以顓臾為遠人或問又載蘇氏云考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黃東發謂當以或問為正蓋顓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因季氏將伐顓臾而概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理者尚多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閻氏百詩曰攷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

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
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是閻氏亦用或問之說也
蓋上文明曰近於費曰在邦域之中曰社稷之臣下
又曰謀動干戈於邦內則不得以顓臾爲遠人也故
趙氏鹿泉曰此與上遠人皆推開說遠人不服尙只
有修文德無黷武之理何況近在邦域之中故因責
其外不能來遠內不能守邦末用而字方轉到謀伐
顓臾作結也又鄭君以蕭牆爲屏所謂邦君樹塞門
也禮緯說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六

十四明蔽書

約圃刊本

疏謂蕭牆季氏僭爲之憂在蕭牆之內謂季氏之臣
必作亂故鄭注引陽虎果囚季桓子是以蕭牆爲季
氏之屏也乃朱子又引哀公將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則以蕭牆爲魯君之屏然其事在春秋之後夫子自
是例推以既往非必逆億其將來況權奸之罔上往
往不憚君而反受制於其臣而禍變之忽生又往往
不自外而偏發作於其內蓋總由不均而不和因而
不安遂至顛危傾覆民心離析國勢分崩同舟之人
皆爲仇敵患在肘腋之地而不在于遠人憂在旦夕之

聞而違言後世季氏不自憂而憂其子孫相者不謀
近而謀及顓臾謀之不臧其咎安在嘗攷左傳昭公
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
狃昏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小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欲去三桓冬十月入於
謹陽關以叛十年叔孫武叔使侯犯殺公若弗能侯
犯遂以郈叛是家臣之屢叛也哀公二十七年公患
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
君臣多問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六

十六四明蔽書

約圃刊本

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因孫於邾遂如越是君臣之內變也聖人之
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三桓之子孫微矣憂豈在顓
臾哉方氏觀旭必以蕭牆指哀公謂季氏所憂者乃
在蕭牆內之哀公而非爲邦域中之顓臾是夫子直
揭其隱衷吾恐聖人未必若是之深刻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干盾也者周禮司兵掌五盾注干
櫓之屬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云

戈戟也者說文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治人注戈今句
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椎頸戟三峯戟也是戈
戟同為句兵而惟戟有直援三峯為異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蕭牆為屏蕭之言肅者禮緯含文
嘉云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肅敬釋名云屏
自障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
處也羅願爾雅翼附會取蕭祭脂之說指為廟屏謂
孔子援神怒以忱季孫其說鑿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
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
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
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子曰季文子初得政至
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
虎二世而
出奔齊也
釋文陪蒲同反

正義曰皇疏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小者易危
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
而不失者也陪臣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

其勢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

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
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
自然之差也朱注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
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
不過如此張敬夫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子得
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
出者天子亦豈敢自尊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
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諸侯可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六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
可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
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
也馮山公曰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
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
者猶強奴抗辱主第相關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
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
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春秋之法叛
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南蒯陽虎公山不狃之

叛不書第書圖費盜竊而已略家臣也略之者絕之也不狃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趙鹿泉曰此通論天下得失乃約略之辭本不足鑿定實數更不當專拘魯事舊注以魯隱公至昭公十世死於乾侯季文子至桓子五世為陽虎所囚者當之猶云就其易見而言可也至謂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則虎之執國命未聞自其祖父虎乃及身而失之不足計世何有三也蒙案總核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天下之大勢凡三變以諸侯主會盟之政者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始其後五霸迭興而天子守府甚至河陽之狩以臣召君是禮樂自諸侯出矣無王命而擅興伐國之師者自隱二年鄭人伐衛始其後兩大交爭小侯奔命甚至諸姬之盡以夷井夏是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一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書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一魯國而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贈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大國者可知矣禮樂

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至於莊十九年公子結之盟齊宋文二年公孫敖之會晉侯文八年仲遂與趙盾盟于衡雍文十一年彭生與卻缺會于承筐甚者襄八年則大夫專會于邢邱襄十六年則大夫獨盟于溴梁禮樂不自大夫出乎隱四年公子翬會伐鄭莊二年公子慶父伐餘邱僖十七年季孫滅項僖二十七年仲遂入杞成二年四國戰鞏而皆由列卿之意襄十四年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征伐不自大夫出乎以上皆本集證讀左后言曰春秋之初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析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之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元年鞏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益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矣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定八年傳宋樂祁有陳寅哀九

年傳鄭罕達有許瑕哀十四年傳齊陳恆有陳豹哀十
五年傳衛孔悝有渾良夫定十三年傳晉趙鞅有董
安于定五年傳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強於
季孫氏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於鄰國
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於國人夫子於定八年
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要之總核春秋
之天下其大勢凡三變愈變而愈趨於下陳止齋曰
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春秋以
前時勢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是以夫子本魯史作春秋皆以天子之法治天下之
諸侯大夫陪臣而豈僅爲魯一國哉此經之意猶是
也

孔注云云疏曰周禮序疏引鄭君注云亦謂幽王之
後也詩黍離節南山疏引鄭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
弱諸侯始專征伐孔鄭意同也云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東遷者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雙褒姒生伯服
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欲廢申后并

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王舉漢
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
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曰
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漢書地理志云幽王淫
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於諸
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風是政始微弱也
云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
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
矣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武是僭禮樂也會盟侵伐不由王命是專征伐也云
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云云者邢疏隱公名息姑伯
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
位春秋託始於是年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
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
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
子昭公稠立是爲十世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
齊三十二年卒于乾侯是十世而失政也云季文子
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陽虎所囚者左傳昭公二十

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云文子武子平子又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然則魯君失政始宣公而季氏專政始文子由文子行父而武子宿悼子紇平子意如桓子斯為五世定公五年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定公八年傳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是桓子制於家臣陽虎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陪重也者說文陪重土也大夫已為臣家臣為臣之臣故云陪臣也云陽虎三世出奔齊者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弗勝取寶玉大弓入於謹陽關以叛定公九年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摩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氏三世未詳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也

正義曰朱注言不得專政蒙案春秋之大患總在大夫之專政苟使政不在大夫必先諸侯無以啓其端則陪臣亦無自踵其弊論語一書子故專責三桓季氏而思有道天下不置也乃勢不能挽而三卿分晉田氏篡齊春秋遂流而為戰國大夫專政之天下變而為處士橫議之天下矣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也

正義曰朱注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蒙案說文議語也廣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詁議言也謀也荀子王制篇法而不議注謂講論也蓋議本論事之宜庶人不議者謂不與謀國政非非謗時政也有道之世俊傑在位野無遺賢王公論道經邦卿士承流宣化自不必下資庶人之微左傳衛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於以見庶人不得越分而參議故曹劇論戰陳鄙肉食之無謀重人告伯宗笑不學之無術陽虎有言而魯亂鄙人論政而曹亡甚矣庶人

與議亦猶處士橫議皆非天下之幸也若夫庶人傳語乃先王之制藉以考見時政之得失周知民俗之艱難是以子產不禁鄉校之遊召公深慮防川之害豈有道之天下而患庶人之非議哉參方氏觀旭說孔注云云疏曰云非議者皇疏非猶鄙也謂鄙議政之不是也蓋議本論事之宜因而論說非宜遂謂之非議引申義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之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政逮於大夫四世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

明明子論讀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矣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釋文逮音代一音弟故夫音符漢書劉向傳注引世皆作君

正義曰朱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外注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

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其說如何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況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以後世篡奪之迹攷之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明明子論讀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此言在定公初者朱注亦同云魯自東門襄仲殺子赤而立宣公云云者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子卒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鄭君從公羊作子赤赤與惡古音同在模部也左傳宣公十八年公

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逐東門氏歸父奔齊於是政在季氏矣以四世爲文武悼平者邢疏及筆解皆以此句爲孔注朱注則去文子而加桓子毛大可曰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董子玉杯篇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而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於此祿去政逮十字釐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故鄭君朱子承其說而經典稽疑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則於樂祁史墨所定不合矣其四世者何也曰文武悼平桓也何以知其然也樂祁云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史墨云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鄭注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注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云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語極明晰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子卒而平子於是年卽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孔注上章五世謂自文至桓連悼在內宜也鄭注此章四世謂文武悼平獨去桓子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於微矣不切朱子改為武悼平桓又獨去文子則
武子仕不及宣又與公室五世不合盧東元待亭辨
論又欲解此四世皆為公之四世為成襄昭定則欲
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於
上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
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
云季氏萌於趙公而大於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
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江慎修閩百詩趙
鹿泉馮山公方觀旭皆同毛氏此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魯三家始末詳見左傳及史記魯世
家三家皆出於桓公故曰三桓桓公薨子同立是為
莊公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
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使人卜之曰其名曰友聞於
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厥後慶父叔牙皆
得罪惟季友有大功於公室故慶父後為仲孫氏叔
牙後為叔孫氏季友後為季孫氏而以季氏為大宗
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得與諸侯次故又改仲孫氏為
孟孫氏經曰三桓之子孫而孔鄭二注皆專數季氏

者何也方氏觀旭曰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

事所謂三桓者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

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獯獯生懿子何忌與季桓

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臣生宣伯僑如穆叔

豹豹生昭子媾媾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與季

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

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氏孟叔

二家所宗也考季友莊公母弟慶父叔牙長而庶禮

庶長稱孟故慶父之後曰孟氏不曰伯氏大傳公子

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適者則二家宗於季氏是以傳言季氏為冢卿二

子為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駸戾

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也均見宗子之家為重然則二家視季孫為盛衰舉

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友善柔注馬曰面友便佞損

矣注鄭曰便佞也謂佞而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便婢絲反辟婢亦反倭乃定反考文高麗本辟
作辟後漢書爰延傳注御覽交友部引皆同說文引
便倭作調倭公羊定四年傳疏釋文引作辯倭御覽
引友便倭友善柔二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諒信也朱注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
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倭謂習於口語
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困勉錄引張彥
陵曰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
多出於可畏損友多生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
朱子云劉定公有言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一日近小人蒙案中論貴驗篇引孔子曰居而得賢
友福之次也荀子引孔子曰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便辟體柔即足恭也善柔面柔即令色也便倭口柔
即巧言也詳見公冶篇

馬注云云疏曰云便辟巧避人所忌者是讀辟為避
也公冶篇孔氏注足恭為便辟貌邢疏以為前卻俯
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便辟音讀如般避蓋盤旋
退避善承人意一於卑遜即爾雅之夸毗體柔孔馬
意同也公羊定公四年傳注引此經徐彥疏云便辟

謂巧為譬喻案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非

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是謂鄭君讀辟為譬與馬注
異也漢書倭幸傳贊云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
仲尼著損者三友孫奕示兒編云前漢倭幸傳正引
此語辟字从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是班
固讀辟為嬖與馬注亦異也又釋文辟音婢亦反後
漢書爰延傳注御覽交友部皆引辟作僻家語入官
篇云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王肅注僻宜為辟是
以辟作僻雖與馬注異然攷說文僻避也一曰從旁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六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牽也馬氏注師也辟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文過亦是掩飾規避之意則僻與避義得引申也以
善柔為面柔者謂和顏悅色以誘人即爾雅之戚施
面柔也便倭即爾雅之籛條口柔三句分屬最明瞭
乃公羊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此或鄭君
之說非馬意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便僻也者爾雅釋言便便僻也鄉
黨篇便倭言鄭注言辯貌是便與辯音通皇疏便倭
辯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注謂言辭敏捷

也性惡篇齊給便敏注輕巧也老子辯者不善注謂
巧言也賈子道術篇論物明辨謂之辯是巧言可通
作便辯而正字當作編說文編便巧言也引論語友
編佞書秦誓惟截截善編言孔疏編猶辯也蓋三字
古音同在眞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

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

釋文樂五教反下不出者同禮樂音岳驕樂音洛下宴樂同佚本亦作逸同考文古本道作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

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

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趙鹿泉曰禮節樂和並言

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

文也故君子體禮樂之意事必應乎禮樂之節無使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爲謹其有餘道人善多賢友

所以勉其不足也黃先生曰樂節禮樂謂心之失中

和者節以禮之中樂之和也漢書賈禹傳引此經云

放古以自節是也樂驕樂驕肆之樂孔注是也樂宴

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樂言燕私之樂所謂燕安

鳩毒也蒙案書益稷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

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傲虐卽驕樂也惟傲虐是作則縱恣無度乖戾不和

故與節禮樂相反慢遊卽佚遊也惟慢遊是好則不

可導以之善而亦不樂與人爲善故與道人善相反

宴樂卽朋淫也惟朋淫於家則耽酒色比頑童親小

人遠君子故與多賢友相反又孟子梁惠王篇引晏

子曰方命虐民流連荒亡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僞伊訓陳三風十愆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雖詞有

詳略意有錯綜要無不與此經相表裏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驕樂爲尊貴自恣者孝經在上不

驕鄭注無禮爲驕史記司馬相如傳低卽天矯以驕

驚兮索隱縱恣也以宴樂爲沈荒淫瀆者書微子云

沈酗于酒言人耽酒若沈沒于水也荒者廢也書云

酒荒于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言以所好而廢職事也淫過也瀆當作嬾言耽酒色過差嫚慢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佚遊出入不知節者書無逸云無

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漢書谷永傳引作毋淫于酒

毋逸于游田熹平石經逸作劾佚逸皆佚之借倉

頡篇佚蕩也方言佚媵也廣雅釋詁劾媵也戲也皆

當作佚書多士誕淫厥佚酒誥淫佚于匪彝左隱三

年傳驕奢淫佚漢書王莽傳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

所謂慢游是好即出入無節也似宴樂為色荒佚遊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禽荒陸稼書以佚遊為尋山問水跳脫於聲色之

外未必然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注鄭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釋文愆起虔反躁早報反魯讀躁為傲今從古音音荀子勸學篇鑿鐵論孝養章引躁皆作傲皇本高麗本不言上無而字御覽引愆作僇

正義曰朱注君子有德位之通稱瞽無目者不能察

言觀色外注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邢

疏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蒙案說文侍承也段注凡言侍者皆恭敬奉承之義廣雅釋詁侍近也蒼頡篇侍從也孝經曾子侍鄭注卑在尊者之側為侍也釋名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然則侍乃卑幼承事君父師長之旁此經為侍從應對之節曲禮毋噉應毋僂言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遺先生於道與之言則對見父之執不問不敢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對此經所言實與禮記相表裏故言未及言及之言皆就尊長說即所謂問也荀子勸學篇則推廣言之云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所謂可與言未可與言與下三言字一例皆指侍者之言然躁隱瞽三者之失皆屬無心之過故謂之愆近儒謂三愆之失亦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朱子或問亦云此

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非有不忠誥人之意也善乎金正希謂此言人不可以不親君子惟侍於君子而後見其愆之不可揜今與宵小常人處則終日無愆矣則是無心之過當以小心治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愆過也者說文同籀文作讐或字作憲爾雅釋言讐過也周書諡法解憲過也廣韻又作懋御覽引本經作三僭懋之誤也云隱匿者說文隱蔽也廣雅釋詁翳也爾雅釋詁微也與匿意略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訓匿者乃之借說文之匿也象退幽隱蔽形讀若隱隱匿而不言所謂口將言而囁嚅拘束滯鈍者也孔謂不盡情實或引文王官人篇虛誠不足佯為不善問則不對佯為不窮以證但彼是有心之惡非愆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躁不安靜者說文作趨疾也管子心術篇趨者不靜禮月令處必掩身毋躁注動也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躁為不安靜也荀子勸學篇驢鐵論孝養章皆引作傲荀子又曰不問

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楊注傲喧噪也或曰讀為噉口噉噉然也字又通作警警楚辭怨上篇令尹兮警警注不聽話言而妄語也玉篇引廣雅警不入人語也易曰躁人之辭多是躁亦無心之愆非倨傲之以賢智先人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逆先意語當為逆意先語誤倒也廣雅釋言警盲也莊子逍遙遊注警盲者無目如鼓皮也韓詩外傳四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警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警言謹慎其序是總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其不能察言觀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曰得貪得也

釋文少詩照反鬪丁豆反得或作德非御覽人事部引戒作誠

正義曰朱注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外注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

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黃先生曰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性之善心知之正也血氣之麤駁者君子不敢藉口於性而必戒之也血氣中有嗜欲好色好鬪好得因之以生然汚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凡人猶明於此君子亦以學問擴充其心知之正而已或曰血氣之駁至好色好鬪好得將謂斯人血氣之軀與物無異歟曰非也好色好鬪好得血氣之軀之駁氣足以動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者也洪範云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血氣之軀之正也曰思睿則心知之正也於人心未爲習俗所累之時而觀肅又哲謀聖之本然可見有物有則而人與物迥異矣或曰信如是人之血氣有偏正其性兼善惡之謂乎曰孟子道性善而云味色聲臭安佚性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又云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云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謂性

已善柰其情何揚子法言脩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論衡本性篇周世子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申鑒雜言篇下引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宋程朱二子遵孟子而言性善又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孟子論理不論氣論性不備然則合一身血氣之麤駁者以言性諸書之言固可擇取互證以通其說也翟氏晴江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今釋氏所謂戒者曰貪嗔癡曰淫盜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色由於癡極於淫鬪由於嗔極於殺得由於貪極於盜亦本此經而敷衍之也蒙案吾儒之所謂戒使約之而歸於中和異端之所謂戒乃絕之而至於淨盡雖若本此經而敷衍之而其實指歸則大異也孔注云云疏曰云貪得也者說文得古文作尋取也从見寸會意小篆加彳作得云行有所得也二字義同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云而復戒之在得注得貪嗇也義本孔注皇疏少年象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故少壯多慾年老象秋冬秋冬爲陰陰體斂藏故

老者多貪少謂三十以前壯謂三十以上此據曲禮三十曰壯有室也又云老謂五十以上此與曲禮七十曰老之文不合攷之王制云五十始衰五十而爵內則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不得謂之既衰孔冲遠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豈六十尙未全老而五十可云既衰乎孟子梁惠王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是必至七十古稀之年而後可謂之老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注順吉逆凶畏大人注大人即天之命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

正義曰皇疏心服曰畏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爲君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朱注畏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

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蒙案說文畏訓惡廣雅釋詁畏敬也懼也恐也曲禮畏而愛之注心服曰畏是皇疏所本則畏非畏惡畏難之意也天命注疏皆以數命言朱子則以性命言然而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要皆命之於天不得截分爲二事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天命之愚哲即賦以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義理之命也君子不敢不盡性以至命天命之歷年卽限以修短窮通之數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氣數之命也君子不敢不樂天以安命天命之吉凶卽示以福善禍淫之道此又性命數命合一之原也君子不敢不敬天以祈命天命猶天命也天之所令有不可轉移者又有無不可轉移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潛夫論正列篇曰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此命之不可轉移者所謂天定勝人也董子對策曰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

應法言五百篇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中說立命篇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又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此言命之無不可轉移者所謂人定勝天也然必自盡其義理之命而後可挽回氣數之命書盤庚曰子迺續乃命于天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甫刑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詩大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左傳劉康公曰有動作禮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其所謂續命配命定命祈永命作元命無墜命者皆畏天而敬厥德者也書盤庚又曰罔知天之斷命西伯戡黎曰天既訖我殷命召誥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其所謂訖命斷命墜命者皆不畏天而不修德者也李厚庵曰命賦於生初以秉彝言命申於生後以明威言降於初無不善應於後無不公卽有氣質之不同氣數之未定而聖賢於此盡其理成其能天地亦於斯通其變神其化此正天人感應之妙也故左傳曰能者養以之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可不畏哉大人卽聖人之得位乘時者故皇疏云居位爲君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君注云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此則皇疏所本也蓋易乾之六爻皆君象九二之大人見龍在田內卦之君諸侯象也九五之大人飛龍在天外卦之君天子象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蓋大人爲天心眷顧之人卽爲羣生託命之主可不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畏哉聖人之言皇疏以爲五經典籍者是也禮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史記自序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漢書藝文志以五經爲五常之道相須而備猶五行之更用事而易爲之原言與天地爲終始也匡衡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法
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
聖董子繁露郊語篇引此經而申之曰天之不可不
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
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閭閻者不見其端言不必立校
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
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孔子同之俱言
可畏也聖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而其言之所昭垂
修之為天德發之即為王道此天命之所寄而大人
之所本以出治者也可不畏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順吉逆凶者書偽禹謨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孔傳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
隨形響之應聲邢疏引以證何注然攷御覽八十一
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是
偽尚書所襲也云大人即聖人似與下句復禮運大
人世及以為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士相見禮與大人
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鄭注
云天子諸侯為政教者左昭十八年傳閔子馬曰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
人在位者是大人當以位言凡居南面之尊者皆得
稱大人何注謂即聖人亦謂聖人之在位者也云與
天地合德者易乾文言傳文云深遠不可易者皇疏
云理皆深遠不可改易也易讀人聲是也邢本作深
遠不可易知則釋文出易知讀易以鼓反去聲然聖
言深遠不可及實切近而易知未有不可測者也若
聖不可知之神非指言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侮聖人之言注不可小知 故侮之也
釋文狎戶甲反侮亡甫反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引
侮作侮注古侮字
正義曰朱注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
此外注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
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蒙案尹氏歸咎於修己之不
誠朱子則以為義理之不識然小人之見地何足與
言義理之本原而小人之心情實未能知天人之感
應太史公常疑天道之報施而謂伯夷餓死顏子蚤
天盜跖日殺不辜而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乃史

公憤激之言而索隱遂以爲天道元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正義又謂天道人道不同任其運遇是卽何解恢疏之說也小人於此見定遂以爲天數不可憑天變不足恤肆無忌憚倒行逆施遂并奉天出治之大人代天宣教之聖言而一概狎而侮之所以敢於如此者實由於識見之未明亦何論其身之誠與不誠耶抑知天道之報施有遠近由於人事之積累有淺深爲善特患不積耳天未有不報者也漢書枚乘傳曰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十四 明觀書 約圖刊本

山之齧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黃元同曰人有行善而慶不至者善未積而大也大則有慶矣人有行惡而殃不至者惡未積而滿也滿則有殃矣此報效之必然千古之炯鑒也陸桴亭曰善惡皆有報或疑好善之報每爽於惡報無他祇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誠耳中論修本篇曰小人朝爲而夕求

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且夫稽叔夜之論養生也曰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呾澹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十四 明觀書 約圖刊本

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悠悠者旣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此言養生之貴積亦猶爲善之無速效耳然而其理未嘗或爽也漢書枚乘傳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櫟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韓詩外傳三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卽福不臻潛夫論夢列篇曰凡人道見瑞

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
嬌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過轉爲福晉語叔向
謂欒桓子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
子可以免於難而離桓子之罪以亡於楚此卽大易
餘慶餘殃之說也夫天地之生物物物一太極敦厚
者悠久刻薄者易銷裁者培之傾者覆之造物亦因
物付物耳以天地爲有心何以若是之不憚煩以天
地爲無心又何以歷驗之無或爽法言重黎篇曰天
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淮南繆稱訓曰人之爲天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上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此天
命之所以可畏也黃先生謂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
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而自予今日思之則直
以爲天之報人者未有少失其常而人之言天者往
往不盡其意蓋論報施無異推歷算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必積之千萬年而歲差乃可知必極之千萬
里而里差始可見故自來治歷者惟有順天以求合
不能爲合以驗天而要其七政之進退盈縮六合之
高深廣遠遲之久而又久執一矩而毫髮無稍差命

數與歷數理本一致也抑又論之中庸之言大舜也

曰有大德者必得其祿位名壽夫天之報大德也祿
位與壽三者祇享於一時而名則垂榮於萬代三者
祇及於身世而名則施及於子孫天之報施善人莫
厚於此矣且先言名而後言壽其所云壽者似合身
之壽於生前名之壽於死後并而一之者也故太史
公論伯夷顏子卒歸結於沒世之稱名以標正意夫
子作春秋以懼亂賊誅奸雄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亦無非以名之一字爲褒貶名也者帝王彰輝之大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上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天地報施之要具也是以孝子忠臣雖不幸遇禍
災而流芳百世元兇巨猾雖有時逃顯戮而遺臭萬
年知名之貴於祿位壽則天命之說以全大人之位
以尊聖人之言亦不至游移而失據乃自異端輕言
禮而世之人皆流蕩無所歸自異端輕言名而世之
人又放肆無忌憚甚矣邪說之貽害人心是卽不畏
天命之小人故敢於狎大人而侮聖人之言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恢疏不知畏者老子道德經天網
恢恢疏而不失小人惟見天網之恢恢而不知其刑

賞之不失故不畏之也云直而不肆者謂質直而不
矜肆皇疏云見大人含容故褻狎慢而不敬江熙曰
小人不懼德故媠慢也書禹謨泰誓疏引鄭君注曰
狎憤忽也言憤見而忽也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犬
可習也方言媠狎也廣雅釋詁狎輕也因習慣而輕
媠一義之引申也云不可小知者皇疏經籍深妙非
小人所知故輕侮之也江熙曰以典籍為妄作也說
文侮傷也廣雅釋詁侮輕也曲禮不侵侮釋文輕慢
也因輕傷而媠慢亦一義之引申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至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詩感齊疏引首句作天生知之晉書石勒載紀顏氏家訓勉學篇引上二句皆無也字書證篇以為河北本也

正義曰朱注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外注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蒙
蒙生知學知特下兩者字聖賢不可及也下此惟困
然後能學亦惟學然後知困不困不成學不學不能

知故不問其知不知不患其困不困而惟論其學不
學此君子小人之分界也禮學記曰雖有至道弗學
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
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中庸曰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學記分教學中庸分知行皆以困與勉強互言蓋
惟困而能勉強而及其成功則一耳董子對策曰彊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至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故中人不患
其困特患其不學朱子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
有不得之謂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之人未可專咎
氣質也

孔注云云疏曰廣雅釋詁困極也窮也釋言悴也荀
子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皆窮盡極至之義故孔注
云有所不通也皇疏困而學之謂中賢以下本不好
學特以已有所用於理困憤而不通故憤而學之邪
疏謂於事不能通達引左昭七年傳公如楚孟僖子

為介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類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釋文忿芳吻反難乃且反汲古閣本思作恩恩本从凶从心也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靜容謂之色柔暢謂之溫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江熙云思義義然後取也朱注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外注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或問許平仲心中思慮多奈何答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蒙案逸周書武順解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洪範以一思殿五事而此則分一思為九思蓋以一心主萬事而還即萬事以檢一心也夫人心動物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出乎此則出乎彼不入乎正則入乎邪聖人知其然也

必以此心為事物之主宰而無使或曠其官存養於

未發之先而思得其中省察於既發之後而思得其

和夫然後百體從令庶績咸熙此即天地位育之休

君相明良之會也乃異端高言清靜絕聖棄智收視

反聽必使其心如死灰形如槁木豈知欲冥心而心

先無主欲絕思而思益亂馳絲無緒而必紛火燎原

而莫撲此大亂之道也夫人為天地之心天行無一

時而或息即人心無一刻而不思特不可有邪思與

妄念耳而如曰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心無情尚得謂之人也哉王氏困學紀聞曰四勿

九思皆以視為先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

目陰符經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

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

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今攷天地間光到氣即到者

惟曰為然其餘如雷電如銃礮必先見其光然後聞

其聲而氣質始到焉故諸書皆以色為先而以目為

最捷韓詩外傳二曰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

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

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意亦相同然而
儒者貴正心而發之以中節異端講絕欲而杜之於
見聞此其指歸大異也此經之九思上五者發於中
而括之以聲色下四者接於外而概之以事情貌言
視聽洪範之四事也視聽言動顏子之四勿也而貌
色言則又君子所貴之道三故分別言之事以統萬
理即敬以主一心而忿與欲則又七情之最難治者
也總而言之好色惑於視鬪復起於忿貪慾極於得
由始以及終則又君子之三戒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

注孔曰探湯
喻去惡疾也
釋文探吐南反大戴禮注後漢書黨錮傳引不善皆
作惡古史柳下惠傳引下二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恆恐己不能相
及袁氏曰恆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若見彼不善則
己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
為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如所畏合義之情
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朱注真知善惡而
誠好惡之語蓋古語也黃先生曰漢書劉向傳注云

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杜周傳注云言重難之若以

手探熱湯也二說雖異其以為惡惡則一也張子韶

絕句云試問何如是探湯喻其漸入久無傷顧於不

善乃如斯深恐斯人志不剛則以如探湯為漸入惡

矣蒙案爾雅釋言探試也說文遠取之也爾雅郭注

云刺探繫辭孔疏云闕探探者漸近自然也湯有溫

湯有沸湯孟子冬日則飲湯楚辭浴蘭湯兮沐芳湯

可飲可浴湯之溫者也列子湯問篇曰初出則滄滄

涼涼及日中如探湯探湯如日中則不甚熱也荀子

云以指撓沸淮南精神訓以湯止沸則湯之沸者也

沸湯若觀火不可嚮爾其猶可探乎

觀與滾
同母故探湯

與詩之執執異見善如不及與見賢思齊異思齊者

見不及而汲汲思及也自云如不及則安於不及而

已矣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思欲及而惟恐不及也

惟云如不及則終於不及而已矣偽書伊訓曰檢身

若不及謙遜未遑也茲曰見善如不及委靡不振也

如不及則彌退而彌卻如探湯則漸入而漸深蓋必
如張子韶之意與下齊景公始切非好翻前人之說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喻去惡疾者皇疏去猶避也疾速也邢疏云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朱子感興詩云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意與注疏合謂探熱湯也後漢書范滂對王甫引此經注云探湯喻去疾也本孔注而偶脫惡字毛大可據此引史記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遂以湯為湯藥疾為疾病大道以多歧亡羊所謂歧而又歧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正義曰皇疏隱居云云者志違昏亂故願隱遁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順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位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蒙案皇疏謂昔有夷齊能然也蓋其讓國而逃也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各求其所求之志以得其所求之仁故不恤隱

居而終餓其扣馬而諫也一守君臣大節一通救世

微權各行其當行之義以達其當行之道又何嘗降志而辱身惟以此語屬夷齊故不以隱居對用世而所行曰義不曰道其道曰達不曰行吾以為行義也達道也皆行其達其所求之志也統於隱居焉可也斯天民而逸者與又案吾見其人齊景公也未見其人伯夷叔齊也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語之當戒者也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語之足貴者也人既古今不相及語亦高下不相同故一則先提人而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其語一則先稱語而後歎其人於以知論語之措詞先後用字重輕一筆不苟也如此不然人即有見有不見而語則皆所聞胡不相提並論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

皇本無而字德作得高麗本文選注三引皆同史通雜說篇引上加子曰二字朱注以為闕文皆非也四書湖南講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為一章也

正義曰皇疏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黃先生曰而猶以也見王氏釋詞此言景公不德民無以德稱也蒙案說文駟馬一乘也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駢古者兵賦四馬為一乘千駢即千乘也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為君也有馬千駢謂為諸侯有千乘之賦也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晏子春秋雖言景公好馬然未聞國君以多馬為榮也本經陳文子有馬十乘左哀二年傳畢萬有馬百乘亦謂其采地所出耳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詩清人箋駢四馬也孟子繫馬千駢趙注千駢四千匹也與孔注同孟子云繫故以馬匹計此第云有似以賦乘計算也然古人又有真計馬數者國語衛人出廬於曹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詩咏衛文公有駉牝三千左襄二十二年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穆天子傳乃獻良馬十駢家語子路初見及文馬四十駢漢書五行志宋公子地有白馬駟是皆以馬匹計算者閻氏釋地云千駢指公

馬之蓄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至於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子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不止此數也陳氏禮書謂景公之千駢過於天子十二閑之數僭侈而違禮亦以為官馬是皆從孔注直以馬匹計算者也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六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于今稱之

阮氏校勘記云論語例作於惟此章作于文選東京賦注引稱或為祠鳥有先生論注引民作人無之字

正義曰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霸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使叔旦盟膠鬲於次四內使保召公盟微子開於其頭之下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謫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以

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義所重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此論與莊子讓王篇韓詩外傳略同莊子又曰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太史公雜取傳記以爲伯夷列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聞不一汲冢周書云武王十三年卒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允子在邳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皇疏云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

伐紂夷齊扣馬諫曰爲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太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卽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卽遂不食七日餓死古史考謂有婦謂之而餓死列士傳謂王摩子難之而餓死傳聞異辭均難徵信韓文公作頌曰武王聖人也夷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篤而自知明也其逃墨胎之封也權衡於父子軍國之間而軍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臣世事之間而君臣爲重若曰商之民猶受虐於商夷齊以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眾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數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韓子之頌實與本經求志得仁行義達道之悃大有發明而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近來俞長城遂謂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何其敢於誣聖耶惟是本經祇言餓而並不言死

程子謂不食周粟祇是不食周祿非竟餓而不食也
漢書王貢龔鮑傳序云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顏注云夷齊以
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
吳斗南刊誤據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
餓死爲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
不言無取也而近人又以孔子國讓國遠去終於餓
死之注謂此經言其失國而餓不得據史記及餓且
死之文夾入諫伐一事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夷齊
諫伐餓死事自黃山谷始疑其說至王氏直夷齊十
辨而大暢焉近之宗其說者謂惟只主讓國故舉以
與齊景相形不當夾入諫伐一事抑知諫伐而餓與
讓國而逃雖是兩事而與齊景相形仍是一事蓋夷
齊儻肯宗周何患不富貴乃義不食周粟甘心窮餓
是猶之可以得國而辭國也又何嘗不與齊景對乎
夫史記所傳雖未可盡信然莊子及呂氏春秋並載
有夷齊事皆在史公之前數千載之下何從懸斷其
必無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全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所說卽書禹貢之雷首山胡肫
明錐指曰雷首山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詩唐風
采芩采芩首陽之顛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馬注曰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云首陽卽
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
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卽此亦稱獨頭山關駟曰首
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襄山穆天子傳
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薄山穆天子傳云登薄山
寘軫之澄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又名堯山
漢地理志蒲坂有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
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
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
三十里寰宇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亦曰
薄山也又曰陟山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南二十
八里卽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卽陟山湯伐桀升自陟
注在河曲之南卽此也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
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今河東
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全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六 全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蒲州新志首陽山在州南四十五里又中條山在州東南十五里山狹而長西起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解州安邑夏縣聞喜垣曲諸境凡數百里中條之北有數峯攢立拱對州城在州城十五里中高旁下俗名為筆架山又南五里為八盤山又南十里為麻谷山又南為鳳凰山去州七十里與潼關相對為中條南麓盡處也蒙案史記伯夷列傳正義謂首陽山有五所云在北海之濱者據孟子也云在遼西者許君說文也云在隴西者曹大家注幽通賦也云在偃師西北者戴延之西征記阮瑀弔伯夷阮籍詠懷詩皆同也云在河東蒲阪者馬氏注論語賈逵注左傳師古注漢書皆同也然欲知首陽之所在必先攷當日夷齊之所在孟子祇言北海之濱未及首陽山毛大可謂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此伯夷避紂之所而初非從此逃隱也孤竹國漢志云在遼西令支縣故許君因謂首陽在遼西然此乃夷齊之本國而更非從此逃隱也莊子讓王篇云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

明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六 全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伐殷北至於首陽之山飢餓而死其歌有云登彼西山故班昭謂在岐陽西北即隴西清源縣之首陽山然岐陽乃夷齊就養之所而亦非從此逃隱也水經注兩存其說既云河北縣雷首山有夷齊廟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是以為在蒲州也又云平縣故城北有首陽山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是又以為在偃師矣抑知偃師之首陽乃春秋之首戴莊子明言北至於首陽之山偃師在河南何以云北至惟蒲州正在大河之北值孟津之西史記云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是當日夷齊已隨武王而東矣必不復至岐陽隴西也汲冢書云武王率虎賁三千人渡河夷齊叩馬而諫是夷齊又隨武王渡河而北矣更不必在河南偃師也由是極諫而不能聽北至西山而隱山在河曲之蒲阪則於西字北字均有著落王伯厚據曾子制言篇云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是首陽在蒲阪之確證也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甯死唐虞揖讓區意謂蒲阪舜都也則馬注為

可信矣

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

釋文與音餘

正義曰皇疏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一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蔡氏論語集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淺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空四明版書 約園刊本

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於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求善與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孿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干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委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

與蒙案斯指其人其語也謂亦語也其斯之謂即下

章之所謂以證上章之所謂也上章所謂之人即下

章所謂之景公夷齊也上章所謂之語即下章所謂

之無德有德也總結於斯意本一貫朱子以上章之

所語為古人之傳言子以下章之所謂亦當時之成

說何則論語一書例用於而惟此章兩于字作于不

作於蓋必夫子所轉引而非其所自言為政篇引書

云孝乎惟孝本作于友于兄弟獨作于是其例也子

貢引詩辭以證所謂之可也未若夫子引時說以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空四明版書 約園刊本

所謂之其語其人皆曰其斯之謂與是又本經之通

例也古人凡言此之謂也其此之謂者大抵皆引彼

以證此而通其所謂攷之孟荀諸子秦漢以上諸經

傳無不皆然由是益知前後兩章當合為一章則斯

與謂各有指歸語與人均有著落若畫分為二不但

體例不合抑且語氣不完不知其所云斯者斯何事

而所謂者果何謂也哉皇邢二疏申王注皆分為兩

章朱子答江德功謂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

一章而集注據程子胡氏說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於此句之上亦分爲兩章今得蔡氏說不惟與上章
文勢聯絡下章章首無孔子曰亦不必致疑真翟氏
所謂洞徹千古有功聖經之格論也

王注云云疏曰王注以斯指德謂指稱漢書楊王孫
傳注謂者名稱也稱謂原屬可通然如其說兩章不
相聯貫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說文作伉云人名論語有陳
亢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李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蒙察

亢非敢以私意疑聖人也以爲父子之親近不比師

弟之疏遠其爲時密而所聞多必有異於常聞之外

者及聞伯魚之所言則父子晤對不過一二次問答

不過一二語乃又相隔不知幾何日而適逢其獨立

適會其過庭所告教者又不出詩禮一二端是不特

所聞無異於雅言之數而所處亦無異於師弟之間

且玩二平字若不知其學焉否也者故曰遠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
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釋文鯉音里伯魚名也考文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
作之皇本高麗本不學詩上有日字言下有也字

正義曰皇疏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

以與人言語也朱注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輔氏廣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

爲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

無昏塞之患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李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高麗本立下有也字者作矣皇本作二者矣風俗通
引學作爲隋書何妥傳引作讀

正義曰荀子勸學篇引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

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

禮不立皇疏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朱注品節詳

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

其無異聞可知輔氏廣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

截然而不可紊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

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義精而莫之

惑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釋文遠于萬反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蒙案以父子之親而兼師生之義有私焉非公道也無私焉亦非人情也且曰不異其子不私其子而曰遠其子遠者不襲狎暱近之謂也內則命士以上父子必異宮孟子占者易子而

明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父子之閒不責善皇疏范甯引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父子相夷則惡也顏氏家訓教子篇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或問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爾邢疏曰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

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問一得三所以喜也然則子禽所得之三乃實數而非虛語聞詩聞禮向日所習聞也不過連言之以誌喜君子之遠其子乃真今日之異聞也合之常聞者二異聞者一非若臧三耳之兩實一虛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明明子論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皇本高麗本末有也字考文古本君稱之無君字白虎通引同邦諱作國唐石經諸作謂

正義曰朱注寡寡德謙辭翟晴江考異曰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雜記計於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氏禮記注云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

論語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黃先生曰禮大傳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名不可不正蒙案詩以修言辭禮以定名分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凡事不成其猶正牆面而立而無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子常詔伯魚以為周南召南記者類序此節於學詩學禮之後似非無意也將欲通合為一章是以不加子曰字歟首揭邦君之妻四字提綱白虎通義妻者齊也與君敵體君尚尊之為夫人夫人雖自謙曰小童而邦人必尊之為君夫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諸異邦雖從謙曰寡小君而異邦人亦必尊之為君夫人蓋二南化起房中五禮最嚴稱號夫婦為人倫之始嫡庶乃大統所關正家而天下定名正始言順本立而道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以邦君之例推之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小君君夫人之稱者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云對異邦謙

故曰寡小君者白虎通嫁娶篇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小如童蒙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曲禮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此或記禮者之誤而孔疏隨文釋義也云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者春秋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又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皆妾母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陽貨第十七 釋文凡二十四章漢石經凡廿六章朱注與石經同注疏本誤并子曰唯上知

章子謂伯魚章皆連合於上故少二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

使仕歸孔子豚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 注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作歸今從古豚徒門反塗字當作途音徒儀禮士虞禮疏孟子章句俱引歸作饋論衡用實篇引塗作途筆解時作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陽貨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欲

與相見歸猶餉也孔子不與相見又遣人餉孔子豚

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以下餉但於己家

拜餉而已勝已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

餉者之室也亡無也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

餉之意若往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

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

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者若竟不相見則求召不已但

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一通云餉豚之時

孔子不在故往謝之孟子滕文篇曰陽貨欲見孔子

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

矚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

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毛大可臆言

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

夫禮也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司徒下有大夫二

人一日小宰一日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邾邑大

夫孔子父邾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

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

杜注為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為臣大夫此

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謝山云攷禮玉藻

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

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

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

夫之禮來尚何事矚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

此苦心曲意也周氏柄中曰既拜受而又拜於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輕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矚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趙氏鹿泉曰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矚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矚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幸而遇諸塗不得謂之往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也孟子曰陽貨先豈得不見為反言以申之非以貨之饋為先而夫子之往拜為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陽貨陽虎也者孟子疏引下有各虎字貨句虎與貨同母字也云欲見孔子使仕也者孟子疏作將使之仕也陳眉公曰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一旦為貨所囚貨必謂此人心所大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出仕此欲見孔子意也以歸為遺者廣雅釋詁文鄭從古文借作饋孟子疏引下有豚豕之小者句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

豨關東西謂之豨或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故孟子趙注云豚非大牲用熟饋也云塗道也者字又作途說文正字作涂周禮司險云五涂遂人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涂與道路析言有別混言則通也以遇為逢者爾雅釋詁文皇疏以時為伺者廣雅釋言文又通作司荀子王霸篇日欲司閒注伺其閒隙富國篇有倚絜伺詐注伺候其罪也方言伺視也字林伺候也察也故筆解本作待埤蒼作覲亦作覲皆一聲之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日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也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害也

釋文好呼報反亟去翼反知音智皇本作智寶與邦雙聲事與時疊韻二句蓋成語也

正義曰朱注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

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喻其意者外注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遜免之理亦在其中也毛氏稽求編曰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孔子為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著孔子曰三字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為問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闔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韋食吐哺以下纔是漢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竝不別綴一字覺當日情事

尤為可念蒙案論衡謂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雖屬形容之過然聖人明哲保身危行言孫其不欲與凶人多言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亟為數者禮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亟亟也漢書刑法志注亟屢也皆與數通順辭即孫言朱子謂據理直答郭象謂直道而應皆不如孔注之確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注孔曰君子慎所習也

後漢書班彪上言三都賦劉逵注引俱無上句也字晉書應詹傳五代史李彥瑜論引并無二也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生後常所行習之事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蒙案商書戡黎言虞性周書召誥言節性大雅卷阿言彌性此六經言性之始夫子於此章惟欲人之慎其習而推本於性之相近相近者就人論人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亥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故孟子道性善謂聖人與我同類者凡同類者舉相似相似者相近也同是人故相近惟相近故曰善若人性有善惡不惟相遠而且大相反何謂相近哉善惡者相反之名也當時論性多異說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公都子引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厥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班氏人表分九等韓子原性分三品大約不離乎三說者宋儒以夫子所言爲氣質之性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所言爲義理之性意謂夫子言相近論氣不論理不明孟子道性善論理不論氣不備是直王充之問孔刺孟矣抑知孟子之書論語之注疏也夫子言性莫詳於贊易乾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夫曰利貞曰中正曰太和曰純粹則性之爲善可知矣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說卦傳曰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曰仁知曰仁義曰道義曰道德則性之爲善更可知矣且言成性而先曰繼善故人性無不善言正性而又曰通情故情可以爲善夫子何嘗不言理義哉孟子嘗以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目之於色有同美徵心之同然悅理義而曰如使其性與人殊又謂口耳目鼻四肢之於味色聲臭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知聖人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謂不藉口於性非不以爲性也是其所謂性卽血氣心知之性故又曰動心忍性曰形色天性而不遽以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爲非是孟子何嘗不言氣質哉夫子以蒸民之詩爲知道而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卽引以證性善之說孔孟之言如合符契也蓋言人之性必本於天道而人性之善必歸於心知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人性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體也禮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本命篇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董子對策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五性本於五行鄭君注中庸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而揚子太元經班固白虎通又以智屬水信屬土故乾鑿度謂水土二行兼智兼信成始成終之道也六情本於六氣左傳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注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樂生於明而翼奉奏議以為北方之情好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東方之情怒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六情亦謂之六欲禮運則以喜怒哀懼愛惡欲為七情大戴官人篇又以喜怒哀懼憂為五性性者血氣心知之總名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孔氏正義云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然血氣統一身而言而心知則血氣之最精者何則血氣之性性之有欲者也耳目口體魄以有覺而為靈心知之性性

之本善者也惟心主思魂以有知而為神神靈者品物之本也人之生也舍血氣無以為性舍心知無以為性之善欲感於物而生情情生於欲而動性性本於善具於心而知有以節其欲平其情故以心知為性之正而性之字即以心會其意以生諧其聲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白虎通云性為陽之施情為陰之化論衡本性篇董仲舒曰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天地之道獨陰不生獨陽不長大易抑陰而扶陽非必尊陽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滅陰故欲可節不可絕情可閑不可遏陽為主而陰順承者治陰為主而陽蒙闇者亂心之所以為君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之矣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者心知之陽也小體者耳目口鼻之陰也洪範以五事應五行貌以恭作肅言以從作乂視以明作哲聽以聰作謀而心以思之睿作聖貌言視聽血氣之性陰之靈者也思則心知之性陽之神者也心以有知能

思而爲血氣主斯性善而情欲無不善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性之靜也中節者情之動也情動而不失其性斯天地位而萬物育孟子謂情可以爲善則性善而情亦善也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大學絜矩之道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斯不拂乎人之性而家齊國治天下平樂記以欲爲性之欲則性善而欲非遽爲不善也且夫人受天地之中稟陰陽五行之氣食味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被色而生者也內而耳目口鼻四體之資求不能不有欲以己之欲譬人之欲而各遂其生焉仁是也外而子臣弟友五倫之聯屬不得不有情以己之情達人之情而各得其宜焉義是也仁義非他不過卽心知之性以主持血氣之性而使欲不失之縱情不失之偏而已矣所謂虞性者度情以知其性也所謂節性者寡欲以養其性也所謂彌性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使己無是欲不知人之所欲爲何心使己無是情不知人之有情爲何事不必盡己性而轉思

盡人性盡物性天下斷無是理也故異端之術泯情絕欲以明心聖賢之功節欲平情以治性惟是心知之性恆慮其不足非擴充則危微而幾希血氣之性每失之有餘不節宣則泛濫而無制是以不可不施教而勉學焉韓詩外傳五曰爾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則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董子繁露實性篇曰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善之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此言性本善而必待教學以成其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而曰率曰脩亦惟擴充其心知之性裁節其血氣之性以順導夫性之本善而已矣苟不教而使學焉則心君無權反以血氣之麤駁者爲之主而縱欲敗度肆情滅理則天性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善者習而漸至於不善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而窮人欲物至而人物於是有悖逆詐譎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害其義孟子所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牯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皆本夫子習相遠之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也荀子見其然也據血氣之性斷之以為惡而使人挽於後孟子則本心知之性指之以為善而使人認其初二子之意皆重學一以為本無而必出於矯揉一以為固有而惟待於擴充矯揉之勢逆擴充之機順荀子之說固不如孟子為自然然荀子亦非不知人性之善也性惡篇謂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此其性惡之說也又云塗之人可以為禹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

君臣之正此又合於孟子性善之說矣然而孟子亦非強以人性之不善為善也孩提皆知愛其親稍長皆知敬其兄此驗之初生而可見者也孺子入井不忍見鰻食豆羹不屑受此推之細故而可見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我固有之即使本心失而血氣橫行而好色好鬪好貨好利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要其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終而可見者也若夫為不善不能盡其才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不殊即性相近也統而言之謂性善者據心知之性而溯其原本也謂性惡者就血氣之性而窮其流弊也謂性無善無不善謂性有善有不善謂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合血氣心知之性而觀其會通也夫子相近之說皆足以賅之而惟告子之意外理義咎形體而貴神識則涉於佛老之元虛要之人既謂之人性乃人之性心知固人之心知也即血氣亦人之血氣也鳳凰之於飛鳥麒麟之於走

獸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凡同類者舉相似此其所以相近也此其所以為善也

孔注云云疏曰君子慎習者曾子制言上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疾病篇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貨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今夫蘭本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荀子曰夫人雖有性質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身日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賈子保傅篇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穰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韓詩外傳四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此皆慎習之說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為賢也皇本唯作惟知作智二疏并上為一章朱子引或說以子曰二字為衍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皇疏夫人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純清者為聖人稟得純濁者為愚人愚人純濁澄之不清聖人純清攪之不濁故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二者中間或多清少濁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隨世變改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蒙案漢書古今人表引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為善則行鯀謹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

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中人此蓋古論語之傳說也韓文公作原性謂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若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班氏詳列爲九等韓子約舉爲三品皇邢二疏聯合兩章爲一而分別人性爲三黃先生亦同其說曰此與上節合言之則性有上知之不移於惡有相近之中人善可移於惡有下愚之不能移於善則下愚之與物同蠢者固在性相近之外矣孟子言性皆善者水性陰而有溫泉火性陽而有涼燄人性善而有下愚天生中人其常也生上智下愚其變也孟子道其常孔子通其變顧亭林謂人亦有生而不善者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言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亦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黃先生本朱子以下愚爲不可移戴氏東原本程子以下愚爲可移而不移孟子字義疏證曰論語言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有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生而下愚者其人難與言理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其心而憬然覺寤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之也孔子專論習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稟氣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戴氏程氏之論若是是以下愚之非不可移不得別於相近之性之外蓋夫子言性之相近謂其善之相近也言習之相遠謂其善不善之相遠也是概以善端歸之性而兼以善惡歸之習而於上智下愚之不移不言善而言智不言惡而言愚可見智愚之不移非謂善惡之相反也如竟以上智爲善之上上下下愚爲惡之下下而別出於相近之性之外是使上聖永絕攀躋之路下愚甘爲暴棄之人殊非夫子善誘之苦心勉學之至意且本經之言上下也例可互證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爲智爲愚本於稟氣之清濁而上可下半由學力之淺深智者能學焉而益智愚者不學焉而益愚而惟生知之上智與困而不學之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愚子乃定之爲上下而斷之以不移然則不移者非不可移而不移也班氏以夏桀商紂爲下愚此質美而自絕者也韓子以子魚越極爲下愚此形惡而失教者也惟晉語胥臣曰籩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矇不可使視聾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趙邠卿舉僂昏以證下愚之不移此真不可移者也夫戚施值鋪籩條蒙矇矇修聾聵聵司火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七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形骸雖病而心主無傷猶爲官司之所材以彌大造之缺憾雖僂昏被疾癡騃無知卽司刺常赦之蠢愚周子有兄之無慧既不知有善并無所謂惡雖曰不成人實吾兄弟之疲癯殘疾而無告者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謂之人焉不可也茲藐焉而混然中處亦既人其形矣不謂之人不可也此相近之大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也

皇本弦作絃考入古本下有游字文選古詩注謝眺病詩注引子之武城作子游爲武城宰藝文類

欺引章首加此五字然蒙雅也篇省文不必加也

正義曰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朱注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皇疏之往也於時子游爲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弦歌之聲也一云子聞邑中人家有弦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云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所弦歌以樂也一云聞子游身自弦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蒙案邑宰身先唱率而後化及閭閻事本一貫但夫子驟臨其邑未必卽聞其歌詠故下節君子小人竝舉而孔注惟言樂以和人和易使則以所聞者乃邑人之弦歌也戚氏續談謂器而被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和則音不雅蓋此弦歌之聲具有平日陶淑之功必其聲中正和平有異於尋常者卽下節所謂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武城詳見雍也篇

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笑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七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大

釋文莞作莧云華版反本今作莞焉於度尺御覽州部部引無兩字

正義曰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蒙案朱子用古注謂夫子蓋喜之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此正意也皇疏謂惜其才大而用小皆言外意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莞爾小笑貌者說文莞本艸名莞爾乃形容之詞疑宛爾之借詩小宛宛彼鳴鳩毛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宛小貌故以宛爾為小笑之貌也廣雅釋詁莞笑也文選東京賦辭注莞然舒張面目之貌釋文莞作莧云喜貌易夬卦莧陸夬夬虞注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古本莞作莧也集韻莞或作莧作皖唐貞觀孔子廟碑云覘爾微笑蓋莞莧皆借字皖皆俗字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注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也

釋文易以鼓反高麗本使下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

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

必教以禮樂皇疏言子游對所以弦歌化民者欲使

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黃

氏勉齋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教以弦歌而謂

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

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

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蒙案三代以上舍禮

樂別無所謂治道也師長所教者必以禮樂為本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佐之以詩書君相所治者必以禮樂為先而輔之以

刑政禮則綿菘以肄業樂則琴瑟不離身太史公謂

詩皆夫子所弦歌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此太學所

以稱成均而司教者乃係大小樂正也秦火以後禮

經雖殘猶有士禮十七篇以之上推天子諸侯卿大

夫之制藉以辨名分而定等威而樂則宮譜不存詩

辭皆啞雅歌四闕俗工徒記其鏗鏘文始五行古舞

屢更其名自上之人無以調和風化下之人無以陶

淑性情遂使賢智者多激烈而孤高愚不肖者亦恣

也 睚而乖戾此禮樂之教不興所以治天下者失其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又一通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

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也蓋謂孔意以君子指邑

宰故專釋易使句而不釋愛人以子所聞者乃邑人

之弦歌也

子曰二三子注孔曰二三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正義曰朱注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外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五十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注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

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

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

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

也子釋文擾而小反費悲位反皇木高麗木弗作不漢書人表作不紐史記索隱引鄭氏云紐一作蹂擾說文从變皆同在幽部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

子嗣立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

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

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醜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

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

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

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

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

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

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

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

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左傳定公五年六

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

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

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八年季寤公鉏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五十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克虎竊寶玉大弓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六月奔齊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二子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蒙案史記云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翟晴江誤以季氏二字連下讀遂以此經之召爲季氏所召否則兩處爭召論語史記各記其一黃先生謂當以畔季氏爲句是也孔注謂弗擾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朱注又謂據邑以畔其說皆本史記確鑿可據毛大可謂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此時無公山共事據邑以畔在定十二年此時墮三都夫子爲魯司寇親定其亂焉得召之然攷左傳定公五年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其謀皆出於不狃安得謂無公山共事惟史記於五年言囚桓子於八年言執桓子而左傳初未言執觀於蒲圃之享也陽虎前驅陽越爲殿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前後左右皆虎私人其勢與執之何異則是桓子之執與夫子之召實一時先後事也不狃爲費宰而使陽虎囚桓子逐仲梁懷以邑宰而肇啓逆謀非畔而何後與季寤叔孫輒等五人皆緣不得意而因陽虎以作亂迨虎敗而入謹陽關以畔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以出惟不狃與叔孫輒盤踞費邑季氏無奈他何延至定十二年不得已始聽夫子以墮費而不狃叔孫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輒猶敢率費人以襲魯兵及公側不有夫子禍其可言哉故史記一則曰因陽虎爲亂再則曰以費畔季氏蓋據其前後情事而正名定罪無可逃遜者也又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弗克入於謹陽關以叛事在定公八年冬十月而於九年夏六月復奔齊史記謂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蓋一事首尾經兩年而召孔子實在九年也金吉父考證曰以左傳觀之不狃蓋陽虎之徒孔子不見陽虎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資亦尙可與語若陽虎則剛惡之人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子曰之適也無可

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說音悅皇本作悅考文之之也古本無一之字高麗本同論衡問孔篇引無不說二字末之作末如正義曰朱注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孔注云云疏曰云之適也者爾雅釋詁適之皆訓往皇疏已止也中之語助下之亦適也武虛谷謂當以也字爲句已字又作一句讀然已本語詞之止此經凡言也已已矣而已矣本有止意不必以已一字爲句反與通例不合至翟氏以夫子爲應季氏之召以下之字指季氏公山上脫一因字此更不可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釋文夫音符皇本用我上有復字史記世家引無而有者吾四字論衡引無有者二字

正義曰皇疏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爲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朱注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外注程叔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

改故也黃先生曰公山弗擾前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斥叔孫輒之勸吳伐魯則非決不能改過之人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爲名其召夫子也必以爲三桓歸政已亦歸邑以此來召其詞爲順當時陽虎作亂三桓之子孫已微弗擾之畔亦在虎奔失援之候夫子望其各有悔過之心故乘機而欲往使往而謀果得行一歸政一歸邑去大都耦國之強挽政逮大夫之失綱紀整肅盛治可次第舉行夫子仕魯以墮都出甲爲先亦此意也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行而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都出甲爲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卒未墮成疑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兆不得以卒不赴召疑欲往之無其事也而崔東壁考信錄以定公十二年弗擾襲魯與此經初畔而召之事誤合爲一反疑聖經爲僞欲攷信而先不信經何其妄耶蒙案鄭君此經注不全略見於詩黍離序疏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孔疏申之曰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

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孔氏申鄭意極分明蓋周室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武王定鼎邠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爲下都以處殷頑民是爲成周成周漢爲河南郡所治洛陽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王城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里二城相去四十里平王東遷都王城於是以豐鎬爲西周東都爲東周自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戰國以後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王城是爲桓公歷威公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於是又以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夫子設言之時在敬王遷成周以後則以成周爲東周此時周已衰矣吾其爲東周乎乃反言之言其不爲東周也故筆解云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意本鄭君程子張敬夫亦主是說杜氏春

秋序云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下引此經以明黜周王魯之非而孔氏疏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是用何解之說以申杜序與詩疏義相乖違不知何解乃公羊黜周王魯之謬論非杜氏所取也又說苑至公篇云孔子德積而不肆道屈而不伸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近儒謂下二句另用如有字舊字推開泛論夫子自言素志特借公山以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興不必黏定公山說非無本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寬則得眾信

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

考文古本作孔子對曰一本焉作矣高麗本亦有對字

正義曰皇疏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不敢輕侮江熙曰

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所行寬宏則眾歸附故得眾也

立言必信則爲人物所委任一云人思任其事也行

事不懈而能敏疾則事以成而多功恩惠加民則民

不憚勞役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黃先生曰

恭而不肆仁之慎也寬而不隘仁之宏也信而不僞

仁之誠也敏而不緩仁之勤也惠而不刻仁之厚也

論仁者或謂以恭爲本或謂以惠爲實然欲行仁於

天下必以五者旋相爲宮不得偏主一端也蒙案此

章乃極言爲仁之功效子張才高意廣子特推廣言

之使之知所難而自勉故課其功曰能行極其效於

天下上五字行仁之具也下五事能行之應也專重

在能行天下句皇疏以人君言之是也蓋仁者愛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人相人偶士庶人之仁在一家諸侯卿大夫之仁

在一國天子之仁在天下然必盡其功於己而克己

復禮主敬行恕乃可收其效於人而邦家無怨天下

歸仁極言之即夫子之立導綏動堯舜之博施濟眾

也豈易行哉豈易能哉又豈易爲哉

孔注云云疏曰訓侮爲慢者曲禮不侮釋文侮輕

慢也訓敏爲疾者說文同公羊僖四年傳注云生事

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

功矣焦理堂據此又引左僖二十三年傳注敏猶審

也三十三年傳注敏審當於事周禮師氏二曰敏德
注敏德仁義順時者也順時亦審事之意中庸人道
敏政注敏猶勉也字亦作謀蓋普謀而審當所以有
功也趙鹿泉所據康誥惠不惠以惠為順此皆好求
異解惟洪範之聰作謀謀當作敏此經之敏當訓勉
義皆精確蓋敏與謀為同韻與勉為雙聲敏勉未
有不疾速本一意之引申也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子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子不入其國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釋文佛音癆畔許密反皇本作勝勝漢書人表作弗勝論衡引此章於公山章前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

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

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

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

曰云云事在過蒲適衛靈公老怠不用將行後翟晴

江據此云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

范中行佛肸為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

明學論語集義疏卷十七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晉為畔於范中行猶為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

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

自為諸侯之禍起其為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

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

知之幾為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黃先

生曰舊說以佛肸為趙氏宰不如翟說之確左傳哀

公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趙氏討

中牟之助范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葬中牟入

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中牟非趙氏邑終

明學論語集義疏卷十七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不服趙氏畔晉入齊也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

以張公室為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以安公室因

而徐施治道也攷之左傳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為難

宋齊魯衛鄭皆助范中行周亦直范氏佛肸拒趙而

助范中行以中牟求援於鄰國此翟氏所謂於晉為

畔於范中行猶為義者也蒙案欲知佛肸為誰氏之

臣當先論中牟為誰家之邑嘗攷中牟有二漢志所

云中牟春秋時惟稱圃田漢初始置縣其地在河南

此鄭之中牟也左傳所云中牟即佛肸所據以畔趙

史記趙世家所謂獻侯卽位治中牟其地在河北此晉之中牟也史記集解引臣瓚曰中牟當在潞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中牟邑在此山側也今攷左傳趙鞅與范中行相難哀公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范中行奔邯鄲四年七月齊衛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十一月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圍柏人范中行奔齊夏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中牟與朝歌五鹿邯鄲柏人當相近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則中牟又與邯鄲相唇齒故後曰獻侯自耿遷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是一邑本相聯屬也又攷左傳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曰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大事表曰五氏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在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縣西南三十里有故邯鄲城衛遷帝邱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中牟在今河南

彰德府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衛自開州至邯鄲則湯陰乃必由之道湯陰至邯鄲一百六十餘里傳言中牟人伐齊師者路亦不甚遠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是亦從張守節正義之說全氏祖望曰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管子云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是要地也三卿分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子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子趙中牟之復歸於趙不待言矣全氏從朱注以中牟爲趙氏之邑卽本孔注以佛肸爲趙氏之臣而翟晴江顧震滄皆以爲范中之邑子謂全是而翟顧皆非也攷左傳云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史記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意皆謂佛肸之

助范中行未嘗明言為范中行之宰也惟以趙氏之臣而助范中行故經史書其畔子路斥其為不善若以范中行之宰據范中行之邑而報范中行之仇以救范中行之難是忠臣義士也亦何以謂之畔謂之親為不善哉試列六說以證之大事表引國語晉侯謂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惟中牟既賜趙氏故晉侯使其自擇邑宰此其證一也左傳定公十三年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惟邯鄲為趙邑故任其子取予求中牟為邯鄲之肩髀邯鄲屬趙中牟可知此其證二也杜注云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趙鞅屈殺午其子趙稷與涉賓以邯鄲畔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故入于邯鄲佛肸以中牟應范中行涉賓之類也此其證三也新序義勇篇云佛肸以中牟叛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間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三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南之楚惟以趙氏之邑叛趙氏故邑人皆懷恥此其證四也說苑作田基列女傳云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其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妾無罪也既曰趙之法又曰君之臣則佛肸乃趙氏之宰無疑此其證五也韓詩外傳六新序雜事四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鑿金而退之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中牟聞其義而請降襄子時又有王登為中牟人見韓非子蓋中牟本趙氏邑故雖屢畔而終屬於趙至獻侯乃由耿而遷都焉此其證六也蓋是時晉霸已衰諸侯離叛國君孤立羣臣交爭鞅也無君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為午而伐鞅躒也不信也曼多也為鞅而伐范中行據邑稱兵專殺專伐罪維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乃趙鞅之罪實先而趙氏之黨獨盛故得畔而歸歸而盟知魏韓朋比為奸范中行不能抗鞅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四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借晉陽之甲託除惡君側之名於是晉國之政專歸趙氏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復納陽虎以仇魯與挾蒯聩以亂衛討萇宏以偪天王伐鮮虞以治餘黨擅作威福愛憎自由故佛肸之畔實非畔晉而畔鞅雖趙氏之畔臣亦當時之公憤也夫子往欲應召動必相幾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意欲假霸圖之餘烈興王道於衰周自必有一番作用者乃佛肸之召不果往而他日欲見趙簡子猶公山之召不果往而他日復歸季康子蓋賢守節聖節仕止久速皆合時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變經權豈容執一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實有聖人獨知而非尋常所能意計者老子其猶龍乎夫子蓋自贊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入其國者國从或與域通不必諸侯始稱國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阜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能污不

釋文磨末多反磷力刃反涅方結反緇側其反皇木也下有日字史記引無然字論衡引無然字言字緇

皆作滄華解本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引俱同漢州輔碑作摩而不鄰涅而不緇費鳳碑作涅而不滓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君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污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朱注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磷緇也者幾希外注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金吉父攷證曰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

佛胥之畔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必為之有道使不可與有為則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挽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為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蒙案皇疏引江熙謂欲往之意泛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乘桴浮海欲居九夷非實欲之公山佛胥者是不知聖人隨時之妙用體道之大權不得其說而為之辭者也又凌仲遠謂四語正是申明不善不入之旨不磷不緇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是入於不善兩不曰承上直下非自案自翻也此意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似伸楊氏說而過深者

孔注云云疏曰云磷薄也者說文有粼而無磷粼水生厓石閒粼粼也詩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清徹也蓋以疊字形容清淺之意清淺則薄矣字亦作粼考工記鮑人雖做不粼鄭司農讀如磨而不磷之磷輪人不粼于鑿注粼亦做也通訓以為零之借訓落似非也云涅可以染皁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倣真訓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注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注卽礬石也楚名

為涅石秦名為羽涅本草經亦名曰礬石也攷本草礬石一名羽礬廣雅釋器涅黑也是皆孔所謂染皁卽皁礬也然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此經之意非謂白不可以染黑謂堅白之不受泥污也故說文云涅黑土在水中者也从土从水日聲廣雅釋詁涅泥也隸釋載費鳳碑作塗而不滓綏民校尉熊君碑史記屈賈傳後漢書隗囂傳皆引作泥而不滓是猶周子愛蓮說所云出污泥而不染濯秋水以彌鮮非染之以礬石也又方言涅化也廣雅釋詁涅七也沒也是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引申義與磨一例同為用力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釋文匏薄交反瓜古花反焉於皮反史記引吾作我論衡引未有也字御覽菜茹部事文類聚後集皆引作瓠瓜

正義曰皇疏言人非匏瓜瓠瓜繫滯一處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求通乎而我自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繫而不食耶朱注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蒙案皇氏朱

子皆申何解意以人為萬物之靈食味別聲被色而
生者也口體須飲食手足能行動不能不資養於人
不得不見用於世故世途雖有涅磨之險而本性自
具堅白之操權變之方決之在我窮通之數聽之於
天若徒畏不善而不入執滯不化苦節自貞必如匏
瓜常繫不食而後可聖人豈其然哉文選登樓賦云
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李善引此經鄭注云
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以食
為得祿即王充嘗夫子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以
繫而不食之言為鄙者然以食為需食則一也故朱
子文集云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今俗猶言無
口匏也乃毛大可必以不食謂不可食非不能食因
引陸佃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匏之為
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
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注不材不可食也而衛詩匏有
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供濟為言蓋植物
以可食為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匏瓜目之為其不
可食也毛氏以夫子之意為自明有用於世非若匏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瓜之苦而不中食即不中用若無不磷不緇之具徒
懷不善不入之心是猶匏瓜長繫在樹而無所用也
然攷古人匏瓠無分別說文廣雅匏瓠互訓詩毛傳
匏謂之瓠瓠通作壺詩八月斷壺是也又通作華郊
特牲天子樹瓜華是也瓠之切音曰瓠臚或作壺盧
亦作瓠瓠古今注云壺盧瓠之無柄者有柄為懸瓠
可以為笙是匏瓠不分甘苦皆可通稱惟陸農師始
分別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瓠甘匏苦云瓠
甘者據詩甘瓠藥之也云匏苦者據詩匏有苦葉也
然攷陸元恪詩疏云匏瓠也葉小時可為羹又可淹
煮極美至八月葉即苦本草經有苦瓠陶隱居謂瓠
或有一種苦者味如膽不可食唐本注謂之苦瓠瓠
是匏瓠皆有甘苦不可獨以匏為不可食況乎酌之
用匏堪為飲器判之則為蠡為瓢為盞特貴陶匏
之質昏禮有合盞之文遇船失於中流匏值千金之
價取笙材於曲沃匏諧六律之音匏之為用亦大矣
要之匏瓜非盡不可食亦非竟不可用乃或以繫為
繫於腰能繫不食相對勘謂匏瓜僅供濟渡之用初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可食之材聖人之通方非若匏瓜之拘滯皇疏又
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
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黃氏東發取之謂
正與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酒漿同義夫一匏瓜也始則繫於樹繼則繫於腰終
則繫於天愈說愈奇抑何支離不可究詰耶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末二句作孔曰云匏瓠也者
古書皆匏瓠不分白虎通匏之爲言施也牙也說文
匏从包夸聲據二書二字同部聲同故義亦同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下六事
謂仁知信直勇剛也
釋文蔽必世反皇本女作汝由下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蔽遮掩也蒙案廣雅釋詁蔽訓障訓隱
淮南修務訓訓擁主術訓訓闇老子王弼注史記索
隱訓覆蓋皆與朱注相引申荀子解蔽篇曰蔽者言
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閉之也皇疏本鄭注
謂每言有蔽塞之事引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荀悅
漢高后紀扁鵲引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弊
說文本作斃爾雅釋言訓蹈或借爲做訓敗義

雖可通不若蔽塞之訓爲當也古以一句爲一言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有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是也
有以一字爲一言者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怨乎易
緯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也
不曰六德而曰六言者徒慕其言之美而未究其德
之實也周禮之知仁聖義中和純粹以精者也故謂
之六德此經之仁知信直勇剛偏倚或過者也故謂
之六言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子路起
對故使還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也愚注孔子曰仁者愛物不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注孔
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子曰父子不知
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子曰父子不知
相爲隱之輩也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注孔子曰狂妄
抵觸人也

釋文語魚據反好呼報反絞交卯反知音智皇本作
智居上有曰字

正義曰皇疏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
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引江熙曰好者
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
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

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則見所過也朱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外注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黃先生曰六言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召誥言節性非徒言嗜慾之當節也嗜慾以節為主善以擴充為主而亦貴有以節制之也後儒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七 聖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明心見性為宗旨而無學以擴充節制之則六蔽因之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耳蒙案皋謨之九德法陰陽以理情性無非相反而相成洪範之三德本正直以化剛柔不外相克而相濟漢書匡衡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韓詩外傳二曰夫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慎一好蓋仁禮義信迭用以配四時而智位中央分運以成五德中庸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仁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信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禮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義足以有別也至聖必兼全夫五德而至道乃凝焉此經仁知一類也信直一類也勇剛一類也以勇兼信即為三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七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德以信賅勇又合之以禮義即為五懿德禮運云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怒合觀此經則是仁智信勇皆有太過不及之偏而惟義為天理之宜禮為天秩之敘乃大中至正而無弊者也凌氏次仲曰恭慎勇直患無禮而獨不言學而無禮之患仁知信直勇剛偏所好而獨不言好禮不好學之偏然則聖人所謂學也者無非格物窮理以明義禮也故匡疏曰齊之以義而韓詩曰莫徑由禮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聖學端在乎是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起對者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
更端則起而對是也以居為坐者樂記鄭注同居乃
尻之借詳見述而篇燕居章云仁者愛物者墨子經
篇仁體愛也韓詩外傳愛由情出謂之仁周語仁文
之愛也又博愛於人為仁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
中心欣然愛人也周禮大司徒注仁愛人以及物也
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不可無差等也皇
疏仁者博施周急不學而施必失所與愚人同朱注
以為從井救人可陷可罔之類也云蕩無所適守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字當作揚說文揚放也或借宕宕過也荀子儒效
篇道過三代謂之蕩莊子大宗師篇遙蕩恣睢王注
縱散也朱注以為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蓋流蕩罔返
縱肆無歸如莊列之徒也云賊如父子不相為隱者
是直躬之類乃好直之過而非好信之蔽也攷之說
文賊敗也左僖九年傳注傷害也文十八年傳毀則
為賊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皇疏信者
不欺為用不學而信不合宜則賊害其身也江熙曰
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於泓不

度信之害也蓋信不合仁義之則適足以敗事傷生

朱注謂傷害於物推廣言之也云狂妄抵觸人者說

文狂訓狺犬故孔以為抵觸人後引申以言人俗字

作任廣雅釋詁狂癡也洪範鄭注倨慢也左昭二十

三年傳注無常也皆與好剛之蔽不合孔注蓋以狂

為妄之借字管子山至數篇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賈

子道術篇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剛與勇有別

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是也朱子謂勇者剛之發

剛者勇之體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蓋勇以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剛以志言勇者氣好勝往往逞勢以凌人剛者志

好高往往輕舉而妄動故朱注以為躁率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詩可以興引警連類

也可以觀注鄭曰觀觀風可以羣注孔曰羣居可以怨

注孔曰怨

釋文夫音符興許應反觀如字

正義曰朱注小子弟子也與感發志意考見得失羣

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蒙案興如興道諷誦言語之

興觀如相觀而善謂摩之觀羣如物以羣分或羣或

友之羣怨如大舜怨慕小弁親親之怨

孔注云云疏曰云興引譬連類者興於詩包注興起也考工記弓人注興猶動也發也謂感於物而興起發動已之性情也周禮大司樂興道誦言語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太師教六詩曰賦比興先鄭注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也賈疏云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謂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後鄭注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以喻勸之義皆與孔注合然不可以興比分美刺也毛傳標興凡百十六篇鄭箋皆以喻言之後人疑其混於比然興隱而賦顯興曲而比直比義明則興自見矣善乎焦理堂之言比也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列國賦詩舉以相貶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此義夫婦可例以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即以刺今寫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義廣也如焦說則比明而興自見興非絕不關

意也家語孔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

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此其興自顯焉者也云羣居相切磋者周語人三為眾獸三為羣詩吉日或羣或友傳獸三曰羣二曰友羣與友皆親偶之詞也易傳人以類聚物以羣分物與物相羣猶人與人相偶曾子曰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人為萬物之靈乾父坤母子茲藐焉中處不可以離羣而索居也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必深於溫柔敦厚之教而後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可與同位相人偶羣即莊子所謂人羣也孔謂相切磋者本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猶求友聲言之爾雅釋詁丁丁嚶嚶相切直也焦理堂謂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然切磋似屬觀而非屬羣也云怨刺上政者詩擊鼓疏引鄭注同說文怨訓恚假借為蘊為鬱謂鬱積於心而不能解也君子求仁得仁又何怨然而人倫之變莫可告訴而蘊至痛於深情正自有不得不怨者孟子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怨慕也公明高以孝子

之心為不若是怒又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
而怨是不可磯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怨固
情之所不能無然必深於詩教則為怨慕而非怨怒
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管子曰止怒莫如詩以詩
無邪思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以詩善言情
也孔注之怨刺即史記之怨誹皇疏本詩序以申之
古者怨刺諷諫之法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蓋本直也而出之以曲本質也而飾之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以忠臣孝子之真誠而託於鳥獸草木之微物則
情以和平而相感意以淺近而可通此屈宋之辭馬
班之賦所以詳載於國史而東方朔之滑稽詼諧實
為千古諷諫之絕技也此又怨之一術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觀風俗盛衰者漢書食貨志每歲
孟春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
律以聞于天子王制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
君周南召南譜序曰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
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在上之觀民風也至學

詩者隨時有得如鹽鐵論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
至也家語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詳見孔
叢子此皆以觀得之也然觀詩人之美刺外以周知
風俗之盛衰必內以攷見一己之得失始有裨於學
術有益於身心學記所謂相觀而善謂之摩注摩相
切磋也尤最要者古人觀物以賦詩後人當讀詩以
觀物故邵康節皇極經世有觀物內外篇程明道詩
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此天地之大
觀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釋文邇音爾御覽學部引作近

正義曰皇疏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又有雅頌君
臣之法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關雎鵲
巢是有鳥也駟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
也甘棠棣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
之也朱注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
餘又足以資多識陸稼書困勉錄引李穀侯謂玩其
文法上說四可以而即接以邇之遠之云者則知事

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此說甚妙愚意羣怨又當為興觀之實際處裴案李氏以事父事君為興觀羣怨之實際而予則以鳥獸草木為興觀羣怨之所資夫聖人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至於詩何獨不然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注博依廣譬喻也易明天道詩備人倫不言理而言情先詠事而詠物對小園之枯樹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聽邱隅之鳴禽可以人乎而不如鳥罕譬而曲喻之觸類而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 明版書 約園刊本

伸之咏歌出於不自知舞蹈生於鳥可已詩所以為溫柔敦厚之教也夫詩以道性情惻隱羞惡之端興於物則性以旁通而觸發喜怒哀樂之感觀於物則情以曲暢而和平或羣居而獻壽稱觥假物以陳之則雅而多文不嫌於諛媚或怨刺而繩愆糾謬比物以諷之則婉而易入不涉於鬻凌發乎情以止禮義即託諸物以道性情讀詩所以能言者此也此章即遠邇以統家邦舉君父以賅倫類欲求興觀羣怨之益必識鳥獸草木之名是以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九

能可使大夫之才伯益之山經非是炫奇志怪元公之爾雅豈為愛博誇多朱子以多識為緒餘子則以為忠孝之大用也乃自後漢尚氣節宋明講道學天理不本乎人情人事不參以物理執意見以自是逞血氣以為公言之不情聽者生厭至於黨同伐異激濁揚清標榜成羣分爭樹怨偶遇日食水旱之變動輒千萬言指突闕而直陳每挾建儲議禮之名連引百十人撼宮門而大哭自鳴忠孝罔顧尊親地無可容君父難堪而切齒疾之已甚宵小欲殺以甘心卒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 明版書 約園刊本

之罪及身家禍延宗社九死未悔十族何辜投清流而誰憐列黨碑而永禁讀史至漢唐宋明之季未嘗不歎詩學之失傳而溫柔敦厚之教無聞焉小子何莫學夫詩蓋學之而未學者多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邇近也者說文同或以爾為之爾雅近正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

釋文召實照反與音餘皇本女作汝召作邵木與上章分爲二邢本合爲一章高麗本亦作邵

正義曰皇疏爲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召南鵲巢以下詩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南召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可事君親若不學詩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邢疏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麟趾駟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朱注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精義程伊川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蒙案皇疏連引上章多識鳥獸草木可事君親故邢疏合上爲一章而詳疏馬注之三綱三綱者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上章既重言事父事君故記者類敘此章以備三綱之夫婦夫婦乃人倫之始二南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皆言后妃夫人之德門內之行所以本齊家以治國平天下之要子問伯魚爲二南程叔子謂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者是也牆蕭牆也古者當門樹屏曰蕭牆故言門以內曰蕭牆之內正牆面而立者謂限於門牆之內程明道謂出門便錯所謂不能齊家焉能治國而何論乎平天下耶鄆邑前輩郭氏彥博有邇言二卷內有一條云說二南者須從正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修身以齊其家說起便非文王刑于寡妻雖有賢妃不爲白華之申后卽爲綠衣之莊姜矣孔子以爲周南召南訓伯魚意亦如此蓋伯魚晚年始生子思則其先必因遲暮無嗣多置姬妾而嫡庶不和者故孔子以此訓飭之此論似若新奇而創發於程子非盡出於附會不然詩多至三百何必以父子之閒而首及房中之化哉抑攷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又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

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泣於他室
鄭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姓
庶氏夫子思之母伯魚之妻也不知何以死即嫁於
衛周南召南之訓誠有若程子郭氏所疑者前季氏
篇末邦君之妻章邢疏謂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孔子正言其禮也而記者類敘於過庭之訓學詩學
禮之後不加子曰字亦豈無意耶檀弓又記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則是子思先有兄伯魚早有子而歿矣
馬注云云疏曰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
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
皆馬氏所據也毛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謂
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二南所以先正夫婦也鄭君二
南詩譜序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
右扶風美陽縣周之先公曰太王耆避狄難自幽始

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
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
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
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命岐邦
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
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
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
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
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於南國也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
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
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
焉此皆鄭君述其師說也以正牆面為向牆者質雅
釋詁面嚮也正貞也貞當也正牆面謂面當牆也周
禮擇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謂面嚮當王也孟子
東面而征趙注面向也考工記匠人面朝後市注面
猶嚮也向嚮嚮之借字也凡混言面者必向南面向
南則背向北故背字从北別有所面者必加東西北

字以明之狐死正首邱以首北當邱邱字从北也此云正牆面以面南當牆牆在南也黃先生謂當牆而向之立不得其門不闕其室是宮牆而非門牆非此經之取義蓋宮牆謂其不得入門牆謂其不能出二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門內不治南面當牆其將何以出而行之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也帛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空四明 箴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君注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鄭本師馬注皇疏引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禮之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於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而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木鐘鼓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恃於玉

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矣朱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蒙案孝經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言禮樂之用馬鄭注所本也董子繁露玉杯篇云志敬而節具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子之知樂此言禮樂之體王弼朱子所本也禮閒居篇詳論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燕居篇子張問政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皆言學者當深知禮樂之本意董子謂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亦猶此經之悞也若繆氏所云可遺可忘者是得魚兔而忘筌蹄之說也則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將於何行而於何興也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空四明 箴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者書舜典五玉三帛五玉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者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也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考工記玉人天子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穀璧蒲璧皆五寸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五等命圭璧之外又有瑑圭璋璧之類玉帛非一故云之屬以概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怯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窬作踰音喻本又作窬音同說文作窬穿木戶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與一音豆荏而審反與音餘後漢書陳忠傳引也與作干

正義曰皇疏厲矜正也荏柔佞也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欲進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荏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任人今夫子又

苦為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華門珪寶窬寶也朱注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蒙案今律盜重於賊古則賊重於盜說文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為盜穀梁定八年傳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賊之

字擅用干戈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剛惡也盜之字垂次器皿取非其所有惟恐人知柔惡也夫子贊易重剛德乃性本柔而外假剛強之色內懷怯弱之情畏首畏尾則直謂之盜而已矣表記子曰君子不以

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是言其待人之不誠而此經則直誅其心術之不正劉劭人物志曰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厲而不剛者慾奪之也江熙謂古聖難於任人夫子苦為之喻

伊可畏也實可恥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荏柔也者說文桂荏蘇也荏乃集之借詩巧言采荏染柔木毛傳柔意也說文集弱貌廣雅釋詁集釋訓集集皆云弱也漢書翟方進傳內荏注屈撓也書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壬皆集

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任人今夫子又

之借與佞相通轉故孔注以為柔佞也云矜厲者說
文厲作厲旱石也矜者曰底粗者曰厲廣雅釋詁厲
方也高也荀子宥坐篇威厲而不試注抗也厲石有
稜角引申之為方正高抗義近莊嚴故皇疏以為矜
正也以窬為窬牆者窬本作踰說文踰越也漢書胡
建傳穿窬不繇路孟子鑽穴隙相窺穿也踰越相從
踰也本為二事皇疏以同部讀為華門圭竇之竇說
文竇空也禮運注孔穴也穿窬者謂穿牆壁孔穴而
入竊也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窬門旁穿木戶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蒼云門邊小竇也門旁穿壁以木表直居之此窬
之木義所謂圭窬也音弋朱反今左傳借竇為之故
又音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亂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

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趨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釋文鄉如字又許亮反考文補遺古本無也字中論攷偽篇引原作愿筆解云鄉古文作向乃內柔之誤臆說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

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
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
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朱注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論衡累害篇曰耦俗全
身則鄉原也呂伯恭曰鄉原之心欲盡合天下人也
人非庸人即君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庸
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黃先生曰古
今士術未有為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夫世有其
著之是非不待君子詳辨之力持之者鄉原方且自
矜其能辨能持以沽忠信廉潔之名而季世之好惡
祇與利害相衡季世之利害多與是非相反鄉原能

伸其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恍然於忤世之是非隨眾依違模稜兩可鄉之人以其合於君子而善之則其合於小人者或諒之或惑之矣一己無立志而復使鄉人迷於正道故賊德蒙案聖人尙剛德色厲而內荏外剛而內柔者也鄉原則外柔而內剛者也同流合汙闖然媚世外柔也居似忠信行似廉潔內似剛而實非剛也而無如其無舉無刺居之不疑似是非而非者竟敢自以為是也故不曰盜而曰賊盜猶竊取而賊則儼然刦奪也荀子修身篇害良曰賊解蔽篇曰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趙氏孟子章指曰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能弗惡哉周注云云疏曰孟子一鄉皆稱原人焉即此經之注其詳論鄉原即此經之疏故朱子鄉讀如字原讀如荀子之原慤是也說文愿訓謹廣雅釋言愿訓慤而釋詁又訓善侗而不愿釋文引鄭注愿善也故孟子趙注直以原人為善人原善同部也乃周注以原為推本何氏引一曰以鄉為趣向豈皆未讀孟子耶皇疏引張憑又以鄉原為原壤謂孔子鄉人故曰鄉原

是更附會可笑老而不死呼之為賊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考文補遺古本無也字高麗本同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楊注所謂今之學者為人道聽塗說也朱注本之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外注引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此以所聽為善言旋入旋出不能默識也皇疏申馬注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當溫故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亦自棄其德也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黃先生謂道路傳聞之言未必盡善乃不察是非之實而遽傳說於路人唐德宗所謂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全無心得者也蒙案道塗皆路也於路聽之即於路說之隨入隨出旋得

旋失不過形容其棄之速未必真為道路傳聞之言也德之賊賊德也德之棄棄德也既得之而旋失之故曰德之棄非為德所棄乃自棄其德也若道路傳聞之言棄何足惜哉

馬注云云疏曰則傳而說之釋文傳直專反說音悅非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明明二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與哉音餘本或作無哉考文一本無也與二字高麗本其未得之下無也字苟患失下無之字後漢書李法傳引與哉作乎哉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潛夫論愛日篇引患得之皆作患不得之

正義曰朱注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小則吮癰舐痔大

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外注胡氏曰許昌靳

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

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

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

謂鄙夫也蒙案荀子子道篇孔子謂子路曰君子其

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

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觀

荀子所言大概以為鄙夫者志在富貴其人可鄙而

已後見蘇氏上宋神宗書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

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

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

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

良不為過張敬夫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

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跎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

明明二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讀蘇

張二氏之論令人毛骨悚然後知朱注充類至義

之盡不為過當蓋其無所不至之惡即伏於患得患

失之心而天下大奸大惡之人每即此可鄙可卑之

屬夫子以一苟字推言其極欲天下後世之與人共

事者早具知人之識預防援引之階則察之不可不

精慎之不可不密也若寇萊公之於丁謂張魏公之

於秦檜不知而誤引於前受害而悔恨無及至於龜

山受蔡京之薦終為白璧之瑕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戒之也抑危之也

何注云云疏曰古人文法有緩急詩不顯顯也無念
念也此語詞之緩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注如
即不如齊人語也此語詞之急也以得為不得猶以
如為不如此注之楚俗言猶彼注之齊人語也荀子
說苑潛夫論引皆有字是又所據之本不同也乃
皇疏推其例於患失并以下患失之為患不失之謂
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天下豈有此人
情耶

明明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後漢書李法傳注引邪媚上有詔佞
二字其云無所不為者即莊子列禦寇篇所云詘痔
漢書鄧通傳吮癰之類也而朱注則更有進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

正義曰皇疏古謂純時也今謂澆時也亡無也江熙
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朱注氣失其平
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以謂疾今亦亡
之傷俗之益衰也黃先生曰是是古民也古之教化

純賢者少疾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民之
疾醫家所謂症與脈不對者習俗傳染之猶惡者也
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
意取言之也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
無所據也古之
矜也廉注馬曰有
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
理多怒也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釋文廉魯讀為貶今從古戾力計反皇本忿戾下有
也字

正義曰朱注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踈
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
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則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

明明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或問云大抵肆廉直皆具美惡二意蒙案肆廉直
本非惡名狂矜愚亦非大病疾乃過中之失狂即狂
狷之狂銳於進取意廣才高而其偏或涉於肆志曾
皙琴張之類也矜與狷雙聲似即狂狷之狷有所不
為節堅守固而其偏或峻於廉隅原憲季次之類也
至於愚若柴之愚參之魯秉性遲鈍不甚流通而其
偏或失於徑直若甯武子之忠孝則又愚而不可及
者也此皆以今世之人而染古人之疾質雖稍偏疾
非不起倘偶施以藥石不難進於中行若犯今之時

症者其狂也不為肆而失之放蕩其矜也不為廉而失之忿戾尤可怪者以秉性之本愚偏無知而妄作乃不安於直而任詐則竟大相反矣故陸氏困勉錄云肆之為蕩廉之為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為詐是相反意然則而已矣三字雖繼承上文而屬於末句之下夫子固有今昔之感而無如其症與脈太不相應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肆為極意敢言者說文狂訓狗犬每多狂吠故包氏以言屬之廣雅訓狂為癡詩狂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主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傳則以為狂人漢書昌邑王髡傳注凡狂者陰陽脈盡濁後漢書陳忠傳狂易注謂狂而易性也易性則亂言故孔注其蔽也狂云妄抵觸人也肆說文作肆云極陳也廣雅訓陳小爾雅訓極極陳則敢言故妄抵觸人包孔義相因也至禮表記安肆曰偷注放恣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輕世肆志索隱放縱也混言之則與蕩無別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蕩無所據也者說文蕩本水名正字當作惕惕放也孔注其蔽也蕩云無所適守也與

無所據同莊子大宗師篇王注蕩縱散也左莊四年傳注蕩動散也放縱動散則無所據矣黃先生曰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則所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大謬或以為如晉人託老莊而清談元之又元不可究詰也以忿戾為惡理多怒者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身曲戾也字林戾乖背也淮南覽冥訓注戾反也字又借作齧廣雅釋詁齧借也曲也蓋矜本矛柄有八觚雖有稜廉其理則直而忿以氣勝較枉過正則反背於理而不自知其曲矣故曰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主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理多怒也皇疏引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黃先生曰忿戾者如人之異己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故忿怒說文忿悁也廣雅釋詁忿戾怒也荀子修身篇勇猛戾注戾忿惡也蓋混言之忿與戾相因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有廉隅也者說文廉仄也廣雅釋言廉稜也儀禮鄉飲酒禮注側邊曰廉故堂之側邊曰堂廉九章算術邊謂之廉角謂之隅開平方有一隅兩廉開立方有一隅三平廉三長廉凡言廉隅者

謂有棱角也皇疏引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是訓廉為潔清為嚴厲或以為謙礫之借謙薄水也礫厲石也然廉本於矜矜說文作矜矜柄也凡矜有入觚故引申為矜廉之義訓矜矜張者則以矜柄之長引申之訓矜持矜式者則以矜柄之執持引申之有棱角有執守則矜莊矜嚴矣矜與廉疾固相因也而廉訓潔清訓儉薄則與矜不相屬矣魯讀廉為貶釋名廉自檢斂與貶自減損義雖可通而與矜相遠故鄭君從古論

明明字論讀集義疏 卷十七 主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皇本高麗本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皆無此章惟邢本有之唐石經添注於旁

正義曰皇疏無此章而引王注於學而篇疏內則其

原本當有也邢疏云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

聞故重出之洪氏頤煊曰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

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

章在內其廿四章似蔡邕石經僅分子曰唯上知與

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各自為

一章故云廿六章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

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

人刪之非也蒙案經典乃聖賢之訓誥而論語尤經

史之權衡倘或重出於其間必有深意存於內因思

下章惡紫惡鄭聲皆用也字而惡利口獨用者字蓋

以上二項引起而歸重於末句也紫與令色皆色也

鄭聲巧言皆聲也利口之覆邦家者即書所謂巧言

令色孔壬也堯舜二帝皆畏之左太史亦恥之宜乎

聖人之所深惡者莫甚於此矣記者重敘此章於前

以指聖言之所歸重亦猶過則勿憚改重敘於改之

為貴之後耳

王注云云疏曰實質古同韻二句蓋成語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注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

注包曰鄭聲淫聲之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

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

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

釋文惡鳥路反覆芳服反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二也字者字尹文子引同周禮司市疏左哀十七年傳疏漢書杜欽傳引俱無也字

明明字論讀集義疏 卷十七 主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蒙案孟子末篇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以六似平列而歸重於鄉原此經以二惡引起而歸重於利口利口與佞對言則有別混言則相通蓋佞非專在於口而利口則未有不佞也故趙注以佞人爲詐飾利口爲辯辭而朱子以佞人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辯給利口爲捷給謂其顛倒是非強辭奪理掉三寸

不爛之舌於片言立談之頃使人說而信之有不暇

於致詳者則利口又甚於佞而要之皆卽巧言令色

孔壬也法言吾子篇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

之似曰聰聽故辨朱紫在於目之明辨雅鄭在於耳

之聰而辨利口則當專責於心君之正思睿乃所以

作聖知言始可以知人皇疏云爲時多以邪人奪正

人故孔子託云惡之意亦歸重利口也紫之可惡爲

其克奪本朝之正色鄭之可惡爲其混亂中夏之正

聲而利口之可惡乃能傾覆天下人君之家國漢書張釋之傳云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班固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季卒邱伯毀季昭公逐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與危言之曰覆邦家切指之曰覆邦家者卽公羊傳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之旨惡之實畏之也韓詩外傳七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孔注云云疏曰云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說文朱赤

心木朱與赤混言則通其字又作絳楚辭招魂大招

朱顏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續之事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故朱爲正色詳見鄉黨紅紫節釋

名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孔以

紫爲閒色之邪好故能惑人而其實所惡不止此蓋

周尚赤紅與紫皆相克而不相得故君子皆不用而

紫以黑閒赤卽以水克火是克當王之色也故不僅

曰亂而曰奪云利口多言少實者即上章王注所云巧言無實也故孟子謂恐其亂信偽書周官篇曰亂厥官茲不曰亂而曰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巧於媚說必使是非顛倒賢否混淆而國家因之而傾覆覆訓反訓敗翻手作雲覆作兩巧令之長技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鄭聲為淫聲之哀者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包氏以為淫聲之哀者似指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閒濮上亡國之音非鄭衛之鄭蓋以靡靡之樂鄭重其手而淫過過則淫而極則哀自然之勢也詩序爾雅皆以雅為正正疑疋之誤疋與夏通中州華夏之音和平之則中聲之所止也鄭衛之音和之淫而比於慢桑閒濮上之音和之淫而極於哀鄭本東周畿內衛乃殷紂舊都地在中華易與雅混故不曰奪而曰亂詳見反魯正樂放鄭聲二章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注言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釋文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今從古翟氏謂上一句從魯論為勝蓋以二句相呼應不犯複也左傳祭仲妻謂女曰人盡天也亦似作夫為勝晉書張忠傳御覽引百皆作萬

正義曰朱注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陸氏稼書曰注謂此章與無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義相發一言理是至顯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不必求之言語總是道無不在充塞天地之意非以六經為聖人糟粕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吾人所述者天而已天固不待言也善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後可哉堯舜禹湯述之以為君皋夔稷契述之以為臣易述之而為卦爻象象書述之而為典謨訓誥詩述之而為國風雅頌豈以天之無言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此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

沾沾在言語上尋求子貢所以終聞性與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篇鄉黨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之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蓋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非與聞一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此章聖人因學者徒求之言語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儆之非謂道本虛無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妙也時行物生不過指點實理不是禪家木犀香指點此心慎毋錯解入禪機異端去蒙案四時行氣化之流行也百物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機之發見也無非陰陽五行之妙用朱注言天理當易以天道戴氏東原曰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舉陰陽則賅五行陰陽各具五行也舉五行即賅陰陽五行各有陰陽也大戴禮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於所分以成其性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戴氏以陰陽五行言天道最為精實

予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而善言人者必有驗於天人身一小天地也道之大原出於天王者本天以出治聖人法天以垂教中庸所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也不善觀天者求天道於陰陽五行之上不善學聖者求聖功於語言文字之間豈知太高則入於空虛太低則涉於膚淺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陰陽生殺之機無非稜合太和之具聖神功化之極即在日用行習之間聖道無殊天道言教何如身教耶董子繁露實性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嫌疑者視聖人曰擊道存存乎其人矣何注云云疏曰皇疏謂忿世不用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決非聖人之意又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蓋何王本清談家數其所云立言通性修本廢言者或指老莊元虛之道而以言為筌蹄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

釋文孺而樹反字亦作孺俗字也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考文補遺一本疾作病文選思舊賦注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皆無戶字

正義曰文選思舊賦注引鄭注將命傳辭者皇疏引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則非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自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矜鄙之心頽而思善之路長也蒙案李氏以夫子欲崇教未悉當時之實事朱子以孺悲為得罪未聞所犯之主名夫孺悲之欲見也使其人苟可以見歟潔己以進歸斯受之夫子何必絕之已甚使其人不可以見歟辭之以疾斯亦已矣而又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易直坦白之聖人而為此忽隱忽現委曲詭秘之情形殊屬令人不解考禮雜記下篇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然則當時之情事在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全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孺悲蓋以君命為重欲孔子之來見已而問禮與陽貨欲見孔子書法正是一例二章同在一篇之中前後豈容互異將命者孺悲之使來將君命召孔子者也在夫子則以師道為尊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士苟齒德俱尊人君欲有問焉則就之故箕子陳洪範必待訪求太公授丹書不肯北面雖以天子之極貴猶不敢屈師道之尊所以夫子不欲往見而辭之以疾聞以絃歌使將命者轉達其意欲其來見已而教之也厥後孺悲果能領會親來受業士喪禮於是乎書朱竹垞經義考云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聖門自子夏兼通六藝之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貢之問樂子與之述孝經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以一無表見之邾邾燕秋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而親受禮於孔子之儒不獲附斯則祀典之闕矣朱氏之議若此是孺悲者乃傳經之大儒亦聖門之高弟也自邢疏以將命者為孔子家傳命之人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全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儀禮士相見禮賈疏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辭之以疾是皆不合全經書法不知當時實事而朱子又見史記家語弟子傳中不列孺悲遂疑是時必有得罪於夫子而為不屑教誨之人徒使有功禮學之大儒不得與於從祀弟子之列可慨也夫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相見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之戶以去也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歌欲使孺悲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聞疾差又召已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以還白孺悲令悲知故不來耳皇疏申注極其精細惟以孔子辭疾又歌欲令悲知故不來是未知當時悲奉君命來召夫子欲其親來受業之故也夫子辭以疾必燕居在室內故使者入戶以將命辭畢而出戶在堂室之間取瑟而歌使者去尙未遠或在堂上或在堂下故能使之聞之也曲禮士無故不徹琴瑟喪大記疾病士去琴

瑟取瑟而且歌無疾可知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客有為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隱几而卧古者燕坐多在室故使者將命例得升堂入室也若以將命者為孔子家傳命之人是時夫子絃歌在室內孺悲親候在門外夫子大夫家有二門中隔兩庭一堂相去甚遠門外之客焉得聞室內之絃歌耶文選注兩引均無戶字此字亦不可少蓋以使者所出在門外必不能聞室內之音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夏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

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釋文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鑽子官反燧音遂期可居宜反世說新語引作葦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封禪書引禮必廢樂必壞

正義曰朱注期周年也禮樂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亦一年而周也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

也皇疏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禮是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宏多也蒙案太平御覽路史注皆引衝波傳曰宰我謂三年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其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子雖美辨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道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蓋短喪之說本於墨翟自謂宗師大禹當時靡然從之宰我聞而惑之先與顏子相辨論而折衷於夫子其實唐虞三代何嘗不行三年之喪哉汪氏容甫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麤之制立矣放勳

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遺奠大遺奠則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據汪氏之說是唐虞三代皆行三年之喪不知何以至春秋戰國湮焉無存左襄十七年傳晏平仲善爲衰斬之喪家老以爲大夫非其禮孟子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制父兄以爲先君莫之行自是以後漢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帝概用短喪晉武帝始復古制其實始作俑者皆自墨氏貴儉節葬之說啓之而老莊之一死生齊彭殤尤其蕩檢除閑者也考之後漢書王符傳注宋書禮志引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節財薄葬聞服生焉墨子公孟

篇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又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是則短喪之說本之墨家者流託爲夏禹之制而三年與三月大相徑庭淮南子齊俗訓云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喪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兼斥儒墨正同宰我欲去加隆之數斷之以期意亦以爲立中制節也而豈知非人心之所安三代聖王之所通行哉大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抵諸子九流各有本其持之有要言之有理小道非無可觀而立說不本於人情生心遂足以害政故樊遲請學稼惑於農家之流之說也而其後有爲神農之許行宰我欲短喪惑於墨家之流之說也而其後有爲墨者之夷之使非孔子孟子辭而闕之吾恐似是而非之見傷仁害義之言其禍天下後世人心不淺矣

馬注云云疏曰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

亦如之注變猶易也鄭司農引鄒子說正與馬注同邢疏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櫨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賈疏謂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也馬注引周書月令者漢書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卽今所傳逸周書內有月令解其辭今亡隋唐志以爲晉時得之汲冢者誤也周氏柄中云古人取火於木有四時五行之變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攷之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與管子不合惠氏因謂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朱鳥羽獸火煙赤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白虎毛獸火煙白秋取柞櫨之火於北方元武介蟲火煙黑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蒼龍鱗獸火煙青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黃龍倮蟲火煙黃然攷董子繁露淮南子其說不然也董子云冬日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

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今以六甲推之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相距各七十二日淮南子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其次序則誤而以氣為火煙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是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推之四序莫不皆然豈惠氏春取南方之說哉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一條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為鑽柳桑取心方尺為盤中鑿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眼鑽頭大旁開竇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燄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也續漢禮儀志云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古者水火竝改而改火之制獨詳路史燧人改火論曰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顧氏亭林謂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

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食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蒙案天有陰陽火太陽之火陽火也光到火即到雷電之火陰火也聲到火乃到今西人有專書備論火之性情力量而用之以發機器代工作火之時用大矣哉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禮父母之喪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蒙案禮間傳斬衰三日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

釋文食音嗣夫音符衣於既反不樂音洛皇本曰安下有日字女作汝稻錦下皆有也字高麗本世說規箴篇同

月而禫禫而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桐翦屏芻剪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繚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纈無所不佩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天下之通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也曾子所述似本此經

孔注云云疏曰云旨美也者說文旨美也从甘古文

从舌含一與甘同意故朱子訓甘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注馬曰子生未三歲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注為父母所懷抱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注孔曰言於庶人也

注子之於父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

正義曰皇疏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子

之不仁也朱注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

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

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

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蒙

案禮三年問篇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

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

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

枕塊所以為至痛節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

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

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

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

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

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

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

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

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
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
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
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
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
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
為殺期九月以為閏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
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九十四明 嚴書
約園刊本

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禮記此篇發明夫子仁字愛字之旨最為精切夫至
親以期斷而三年以加隆先王之制無非欲求仁心
天性之所安以節夫恩愛人羣之至意檀弓子思曰
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
之既稱情而立文復立中以制節斯仁之至而義之
盡也其可易也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懷抱者蒼頡編懷抱也說文通訓
以為襄之借襄夾也義稍別

孔注云云疏曰云自天子達於庶人者禮記通喪作
達喪鄭注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也欲報之德二句詩

蓼莪文愛皇疏云恩愛指仁也一云恻情者非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注馬曰為其無所
據樂善生淫慾也
釋文奔音亦皇本作奕法言寡見篇引乎已作於已

正義曰皇疏賢猶勝也已止也言飽食無事則必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九十四明 嚴書
約園刊本

為非法若曾は無業而能有某奔以消終日猶勝無
事而直止住者也朱注引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
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蒙案人靈物也心
動機也不入於善則入於惡不歸於正則歸於邪一
刻不暫停兩端無中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
故聖人教人納之於詩書範之以禮樂必使其心有
所主不至因逸而生淫乃自甘暴棄者既冥頑而不
靈高言清靜者復懸空而無薄豈知心本當用而不
用遂以不善用而至於亂用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矣

聖人大懼人心之無用譬諸博奕之猶賢不知其言者一若聖人教人以博奕而誤用其心者反將以博奕藉口於聖言也故朱子引李氏說以正之蓋本經之用已例訓語詞之止以語助之詞解之則到處皆通以實義之止解之則意多拙滯爾雅釋言猶若也呂覽慎行篇注猶如也本經聽訟吾猶人文莫吾猶人猶人者若人如人謂及人也賢之字从貝本訓為多財引申為多才之稱莊子徐无鬼篇以財分人之謂賢小爾雅賢多也鄉射禮右賢于左注賢猶勝也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射儀取賢獲注勝黨之算也是賢為勝負之勝即輸贏之贏與賢雙聲廣雅贏益也餘也過也義本相通也然則所謂猶賢乎已者謂人之博奕尚知用心以求及人獲勝而後已而已者語詞之止也謂其用心以求勝非謂其勝於不用心者也乃自皇疏不善體會經悞以為飽食終日不如博奕之猶賢而邢疏直謂聖人教之以博奕遂使好此者反借聖言以自忿害可勝言哉攷之說文博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簡簿棊也局簿所以行棊方

言簿謂之蔽或謂之簡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簿毒或謂之刃專或謂之匿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簿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廣雅皆用其說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箭故棊字从木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故簿字从竹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注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各設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白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蓋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梟么也六博得么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檮蒲也秦策蔡澤謂范雎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魏策孫臣謂魏王曰王獨不見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楚策唐雎見春申君曰大梟棊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

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某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某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此古局戲之大略或謂卽今之雙陸古謂之六博亦謂之格五又謂之樗蒲惟類編云六博與雙陸不同六博自古有之或云紂臣烏曹所作或云殷紂所作雙陸始於西竺曹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時傳入中國說文段注云古戲今不得其實也亦布局行棊惟不投瓊爲異說文弈圍棊也字从廿言竦兩手而執之也所行之局謂之枰枰平也所執之子或用木或用石故棊字俗作碁左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曰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孔疏圍棊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班固論曰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方言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博物志云堯造圍棊以教

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文選博奕論枯棊三百注引邯鄲純藝經云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然則今棊局十九道合枰爲子三百六十一與漢制不同也今又有象棊楚辭招魂篇菑蔽象棊有六博些齊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則鬪象棊似戰國時已有之世稱周武帝製後周天初四年帝製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有周武帝造象經一卷蓋行說象棊之譜也而太平御覽謂象戲周武帝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造行棊有日月星辰之目則與今法又不同也古有圍棊有行棊有彈棊所戲之式本不一而惟博與弈皆有局有棊故說文專以棊爲簿棊孟子趙注弈博也或曰圍棊卽引此經以證焦氏理堂正義云博弈皆用棊弈爲圍棊博爲局戲蓋卽今之雙陸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曰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算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尙可考

見其狀故有箭筈之名班固奔旨云夫博懸於技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文選韋昭博論云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稱之不見也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半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觀韋氏所論合之於今雖小異而大同實有損而無益翫時悞

日無殊野狐之禪累德敗名何事牧猪之戲樽蒲一擲百萬計劉毅到底無成長日惟消一局某李遠終身見棄前事之師後車之鑑也夫某以劫殺爲心何自祈天永命余友何劍臺酷嗜于談因患腦漏每以此事相戒故予至今不能圍碁至於賭博一端生平最恨家語五儀解夫子對哀公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也所見破家蕩產隕命殺身者不可勝計當其消魂落魄甚有質子典妻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尙或家門不幸竟有此等不肖子孫禁之不能勸之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甯使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祖宗猶得眼目於地下而乃謂夫子以爲猶賢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據據德也樂樂道也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善勞也此馬注所本也此注高麗本足利本不作馬曰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史記弟子傳以作之有作好爲作則漢書地理志引義作誼

正義曰朱注向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蒙案史記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以誘之家語子路初見子問其好樂對曰好長劍又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又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慈以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勇又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此皆尹氏胡氏所本也皇疏引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思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此又似就子路之死難而論其終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稱說人之惡也惡焉注孔曰誦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誦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

釋文惡烏路反除稱人之惡注為惡三字餘同音訕所諫反窒珍栗反魯讀窒為至今從古皇本高麗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君子下無亦字子曰有下無惡字居下無流字漢書朱雲傳鹽鐵論四輩經音義比邱尼經音義引皆無流字據皇邢二疏亦應無此字惠氏謂今本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也

正義曰皇疏惡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朱注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或問云稱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費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語錄云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呂伯恭曰聖人之待人渾然太和之氣人以乖戾干之自取其惡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

包注云云疏曰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樂道人
之善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乃聞人惡而好稱揚之
其居心之惡誠可惡也故注兩惡字釋文皆讀入聲
孔注云云疏曰云訕謗毀者說文訕謗也蒼頡篇訕
毀也廣雅釋詁訕諛也禮少儀君臣之禮有諫而無
訕

馬注云云疏曰云窒塞者說文窒竅也易有孚窒虞

注窒止也呂覽盡數解處鼻則為鼻為窒注不通也

說文通訓以為座之借座礙止也義亦通魯讀借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室漢書功臣表清簡侯室中同史記索隱引風俗通

水經河水注皆以為姓室中漢韓勅碑廡域庫室或

作牆域庫室二字同音通用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注孔曰微鈔也惡鈔

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注包曰訐謂攻

釋文微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知音智孫音遜訐
居謁反說文云面相斥字林紀列反皇本高麗本平
作也知作智孫作遜考文古本同又微作擻文選西
征賦注引作子貢曰

正義曰皇疏子貢問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

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微以下此

子貢說已所憎惡之事皇本乎字作也故以此節四

句皆為子貢語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

惡乎正與皇疏合朱注微伺察也外注侯氏曰聖賢

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人能惡人也精義謝氏曰微

似知不孫似勇訐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故皆

惡之或問論之曰謝氏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特

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

臧耳蓋其心術之可惡在三以為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微鈔也者說文鈔又取也俗字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抄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方言十二鈔強也廣雅釋

言鈔掠也是即今人所謂掠美者韓文公曰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剽賊掠美之謂也邢疏

引曲禮毋勦說以證之鄭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

以為已說廣雅勦取也義與孔注同勦即鈔之借也

微鈔勦同在宵部字當以鈔為正說文微訓循漢書

東方朔傳注微循遮繞也趙敬肅王彭祖傳注行微

巡察也故朱子訓伺察遮掠而先之以伺察曲盡巧

偷豪奪之情狀矣鄭君本作絞中論覈辨篇引孔子

曰小人毀譽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誤以此節為孔子語而以微為絞據鄭君本也然直而無禮為絞鄭訓急切馬訓絞刺皆與智不相關陳仲魚據皇疏讀刺為刺之誤謂譏刺他人之非與不孫許為一例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許攻發陰私者說文許面相斥舉相告許也漢書賈誼傳所上者告許也趙廣漢傳吏民相告許黃先生謂許者發人細失誣人陰過也唐太宗以上書者多許人細事立禁以讒人罪之此惡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七 夏四明 嚴書 約圖 刊本

發人細失者也宋蔣之奇評奏歐陽永叔陰事當時惡之者以陰事莫須有無可證據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釋文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皇本高麗本孫作遜漢石經作孫皇本怨上有自字後漢書爰延傳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唯作惟均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女子小人竝稟陰閉氣多其意淺促所以為難養也朱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莅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蒙案左僖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

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後漢書楊震傳疏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皆與此經相發明易遯之九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或疑程子之言專在慈以畜之抑知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剛健中正莊以莅之不言可知也夫女子小人不曰待不曰用而曰養養者畜也其為地也親密其為時也常久久且密則固已近之矣乃以本近之勢而又加之以養近之心稍有不近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七 夏四明 嚴書 約圖 刊本

焉即以爲遠則可近而不可遠矣故遠之名本由近而生焉者也而怨之機即於近而伏焉者矣所以朱子必先曰莊以莅之而後曰慈以畜之明乎已近而不可養近也黃陶庵曰聖王知其然也嚴未然之禁太宰得以制宮中燕游得以親正士故有樊噲周昌則籍儒戚夫人不足患也有申屠賈益則鄧通鄭夫人不足患也此皆莊以莅之之道也而一己之正心脩身不待言矣聖人言難養者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其難而委之無可如何亦非謂近之不可遠

之不能而游移無主不近不遠之間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是終無善也

釋文惡鳥故反漢石經無而字四十作卅釋文引鄭注孝經卅疆而仕漢孔詠碑選年卅以上孔詠碑年卅九雅勸闕碑年卅五皆以四十並作卅讀先立切

正義曰朱注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

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精義揚氏曰四十而無聞

已不足畏又况見惡乎其終也已可知矣趙氏鹿泉

曰惡字如字讀包得去聲意重省己不在徇人也蒙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皇四四四取書 約四四本

案惡字解作善惡之惡見亦當為識見之見見惡者

不但惑於善不善之間而反甘心定見於為不善也

夫人之為學積累須時而人之歸仁轉移有漸如周

孝侯之斬蛟殺虎文信國之徹妓屏歌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揭開魔障時見天古來曾有幾人耶故人

之所見每自中年以後血氣就衰識趨斯定禍淫福

善人事之閱歷已深否極泰來天運之循環將復悔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然後改行率德棄舊圖

新欲摩玷而修瑕譬暮行而秉燭百年未半及時正

可有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失之東隅者安在

不可收之桑榆耶至於挺生大老不限天年學日進

而心日虛年彌高而德彌劭衛武公九旬悔過賦賓

筵抑戒之篇遺大夫五十知非切實過未能之想既

與年而俱進亦有志而竟成而况乎人生百年三萬

六千日四十正未有艾也乃何以天性沈淪人欲錮

蔽年登不惑見解仍非始也無所聞而不復可畏繼

也誤所見而無以善終罔念作狂何自回心轉意死

期將至幾時立德修名品日趨於下流學無望其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皇四四四取書 約四四本

達原壤不死乃古今賊德之人盜路壽終亦天地乖

戾之氣年四十而所見惟惡焉是其不惑也不惑於

為惡而已矣終而已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清定海胡寅伯真撰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注疏本與朱注皆十
一章未知陸氏所多何處三章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

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
早去之箕子伴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史記宋世家贊後漢書劉陶傳注梁書王亮傳論御
覽人事部引皆以此節爲孔子言在下節後

正義曰法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

亂則折諸聖此經序三仁事迹各不同而以一諫字

統承之蓋三人之事皆出於諫而三人心同歸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非當時意計所預定所謂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至三人或去或囚或死之先

後亦當以此經爲斷尚書微子篇序云殷既錯天命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商今具有災我興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隴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

行遯皇疏引書鄭君注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

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少師不答

志在必死是微子與箕子比干商論去就既定即先

決計長往書有明文故馬注謂微子見紂無道早去

之然而微子未嘗不諫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

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

阼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

爲於是微子度殷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

乃問於太師少師云云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

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

賊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

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

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

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

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

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

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秘

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

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殷本紀云周武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克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閔天封比干之墓蒙案太史公兼通尙書今古文博極羣書好載異說故史記前後往往自相矛盾其宋世家先言微子次言箕子末言比干次序與論語合此本三仁正傳也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

十里二百五十步是亦以比干之死最後也乃殷周本紀又以比干死在前箕子囚在後云箕子懼乃羊狂箕子豈畏死者哉且宋世家先序微子欲死及去未能自決與太師少師謀而遂亡後又云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一篇之中前後曼異徒以當時有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之事與論語本篇太師摯少師陽字音相近遂附會尙書父師少師而一之豈知樂官不得稱父師而微子必不可以適周耶抑君臣義屬之言豈王室之元子所可出耶詩柏舟疏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君注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此亦本宋世家之說也夫微子所以不得不早去者時亦有故書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父師箕子也孔傳云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

乙憎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云言也刻害也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所言適以害子若不早去徒取殺戮而絕宗祀故詔王子出迪獨有父師之言而少師不答非爲比干志在必死也特是微子之去亦去位而退守封邑耳身係宗嗣職司卿士既不忍效適周之賤伶又不能爲遜荒之家髦故皇疏以爲去殷歸周者非蔡傳以爲去位逃於外者亦未必是也夫紂之所惡者恃惡其諫耳既不敢諫而遠去則亦任其去焉而已矣或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去而之國仍恐爲紂所忌而不能免於難邦圻千里天下一家又將逃往何所耶迨武王既克殷微子忍辱於須臾冀延宗祀於一縷破巢之下安有完卵紂子祿父之封此又微子所夢想不到者也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全謝山謂復其位者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然禮樂記韓詩外傳俱言武王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言武王下輿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或武王先復其微國後乃由微而徙封

於宋至成王誅武庚又申以微子之命也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鴻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既陳鴻範乃封朝鮮也而周本紀又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尙書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是又以爲先封朝鮮後陳鴻範也而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至朝鮮後漢書東夷傳論云箕子違衰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運避地朝鮮諸書說皆互異周氏柄中曰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觀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後二年訪箕子者皆非也或者謂箕子陳九疇爲帝

王之大法也微子備三恪爲祖宗之命祀也乃宋世家記其來見也微子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抑何言之太甚歟然此言實本於左傳僖公六年楚克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若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其言確鑿有據意者此或古來國破家亡軍門受降之常例歟蓋封建之世民所歸往卽爲王歸之成羣卽爲君人心所向卽天命所歸若夫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畏天威不恤民命之獨夫是自絕於天也有奉命之天吏出而伐暴救民順民心而安之奉天命而代之爲人臣子者不能挽回君德於先欲思保全宗祀於後是祈再造之深恩而不屑一時之暫屈恐其勢不兩全也厥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此詩宋世家屬之箕子書大傳又屬之微子而微子來見

頌歌有客白馬之篇蓋感傷故國者人情也承服新朝者天命也若徒挾舊君之私憤而不知天命之攸歸父旣受誅子思報怨是直梗化之頑民也是對奉命之天吏也惡乎可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微箕二國名者書微子篇孔疏引鄭注微與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王西莊後案云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府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紂都朝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羸東南縮未必爲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周氏柄中云微地有二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此微子初封之地其後紂徙微子於圻內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爲魯地莊公廿八年冬築郕公穀俱作微郕微古字通用左傳杜注郕卽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此微子徙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

有微子冢蓋反葬於此不忘本也十道志謂微在聊城九域志謂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非微子封地也孫淵如尙書微子疏證云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郟京相璠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蒙縣西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皆在殷千里圻內未知孰是又洪範疏證云水經汲水注云汲水又東逕大蒙城北所云景亳為北亳矣闕駟曰湯都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案蒙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北湯都在偃師是圻內地也呂新吾箕子論云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然則微箕之

封豈皆有兩地歟云子爵也者王制鄭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意與馬注同王肅以為畿外之侯入為卿士非也云微子紂之庶兄者皇疏引鄭君書注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呂覽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尙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此說在史記前鄭君所本也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云尙書亦以為殷王元子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案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記第曰啓母賤辛母正后安知非謂其母為妾時
尙賤而生啓因謂之庶子後為后時始正而生紂因
謂之嫡子而索隱必以史記所云為異母或遂以馬
注與鄭異其實可通也趙鹿泉以書稱元子謂微子
乃紂之母兄而非庶兄明明以帝乙廢長立少箕子
爭之不得故不為後此意卻好後世秦隋皆以易嗣
而亡惜無佐證也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皇疏云
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古人或稱父母為親戚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左昭二
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是以父母為親戚也箕子比干皆為紂之親戚
故馬注謂為諸父也而潞史誤以親戚為外親謂舜
裔箕伯之後殊為舛謬史記索隱司馬彪曰箕子名
胥餘本莊子大宗師注也說見尸子又云馬融王肅
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諸兄易明
夷象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注云箕子
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以為紂庶兄因微子率合致

誤也尙書左傳疏引鄭君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
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於紂親則諸父
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
篇云以紂為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是比干為紂諸
父甚明故馬注連箕子並云諸父也然有以孟子連
言微子而致疑於比干非諸父者金吉甫妄欲改兄
之子為乙之子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殊為穿鑿顧亭
林曰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
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於文有所不便
故舉彼以該此此真通人之論也云箕子佯狂為奴
者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棗
夏書云子則奴戮汝殷承夏制也古者奴戮必囚禁
因呼囚犯謂之奴箕子之囚紂囚之也紂之囚為箕
子之狂也故曰為之奴若箕子之自為也者箕子何
以狂冀其君之感悟也箕子漆身為厲被髮佯狂屈
原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意欲其君之哀憐而感悟於
萬一然而家國至此則亦有不能不狂者無論為佯
狂為真狂而箕子之心苦矣或謂先囚而後狂或謂

見比干之死而狂箕子豈畏死者哉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

筆解股作商

正義曰朱注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朱子文集與門人論書微子篇云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二子箕子為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蓋將諫紂紂不聽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八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者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豈不以吾三人皆宗國之臣當與社稷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

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

而遽死可惜也子為元子但當避逃以全宗祀我與

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所謂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此章正敘比干

之諫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微之史記宋

世家而知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

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

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

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蒙案諸儒之論各有精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惟朱子以箕子之奴在後比干之死在先蔡虛齋

趙鹿泉等皆以為先後當從論語是也三人事迹各

不同當時必有謂死難於奴奴難於去者故夫子原

其心而論定之皆許以為仁蓋聖門之言仁祇求心

之安不安不論身之死不死身死而無益於國不死

而無害於心則死不如生身死而有得於心不死而

有害於國則生不如死故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仁

人不必盡在於死節三人之求仁得仁自靖人自獻

于先王一言盡之矣鹽鐵論非鞅篇曰比干剖心非

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忠誠之心動於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此論比干之諫已得其心矣吾讀史記而知箕子微子之心無異於比干也箕子諫而紂不聽不能諫而至於狂不自覺其心之疾痛也不可諫而出於佯狂萬一冀其君之感悟也蓋比干之性一於剛故率爾而犯顏諫諍逆耳批鱗不避其身之慘戮箕子之性內剛而外柔故無聊而被髮佯狂漆身為厲猶思其君之鑒憐易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文王之囚玉門也夫子謂其爲臣止於敬服事德之至屈原之投汨羅也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過乃過於忠然則爲人臣子之道當以文王箕子爲極則而非必盡以殺身爲仁也厥後象卜明夷囚於紂而釋於武疇衍洪範屈於人而伸於天然而箕子初不及料也箕子之心既無異於比干矣而微子之心亦無異於箕子比干也吾讀史而知微子之未嘗不諫吾讀書而知微子之不能不去吾讀詩而知微子

之去更難於奴尤苦於死也凡人有血氣者性必剛強有志節者情易感觸大雅文王篇一則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再則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在周公制作此詩無非爲天命之靡常留子孫以炯戒而自微子聽之聲聲墮淚字字點心人孰無情誰能遣此睹新朝之振作念故國之悲涼有抑鬱憤懣而痛不聊生者真欲拔劍斫地擊碎吐壺故麥秀黍離不過偶逢於墟落把茅銜壁亦祇暫辱於軍門而此後之痛心則有天長地久而至死方休者然而微子無可柰何也吾故曰微子之去難於奴而苦於死而要之其仁則一也乃或因此竟以爲死不如奴不如去則又不可中論智行篇曰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抑知此章夫子論仁也非論智也惟三人求仁不求智故易地則皆然若論智不論仁卽其心不可問而況乎三人在當日亦惟求仁得仁初不自知其仁也遑論其智哉善乎馬氏之注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斯真得三仁之初心而知夫子稱仁之旨矣記者序此章於篇首意以三仁之心例夫子之心朱子語錄云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辟世之士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卻是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此篇歷敘隱士而折中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三人之憂亂在一朝而夫子之憂亂在萬世仁何如哉至黃先生謂此篇記序隱遯之流而先之以此見殷之亡由於不用賢此亦本章之餘意韓詩外傳十曰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釋史引晉書傅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虜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牧野故此篇首記殷有三仁而殷亡終記周有八士而周興以其用不用者異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筆解引作孔曰憂亂甯民四字一篇之綱也

柳下惠為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勅律反馬於虔反枉紆往反孟子疏引首有孔子云三字漢石經邦作國荀子新序引黜作紆後漢書崔駰傳引子未可以去乎作可以去矣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孫綽云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朱注黜退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心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或問云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侃然若無所持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黃先生曰柳下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

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觀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嫌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二章類記之則不辨而自明矣蒙案此章論柳下惠當知其和當知其和而介當知其和而介而又有不恭此其所以異於聖人處直以孟子作注疏可也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疏其爲士師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疏其被三黜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疏其三黜而不枉道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由由然與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惜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疏其三黜而不屑去也又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大寬薄夫敦謂其聖之和者也直斷之曰柳下惠不恭謂其聖之和而非聖之時者也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也朱子外注引胡氏謂必有孔子斷之之言風俗通義云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翟晴江疑此卽孔子之斷語然此二字乃孟子所斷下章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乃真孔子之斷語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士師典獄之官者此注孟子疏引

爲鄭注書舜典命皋陶曰女作士馬注云獄官之長蓋唐虞作士卽司寇也周禮秋官士師下大夫四人其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之屬皆謂之士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五戒以左右先後刑罰又掌士之八成左僖二十八年傳士榮爲大士注大士治獄官也皆與孔注合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記世家引待作止

正義曰皇疏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處待孔子共爲政化而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上卿總知魯政專任一國孟氏下卿不被任用景公言當以有事無事之間處之而未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孔子聞不能用已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朱注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黃先

生曰待孔子之待據史記作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攻王者注待留之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古待止同音相通用季孟之閒孔注就用事不用事兼位與權言也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當從朱注專以位次之高下言之爲是何注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之說也蒙案止與待本可通史記上一字作止下一字仍作待而所言非一時語故中加曰字以閒之待與用自是兩時兩意莫殫莫究之說斷不可信蓋當時列國賢大夫夫子所心契者於鄭則子產而時已不相及於楚則葉公於吳則季札而地又隔於遠惟有齊之晏平仲衛之蘧伯玉相與締交最稱莫逆而爲夫子所嚴事故常主於伯玉家而歎平仲之善交久敬聖人之取友必端矣平仲豈阻夫子者哉夫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齊景公實庸主也當晉霸之既衰得賢臣之輔佐乃僅至於顯而不思圖霸尙望其能與王乎觀於吾老一言則其志氣昏惰不能振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有爲已可概見乃或據皇疏之說謂景公始欲用夫子而見阻於臣下夫果有意用聖人欲用則竟用之矣何必較量座位哉且始言明明曰待之而已而猶謂其實欲用之也其誰信之耶他日晏子至晉與叔向私語竊歎齊國之衰將歸陳氏之勢則亦無如其君何也故書社之止時或出於子西而泥溪之封必不阻於平仲史記世家謂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以素穆公之霸而孔子對之以王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其後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對以君君臣臣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以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此事詳於墨子非儒下篇又見晏子春秋外篇尼溪作爾稽末有積財不能贈其樂句晏子書內又有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之梁邱據對曰仲尼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說之晏子以儒者之禮樂為煩人留日費財留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詳其命意專在節用貴儉薄葬短喪而訾毀儒教之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王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蓋係墨氏之徒深知晏子生平性好節儉故將此等邪說屢入晏子書中藉以非儒謗聖太史公不察而采入世家以致善與人交之賢大夫反得罪於聖友貽議於後世也豈不惜哉善乎孔叢子之詰墨子也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又詰墨子謂孔晏之交相毀也孔子謂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晏子亦謂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是孔晏交相譽而不

見交相毀觀此二說可知尼溪之阻乃墨氏之謗言而非晏子之實事矣

孔注云云疏曰禮王制大國三卿魯於春秋為大國故有三卿也全謝山云侯國三卿司徒為上司馬次之司空為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閒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但攷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為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為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王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徒為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公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

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孫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獨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軍孟氏將右軍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周氏柄中曰此論似極圓通卻非當時事實攷之春秋據昭五年卜楚邱語叔孫得臣為亞卿位本在孟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開此猶云伯仲之間耳不必定居其中故杜注云位比二卿此言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則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未為不可也何注云云疏曰此注筆解本作孔曰云聖道難成者誤本史記也云老矣不能用者閻百詩曰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景公為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於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真育據乎毛大可以為不然也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為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於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於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是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十非六十也或謂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景公卽二十而立時年已五十以外安見六十曰老而五十外之不可稱老耶然此皆無關緊要之論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注孔子曰桓子季孫斯

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並如字朝直遙反漢書禮樂志注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歸作饋

正義曰皇疏歸猶餉也女樂女伎也時孔子在魯齊

畏魯強故餉以女樂欲使孔子去也江熙曰夫子色

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朱注引尹氏曰受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

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史

記世家定公十年會夾谷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

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

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驅遣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月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加致膾

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

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調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哀公

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

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月桓子卒康

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以公之魚沮而召冉求江氏

慎修曰史記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

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

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

而聽其行之何以為夫子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正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為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圃大蒐比蒲諸祀政即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黃先生曰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此明受女樂為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於是年實未去魯侯十三年春郊膳不至而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也此經不言致膳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蒙案楊誠齋謂齊人之設謀因會夾谷沈無回謂桓子之心忌在墮三都金吉甫攷證則又謂內外合謀以問夫子故記者不曰魯定公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也抑知魯政下逮已非一日自昭公客死以來禮樂征伐無一不出於季氏卒之上竊國政者下困於家臣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蒲圃之享幾乎性命莫保是以三都之墮雖由孔子之謀實本桓子之積憤

斯得乘其機而為之則自宰中都為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中聞如會夾谷誅少正卯以及種種諸善政子雖稟命於定公要無一不商議於桓子而桓子亦無一不聽憑於夫子大而溝合先君之墓細而并得土缶之羊凡事皆咨詢而信從焉則其於國政可知故公斂處父能感懿子使不墮成而公山弗擾不能阻桓子使不墮費公羊傳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所謂於季桓子有行可之仕也然而桓子本屬鶩材初無作用脫離虎口便啓驕淫齊人見幾而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施謀君臣相率而行樂而忽明忽昧如醉如狂甚至荒廢三日之朝何暇計及三都之墮惟是齊人之來歸也不敢直陳於魯廷而桓子之往觀也不敢公行於魯國當時所畏懼者惟有夫子一人耳故韓非子內儲篇謂黎且逆料仲尼之必諫夫子諫之不聽而後去釋史引琴操亦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諫之不可遲遲吾行此正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迨夫子既去而桓子始醒問師已以夫子罪我而臨卒時又歎

獲罪於孔子顧謂康子必召之然則桓子固已自知其罪矣書曰季桓子受之罪在桓子也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夫不用者不用其諫而受女樂也夫子不欲以受女樂之罪行而不致膳之微罪罪固在桓子即微罪亦在桓子以當時政在桓子也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意欲為桓子告無罪也夫子指桓子也師已聞歌反以告而桓子則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然後始知罪在受女樂而不在不致膳夫子指孔子也前後罪字本一貫桓子明明曰罪我非孔子之欲自認微罪也乃閻百詩謂欲認出行不稅冕之微罪趙鹿泉謂自認助祭不致膳之微罪夫去魯父母之國也不俟終日似太愬自認微罪亦太迂

孔注云云疏曰云桓子季孫斯者杜氏世族譜平子意如之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注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曰鳳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

兮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此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也往者不可諫注孔曰已往所行來者猶可追注孔曰來可追自止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言世亂已避亂隱居也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陽之深也

釋文輿音餘始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考文古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高麗本同皇本衰下諫下追下皆有也字漢石經同唐石經惟衰下有也字史記世家諫下作兮字追下有也字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而與如通莊子人聞世正作如廣川書跋云漢石經德作得與隸釋所載異

正義曰皇疏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皇疏說本高士傳朱注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黃先生謂楚狂歌鳳尊敬聖人復為聖人防患歎惜時事情詞悲切非常人也蒙案史記世家敘沮溺丈人於自棄反蔡之時敘楚狂於昭王既卒之後則楚已無可望矣莊子人

開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
 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
 無用之用也又應帝王篇接輿謂肩吾曰且鳥高飛
 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罽罽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 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來世夾出今世而今之從政者甚屬危殆曰方今
 之世僅免刑焉曰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厥後子西子
 期均死於白公之難抑亦有先見之明矣然知尊聖
 人而歎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要不知聖人仁
 智之大權也衰追在古韻微部已殆在哈部一兮字
 三而字皇本三也字皆助詞韻不韻皆可不必拘
 孔注云云疏曰云接輿楚人也者尸子云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左僖四年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郡
 國志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是接輿楚人也漢
 書人表列儀封人長沮桀溺丈人何蕢楚狂接輿於
 第四等大抵皆隱士而逸其姓名者守門者曰晨門
 掌封疆者曰封人近津渡者曰沮溺以杖荷器者曰
 荷篠荷蕢接夫子乘輿者曰接輿似即以當時之事
 而號之其實記者止稱楚狂謂楚之狂士而已逆接
 夫子之輿歌而且過故夫子下欲與之言不復再書
 輿字自皇甫謐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而論語
 孟子疏皆引之後世乃以接輿為字而隱士遂顯名
 姓矣云佯狂者秦策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 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益於殷楚辭涉江篇接與髡首兮高士傳云好
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
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云鳳鳥待聖君乃見者賈子
服鳥賦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
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韓詩外傳所謂游必擇所
飢不妄下也云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者黃先生
謂衰次也衰之本義爲艸雨衣以其衣次第爲之引
申爲等衰之義左桓二年傳皆有等殺杜注殺衰也
考工記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鄭注殺衰小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皆借殺爲衰而義當爲次淮南子道應訓將衰楚
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說山訓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
林訓大小之衰然皆用衰爲次義鳳待聖君而出周
流亂世則爲次亦猶麟出非時歎不遇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注包曰下
下車也
皇本末有也字辟作避高麗本同史記世家作趨而
去弗得與之言

正義曰皇疏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已
故下車欲與之其語也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
欲與已言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若接輿與夫子對
其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識者修其狂迹故疾行
而去也朱注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
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黃先生云據莊子所
載楚狂歌兢兢於潔身避難之意而已夫子有不忍
忘天下之心不敢廢君臣之義而又有堅不磷白不
緇之聖德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欲與言者如此或
疑狷介之士與言何益抑知天下大事性恬淡者能
任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夫子所以不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絕之也韓詩外傳五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
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爲名者避汚名勵清操
也其品足嘉矣又曰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
有常聖也然則聖狂之異亦可知矣蒙案顧涇陽曰
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尙
可爲聖賢不肯放手此乃聖狂之異趣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下下車也者皇疏朱注皆謂孔子
將適楚而史記世家云於是自楚反平衛要之正在
道上故下爲下車楚狂從前面逆接夫子之輿行歌

而過車旁夫子聞之即轉從後面下車欲與之言正可對面相會故楚狂須疾走而辟乃過去不得與言未過即下聖意方殷忽接又趨狂態不測情景宛然如繪經不言下車者上文已言接輿不必再贅車字此記事省文之妙也乃或因前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本或於此章亦衍之門二字而莊子等書皆以接輿為名字故改歌而過為遊其門釋文引鄭注遂以下為下堂出門也抑知此時夫子周流在外居停旅館安有重門高堂子欲與言但須言出而不必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下況子方下堂未曾出門何以知其人之趨而避之耶荷蕢過門外聞聲而歎夫子在門內即聞歎辭而答可知旅館適仄門外內言語咫尺可通不必出門而始可與言也若楚狂須下堂出門而與言則荷蕢何以不爾耶且門內屬一家故彼稱孔氏車上指一人故此言孔子吾是以歎包注之精而決接輿之非其字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相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

釋文沮七餘反溺乃歷反耦吾口反漢斐壽碑沮作且文選逸民傳論注引無之字

正義曰朱注二人隱者耦並耕也蒙案史記世家敘此章於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後云去葉反於蔡朱注謂自楚反乎蔡蓋葉楚之邊邑也孔子未嘗至楚都蔡亦非蔡之國都乃故蔡也周氏柄中曰蔡於魯哀公六年遷于州來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相去遠矣故蔡在今河南汝甯府上蔡新蔡二縣與葉相近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蔡皆故蔡非州來也水經注言無水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據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是欲合接輿沮溺二事為一要之二子皆楚人故上章見楚字而此章從略也問津亦偶然事自史記云孔子以為隱者皇疏引范升云欲顯之故使問也而後儒遂謂子欲挽二人相與濟世聖人何嘗有是心耶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沮溺隱者高士傳頌曰悠悠沮
溺並耕荒墟敬詢濟渡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
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是相傳以為隱者也金吉甫
攷證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
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蓀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
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
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
津而不答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
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蓀丈人之云爾
或又以沮為止而不出溺為沈而不返娶之皆意想
之說也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耜考工記匠人為溝
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𦉳
鄭君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壘中曰𦉳𦉳上
曰伐伐之言發也𦉳𦉳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
耦也賈疏云耜謂耒頭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庇庇
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
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為耦其一尺此一人雖其發

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
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其發不應別問桀溺則
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𦉳自得一尺不假娶並
也賈氏欲通周禮論語殊費苦心然古時無牛耕實
二人各執一耜併頭並發一尺之土詩噫嘻十千維
耦吳語農夫作耦荀子大略篇禹見耕者耦立而式
此耦耕之始也而此經之耦乃耦耕之引申義當為
偶謂相人偶也故方言耦敵也廣雅釋詁耦諧也釋
名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左僖九年傳耦俱無猜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耕者謂二人相伴躬耕不必並頭其發蓋耦乃人偶
之通訓耕亦治田之大名故可沮溺二人各異處下
文又言耜而不言耕也云津濟渡處者說文作津云
水渡也古文作𦉳禹貢又東至于孟津水經河水注
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

長沮曰夫執耜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
流自知津處也

釋文夫音符與音餘漢石經與作車誰下有子字曰
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乎字曰是也上有對
字高麗本同史記世家夫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藝文
類聚引子路曰下無為字

正義曰朱注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
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是知津者言若是魯之孔某此
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無俟我今復告
也

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

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

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

明乎字論彙集義疏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無是魯二字云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

作孔丘之徒與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辟音避擾

音憂輟張劣反史記世家引作子孔丘之徒與滔滔

悠且而句無而字也字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漢石經

同擾而不輟作擾不輟說文引亦作擾五經文字曰

擾音憂見論語

正義曰朱注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
自謂擾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皇疏且而云云者桀
溺又微以此招子路使從已隱也故謂孔子為辟人

之士其自謂已為辟世之士言汝今從於辟人之士

則豈如從於辟世之士乎戚氏偶談云向解滔滔句

止言天下之亂忘卻問津滔滔與是字皆無着子路

問津處在今裕州葉縣閒農作之時春雨過多黃城

山水東流而下田水歸之舊津已斷恐改渡別處故

遣子路問之是知津矣非不告以渡處謂出遊已久

豈不知此時津路情狀乎及問桀溺則言茫茫徧是

大水往來阻絕津渡無人改設無可去處且不特此

今之時勢大概如是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也顯

明乎字論彙集義疏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諷夫子答問津意亦在其內蒙案此解雖創卻與問

津意關會而滔滔亦須用本義說文滔水漫漫大貌

書義典浩浩滔天傳滔漫也詩載驅汶水滔滔傳流

貌四月滔滔江漢傳大水貌是滔滔不必借作悠悠

之義而孔注或當作水流之貌則正喻雙關意思較

為深長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滔滔周流貌者洪氏頤熈云滔滔

魯論作怡怡文選幽通賦弱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

猶未可安怡怡而不脆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

惛惛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惛惛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史記世家亦作悠悠集解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孔鄭皆從古論作悠悠也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李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經注皆作惛惛後人改也案晉紀總敘悠悠風塵注亦引孔注作悠悠洪氏定從惛惛者詩蕩天降惛德周語無卽惛淫傳注皆訓慢慢與亂意近探下注意言之也云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者皇流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捨此適彼誰可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聖三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之者乎是以改適爲易不如朱子以更化爲易也何注云云疏曰邢疏云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沮溺自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詞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是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邢疏曲中何解不若皇氏易注爲安也鄭注云云疏曰云稷覆種也者說文作稷云摩山器也五經文字稷覆種也音憂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

皆作稷漢書賈誼傳借父稷鉏陳勝項籍傳贊鉏稷棘矜注椎塊椎也淮南子汜論訓耒耜稷鉏注椽塊椎也三輔謂之僮所以覆種引申之以稷摩田卽曰稷許君以器言鄭君以人用器言其實許云摩出則兼已布種耒布種二事言之管子小匡篇深耕均種疾耨蓋耨有二法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鏃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莊子則陽篇云深其耕而熟耨之齊語云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韋注耨摩平也是耒布種也擲黍稷後又再徧杷之卽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聖三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注所云覆種皇疏謂植穀之法先散後獲徐氏說文繫傳云布種後以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之孟子云播種而耨之是已布種也齊民要術又云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耨今日勞勞郎到切集韻作撈焦氏理堂謂卽今之抄土初耕先杷令細既布種又杷之孟子承播種言是覆種論語承耨耕言是摩平其粗塊非覆種也蒙案論語耨耕乃混言未必方耕之時鄭注不可非也抄用杷耨用椎摩平當在抄後似亦不同也云輟止也者爾雅釋詁輟已

也曲禮輟朝而顧注猶止也云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皇疏謂一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是以此句總承一節鄭意或當然也

子路行以告天子憮然注為其不達已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注孔子隱居於山林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

注孔子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

注言凡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注言

注言釋文撫音呼又音武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漢石經無行字大字史記世家亦無行字皇本高麗本

明學論叢彙疏 卷十八 四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羣下有也字考文一本誰與下有之字三國志管寧傳引有哉字史記引獨無此句廣韻引撫或作撫

正義曰宋注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

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

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

道易之耳外注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

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

棄之也精義楊氏曰孔子之仕事義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為辟人之士

則非知孔子者矣蒙案上一句破其辟人辟世之說

也下一句破其滔滔誰易之說也張子西銘曰乾為

父坤為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癯殘疾

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然則聖人之

視天下猶一家之父兄子弟雖甚無道猶將設法以

救之而不忍愒置於度外此聖人之仁也曾子曰人

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甚矣人生天地間不能不與

斯人相人偶而與鳥獸同羣也

明學論叢彙疏 卷十八 四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憮然猶驚愕也邢疏失意貌攷

爾雅釋言撫撫也廣雅釋詁撫思也三蒼撫怪愕之

詞撫然失意貌也孟子夷子憮然注猶悵然也是二

疏宋注所本皆言其貌而何注云不達便非則探其

意也云已大而人小者皇疏引沈居士云世亂賢者

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

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棲遑亦以道

喪天下人自各有道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

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

倫不得已者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

管仲亦不譏召忽也疏申何解殊失經指此注邢本

及史記集解皆屬何氏而皇本高麗本誤為孔注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注包曰丈人老者也蓀竹器名也

釋文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蓀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蓀說文玉篇引作蓀皇本誤作條

正義曰宋注丈人亦隱者皇疏云遇者不期而會之

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邢疏引說文蓀作

蓀芸田器也今本說文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引論

語以證蓋蓀為正字釋文本作條為借字今作蓀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不省也韻會亦云蓀芸草器也下言植杖而芸當

是芸田之器也史記世家承前章而敘之云他日子

路行遇荷蓀丈人云云高士傳頌曰丈人絕軌崇接

洙賢天涯曰蓀雜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

掃迹廬舍依然

包注云云疏曰云丈人老者者大戴禮本命篇丈者

長也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淮南子道應訓

孤邱丈人注老而杖於人者是又以杖字取義鄉黨

杖者出孔注老夫也云蓀竹器名者皇本作蓀疏云

丈人以杖擔一器籬麓之屬邢疏亦云竹器而經文

則从艸未辨从竹从艸之異惟史記集解引包氏注

云艸器名也與說文合蓋包注本作艸器而二疏誤

之也說文又有匭云田器也廣雅釋器匭畚也朱氏

說文通訓以為卽論語之蓀字崔氏應榴吾亦廬稿

引王氏農桑圖云蓀卽今之盛穀種器與蕡同類差

小而可以杖荷然芸田之時穀種已播此器似無所

用且杖雖老者所倚仗而是翁毀鑠尙能勤四體分

五穀不憚勞力於耕耘則何事於杖若用以擔器又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其宜杖果何所用之哉惟陳氏古訓引丁小雅云

說文雙以足蹋夷艸从屮从彡春秋傳曰雙夷蘊崇

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

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艸入泥中名曰腳盪是可為論

語以杖荷蓀植杖而芸及說文蓀字雙字之證丁說

雖若新奇妙能疏證芸字則杖蓀均非虛器矣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植其杖而芸

日植尙也除草曰芸也

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植音值又市力反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草也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文選歸去來辭注應休墀與從弟書注御覽七百十皆引作耘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分猶理皇疏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分播種也孰誰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向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八 四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蒙案包注謂分殖皇疏謂播種鄭君分理意皆足以賅之袁氏謂其人已識孔子故譏之夫萍水相逢遠識他鄉之客馬牛無涉空譏失路之人以亦不近情理一句對偶叶韻蓋古之傳言丈人述之以自道其田家之作苦農事之屨皇意謂四體偶不勤勞即五穀不能分治誰為管道旁之間事識過路之行人而知爾夫子耶呂本中紫微雜說以二句為丈人自謂可謂先得我心矣漢石經植作置芸

作耘說文芸本作穎除苗間穢也或字為耜又省作耘借字作芸芸香草也朱氏通訓謂耘用耨刃廣六寸與枳廣五寸不同所謂立苗欲疏也耘有二法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

比成隴盡而根深耐風與旱詩甫田所謂或耘或耔也苗既成後陳草復生其間又耨之論語所謂植杖而芸也知者以丈人荷篠故是即代田之說用篠以盛土而杖則植之無用也植與置古通借詩商頌置我戔戔鄭箋置讀曰植孔疏引金縢云植壁秉圭鄭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權植其杖段注謂置於地朱子謂立於田中然均之無用則立於田與置於地一也惟皇疏又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草陳仲魚據丁氏說倚杖為力以足除草江慎修亦云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杖非虛器而植亦非閒文所謂勤其四體者此也五穀之訓當以程氏瑤田九穀考為精確試詳述之古人有稱百穀者易離象傳百穀草木麗乎土書洪範百穀用成詩噫嘻播厥百穀皆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有稱九穀者周禮太

宰九職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
豆大小麥後鄭謂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與苽蓋核
食醫月令之文而定之也有稱六穀者膳夫職食用
六穀先鄭云六穀秬黍稷粱麥苽亦據食醫會膳食
之宜而言之也其稱五穀者或以色配五行月令春
食麥夏食菽中央食稷秋食麻冬食黍鄭注麥秀有
孚甲屬木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麻實有
文理屬金黍實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疾
醫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又據月令爲說至職方五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種注云稻黍稷麥菽不從月令者賈疏謂諸州所宜
鄭以目驗而知也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其穀
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
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正與職方法合而孟子五穀
注月令出五種注史記藝五種皆用此說易麻以稻
今核程氏九穀考又當易菽以粱而以稷黍粱稻麥
爲五穀之定名蓋麻與菽種類形狀既稍別而又非
民食所重也一曰稷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
重文爲黍稷稷之黏者重文爲朮爾雅釋草粃稷程

氏曰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通謂之秫秫或謂
之高粱或謂之荻粱又謂之蜀黍又謂之蘆稷又謂
之蘆粟以其大於黍稷粱粟而形如蘆荻也月令首
種不入鄭注首種爲稷攷之四方風土諸穀惟高粱
最高大而又先種故以稷爲五穀之長而配社以祭
也一曰黍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
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矩鬯秬黑黍一稗
二米以釀也秬一稗二米引詩維秬維秠天賜后稷
之嘉穀也糜稌也稌糜也程氏曰說文以禾況黍謂
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
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
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蓋禾爲團粟黍爲
散粟禾穗下垂而和合黍穗揚起而舒散禾與黍顯
非一種北人無稻南人無黍故南方不宜散粟也黍
之黏者專名黍用以釀酒及爲餌養醢粥之類宗廟
之鬯酒特用秬秠黑黍天降嘉異之種也黍之不黏
者名曰糜可以爲飯用之祭祀者又特異其名曰稌
稌與稷北方音相近故唐以後又誤以稌爲稷也一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梁說文梁米名也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藪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玉而死程氏曰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梁大名曰嘉穀其後諸名皆假借以爲五穀之通稱而觀禾之爲字从木而上垂其首管子淮南子皆稱禾有君子之德謂禾穗垂而下俛向根不忘本是惟今之團粟爲然與散粟之黍高粱之稷迥然不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也今北人呼黍爲黃米子梁爲小米子因爲民間所常食秦漢人遂誤梁於稷唐宋人又誤稷於黍而惟說文及鄭注分黍稷梁三事儼如指掌洵治經之津筏也一曰稻爾雅稌稻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稌沛國謂稻曰稌稌稻不黏者讀若風廉之廉穰稻紫莖不黏也讀若靡杭稻屬重文作稌稌稻屬伊尹曰飯之美首元山之禾南海之秣秣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秣程氏曰稻稌大也也稌糯也其黏者也稌之言硬也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秣南人

多稻皆能詳之矣一曰麥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蕪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來周所受瑞麥來辨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辨來辨麥也稌齊謂麥蕪也廣雅大麥辨也小麥蕪也程氏曰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謂之宿麥地暖處春種夏收謂之春麥又謂之旋麥旋之言疾也月令鄭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重矣哉太宰九穀先鄭並列大小麥後鄭逸大麥而收大小豆未知其故崔寔言大小麥之外復有穞麥此五穀之定名也而加以麻苽大小豆爲九穀此程氏本許鄭二君之說而定之郝氏疏爾雅王氏疏廣雅段氏注說文皆不能易其說勤分芸三字叶韻古音諄文部包注云云疏曰云分殖者蒼頡篇殖種也鄭語周棄能播殖百穀注殖長也義與皇疏播種同邢本作植借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植倚也者方言植立也易說卦倚

數虞注倚立也是立植倚三字互訓也漢書韓安國傳上方倚欲以為相注謂仗任之也是杖可倚仗也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釋文拱居勇反食音嗣見賢通反

正義曰朱注子路知其賢者敬之也皇疏拱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拱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宿己家殺雞為臠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丈人知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路是賢故又以二兒見於子路也精義楊氏曰子路問夫子於丈人其言不訾而猶若待命者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於眉睫之間而敬之若斯耶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於語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矣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蓀謂之隱者蓋知

其隱居求志非素隱故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亦接輿之流也焦氏補疏曰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耶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為向一子說無疑前云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二子正為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黃先生曰夫子獨稱丈人為隱者必因子路之告知其有利濟天下之具而隱藏不出者蓋其人高出於接輿沮溺之流焦氏又有非隱篇譏其自知不能益人家國託迹山林以匿其拙此未折衷於夫子之稱許矣蒙案此章點出隱者也三字而前後可以類推此

記事點睛之妙筆也史記世家引沮溺章即云孔子以爲隱者似非獨稱丈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注云出行不在是非有心避匿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

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

子道不見用

自己知之也釋文長丁丈反已知音紀一音以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高麗本作如之何其可廢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也不行下有也字漢唐石經九經字樣潔作絮後漢書齊武王傳注文選運命論注皆引此節語作孔子之言子路本述子言也

正義曰朱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

路甚倨而子路甚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

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

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

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

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

以徇祿也江氏慎修曰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

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一是尊賢父子兄

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子謂夫妻胖合胖半也合仁

與義也李氏安溪曰行義以達道者固君子欲及時

之心而存義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蓋道之

消長在一時而義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

義明焉庸詎知其不行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

丈人亦非不謂愛其道而夫子自愛其義知道之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行而行義者固道也黃先生曰義者事之宜也古人

度天理之宜而立爲君臣之義世無君臣豈復得天

理之宜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言丈人之廢義而不顧

君臣大倫也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

道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運已否也知道不行

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自具盡其性

以事天不敢遽諉爲天運之窮聖人事天如事親知

道之不行而周流不已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號泣

怨慕必求親心之底豫而後已求之而仍不能底豫

焉此限於氣數之無如何而求其底豫之心終未有已也若丈人者親心不能底豫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大倫卽廢君臣之義也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與此章意相合後備於此章道義之說矛盾膠葛多不可從蒙案莊子人閒世篇仲尼對葉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此言甚精必出於夫子或由子夏田子方所傳歟張子西銘謂聖人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予謂聖人之於天下猶父母之於子親苟未底豫而孝子之心不忍忽然置之者聖人之事天猶是也子或不率教而父母之心不忍漠然已焉者聖人之於天下猶是也此真無解於心者也而君臣可以例推矣此章專爲

君臣之義而前章不啻父子之恩夫人倫莫親於父子莫大於君臣長幼之節其次焉者也夫子欲以君臣之義勸丈人不說父子之恩而先言長幼之節意欲卽小以推大故不第曰亂倫而曰亂大倫且立言必有所因子卽從其見二子而順勢說入想其命子出見之時必有兄先弟後齒序秩然壘篋和鳴雁行不失見天倫之樂事洵古道之可風子路必一一備告於夫子記者例不詳載意想可知故夫子卽從此生情由小推大以責其君臣之大義或謂夫子與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六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路自相議論何不說父子之恩而言長幼之節耶鄭注云云疏曰陳氏古訓云朱注謂福州有國初寫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節爲子路反而夫子自言之據鄭君此注則福州本爲後人妄增可知翟氏考異云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至則行矣之下斯笨伯之談也旣已有二子遙伏於前此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若移易緊接卻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由矣孔注云云疏曰孔以父子相養立說似亦從見二子

生發然未悟出見時必有長幼之節秩然異於尋常者故夫子從此說入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倫道也理也者說文倫輩也一曰道也詩正月有倫有脊傳道也書舜典無相奪倫傳理也孟子察於人倫注序也禮祭統夫祭有十倫焉注猶義也蓋有倫理者必有次序所謂長幼有序也程叔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安卿曰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所以處此理是則義與理相因也所謂大倫者即君臣之義也戴氏東原曰理者祭之而幾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至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君注理分也許君說文解字敘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發於己而

施於人以己之情繫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心之所同然者始可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是而宜名曰義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至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謂之理義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今雖至愚之人其處斷一事詰責一人莫不輒曰理者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也蒙案論語無理字故於此注詳疏之說文理治玉也廣雅釋詁理順也道也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荀子儒效篇井井兮其有理也注有條理也正名篇形體色理以目異注文理也解蔽篇則足以見

鬚眉而察理矣注肌膚之文理也蓋理之本義為玉
之文理順玉之文而剖析之亦謂之理故字从玉而
又訓治凡言分理文理條理腠理倫理皆治玉之引
伸義也後儒謂理得於天而具於心豈真聖人不傳
之祕而不見於此經哉云自己知之者釋文己音紀
字作己又一音以字作己二字篆文迥別似作己者
意較長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皆逸民之賢者也

者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為人姓名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少詩照反金史隱逸傳序引無虞仲二字

正義曰朱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蒙案說文逸失

也从辵兔兔謾訛善逃者也故廣雅釋詁訓去左桓

八年傳注訓逃說文又有佚云佚民也漢石經下節

夷逸作夷佚漢書梅福傳佚民不舉孟子遺佚而不

怨是當以佚為正字佚从人佚民者有德而遺逸自

樂其身之民也引申之廣雅釋詁佚訓樂淮南修務

訓注佚訓安假借之吳語章注逸訓樂呂覽重已篇

注逸訓安是佚與逸通也而尚書無逸漢石經作劬

劬乃安樂義之本字也何解訓超逸者乃軼字之借

意似不如朱注也戚氏續談曰逸民七人中夫子獨

稱虞仲夷逸為隱居則逸民非盡隱士也蓋諸人皆

有濟世之才其逸也天逸之人逸之等於齊民故民

之也朱子謂虞仲即仲雍攷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有

長子曰泰伯次日虞仲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弟仲雍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

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一人乃奔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

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

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

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夫本紀言太伯弟曰虞仲世

家言太伯弟曰仲雍是以虞仲仲雍為一人也而本

紀言虞仲為太伯之弟世家言虞仲為周章之弟是

又以虞仲為有兩人也史公之自相矛盾往往如此

漢書人表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既克商後有虞仲

明載兩人而於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則引論
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顏注以為虞仲即仲雍是
承史公之誤也然而其因實出於左傳哀公七年子
貢對太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
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是以太伯之弟
為仲雍不稱虞仲也而僖公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
仲太王之昭也史記索隱據之謂仲雍稱虞仲周章
之弟亦稱虞仲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
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後代亦稱虞仲所
以祖與孫同號也黃氏東發日鈔曰仲雍嘗治吳為
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
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反次序於夷
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據耳吳氏斗南曰虞仲惟未嘗
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逸民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
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也哉顧亭林日知錄曰
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
有虞國詩所謂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
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
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
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
春秋太伯日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
固有徵矣梁氏曜北曰泰伯之弟為吳仲周章之弟
為虞仲二人皆已為君不得在逸民之列虞仲乃逸
民之不可考者也李氏惇羣經識小曰泰伯仲雍之
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
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為吳之君不當稱之
為民亦不得為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
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
一虞仲也統核諸說則虞仲非泰伯之弟亦非仲雍
之孫而其人不可攷矣至於夷逸朱張更無可攷故
朱子謂不見經傳廣博物志四十七引尸子云夷逸
者夷詭諸之後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
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其仕日吾嘗
則牛也甯服椀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
是夷逸尚可攷見而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以虞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逸不以夷逸爲人姓名其說蓋本於鄭君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此章釋文引鄭本作侏張侏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爲侏張蓋朱與舟周皆雙聲舟周與壽又疊韻後漢書孝仁董后紀汝今軻張注猶彊梁也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軻張注驚懼之貌也吳都賦周章夷猶注謂章皇周流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太元云物咸倡倡住張也朱張周章夷猶夷逸似皆雙聲疊韻形容之詞故鄭不以爲人姓名也郝氏敬曰朱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季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朱當作壽書壽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臧庸堂拜經日記曰爾雅釋訓侏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侏張爲幻侏軻壽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誑可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侏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若以夷逸朱張爲人名則聖人何

但舉五人乎蒙案聖人所舉實六人非不及夷逸惟因不及朱張一人而遂連類及夷逸此顯與經背者也釋文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皇疏引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今攷荀子非相儒效非十二子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楊注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是荀子所稱子弓爲仲弓猶季路之稱子路並非謂朱張況夫子於逸民明言我則異於是而曰取舍與己同是又顯與經背者也然則夫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季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以獨不及朱張曰天行四時十二月而有閏月閏日之差樂律五聲十二管而有變徵變宮之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季札觀周樂徧歌雅頌十五國而自檜以下無論焉凡整齊之中每閒以錯落況乎品評人物非比攷核功能或於此而偶遺焉斯亦人情論事之常抑且變化行文之妙也若以朱張爲陽狂柳下惠乃聖之和三公不以易其介不恭則有之陽狂則非也禮雜記引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子貢聞諸晏子稱其達於禮天下安有言中倫行中慮謹守禮法之人而猶謂陽狂不羈者乎故逸民之目總以包注七人為斷何注云云疏曰云節行超逸者此借逸為軼也說文軼車相出也廣雅釋軼過也三蒼從後出前也是軼有超逸義莊子徐无鬼篇超軼絕塵田子方篇又有奔逸絕塵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是以逸民為民之奔逸絕塵者意與何解同然三國志諸葛武侯與關壯穆書云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八 李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超逸似非所以論逸民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

君之朝也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後漢書黃瓊傳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云云前後易置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

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

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

屑就已萬章篇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蒙案孟子論伯夷則叔齊可知是即此經不降志不

辱身之注疏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皇疏以隱居

餓死為不降不仕亂朝為不辱似可不必分其謂心

迹俱逸者是也孟子贊其聖之清是立心制行之極

高者也故夫子先懸其品以想其人然其人已往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八 李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品難追又似有過高失中之處故孟子謂其隘而夫

子以一與字想望擬議之終謂其主不可異於己此

其所以為民之逸聖之清而非聖之時者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直己之心者直伸也家語子謂史

鮒有君子之道曰直己而曲於人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子論蘧伯玉之行直己而不直於人孟子滕文

公篇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枉己猶言降志辱

身而不獲伸也皇疏以直己之心為不降志以不入

庸君之朝為不辱身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

釋文中丁仲反下同漢石經作其斯以平校勘記云已以古字通古史引降志下有而字韓詩外傳五引慮作理

正義曰朱注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皇疏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惟言不廢大倫行不犯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撓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蒙案倫前章包注訓道理是也慮韓詩外傳五引作理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倫也似較直截此節文法係倒裝而已矣三字似從上節生根蓋七人本皆是逸民而孟子又以夷惠為聖人伯夷叔齊心迹俱逸一於介者也柳下惠遺佚不怨厄窮不憫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立心非不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能枉道以事人其制行非不潔但其心雖逸而迹又參之以和以為人生斯世言行不失於道理而已矣故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志有似乎降矣袒裼裸裎而與偕三仕三黜而不去身有似乎辱矣然而屢黜而猶仕仕而終不肯枉道則其

行未嘗不中理也辭氣雍容如彼而確乎不能枉道

之意亦自見於言外則其言未嘗不中倫也然以視

夷齊之介則一為清而隘一為和而不恭也故曰如

斯而已矣斯也者斯其中倫中慮非斯其降志辱身

惠之意謂言行惟中倫慮而已矣而身志不免降辱

也非謂身志不過降辱而已矣而言行尚中倫慮也

斯其所以為聖之和而不失為和之聖蓋本不可以

為可者也若一於和而絕無倫慮甘於降辱焉是同

流合污賊德之鄉愿也聖人惡之且不暇而尚堪掛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齒頰哉少連可以例推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倫訓理者書無相奪倫傳倫理也

倫又與論通說文論思也王制必即天論注論理

也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以慮訓思者說文慮謀思

也荀子禮論篇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案論可

訓思即慮可訓理與慮雙聲也此經作理為較勝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身中清廢中權

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

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釋文廢方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動貌漢石經逸作佚史記世家引身作行

正義曰朱注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左僖二十四年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以申古注朱氏彬經傳攷證云身中清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謂行則潔清廢乃通變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是也蒙案二人既足逸民又曰隱居則廢而已矣何復有行朱氏以行與廢對者非也惟釋文引鄭君本廢作發云動貌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海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圭 四明 嚴啟書 約園刊本

以遠害發動中權也正申鄭義予謂發即放言也說文發訓射發發矢亦云放矢管子小問篇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注春物放發故曰放春且廢亦訓放周禮太宰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蓋放發廢三字雙聲通轉也後漢書陳寔傳論放言為高李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引此經以證邢疏以權為反常合道不拘節制者反常以合道者也鄒氏嶧山曰道雖以制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能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然經不

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要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予謂虞仲夷逸隱居以避亂而其身不失於潔清此即夷齊之不降辱也詭言以順時而所發能通乎權變此即惠連之中倫慮也故記者序二人於四子之閒而夫子退論二人於四子之後蓋夷齊有不可者也惠連有所可者也仲與逸有可有不可而夫子則無可無不可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圭 四明 嚴啟書 約園刊本

飯注置已取之飯於器中也不言世務者猶云絕口不談國事也案放當如後漢書注訓放肆如滄子髡之滑稽東方朔之談諧所謂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朝市依隱玩世後時不達者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清純潔也者書微子篇自靖馬本作清注謂絜也絜即潔東京賦京室密清注潔也云自廢棄者莊子讓王篇李注廢棄也楚辭廢周邵於遐夷注不用曰廢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正義曰朱注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黃先生曰夷齊之讓國夫子之所許也固讓不受而卒卽位焉何不可也惡聲惡色之不視聽夫子之所許也諸侯善其辭命以至而受之何不可也韓詩外傳一曰仁道有四謙仁爲下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鄰里若坐塗炭卽入朝廷如赴湯火是謙仁也又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確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之行也謙仁最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中者也韓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去五 四明 敬書 約園刊本

傅之論夷齊足見夷齊之賢與聖人之所不爲者柳下惠降志辱身與聖人既異其三黜不去遂謂焉往而不黜此孟子之所謂不恭蓋玩世之心堅矣聖人亦無是心也以此推之聖人與逸民異者可見蒙衆揚子法言淵鷲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注引此經及鄭君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是鄭君意以夷齊爲主於不可惠連爲主於可張敬甫亦有是說所

以夫子論虞仲夷逸於夷齊惠連之後蓋以夷齊之清爲有不可惠連之和爲有可仲與逸隱居之中清爲有不可放言之中權爲有可而夫子則無可無不可猶孟子論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執中無權猶執一而聖人之時中異是矣近解以無可無不可謂聖人無是非之心固大謬黃先生謂不可指逸而言無必不可逸之心亦無必不可逸之心然章首統貫以逸民而柳下惠和而且介似乎兼有不可故孟子論孔子之謂集大成又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去六 四明 敬書 約園刊本

伊尹爲有可伯夷爲有不可柳下惠有可有不可夫子無可無不可故斷之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則異處較顯矣然而此章與孟子指歸又似不同孟子係論品彙萃羣聖之絕詣而孔子大集其成所重在時字此章係論心歷序隱士之高蹤而夫子自明其異所重在仁字故篇首開宗明義先提股有三仁焉意謂夫子之於天下無異三仁之於父母之邦也楚狂沮溺丈人三章見夫子不忍忘天下不啻有父子

之恩不敢廢君臣之義其仁心之惻怛不但有異於
 隱士而且并異於逸民我則異於是者是逸民也
 則異者異其為民而逸也彼七人者既皆民之而逸
 之其逸也雖為天所逸人所逸而其心要不無自遺
 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即有不可之心無論不
 可者為逸即可者亦未始非逸也故夷齊之不可逸
 而忘世者也惠連之有可逸而玩世者也虞仲夷逸
 本不可有時或轉而為可其可為玩世而不可為忘
 世要之不離乎逸者近是則因而逸之而從而民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然則夫子之無可不忍玩世如惠連也夫子之無
 不可不忍忘世如夷齊也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不忍
 因忘世而玩世即以玩世而忘世如仲與逸之翫置
 天下蒼生也故七子各成其為逸而夫子獨全其為
 仁是其所以為異也歟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以進退解不可朱子以仕止
 久速解無可無不可黃先生謂不可不可指逸而言意
 皆同蓋謂夫子以斯人之徒告沮溺君臣之義告丈
 人是無必不可逸之心也接漸而行於齊不脫冕而行

於魯是無必不可逸之心也如是以逸民皆作不
 可論如鄭君說則以逸民有可有不可而惟夫子無
 可無不可似較馬注為勝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三飯繚

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釋文大音泰摯首至亞於嫁反飯扶晚反繚音了缺
 窺悅反廣韻三字下云三飯秦之後有三飯氏

正義曰朱注大師魯樂官之長亞飯以下以樂侑食

之官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

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古今人表列八人於紂時石

林云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論周厲王事曰師摯

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

國注今案漢書禮樂志云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

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摯抱其

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注謂書序云云今

文周書秦誓之辭也又引論語全章以證云此志所

云及古今人表所序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

非謂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為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又人表敘大師摯
八人於殷紂時顏注云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
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地
名齊楚秦蔡雖商時固已有之然摯干繚缺等實非
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
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攷之此人者蓋魯樂師
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又語魯
大師樂此大師摯也學琴於師襄此摯磬襄也商本
紀紂世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者非摯與陽蓋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
誤合兩事爲一也蒙案史記周本紀載今文泰誓云
今殷王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
聲怡說婦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至於殷紂逆天
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
於河海此皆班氏所本蓋紂變嬗己好酒淫樂使師
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當時賢伶自有奔走
逃亡之事故史記殷本紀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
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

而奔周然則紂時一樂師乃適周而名爲疵彊徒以
疵與摯彊與陽字音相近遂欲以論語之摯陽合紂
時之疵彊乃又不敢決定而於人表分列疵彊二人
於武王時第二等又列摯干八人於紂時第三等此
眞騎牆之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亞次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亞醜
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云次飯樂師也者周禮春
官膳夫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鄭注侑勸也賈疏引
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飯鄭注皆舉食之樂也又春官大司樂云王大食三
侑皆令奏鐘鼓鄭注大食謂朔日月半玉藻進禴進
羞工乃升歌升歌琴瑟在堂上鐘鼓在堂下是惟朔
望侑食始用堂下之鐘鼓每日常食惟用堂上之琴
瑟也白虎通義禮樂篇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王者
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
之始也餽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引論語
而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
職曰暮食復禮士也庶人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

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然則魯為侯國禮

應三飯故自亞飯以下或曰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

之名其不記初飯者大師少師兼職之或留不去也

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旨也如大司樂王大食三侑

則天子四食而平旦亦無樂也姚氏秋農引曲禮三

飯延客食馘玉藻飯飡者三飯也公食大夫禮三飯

以清醬是以亞飯三飯四飯為一食中之儀節天子

諸侯日舉以樂其大食則有三侑初食不得有侑亞

飯則一侑三飯四飯則二三侑故此經不記初飯也

黃先生曰儀禮特性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注云諸

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禮之以多為貴者而禮器

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一食再食以少為貴

鄭君注指為告飽之數則以禮攷之一飡告飽特勸

之乃更飡天子禮也此魯侯禮而再飯有侑豈用天

子禮歟其名乃其名之訛耶本作皆名

包注云云疏曰云樂章名也者說文樂竟為一章从

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曲禮讀樂章孔疏謂樂書之篇

章謂詩也案一章猶今之歌一闕也豈即以每飯為

曲名耶

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播鼓武入於漢

注孔曰播猶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

去陽襄皆名也

釋文播彼佐反鼓徒刀反亦作鞀少詩照反皇本高

麗本鼓作鞀三於字作于唐石經同漢石經入於海

作于漢書人表鼓作鞀說文正作鞀或作鞀鞀俗又

變作鼓正義曰朱注少師樂官之佐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金吉父攷證云此

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梁園弟子奏樂

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能如

此况識先王之正樂乎諸子既識正樂決不肯舞八

佾於季氏歌雍徹於三家為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蒙案虞書以后夔教胄子周官以司樂掌成均先王

之政教不外禮樂兩大端故古之神瞽能執同律以

聽軍聲省協風以占氣運藝通於道往往有聖賢之

儔况乎夫子嘗學鳴琴於師襄商正樂於師摯史記

師友弟子而豈後世之俗樂賤工比哉張子以賤工
之去見聖人正樂之功吾以為賢伶之逃實桓子受
女樂之故紂作新聲而三仁盡故疵彊二子抱器他
歸魯受女樂而孔子行故擊干八人分途各竄若謂
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正可相與商訂得所依歸其肯
舍聖人而遠去哉此核本經之記載而想當然者也
史記世家孔子在衛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已
習其曲習其數習其志矣猶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
閒而曰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公三 四明 叔啟書 約園刊本

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據此則師襄乃衛臣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孔子學鼓
琴於師襄高注云魯大師豈魯衛各有一師襄歟抑
本魯人仕於魯而又仕於衛歟家語辨樂篇掇拾史
記世家韓詩外傳之語而增竄之曰吾雖以擊磬為
官然能於琴此王肅之偽撰而意欲聯絡之也考之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作小師上士四人
鼓人在夏官中士六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
教擊磬擊編鐘教緹樂燕樂之鐘磬學記云不學操

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也關雎詩琴瑟友之則
師襄之擊磬而又能琴不待言也惟播鼗似無專職
而小師職云掌教鼓鼗鼗三百人掌播鼗眠瞭三
百人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坐磬賓射皆奏其鐘鼓
然則司鼓鼓與磬者非盡為無目之瞽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播猶搖者廣雅釋言播搖也周禮
瞽矇注播謂發揚其音小師注鼓如鼓而小持其柄
搖之旁耳還自擊爾雅大鼓謂之麻小鼓謂之料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公四 四明 叔啟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云入居其河內者邢疏又以漢為漢
中海為海內周氏柄中曰夫適某國者實有其地也
入則不知其所之但逾河而去者則以為入於河浮
漢而去者則以為入於漢邢疏正善體入字意閭百
詩誤以於河於漢為居處之地謂古所謂河內者在
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為河內
也因欲以河濱易河內如其說則漢中獨不混於秦
之漢中郡乎海島豈真在海中四面水繞如倭韓類
乎則真認殺一入字矣案近解又以適為避地入為
避世亦不必然

周公謂魯公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注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釋文施作弛云舊音施又詩紙反又詩政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勅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漢石經作施筆解云當為弛高麗本謂作語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戒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故舊作朋友唐石經棄作弃檀弓疏引則不相遺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書君陳一人作一夫

正義曰皇疏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以用也為君之道當委用大

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故舊朋友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不得相遺棄也人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又引孫綽曰此是

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朱注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弛遺棄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外注胡氏曰此伯禽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十八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十八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蒙案施當從釋文作弛周禮小宰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遂人與其施舍鄭君施讀為弛禮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云弛作施是二字古通也說文弛弓解也引申為怠慢廢棄之稱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注猶棄忘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穀梁襄廿四年傳弛侯注皆云廢也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不廢棄其親者禮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也筆解以親為親近之賢人孔注以施為移易孫綽張憑以施為施與皆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知之既明用之既當則信任不可以不專三國志杜恕傳引怨乎不以作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阿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夫聽用不專亦微愠於心耳故君必體察之而慎毋使之若既怨於心又形於口而吁嗟長太息似非大臣之體統夫何使其至於此極也故舊統該親戚朋友亦在其內故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檀弓孔子於原壤

之歌爲弗聞也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原壤者孔子之故舊也不使有怨所以敬大臣也無求其備所以體羣臣也司馬君實曰人之材性各有所能雖梟獍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眾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然則無求備者亦仁厚之意也史記魯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自文王在時曰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克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公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蚤終成王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

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呂覽載報政語又改魯曰親親上恩齊曰尊賢上功夫周家之八百開基魯國之一變至道大要不外仁厚二字周公懿訓雖多當以此經四事爲綱領不施其親親所以上恩也信用大臣尊賢所以上功也不以小過棄故舊親親之推上恩而不私恩也不以全才求一人尊賢之推上功而不急功也於以知親親未嘗不尊賢上恩未嘗不上功特太公之治術先義而後仁而周公之貽謀先仁而後義此四者仁厚之至卽魯公之所本以治魯也厥後夫子對哀公所謂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其本身出治者爲政之九經不外貽謀之四事惟敘尊賢於親親之上而下又連言敬大臣體羣臣似乎先賢而後親先義而後仁意將以救魯之積弱歟孔注云云疏曰云魯公伯禽封於魯也者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左定四年傳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陸分魯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公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是使之職事於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
 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
 虛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於
 前伯禽拜於後是皆魯公封魯之事也云施易也者
 史記衛紹傳劍人之所施易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
 施易莊子人間世哀樂不易施乎前詩皇矣施于孫
 子箋施猶易也孔意以為移易也故釋文易首亦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八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用也者說文以作曰小爾雅以用也云大故謂惡
 逆之事者檀弓疏引鄭君注亦云大故謂惡逆之事
 與孔注同猶今律所謂叛逆謀反十惡大罪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夏叔夜季隨季駒注
 曰周時四孔得入子
 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釋文适古活反駒古花反漢書人表有中突中留宣
 和博古圖有周叔液鼎銘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
 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駒
 之後則仲作中忽作留夜作液駒作瓜也

正義曰釋文邢疏皆云鄭元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
 皆以為宣王時詩思齊孔疏引鄭君云周公相成王

時所生陶淵明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達
 以為文王時鄭康成以為成王時攷晉語晉臣對晉
 文公曰文王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各於一號注
 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即引論語十六字以
 證漢書古今人表周八士在中上列文王之下成叔
 武霍叔處之前一人皆文王子是班固亦以為文王
 時也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
 允讓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孔晁
 注云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至克殷解武王命尹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笈告神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
 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史記忽作括百與伯古通尚
 書君爽篇五臣馬注泰伯篇十亂皆有南宮适宣和
 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後儒據之遂以論語八
 士為南宮氏矣然周書三篇前後接連一以八士為
 尹氏一以達忽為南宮氏且晉語詢八虞下又云度
 於閔天而謀於南宮則南宮未必即八士而達适亦
 未必為虞官然以為武王時人差為有據也董子繁
 露郊祭篇引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

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董子引傳即包注一母四乳之說所依據謂天以八士與周國大約不離文武開創之世鄭君謂當周公相成王時猶與文武相接劉向馬融以為宣王時人豈以是時尹氏方盛因周書尹氏八士之文而附會之歟究未悉其所本也盧抱經校定白虎通義姓名篇曰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家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南季載班氏舊文多舛誤意本公羊傳何休言文家字積於叔質家字積於仲疏舉太似十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未有聃季而已為字積於叔之證今攷左文十八年傳史克言高陽氏之八愷曰蒼舒隕數禱皝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高辛氏之八元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在殷周之前無論矣如周有八士文家應積於叔惟其四乳雙生故以

兩兩為字亦以兩兩諧音達與迨祭泰部也突與忽脂微部也夏與夜魚模部也隨與駟歌戈部也既同氣之相求亦同聲之相應據其兩兩為字知其雙雙孿生此正一母四乳之確解也夫天地之大生物不測往往有異於尋常者北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鄴城民妻有一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故四乳八子不足為奇所奇者皆為顯士耳雖八士事迹不可考見大約所顯在才德故董子以為君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俊雄既叨一命之榮並列四民之首後世或仍達迨以為字或即突忽以為名至廣韻季字下云宋有季隨逢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世本謂即周八士季隨季騶之後是又託其字以為姓則當時之顯榮尊貴可知而謂非周家開國之祥哉是以三仁盡而殷滅八士生而周昌此周之所以王也八士生而周與八伶去而魯弱此又周之所以衰也夫天下事固非一人所能獨任也春秋一孔子每惓惓於斯人之徒始也不用於齊已無尊賢上功之餘烈繼也不終於魯

徒慕親親上恩之貽謀而所遇接輿荷篠沮溺之流皆非知己惟較量於不可之同異以自明其不忍忘天下之心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抑亦感慨係之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皆為顯士者士即經文之士董子云國子多賢蕃殖又皆君子俊雄故注云顯士皇疏云八士並賢故記錄之是也邢疏本作顯仕不惟與經文相背為字亦不詞矣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八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九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朱注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注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

思哀其可已矣

後漢書獨行傳注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致皆作授

正義曰朱注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蒙案邢疏云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下皆是皇疏專指升朝之士非也又引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是以可為僅可之詞已語助詞非止也朱子或問謂可之為可同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然又不可太快大約當兼責備之意猶云必如此乃成其為士耳呂氏伯恭曰可者僅足之詞言能盡行此數者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三句皆言思而首句獨言致者蓋以四言三言作偶不可云見危思致命且互文可推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愛其身者學而篤事君能致其

身致命猶致身也易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所謂志士有殺身以成仁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注孔

無所輕重也

釋文焉於虔反亡如字無也朱注讀作無

正義曰朱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語錄謂兩句似若相反蓋宏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宏則確信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須著下兩句宏篤猶言宏毅相似黃先生申之謂皇疏篤訓厚朱子引申之訓固言人自守一得而量不大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精義楊氏曰執德不宏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篤則毅不足以致果其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言有無不足為損益也尹氏曰執德不宏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為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是尹楊之說又以有無貼道德言陸氏困勉錄曰既云有所執有所信矣其於學問儘有得力處

然而不宏之病即乘於所執不篤之病即中於所信

道德外之情識易祛道德中之偏見難融也此種未

宏未篤之人偏欲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有無二語

急提以掃其習是欲破固執之見而歸咎於執信也

蒙案此說較爽然執可罪而信不可罪似不若二疏

以二句為遞串皇疏宏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

能至宏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為可重江熙

曰有德不能宏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

然不能為損益也邢疏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宏大雖

信善道不能篤厚是以二句串說謂由執德不宏所

以信道不篤而道德終歸烏有蓋以子張才高意廣

欲矯子夏之謹守與無為小人儒章恰有關會夫當

行之路謂之道行道有得謂之德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德固不先於道也今道與德既倒置而執與宏又

相反所謂執德者謂固執其偏見遂自矜為心得資

之不深取之易竭所見未定所得皆虛始也執中而

無權繼也執一而賊道則德以執而不宏者道雖信

而不篤矣篤者實也信之未實而所執無多不足為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有無之數爲其局於小德而不能通之大道也夫善道必要於篤信而篤信尤本於好學執德不宏者所學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所輕重者此經亡字例訓無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不足爲重是以亡爲無也邢疏云雖存於世雖沒於世既言有無又云存亡自相矛盾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釋文矜居陵反與音餘距具因反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皆作距考文補遺古本闕下有也字二我下並無之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皇疏引鄭君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

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

云覆蓋交也大意並與包注同明二子各一是也蒙

案聞謂聞於夫子韓詩外傳九子貢謂堂衣若舉君

子尊賢二語是即夫子親仁汎愛之指蓋子張與子

貢平日皆聞於夫子故子張先述所聞而下五句乃

自申其已意親仁者友交之道也汎愛眾者汎交之

道也夫子之言固已無所不賅子夏所云亦即夫子

毋友不如己嚴辨益友損友之指而其意實本於周

公詳見學而篇蔡伯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

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是以包氏云友交當如

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黃先生云將欲親友以輔仁而

以己交人當專擇其可毋友不如而人之納交於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雖非賢非善亦容受之以遂來交請益之心毋激

濁揚清之過所以廣教育亦所以免黨禍也子張恐

其拒之太峻欲以所聞之異補子夏之所未備然則

二說皆有師承不可偏廢也皇疏引欒肇云聖人體

備賢者或偏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

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眾而過濫偏則寡合而身

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未能兼宏夫子之度也欒氏

於二子交譏遂啓宋儒好議先賢之弊

包注云云疏曰楚辭湘君篇交不忠兮怨長王注交

友也此渾言也對言則交與友大有分別故有友交
汎交之異若劉孝標廣絕交論所云勢交賄交談交
窮交量交之五交此有激之言汎交之不若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
異端也致遠恐泥注

曰泥難
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爲也

釋文泥乃細反考文補遺古本爲作學漢書藝文志
引不作弗又東平王思傳注皆以此章爲孔子語後
漢書蔡邕上封事隋書經籍志引同

正義曰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注引論語子夏云鄭君注曰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漢書藝文志歷

敘諸子九流而於小說家引此經以爲孔子之言似

專以小說爲小道其總敘云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

千三百二十四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

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

九家之說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

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

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

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

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衷皆股肱之材已若能

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

萬方之略矣詳見攻乎異端章皇疏云小道謂諸子

百家之書也引江熙云百家競說非無其理意亦與

班鄭相同朱注小道如農圃醫卜之書意以班志中

有道墨名法縱橫諸家爲異端也又引楊氏說本於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

不徧一曲之士也淮南子繆稱訓謂鵲巢知風獺穴

知水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故通於一技察於一辭可

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大意皆不甚相遠小道者謂

其道以有所偏而小者也而惟何解以小道爲異端

黃氏勉齋云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

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

頃刻而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

哉聖人之道自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

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
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
可也蒙案小與異既不同道與端又迴別且言端必
有兩兩端有本末異於末其害猶小也若異在大本
爲害不可勝言陸賈新語懷慮篇云夫世人不學詩
書行仁義非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
眾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
奇怪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
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近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以子夏長於文學謹小慎微意謂小道必有可觀
而窮高極遠流蕩罔返恐其陷入於異端是以君子
不爲也然於泥字不可通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泥難不通者泥从尼聲爾雅釋詁
尼止也又借爲昵釋邱水潦所止泥邱易震遂泥李
奇曰泥溺于水不能自拔鄭君謂滯陷不通皆難之
意也等韻字母端透定泥舌頭音泥讀如你我之你
與難爲雙聲故釋文泥乃細反難乃且反釋名釋宮
室泥邇也邇近也止於近斯難於遠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注孔日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孔子語曰上有君子二字舊唐書張元素傳引亡作不足御覽引忘作亡

正義曰朱注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舊唐書張元素
上書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曰未聞曰不
足要皆己之所未有非既有而亡之也朱子外注引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
日望則學不忘皇疏云此卽是溫故而知新日知所
亡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彼以溫故而又知新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以知新而益溫故雖功夫順逆微有不同而以而
字則字中間申說更見好學精神故朱子語錄以知
其所亡無忘其所能總爲學者檢校之意夫十五志學
一生之檢校也三冬足用一年之檢校也魯語士朝
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一日之檢校
也而此經則一月之檢校也切指之曰其所歷計之
以日月說命云惟學遜志務時敏表記云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黃氏勉齋曰求
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

加於此矣黃先生以學為讀書亡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戴氏東原曰凡異說重行不先重知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則重知不先重行求仁必先求智故此經多以學為讀書明理近儒有以知能分知行者蔡虛齋謂此非是知能之別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日知所亡汲汲以求其所未能也月無忘所能拳拳以保其所已知也日月二字須活看總形容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沈亦朱子檢校之意致知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行不可畫分二事也蒙案日知所亡即下章之博學無忘所能即下章之篤志此好學所以近乎智而仁在其中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所亡為未聞者古以學為求知故皇疏云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切問而近思者切問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已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仁在其中矣

後漢書章帝紀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趙鹿泉謂篤志志於行也此即中庸之擇善固執而以志攝行學之已明者篤志行之未明者切問近思之未見不及乎力行也然而志字古實與識同皇疏志識也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經注云志記也則是四者皆學問思辨之功以之謂好學近智則可矣而何以解乎力行近仁哉黃先生曰世有好仁而反有蔽者必博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一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慮求之廣遠也於切近者問之思之所謂能近取譬也此雖未必宏施濟之量而真誠惻怛之念實已操存乎一己矣故曰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事未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蒙案人本天地生生之心以為心即當全天地生生之德以為德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各有相親相愛之真誠以與之聯屬為之維繫而賴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此孔門之所以重言仁也然而天地生人人即本天地生生

之心以與人相人偶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各有生
生自然之條理故士庶人之仁及一家諸侯卿大夫
之仁及一國天子之仁及天下苟不得其條理而仁
無義以裁之則兼愛無差等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仁
無禮以將之則徑直無儀文不自知其愚忠愚孝故
爲仁或至於過好仁每失於愚此孟子所以急言義
而荀子所以重言禮也夫仁者生生之心也義禮者
生生之條理也不得其條理則失在義失在禮而實
足以害仁故求仁必先以求智而好仁尤貴乎好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以詩書之所載至纖至悉無非男女飲食之情禮
樂之所施教中教和卽是天地生成之德於此而博
學焉以求仁之方篤志焉以待仁之用而於義禮不
失者卽於仁無差孔子之集大成也不外智與聖始
終條理而已矣如是而好學近智者庶幾力行近仁
乎而猶未也中庸之言學也博學之後卽繼以問思
問不可汎也克伐怨欲以治內視聽言動以防外切
於身而審問焉則復禮必本於克己此卽主敬之功
也思不可遠也前後左右以驗惡飢寒立達以譬欲

近於情而慎思焉則絜矩不外乎反躬此卽行恕之
方也如是而好學近智者力行焉斯近於仁矣此智
以全仁之道也故夫子嘗曰未智焉得仁

孔注云云疏曰訓博爲廣者說文博大通也从十从
尊尊布也引申之布指以爲廣攷工記冶氏倨句外
博磬氏其博爲一車人其博三寸士冠禮純博寸鄉
射禮記福長如筓博三寸皆以博爲廣也荀子脩身
篇云多聞曰博訓篤爲厚者爾雅釋詁文其實篤乃
竺管之借說文竺管皆訓厚又借作毒毒亦厚也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訓固訓實爾雅釋詁篤固也釋名篤築也堅實稱
也以志爲識者志字說文所無大徐補入十九文之
一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志
古文識記也禮運而有志焉注志爲識古文哀公問
子志之心也注讀爲識是鄭君以志爲識之古文許
君偶脫也易大傳劉本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諸家
本作識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義引作志賢者識
其大者漢石經作志廣雅釋詁志識也左昭四年十
三年傳注皆曰志識也荀子哀公篇志古之道注志

記識也此皆志識本同之證也

何注云云疏曰謂切問問己所未悟近思思己所能及者似承上章所亡所能而分解之也皇疏訓切為急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也
易說卦巽為工虞注引無百字

正義曰朱注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皇疏工巧師也言百舉全數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工非生而巧也居肆則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邢疏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蒙案順文解義於經未為不可通但釋聖賢罕譬曲喻之意則問仁重在利其

器而論學重在居其肆君子之入學猶百工之居肆

也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禁於未然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

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

之所由廢也是以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日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工之子恆爲工合之學記之所言然後知士必就學校猶工之必居於肆也故趙鹿泉卽以學爲學校之學而以不言居字爲省文子謂士居學校必勤學以致其道百工居肆亦必由學以成其事各有所居而命意若一卽各有所學而用力相同故於工言居肆於士點學字蓋互文以見義不言而可知者也若必拘泥經文不相融貫則士不言居猶可責學以成道而百工不言學豈但羣居終日無所用心而遂可以集事哉則尹氏特爲君子勉當先爲百工勵矣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以致其道皇本作以立其道立乃至之譌致从至說文致送詣也詣候至也廣雅釋詁致至也朱子訓極引申義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考文古本必有則字皇本則字在必下誤倒也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皇疏引繆播云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善得失旣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朱注文飾之也

小人懼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蒙案小人之過四字當連讀君子之過本出於無心不自知其過也故人得見之而仰之小人之過早由於有意特自以爲過也冀人或見之而諒之蓋借過失之名以爲文飾之地遂挾其文過之巧以肆其作惡之謀始也揜其不善而善其善猶欲文之以無過繼也不能揜不善而以爲誤於不善轉欲文之以有過故大學顯揭之曰爲不善此經直抉之曰必文過而古本又作則必文則者盡其辭也必者決然之辭也必文焉豈僅謂之過也哉故特著之曰小人之過也夫人之有過亦常耳雖聖賢不能無過其實如聖賢之偶失而必改方可謂之過顏子不貳過子路喜聞過過不憚改過於何有卽或偶有過焉而激於一時羞惡之良誓爲頃刻彌縫之計此猶出於情理之常而可惡者爲其必文也旣有昧良之心術又佐以作僞之口才史記殷本紀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家語孔子謂子貢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僻而堅三日言偽而辯四日記醜而博五日順非而
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
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褻榮
取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予因
論小人之文過而縱觀及此甚矣小人之可惡抑亦
可畏也故君子必先誠意而毋自欺

孔注云云疏曰云文飾者廣雅釋詁文飾也文乃文
之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鄭曰厲
嚴正也

釋文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加字皇本儼作嚴

正義曰皇疏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袁氏曰溫
和潤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見人謂之變耳君子
無變也朱注儼然者貌之莊溫然者色之和厲者辭
之確外注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
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如夏玉溫潤而栗然羅氏近溪曰君子一心備中和

之理其容貌辭氣之常皆自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其
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黃先生
曰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儼然矜莊貌即
就也就與之親炙非徒遙望之也溫和煦也凡人遙
望君子之道貌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
以君子為未必溫和也及就與之交接則心氣純粹
情意和平以君子為和厚可親幾忘乎其可畏矣然
與之講論道義商榷事情則有持之必正守之甚嚴
而不可稍干以非者交情以和厚為主而義理則不
可寬假也望之即之與聽言其變如此蒙案當參溫
而厲溫良恭儉讓等章
鄭注云云疏曰說文厲本作厲旱石也字亦作礪引
申為嚴正之意子溫而厲皇疏厲嚴也左定十二年
傳與其素厲注猛也荀子宥坐篇威厲而不試注抗
也猛亦威嚴之意抗亦正直之謂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
注王曰厲

猶病也
釋文厲如字鄭讀為賴恃賴也已居止反勞布浪反
考文補遺上也字作矣高麗本下也字作矣武虛谷

云首句宜以勞字讀斷其民二字連下句後漢書李雲傳注引作事君信而後諫其君則其民直連上句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君克厲德民素信之故服勞役知非為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為病己而奉其私也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朱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黃先生曰朱子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勞與諫必俟其信者顏氏家訓序致篇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服也程伯子不容於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叔子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然而君子必積其誠又當兼觀其時信與未信己與人分受其責也蒙案後漢書李雲傳注引經作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諂己故二疏皆以為使下事上之法經文不言諫君或以所當諫者不止君然以諫君概之也信謂平時積誠交孚非為欲勞

與諫之故亦非避厲己與諂之名故人之信亦信其

平日之誠耳非信其勞之非厲諫之非諂也觀其時而誠已孚焉即為湯武之使民伊傅之諫君苟其時而勢未可焉必不可為刑名之督責亦不忍為阿諛之曲從可否之間自有權變而君子亦惟再加克責自盡其誠以與上下相孚感則天下終無不可化之人亦無必不可為之事特視己之誠積與不積耳中論貴驗篇引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子思曰同言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在令外也

王注云云疏曰訓厲為病者厲乃癘之借說文癘惡疾也左昭七年傳疏厲者陰陽之氣相乖不和之名故檀弓斬祀殺厲注以為疫病也釋文引鄭注讀為賴恃賴也厲賴古同音爾雅釋詁賴恃也然不如王注為憭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小德不能踰法故

日出入可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

正義曰皇疏大德上賢以上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蒙案皇氏截可也二字作一句謂大德之人常不越法則小德之人有出而旋入其人亦足可嘉可者可小德之人非謂小德之可以出入也荀子王制篇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皇疏正本其意惟荀子以大德小德爲大節

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小節大小總屬一人可也統承兩句謂人於大節既不踰閑小節雖有出入其人亦爲可取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所謂中君者卽中等之人也其意更屬圓穩無弊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對孔子曰兩楹之間君臣有位君之來遊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韓詩外傳二說苑八載孔子遭程木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

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繹其意蓋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是爲小節而可以出入孔注承之遂以可也二字連上小德出入作一句讀意謂大德不可踰閑小節無妨出入而吳氏乃疑子夏之言爲有弊矣豈知子夏所述乃夫子相傳之古語而其語意本不若是哉書曰不謹細行終累大德律已不可不嚴也此經先覈大端略其小節取人不得不寬也董子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以出謂用權入謂奉經然用權出於不得已反經仍所以合道初不論事之大小亦非所云德之出入也孔注云云疏曰云閑猶法者廣雅釋詁閑正也灋也左昭六年傳閑之以義注防也此皆閑之引申義也說文閑闕也从門中有木會意朱子本之謂所以止物之出入則與經踰字出入字更爲關切

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

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

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釋文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灑掃
素報反本今作掃應抑證反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
非也漢石經游作游說文灑灑也灑灑也古文以爲
灑掃字唐石經掃作掃大戴禮將軍文子篇注引無
小子字進退下有出人二字周禮隸僕注引亦無小
子字武虛谷謂當以子夏之門人爲句與問交章一
例小子二字連下句讀

正義曰皇疏本謂先王之道也朱注子游議子夏弟

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

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蒙蒙經書門人而

又加小子二字者明當教以小學不得遽教以大學

明學字論語集注卷十九 二西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之道也二字一章眼目

包注云云疏曰云對賓客修威儀禮節者應對進退

對賓客之禮節也洒掃禮節中之一事也禮保傅篇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漢儒

以六書訓詁音韻爲小學爾雅說文方言急就章廣

雅釋名玉篇廣韻等書所言是也所謂學小藝也朱

儒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小學小戴記之曲禮內則少

儀管子之弟子職賈子之容經保傅篇所言是也所

謂履小節也子夏以之教門人小子亦猶行古之道

耳况威儀乃定命之符禮節爲修性之具雖曰小學

之末事而其實卽大學之所本也

子夏聞之曰噫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始終如一惟聖人耳

釋文噫於其反傳直專反倦其音反區荒于反別彼

列反焉於度反誣音無卒子恤反漢石經卒作牟惟

作唯考文古本卒作終惟作唯皇本亦作唯牟子理

感論引別下有之字漢書薛宣傳引誣作撫董仲舒

傳引平作康注以爲孔子之言

明學字論語集注卷十九 二五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

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

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

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

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

小子乎外注程伯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

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蒙案皇疏引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惟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窺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二說均未愜徹惟朱子以先後緊黏本末與上文針鋒相對而於孰先孰後兩句落下譬諸草木中間轉折略須加添乃毛大可引考工記斲人左不券鄭注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即今倦字以爲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如教學之兩相授受則二字同義可以直接下文今攷說文倦通券不通券券从刀故訓契券从力故通倦說文倦罷也廣雅釋詁券止也傳與倦古音桓寒部二句韻語行止正相反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注云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則君子之道本宜先而末宜後此正子游之意也然而亦視其人何如耳孰先與後孰傳與止譬諸草木各有區類之不同予末小子安可以強同而驟加也耶誣說

文訓加美惡本可兼施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加言因而引申訓欺罔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出處語默亦相反別異之詞也又辭官傳宣令辭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辭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注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望爲能體備之然攷憊字之義說文訓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訓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並無訓同與兼者黃先生謂憊字之借憊又訓覆不如仍以誣之訓加引申之義與同兼相近然則漢書乃借憊爲誣也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旣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旣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也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

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此起此子夏所謂誣乎子由之論確中當世情弊然以誣字爲欺罔於此經似嫌太重不如說文之本訓加者爲妄洽謂其不可躡等妄加也有始有卒兩有字緊對上節無字有始而遂有卒卽有末而又有本此惟聖人爲能然也若小子當始傳以末而卒傳以本焉可也乃謂本之則無如之何其以聖人之道而欲加諸小子耶孔注云云疏曰云噫心不平之聲者斗筭之人鄭注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異類區別者區从品謂品類也凡言區分區畫者引申爲區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釋文優音憂玉篇引兩句互易

正義曰皇疏此章勸學也朱注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或有是言學優而

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此意也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蒙案說文仕訓學學與仕渾言相通而對言有別賈子道術篇修道者謂之士荀子非十二子篇古之所謂士仕者注謂士之入仕者漢書食貨志學以居位曰士記曰官先事士先志蓋三代封建之世官者世祿故有仕者不必學而學者不必仕程允夫以爲爲時而發各有所指是也不然則當如玉篇所引之二句互易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以優為有餘力者說文優饒也廣雅釋言渥也小爾雅多也通訓以為漫之借漫澤多也廣雅饒也是優與漫通謂已饒足也邢疏訓優閒是憂之借憂和之行也借憂和為慰愁因而借優倡為憂閒然非有餘力之意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也

正義曰朱注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楊子鍾曰致

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

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苦

困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黃先生

引之謂禮檀弓致喪三年義正同崔氏說是也蒙案

致至也止如止於至善之止夫禮中制也先王稱情

而立文因以飾羣其所以為至痛極而為至痛飾者

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而釋之所謂發

乎情止乎禮義也既緣哀而制禮即行禮以飾哀至

乎禮斯至乎哀哀所止亦禮所止故此經之哀似不

可離禮而二之記言哀不足而禮有餘哀之不及者

也禮不足而哀有餘亦哀之太過者也二者皆非至

善之中制朱注戒不及孔注戒太過兩說必兼義始

賅備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

不至焉者跂而及之至哀而止止於至善之中制也

子游嫻習禮文講貫喪制見於小戴記者不一而足

豈猶有簡略過高之弊而朱子云然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毀不滅性者見孝經喪親章云三

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性猶生也注言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

令至於殞滅孔引以解止字之義檀弓弁人有其母

死而孺子泣者夫子謂其哀而難為繼伯魚母死期

而猶哭夫子以為甚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

此皆哀之過者也至如騶大夫芽直死於孝則滅性

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

正義曰皇疏張子張也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

能體仁也朱注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黃

氏勉齋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以見夫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爲足以體之今也尙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疏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黃先生曰爲難能也謂其爲所難爲也以一介儒生欲行非常之仁失近取之方而實澤未必能周也蒙案原思志潔行廉近於狷故有所不爲能祛克伐怨欲之累然而可謂難矣而爲仁未必如是艱苦也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張才高意廣近於狂故樂於進取妄希博施濟眾之名然而爲難能也而爲仁不必如是廣遠也蓋爲仁由己近取諸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夫子答其問仁也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課其全功曰五者責其實力曰能行而推廣其量極言之曰於天下勉之乎抑難之也其亦知爲仁之方能者不必難而難者未必能也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容儀者探下章堂堂言之然而本章究無此意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正義曰朱注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外注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張敬夫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黃先生曰禮衛將軍文子篇云業功不伐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救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敵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禮經之言顓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上章言未仁者爲所難爲卒未免有所疏耳此章亦言其仁之大而難與並爲之也蒙案皇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據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頗與禮經之言相符合蓋孔門諸弟子無一不有志於仁仁者人也人

與人相偶而仁始可見亦人與人相並而仁乃可為
然而仁之心雖惻隱之皆具而仁之量有大小之不
同子張才高意廣狂者進取人皆求諸近而獨求諸
遠人皆為其易而獨為其難將以一介之儒生行五
者於天下是欲彌縫堯舜之缺憾而參贊化育之功
能其志可謂大矣狂士之嚶嚶志之高而發於言辭
者也張也之堂堂志之大而形於容貌者也卒之其
志雖大者其事實難於己難能者於人難並故夫子
以為大而子游曾子皆以為難難即難其大而大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四 四明張書 約園刊本

大其難似夫子所謂大者非深衷二子所謂難者亦
非輕貶也管仲之為仁也可大而不大而為諸子所
羞稱子張之為仁也可小而不小而為諸子所難並
甚矣仁豈難能哉豈難與人並為哉亦好為其難則
難耳

鄭注云云疏曰以堂堂為容儀之盛者廣雅釋訓堂
堂容也劇秦美新堂堂有新注盛也釋名堂猶堂堂
高顯貌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注蘇林曰漢
舊儀有二即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

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
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為容故云師也
辟辟即盤辟也此即子張盛為容儀之說荀子非十
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
氏之賤儒也此或其後儒之流弊然堂堂所賅者廣
容貌特其發見也毛大可曰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
不親切故難並為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陳越絕
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書隗
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為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三十五 四明張書 約園刊本

要之誠於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注 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
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漢石經無夫字者也作也者後漢書荀爽傳引無也

正義曰朱注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以不能自

已者外注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

惡乎用其誠蒙案曾子云將死之言善親喪之自致

此驗仁於顛沛之時也孟子云不忍見牛之斃厥惻

隱孺子之入井此驗仁於造次之頃也苟人於良心

發現時擴而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仁遠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以致為盡者皇疏致極也廣雅釋詁致至也大學先致其知中庸其次致曲皆有盡義檀弓致喪三年謂自盡其情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馬注意合下章為一故皇疏云所聞於孔子其事在下似未必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

明甲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皇本高麗本難下無能字

正義曰宋注孟莊子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或問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

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

耳惡得為孝哉臧氏續談曰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疏云孟氏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之餘即此一事見其能承先德用舊臣矣黃先生曰孟獻子之臣與政如作三軍而臣其子弟之半如用秦董父為右見春秋傳又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鬪臣五人皆是春秋宣

公九年孟獻子始見於經越五十七年至襄公十九年卒越四年莊子亦卒襄公十六年傳言莊子微齊

明甲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七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侯而去之十八年傳言莊子伐齊斬榑以為公琴是時或獻子年老致仕莊子代父為卿曾子稱其不改是父在父歿俱不改也春秋經傳載莊子父喪未練赴會帥師然則事有所不得已者歟

馬注云云疏曰云孟莊子仲孫速者杜氏世族譜獻子之子也云在諒闇之中者本經兩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馬合上章親喪自致為一事然此與三年無改經情不同彼謂不忍忘親此謂善於承先美其能以盡孝之心盡忠即以愛君之心愛父也且三年

無改乃父之道合於道則治命而非亂命也馬氏謂

不善亦不忍改遂煩朱子斡旋矣

孟氏使陽廩為士師注包曰陽廩曾子弟也問於曾子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加得其情則哀矜而勿讞注

日民之離散為輕薄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

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釋文庸方于反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俱引則作卽漢百經矜作裕論衡雷虛篇引作憐

正義曰未注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

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

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蒙

明學論叢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書呂刑哀敬折獄今文敬作矜同音借也伏生大

傳引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

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荀子宥坐篇孔子

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正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

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

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

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

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書曰義刑義殺勿用

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今之世不然亂其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

繁而邪不勝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

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

使民勿踰乎韓詩外傳三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

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

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故型其仁義謹其教

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

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周道如

明學論叢集解義疏卷十九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

也睠焉顧之濟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

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二書所引大略相同似卽

曾子之所聞也漢書路溫舒上書云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監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

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

明探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絲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班氏刑法志云書曰伯夷降典悉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九 四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並至窮斯濫盜豪傑擅私為之獲其姦有所隱則狂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讀史至此令人悲楚實與此經之意相發明然則治獄之吏固當以明為貴以刻為明而自喜其能得情者陸象山引易噬嗑離在上曰利用獄豐卦離在下曰折

獄制刑以證之然而夫子不向聽訟者以非理民之本也故舜命皋陶為作士典五刑曰惟明克允必先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即哀矜之謂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陽膚曾子弟子者一統志謂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之一未必然也云士師典獄官者見柳下惠三黜章周禮士師屬於司寇禮記孔疏引崔氏說諸侯大國三卿下有五大夫司空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魯臧氏世為司寇後夫子亦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九 四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為之豈皆統於司空歟孟氏世為司空故得命士師柳下惠蓋亦屬於司寇臧氏之屬官也檀弓孔疏引鄭論語注云慶父抗軻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丁小正謂即此章之注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疑陽與孟同族故虎逐而庸用其說非無意也馬注云云疏曰民之離散云云者非散而之四方也謂情不相屬即書所云百姓不親五品不孫也朱子或問曰所謂民散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

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疏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非政散民流之謂也黃先生曰非民之過也當作非徒民之過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釋文惡居鳥路反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漢石經貢作饋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論衡語增篇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皇疏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

偏為眾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

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眾惡

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

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

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如蔡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

為惡故失天下耳邢疏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

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也朱注下流地形卑下之

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

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

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蒙案天下之惡

皆并歸桀紂之身子孫之賢不能改幽厲之謚總為

一念偶差不慎於聖狂之界因而百身莫贖不啻有

膏壤之懸人可不常自警省哉蔡氏說以紂為眾惡

之倡凶邪助之以亡天下即書武成所云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也特意味較短非為紂寬分責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憎字詁惡字天下之惡惡即不

善之實戚氏云水亦有言惡者左傳有汾澮以流其

惡昌黎池記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是又正喻雙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關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

皇本高麗本食焉作餓也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劉頌傳北史蕭大圖傳御覽皆引作餓

正義曰皇疏食作蝕說文作蝕从虫飢聲敗創也史

記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解虧毀為蝕呂覽明理篇

注日月激會相掩名曰薄蝕續漢五行志云蝕者陽

不克也漢時推步未精以薄蝕為災異其實日月之

蝕皆無虧毀亦非災異蓋因南北同道東西同度月

常食於望為地影所射影帖於月故有東西早晚差而無南北高下差日常食於朔為月體所掩月遠於日故有東西南北高下差春秋書日有食之公羊傳日有者不宜有者也日食月食之故說文有字从月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謂陽不宜為陰掩故古惟日食伐鼓用牲而救之然而旋食旋更則亦無傷其明也皇疏云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君子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四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陸宣公曰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蓋日月自具常體行有常度但因兩圍所遇之交點不能不相掩食而隨食隨更不遠而復所謂更者亦改闇為明而初非更改其常體更改其常度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更改也者說文作更改也又借為廣古文以廣為續字音語姓利相更注續也方言三

更代也是更又有繼續代明之意

衛公孫朝 注馬曰朝 衛大夫也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釋文朝道遙反焉於虔反下焉不學同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

正義曰皇疏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翟晴江曰孝經疏云劉歆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諫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云尼則諡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四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攷蒙案孝經仲尼居疏曰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邱蓋以孔子生而圩頂象尼邱山故名工字仲尼而劉歆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邱為聚以尼為和今並不取

蒙案予向有孔聖名字說略云孔聖名正字仲尼正

字从卩从一一地也二人相背為卩卩猶別也人能

辨別之謂義中天下而立嚮明而治行義以達道聖

人之志也尼從後近之也尸臥人也二人相親為卩

八亦人也二人相近卽二人相親猶仁从二人之意

古文仁作𠂔見說文尼與𠂔字若相通尼與仁音又

相轉尼女夷反仁如鄭安土敦乎仁聖人之德也合

而言之尼以二人相近仁之親也正以二人相背義

之別也仲則人處天地之中中之正也聖人之揆度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錫名蓋定之以仁義中正而非圩頂之形中和之說

所能盡其命意也名取相背字取相近者意以相反

而相成韓子名愈字退之亦猶是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朝衛大夫者翟氏攷異云魯有成

大夫公孫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

朝見哀公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

楊朱篇此言衛以別之猶之稱衛公子荆以別於魯

哀公庶子公子荆耳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注孔曰

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文武之

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注孔

無常師也注孔

釋文墜直類反漢石經墜作隊識作志漢書劉歆傳

孟子尹士章章指皆引作志孫子杜牧序引大者小

者下又有遠者近者字白虎通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

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

記也或問云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宏郊子師襄之

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

也其所謂道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豈離於

文章禮樂之閒空虛恍惚而無所據耶文集云孔子

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為學與他

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

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

所以為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無適非學雖不

害有此理然非當日答問之本意黃先生曰大者小

之綱小者大之散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

以集成文武之道朱子以為謨訓功烈禮樂文章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之實而可徵者也功烈所以行道謨訓所以傳道
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
之推一而合十明數而知義則道於以得焉朱季說
是書者謂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
存亡增損朱子斥其厭薄事實貪鷲高遠也

孔注云云疏曰訓墜為落者爾雅釋詁文廣雅墮也
失也說文隊從高隕也又作隊侈也並無墜字故漢
石經惟作隊荀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隊楚辭九歌
矢交隊兮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隊如髮漢西狹頌

明字論著集解卷十九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數有顛覆實隊之患皆作隊不作墜墜俗字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曰子貢賢於

仲尼

釋文語魚據反朝直遙反

正義曰精義范氏云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

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

子貢賢於仲尼也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

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

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也蒙案

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辭而乃免十一年戰於艾陵將戰吳子呼叔

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

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

君而拜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

盟公不欲使子貢對而不盟又吳徵會於衛衛侯會

吳於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請而得

舍十五年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陳成

子館客子貢與之言乃歸公孫宿叛入之成邑至二

明字論著集解卷十九 四九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

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

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

曰他日請念文子叔孫武叔子也是子貢在當日固

叔孫氏父子所心說而誠服者也故以為賢於仲尼

左傳載子貢事止此而史記家語本國策有一出而

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直戰國縱橫家數矣既

以為貨殖又以為策士大賢豈若是哉

馬注云云疏曰邢疏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

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諡法解剛彊直理曰武蒙案州仇成子不敢之子文子舒之父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注包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

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武叔也

釋文窺作闕棄規反好如字舊呼報反數色主反何一作刃音同漢石經作辟諸宮牆宋石經窺作闕皇

明明字論彙纂疏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譬之之作諸窺作闕好下多一夫字入下有者字云上無之字高麗本吉同惟不多夫字牆下有也也考文一本作夫夫之牆也足利本也字同補遺一本宮牆下有也字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與室渾

言無別此言宮牆者猶云宮室之牆非以宮室分大

小而專指夫子之牆也又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注

宮謂圍繞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君爲廬宮之

注宮謂圍障之儒行儒有一畝之宮注謂牆垣也左

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亡國不屋是亦

稱牆爲宮也周禮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宮亦四

面周圍之意則所云宮牆者猶言圍牆也男以女爲

室女以男爲家室家之好猶言家人婦子之樂而牆

外得以窺見則其中所有可知適肖小戶人家淺陋

狹仄一目了然景況曾子制言篇云弟子無曰不我

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

其言矣一謂卑之無甚高一謂誠之不可揜皆善於

形容者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大卽富也美且富不足以盡大而化之之聖也宗

廟之美言廟也百官之富言朝也子貢蓋以天子諸

侯之制比孔子據周禮小宗伯注宗廟在雉門外庫

門內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故先言宗廟之

美後言百官之富而六寢六宮皆在燕朝之內則是

見廟朝尙未見室家聖道固無窮盡也古之門制天

子皋應路諸侯庫雉路皆三朝故皆有三門戴氏東

原說也然則仰高鑽堅雖有難窺之奧而博文約禮

非無從入之途武叔果能知子貢則於夫子之門牆

當煩引路以入門冀得升堂而入室不至永爲門外

漢矣皇疏引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是則武叔

明明字論彙纂疏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特不知夫子亦非真知子貢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七尺曰仞者說文仞伸臂一尋八

尺也說與包氏不同段注云諸家之說仞也王肅趙

岐王逸曹操李筌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並曰八

尺而鄭氏注周禮儀禮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

大招招魂李謚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

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氏瑤田曰揚雄方言

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

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疏書 約園刊本

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

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

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

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

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為仞必不能八尺故

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程氏之說極精是以考工記

匠人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不用上文廣二尺深

二尺之例而皆曰二尋者知其廣深不同故尋仞異

文包氏此注亦云七尺者度高與度深等也至應劭

注漢書食貨志云仞五尺六寸是以八尺而七折之

孤說別無所證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偽書更不足

據矣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

注宮隅角浮思也雉高一丈賈疏云不言宮牆宮牆

亦高五丈是王宮四面有牆牆高五丈以仞計之七

七四十九為高七仞零一尺四角浮思高七丈為十

仞則其牆之高極可知矣云夫子謂武叔者夫子本

丈夫之通稱而後以為尊稱上指孔子下指武叔不

嫌相混猶史記世家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師已送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疏書 約園刊本

之曰夫子則無罪意以夫子指桓子而桓子又稱孔

子為夫子非皆指孔子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釋文量音亮皇本高麗本日月上有知字絕下有

傳注引邱陵上有猶字風俗通引賢下無者字文選

答臨淵侯箋注引踰焉作也運命論注引人雖自絕

正義曰皇疏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合上爲一章邢疏分作二章朱注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蒙案毀當作毀說文毀惡也段注毀物爲毀謗人爲毀廣雅作毀以用也爲語助無以爲猶奚以爲也不知量緊接自絕何傷來當從朱注以蠡測海以管窺天此不知量之說也仰天而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至西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空已身此自絕何傷之說也徒欲自絕不知己之量小也於聖何傷不知聖人之量大也皇疏單言不知聖人之度量殊覺味短家語顏回篇叔孫武叔見顏回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武叔固不自知分量而好評月旦者也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

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夫既稱爲聖人而又以爲廢心而用形則其毀聖亦甚矣蓋以聖人之不易知也論衡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甚矣聖人之不易知也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至西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臣不譬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無損亦明矣說苑太宰嚭問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

知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說苑又有對齊景公趙簡子大意與韓詩傳同皆足與本經相發明故錄之

何注云云疏曰訓多為適足者邢疏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王伯申釋詞云詩我行其野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字或作多襄十四年左傳荀偃曰多遺秦禽多讀為祇適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君無多辱焉多亦

讀為祇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昭十三年傳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祇取誣焉定四年傳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王氏疏證服解較杜注訓益為

雖然古音祇从氏適从齒皆在支佳部多在歌戈部雖義相近而音為通轉邢氏以為同音非也適又通作啻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不啻多也亦音轉而義隨之矣

明兩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正義曰朱注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不可不慎

責子禽不謹言蒙案皇疏謂此子禽必非陳亢為其

言與前若不合或以其稱子貢為子謂為子貢之弟

子要皆意想之說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注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

明兩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

見哀痛也

釋文道音導綏音安皇本道作導考文補遺古本上及字下無也得上無之字又無音字高麗本同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及下升下均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階梯也大可為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

得而升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

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

雍也言其感應之幾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

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外注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精義張子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然皆從欲風動神而化也楊氏曰誠於此動於彼其神矣夫范氏曰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徧爲爾德其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黃氏勉齋曰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應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者何哉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曉然而易見哉黃先生曰掌階爲階步梯亦爲階有級可循者也夫子之不可階而升惟據其德之發見者以徵之鹽鐵論備胡篇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故爲政以德所欲不求而自得此論據事實以爲言蓋聖人化人以德德盛則化神學者欲求聖人之神化仍當於實事徵之蒙案升登之借字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子貢蓋述古之成語下六事稱所謂亦古傳言也下接堯曰篇故皇疏云邦謂作諸侯家謂作卿大夫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卿大夫之日其風化與堯舜無殊舉邦家則天下可知也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蓋匡直卽此經之立也輔翼卽此經之道也所謂欲立立之欲達達之也勞來卽此經之綏也振德卽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九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經之動也來亦作徠爾雅釋詁勞來皆訓勤引申之慰其勤勞亦曰來讀去聲綏廣雅釋言撫也司馬法注卻也齊語以勸綏諄言注止也撫安慰止亦勞來之意綏之斯來者慰其勞而不覺忘其勞所謂使自得之也振廣雅釋詁動也周禮太祝九拜四曰振動動之斯和者鼓之舞之以盡神而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大戴禮五儀篇論聖人之德所謂大配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穆穆純純莫之能循順天之司莫之能識百姓淡然不知其善孟子所謂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綏來動和之妙也來直翼得與德皆同韻立與來行與和道與動皆同母蓋相傳之古語無疑孟子欲見聖念之憂勤故以勞來爲始此經惟徵聖功之神速故以立道爲先而要之皆言其教化也生與榮死與哀亦同韻皇疏謂孔子生時物皆賴之得性尊榮於孔子孔子之死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皆哀也或謂孔子之生死關天下之榮哀義亦相融貫故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與宰我論黃帝云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今觀天下後世尊孔子之道者興且治背孔子之教者亂且亡是則古帝王之生死關數百年而夫子之榮哀在千萬世也嗚呼盛哉孔注云云疏曰云綏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以綏爲安之借說文安安也爾雅釋詁安止也又安坐也皇疏云遠人不服修文德以安之遠者莫不繼負而來也動謂勞役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案此章言聖人教化之神效皇氏謂立教無不立是也又云薄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行讀去聲似與上下不符本言化民而以綏爲來遠動爲勞役亦欠精細和穆邢本作和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清定海胡負伯寅撰

堯曰第二十 釋文凡三章朱注同陸氏又云魯論無不却命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祿數在爾躬 注歷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也 潛夫論五行志引咨作格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

嗟也爾汝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諡云堯也舜姓姚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華諡云舜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

舜也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

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者欲使重其事也

歷數謂天位列次也躬身也言天位之列次當在汝

身故我今命授於汝也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

道也言天位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

道也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

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

極盡也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

則天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

天祿所以長終也朱注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

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

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焦理堂補疏曰閻百詩尙書

古文疏證謂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

亦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厥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

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

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則福祿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

軀不終其祿辭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

終鮮終方屬不祥毛大可稽求編曰閻潛邱云四海

困窮是傲詞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

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包說稍異而其旨則同蓋天祿

永終無作永絕解者閻氏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

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

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

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

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章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
永終靈帝立王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
語者無不以永長為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
堯曰文作禪位之册而策書引經而後頓異此攷之
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於魏册曰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魏使鄭冲奉册於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漢武立子齊王閔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
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
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
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久在聖
躬因詔禪位於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
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
王其允執厥中儀型前典以副昊天之望於是皆以
其中為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為卻位絕天
之辭而於是策書改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
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也趙鹿泉溫故錄云言當常
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於永終皆執中中事也上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句卽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下
句卽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終之言有終也詩以永終
譽是也黃先生曰數之在躬德足以順天也祿之永
終不德所以逆天也朱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
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
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
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退終
天祿是朱子所本也包注以困窮為極窮以永終為
綿延之辭段氏說文注申包說以困訓極盡凡經中
言困勉困苦皆極盡之義則此困窮為君德充塞宇
宙橫被四表之意也說苑辨物篇引經少天祿永終
句是以困窮為充塞之義也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
五子傳班叔皮王命論又不引四海困窮句是以永
終為綿延之義也蒙案此經總以閻氏意為長蓋困
窮究不能說好而永終不能說不好也但於四海困
窮之上須加念字恤字天祿永終之上須加承字保
字似費幹旋蓋四字大意古本相通廣雅困終皆訓
窮秦策注窮困也詩考槃箋窮猶終也易象傳虞注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坤為永終是永終又互訓古人往往以疊字成文而輕重異讀者如大學之老老長長是也又有同訓連文而虛實並用者如此經之困窮永終是也兩句一戒一勉意謂四海以困而斯窮天祿以永而斯終則不煩添字而辭氣順從矣抑又攷之說文窮極也廣雅困終極也古鐘鼎瓦當文每有永永無極是四字又皆訓極書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傳曰皇太極中也孔疏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術也本謂數術推算天行之列次也歷數二字又互訓爾雅釋詁歷數也洪範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文選辨亡論歷命應化而微注歷數天命也邢疏孔注尚書云謂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為天道皇疏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是即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也朱子或問謂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以其人之德知之是也董子繁露郊祭篇引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以在訓察本爾雅釋詁謂歷數之修短察爾躬之信執中百義較精實若書禹謨疏引鄭君論語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是後漢讖緯之學也包注云云疏曰云允信也者爾雅釋詁允信也誠也說文亦訓信也从儿呂聲呂用也故王伯申以為詞之用呂允用皆雙聲也云困極也者廣雅釋詁困極也窮也越語曰困而還月盈而匡荀子脩身篇橫行天下雖困四夷此皆窮盡極至之義然說文困訓故廬从木在口中古文作止木本皆株守不通之意故

易雜卦傳井通而困相遇也過逆也廣雅釋言困悴也尚書大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荀子思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是困乃局促危苦之意而極盡又其引申也至窮之為窘从躬在穴中更非吉祥善語矣云永長也者說文永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爾雅釋詁遠也遐也長之引申也故方言云施於眾長謂之永終說文絳絲也絲理最長與永同意故爾雅訓就訓彌廣雅訓竟訓極周語注訓畢訓成士喪禮注訓充鄉飲酒義注訓充備皆善語也

明明字論彙纂卷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亦以命禹 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

正義曰皇邢二疏云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於禹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朱注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蒙案尚書今文無大禹謨真孔壁古文已亡東晉晚出偽禹謨宋集論語之文閒以各書之語云帝曰來禹云云天之

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程朱二子據此遂以危微精一闡發執中之旨王西莊尚書後案云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隳括為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

明明字論彙纂卷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慎之見荀子正名篇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見周語內史過引夏書皆非禹謨元文此王氏平心之論也今文尚書不見舜典禹謨偽古文割堯典下半以為舜典內有堯禪舜之辭云帝曰咨爾禹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而論語所紀究不知在古文何篇也觀於孔注皇疏則非如今之禹謨所言明明可知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注孔曰履殷湯名也

此伐桀告天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

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

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

釋文牡茂后反蔽必決反漢石經無作毋萬方有罪

下不重罪字皇本高麗本考文補遺足利本皆同古

文疊字每作疊也大戴禮注引履字屬下句白虎通

義三正篇引作皇天后帝三年篇引作皇王上帝

正義曰皇疏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

因前揖讓之辭也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

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為天下患苦湯有聖德應天從

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墨子之書所言是其辭也朱

注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

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

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

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

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九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潛夫論引作

東簡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有

罪不赦帝臣不蔽檢察夫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

討也以與也以萬方之罪為在朕者萬方之事已不

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蒙案此真

古文湯誓伐桀告天之辭散見於墨子等書今文尚

書無湯誓東晉偽古文引入湯誥之中其辭曰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放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

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

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割裂雜湊以為湯克夏歸

亳誕告萬方之辭然攷墨子兼愛下篇云夫兼相愛

交相利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

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

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

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

文正與論語昭合又尚賢中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二篇所引今皆采入為湯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十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中乃一日湯誓一日湯說者墨子又以為旱禱文也

今攷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

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

今湯誓無此言則曰取也矣白虎通義三軍篇引予小

子履云云亦以為伐桀告天是即兼愛下篇所引與

論語同者確係湯誓逸文無疑又攷呂氏春秋慎大

覽云桀為無道湯憂天下之不甯與伊尹盟示必威

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九月紀云昔者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

髮擗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

乃大至是大旱正在伐桀之時故大旱告天即伐桀

告天而同此一篇之文也乃作偽者以湯誓為湯誥

則大不可信王西莊尚書後案云孔安國親得壁中

古文且為作傳如今本果真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

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

誓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為據安國論語

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

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尚書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

至書湯誥孔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

簡閱其善惡也朱注本之又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

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詩

閔宮疏引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為

上帝分之五方謂五帝禮郊特牲疏引鄭注云帝謂

太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是鄭君誤以此節

曰字連上舜亦以命禹仍為舜命夏禹之辭周語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引論語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以為證亦沿鄭注之誤故朱注必於曰上

補湯字抑知下文既有予小子履履既為湯名則曰

上無湯字似無不可

孔注云云疏曰云履殷湯名者大戴禮商履代興竹

書紀年稱天乙履此皆以履為名也皇疏易說云湯

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克夏以後

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

也邢疏世本湯名天乙孔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

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名履故二名也皇甫諡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也而於祖乙又以為名斯其妄矣史記集解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易號諡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曰湯名履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黃先生謂張譙之說近是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張氏所本也梁曜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成

明學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二十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以地為號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嘉名文也告天曰履此名非有大典禮不用也此別一說云殷家尚白云云者禮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駢今湯用元牲是仍夏禮也云皇大后君也者說文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爾雅釋詁皇王后辟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左文二年傳皇皇后帝注后帝天也訓以為與者詩

江有汜不我以箋以猶與也書金縢天大雷電以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以皆訓與釋文與音預皇本作預以與雙聲與預同韻也

何注云云疏曰以帝臣謂桀者皇疏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帝臣然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與有罪不敢赦相對成文似非指桀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釋文賚力代反

明學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二十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朱注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或問云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蒙案今書武成係偽古文云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說服孔傳雖引周有大賚而云救乏賙無以賑貧民所富者乃混言四海之百姓而非專屬善人故朱子又引詩序以錫予善人為分封賞功不指散財發粟言也詩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以善人指功臣始與上言帝臣下言仁人相承一氣其曰善人是富者洪範既富方穀周禮祿以馭其富傳曰善人富謂之賞是也王伯厚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然王者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爾功首在得人而凝承大命尤在得天故堯曰歷數在躬早膺天眷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天心則似周之大賚當如集解所謂受天大賜富於善人如予有十亂之意然後與章旨相對且與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亦聯絡貫串蓋周之得天下為能大賚錫予善人而周之所以得天下端賴天之大賚錫予以善人也自作偽武成者取大賚二字屬於散財發粟之下而作詩小序者又以錫予善人解以賚命篇之意此或古人斷章取義而此經之大賚似當以集解

為長賚富古音之台部

何注云云疏曰云賚賜也者爾雅釋詁賚予賜也說

文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

之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易觀卦王弼注引過作罪子作於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云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體不錄修也侃案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以上尚書第六泰誓中文蒙案今書泰誓三篇係偽古文其辭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子一人偽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云明多惡不如少善蓋承上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而言朱子引書孔傳改少字為多反覺味短然孔於

書傳言商之才不如周而於此經注又似言周之才

不如商其意大相懸絕邢疏謂孔意以彼為伐紂誓

眾之辭此汎記周家政治之法是欲為兩處作調人

而孰知秦誓孔傳之皆係晉人偽撰哉攷之墨子兼

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

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變夷醜

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說苑貴

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周公曰

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十七 四明叢書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太平天下矣韓詩外傳淮南

子主術訓與說苑同尚書大傳惟作無故無新惟仁

之親二句少異諸子傳記皆為周既代商有天下後

事而此經孔注則直謂管蔡既誅乃成王周公之時

大約傳聞異辭無從深考而墨子稱之為傳則非在

秦誓三篇斷可悉矣親仁人古韻真臻部

孔注云云疏曰以仁人為箕子微子者據前篇夫子

稱微箕為三仁也武王克殷釋箕子之囚封於朝鮮

解微子之縛封之於宋是殷之仁人皆為武王所有

不舉周之仁人而及殷之仁人者對上周親而言以

周為周家也周家之親不忠不賢者惟有管蔡故孔

特以管蔡為周家之至親舉例若皇刑二疏以此經

為武王告天誓民之文則斷不可及管蔡以後事矣

予一人猶諸侯之稱孤及寡人也白虎通義號篇云

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

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也

釋文量音亮皇本焉作矣公羊昭二十三年傳注漢書歷律志引皆以為孔子語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十八 四明叢書

正義曰皇疏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之政同也

謹猶慎也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典制也治故

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朱注權稱錘也

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黃先生曰五度為

度引申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

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

長大小而制之為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

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

偏也咸鶴泉偶談云法是規矩諸項一例審正則輕

重大小方圓長短無一差忒行政之始先以便民用
齊民俗爲要若禮樂政刑此時制作尙未能及且不
止審定而已或說法卽律以起數以定音古亦上下
通用書同律度量衡以律爲法猶變衡言權從時稱
由此推廢官亦近在民間先有而後無或雖有而如
無其職小所以致廢民間實不可無急須修復未說
到朝廷建官緣是有天下初政也蒙案王者之興也
必有一番振作整頓以新朝野之耳目如改正朔易
服色行之於朝廷謹權量審法度行之於天下故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第曰政而曰四方之政行未遑制禮作樂也漢書歷
律志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
也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
官四方之政行矣師古注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
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度丈尺也志
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
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
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
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于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于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合侖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
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
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
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
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
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爲五則規者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
失其形也規矩相須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
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
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詳繹班氏之志因思戚氏以法
爲規矩意可取而其說未盡也周髀算經曰圓出于
方方出于矩矩者一平一直句股是也準所以爲平
繩所以爲直準繩合而規矩從此出猶權衡合而輕
重由此分子以爲法者準繩規矩也所以爲平直方
圓也故法與準字皆从水考工記匠人水地以縣天

下與平於水故製平物之器謂之準卽今工匠所謂
平水尺也管子水地篇準也者五量之宗也七法篇
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
法是又渾言而概施之舜典曰律度此云法度者律
掌於司樂法行於民間也古帝王之於權量法度也
其於天下則十有一歲而一正之周禮大行人王之
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修法
則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春秋日夜
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是也而況乎武
王初定天下反商政其欲正一代之規模而昭萬民
之法守者當何如謹審哉戚氏謂修廢官亦係近在
民間者攷之說文官从自在下自眾也與師同意
樂記云天地官矣注官猶事也管子言官山府海又
云處工於官府後世有鹽官鐵官墨子尙賢中云賢
者之長官也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
財不散萬民富蓋官府本天地財用之所出工師造
作之所處所以厚民生而利民用者故金木水火土
爲五官加穀爲六府似與權量法度相聯屬再求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證可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權秤也者秤稱之俗權銓之借朱
子云稱錘是也包但言秤者意欲以駭衡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公羊宣十七年傳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兩都賦
序逸民傳論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皆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

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

欲也蒙案禮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十

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

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

弛政庶士倍祿是朱子所本也黃先生曰據五經異

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食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

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商書世選爾勞詩不顯

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

傳襄公二十三年疏云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

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有罪宜廢

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

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絕世亡國分言疑亦同許君之說尙書大傳二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據韓傳之文當以繼絕世爲受采興滅國爲受封國矣或曰上言大賚卽大封此又言興滅國然則封建固聖人之意乎曰此聖人之公心也馬氏文獻通考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是也天子出以公心其始封也選賢與能其既封也無忌疏畏備之弊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否則其過可勝言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三四明故書 初國刊本

所重民食喪祭注孔子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衷重祭所以致敬也

漢書藝文志引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引書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蒙案今武成偽書也偽孔傳云所重在民及五帝之教民

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孔疏云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是書傳疏亦以民食爲二故此經注疏平分四事書曰民惟邦本孟子曰民爲貴漢書酈食其傳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是以王者重民必重食而王者重食正惟其重民則民固王者所首重大學所謂有人此有土後儒申朱注以食喪祭爲民所重并四爲三精義楊氏曰夫民爲重以食爲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是又將并三爲兩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三四明故書 初國刊本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注孔子言政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

之道也外注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釋文說音悅皇本高麗本作公則民悅無信則人任馬漢石經亦無此句翟氏謂古論語有兩子張篇疑前子張問仁章本在此處合下問政章爲一篇而脫其大半惟存此四句然何以又去惠而加公則說耶正義曰朱注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精義程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張敬夫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篇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柳子厚曰論語之道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溷焉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蒙案公羊昭二十三年傳注漢書歷律志注引謹權量節公羊宣十七年傳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兩都賦序逸民傳論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各注引興滅國節漢書

藝文志引所重民食喪祭皆以為孔子之言陳後王之法故孔解朱注均以此節為通論二帝三王之道而柳子厚以為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也黃先生謂此經所言帝王之道百世莫能易者不過專罪已務用賢順民心而子則以為總在畏天命執中寬信敏公猶其條目也翟晴江攷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專為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策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為序其後更有自記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啓後章為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為序次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為序今次第

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
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為一
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為篇蓋於
書成後續得附編而又居後序之後翟氏此說足以
發明外注楊氏之意而蘇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
誥泰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攷者不知古書
凡例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在孔子曰屏除也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明學論叢集解疏卷二十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尊崇重也蒙案隸釋載漢平都相蔣君
碑云遵五進四後漢書祭遵傳云遵美屏惡而朱子
或問亦云漢石刻辭有遵五進四之文是尊又當作
遵循解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屏除也者說文屏除也詩皇矣作
之屏之禮王制屏之遠方注猶放去也屏皆屏字之
借漢碑又作進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釋文費芳味反

正義曰張敬夫云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
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
備矣黃先生曰觀中庸哀公問政及此經答為邦答
問政各章夫子之論治大綱條目可以見矣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

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易益卦王注周禮旅師疏文選洞蕭賦注引皆無民下之字

明學論叢集解疏卷二十 三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
於果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涖
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也蒙案說文因就也
詩常武傳因仍也大學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生財有大道不外生財寡為疾用舒
孟子對齊梁之君所以惠民之政不外制田里薄賦
斂此其大綱也而漢書地理食貨志又詳言之蓋利
在民而所以利之者在規畫之政人主欲惠其民往
往慮於費而仍就民之所利而利之則上因於天時

下因於地利中因於人力而於人君所費者勞心規畫而已矣他何費耶易文言傳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

王注云云疏曰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爲政王注所本也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皇本擇下有其字

正義曰皇疏子張未曉五事先諮第一孔子知其並疑故并歷答也儲同人曰擇必擇其事如溝塗封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靡日不脩城郭津梁浹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宮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載纘需之歲暮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教秀民饗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又曰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輕也可則不憚重矣勞之急不如勞之緩君子非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如此則可必得宜擇必精審黃先生曰觀周官役法擇事擇人與校考年之豐凶時之緩急皆擇也且擇可勞而勞者其所勞之事大半利歸於民者耳又誰怨蒙蒙縑衣引君雅曰夏日

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惟曰怨君子所以必信而後勞其民者惟恐其怨也乃不得已而出於擇不自便而審其可是以佚道使民也何怨之有韓非子引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精義謝氏曰惟喜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皇疏本作擇其可其可者民之可而非君之自以爲可也因所利而利之擇其可而可之君何與哉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欲有多途欲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蒙案欲兼善惡可節不可絕宜公不宜私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欲根於性發於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仁者之所欲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方仁者爲政之所欲也苟奪天下人之欲以專恣一己之欲欲即所以爲貪能就一己之欲以推驗天下人之欲欲乃所以行仁王者民胞物與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不能慎博施濟眾

之量而以欲通欲求仁得仁民咸得匡以生罔不從
欲以治蓋其所欲者仁心發為仁政斯其所得者仁
術自有仁聞也若孟子謂齊宣王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汲黯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是其所謂欲即貪也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注孔曰言君子不亦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

釋文慢武諫反

正義曰皇疏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三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眾
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蒙蒙說此經
者多側重寡小以闢無敢之心然何以不曰無眾寡
無大小而乃以眾寡小大顛倒其詞者何耶或又讀
作一氣以發無驕之愜然何以不曰無眾寡小大之
敢慢而乃以三無字重沓其詞者又何耶子友曾爾
昌謂此三句當讀作兩截然後釋然無疑蓋無眾寡
無小大者泰也無敢慢者不驕也此章本歷代相傳
之聖學以推奉天出治之王道古帝王舍宏廣大一

視同仁其氣稟足以振攝羣生其度量足以包涵萬
類人無眾寡也事無小大也斯其所謂泰也而擴之
以大度尤必操之以小心程子謂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
禮者斯無敢慢也斯乃所謂泰而不驕也而泰字之
眞際乃見而字之精神乃出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

釋文儼魚檢反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十 三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正義曰皇疏正其衣冠衣無撥冠無免也尊其瞻視
無回邪也儼然者若思以為容也人望而畏之者望
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望而
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黃先生曰無威
可畏者見侮於人而必以猛加之君子則威而已也
徐倬長中論法象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詩云敬爾威
儀維民之則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
而致怨於人患已之卑而不知所以然哀哉又曰君
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

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贖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
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諭而風聲化於
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
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
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
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
下觀而化也蒙案辭文清要語云古人衣冠偉博皆
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
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為

輕佻浮薄者此正切中當世之弊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

虛刻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

吝吝當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吝
力刃反舊力慎反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納皆作內說
文內入也納絲淫兒是內爲正字漢書董仲舒傳引
殺作誅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正義曰皇疏爲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
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是酷虐之君也見民不善

明學子論叢書卷二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宿戒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勸而急卒
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爲暴猝之君
也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不申勅丁甯期若不至而行
誅罰此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
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吝惜於出入之際故云
出內之吝也有司謂主典物者猶庫吏之屬也庫吏
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
不敢擅易人君若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也朱注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
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
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
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也項羽使人有功當封
刻印刃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蒙案荀子宥
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
季孫不說孔子曰嬖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
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韓詩外傳三卷亦記此事孔子謂子路曰不戒責成

明學子論叢書卷二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韓詩外傳三記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各書所載閒有不同大約上三句均爲嚴酷者言繹史引新序記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虐暴賊皆過刻之弊也而下一句則從來無深知而切言之者朱子集注謂忍弗能子如項羽語錄謂猜嫌疑慮如唐德宗又謂如李絳

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卻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有司出納之閒吝惜而不敢自專卻是本職當然若人君爲政大體凡事不可如此大意以上三句爲嚴厲急迫過於剛下一句爲遲疑悠緩過於柔人君不當如有司之吝嗇則吝嗇乃有司之本職矣然夫子何以同列於虐暴賊而謂之四惡哉予以爲孔注所云有司之任任字當改爲弊字有司之弊卽今之吏弊也觀於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

歲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則有司之罪已不可勝誅且猶之與人也職分所司謹慎焉可也而何以言吝於出出之吝猶爲與也而又何以并吝於入蓋其藉端作弊借勢凌人據要路以擅權登壘斷而網利出不厭其縮納又不厭其盈出旣靳於予納又反靳於取萬方留難百計磨礪物雖足而故責其羨耗期將屆而駁詰致延誤必使人不勝其守候煩苦力竭勢窮而後惟吾所欲爲以求吾所大欲雖當國事之危急不忍民命之顛連而有

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置若罔聞也試觀今之天下弊之多且大而牢結不破者孰有如吏弊者哉爲政之四惡虐者寬之反暴者信之反賊者敏之反有司似奉公而假公以濟私乃更大爲公之反夫子以此殿四惡之終爲爲政之戒大哉聖人不特明見萬里直明見萬世也馬注云云疏曰韓詩外傳卷三說苑說叢篇荀子宥坐篇皆引視成作責成故馬以責目前成爲視成視乃指之借謂指責其成功此句以作事言上句以立教言也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爲暴引申爲作事猝遽

之意而可惡其不宿戒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慢為無信者慢為慢之借說文
媿侮傷也以致期為虛刻期者刻期即致期以虛申
無信虛致期則遷延而無信矣朱注即以慢令為緩
令刻期為急期慢乃趨之借說文趨行遲也廣雅釋
詁慢緩也近儒以四惡為寬信敏公之反孔注以無
信對信則人任不如朱注以遲緩對敏則有功則於
四者先後相合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三七 四明叢書

釋文孔子曰云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皇本高麗本
唐宋石經皆有孔字惟邢本無筆解漢書董仲舒傳
韓詩外傳六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引均
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命謂窮通天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
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
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朱注引程子曰知命者知有
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
為君子蒙案注疏集注皆以命為數命惟韓李筆解
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蓋召誥所
云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出於天大戴禮本命篇曰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命不可分義理之命

氣數之命為一命猶性不可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
為二性也韓詩外傳卷六云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
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
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三五 四明叢書

得為君子乎漢書董子對策曰天命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
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
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制上下之序以
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
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
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

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是韓董二子皆以性命說此經而數命即賅其中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子竹林篇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韓詩外傳二曰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黃先生曰人不安於窮達之數者必枉其仁義之性知性之命於天者不敢違道以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焦理堂補疏曰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云死生有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為命則孟子詳言之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

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元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為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知天道必得位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為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百姓之飢寒固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固於命君子

明子論語集解卷二十 元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造命則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飢已渴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一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為有德有位者之通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顛蒙徒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也不知命故無以為君子知回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命任運為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此章之旨有韓董二子之言則知命之理精有焦氏引孟子之言則知命之說詳不知禮無以立也

明學論叢書

卷二十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朱注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蒙案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知禮所以立命也坊記云君子禮

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又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是知禮所以立政也禮運曰禮義也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儷焉如不終日是知禮所以立身也蓋君子之學思知人思知天豈是皆以脩身為本脩身則道立舍禮何以哉凌次仲復禮論下篇曰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為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為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仁者行之盛者也孔子所罕言者也仁不能舍禮而求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

明學論叢書

卷二十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
乎恍惚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
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
知禮無以立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
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
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然則君子之學舍禮何以哉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正義曰皇疏引江熙曰不知言猶短綆不可測於深
井故無以知人也朱注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聖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先生曰宣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
之純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
之焉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誤承其言
誤師其法焉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
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慙枝多游而知其叛疑躁
誣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
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
子爲佞以孟子爲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蒙案
論語一書無非言學學也者學爲君子也學而篇言

爲學之始以爲君子要其歸時習而說學不厭智也
明來而樂不知不愠教不倦仁也既仁且智聖之所
以集大成也堯曰篇結爲學之終以爲君子端其本
知命以樂天知禮以立身成己之智也知言以知人
成物之仁也以智全仁聖之所以參天地也君子終
身惟學而已矣窮而在下無非本學以施教達而在
上卽當出身以加民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任也則
知人其要焉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
官人惟帝其難之知人之法莫詳於禮文王官人篇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二十 聖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要不離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人不能度然而
詢事必繼以考言而言揚斯可以行舉故孟子雖能
觀眸子亦必先之曰聽其言也而自謂知言之善與
養氣同功宋氏羽皇曰知人以言審幾於聲氣之微
此學問最精微處也易繫辭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
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
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夫子之知言也孟子公
孫丑上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此孟子之知言也夫言心之聲也不知言何以知其心哉然必讀書窮理以致知又必盡心知性以知天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聖學之極功也亦為君子之要道也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為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愉悅而無所歸攷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而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豈若是哉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二十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序

先師黃薇香先生自撰論語後案屬予為義疏少年識見未定不敢妄作迨五十而兩目昏花白晝不能書正楷自悲潦倒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一無成就將與草木同腐矣五十四歲二月間忽染風火目疾有鎮邑眼醫王氏祖銘者避亂居大沙延請調治一月餘不但風火盡祛而目亦重明遂於五十五歲三月間矢志於天日乞靈於父師決意草創論語疏迄今下幃四年矣去年三月甫脫藁蓋其中有天焉予於是益凜凜於畏天命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後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敢輕疏聖人之言也夫論語一書聖人奉天命而代宣其教於天下萬世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也苟於此而稍有發明焉功未必在禹下若於此而或有舛謬焉罪實將浮於桀紂予深幸天下後世有能糾正其失而匡所不逮焉使予不得罪於天命聖言是參吾父吾師而三之矣感激當何如耶庚午小春月定海胡寅識

海內經學大家浙人後勁為俞曲園孫仲容暨定海黃

氏父子三家鄉前輩胡止三先生實出黃氏之門志載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其所著明堂考射侯考論語集解義疏切音啓蒙大衍集各若干卷畱以待梓者久矣予從事修志局時會湯君濬編纂藝文志書目竊歎曰前輩著作類多湮沒果何日出而公世乎前年春余客滬過訪忻君紹如適張詠寬同年亦來有刻四明叢書之志竊欣慕之返里後擬搜求胡氏之著作入焉越日其後裔寄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茂才來乃告之寄生欣然曰是的大好機會也航海費囊請鑒定詠公曰義疏一種若大部帙刻資殊鉅割愛則不忍獨任則奚以告繼請者請分任之可乎寄生慨然諾爰集其昆季而商之謂我祖遺書不刊則不孝刊則無資今張公能為我家出資而我家不名一錢其可乎於是一堂咸踴躍雖羅雀掘鼠筋疲力盡不惜也資既措乃問序於余余因是歎曰著書難刊書難而刊叢書則尤難乎其難一介寒儒殫心著述嘔一生之心血窮年累月而成帙非必自矜其必傳也而區區問世之心不

能自已不及其身而刻之於是乎以遺藁望後人而爲
之子若孫者能珍護之鈔錄之已爲賢子孫否或供蠹
蝕甚或求售市上論斤爭價可奈何嗚呼此著書難刻
書亦難也若夫網羅羣彙刊爲叢書效鮑廷博之所爲
此清乾隆所謂知不足齋奚不足富於書籍是賢乎流
風遺韻及於張公分政事之餘閒旁搜求乎文獻公故
清白御史子爾心鄉邦掌故固其所也殆所謂明德之
後必有達人歟昔人謂刊人遺藁功等於哺路上棄孩
嗟夫嗟夫何言之沈痛乃爾詠公可以風矣而安定後
裔能保持其祖之遺藁以求刊并能集合其刻苦之資
以助刊得不爲賢子孫乎哉余故樂爲之跋若夫全書
之內容余於訓詁之學涉獵而不專此書一出海內經
學家必有評衡之者蓋游夏不敢贊一辭云定海孫爾
瓚跋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攷定海藝文志胡先生賁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
得其傳晚年著日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
黃氏學多所發明以歲貢生終書目表載有明堂考一
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
皆先生撰也先生之仲子中正復有約仙遺藁爲解經
之作藁並藏於家歷久保守弗失甲戌冬其孫友善友
雲先後示余並合同祖兄弟集刊資千元余既景仰先
生湛深經術不偏漢亦不偏宋卓然有以顯於世諸所
著述皆足爲後學津逮而其諸孫復克以一身節縮之
貲爲遺書剞劂之用尤爲難能可貴余慨念世祿之家
鮮克有禮故兢兢取漢疏廣與凡民齊之語以戒子孫
胡氏自朗軒先生忠孝自勵奮跡於戎行官至參將伯
寅先生懍懍於畏天命子若孫篤守家學勤儉持身視
先人遺著珍若琪球積數十年之願謂能達於一旦友
善友雲每見余一再拜謝余益增愧慚蓋余矢志在網
羅放失儻海內珍藏家皆如胡氏余亦得省搜索之力
則余宜感謝友善友雲諸昆季矣丙子重九日張壽鏞
識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祖受業於黃薇香先生因論語後案而著論語集解

義疏都二十卷書成於庚午歲蓋距今六十有七年矣

彙藏於家友善友雲等愛護備至常置隨身行篋中得

無散失適約園先生刊刻四明叢書凡例第十條徵及

海內藏家先人遺書鄉賢祕冊足以傳後者友雲因先

錄副本一卷與切音啓蒙大衍集寄勘旋謁見約園先

生以全彙攜送慨然允為刊布友善友雲等大喜過望

顧以卷帙浩繁估計刻資在三千六百圓左右歸而集

吾同祖昆弟合議量力分認吾同祖昆弟十人今存者

四明叢書

五人而已長友善友雲次友善友雲友雲友笙友謙約園刊本於是友善友雲

出資五百圓友善友雲二百圓友善友雲友謙友笙友謙三百圓都一

千圓然未及刻資三分之一也約園先生闡發隱幽網

羅放失吾祖一生精力所粹者得以顯諸今日固感且

不朽而吾昆弟以節縮衣食之資聊盡棉薄以竟殺青

之願亦差堪慰先人論語集解義疏今已刻竣明堂考

附射侯考切音啓蒙大衍集附約仙遺彙並續刊約仙

遺彙為友善友雲友笙友謙之父之作也丙子秋胡友

謙友善友雲友笙友謙謹誌

論

語

注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謂學六藝保傅傳曰古者年八歲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時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習調節也春夏順陽氣秋冬順陰氣以時調節得天中和故說也周哀學廢孔子明王道故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子也弟

首陳啓宗上庠教士之法子於師尊可同父師於弟子視若友朋世家言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怨也下學上達君

莫不受業焉君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不知子之事春秋傳曰末

有子曰名若魯人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犯勝傳曰兵作於內爲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兩

言過孔子語也君子君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士者欲致太國子民者道謂仁義平成仁道由

孝弟始故曰仁者天也親親爲大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有尊

尊親親是曰王者天也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皆所以

重本木不立者未必倚始不虛者終必衰故易曰正其本萬物

理失之寡蘊穆以千里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亂

國始元終麟仁道備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蟬言令色象恭務以言色親人情疏而貌親仁者愛由情出也

曾子曰弟子曾氏名參吾日三省吾身省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子曰道千乘之國道治也千乘之國公侯封方百里之國也古者田方里而井十井八十家賦一乘百里之國爲萬井過千乘也伯七十里出四百九十里乘子男五十里出

二百五十乘此三代之通法春秋所因周自厲始革典平桓以

降政在諸侯始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而敬事而信節用

軍賦之數亦以侈大有王者作宜在所損也

而愛人使民以時敬警行事肅警也天子數天事諸侯敬王事禮也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士則四十始仕七十致事農則三十受田六十歸田量入爲出在是矣人謂士也春秋徵者略稱人是也使民起徒役也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周官入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子夏曰名商衛人賢賢易色貴其能奉姆教備婦德不在於色夫王道之始先正夫婦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忠君臣忠則化事父母能竭其力思慈

愛忘勞爲事君能致其身致致死也孔子曰殺其身有益於君能盡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則爲之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威畏禮樂設於身學則不固入小學知長幼之序入大學明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固陋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專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積禮爲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子禽弟子陳氏名亢齊人太史公傳有原亢字籍原陳同氏籍卽子禽與子貢弟子端木氏名賜衛人與及也及以政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德容謂澤謂之溫安柔不苛謂之良接遇慎容謂之行而人自與之如允言求者以甚其不知春秋

穀梁傳曰求之爲言得之得未可知之辭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諸侯父在稱世子無所與於政事可觀者志爾父沒繼體爲政

然後觀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禮諸侯世子三年喪於天子春秋繁問公於莊公篇末以明三年無改之義於

諸侯未終喪者稱子傳曰穆子之心三年無改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陶化萬物禮本於天亦宜上下合和以

陶化商民春秋說曰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王者行禮得天中和天子制禮者也斯此禮也所猶時也小臣事大君事
但猶禮不用和則有時不行若雅之鹿鳴天保君能下下臣能
報上皆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以禮制和故亦不
行若夷王下
堂而見諸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反信必反身踐其言故
近於義義謂宜在我者
恭近於

禮遠恥辱也恥辱故近於禮禮者敬人人極敬之
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因古丈姻字男曰昏女曰姻宗謂內宗外宗也姻非
傳傳曰謹為子孫嫁娶必
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文王懷保小民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敏於事

而慎於言言以作令敏審也過言
就有道而正焉就猶從也正
民作辭過動民作則
失之事王者不臣師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可謂
於辟雍有乞信合語之禮春秋於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

論語注一
三

好學也已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者也諸侯有土地人民鄉大夫有采地皆曰富古者
非貴不富樂道則忘人之勢好禮則忘其勢視

者為進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貢
意樂

道好禮必有賢者與為切磋琢磨故引淇與之
詩以質夫子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子曰賜也始可

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美其於樂道好禮知所自來故
然後成
然之玉待琢而後成器人須友

而後成
德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患不知別人仁知與否子
貢曰人必忠信重厚然後

求其知
能焉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政者天地四時之德也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子曰視其所以聽其所言而觀其所行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

子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曰樊遲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問於樊遲故告之不言仲孫言孟孫者慶父抗鞅而死者魯人

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曰游問孝

子曰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曰夏問孝子曰色難

子曰文王色夏行

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

子曰不能正履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子曰則食者食餘曰餘有燕飲酒

偏在言則也周儀而
昆化誠在令外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讀如易周流六虛之周
而遠反終而復始若日月行度然比
近也周者君子事大比者小人事小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罔猶罔罔無知貌少儀曰衣
思而不學則罔
反誠為始徒思不習六藝
之學則不誠無物故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猶執也異端謂小道也雖有可觀
而不能致遠執其一則為害孟子曰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弟仲氏名由字子路魯人知猶志也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
言不可穿鑿以為智春秋書曰有食之穀梁
子張學于祿
弟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智也
子張學于祿
弟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智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多見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於所見世凡
以遠危害如定無正月戊辰公即位及立揚宮不日之類皆是
也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
焉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立乎人之朝不失春秋之義雖
不求福得
福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哀公定公
子名將
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
服
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為直措投也王者繼亂
舉枉措諸直
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諡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孝慈則忠
孝謂養
老之事

論語注二
三

論語注二
三

論語注二
三

論語注二
三

人焉慈管子曰夫禮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不才者待化於善
老者孝焉幼者慈焉
民有能敬長辨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
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此之謂舉善勸勉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年返魯不仕故或人問之
子曰書
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
于兄弟愛于兄弟尚書語在公篇
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政也
陳陳也為居位者陳說孝友之
無正月明昭非正終定非正始而善矣公之喪至自乾侯戊
辰公即位若善其得變禮實微辭以答其奠引書友于兄弟為
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其服皆斬衰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
矣故於其即位以去就明之言是亦
為政矣其為政者婉其辭著其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善言而無信
大車無輓小車無軛
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牛車小車兵車大車輓端持高者名輓小
無輓軛故春秋重信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信月不信日明王信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世謂易姓之世也問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此明通三統之義故
春秋於三正皆書王是也所因若若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所
損益若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變董子曰王者受命必改正朔
易服色制禮作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
之於天也三正以黑統初正黑統者歷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
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黑
正路與質黑馬黑大節纓纓尚黑旗黑大寶玉黑纓纓黑纓
角卵冠于胙昏禮進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牲薦尚
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
存二王之後也親不統故曰分不明朝正其色白故朝正
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通化物物始萌達其色白故朝正
服白首服白冠于堂昏禮進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牲
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
具存二王之後也親不統故曰分不明朝正其色白故朝正
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通化物物始萌達其色白故朝正
朝正服赤首服赤冠于堂昏禮進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赤牲
寶玉赤郊牲駟牲角栗冠于房昏禮進于房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赤牲
之上祭牲駟牲角栗冠于房昏禮進于房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赤牲

論語注二
四

論語注二
四

論語注二
四

論語注二
四

論語注二
四

論語注二
四

論語注二
四

是月不殺聽別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
 季夜半朝正王者改制一商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
 者主地主天法商而王其道失陽親親而多仁撲故立嗣予子
 篤母弟妾以子賈冠昏之禮字子以父別於夫婦對坐而食喪
 禮別葬祭禮先厥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
 明堂員其屋高殿移員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
 首服嚴員備與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舞備盜員
 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嚴多諱封禪於尚位主地法夏
 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妾不以子
 稱賈號冠昏之禮字子以母別於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
 禮先亨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
 屋卑行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
 與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纒施舞備溢方先亨而後
 用聲正刑天法封禪於下位據時篇目皆在以校夏殷故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王之道若循連環周則復始
 子成春秋繼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兼三王之禮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撥
 亂致治不
 於是見與

論語注二

五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非其鬼謂親盡之鬼非所當祭而祭之謂也
 昭侯也昭公之出季氏禱于楊公

後因立楊官故春秋書見義不為無勇也行充其宜為義持節不備日而復於此議之

討季氏忘臣子之義故於隱如日卒以明其為定之大夫猶置之於桓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季氏魯桓公之子季友之後季氏以別

於其庭春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侯四佾以八人為四

八三十二人目言之是可見也孰不可忍也魯祭周公廟得用

者不取絕以見罪惡是可見也孰不可忍也魯祭周公廟得用

於華廟而季氏因之是不可忍也春秋於莊公之廟備

書丹桓宮楹刻桷以示譏而八佾無文著其小惡諱其大惡

三家者以雍徹周以後稷為大祖祭以文王為大祖祭文王故

亦以雍徹其後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相

也辟公百辟諸侯也穆穆和也諸侯助祭天子天子推道德昭

穆穆何取此義而作於桓廟之堂耶陪臣何取此義而作於桓廟之堂耶

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論語注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魯自文公始壞禮制

經書公序遂如齊納幣以喪娶四不視朝廢臣禮作僭公主夫

越季氏之僭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無所施用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名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

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此皆以救文家之傲禮

記曰多貨則傷德幣美則沒禮易猶延也戚謂戚容稱其服也

禮三年之內圖婚春秋則必於其重者故書納幣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禮義雖有君不及中國之

無君明不當棄夏即夷也春秋之法諸侯為夷狄行則以州舉

夷為中國則貶絕不稱人戎伐凡伯于楚丘則大天子之使

而不言執鄭伯原欲與晉為其大夫所弑則書公會晉侯及

意隱弑書卒以痛其禍黃池之會吳主中國則書公會晉侯及

夷子若南伯然皆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不與無禮義者制

季氏旅於泰山旅讀如旅上帝之族旅陳也陳其祭禮以祈焉

事於上帝之禮子謂毋有曰女弗能救與弟于母氏名求字子

旅上帝之禮子謂毋有曰女弗能救與弟于母氏名求字子

子以旅泰山合之八佾雍徹尤非常之事知對曰不能子曰烏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

非中於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必於射見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下降飲射時亦揖讓而升降謂禮勝者先升升堂

者不勝者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禮上之禮勝者不恥不勝

為君子而已足以射可觀德也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蒼白色

成章曰絢此蓋伏詩上兩言子曰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

見痛風頤人篇者文同爾子曰繪事後素先布成采然後以

素分佈其開以成其文喻美女曰禮後乎言禮所以後美質乎

雖有備粉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畫繪之事成於素仁

義之性起於禮子曰起于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於孔子未言禮

微成也吾能言夏殷禮願之祀宋之國不足與成其事坤乾之

義夏時之等觀之而已傳曰王者之後稱公而春秋言杞子者

春秋王魯而存殷周既繼夏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則降杞於三恪故貶稱子矣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獻猶賢吾不能以禮成之者以其不足於文章賢才足則吾能

成之如使子夏等適周求百二十國實書以為春秋也王者存

二王之後祀宋於周皆得郊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為徐莒所習而變

於夷宋三世內聚皆非其國之故又

無賢者為之講求典禮故孔子傷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禘謂禘於大廟也禘

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餼所以求諸陽所以求諸陰周
人賞陰故先求諸陰也諸侯有祿無祿而魯以周公故得賜
祭其後遂僭於羣公廟既灌而往自迎牲以後皆用天子之
禮樂行之孔子傷其不合乎周公之典禮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蓋魯魯違成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讀曰實實置也知禘之說者其於
者周公舉禘祀壇墀之上以天為主必德如魯後稷文王而後
配天配上帝宗廟之中以祖為主必功如一人而後從於大享
唯則公能制禘為能知禘禘者謂也
審諦功德差其優劣非臣子所得私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謂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然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祭夏不祭春秋
祭如不祭於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為公如晉缺一時之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媚於嚚何謂也王孫賈周靈王之
祀竈設席廟門外西室之奧室制以奧為尊故人子居不主與
古者諸侯之士不貢於王不見徵於天子則不可仕於王室天
子大夫可以適諸侯不可以仕於諸侯之國賈自周出仕子
倫故詭辭以自解於孔子明與尊而無事禮卑而有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以喻王董子說此義云天者百
無益也故春秋於不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
郊而望則書以譏之

子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二世夏殷也郁郁
通三統昔周公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制禮視夏殷而損益之使
去質就文夫子因文王周公之法度而作春秋亦兼取夏殷損
益其禮使改文從質故曰吾從周從周者

子入大廟大廟路寢大廟也路寢前堂為大廟中央為大室亦
每事問或曰孰謂邠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邠魯下邑治邑大夫稱人謂孔子父叔梁紇也魯祭
謂知禮之譏子故曰是禮邪多非禮子故每事必問以諷之而或人不喻反有歎

子曰射不主皮此當言禮射不主皮與鄉射記同奪一字耳禮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厥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
曰和容五曰興舞一曰和二曰容者鄉射禮之三精射也獲而

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為第一次射三日主皮者鄉
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服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
益取其中也是謂第二次射四日和容五日興舞者鄉射禮之
以樂節射也司射禮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
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之禮故謂之興舞也司射禮曰不
物之存主皮而已故為力不同科徒別上中下地均人分年之
力科條也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牲生曰餼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
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而受是為告朔自是而後朝廟視
朔於大廟敬之至也周室既微正朔不行於諸侯魯自文公四
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
告朔而書不視朔人欲去是禮故如其意以質孔子春秋不書不
告朔而書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
禮孔子思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不臣為
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我愛其禮謂告朔之禮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孔子事君盡禮人不能然反其禮
秦也雖違刺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定公問君使臣使事君如之何定公昭公弟名宋時臣失
禮定公患之故以爲問 孔子

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使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國風之首篇周公所作淫
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婦後舉燭至
下房中釋朝服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夫擊鼓鳴于階
師奏實鳴于階玉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時也然後少
色及康王時佩玉晏鳴應門失朝則舉公陳關雎以爲刺

哀公問主於宰我弟宰我名子襄仲魯人主宗廟主孝經說云主
長辛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取想像其容貌松猶容也殷人以柏

義取親而不遠主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戰栗堯成日戰戰栗

栗曰慎一日戰栗... 中者竟內之象... 作傳公主傳曰... 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說之諫之咎之何... 益乎遂猶久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其功而又惜其器小... 賜故得備牲... 則管仲知禮乎... 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賓賓酢主人飲畢皆反之... 於坫大夫奠爵於篚而已... 童子曰春秋之道...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

事以鍾鼓奏九... 夏翁如變動貌... 敝如也... 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 釋如釋也... 儀封人請見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乎孔子失魯司寇... 無禮下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春秋說云

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 命制作為天駕說號令百世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 故盡美又盡善矣充實之謂美...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文王... 禮作樂成康刑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 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 不哀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 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注三... 南菁書院叢書... 六

論語注卷四

德高戴望子高著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里居也仁者親親仁民備百行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慮止知者利仁故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約猶窮也明上仁當有禮以坊之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安者視仁若安宅然利天下者以仁為美利利天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唯君子能好其匹其惡有方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親親仁民之道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怒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如猶奈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故託隱公以為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知猶用求為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冉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為王之貫貫中也通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怒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如猶奈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故託隱公以為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知猶用求為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冉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為王之貫貫中也通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怒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如猶奈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故託隱公以為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知猶用求為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冉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為王之貫貫中也通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怒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如猶奈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故託隱公以為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知猶用求為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冉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為王之貫貫中也通也

論語注四

一

二

之道忠恕而已矣唯庸辭以仁治人忠恕之至忠者設中於心忠主文用恕故書歸賈求購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部取防成亂納鼎丹盤刻稱乞師取殺告月朝廟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獻六羽言初易許田言假築館云外救紀書次公薨不地逆祀稱躋卒仲遂則志猶釋奔歸父則錄至禮如晉不見晉侯伐秦先言京師大雩去辰從祀不日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忠文質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祭衛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三世異辭以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然而於所尊致其嚴於所親致其愛於所哀致其戚於所賤致其辨於所惡致其尤於所誅致其美於所危致其憂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其辭有常變焉其義有經權焉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非聖心其孰能與於此是故欲求人倫之至達王道之大於忠恕欲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子曰君子論於義小人論於利論譽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

論語注四

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列也高列所以廣德列賢則自進列不賢則自退是以春秋褒

子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微諫者子於父見志不從又做不違致敬以翼其人不違者母尚和順不用諍諍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勞而不怨勞憂三諫而不聽則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記曰親老出不出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作階出入不當門阼三年之中

恆若父存存春秋書武氏子來求博義繫乎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禮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故昏禮不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之君子以言教民不如此

而春秋用夏之忠以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省也無益於治有益於煩聖人弗為無益於用有益於費知者勿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猶訥已以德往接人亦以審於行然後發言則言彌貴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報已以德往接人亦以

子曰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數其失以諫事君欲諫不欲陳故孔子曰

諫有五吾其從諷諫乎陳靈公惡池冶直諫而殺之曹鞅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鞅合禮

論語注四

四

南菁書院叢書

論語注卷五

公冶長第五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子謂公冶長弟字子長齊人可妻也雖在纍繼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不稱女者遠別也昏禮所以合二姓之好故慎其事

三十而娶女子十五子謂南容南容魯人邦有道不廢邦

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廢猶黜也禮諸侯罪黜世國

陰有絕也孔子之兄孟皮南容之妻孟皮之子與

子謂子賤弟字季氏名齊魯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人

此人也子賤治軍父民有賢者五人教子賤所

以治使子賤非君子焉能取此君子而友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也曰瑚也

不當大用夏曰連股曰朝皆宗廟黍稷之器近

含蓋遠稱二代者誓此器用則一而時有與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可以並孔子或人意仁者不可無佞佞才

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婁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當

疾也佞人口辭疾給使人不得盡其辭故數見憎

惡仁道至大不足為或言但曉以佞無所用耳

子使漆彫開仕弟漆彫氏名改字子開魯人

信開承命往仕而辭於夫子之言吾當為居古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

之辭也魯與齊接壤盡青州海其東為九夷朝鮮之地箕子之

國故設言浮海欲以去之九夷因其有箕子遺教可以行道也

桴材為桴之材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於桴材以寓終不忍適海外隔遠魯也魯備四代之禮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足為武伯言又問子曰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賦者井里所出以給軍

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治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

其賦合地與民以制賦也千室之邑卿備百邑十室一邑

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百邑過千室矣百乘之家大夫

之廣輪也其宰如縣正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賓客言損相兩君之事孔子曰二

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俞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問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於文一與一為二具四方中央為十

類而長則易二篇之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將來

宰我晝寢寢臥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朽木腐朽之木彫飾也糞土穢土於子與何誅宰我傷道不行

何傷乎誅傷也春秋至定哀世魯益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

亂而春秋之文益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於子與改是我乃更察言觀行尸子述仲尼以六子自厲

曰辭不辯

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強志或對曰申枨弟字申氏名枨魯人

周即子曰枨也欲焉得剛欲生於陰剛者陽太史公傳有申黨字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非義陵人已

所不欲吾則欲使其人無陵於人自彼視己子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道則難故曰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禮樂傳曰詩書義人始於詩書終於禮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樂故可得而聞也性者人所分於陰陽五行有仁義禮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虛消息之道與猶合也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不以設教傳其人待告告非其人雖信不著故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聞讀如問斯行諸之闕行讀如常若不逮孔子以為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嘗戒其兼人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孔氏名圖文古者華而後舉論天子崩稱天以諡之諸侯受諡於天子曰敏子卿大夫受諡於君周人以諡事神名故終稱諡也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勤學好問應諡法也下

以下倫比古今人士亦春秋之善善從長惡惡從短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曰成子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恭者不懈于位惠者心省舉皆大法非為一舉一人設故子曰晏平仲晏平仲齊大夫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謂他人久平仲敬於他人善者平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蔡者元龜出蔡山因以名焉長尺二寸天子之龜也諸侯

龜長尺大夫山節藻梲稅梁上楹狀其形故名為梲稅之言侏入寸士六寸節也節格者構榷在稅上所以負屋之重刻稅為水藻文刻節為山形皆何如其知也言不知則不

天子之廟飾左氏所謂作虛器者是公適祀先廟後祀而躋僖公事由文仲執政不舉之者諱國惡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乎曰未知焉得仁非知不能成仁故夫子言仁必及知子文爲楚上卿未能變夷狄行而數遣髮使中國又

論語生五

三

舉得臣爲城濮之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不知如此安得爲仁齊君齊莊公光也大夫稱子崔子齊世卿崔杼也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崔杼作亂文子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公二十五年其後杼名不見於經者將達王事誅亂賊故絕正之使不復見此春秋之常辭唯趙盾免則以其非親弑故赦之

爾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此崔子當從魯讀爲高子高子齊大夫高止會欲誅崔杼而不能與止爲世卿不討賊同何如子曰清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文子不知齊之將亂難至而去之不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諡必三子聞之

曰再思可矣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有三思春子曰甯武子衛大夫甯氏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善其伴愚得以明哲保身春秋襄二十六年殺其大夫甯喜喜者武子曾孫從其父殖亂命弑刺

納衛亡其卿族故美武子之能愚以悼喜之不知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

之環然後反魯不召孔子思歸與歎之辭也禮大夫去國君賜孔子終身旅人而已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

裁之爲斐文貌畫繪之事五采備謂之成章譬其學以成德裁制也言雖己亦不能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言夷齊所行合乎忠恕曾子曰朝有過夕改則與之

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春秋狄秦而於穆公能變則稱伯使有大夫爲大善辭亦以此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氏高名曲而有直名孔子惡似足恭盤踞貌巧言口柔而非者故舉微見大巧言令色足恭令色面柔足恭體柔君子不失色於人足於人色容莊口容止足容重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

其德外詐相親此爾者行異微生而
同為鄉原故並恥之疾作偽者甚爾

顏淵季路侍子曰益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敝壞子路志願交友人己若一己不以生感顏淵曰願

無伐善伐美善則稱人過無施勞施舍勞勤也君子仁以為子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安其身心禮

先王老臣不名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懷和也春秋於女叔

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餘可推焉故曰志

在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決絕之

魯為彼婦之歌季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此

其知過而中不能自訟卒不復召孔子故發此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論語注五

五

南菁書院叢書

論語注卷六

雍也第六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明堂位也仲弓有舜禹之德而仲時無天子薦之者故明其可使南面也

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子桑伯子與夫子同時人簡大也略也陳大略於禮文質勝故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明堂之法禮達於下王中心無為以守至

正故曰居敬順時布德和令不言而治故曰行簡文質道備合於南面之術故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曰大簡若道家之獨任清虛以為至治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學者反情治性盡才者也不遷怒者君子善善不貳過貳益也知不從長惡惡從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不貳過善而復行是益之過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復無祗悔元吉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華仕魯為魯使齊冉子時宰季氏掌賦粟君言不宿於家故其數於夫子祿穀曰粟子曰與之釜

曰秉此禾秉之數合乎聘禮者殆古者出使君待之禮加於常祿外如禮他國使臣然與子曰亦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周救也古者十月皆於其時明赤適齊已在祿人之後則母不關粟仕有祿曰富君子行權以救急不急則與為繼富也

原思為之宰弟子原氏名憲字子思魯人與之粟九百九百解以多孔子為司寇時思為家邑宰

解以多萬二千五百家為與之粟九百九百萬二千五百家為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牛牛子其體也騂赤色周備赤禮祭天牲角滿粟社稷宗廟角屬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因其父賤其子故欲勿用用濟如春秋傳用

然後郊之用用者卜中也古者郊祭必卜二牲帝牲養在滌三月後牲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於禮郊廟牲養在滌三月皆用騂牲郊廟大祀山川大祀騂牛之體而中野再獻不用諸天祖山川大祀登得舍之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此蓋敬言與許南面同情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象乾元元者天氣也類子性與身可知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然則顏子亦全乎君道者與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之息盈虛異乎乾元之不可

季康子問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問可使執國政否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果勇決達通達藝可為司馬達能主教可為司徒藝能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弟季氏名損字子騫魯人費閔子騫主土可為司空此天子三公官也

曰善為我辭焉辭當音辭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復反也孔子微也閔子以孔子道之行廢為已之出處

伯牛有疾弟子伯牛魯人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牖南窗也君子入室但從牖執其手為切脈也曰亡之命矣夫既切脈知疾不請矣夫亡喪也孝經說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得惡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筒也瓢瓠也顏子樂先王之道處貧而忘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冉子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廢喻力極體頓不能復行則止也畫界也夫子之道寧爾冉子誠心說之而又自歎其力不足百夫子恐其畫於不

論語注六

論語注六

足故言力不足者若仰高勤行中道履者則可否則不知者之將至何不足之自明乎自明不足殆於倦學而止故曰女書以進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子游為武城宰武城泰山南武城縣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問女得賢人於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於王諸侯又歲貢士於天子是以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氏滅明名字子羽後為孔子弟子德田開道也厚法禁徑踰者公事在官之事非公事不至幸室言無私謁

子曰孟之反不伐魯大夫孟之側字子反自功曰伐哀十一年與齊戰于郎孟武伯帥右師先奔之反為殿

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策馬極也軍

殿魯出師當先命殿及奔殿者越行而先之反乃更為之殿以距齊師於時皆貴勇力駿禮讓故孔子舉其言以訓世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

夫大祝子魚鮀有口才治油之盟將長蔡於衛以鮀言乃先衛侯宋朝未公子朝也朝有美色通乎靈夫人靈公召之使仕於衛故言為國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世言必喪也靈公寵朝而兼任鮀故得免於喪此假衛事以傷魯之受女樂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衰世之君莫能由是道者明當示斯德行使民不迷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貴文質得中彬彬

史視史也唯司威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半貌禮所以有質家文家者為王起有所改制順天地之道天道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木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三王之道若循環非有所舉有所遺也夏教尚忠而文文家尊尊尊尊之過流而為史殿救之以質質家親親親親之過流而為野周復救之以文然而原其始制主質者有文主文者有質三代之初皆彬彬君子也春秋救周之敝將變周文以從

論語注大

三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論語注大

殷賞而馴致乎君子之道乘殷之路尚質也服周之冕貴文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代直道而行直道者不能曲撓

幸而免爾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出死而生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則能約身以禮矣樂之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在然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性與天

之事中人以下其知不遠故不可以語上春秋有據魯新周故未黜杞之文應天制作以治百世而不知者疑於倍上故夫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富教之直

不黜鬼神季梁曰民神之主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仁矣若堯禹治水成湯救旱皆仁及天下也

子曰知者樂水物性知知周萬仁者樂山山性仁仁長萬

物故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物故仁者樂山知者

動知象天知者靜仁效地地主受知者樂物物得其樂已亦樂

故仁者壽靜以合化成萬物物被其仁而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文武周公之道幽厲傷之

魯矣其次莫如齊管仲修舉之未盡合也故齊一變歷可至魯

魯一變乃可使如周道之盛孔子刪詩以王者之風繫之周公

曰周南以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以魯

繼王迹為諸夏張治本故曰吾舍魯何適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竹簡也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

時成故曰觚哉觚哉以喻為政而至純

太平非一日之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讀曰井非者

陷禽獸仁者愛人宰我憂世無道而夫子猶以仁天下為已任

故故言人隊井中仁者亦將自下從而援之邪為惡仁者從人

入於窞窮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去也君

仁之道窮

善不善斯去矣 可欺也不可罔也 罔誣罔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不可得而陷 見亦避陷與罔也 非其道春秋有刺譏褒諱拒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六藝之文禮貫
之正經行脩言道禮之實故約身以禮亦可弗 乎六藝禮者太平

子見南子于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公
十四年孔子自陳返乎衛靈公夫人南子使請見孔子曰四方

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不得已而見之古者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國君

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助
祭宗廟正君臣之位則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於衛為際

可之仕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
足復仕其朝故不說矢猶直也否鄙也厭絕也夫子直曉之言

吾所鄙棄不仕者皆見絕於天者百衛君尚未也稱天以言至
再者聖人性與 天道畏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中和也庸用也常
也用中和之德為常

道也命乎天率乎性故曰至至者言世可則效也先王以禮樂
教民於中和世衰禮樂不行故民寡此德久矣易以二五為中

和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變化終既濟
定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春秋設素王法以陰陽之中制其

禮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元以統春春以統
王王以統月以統日明王者當行中和之政以奉元順天道

詩書禮樂皆尚 中和可以隅反

論語注六

五

論語注六

六

南菁書院叢書

德清戴望子高著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循其故事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序易刪詩書正禮樂皆述者也至於脩春秋義實兼作亦謙言述者有變道之名無易道之實老老明彭彭祖彭祖為殷守藏史後老聃於周亦繼為此官竊比猶言竊取也昔者孔子西觀書如周室問禮於老聃殷之舊典於是乎在春秋改制質文多循用殷禮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於我言人以為三者多孔子孔子不以自足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講習也不習操履不能安弦不習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徒取也

論語注七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退朝而處曰燕居申申整敷天和舒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志欲如周公之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於春秋冬夏孔子為邦亦取四代之制春秋辟制作之名籍魯以託王義思周公也

子曰士志於道言士當志為孝友睦婣據於德德六德知仁聖依於仁人與仁合相依游於藝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游誦如以成其德行而綜之以禮故曰文之以禮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束脩童子之摯以見先生謂之束脩者取其能自束帶脩飾吾未嘗無

誨焉誨之以舞象學射御之使盡弟子之職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必待其氣憤啓別也排古之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以數喻開闢

之隅隅角也邊為廉角為隅復猶報也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事者可類以類異其別文若可貴以貴異其條

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詳也董子曰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

子曰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孝子哀戚之心禮斬衰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是日起弔之日天之

情哀樂不同日故禮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而況於歌

子曰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戚唯我與爾有是夫舍猶置行

子曰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禮大國三軍子路問夫子行軍誰可共者子曰暴虎馮河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為之矣執鞭君之御士條狼

論語注七

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者古人之道此言當陽虎專季氏時

子曰慎齊戰疾慎齊敬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愛性命老

子曰齊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桓公時東

伯夷叔齊何人也子貢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軀子曰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仁者親親為大

讓其弟叔齊援立長之義以與其兄父子兄弟伯夷援父命以

也。不與。觀。明。當。更。立。長。君。使。衛。人。距。職。申。尊。尊。之。義。使。輒。退。位。
也。得。親。親。之。恩。春。秋。絕。蔽。曠。之。出。奔。不。與。其。人。衛。而。善。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伯。討。辭。傳。曰。曼。姑。受。命。平。靈。公。而。立。輒。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為。可。距。則。輒。之。義。為。
不。可。距。故。雖。於。法。當。立。而。夫。
子。以。其。不。能。距。位。亦。不。與。也。

子曰。飯。疏。食。疏。糲。也。食。稷。食。庶。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古。者。黃。賤。皆。有。事。於。天。下。是。
恥。之。為。其。陷。於。不。義。也。在。上。曰。浮。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當。言。假。假。之。首。

方。故。言。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
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身。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
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為。十。五。則。柔。變。之。數。
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
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
五。五。音。六。律。七。病。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為。十。卦。坤。陽。伏。陰。中。
上。下。皆。陰。故。維。卦。曰。大。過。類。也。類。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
陰。降。由。復。出。震。自。歸。而。泰。盈。乾。生。井。養。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
論。語。注。七。

可不過大

子。所。雅。言。詩。書。雅。言。正。言。孔。子。講。誦。讀。書。執。禮。皆。雅。言。也。執。禮。
禮。書。謂。相。禮。事。也。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
執。書。以。大。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記。
王。於。此。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必。皆。雅。言。也。詩。書。
或。誦。讀。或。教。授。弟。子。禮。則。教。文。行。事。而。已。故。別。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賢。大。夫。沈。諸。梁。字。子。高。
曰。葉。公。不。對。者。恐。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
知。不。足。以。知。聖。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定。人。道。黃。帝。作。井。已。設。禮。樂。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敏。勉。孔。子。剛。書。始。自。堯。舜。皆。冠。之。力。以。曰。若。稽。古。
三。科。五。家。取。法。不。遠。故。當。信。好。勉。之。力。以。曰。若。稽。古。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詭。言。也。怪。如。日。食。星。變。山。崩。之。屬。春。秋。志。
舟。亂。如。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神。如。杜。伯。射。王。伯。有。為。厲。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春。秋。外。離。會。不。書。言。不。足。別。善。惡。以。此。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魁。其。如。子。何。桓。魁。宋。向。戌。之。孫。司。馬。也。
德。天。生。夫。子。受。命。制。作。魁。何。能。為。此。言。
當。魯。定。公。卒。之。年。夫。子。去。曹。過。宋。時。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之。教。有。可。得。聞。者。有。不。
可。得。聞。者。弟。子。疑。之。以。吾。無。行。而。不。與。三。子。者。是。已。也。是。視。
為。有。所。深。隱。故。解。之。以。吾。無。行。而。不。與。三。子。者。是。已。也。是。視。
無。不。與。三。子。者。視。我。所。行。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
足。以。至。隱。者。不。書。也。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
明。

子曰。四。教。文。行。忠。信。文。六。藝。也。行。六。行。也。忠。信。六。德。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曾。仁。合。為。聖。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曰。聖。人。者。知。通。乎。子。曰。善。人。吾。不。得。而。
大。道。隱。變。而。不。能。辨。萬。物。之。情。性。者。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以。王。教。化。民。若。若。絲。篲。子。太。
書。尹。告。曰。自。周。有。終。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
矣。亡。謂。貧。有。謂。富。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
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約。於。禮。於。時。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故。發。此。歎。也。

子曰。不。射。宿。不。射。宿。也。宿。者。為。大。網。橫。流。以。繳。屬。鈞。
制。不。以。夏。田。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
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皆。聖。人。恩。及。禽。獸。也。
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惡。其。妄。作。乖。多。問。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言。作。春。秋。也。於。所。傳。聞。世。
張。法。以。加。王。心。也。所。見。世。識。其。行。事。而。已。傳。曰。春。秋。何。以。始。乎。
隱。祖。之。所。建。國。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
秋。分。十。二。世。建。國。也。所。見。有。三。等。有。見。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
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
也。傳。聞。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
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詞。於。所。傳。聞。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言。作。春。秋。也。於。所。傳。聞。世。
張。法。以。加。王。心。也。所。見。世。識。其。行。事。而。已。傳。曰。春。秋。何。以。始。乎。
隱。祖。之。所。建。國。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
秋。分。十。二。世。建。國。也。所。見。有。三。等。有。見。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
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
也。傳。聞。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
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詞。於。所。傳。聞。

殺其思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尊微其辭也子亦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殺弑而書乙未殺其思也屈信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言知之次者

聖人諫言知之未深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以其是非錯互乖悟正道故曰為互鄉惑也 子曰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何於童子之進與其退獨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獨

國進子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 子離人絮已以進與其

絮也不保其往也 去惡就善曰進所以與其進者因人既絮身也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

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以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 極仁之量堯舜猶病故人疑其遠莫能致也立人達人取

而仁斯至矣 陳氏司敗名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孔子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昭公襄公之子名裒 孔子曰知禮孔子

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弟子巫馬氏名施字

也此蓋孔子在見司敗命旗為典謁者當問對時旗蓋俟於門

外禮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孔子不欲問君過故遠退也

禮取妻不取同姓而昭公為取吳女故諱去姬稱吳孟子孟長

也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放春秋於昭公十年取

吳孟于之戚為內大惡諱不書逆女而唯去冬以見不能奉承

宗廟之義於卒也不稱夫人不言氏氏繫姓者 巫馬期以告子

也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恥諱莫如深

姓為知禮乎 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恥諱莫如深

則不答矣 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恥諱莫如深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聲比於琴瑟謂之歌歌者

之以合韶武之音善謂止於中聲也善則宜 歌詩孔子於詩三百皆歌

和恐掩人善故不遽和見夫子善與人同 文不依史籀所作故不猶人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文不依史籀所作故不猶人也

則吾未之有得 躬行或不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故曰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 云有也孔子謙不敢當仁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正當從魯讀為誠誠信也唯猶為也言不厭不倦仁

聖之德備信為弟所不能學與母于歎力不足同

子疾子路請禱 禱者求福也 子曰有諸師禱之禮否

子路對曰有之 子路意弟子事 子曰且之禱也久矣 孔子信天之知我制作未

禱而日禱久矣者明 已素行合於神明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 固陋也當時行禮過

無甯過儉以 無甯過儉以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

利切身家故長戚戚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 君子溫而厲威而

治使民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純太平之世也 六

不猛狽而安 厲謂正顏色猛怒也安猶晏也寬容覆

載曰晏道君子坦蕩蕩之容有如此者

南菁書院叢書

德清戴望子高著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周大王之元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季歷生文王有聖人表素伯知其必有天下欲使大王得遂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因大王病仲雍推入吳采藥大王沒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不立仲雍之子為後令周嗣在文王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詭道合權隱而不著至德若不足故民無德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慝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慈畏懼貌絞急也恭以遠恥慎以辟禍勇以成義直以正人然而不中禮則有四者之失唯禮可以已之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親親也春秋於弟稱弟母兄稱兄見親親之義於數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敬故之義周道尊尊諸侯弟昆不得以屬通故其制服絕旁期殷

論語注

道不然上下各以其親質文異教而春秋從殷故先親親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啟讀曰啟啟視也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

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小旻之辭戰戰兢兢戰戰兢兢也

隊履薄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吾自知免於患難矣深以亂世能終為幸也小

子弟子也禮有不弔者三畏死死厭死溺死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思以明哲保身今乃畏厭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敬子武伯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謬言反其本性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令莊嚴則人不敢欺詐之辭氣謂政教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人不敢欺詐云辭之耦矣民之洽矣饗豆之事則有司存存者董子曰古者辭之釋矣民之莫矣饗豆之事則有司存存者董子曰古者實夏上饗黃豆實非饗蠶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省祭器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校猶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子貢語曾子之行於術將軍文子曰滿而不滿實如

子曰可以侂六尺之孤侂寄也六尺之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孤年十五以上

命君幼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禮義之大制奪簡易也國於大臣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公子喜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下節

君子人與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天下以為己任重莫重焉不知老之將至遠莫遠焉仁舉莫勝行

子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王者欲起政教先命大史欲給求為本民遂欲而樂生然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言其見人道遠由從也民從不可使民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之謂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好勇之人而疾失其業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春秋於叛逆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為己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公告武王曰不驕不吝以戒為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則不能致士吝則不能養賢其餘行雖有小善亦不足觀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以喻善五穀種之美者穀耕且養三年通一藝故曰三年

子曰篤信好學固守死善道善讀為繕性之繕繕脩也謂脩仁義之道守死弗去也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則出處隱見不可

胡焉而已危邦不入始微往亂邦不居今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魯宣公繫子赤而立公弟叔胙不仕
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春秋善之以為盛
德之士故於其卒也書而字之以諷厲失俗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之言必當其位位大言大位小
言小不在其位而謀其政雖得正猶
有悔焉故君
子不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殷大師向摯也
周始四始也闕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
為頌始皆周公歌詠文王之德孔子列為四始為後王法亂廟
合樂時也鄉飲酒禮曰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芣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一篇為一終詩者歌也所以
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矣洋洋乎盈耳多貌謂合金
石絲竹而歌之也此孔子思周公禮樂誠摯遺聲聽而美之性
子曰狂而不直取直道何而不願人宜謹慮性性而不信性
慤也宜吾不知之矣言皆與帝度反
故不知之矣

論語注八

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曾子曰君子愛日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高貌舜禹有天
下下則與天下共之為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充
輝之謂大則法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
功成堯法天為而不有故其仁如天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
無所際貌名諡名也天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堯崩無諡是民無能名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堯乎其有文章五章也謂山龍青
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
大夫服二上服一若天之垂象焉昔者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
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定可為世法者百篇皆據周而錄二王運
之三代以見春秋通三統之法於上法唐虞加稽古之文以
周時堯典固夏書也尚書說孔子曰使帝王受命用
吾道堯治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此始堯之徵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臣五人謂五官也唐虞夏殷皆五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官以法五行舜之五官禹司空也棄稷

也契司徒也咎繇武王曰子有亂十人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
士也伯夷秩宗也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治外有
九人治內有文母子我也我周也周道之興本乎祗席故詩首
關雎以為風始此古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尚書大誓之辭今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際猶降也言人才唐虞參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當紂惡未盈三
無受命改正之志明
武王之伐非不得已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間猶加也言禹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
道三科五家升降絕續成繫於禹吾無以
加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曰天者神王者父天為天之子故以
孝言之夏時先言初歲祭後言圓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者
有見非先郊而後祖明忠教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者
冕大裘之冕朝祭所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卑庠方里為井井
服致美者若志備禫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卑庠方里為井井
凡十美為成成間有血洫廣深八尺盡力溝洫有溝溝廣深四
洫以急民事若先歲祭言農緯厥末是與禹吾無間然矣再

論語注八

四

之者深歎禹之德當為來者法孔子曰書之
重辭之復焉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寡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道也仁者人之性也備善於易春秋不以設教故見為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者巷黨名無所成可以一藝名之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所謂大道不器一於其藝執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射御執御矣欲使專一於其藝執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射御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也朝服麻衣而冕其色緇也古者祭服用絲朝服用麻當孔子時朝服亦用絲孔子從之以為儉不失禮玉藻曰朝服之緇也自季康子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以賓禮下

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禮之變也時臣大夫修行禮皆從其變孔子欲正臣禮故違眾從下以抑文家之傲 子絕四事絕言卓絕母意不妄德措春秋書伯于陽子曰我乃日如爾所母必無專必孔子聽於文辭有母固無固行如魯人不知何母必可與人共者無弗共也 覆較子亦覆較

母我善無有於我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畏於匡 畏猶拘也孔子以定公十五年自衛適陳過匡弟子見刻以為陽虎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命制法度春秋建五始假文王以為王法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明春 秋繼周如文王之繼殷故孟子曰春秋文王之事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與於斯文謂己之制作皆據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匡人其如子何 如子何猶言

亦文王之法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子何 奈我何有聖智而無位知天將命已為百世師故言未喪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宰吳大宰駘疑多能未足以為聖

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生也言是固天生之將主也聖不皆多能唯孔子又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少時嘗為委吏為乘田故言賤也鄙事小技能之事文王世子所謂曲藝是也賤之不已後選曰知人故君子半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年弟子琴氏名宰唯務上達不貴多能 子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子謂衛人稱名者是篇牢所次與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別也謂 有鄙夫問於我控控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夫鄙野之夫控控誠也鄙夫雖賤苟以誠心來問我則舉其事之兩端而盡語之無所殊別叩舉也 兩端輕重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孔子傷世無明玉也明出圖矣今天無此瑞已矣夫根不制作禮樂也制作必當革命之際不欲顯言故以鳳鳥河圖見意焉

子見齊衰者 齊衰母服舉齊以該斬也有喪者 卉衣裳者與醫者見之 大夫之祭服醫者舉齊也雖少必作過之心趨也雖年少必起敬趨疾行也喪者在所鄙貴者在所尊待醫者如喪者以盡仁如貴者以盡禮禮凡醫者之有道德者則使之教死祭於醫宗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此顏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彌終也仰之終高不可及鑽之終堅莫能入言其道廣大配天地也不及則瞻之在前而過之斯忽焉能中為常道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循循順行貌誘道也約要也禮非所以成聖也然而亦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爾高遠貌言既盡力文禮及夫子有所立則又卓然高絕若序易作春秋是矣 顏子鑽仰既久則知詩書禮樂皆歸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唯聖人能知之非弟子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 病疾加也桓公 子路使門人為臣 設臣各司所事所以行禮也無臣則禮不

論語注疏

備古之嘗為 病閒閒猶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

大夫皆然 吾誰欺欺天乎 久矣言病久也詐疑也言子路行是以為備禮

我無臣而疑為有臣是欺天也孔子去魯以微且子與其死於

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無甯甯也如其死於臣之

臣即二三子也又 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禮葬也古

何必使之為臣邪 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禮葬也古

者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故言縱不得大葬亦

豈死於道路知天命已反魯制也子疾子路請禱子疾病

者徹者儻者莫者宗人甸人罔人之屬以備禮況大夫邪孔子

自傷道廢不欲飾終 故言此以距子路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韞裹也匱

沽當言及及售也美玉求賈買 然後售君子待明王然後仕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也 沽之哉不售也重言決不售也雖遇良賈必待其來買 也無自求售者也謂若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乃往

子欲居九夷 九夷嚙夷之地今朝鮮國也昔武王克殷釋箕子

之後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以明天道孔子既不得 或曰陋如之

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陋者無禮義也禮義由賢者出有

子其子 子其子 子其子

子曰吾自衛反魯 反魯在哀公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雅頌

得所則樂正矣所三也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曰昔

武王伐殷歲在鴻火月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

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周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

之質鍾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用應鍾之均一也魯備四代

用林鍾之均二也周樂用七律其後樂官失職雅頌之升

之樂虞夏殷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其後樂官失職雅頌之升

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之制故言各得其所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

於我哉 子在我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舍止也正朔三而

改文質再而復物類相招 執數相生消長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古者天子諸侯無再取之義為

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 莊公賤陳佗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其止者吾止而不與以其

功無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其進者吾往而不與以其

可 於聖人脩治至於純 太平皆山一簣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故弟子

子語之而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視顏淵疾不可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為而痛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亦所以悼顏子

而秀秀禾也言教有生 而不長成者喻人亦然 後生後我而生後生四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力學有口進無日退

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法語先王之法言述之以

桓子是也孔子行平季孫三月

不違卒以汝樂去魯故發此言

子曰主忠信主所主也魯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會

衛主顏淵由陳主司毋友不如己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過

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復自道何其咎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守志重

子曰衣敝緼袍緼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校不求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校善臧善

子曰路志在乎是子路志在乎是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凋而不易其心積惡之世君

子曰知者不惑能立仁者不憂能推勇者不懼能正

子曰可與共學末可與適道適之也道仁可與適道末可與立

立謂立德可與立末可與權勢能令醜反善合於宜適春秋傳

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唐棣

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移也其華先開後合

言權道反經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其室遠也以言

思行權而不得行其道遠也易曰反復其道復則不遠復震為

行巽陰從震故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此未思反經以合

道權進於立矣循是思之何遠之有童子曰春秋之常辭也不

子夷狄而子中國為禮至郊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

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中國故移其辭以從

其事又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春秋愛人而戰

者殺人之義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

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有所謂善盟

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

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論語注九

南菁書院叢書

六

論語注卷十

德清戴望子高著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退讓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之治門內之朝亦為外朝大夫朝君於此其聽朝在路門之內朝亦為燕朝宗人國嘉事於此其亦於此其堂曰路寢中為大廟始封君之主在焉宗廟在路寢之左五廟並列為前廟後寢之制大祖居中二言唯謹爾朝與昭二穆在左右言三朝及廟在雉門內皆非也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言者議所當行將白於君也卿以下為下大夫侃侃當君在跟踏如也與與如也言行循聲之誤循和樂謂誾誾也君召使擯出接賓曰擯而舒緩也與與徐行有威儀與與然君召使擯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孔子大夫魯人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色勃如變其知禮召使以承擯攝上擯事

論語注十

如疾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揖所與立謂為承擯時夫時用旅擯皆傳辭出揖左人左其手入右者諸侯必有會聚廟時乃擯上擯矣辭如衣張貌春秋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趨進翼如也趨進從中廷進至階也翼如者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顧遠視也賓出公送于大乃還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內賓賓入門左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不敬也禮禮賓及廟門鞠躬謹敬貌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謂人廟門右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足者中庭君立之位攝齊升堂易發揚以敬為敬禮禮賓入也衣下曰齊屏蔽也舉足登階易發揚以敬為敬禮禮賓入門左三揖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面禮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出降一等違顏色怡怡如也出降門尺士三尺其階等如也先淺階趨進翼如也淺階謂降階也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屏氣下階也

禮記注卷十

趨前復其位跟踏如也復其位復廟門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圭塚也諸侯朝天子執命圭及會諸侯使大夫聘則降君瑞一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廣三寸如指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如當言而聲之誤也聘禮賓入門三揖謂入門將曲揖賓升西階西面又揖當碑指當階時上其手故上而揖既而當授玉時下其手故下而授戰色色動如恐足縮縮番行步貌禮所謂將長志趨也如有循享禮有容色享獻也禮禮賓有既如有所殷還回辟而逸巡也享禮有容色聘而享禮禮賓有既實既享而禮賓主君授私覲愉愉如也私覲私以己禮覲主君禮備幣賓執左馬以出私覲愉愉如也用束帛乘馬者也以非公事故對聘言私若於卿大夫謂之私面愉愉顏色和敬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為裘服紺者緇入於黑五入為緇則紺又入黑者紺緇木染紅紫草服染紅赤白色紫青赤色飾純緣也襲服私居服謂潔衣也朝祭之服皆無飾唯深衣有之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故不以紺緇飾色白為正故不用紅紫也禮大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絺綌葛也絺夫士燕居皆服深衣

論語注十

單衣綌絺出往他所必表上服古者裘葛皆覆以綌衣然後加以朝服會之時袒而見覆示美謂之賜其不見覆充美謂之襲大裘不覆反縮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以衣配裘也素木取其質也縮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以衣配裘也素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章弁服也三者皆士之禮服玉藻曰羔裘豹飾縮衣以楊之麕裘青犴裘絞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言絞衣素衣也結衣長短右袂而初故謂之結衣結者當為縮字縮衣素衣也結衣長短右袂而初故謂之結衣結者當也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肩背若今汗衫矣右必有寢衣長當言又及手也短手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

一身有半長衣臥時所著自領至膝狐裘之厚以居狐裘之厚以居宜也狐皮不獨私居其去喪無所不佩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狐皮之厚者以私居也去喪無所不佩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網緇大祥素綌麻衣此言去喪則服將除而未即吉謂非帷裳大祥之後開謂祭服元端之屬於三禭四幅皆正若帷也非帷必殺之帷裳謂朝服深衣也皆殺其有冠冠其服也非帷與深衣同也羔裘元冠不以弔元冠委貌冠其服也非帷有辨為異耳羔裘元冠不以弔元冠委貌冠其服也非帷則改弁經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吉當為古字之誤春秋傳曰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每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奉天子
告朔退而與其臣皮弁視朝朝服以聽朝若天子則用元冕
皮弁者告朔之非正已必朝齊必有明衣布齊者所以交於神明
亦皮弁者告朔之非正已必朝齊必有明衣布齊者所以交於神明
禮服外與饗尸異齊必變食變食改常饗禮天子日舉大夫
特牲齊食魚炙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饗諸侯朝服而食夕祭
牢肉齊食每食一大牢不饗餘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亦祭
天產以居必遷坐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
尸夏立尸而卒祭殿坐尸周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肉
酬六尸遷去也去坐依夏禮食饘而饗魚餒而肉敗不食傷
生滋味得則可調和蔬氣食饘而饗魚餒而肉敗不食傷
搏壹致令人噎者曰饘水竭傷腸令人渴者色惡不食色惡
日餽魚腹疾內爛曰餒餒如牛夜鳴則膾羊冷毛而羸羸失任不
身穢臭惡不食臭惡謂如羊膾以臭為美鄙遠之俗則然失任不
食以木異火以器孰物曰任不食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失任謂鼎鑊失水火之齊

論語注十

多誠謂割不正不食割謂割牲制體也體名肉不得其醬不食
以滑甘割不正不食割謂割牲制體也體名肉不得其醬不食
醬謂醢醢也食肉膾肺時以醬配之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
醬謂醢醢也食肉膾肺時以醬配之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
得過食飲之數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禮雖多不唯酒無量不及
亂亂謂失威儀也齊酒有量事酒則無量弟于職曰周酤酒市
肺不食醢酒齊酒也乾肉帶骨曰肺太平之世酒酤在官飲不
徹蕪食蕪去也蕪蕪皆以調盃食物置蕪者蕪與蕪不多食
夕不重食也禮天子四食諸侯三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食卿大夫士再食庶人食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君所得膾肉不過宿而宿則出
以諸父兄弟與婦人同食不語也當食不語所以導道
時頌賜故必行三日乃福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寢不言職書曰高宗三年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齊如嚴敬貌禮唯水漿不祭其餘皆祭故雖疏食
菜羹及瓜亦必祭每祭必敬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席不正不坐

三

正正之也必正席然後坐禮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要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
出矣鄉人飲酒蓋正席祭時飲酒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負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難者索宮室中區隅幽閑之處擊鼓
月令季春為國難仲秋為天子難唯季冬大難則下及士庶問
人皆得難矣恐驚五祀故朝服立於阼階神依人也明堂
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禮聘弓矢不出竟易束脩之
有越竟相問遺者孔子不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達亦在可以然之域也饋禮有饋食無饋藥故曰
饋未達若未學其禮然孫辭也饋食必嘗以拜藥物恆多毒故
不敢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廐家廐也退朝自公朝至
及馬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賜食也既嘗君賜腥必執而
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特腥牲之未亨者也賜生謂致餽也牲非
以待祭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君所祭食若代宰夫嘗膳然辟客
禮之用

論語注十

禮也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疾君視之東
命之食然後食禮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然則在與
首加朝服托紳屋漏之閒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也
抱之言引臥著朝服故引大帶於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也禮
體不敢以褻服見君皆不忘敬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也禮
召在外不俟車入大廟每事問入廟助祭有所職守其職守當
不自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無所歸無親屬主之者也以財
貨相通憂患相救死不屬死不託故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敬祭也交若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寢不尸尸神象也內
莊居不容燕居告溫溫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狎習見弁者與
警者雖褻必以貌私也凶服者式之式負服者後有負服左
右有辟傾凡與人相見其面則式不然而有盛饌必變色而
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為之式所以重喪也雷風交作疾且烈天之
作盛饌謂禮食大具變色雷風交作疾且烈天之

必發升車必正立執綬升車必有所履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
中把也立車防奔覆故執綬把立以為車中不內顧視也仰則
安也少儀曰僕於君子升下則授綬車中不內顧視也仰則
觀天府則察地前聞和備之聲不疾言不意舉言不親指者授
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意僕夫若前有行潦
險仄之涂故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信此佚詩也色斯猶歛然驚駭貌言
鳥歛然高舉仿伴遠視而後下止曰山梁

雌雉時哉于路其之三臭而作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其猶給

與其氣不食而起故孔子引詩言歎其知時以喻君子遠
害亦當歎舉翔集如斯雉矣此與當篇文不類蓋錯簡爾

論語注卷十一

德清戴望子高著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夏殷之士文不勝質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周之士質不勝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師來迎然後免故孟子曰無上下之交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母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喪事無求非禮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子曰不可

曰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人爲長府長府魯君外府左氏言昭公居此

賈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厚也善賈猶言常居也此蓋季氏意主

子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不合雅頌欲和之以文也

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爲外子路衰其禮

敬故又以堂室之外內喻其所至問六藝之教能通古今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師之賢在過

曰然則師與子曰過猶不及過猶不及言過與不及等賢耳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

曰先王制禮而不敢不至焉多也盡其節者取絕以見罪惡而求也爲之聚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天子三公富謂采地所入而求也爲之聚

斂而附益之此鳴鼓攻之之辭也取諸如大叔完聚之聚聚聚

以其富樂而罪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改責

讓之也孔子傷已無權不能責季康責吾徒而已董子說春秋

曰大旱粵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

起或請焉或攻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

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自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

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也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

而攻之朱絲而齊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

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季

氏爲魯世卿自四分公室民有其道而求地多於天子三公是

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故鳴鼓而攻若疾

也柴也愚柴弟子高氏名柴字子參也魯師也辟辟法嚶嚶

也由也諺諺強武毅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寡空庶莫也幾謂神

其神唯顏子冀近於知幾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婁中命

意度而得贏餘也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

貨之故能爲法故能爲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張問善人故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

也善人之行可從迹不循所行政教也

其迹則亦不能入於其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篤信也論篤言足信者君子貌足畏者色莊色足輝者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子路問聞斯行諸振窮救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也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舊說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

兄許之乃稱父兄弟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與之不聽即止急輕緩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感其問同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弟有富仁或退讓故進之子路卹人之

人之事爲之者也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微服而去顏淵子曰吾以女爲死矣信其不

望之曰子在回何敢死子曰以畏故在已何敢以畏故死也信其不

忘身及親故周官家人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曾子曰大塚如於

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

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顏子之行中禮者以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季子然季氏之族蓋孔子弟

皆政事才而屈於季子季襄也子然以季路冉行

氏故問可謂大臣否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坐而論道謂之大臣不可

遂去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子曰具臣曰具臣曰然則從之者與然

疑具臣爲備使令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然令無以同族故

從季氏也明當聚身若公弟叔肸然

子路使子羔為郈宰郈魯叔孫氏邑地志云東平國屬臨縣
故後不可無良宰子路曰賊夫人之子
可仕而刑數難治故言
子羔有親在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人謂士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子路漢疾當世仕不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佞才也不學而反言若正待夫子明之
子路曾皙字皙曾參父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已也誘以盡言已止女母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明王不可使已無用世之具故以為問子路率爾
而對先三人對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攝引持也增故曰加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
穀不升曰饑師之所加則疹氣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應之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論語注十一

且知方也比近也方法也軍陳行列之法古者春秋角試以練
不義尤貴有勇子路夫子哂之哂笑求爾何如瑟故問求亦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如猶與也對師言宜謙故求也為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猶饒也倉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之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又自謙不能教民禮樂故言以俟
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宗廟之事謂朝聘也諸侯時見曰會眾謂曰朝聘在
冠也諸侯相朝賓主君皆皮弁服擯者入廟相禮當降服服元
端矣其與朝服明者在非素裳耳公西華所志宗伯之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思所以對故音希微也禮侍坐弗使擲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儀擲讀曰擊擊爾審固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此言雩禮也雩者吁嗟求雨
也莫春夏之三月周之五月春服既成謂單袷之服成也於時
倉龍見可以雩矣古者雩必時服春行爲木本色青則服青與
禮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冠者童子樂舞人也魯用諸
侯正數天子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浴於土龍也古者雩
祭用土龍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舞
雩也沂水出東海費縣沂山經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風謂也舞
尸所歌詩蓋絲衣篇也詠歌也饋饋祭也所祭蓋靈星之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善點之志欲以雩祭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軍屬五禮故曰爲國以禮
不讓唯求則焉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
者唯赤則焉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
能爲之大明求赤皆爲國與子路同唯言謙則異矣小相相諸
侯大相相天子赤謙言相諸侯然舍赤孰能相天子論語注十一

卯四子皆志於爲國與天下由
求志在撥亂赤點志在致太平

南菁書院叢書

德清戴望子高著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責也復反也禮謂身之欲也

子曰先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反禮以正身不能正其身雖

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取皆於己顏淵曰請問其目欲知其要顏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三百三千宰難周

動禮者先王所立中以為仁義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故以天子諸侯之仁告之故以天子諸侯之仁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為仁之道莫先

於敬門路門也於敬門路門也

公卿大夫左之受事焉胥臣曰董子曰內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董子曰內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董子曰內

正身據禮也勸福外治推恩以廣董子曰內

所同欲者也出門使民如祭以已董子曰內

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董子曰內

小大無敢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董子曰內

仁者與人相人偶所貴禮以行之董子曰內

侯在家為卿大夫自反董子曰內

有禮故人無怨之者董子曰內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董子曰內

司馬牛問仁弟之稱司馬氏與子曰仁者其言也

訥謂其辭必頓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仁者為仁重難之不欲徑其辭說係則曰不足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奔衛

也言我獨為喪人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道所聞於夫

失其容止之節也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

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若行不敏禮不台對門不通矣子張問明而治之義

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膚受受人之愬辭皮膚

候分別官人有序則譖愬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

也已矣遠謂遠絕之若舜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政之本要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若凶荒禍及軍旅

役之征若起徒役備車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乘牛馬兵器之常數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也去食去粟米之征若貢助什一之正賦

無信不立言民之所恃其上者信也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子成欲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羊也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之虎豹鞞猶君子犬羊鞞猶小人

存質意過於野而無存質意過於野而無

君子故子貢非之君子故子貢非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益徹乎徹通

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通其率以什一為正春秋哀十二

年春用田賦冬十二月蠲十三年秋九月蠲冬十二月蠲災凡

不見故以年餘用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謂用田賦
不足問有若與 曰田賦于謂神有曰先王制土藉用以力而祇其
遠則賦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粟禾秉芻衍米不是也
古周官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
芻粟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用田賦者無異對曰百姓足君
旅而亦賦之如是其厲民校宦公稅徹義也甚矣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明徹義也王者藏富於民天
夫不言得喪 士不移貨財

子張問崇德辨惑 崇重也辨別也此蓋感昭公 子曰主忠信徙
義宗德也 曰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以
至孫齊往來齊晉不得所主 卒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
竟見辱皆其不能崇德所致 昭公如晉為請愛之欲其生也其後更
欲逐季氏適隱之役隱如負箠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隱誠
如不欲入惡之欲其死也愛惡無定乍賢乍不肖感開之至誠
論語注十二

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也祇適明其愛惡如此誠不以其
富亦適以其異於己耳引詩斷章以非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弟景公蓋夫子以昭
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為政之要當以心研精合於禮義
陳倍子乞專齊厚施於民景公弗能禁又寵少子 禮之宜也時
舍而逐公子陽生上下無等宗尊無別故以此對 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 言將
後陽生因乞祇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子夏曰春秋所紀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凡春秋罪專殺大夫惡君不君絕臣弑君復歸及入惡臣不臣
殺世子直稱君惡父不父譏父老子代從政絕商臣般惡子不
子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單辭折斷也子路忠信
以斷獄唯子路兩明斷 子路無宿諾 故也與其有諾責實有已
怨不可偏信單辭也 子路無宿諾 故也與其有諾責實有已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貴以禮導之也禮絕惡於
治獄論心定罪罪志善而違於 未萌故能使無訟春秋之
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居位也無倦者朝以聽
政書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檜君消搖游燕而不能
自強於政治羔裘之詩所以刺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論大功者不嫌小
小瑕春秋之義善善從長惡惡
從短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
執政者正則外內莫敢不正春秋先正京師
後正諸夏乃正夷狄自近者始以漸治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取於民廉雖賞之使盜將恥而不竊以盜之起
於事育不給故無極心此言蓋在用田賦後與
論語注十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就成也欲多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 偃仰也草向上迎風則仰猶小人
於治亂賞疑從重於平世
罰疑從輕貴以仁道化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學以居
達通也世衰道微士有非道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德而達名者故夫子審之 徒皆為聞人故夫子亟辯之夫
能有名譽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賈直言可學而知好義自治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以義察言語觀顏色以為進
退非義則 慮以下人 虛廣也下人不陳人以其所能也天道在
不合矣 虛以下人 虧盈而虛謙 衣成則傲衽宮成則缺闕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 得諸身者得諸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 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而行用實違辭久假而
不歸則遂居其美名而不自疑所謂服譏隱惡以誣成

德也其工之放少正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所在必聞 倚人黨多故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

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子曰

遲從游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脩猶除也慝惡也子曰

善哉問正言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事勤也先勤求賢者

昭公不用子家駒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

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乎故是攻

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

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感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

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亦感昭公之禍

人當能官人當春秋時世卿專國君雖知而問仁知也知

人無由官之故遲疑專知不足以盡智也子曰舉直措諸枉能

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

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爲

三都是也然以季孟故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會類谷墮

卒去魯故遲又疑其難富盛也子夏知孔子

乃盡用人之法意必堯舜禹湯爲君

故歎其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咎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舜舉咎繇湯舉伊尹皆不以

大法又言不仁者遠中舉直世而以賢故春秋讓世卿以明

措枉之義遠者變於不覺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忠告告以

以道誘掖之其人不可中心善道

則止而不言俟其自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文禮文也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以友

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先道也勞勩也先之者謂若天子親耕玉后親蠶勞之者謂若不耕者祭無盛不禱請益曰毋倦請益者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此弟子事師之恆禮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奸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止代之春秋穀梁傳曰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當春秋時嚙大夫世廢舉進故質其疑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伊尹皆舉其所以求信也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論語注十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年

子曰必也正名乎

正名正百物之名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號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王者之制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時至春秋王政不行多折辭擅作以亂名實孔子思脩王道故必先正名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先道也勞勩也先之者謂若天子親耕玉后親蠶勞之者謂若不耕者祭無盛不禱請益曰毋倦請益者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此弟子事師之恆禮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奸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止代之春秋穀梁傳曰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當春秋時嚙大夫世廢舉進故質其疑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伊尹皆舉其所以求信也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論語注十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年

子曰必也正名乎

正名正百物之名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號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王者之制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時至春秋王政不行多折辭擅作以亂名實孔子思脩王道故必先正名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於也

宅百畝田所以富之立
大學設庠序所以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已過也謂施四時之教命三年有成三年者考績之期昔周公治天下期年而後一期之後可以易俗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死罪大辟也言善人治國百年可幾刑措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前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故加亦亦者難辭也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繼世而後至周公攝政乃致太平故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春秋於所傳聞世善治始起於所聞世治康康進升平於所見世治太平見新王反正之漸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正人君子弗子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故於楚虔之執蔡般殺濟廢

論語注十三

三

封皆奪之
義辭矣

冉子退朝從季氏自魯君之朝來歸子曰何晏也朝無晏退晏則議久且多故問之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曰政小曰事

匡正事曰行常事也孔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言如有政更雖不用吾言其使吾與聞之冀冉子來告庶可匡正也其後用田賦伐顛與冉子皆以告孔子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言一言之微不能正興國乃謂其近於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

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知為君之難則必求盡君道故近於一言而興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舉晉平公言與羣臣飲伏酣然歎曰莫樂為人君唯其言而莫之如其善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若幽王君臣其自謂聖以底於亡春秋定哀時凡滅國例皆書曰定公承繼君之後有遺臣之僭不務脩德故有滅則危懼之為

葉公問政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今南陽府葉縣有其故城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大而國之民有背心故告以說近而來遠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也

子夏為莒父宰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十四年城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事求禮義為小速猶促數也曾子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大事謂民事秦不假道於晉晉先軫敗諸微大結

則大事不成怨構禍於秦秦秦數世春秋因其貪小利而陰大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人之直弓者以善加名上也攘盜也楚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道天性也故雖過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論語注十三

四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執事謂相禮事孔子曰在體曰恭加於人施於

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以此行之夷狄亦不可棄明君子敬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有恥謂知禮否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命謂闢事時所受命也使無則俱辱國之榮辱縣於一人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焉上順下篤人之辭也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焉中行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果成也硯硯然貌必信必果一較之同流合汙之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意今之從政者不從亦可為士之次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心不平之聲筭飯管也受五人所為良臣古之所為民賊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者不剛不柔言可與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從人故能有所不為以時多聞人偽進取就趨於大道狂者仰法古制不託中行適以亂德故必取狂狷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殷掌卜

南龜作猶治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覩不

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九三象辭三體乾德又體巽故不常

子曰不處而已矣以其違義從志故易所占少儀曰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謂可否相齊同欲也

不同味故能調五色不同宋故能齊五聲陰陽不同氣故能合甘苦

均故能會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之謂

論語注十三

五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亂世之民以偽

之善惡使善者明而惡者暗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見一善忘百非

達於數故難說禮不妄說故易事明於事

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才而使之若文

七屬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焉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春秋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泰者志意廣大言己之光美

驕者矯誣為高謂若同流合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毅謂疆而能斷木槩懇狃訥於言

子曰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偲偲親親怡怡和順貌

弟大功為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麻朋友皆在他邦祖免

有服之親雖輕不絕朋友之義不可則止故其處之亦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戎謂兵事文王受命七

德時魯用田賦師旅運動百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棄謂棄其師也戰鬪不可空習必

從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

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也

論語注十三

論語注十三

南菁書院叢書

六

論語注卷十四

德清戴望子高著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

論語注十四

論語注十四

之義直而不顯諱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論語注十四

二

宜仁若小人則力富而已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而出雖死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執約也平生謂少時子亦
以尸幣事夏門諸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可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其如子之言然豈其如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武仲

州府費縣東北地為後也臣約束君曰要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為孟氏所潛出奔邾婁自邾婁如防使來告曰統非能言

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

為統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春秋於內大夫奔例月罪不

明之出也適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權也正經也晉文能行權不能守經

存于河陽皆明其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能守經不能行權春

弟桓公兄也齊無知弑襄公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

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于暨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魯伐齊欲

弑子糾不能納小白立是為桓公乃齊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

忽魯桓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鮑叔牙薦管仲以相齊國

人皆曰管仲有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衣裳之

九合者數之究也春秋于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

自柯之盟始焉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治功曰力如其仁如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桓公之言伯也長也謂幽之盟諸侯同欲其長

障谷無寧栗無易樹子無一匡天下匡正也桓公南伐楚北伐

以妾為妻霸業於是成矣山戎皆止天下之事春秋

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繼桓公救民到于今受其

賜賜猶惠也齊桓既沒晉文繼作備桓之緒卒使中國不移微

賜周室不改管仲之仁所及者遠故民到于今受其賜也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衽猶非也衽猶也左衽衣前從右衽左

早為夷狄欲不被髮左衽不可得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童子說為列宿不見象諸侯微

眾星震隊民失其所夜中者象中國不及地而復象齊豈若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務一已

子志在行仁不以小者易其大者孔子告子路曰召忽者人臣

之材不死則為三軍之虜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

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大夫大夫大夫陪

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明其錫民爵位應諡法也諡者行之迹據

矣於時世卿專國賢才德定諡貴當其實故如公叔乃可以為文

不進故舉此事以諷之論語注十四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也無道言失德也春秋君死有三不葬失

公者惡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而月葬靈

蔽曠故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舉衛三臣以諷康子也

才以敗蠻夷之侮致吳伐我幾喪其國其視三臣猶不若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怍慙也將叛者其辭慙故觀

重不忽易也會子曰君子出言以其言無慙慙則其為事必慎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簡公齊君王也將告君必先齊齊必沐浴著敬也哀公無弓

明於禮當告君不當告
三子君使往故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此亦退而告人也明承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欺誑也而猶與也不諫則危
危君下不敢危身故不顯君陷諫則危身事君上不敢
諫三諫而不聽則去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作君作師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
人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人為己也入乎耳者出乎
口今之學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蘧大夫蘧氏名瑗字伯玉孔子與之坐而
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孔子稱伯玉
直正己而不正人汲汲再言使乎者美使其
於仁故算過如未能人則譏之若公子子曰使乎使乎人也春秋於使不得其
遂如齊至真乃復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舉易良象
君子謂三也良三體震又體次震為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行不高於言言不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謂君子之道皆夫子身備有之道特自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諒於是諒休儒齊侯大懼曲節從教此仁者必兼知勇也
子貢方人方正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勞也君
我不暇道正人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患己無有可能之具傳曰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

子曰不逆許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詐謂以詐逆度
人也億疑也不逆

論語注十四

五

論語注十四

德而亦先覺者是甯得
為賢乎賢者貴能化
微生啟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日在西方
棲非一辭也孔子曰鳥則擇木木則鳥棲棲
豈能擇鳥故以鳥況人佞謂也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也痛世固陋欲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馬之才良者也德
者謂有五御之威儀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反德為怨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直者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言范氏之臣王生惡張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
之仁以怨報德則刑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
則民有所懲言以怨報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道子貢曰何為其
莫知子也子曰怨天不尤人不怨天者知天之命已制作為
後王法不尤人者人事之扈亦

天命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謂述先王之道以作春秋起
也天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春
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以君子之為亦

論語注十四

木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寮名魯人孔子為司寇使子路
季子服景伯以告弟子子服氏名何魯曰夫子固有惑志惑疑
也言夫子故有疑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言於寮吾
非特因寮之愬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力猶能誅
之季孫之愬則不能解也陳尸曰肆大夫於子曰道之將行也
朝士於市寮是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天地閉賢者隱其大辟地危地其次辟人遠惡人其次
辟事吾弗親也其次辟言畏讒子曰作者七人矣作謂見幾而作七
石門晨人荷黃篋封人楚狂接輿也

論語注十四

論語注十四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石門魯城外南郭門也晨門之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不可道不可行此黨可雖危起居不忘百姓之病故曰知其不可而為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樂

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

已而已矣鄙遠也硜古之磬字石磬磬以其聲名其器重言之

何憂則為磬磬矣磬言堅緻也世莫已知斯黎已而已深則厲淺則揭厲履石渡水也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遇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

有動於荷難矣時靈公老怠於政事不能用孔子故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陰當言梁闔梁闔

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簷地以草被之既葬

則翦去草以短柱起長梁謂之柱楣高宗殷王武丁也小乙

崩武丁立三年居梁闔不言政諒陰當言梁闔梁闔

事此蓋商書說命之辭篇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

薨百官總之以聽於冢宰三年已百官也冢宰天官卿貳王

皆然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與於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若夫

昏祭蒐樂之事必待三年然後行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

年不三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

踰年之君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從也禮以定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從也禮以定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從也禮以定

必求所以安之春秋樂道勇弱之道故於病民之政雖小必書重木也

原壤夷俟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扣其脛扣擊也膝下曰脛禮六

關黨童子將命關黨孔子所居黨名關黨之人或使或問之

曰益者與疑其進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

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人不為賓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言此童子違禮非求益之道

論語注十四

論語注十四

南菁書院叢書

論語注卷十五

德清戴望子高著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定公十五年孔子再至衛陳兵陳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俎豆禮會之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武以止亂而已

非為春秋之法善戰者服上刑明曰遂行恐其有師命不

故於取邑人國皆惡而月之哀公元年孔子如陳居陳三歲遷於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開孔子在陳

聘之將往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不火食藜

藿不糗弟子皆有飢色孔子弦歌講誦不衰乃使子貢如楚楚

昭王與師迎孔子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嫻矣子路悲孔子之聖至於困窮故愠見固故也反體

窮也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文武之道在人

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非與博文者必約禮故又疑曰非也

學而識也故對以為然非與多學不足以盡聖也

子一以貫之約禮為仁人道之本親親而齒齒尊尊而賢賢百

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

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

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笑以為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德謂賢者人君知德者寡故能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董

曰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篤厚也子日忠信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州二千五百家

鄰為里行乎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

哉言不可行

後行參直也立則見其直於前謂若體不插肘飾據也衛也

行子張書諸紳大帶束要垂其餘為飾謂之紳

子曰直哉史魚史魚謂大夫公子鮒

如矢其直如矢也史魚病且死自以不能進遜伯玉而退窮子

取命其子治喪於北堂魚不欲成禮靈公往弔問故子以父言

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矣立召遜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

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於尸諫故言直也君

子哉遜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君子哉言伯

為君子也卷猶收也懷歸也善廢而不愧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成仁成其仁道

難而不辟外難於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天子無適非君諸侯出竟非君國滅君死之正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良工必假利器君子為仁必假賢士

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入非

顏淵問為邦王法子曰行夏之時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

天百王所同故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曆以垂

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明四時而禮三正變

也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於魯史舊文特冠春王於

物成可以符也於春言符而特言正月明夏之仲冬不宜符

以養徵陽此春秋改周官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符而不符月

議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正符於冬也夏時今乘殷之路路

之禮記文約而指無窮春秋法其用其忠也乘殷之路

周為五路始飾以金玉象孔子善賤貴其質也古者封爵無諸

王車服以別之殷以先路封公侯以次路封伯子男唯大路為

王受命改文從質無虛服周之冕冕禮冠形前倨後圓十二旒

夏殷之見如周制矣其旋色異夏冕黑赤組旒殷冕黑黃黃
組旒孔子從周美其文也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皆書存二
代以著師法之義恭讓之禮焉樂則韶舞功成作樂則法也吳公于札聘魯見
時如地無不載也夏時得天之正殷路行地之宜周冕人文之
備至於韶舞告成功於天下者已韶者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
見世為治太平故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煩手舞
也佞人巧調高材之人殆危也鄭聲佞人皆不容於堯舜之世
春秋內大惡諱故不書齊人饋女樂而錄鄭聲自齊逃來以明
遠之之義曰佞人來矣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猶知微也春秋之志絕亂塞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上知天則不
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竊私也司馬季主曰才不賢而託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魯士師展獲字禽食采柳下

論語注十五

孫辰告羅子齊譏其為國不以禮自後歷開僖文三公
四十餘年而錄其辛餘事皆所不著惡其竊位而削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已厚責人薄則遠於怨
此惡以

子曰人而不日如之何人而不先事豫患日如之何言
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者奈何之事也事至奈何雖聖
皆然而無以易人而不見用則亦末奈何之悠悠者天下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為小辯慧也
大也哀公欲學小辯以觀於政難矣哉言終無遠

子曰義以為質質樸質也義謂禮以行之禮緣義起名位
子曰義以為質質樸質也義謂禮以行之禮緣義起名位
子曰義以為質質樸質也義謂禮以行之禮緣義起名位

子曰敬讓以出禮若世子信以成之喜怨哀樂各以其類君子
哉可為君子敬讓以出禮若世子信以成之若天之四時以成信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病猶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責也董子曰春秋為仁義法
不在正人我無之求諸人與我有之非諸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矜大也曾子曰夫子見人有羣而不黨
平均無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秦言者必不以人廢言有言者不必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生於
生於造好奸惡出於公於誰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以矣夫史史篇
教國子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史之闕

子曰巧言亂德巧言似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若于般之於魯
若能有

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善言以進世則眾或好之
謂之察也

子曰人能以道非道引人言先王之道待其人然後行董子曰
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
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也也幽厲不祿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興帶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此
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曰人能引道非道引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餒餓也學以謀道耕以謀食食雖防餓而凶或
不謀食亦自無餒矣又恐人之為貧而

仕非行道也故復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而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及之而不能
守其位不仁故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以作民敬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而天下治

論語注十五 五

動猶行也禮者所以稱等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
無禁則注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
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猶用也天器不可小用小才不可大任凡春秋於蔡季紀季
季友叔肝皆書字貴之明有王者當起為天子上天大夫可大任
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所以養人而不仁則有粟不
得食故民之仰仁政甚於水火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蹈水火有時死蹈
仁無或死者故仁

最為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急於行位不暇復顧禮讓若救患周急之
此義云夫失其仁安第其

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諒信也君子居正而已言不必信若
吳楚之君孔子稱之為王而春秋書之則

曰子唯義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謂民事古者封疆立國不為諸
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

民乃得保位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子曰有教無類教人不以族類唯其賢否者王公之子孫不能
加諸上位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不同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辭謂六辭一曰利二曰命三曰諱四曰會五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謂六辭一曰利二曰命三曰諱四曰會五
公史佚曰

達而勿多也

師冕見師樂師曾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少儀曰其未有師冕

論語注十五 六

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道謂禮也
禮弟子相

工則警者有相其徒為之

而言相師之道者謙辭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必蕪之後風姓魯之附庸國伐顓臾不見

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以夫子言而止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季氏久矣可諫止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蒙山名地理志云泰山郡蒙陰西南有蒙山顓臾國在其下

界魯東故謂之東蒙矣主為之神主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

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且在封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

臣也何以伐為諸公是矣董子述附庸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

者方二十里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明欲伐在能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列次也審已才

力以就官次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言輔相人危扶顛明季氏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

誰之過與義毀棄於內皆二子不能輔相之過冉有曰今夫

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為子孫憂固謂險固顓臾在費西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來謂勞來遠人邦專保苗之屬在封

近無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動于戈於封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牆在門內蕭之言蕭牆屏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禮唯天子

諸侯得設之季氏大夫不得有屏蓋亦僭禮此欲伐顓臾事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希少也十世謂天子道微缺政柄漸移至幽王為犬戎所弑平王東遷諸侯始僭禮

樂更相征伐不朝事天子天子之存唯祭與號而已自昭王至

平王適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五世謂諸侯如魯三家專政齊陳氏得政約略計之亦不過五世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以陪

諸下不能承上之應自後大夫交政篡弒接連徧於天下

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三世謂大夫陪重也大夫之臣於諸至平子賜虎用事始代季氏執國之政令矣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吳梁之盟信在大夫

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疾其未故正其本撥

亂之志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言此者在定公之初年魯自文公卒大夫以君君也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君子慎取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節制也禮以節外樂以節內也

不蓋樂道人之善君子樂人有善若許錄宋伯姬是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驕樂恃高位以自恣若諸樂佚遊節若莊公如齊

觀社樂燕樂損矣與朱萬博婦人皆在側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君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從魯讀為傲傲也孫卿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比之於無目者禮凡與大人

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比之於無目者禮凡與大人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以防邪禁佚

論語注十六

調和心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人之於天以道受命不若於道則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凡春秋所書災異以人事占天道無虛

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畏大人政教者春秋終始治

者則禍歸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大人謂天子諸侯為

桓之無王而絕爵侯朝吳梁之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謂三王

會惡大夫盟皆以著其無畏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謂三王

者當法而行之不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戒之所在故不

敢發古易常也狎大人狎媒狎也媒狎其侮聖人之言常以聖人

為不足法若君求為容說而已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上知之人性與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明有所掙困而學之謂長而見

生知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明有所掙困而學之謂長而見

而中之此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則離於上矣禮不下庶人

欲勉其使至於士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類所以畏天命也陽推五福以

禍惡思心五者或失則逆及人心人心逆則五氣為疹

謂見於天故鴻範別災異之應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及猶逮也書曰未見聖君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隱居以求

由聖探試也知湯之熱而嘗試之若以指撝沸然

其志行義以達其適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善以終其志仕

則行義以通其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乘

也兵車稱乘乘有四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馬公侯之封千乘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山陽山雷首之陽在河東蒲坂縣華其斯之謂與所聞語也景

公始由崔杼得立後信陳乞之謾託舍見弒嘗善夫子之言而

不能用故無德可稱合於探湯之喻伯夷叔齊讓國而逃非其

君不事故民稱至今合於求志達道之喻魯定公亦景公之類

也受國於隱如而不知詞相夫子不能終其業不議定公言景

公者所謂義不誦上智不危身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陳亢汲汲於道以為伯魚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言未學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古者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

言言相感至揖讓之際必稱詩以諭其志故不學詩無以言也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禮者所以立鯉退而學禮問斯二者矣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禮由命士以

其長也易子而教皆所以遠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童謙若未弁者然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寡小君適小君也以
故孔子其為公配故可以言小君當時諸侯妃匹不正稱號不齊
尊妾不得禮君禮春秋之義法天之道陽尊而陰卑卑不得敵
故聖姜之至特禮于大廟用致夫人而不稱姜氏以晉其祭
成風之禮舍廟會葬王弗稱天以不正其為小君其於秦人未
歸禮亦然一則以宗廟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季氏家臣陽虎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時何也禮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而見之孔子心不欲見而何其因拜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之既還在中乃不期而相遇耳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寶猶道也迷行迷也兩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以貨意欲勸已仕故孫辭言將仕矣後定公九年貨出奔齊孔子始仕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司寇當貨執國命時不仕

者所謂邦無道則隱論語注十七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性者生之質也民含五德以生其形才萬

有不齊而皆可為善是相近也至於善不善相去倍蓰而無子

算者則習為之而非性也故君子以學為急學則能成性矣

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上知生而知之下愚困而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以絳播詩曰弦曲合雅曰歌時夫子莞

爾而笑竟爾舒張曰割雞焉用牛刀惜其不得道于乘之國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小人庶民也古者鄉遠皆有學其子曰二三子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臣齊其君曰畔事在定公九年陽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之往也子路不說

所往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畔而往也疾季氏之專故曰無

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敬王去王城入成周始號王

用我者當繼文武之治豈猶為東周乎明天命已訖也春秋宣
公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言乎成周宣
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宣
新王上繼祀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
故樂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
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仁之為道
先親以及
廣推恩以成義故必以於
天下言之乃極仁之量也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人侮慢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信者以恩相親信任保也民保
之言於信不以城故春秋凡書城皆
也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人君之道以益下為德曹瞞曰守
必有人君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
必有人

佛肸召子欲往哀公二年孔子在衛佛肸為中牟宰晉趙鞅帥
師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為范中行守使人
召孔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身為不善者如佛肸是不入不入其黨也佛肸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中牟晉范氏邑地近衛今河南湯陰縣西有其
城也言畔從趙氏辭子路問子之往將正趙
鞅取甲晉君之罪耶抑助范中行合齊魯宋衛
逐趙氏以弭晉亂耶如之何欲審處而後往也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摩而不鄰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潔當言零零落也

涅靡不濡乃見其堅涅不濡乃見其白喻佛肸雖負畔名而不
肯所事較之比執挾韓魏以脅君者不曰堅乎白乎此明所以
欲往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星名在河鼓東匏瓜
之故吾非若是比也要當有用於世猶
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也蔽障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也安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所學古先王之遺詩書禮樂是也仁
以親賢為務好仁而愛無差等過則愚
者若墨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猶蕩蕩無津岸孫卿曰道過則
三代謂之蕩若鄒衍許行矣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不度義必思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絞急也繩也急切繩人之
過令難容受若齊國佐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狂者闕行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與者興起於物周公曰可以

觀觀風俗風白華相戒以養切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名散名也以其大別

及辨頌君臣之法義則此與之意乖推而小別則物各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周南關

合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本其德之利以宣王

化使學者歌之習其聲可以知其德故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也也正當也而鄉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貴言而

行而樂之樂章德禮達情董子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

節具則君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之知樂志為質

論語注十七

物為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子曰色厲而內存厲嚴正而在屈撓外貌似譬諸小人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小人各以類別色厲內存者譬諸小人則唯穿窬

穿窬不由路是謂窬人窬人者殺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以其善原人意鄉里之人皆好之故謂之

亂德若少正者也故曰德之賊謂足以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人乎耳出乎口無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無哉鄙夫也鄙夫者猶言小丈夫矣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得得祿也患得之謂既得之患無

其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言其諂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匹也以其適於中道故謂之

則并古所疾者而喪之古之狂也肆肆也輕世遂志如季武今之狂也

蕩蕩猶放謂古之矜也廉矜讀曰堅堅謂自今之矜也忿戾

也反調為古之愚也直直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詐者好以謀

子曰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朱南方正色紫北方間色北主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利家者論語注十七

子曰子欲無言希言子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人

冬商夏於十二辟卦見陰陽消息春秋以時月日施詳略之文

不書者勝於書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故莊周曰春秋經世先達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務欲令人尋省自寤也

論語注十七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孺悲魯人禮士無介紹不相見孺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將請也出戶出室之戶也取

來見也其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卒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言為至親執三年之喪為期已久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春秋問公元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

公傳曰何以書議始不三年也言始不三年則自是魯先言無

非之故發問以明義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燧改火四時變

火也明堂月令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四季取柞柞

先王取柞柞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政四時而五物焉

為火取柞柞赤以象火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

生金秋行為金柞色白以象金金生水冬行為水槐檀色

各七十二日古者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

隆故再期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二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於時喪制漸衰孝道彌薄魯以宗國莫之能正反循其失流極所至致有不能盡哀於期者雖引之三年命子曰食夫和衣夫錦失其本宰我聞其若此故反言期而已矣子曰食夫和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稱稔也五穀之中最貴者食稱衣錦天子諸侯之制言期後即盛饗美服於心有不安也宰我言女者亦隱其辭而反曰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喪居至親

晏不御者爲不甘不樂不安故不爲禮樂也今女以爲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本自父母責子不仁以動人君之仁也舊說云人元氣起於子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已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陽正中爲陰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已已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故聖人制禮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達謂自天子通於庶人愛吝也言予也何忍吝惜三年於其父母決其不然以明其所謂乃詭辭也論語注十七
五

春秋傳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虐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閱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賢勞猶勞於止不用心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若卻缺納埃菑菑于邪妻美弗克納引師而去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亂謂以已力奪人之是春

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術人之惡者不當暴揚人讒其重者有諫而無諫惡勇而無禮者惡惡春秋之義而己惡居下而訕上者諷禮爲人臣下曰賜也亦有惡也子貢明己亦惡

果敢而窒者窒窒塞也不通曰賜也亦有惡也有所賤惡

絞以爲知者絞刺人過以爲明知孔子曰惡不孫以爲勇者不孫小人毀譽爲辯絞急爲知不循禮若下惡許以爲直者子貢上文而諷諫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以小人以力事人皆志不在義故爲難養使也禮君疾願命不在側其營衛疾者皆臣子婦寺不得與以防亂也魯僖公薨于

小寢絕於婦人之手則春秋非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年在始仕而見惡行是終自絕於善春秋之義人道莫重於終始故蠶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

論語注十七

南菁書院叢書

六

論語注卷十八

德清戴望子高著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殷畿內國名微子紂也賢家制爵三等公侯伯異畿內則謂之子比干諫紂之非紂殺之微子去之其國箕子伴狂為奴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一稱仁以其俱在憂亂毒民也

柳下惠為士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禮同姓之臣無去國之義惠為展氏出自惠公故不欲違宗國也

齊景公待孔子止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孟嘗君上卿而季氏執政尤貴故欲待以二者之閒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不君臣不

臣國尤危故遂行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桓子季孫斯也定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弗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不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桓子語定公為周遊三日不聽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不欲為巫去待郊膳肉不至乃行春秋不書饋女樂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故唯去冬以見聖功之不成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氏與名楚之狂士孔子在楚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非時不見傷孔子生往者不可諫兮往世也諫猶正也言禍亂來者猶可追也來世引此歌云往世不可追來世不可追莊周書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

死而封孔子西沮之政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孔子下欲與之旨趣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出下堂

論語注十八

長沮桀溺耦而耕長沮桀溺亦楚之隱士耦合也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津渡處使子路問津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欲觀隱者之操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是孔子之徒與對曰然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悠悠行貌言今諸侯無足與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孔子曰子西之沮去楚道大莫容故諷復勸也較已不以津告子路以告夫子憮然然

失意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世亂無父無君鳥獸其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斯人之徒指沮溺言我非斯人之徒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假令天下有道則某何為求易之明沮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丈人長老之稱蓑芸田器以杖負荷之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古者謂大夫曰夫子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分別也言四體不勤動五穀不分別不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丈人

出也子路曰不仕無義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言其迷於於大倫大倫謂君臣

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謂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

不合則去皆行其義也獨決於不仕則廢義君子雖知道

已道不行終不廢義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矣皇皇

之裔或勤其仕曰青鸞則牛甯服輓以耕於野不忍被織人
廟而為樣或說虞仲夷逸為仲雍龍於蠻夷而遁逃非也
張柳下惠少連目為張矣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
息三月不解期悲哀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君不事非其民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使是不降志辱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倫類無數言中應中乎法度無數行慮度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流發中權若莊周比矣發動也隱居
以求其志身中清也放言以免害動中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清不為夷齊之
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大師擊適齊大師兼堂上堂下二樂者殿紂作淫聲樂官
師誓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亞飯

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三飯四飯皆食樂章名
皆堂上樂各異師禮天子四

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天子鼓方叔入于河播鞀武入于漢
口食無樂畫食唯食莫食有樂

鼓鞀以倡笙管奏於堂下王大食三論語注十八少師賜擊磬襄入于海師

伯皆令奏鐘鼓播揚也發揚其音三

小師也擊磬與堂上堂下歌聲相應其職蓋昭瞭

周公謂魯公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周公在曰君子不施其親猶

劾也古者公族有罪則適甸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怨不
師氏所謂門內之治恩揜義見聽用明有

功者不問賢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舊謂君為世子時入學
愚皆當世祿舊所知者大故惡逆之事

毋求備於一人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故春秋於水
旱糞燧一災不書傷二穀乃書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入士尹氏
入士為文

武賢臣董子曰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與周

也質家親親積字於仲文家尊尊積字於叔入士學生故伯仲

叔季兩兩相麗法四

時不積字於仲叔

德清戴望子高著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致猶授君制命臣受而行之不以危易所投晉解揚見得思義祭

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執操也操德不大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為能

為凶凶死凶也不能為有不能為凶言其生不足尚死不足稱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問與人文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可謂合於道距開也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子張以子夏之言為過故以所聞於孔子

論語注十九

之言正之汎愛眾而親仁故曰尊賢而容眾與其進不與其退人聚已以進與其聚不保其往故曰嘉善而矜不能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然而其原皆出先王故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執定於一而不相通故致遠恐泥泥謂泥溺於水不能自拔是以君子不為

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言日知其所失心操則存舍則失險棄忘也孫卿曰

積微月不勝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固識之切問而近思有不能則近思切勤也不知則勤問有不能則近思諸

身傳曰君子知不務多務審其仁在其中矣仁道在遠求之則近故雖未及行仁

而仁在

其在中矣

子貢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古者百工各有肆肆陳也陳其器

善故能造作物以便民用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學所以學士之宮也致盡也學

成其事也以盡其道亦相觀而善如百工

然古者四民勿使雜處處土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故其事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猶飾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巖然變謂若四時變化聽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末信則以為厲已也明於教令使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已也言為君所信近乃可以諫孔子曰事君遠而諫

則陷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閑法也正也出謂用權入

歸於正故曰可也董子曰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

可以然之域故雖死於終非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

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此皆在

不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此皆在

人可也權誦也而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言子夏弟子當禮之末節則可勝任若其

賓之類對洒掃應對進退為末言也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傳符傳也倦字當為券券誤為券復轉作倦耳券

契以贖析之分持其序信符契然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別倫教者授業隨人少長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不可兼而同之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言仕而優異則教此學謂教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禮七十致仕然後為人師

有室博學無方四十始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盡哀而止不以死傷生孔子

子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言吾友子張用力於仁

於仁人之名孔子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之難成久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高貌言子張行高為

子貢稱子張之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怙可怙

不赦無告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致讀如致

致致極也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故曰外除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孟莊子魯大夫孟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孝子三年不改父道

人之非魯宜公薨而遺歸父之家君子非之以為與人

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陽膚曾子問於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其道失富之教之道散放

成也為之不舉樂自責失道而致於刑春秋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不可以一罪言故曰甚不流地形卑下眾濁流之所

罪日紂為天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更變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大夫朝以夫子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知大聖疑無所學而然故問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大者詩書禮樂小者曲藝斲材皆文武之道之所散照賢

再湯從可知春秋應章文王託始猶以天正終而亦何常師之

有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此制作之本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武叔魯大夫叔孫氏公

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

室家之好宮之言穹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古者宮室貴賤通

謂之夫子之牆數仞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

尺則仞亦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此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喻以宗廟眾

外為九室多非一故喻以百官門路門也路門內之東為五廟其

九廟朝焉夫子謂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日月所照光及四表聖人之

也量所以稱輕重大見其不知已道亦然絕猶言棄也多猶大

則其言假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明當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

之得邦家者嫌言王天下故以得邦家言之春秋有臨天下之

人自山川至於草言有臨一國之言有臨一家之言自公侯至於庶

木昆蟲無所不統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勅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已欲立而立人故立

之以德斯行矣綏安也德禮不易能安人則莫不懷來動之以

禮使民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則莫不和順榮樂也生則歌樂死

獨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聖
人德可配天為民父母民失聖人若無天然故曰如之何其可
也及

論語注十九

南菁書院叢書

五

德清戴望子高著

堯日第二十

堯日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日月斗所經歷也歷數在爾躬也言歷數之倚

女身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用也允用也言歷數之倚

教極盡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此堯舜位之辭也傳曰大命既

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以祭永主天命

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尹祝厥躬

命曰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此湯伐桀後大

不敬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帝臣謂賢良也蔽隱也簡猶存也

當存察天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無以萬方

及也萬方有罪在朕躬萬方非所

朕躬察責化不至責予也謂周家所以賜

今周頌有詩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

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太平天下矣

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矣以下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

官之法度貴賤等級之度權量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法度政之具官者行政之人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絕姓

子孫不當絕則繼其未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也逸民謂有

德而隱處者從而舉之加諸上位於國之本在國之木在國

治國家之本在無賢使能封建廢天下無所重民食喪祭國之

本重食民之命重喪為國則得取敏則有功公則說子公正董

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與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與也繼絕如

孫如嘉喜時叔舒季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

也詳論於恭嘗議立武宮世室屋壞重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尊讀日遵遵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

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辨端之似是而

者由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審問若是詳盡將為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謂若制其田擇可勞而勞之

又誰怨用之以禮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欲為仁政而得

覆天下何言貪耶君子無取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

驕乎謂萬民上及羣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衣無撥冠無冕嚴若思以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殘害也王者受命不追治

加夫一民怨嗟王道不戒視成謂之暴暴卒疾也不宿戒而責

政法天之氣有餘慢令致期謂之賊不勤於令而使民怠其

刑故謂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當言適適聚也

以與人而吝吝於出人情難之

孔子曰重耳者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子曰天命之謂命人

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禮所以定人道親親

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賢否以言類見不得其言則無以

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善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

本馬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之謂也論語為仲弓子游子夏等共誤微言故往往具見制作之義君子撥亂世反諸正以興學為首故首以學而猶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簡事也古者大學明堂同處明堂天法禮度德法學以為政明堂之政也故次以為政治起衰亂莫先於正僭稱之誅明禮教之本故次以八佾為禮當神天下以仁故次以里仁仁道不立則刑獄解與雖有賢者猶不免罔聞因諸之辱故次以公冶長仁者宜在高位南面以興明堂之治則賢者進不肖者退故次以雍也明堂之法三代所同述古昔稱先王要皆歸乎六位時成終既濟定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皆太平之正經也故次以述而行王政致太平以禮讓為本古之人有祿以天下不以易讓素伯是也故次以泰伯先王崇四術孔子以設教性與天道知其人不待告故次以子罕德博而化積漸至於近升平之數始於一成於十也因時做行禮樂當以贊救文故次以顏淵有文事禮樂之文德可王天下顏淵仲弓是也故次以顏淵有文事必有武備行三軍之任則子路可故次以子路文武道備上有賢君武備不恥受祿故次以憲問積聚師旅以禁暴除亂非以玩武之柄大夫亦盜諸侯禮樂征伐以衛靈公諸侯盜天子禮樂征伐不復作矣故次以季氏竊柄者大夫效尤者陪臣震夷伯之廟天豫戒之故次以陽貨天下無道亂臣賊子交政於中國賢

論語注二十

三

者辟世亦固其職故次以微子仲尼賢於堯舜七十子皆公侯卿相之材可佐佑天子然而皆不當時故次以子張悲閔孔子身為素王欲使得如堯舜湯武為天下君攸純太平故以堯曰終篇稱春秋文成致麟之惜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堯舜也其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蓋明託王之事三代改制質文之故以申堯曰之惜願其篇佚無得而紀焉

何休注訓
論語述

江雲龍

鄒齋叢書

敘曰後漢書儒林傳言何休注訓論語而何晏等集解

兼采各家不及何氏惟北堂書鈔九十六劉氏逢祿論語述何引書

鈔誤作六十六引何休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注云君子儒

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二語今見集解為孔安國

義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自指何晏則書鈔所引

亦是何晏傳寫誤作何休耳且小人儒即不賢識其小

者而以矜名譏之亦似失實恭冕往讀春秋公羊傳注

引論語文甚夥乃知何君深蓄此經或意欲作注未及

成書蔚宗作史據傳聞載之有此篇題爾愚因刺取公

羊注並何君膏肓廢疾所引論語諸文皆次錄之略加

引伸以存梗概其何君所未言不敢補入一語者蓋其

何休注訓論語述自敘

慎也武進臧氏庸拜經日記謂何君止通今學宜為魯

論案古論哀公問社魯論作問主解為廟主何君公羊

文二年解詁釋練主用栗即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楸人

以柏周人以栗說之則為廟主無疑是尤為魯論之確

證云同治癸酉季春寶應劉恭冕識於經心講舍

何休注訓論語述

寶應劉恭冕

公羊僖十年王正月公如齊注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已者

公羊閔二年注繫問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案宋翔鳳論語發微云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竊體為政者也

公羊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

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明雖事人皆當合禮

公羊宣八年傳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注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

公羊文十二年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案鄭注大學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與何同

公羊隱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云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問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案何意謂經書日有食之是闕疑不言月食是慎言其餘

公羊宣六年注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

公羊襄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陳侯逃歸注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

案陳侯事楚背晉故何引論語說之又哀十年公會

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以夷狄之強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是何意夷狄兼指吳楚劉逢祿論

語述何云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禽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于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興也案劉說夷狄諸夏以有禮義無禮義別之不必以夷狄為四荒所在也亦就

何義引中之

公羊桓八年傳春日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

案論語言吾不與祭是有攝祭可知特性饋食禮云
特性饋食之禮不諷日注士賤職藝時至事暇可以
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
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
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
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
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
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此注全同
包注今鄭
注輯本亦
采人恐非就賈此疏所引論語注釋之明謂孔子仕
為大夫得使人攝祭也今劭公引以證士禮劉逢祿
述何戴

何休注訓論語述

望論語注
皆用之
非論語之旨

公羊文二年云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
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
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
之意也

案此引文是論語作問主松柏栗皆宗廟練主所用
不謂社主也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
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棟動殷人以柏
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

相襲左文二年疏引論語家張包周等並為廟主與

白虎通何休公羊注同則皆魯論說也古論作問社
見許慎五經異義鄭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
為社主與魯論說異 松容柏迫之義與白虎通松
為棟動柏為迫促略同疑亦魯論家所傳之義然究
不免附會五經異義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
亳宜柏也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
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許鄭解論語此文皆
以為地所宜木其說最允

何休注訓論語述

四

穀梁廢疾云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

公羊昭二十年傳惡惡止其身注不遷怒也

公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
已取穀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
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
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公羊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注舉公者
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公羊哀三年傳刺瞞為無道靈公逐刺瞞而立輒然則
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案此引論語以正公羊之誤

左氏膏肓云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眾故不言也

公羊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何休注訓論語述

五

公羊隱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

公羊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

公羊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公羊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

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憶錯于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案此引毋意謂意度之也意與億同義

公羊襄二十九年云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

案鄭注論語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是古論作瓜屬

上疏食菜羹爲句祭爲句魯論必祭爲句臧庸拜經日記謂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

穀梁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

六

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

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案如何義不可則止謂去位不仕也穎爽篇陳方就列不能者止義同

公羊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映久

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劬乎皆所以難
孝子之情也

案包慎言論語溫故錄依何氏意以劬者謂其辭之
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
多重難鄭注云劬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
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
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其上則禍烈下致
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
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劬而言之蓋劬而言正所
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如包君所測爲
之猶言處之也

何休注訓論語述

七

公羊文三年爲諛也注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

公羊宣十年冬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
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
贍振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公羊成十五年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
之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
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左氏傳云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
言不順

公羊襄五年云吳何以稱人吳郈人云則不解注孔子
曰言不順則事不成

公羊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
之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

公羊隱元年注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
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成十五年云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
也注曰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

何休注訓論語述

八

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案此言近者說遠者乃來也劉逢祿述何云春秋大
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於子
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
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

案盜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
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公羊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繫鄭者明行當本於
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

者惡之

案述何云言行本於鄰里春秋書鄭詹之儀不以微者略也本此注

公羊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此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案述何用此注

公羊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注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何休注訓論語述

九

公羊文九年以天子三年然後簡也亦謂於共封內三年稱子也季孫子之心也三年不忍言也子張曰昔云高宗涼陰三年不簡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

案漢書五行志劉向曰涼陰三年不簡謂也

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也

書曰高宗梁問何為梁問也傳曰高宗居幽廬三年

不言此之謂梁問鄭注書無逸云詩問轉作梁問

謂之梁問謂廬也又注論語三諷謂廬也如鄭

此說伏生傳作梁用本字

作亮亦段借文選開居賦今天子涼問之際李善注

解為寒涼幽闇此望文為訓

公羊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重之而已

案白虎通誅伐篇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元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句意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與同義合

公羊隱二年公會戎於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雜言不書於人故略外也又記隱綸來逆女注內逆女當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責於人故略外也僖二十七年乙巳公于遂弑歸入杞注

何休注訓論語述

十

曰者杞屬修禮者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略言之

公羊昭二十九年冬十日蓬瀛邪之也蓬為邪之聲

焉爾注不諱者責也言蓬而納之殺恥不諱者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

子園成失大得小而不能

公羊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師墮費孔子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邱帥師墮費注孔

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

甲兵之藏故也

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注君臣言朋友者隱廬本以

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二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案此謂人君以臣爲友也後漢書爰延傳故王者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就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亦以三友爲君臣言

公羊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又苟息皆累也舍孔父苟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復復者其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二樂損者三樂

何休注訓論語述

十一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適樂樂樂也桓二年云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 傳二年城之注復復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 成九年晉人來獻欒伯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

案戴望注云傳曰春秋繁露而不殺者正也

公羊傳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於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案此解天命主禍福言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

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聞聞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聞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蹶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亦是主禍福與何義同

何休注訓論語述

十一

公羊莊三十二年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注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維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公羊傳四年注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案徐彥疏云敏審也

公羊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古禘於莊公未三年也注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公羊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而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季桓子

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
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
所以去附賺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
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

案劉逢祿述何云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
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從

何前說 史記孔子世家敘此事在定公十四年何

此注亦同也江永鄉黨圖考獨以世家為非云定十

三年夏有樂蛇淵圍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

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

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去祿之

何休注訓論語述 三

加魯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又樂事在十二十

三冬春之萬云編貫在十三年春春郊當在春故經

不書當以詩世史考

公羊文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木

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而自變而遂弱西戎故因其

能聘中國善而與之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公羊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木

仲幾衛世叔甲鄭國參晉人莒人邾婁人杞人小

邾婁人城成河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

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珍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公羊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禮聖德之
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
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與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公羊桓二年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
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

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是也

公羊隱元年傳隱長又賢諸大夫叛隱而立之注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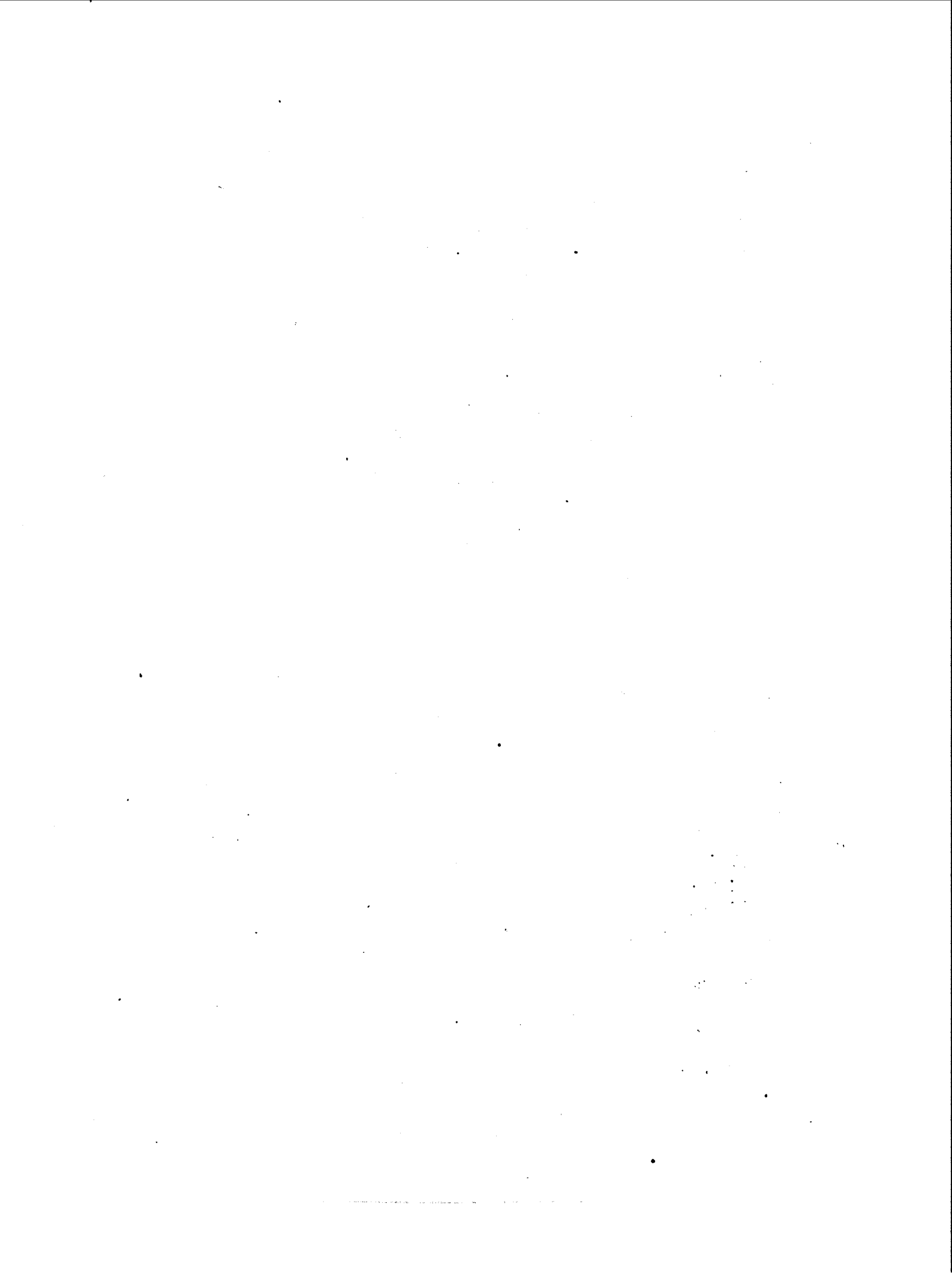
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絕治前事孔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何休注訓論語述 古

何休注訓論語述終

論語異文攷證



論語異文攷證總目

卷之一

學而 爲政

卷之二

八佾 里仁

卷之三

公冶長 雍也

卷之四

述而 泰伯

總目

卷之五

子罕 鄉黨

卷之六

先進 顏淵

卷之七

子路 憲問

卷之八

衛靈公 季氏

卷之九

陽貨 微子

卷之十

子張 堯曰

總目

二

嘉興馮登府纂

不亦說乎皇侃本伯悅後竝仿此攷文據古本同伯悅案說文說說釋也一曰談說於懌字曰說也蓋喜悅字多假說字悅字許氏不收當從說為古皇本于先進篇又亡說

有朋白虎通碎雍引亡朋友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似有友字釋文有或亡友非案有友古通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与有同義鹽鐵論引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春秋傳季友亡季有是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云呂春秋貴直論有人自南方來句法相似亡有字為正案漢叟壽碑云下學上達有朋自遠竝用論語文盧氏之說可信

其為人也孝弟釋文弟本或亡悌下同皇侃本高麗本亡悌案說文悌下徐氏曰今經典通用弟悌是新增字當亡弟詩大正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犯上者鮮矣邱光庭兼明書亦亡悌日本正平本亦亡悌攷文據古本同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引為孔子語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後漢延篤傳北史孝行傳序隋書孝義傳序竝引亡孝悌孝經序疏北史引與伯歟七經攷文曰足利本亡其仁之本與陳賜樂書引亡孔子語

其為仁之本與漢書延篤傳及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竝亡為人案古仁人通論語中如不知其仁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皆亡人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亡人漢韓勅碑四方土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仁即士人則又以人為仁此經上言為人下言為人之本義本相貫亡人字為長攷文引足利本無為字

鮮矣仁皇本亡鮮矣有仁攷文據古本同案包注及疏亦云鮮矣有仁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皇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攷文據古本同

傳不習乎釋文引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案說文傳从人專聲傳本有專義又攷後漢書鄭元傳

注傳魯讀為專鄭注傳古文化傳攷儀禮覲禮四傳擯注傳故書為傳杜子春云傳當為傳書亦或
𠄎為傳禮檀弓注何傳乎釋文傳一本𠄎傳知傳
傳專古今文通耳

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𠄎導注及下同皇侃本高麗本同𠄎導攷文據古本同案古道導通易繫辭
道濟天下鄭注化導石鼓文銘數導字皆讀為道
此道字本讀如導乘漢石經𠄎案說文本𠄎案
敬事而信宋石經敬𠄎欽下放此此避諱作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三

使民以時唐石經民𠄎已後放此亦避諱也

出則弟釋文弟本亦化悌皇疏本𠄎悌攷文据古本
同司馬光荅孔文仲書王然勸學文引竝同然悌
字說文所無𠄎弟為正

汎愛眾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𠄎汎案說文泛浮也
汎浮貌汎濫也三字義殊王逸楚詞注云汎汎普
悉眾也左傳正義𠄎汎為正今𠄎汎假字也
則以學文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
則可以學文

無友不如己者釋文母友本亦𠄎無下同宋刻九經
本同𠄎母案古母無通用然母者禁止之詞𠄎母
為正

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貢本亦𠄎贛音同案說文贛
賜也貢獻功也𠄎正貢賜也釋文云本亦𠄎贛太
平御覽五百十三引𠄎贛古人名氏相配端木氏
名賜則字當𠄎贛左傳樂記漢書論衡漢石經竝
𠄎子贛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四

抑與之與漢石經抑與𠄎意予案意与抑通說文徐
鍇通論意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也韓詩十
月之交篇抑此皇父云抑意也鄭箋云抑之言噫
徐邈音噫噫亦卽意周頌噫嘻定本𠄎意嘻外傳
周語抑人故也新序禮容語篇𠄎意人故也是也
與予亦古同用周禮凡賜與之與與奪之與竝𠄎
予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宋石經避諱讓作遜下放
此
夫子之求之也足利本化夫子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足利本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皇疏本與下有也字史記弟子傳與也也皇疏本又也人之求之也與七經攷文曰一本也求之也與

知和而和三句公羊傳宜九年何休注引此也孔子語漢石經也亦不行也無可字

恭近於禮二句說苑修文引也孔子語

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傳及張說碑也姻案左傳襄公四年伯因史記夏本紀正義引世紀也伯因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五

白虎通嫁娶姻猶親也廣疋釋詁因親也我行其野詩不思舊姻白虎通嫁娶也惟舊因蓋二字

古通說文繫傳亦也姻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本及皇本宗下有敬字孔注本云亦可宗敬蓋古本如是

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賈疏君子也學者無佗不案鄭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疏引經文仍

也君子不字較無字更切直

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也已也矣皇本也可謂好

學也已矣筆解也謂好學也矣

子貢曰皇本曰上有問字皇疏云子貢問言云云邢疏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則古本當有問字也

貧而無詔二句史記弟子傳二句互易詔說文譌諛也或省佗詔

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足利本樂下並有道字唐石經初刻脫道字後亦秀增案集解引孔注云能

貧而樂道孔傳古論者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後漢東平王論並言貧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樂道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六

閒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是皆與皇侃諸本合其爲古論可知然攷前漢書引此句無道字鄭注樂謂志於道亦無道字此從魯論故與孔異也

子貢曰詩云七經攷文云古本云佗曰

如琢如磨釋文摩一本也磨案磨是磨本字易繫辭

剛柔相摩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左昭公十二年傳摩厲以須前漢董仲舒傳摩民以誼梅福傳厲

世摩鈍漢州備碑所謂摩而不磷張公神碑刊鑿

涿摩卽琢磨華山廟碑文字摩滅並以摩爲磨之

證

其斯之謂與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告諸往而知來者正平本者下有也字皇疏本攷文

据古本足利本竝同

不患人之不已知中論攷偽引知下有者字皇本知

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患不知人也釋文已患不知也云本或已患已不知

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案正平本已

患已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皇本引王肅注曰但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七

患己之無能知也此注各本竝脫疑古本已患已

臧氏琳云患不知与不我知也如或知爾不患莫

已知求為可知也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皆有人

字亦淺人所加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釋文共鄭已拱俱勇反案攷文

補遺据古本已拱孟子盡心篇注呂春秋有始注

俱已拱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已拱太平

御覽天部治道部同已拱案古恭敬之恭供具之

供拱手之拱竝假借已共拱字說文所無已拱非

古也鄭蓋从魯釋文反切皆陸氏屨入非原引文漢時未有反切也

一言以蔽之攷文據古本蔽已蔽疏云此章言為政之道在去邪歸正

合上章為一

道之以政文選二十八將傳論及蓮華經維摩詰所

說經音義史記漢書酷吏傳序後漢杜林傳穀梁

莊八年注引道字竝已導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

本竝同案道假字然漢石經亦已道已導非古也

又後漢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論引亦已導下節同

有恥且格祝睦碑已且恪洪氏适云与魯論不同殆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八

亦借用案西漢書已有恥且敬敬即恪義費鳳碑

有恥且恪隸辯云余正格至也玉篇方言恪亦訓

至古蓋通用

而志于學漢石經于伯乎高麗本已乎論衡寔知引

已乎義疏本白虎通辟雍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御

覽學部俱已於翟氏灝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外

例用於字今獨為于疑乎字之誤

三十而立漢石經已卅案石經於二十三十四字

多已廿卅唐石經亦然高麗本亦已卅

六十而耳順筆解云耳當巳尔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云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讀從爲縱案正平本巳縱注同翟

灑攷異引柳宗元集王安石進戒疏及東觀餘論

蘇轍古史孔子傳樓鑰攻媿集引竝巳縱心案云

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

心之所念從字讀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僅

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又云釋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九

文從字無釋唐宋人乃紛紛若此集注所以持正

其音而曰從如字

我對曰無違無漢石經巳母案書無逸無皇曰漢石

經竝巳母攷儀禮士昏禮夙夜母違命注古文字

巳無此巳母者禁止詞于義較切急

樊遲曰漢石經遲化遲案說文遲从辵从犀籀文从

犀巳遲隸變从籀文也費鳳碑栖遲厯稔与石經

同

祭之以禮論衡問孔禮運正義孟子公孫丑葬魯章

指引竝無此句

孟母伯問孝章藝文類聚人部四孝類引巳子游問

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唯集編纂疏本及宋張

氏棊論語說本巳惟案唯惟通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以化叭無乎字案以隸變巳

叭諸本皆有乎字疑石經脫去也

先生饌釋文饌鄭化餽音俊食餘曰餽案說文饌食

具也重文巳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饌即皆巳饌

是饌爲饌之本字餽爲饌之古文說文不入餽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十

者以饌卽餽也說文新附有餽字徐云食之餘也

馬注巳饌古論也巳餽者魯論也

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人焉廋哉漢石經下句無哉字案此是重文漢石經

當脫去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正平本化罔釋文

罔本又巳罔殆依義當巳怠案篇海罔字亦巳罔

說文罔或从亡則罔或字罔本字罔又罔之省文

也殆字何晏訓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

神疲殆知本訓券怠之意故陸云當亡怠也亡殆者假借字

斯害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晉書索統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已孫奕示兒編已止也吾道明則

異端之害人者止

誨女知之乎節韓詩外傳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為子路初改服入

見時語

不知為不知皇本不知下有之字攷文據古本同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十二

子張學干祿史記弟子傳學亡問

何為則民服七經攷文曰古本服下有也字

舉直錯諸枉釋文錯鄭本亡措投也案包云錯置也

說文措亦有置訓鄭訓投義並不殊漢書錯措二

字每通用又竝亡厝漢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

古錯字賈誼傳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注厝置也

集韻厝同措後漢梁鴻傳文選關中詩注詩閔子

小子正義引論語竝亡措費鳳碑亦曰舉直措枉

禮樂記舉而錯之陸云本又亡措同措是本字錯

厝竝假借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

注引亡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闕若據日以與也

臨之以莊則敬皇疏本臨下則下竝有民字攷文據

古本同

則勸正平本皇侃本竝亡則民勸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風俗通過譽歐陽欵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

勸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多以教字

絕句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十三

書云孝乎惟孝漢石經及皇本足利本乎亡于攷文

据古本同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亡孝乎案包注曰

孝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則本亡孝于惟孝斷

句班固白虎通亦云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孝乎

惟孝亦是拙者之為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及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

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以惟孝絕

句為不可易者但于誤乎其來已久惠徵君棟曰

後世儒者据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為乎以惟

孝屬下句以合之又引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云云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然攷閻氏若璩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眞宗朝張齊賢奉詔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偁焉之語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也句是不以晉時所出君陳而易之也今尙存包注及石經皇侃本古讀之不失賴此耳唐楊珣碑亦有孝乎惟孝四字句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三

施於有政後漢邳惲傳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曰論語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義疏本政下有也字白虎通五經章引亦有也字正平本也亦是亦爲政也奚其爲政也其下有添爲字案釋文於奚其爲爲政也云一本無一爲字与正平本正合

大車無輓新序節士也大輿案車輿古通詳後小車無軌案說文軌字云車輶耑持衡者从車元聲五經文字云軌軌音月輶耑上說文下見論語及

釋文隸省軌字說文所無也軌爲正車新序也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云一本也可知乎鄭本也可知無也字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宋石經避諱殷也商後放此漢石經損也損此隸變也

雖百世可知也皇本世也廿缺筆蓋避唐諱皇本可上有亦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御覽禮儀部引亦同

無勇也正平本少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四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嘉興馮登府纂

是可忍也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

以雍徹詩雍也雖釋文撤本或也徹案皇邗竝也徹

說文徹通也一曰相擗發也依義當也擗徹是假

借字撤字許所不收鄉黨不撤薑食唐書高宗紀

減膳撤樂正与此撤字同不撤薑食南宋本也徹

天子穆穆皇疏本穆穆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案

矣字誤衍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一

喪與其易也魏書禮志引無也字俞炎書齋夜話曰

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与易蓋相

似也包注易和易也

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衡問孔也不若諸夏之亡公羊

傳襄公七年注詩茗之華正義劉遠三都賦注引

俱無也字

季氏旅於泰山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

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

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士冠禮旅占注古

文旅也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為旅大山

之旅後鄭曰旅讀為鴻臚之臚陳之也二讀互異

蓋臚即旅也逸周書諡法解周公旦大師望相嗣

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受臚即受旅周書盧

弓左傳也旅弓皆同字之證玉篇廣韻竝云旅祭

名論語也旅案說文有旅無旅旅即旅之假借字

女弗能救與皇本高麗本女弗也汝不攷文據古本

同案女汝通集說本亦也汝弗不古亦通金滕王

有疾弗豫孔傳也不念大正不識不知賈誼新書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二

也弗識弗知穀梁哀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唐石經

弗也

嗚呼釋文云本或也烏乎音同案說文烏部孔子曰

烏盼呼也取其助乞故以為烏呼古文也於古文

尙書烏也於嗚字口部所無呼古文尙書也戲也

乎者假借字也

美目盼兮唐石經盼也盼集編纂疏本明葛刻集解

本校勘記據十行本竝同案說文盼从目分聲引

詩美目盼兮盼恨視也二字義別也盼者非也

繪事後素釋文繪本又巳續同案續繪古通周禮司
几筵續純注繪畫也攷工記畫續之事後素功注
引論語巳續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巳續禮淡衣
衣純以續注續讀曰繪玉藻緇布冠續綉注續或
巳繪漢書食貨志以續為皮幣注繪五采而為之
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續或為繪皆是然攷說文
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巳繪續織餘也兩字義殊
繪事當巳繪說文引論語亦巳繪書巳會文選注
引鄭氏注續讀繪是舊巳續鄭以為非義故曰讀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三

為繪也唐崔鑲北岳廟碑亦引續事後素

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案石經當脫去

杞不足徵也正平本巳杞不足徵史記謂夏禮節夫
子序書時語無文

獻不足
一句

吾不與祭董仲舒繁露祭義引孔子曰吾不與祭祭

神如神在捫蝨新語以祭如
在二句為古語

周監於二代史記世家無於字漢書儒林傳巳二世

代是唐人所改避太宗諱漢書猶存原文後人未

盡改耳監漢華山碑巳鑿案詩我心匪監釋文本

又巳鑿殷鑒不遠漢谷永傳引巳監二字古通用
郁郁乎文哉汗簡引古論語郁巳餼案說文餼有文
章也臣鍇云郁郁乎文哉本巳餼假借郁字後漢
書靈帝紀大常河南孟餼為太尉咸陽堯廟碑河
南偃師孟府君郁即其人也後漢書荀彧袁宏漢
紀巳荀郁或即餼之省郁說文右扶風郁夷也是
餼之假借字桂馥曰餼郁古今字非也

子入大廟漢石經及皇侃本竝巳太通本毛本葛本
同案古泰字太字竝巳大讀為太此巳太非古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四

釋文云大音泰明非太字
唐石經及岳珂本竝巳大

射不主皮攷異云儀禮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上有

禮字案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疏有禮字經文脫

去耳余攷疏述經文無禮字翟說非也為力不同
科馬日力

役之事亦有上中下
三科為字讀平聲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巳女案皇本高麗本及漢書律

厯志注引巳汝攷文據古本亦巳汝汝女同

人以為諂也高麗本無也字

哀而不傷鄭康成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

傷其愛箋詩云哀字之誤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
鄭先注論語後箋詩兩說互異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社鄭本也主鄭曰主田主謂
社案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
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孔
所本古論語無主字鄭所據魯論也攷周包張等
竝以爲廟主而春秋文二年丁丑也僖公主公羊
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杜預卽引論語此文
爲證亦用魯說案此哀公第問社義宰我以古者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五

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邢疏夏都安邑
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也鄭氏雖从
魯論謂田主卽周禮大司徒言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依其野所宜木以
棲田神非以木爲田神木主故鄭曰謂社仍从孔
說也攷社主用石不用木安得以木爲主司徒所
言以木名社者蓋謂以松曰松社以栗曰栗社之
例朱子本孔注而增以爲主三字謂以樹爲社主
遂啓異說矣當以古論爲正

使民戰栗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管仲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也筦案說文管如
箠六孔筦筦也二字義別然古通用漢書食貨志
上筦子曰注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注劉向傳周大
夫尹氏筦朝事注賈誼傳筦子曰注竝云筦与管
同漢禮樂志鐘石筦弦鼂錯傳齊桓公得筦子谷
永傳昔龍筦納言皆以筦爲管詩執競磬筦將將
說文引也磬管磬筦知古二字通用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六

焉得儉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攷文據古本足利
本同
然則管仲知禮乎義疏本然則上有曰字足利本高
麗本攷文據古本竝同御覽引論語曰或謂管氏
知禮乎
邦君樹塞門漢石經邦也國下同此爲避漢高帝諱
而改
管氏亦樹塞門攷文據古本亦下有有字
有反玷毛本玷誤玷
孰不知禮皇疏本禮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注疏本大也大通本及毛本葛本
竝也太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語也謂

樂其可知也皇本也下有已字攷文据古本古訓据
高麗本竝同攷文又据足利本已在也字上

翁如也五句史記世家曰始伯翁如縱之純如皦如
釋如也以成略去三也字

從之釋文鄭曰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伯案何曰

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是鄭何同也

史記及後漢書班固典引注竝也縱之四書湖南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七

講云從讀如字是接連箸始伯不閒歇也

純如也唐石經避憲宗諱也

以成皇本成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高麗本也也者攷文据古本

同

何患於喪乎劉敞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失

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曰喪也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七經攷文云古本無也字案此

指高麗本而言

又盡善也漢書董仲舒傳引也也矣上矣下也語意
不同錢宮詹大昕謂當是古本今漢書亦改也
惟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攷文
云古本也上有矣字

里仁爲美高麗本美也善文選潘岳閒居賦注亦引
伯善案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

之里是爲善也閒居賦注引仁人之所居當避諱

而改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

鄭漢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案此鄭本也善猶有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八

高麗本及集解可据也

擇不處仁思元賦注宅案王伯厚云張衡思元賦

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

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

而何晏从之當以古文爲正案劉璠梁典署宅歸

仁里亦宅字鄭注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

得爲有知也是鄭意以宅爲擇蒙謂依古義里宅

是重文不知宅亦有擇義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

營之宅又通度度有求度之義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口憲墓志宅

乎中庸卽
擇乎中庸

焉得知皇本高麗本也智下知者同說苑貴德引文
也智御覽人事部同案論語多知字借字也孟子
多智字本字也依說文當也智

不可以長處樂七經攷文曰古本樂下有也字

惟仁者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惟也唯翻宋本及唐
石經論語解本集說本十行本竝同案說文唯諾
也惟凡思也毛詩多用維字尙書禮記用惟字左
傳論語多唯字此古今文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九

無惡也漢石經無也字案高麗本亦無也字釋文惡
如字又烏路反

不處也論衡問孔刺孟竝引也字後漢陳蕃傳
鹽鐵論竝也字

是人之所惡也高麗本無也字下不去也亦無也字
阮氏校勘記曰是人之所欲也及下是人之所惡
也兩也字疑後人所加初學記十八文選幽通賦
注引此二段皆無也字又晉皇甫謐王沈二傳竝
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亦無也字又後

漢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文選鮑照

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無
也字四書攷異云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
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校勘記又
以古人引書每多節省况有義疏可證以攷異爲
非余謂高麗本無也字可据以知古本實無也字
校勘記前說是也不去也疏不可違而去之本無
也字皇本之下有也字不處也疏亦云則仁者不
處亦無也字皇本處下有也字是与高麗本不同
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十

我未見好仁者漢石經無者字案石經于下句惡不
仁者有者字疑古本如是

其爲仁矣三國志顧雍傳注曰惡不仁者其爲仁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皇本仁下有者字攷文
補遺据古本同力不足者皇本下有也字高麗本
亦有也字攷文据古本有也字文苑英華盧照鄰
乞藥直書引亦有者字
蓋有之矣皇本高麗本矣也乎

人之過也皇本高麗本人已民案人字沿唐諱而誤
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已人案古人仁本通
此已人字較明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已也案皇本引變肇注云誠介
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則亦已也字

君子之於天下也白虎通諫諍佗君之於臣無適無
莫義之與比

無適也無莫也釋文適鄭本已敵莫鄭音慕案古適
通敵禮燕義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七

義也注讀爲敵雜記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注適讀
爲匹敵之敵謂爵同也史記范雎傳攷適伐國田
單傳贊始知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敢距
義亦已敵人之敵荀子君道篇天子四海之內無
容禮告無適楊注適讀爲敵李斯傳羣臣百官皆
畔不適徐音征敵之敵是竝以適爲敵之證莫釋
文引鄭注謂無所貪慕何晏亦本此訓莫慕一聲
之轉當云鄭讀爲慕不當云音也范甯以適莫爲
厚薄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謂無人無

相也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亦本鄭注

義之與比皇本比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已刑案說文刑罰舉也从并从

刀刑到也二字義別刑罰字當从并并法也說見

余漢魏石經攷異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漢書劉愷班昭傳賈逵上

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

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

政乎何有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七

患所以立王苻潛夫論貴忠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

己不立

不患莫己知皇疏本高麗本知下有也字案皇本注

亦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吾道一以貫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七經攷文

云古本之下有哉字蓋指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風俗通過譽篇引孔子曰君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爲孔子語

見賢思齊章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上有君子二字
七經攷文云古本不賢下有者字此即指高麗本
又敬不違皇本敬下有而字攷文据古本同攷文補
遺又据古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勞而不怨攷文補遺曰古本無而字案此指高麗本
不遠游七經攷文云古本不上有子字案皇本正
子不遠游

可謂孝矣攷文補遺云古本矣也乎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也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文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三

据古本同又云一本無古下之字高麗本出下有
也字案包注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或古有妄字
不可不知也文選閒居賦注引無也字

以約節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無矣
字後漢書王暢傳以約失之鮮矣注曰論語文

君子欲訥於言史記萬石君張叔傳欲訥於言注云
訥字多也詘玉篇訥或也訥一切經音義十一訥

古文同訥漢書瑕邱江公傳集注訥古訥字集解
引徐廣亦云訥字多也詘案說文訥言難也緇絳

也訥字許氏不收也訥為正漢書注以訥為古訥
字非也也緇者假借也

事君數鄭注數數己之功勞也梁武帝本此說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嘉興馮登府纂

子謂公冶長論衡問孔謂亡曰長家語亡莢案范甯曰公冶名芝字子長古人名字相配似从莢字為正然攷隰有莢楚余正亡長楚後漢書靈帝紀父莢世封解瀆亭侯河閒王開傳亡長西魏歧法起造像記無病莢年東魏敬使君碑陰莢社令皆長字二字古通

雖在縲紲之中唐石經繼亡紲此避唐諱紲唐以後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一

字也釋文及皇本高麗本南宋石經尙亡繼縲仲尼弟子傳亡累漢書司馬遷傳亡纍說文纍一曰大索也縲是纍之別體累是索之隸變亡纍為正纍通羸易大壯羸其角馬注羸大索也鄭本亡纍邦有道不廢二句史記論衡述兩邦字竝諱國刑戮攷文云古本亡戮

子謂子賤章史記弟子傳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引亡君子哉子賤

賜也何如攷文補遺曰古本亡如何史記弟子傳亡

賜何人也古本卽高麗本

女器也皇本女亡汝案女汝同

瑚璉也說文亡璉徐鉉曰俗亡璉案古祇亡胡連春秋左氏傳胡簋之事禮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漢禮器碑胡輦卽胡連惠氏棟九經古義言之詳矣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為之知从玉从木竝後人所加笏至夏曰瑚殷曰璉賈逵服虔及包鄭皆相沿如此据明堂位當知是誤案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亡瑚可知胡連本瓦器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二

故後人又加土旁也皇本亡瑚連

焉用佞攷文補遺据古本佞下有也字案此指高麗本而言

禦人以口給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口字

屢憎於人七經攷文曰古本人亡民案高麗本亡屢憎於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唐石經初刻亡仁後磨改亡人皇本仁下佞下各有也字高麗本同

子使漆雕開仕漢書人表開亡啓案開景帝諱也史

記亡漆雕開字子開管子大匡衛公子開方呂覽
亡啓方夏后啓史記亡后開微子啓亡子開正同
雕釋文亡彫又曰或亡凋案彫是本字唐石經及
皇本高麗本竝亡彫攷異據宋石經亦亡彫凋假
字也邢本誤亡雕而亭林顧氏反以唐石經爲誤
失之矣詳見唐石經誤字辨

乘桴浮于海皇本于亡於論語解本七經攷文據古
本及文選嘯賦引同於本古文烏尔正釋詁于於
也爲古今字論語例用於字亡于者誤寫耳說文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三

桴棟名尔正庶人乘桴注併木以渡桴是假字當
亡桴又說文羌字下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
乘桴浮于海玉篇引乘桴于海無浮字後魏弔比
于墓文又引亡乘桴此隸變也

其由與皇本高麗本由下有也字漢書地理志注引
亡其由也與御覽人事引同程伊川經說柳宗元
乘桴說竝有也字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釋文一讀適字絕句集解引鄭
曰一曰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惟取

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案在載哉等字俱从才才
与哉通古文苑崔瑗張平子碑往才女諧邢昺尔
正疏云哉古文才古才材亦同易繫辭兼三才而
兩之唐石經亡材漢書賈誼傳吳公聞其秀材注
与才同莊子徐无鬼天下焉有成材釋文材本亡
才是才材哉二字通耳案鄭本以材爲桴材而復
以爲哉兩存其說古今論之異文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弟子傳亡季康子問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引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四

帝云魯論亡傳案傳通敷廣正傳敷也前漢宣帝
紀引書敷奏以言亡傳禹敷土夏本紀亡傳師古
曰傳讀曰敷敷亦通賦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引夏
書賦納以言是三字竝得假通

可使與賓客言也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也字

女與回也皇本女亡汝下同

回也聞一以知十七經攷文云古本無也字釋文聞
本或亡問字非案二字通檀弓問喪於夫子乎問
本亦亡聞莊子庚桑篇因失吾問元嘉本亡聞竝

見釋文荀子堯問篇不問即物少至楊注聞或已問

聞一以知二七經攷文云古本下有也字

吾與女弗如也包注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

子貢心也毛氏奇齡云雖屬淺說然從來說只如

此陳晦伯已經典稽疑引論衡問孔篇曰吾與汝

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

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

漢書曹操祭橋元文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五

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又案世說新語文學注引

鄭元別傳馬融謂廬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是

舊說本然也釋文吾與爾本或已女音汝已爾與

魏志合

宰予晝寢鄭注寢臥息也漢竝未有解已繪畫寢室

者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畫

朽木說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此即論語

晝寢之說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為晝韓昌黎

亦主之翟灝攷異引齊東野語曰嘗見侯白所注

論語謂晝當已晝侯白隋人翟云當與今女晝之

晝同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

限其功以冀休息亦本侯說而增會之錢坫曰說

文癯病臥也依字當从此

朽木漢書董仲舒傳已腐朽之木

不可雕也釋文及邢本彫已雕案皇本高麗本已雕

為正唐宋石經論衡問孔董仲舒策詩大正棫樸

正義竝引已彫攷文据古本攷異据宋刻本亦已

彫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六

糞土之牆釋文曰糞本或已糞同案說文米部無糞

字土部坵字下云埽除也讀若糞曲禮凡為長者

糞之禮注糞除穢也則坵即糞字糞亦說文所無

不可朽也釋文坵或已朽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

傳已坵御覽一百八十七居處部已坵案皇本正

已坵攷文据古本同高麗本已朽玉篇已朽宋石

經誤已朽案說文朽所以涂也關西謂之朽關東

謂之樓坵說文所無俗字也

於予與何誅論衡問孔與已予於予與改是與亦已

予

申棖釋文及正義引鄭曰申棖孔子弟子申續釋文

又云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也案申棖即

申棠二字通詩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箋堂當為

棖是堂棖本通左氏傳夫槩為堂谿氏吳越春秋

亡棠溪是堂棠亦通困學紀聞引後漢王政碑有

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王云亦以棖為棠又案史

記申子棠字周今本棠亡棠禮殿圖亡無申續家

語申子續字子周今本續無申棠疑申續申棠亦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七

即一人唐開元申棠申棖竝封宋祥符仍之史記

索隱棠棖竝列今所傳禮殿圖有棠無棖明嘉靖

九年存棖去棠我里朱氏彝尊亡孔子弟子攷三

人竝列皆惑于古今文字傳寫之參差耳

夫子之文章節漢書睦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已矣皇本同匡繆正俗引亦亡已矣此魯

論也攷文云古本亡已矣孔子世家亡夫子之言

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足利本同漢書外戚

傳注亡也已矣高麗本同此是古論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攷文補遺云古本未之亡之未

又一本無之字案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是以謂之文也攷文云足利本無也字

有君子之道四焉攷文補遺云古本無之字

其行已也恭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

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

久而敬之皇本高麗本而有人字攷文据古本足

利本同有人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八

山節藻梲釋文梲本又亡椽案尔正梁上楹謂之椽

釋文梲本又亡椽雜記山節而藻梲鄭注梲侏儒

柱也釋名椽儒梁上短柱椽儒猶侏儒以短故名

包鄭竝以椽為梁上楹說文梲木杖也椽木也梲

是椽借字藝文類聚又亡椽案尔正楠謂之桑注

即楹疏梁上短柱椽案亦一物耳

何如其知也攷文補遺云知亡智古本也案皇本正

亡智

三仕為令尹御覽品藻門亡三任為令尹此當是彤

相涉而論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皇本高麗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釋文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案孔注

但聞其忠未知其仁是与鄭異也義疏引李充曰

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

人之子不可謂仁是即鄭讀知為智之說也論衡

問孔引此及漢書人表亦讀如智表于仁人下即

列智人知古讀如是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

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九

專小智之謂也亦已智字崔子節義疏亦引李充

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俾其

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為智也絜

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亦本鄭義

崔子弑齊君釋文引鄭魯讀崔為高今从古案惠棟

引論衡別通篇云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

据魯論釋文弑本又已殺案二字古通詳見唐石

經誤字辨

棄而違之唐石經已弃案石經棄避世已弃弃古棄

字也則曰高麗本竝已則又曰

違之一一邦皇疏已違之之至他邦高麗本已違之

之至一邦攷文曰足利本已違之至一邦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唐石經已

再思可矣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再下

有思字吳志注引志林亦已再思案季文子三思

而後行為當時傳語夫子只許其再思鄭注及義

疏竝从此說則古本本已再思也

邦有道則知七經攷文曰知古本已智案皇本正已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十

智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亦引已智邦毛詩抑篇

傳已國下句同正義曰此論語說邦諱已國後人

改也

其知可及也御覽人事部兩引知已智無也字

狂簡即狂狷孟子已狂狷狷字說文所無

不知所以裁之七經攷文云古本之下有也字案皇

本高麗本正有也字史記孔子世家不知上多一

吾字案皇疏我當歸以裁制耳似本有吾字又文

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不知所以裁製疑之字本制

字之誤

孰謂微生高直國策微也尾高誘以為魯人即論語之微生高也案微与尾通書堯典鳥獸孳尾路史引也孳微史記五帝本紀引也字微說文尾微也釋名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或乞醯焉攷文補遺曰古本或上有人字案高麗本正如如此釋文醯亦也醯俗字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十一

巧言令色足恭釋文一本有子曰字恐非孔氏曰足

恭便辟兒邢疏曰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

以為恭也大戴禮足恭而口聖君子弗為也書罔

命孔傳亦同繆注謂滿足之足

盍各言爾志七經攷文曰古本言也曰案高麗本正

也曰

衣輕裘唐石經初刻無輕字笏注輕字案當从初刻

為正笏注蜀所增也錢宮詹大昕曰此宋人妄加

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曰

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做蓋用子路故事是古

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為於

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

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裳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

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裳共乘服而無所

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

文有輕字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蒙謂衣

裘之說錢說是矣而古讀俱以做之絕句橫渠張

氏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裳喜與賢者共做以願

字至做之為句何義門讀書記引白虎通通德三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十二

綱六紀篇以共做之為句謂張子所本案白虎通

有輕字竹汀引唐邕傳亦以共做絕句是古讀如

此 本朝石經亦依唐石經無輕字

做之而無憾皇本做也弊攷文据古本同案也做為

正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四卷六卷皆引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不如丘之好學也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案高

麗本同攷文云古本也好學者也已又案衛瓘曰

焉安也焉字屬此句讀

可使南面攷文補遺曰古本面下有也字案高麗本合

仲弓問子桑伯子釋文引鄭子桑秦大夫案秦公孫枝字子桑据左傳載子桑偁其能知人舉善与臨民合家語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莊子所謂子桑戶是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仲弓曰太簡与家語合然桑戶特一放僻之流耳定其品亦不過列隱者一輩上下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三

文南面臨民何如事而忽溷一絕俗逃世于其間乎儼人不倫豈是聖賢問荅耶至包注但偁伯子王注謂伯子書傳無見當从鄭為正以臨其民說苑修文引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攷文古本問下有曰字案皇本高麗本問下正有曰字論衡問孔兩引一也哀公問孔子一也孰謂好學文選懷舊賦注引也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無好

學二字楊仲武誅注引亦無好學字

今也則亡釋文曰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論衡問孔引此句在不遷怒二句之上

冉子為其母請粟史記弟子傳也冉有

原思為之宰晉語官宰食加韋注引論語也原憲為

家邑宰

曰賜也達皇本曰上有子字下求也藝句同攷文据

古本足利本及高麗本竝同

為費宰正平本也弗宰旁注費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古

如有復我者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弟子傳同此古論也

自牖執其手朱注禮病者居北牖下案北牖當也北

墉喪大記北牖下鄭注一也北墉孔氏疏舊注音

容明是墉字儀禮既夕禮寢東首于北墉下皆也

墉墉字是沿喪大記之訛攷北牖是社屋之制郊

特牲亭社北牖謂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喪國之

社屋如此若居室無北面開牖者金氏履祥曰室

之西北隅雖有小圓窗謂之屋漏則亦不名牖矣
包注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史記
偁牛有惡疾淮南子偁伯牛癩疾或事之有然者
朱氏彝尊云齊魯之間土牀皆築于南牖下夫子
遂從牖執手眠之此說是也而未知牖是墉之誤
朱子謂君來視遷于南牖下伯牛家以南面尊夫
子与古義異矣

亡之新序亡末之案漢書楚孝王傳成帝詔曰夫子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曰蔑無也未蔑一聲之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五

轉末亦無也亡讀如無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之
亡也案注云喪之皇本之亡也知經文本如此

命矣夫二句史記弟子列傳亡命也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命也夫此古論也

在陋巷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慎
微篇引巷下有之中二字後漢樊英傳注引亦有
之中二字

非不說子之道攷文曰古本說亡悅案皇本正亡悅
高麗本道下有也字

力不足也後漢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冉求曰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者

今女畫七經攷文云女古本亡汝案皇本正亡汝
女爲君子儒皇本女亡汝高麗本亡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高麗本足利本無亡母說見前

女得人焉爾乎女皇本亡汝爾毛本葛本亡耳後漢
書章帝紀注唐石經玉篇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
珂本竝亡焉耳乎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又亡焉耳乎哉案孔注焉耳乎哉皆辭也疑古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六

論如此攷說文余司言之必然也後通亡爾耳是
借字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引亡余人事部引又
亡耳

有澹臺滅明者攷文曰古本澹亡儋注同

孟之反不伐毛本之亡子

不有祝鮀之佞左傳古今人表亡祝佗案佗古与陀
純通鮀亦同音

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集
注攷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

字中方之案古而如每通用而字當亡如字解

誰能出不由戶皇本戶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

文質彬彬說文亡份案說文份文質備也引論語此

文又彬字云古文份兼存古今文玉篇亦引亡彬

彬包鄭注竝从彬

人之生也直筆解云直字當為直之誤案德古亡直

与直原相近然直即直道而行之義字無可疑豈

文相近而誤耶筆解往往穿鑿如此皇本無之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七

攷文補遺云一本亡人生之直所主本亡人之生

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衡幸偶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無而免字

知之者高麗本亡知者此當脫去

問仁曰皇本仁下有子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知者樂水藝文類聚人部五智類太平御覽地部引

知亡智下同案皇本亦竝亡智

觚不觚馬注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觚不觚

以喻為政不得其道何注同王肅謂當時沈湎于

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邢疏謂禮器所以盛

酒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不成為觚也

毛氏奇齡力主王說謂戒淫酗而發說最異者然

於聖意終淺而或曰木簡或曰花觚俱屬淺說蒙

謂觚當亡枅說文枅棧也眾經音義十八引通俗

文四方為棧八棧為枅是枅以方得名當時有破

枅為圓者故夫子借物制之易歎當世典禮有其

名而皆失其實与拜下一歎正同朱注觚棧也當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六

亡枅為古

仁者雖告之曰攷文補遺曰古本雖亡縱

并有仁焉劉聘君曰仁當亡人朱子从之論語解本

正亡人案皇本高麗本足利本竝亡并有仁者焉

孔注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

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

所至也此古論說本如是義亦甚明似無煩改字

聘君白水劉勉之致中也為朱子婦翁又嘗受學

者張南軒本改正文為人字

其從之也皇本也亡與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博學於文釋文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後漢書范升傳云孔子曰博學於文云云知本無君子字

亦可以弗畔矣夫唐石經初刻畔亡叛後磨改

子路不說七經攷文曰古本說亡悅案皇疏本正亡

悅說見前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案矢之訓不一蔡謨以矢為

陳云尙書敘皋陶失厥謀春秋公矢魚于棠皆是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五

案尔正矢陳也廣釋名矢指也蒙謂不如从鄭以正屍陳也與矢通

矢為誓以否為不矢誓通見虞翻周易注孔注亦

以矢為誓予所不者即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重

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同一文法說文否不也

王弼李充讀為否泰之否論衡問孔亡予所鄙者

竝失之義疏引繆播說亦以否為不史記世家本

亡不按楊用修丹鉛總錄引孔鮒欒肇二說謂矢

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其說甚異筆解

與蔡王李充之說合

天厭之攷文曰古本厭亡壓案說文厭笮也徐曰笮

壓也是厭本有壓訓前漢杜鄴傳折衝厭難注厭

者壓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眾皆壓字楚

詞七諫厭白玉以為面兮注厭著也廣疋壓著也

竝厭通壓之證天厭之或當時有此咒語故夫子

借矢之也論衡問孔曰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為天

所厭耶此亦壓笮之義

中庸之為德也風俗通過譽引孔子稱大哉中庸之

為德其至矣乎周禮師氏注引亦無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三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皇本高麗本有亡能眾下

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必也聖乎白虎通聖人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嘉興馮登府纂

竊比於我老彭孫奕示兒編云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此說最異鄭以老為老子彭為彭祖

默而識之釋文云俗亡嘿五經文字默与嘿同案說文無嘿字俗字也

德之不脩四句下皇本高麗本竝有也字七經攷文据古本同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一

聞義不能徙攷文補遺云足利本徙亡從高麗本同案子張問崇德節亦曰徙義徙字為長

子之燕居釋文曰燕鄭本亡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亡子之宴居燕宴古今文鄭从今文一切經音

義七大般泥洹經云宴石經為古文燕同此當指漢石經而言

申申如也漢書敘傳注亡伸伸案淮南子原公約車申轅注伸也古申字亡信後漢班彪傳注杜篤傳

注伸信讀為申古通用字桓帝紀注伸古信申同

字廣正妖妖申申容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臧氏經義雜記以復字後八援注而增以陸氏為非然攷諸本竝有復字

游於藝唐石經亡遊十行本同魏書高允等傳論亦亡遊少儀遊於藝案遊俗字也皇本亡游為正

吾未嘗無誨焉釋文引鄭魯讀誨為悔案易繫辭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亡悔同音假借字

不悱不發史記世家引無此四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二

舉一隅宋晁公武讀書志据蜀石經有而示之三字

皇本高麗本及李善文選西京賦注竝同案鄭注則舉一隅以語之玩注亦有而示之三字蓋古本

如此七經攷文云古本亡而示之又云足利本亡示之少而字

則不復也皇本亡則吾不復也攷文据古一本足利一本同又据古本則下有吾字無也字案高麗本正

亡則吾不復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檀弓記此文無子有二字下未

嘗飽也攷文云古本末下有字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皇本高麗本曰下有也字攷文

据古本同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翟灝云曲禮

哭日不歌是日下有也字哭字當連下讀與禮合

惟我與爾唐宋石經皇本翻宋本集說本宋本九經

岳珂本宋本四書咸涪衢州本校勘記所据十行

本惟也唯禮記中庸正義史記弟子傳後漢書張

衡傳注文選西京賦注竝也唯說見前

馮河釋文馮亦也憑皇本高麗本同案馮夷馮翊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三

古竝讀房戎切憑依之憑亦然說文無憑字說文

溯即憑河之憑朋与馮通馮亦溯之通借字也

富而可求也翟灝云史記伯夷傳引也富貴如可求

韓詩外傳一卷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

蔡邕傳注郭京周易舉正徐堅初學記人部引皆

無也字文選注凡數處引此亦無也字

雖執鞭之士釋文鞭或也硬音吾孟反非也案硬字

說文所無俗字也鹽鐵論貧富引士也事

吾亦為之釋文一本也吾為之矣案皇疏也吾亦為

之矣

如不可求說苑立節引也富而不可求皇本高麗本

求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同

齊釋文云本或也齋御覽人事部同案齊假借字

子在齊聞韶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攷文据古本

足利本竝同

三月不知肉味程子謂三月音字之誤見大全小注

案昌黎已有是說不足据也朱子謂史記云聞韶

音學之三月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四

誤矣又云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斷句

蓋學韶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為本或也嬌音居危反

非案漢地理志廣為山濁水所出說文為也嬌古

為嬌同文選嘯賦注引王肅云不圖韶之至於此

此齊也皇本也此此齊也衍一此字則斯字古也

此說苑修文引斯也此翟灝云肅似讀為為嬌因

謂嬌氏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

吾將問之釋文一本無將字入曰御覽人事部引也

子貢曰

曰古之賢人也攷文云古本足利本曰上有子字皇本高麗本同賢人古本亡賢仁案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是鄭本亡仁徐彥曰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也下云求仁得仁从仁字為長文選詠懷詩注引無也字又何怨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怨下竝有乎字案左傳哀三年正義及史記伯夷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竝有乎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五

飯疏食釋文疏本或亡蔬案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竝亡疏御覽飲食部同孔注疏食菜食也孔注疏食菜羹之蔬亦云菜食与菜羹重文自當以集注粗飯為正此窈从孔注古疏蔬通菜蔬之蔬亦亡疏無煩改字蔬說文不義而富且貴後漢書劉般傳注引無且貴二字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釋文引鄭魯讀易為亦今从古案魯論以亦字屬下句讀惠氏棟曰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教此从魯論連下讀也

馬應潮曰列子黃帝篇二者亦知張湛注亦當作易或古亦易字通余案先儒皆言夫子學易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謂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竝如此說蒙謂史言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伯玉能寡過者也是五十為寡過之年大易為悔過之書夫子此歎定在五十前幾年亦不定為四十七也自劉元城言他論加亡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六

假五十亡卒攷史記孔子世家及風俗通義窮通篇竝引亡假古五字从二从夊卒字从衣从十五与衣二字不類斷非相涉而譌也翟灝云十一經問對有先儒以五十字誤欲从史記九十以學易之語九十二字似又以卒字分刊誤而先儒之改讀卒字亦未嘗从史記也子所雅言筆解謂雅音今亡言字之誤也案集解孔注雅音正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其音然後義全注明云正言安得有誤筆解因注有音字遂

謂傳寫之譌穿鑿甚矣

詩書執禮通正云執卽執字執古通藝藝者樂也案

說文執捕擧人也執種也二字不同此說非也古

者詩樂相爲表裏此不云樂者詩卽樂也夫子正

樂首先雅頌言詩而樂寓焉矣執字以石林葉氏

爲確其說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

書与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謂之執禮卽周

官大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

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七

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讀以

諭眾或執以行事至周衰皆亡孔子獨能知之故

雅言亦謂之執禮是執卽執射執御之執王伯厚

謂可以補注之遺

葉公問孔子唐石經葉避太宗諱亡葉後倣此

女奚不曰皇本亡汝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疏本高麗本至下有也字攷

文据古本同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皇本敏下有而字攷文据古一

本同又据古本以佗而案高麗本亡敏而求之者

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書郊祀志引子不語怪神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

必得我師焉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三

上有我字有亡得与陸氏所見合讀書志亦云蜀

石經三上有我字顧氏炎武石經攷謂爲誤字非

也案何晏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邢疏亦云言

我三人行穀梁傳范注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八

至有亡得史記孔子世家亦如此釋文曰三人行

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亡必有皆後起之說也

其不善者而改之潛夫論德化引亡其不善者我則

改之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皇本高麗本隱下有子字攷文

据古本足利本竝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皇

本高麗本行上有所字

子曰善人朱子謂子曰字衍文翟灝云善人以下別

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詩賓之初筵正義引亦閒以

又曰二字

得見有恆者宋高宗石經恆避眞宗諱也常

亡而爲有釋文云亡如字一音無後漢紀引也無

弋不射宿御覽資產部引上有子曰字

多見而識之攷文補遺云古本無而字知之次也高

麗本無之字

互鄉詳解云互鄉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

分曰互鄉鄉与向同此說之異者人潔已唐宋石

經也絜下同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九

我欲仁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也而仁

斯至矣潛夫論德化亦也仁斯至矣

陳司敗釋文引鄭司敗人名齊大夫案孔以司敗爲

官名陳大夫也攷陳楚名司寇爲司敗見杜預左

傳注鄭以齊大夫取以爲名也陳也齊者古陳田

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攷文据古本

足利本同

揖巫馬期而進之攷文云古本之也案皇本正也

也孔注巫馬期名施仲尼弟子傳也字子旗呂氏

春秋具備覽同攷說文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古

人名字相配如說文載名嘉字子孔名礪字子石

名驥字子皙是也孔子弟子傳言偃字子游偃也

之游旌旗陳兀字子禽兀取鳥子會字子期顏子高字

子驕宰予字子我施之常字子恆之類要皆取義

相近此施是旗兒故字旗期通旗左傳宣卅年單

公子愆期唐石經也旗可證說文古文期也同格

伯簠銘也母象旗形也馬應潮曰左傳昭公十六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十

年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

也此施字旗之一證

君取於吳釋文也娶皇本高麗本同案公羊傳疏引

亦也娶說文有娶字經典多也取假借字也易咸

卦取女吉釋文本亦也娶

則吾未之有得攷文云古本得下有也字案皇本高

麗本竝有也字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釋文引鄭曰魯讀正爲誠今从

古案馬注云正如所言从正字爲古

子疾病釋文子疾一本也子疾病鄭本無病字案包鄭於子罕篇皆釋病字集解於此章不釋似本無病字後漢書方術傳引也孔子有疾皇疏云疾甚曰病是皇本有病字也周禮大祝疏引也孔子病誄曰釋文誄說文也譌云或也譌案說文譌禱也誄誄也故檀弓士之有誄曾子問幼不誄長賤不誄貴皆謂累其功德以定誄也今本也誄直是譌文周禮小宗伯注鄭亦也譌譌或字說文譌或从彙禱爾于上下神祇攷異云一本也禱示案也爾為長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十一

譌辭之體然也攷異不知所据何本

且之禱久矣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攷文据古本

同案孔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故曰且禱之久矣

据此則之字在禱字下今本倒置也

奢則不孫釋文孫音遜董仲舒馬融王暢傳注及說

苑權謀顏氏家訓治家御覽人事皇本高麗本攷

文据古本孫也遜案經文遜多通借孫漢禮樂志

五行志注皆云孫讀曰遜左傳莊公三軍釋文遜

本也孫州輔碑以病孫位即遜李富孫自春秋夫

人孫于齊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何休注孫猶遁也說文遜字當是後人所增又說文遜順也論語不孫當為遜之省借字

君子坦蕩蕩釋文曾讀坦蕩為坦湯今从古案古湯讀為蕩泉盪舟說文也湯宛邱子之湯今毛傳湯蕩也楚辭章句也蕩白六帖邱二引詩亦也蕩是也蕩亦讀為湯漢地理志蕩陰師古讀也湯路史國名紀蕩御姓湯也潛夫也蕩今相之湯陰即漢蕩陰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十二

子溫而厲釋文一本也子曰皇本也君子案盧氏文

昭云今皇本脫君字疏云亦有云子曰者陸釋文

云此章說孔子德行依原文為是也厲釋文一本

也列案祭法厲山氏國語引也烈山詩小宛翰飛

戾天文選注引韓詩戾也厲薛君曰厲刑也刑字

是列字之誤今据以訂正列厲一聲之轉威而不

猛皇本無而字

泰伯史記吳世家引文也太漢地理志同德也惠案

說文泰古文也太然以為滑泰字後世讀他孟切

用爲泰侈及形容未盡之詞則又省曰太矣說文
德升也與道惠字異後多通假

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亦曰德後漢書丁鴻傳論
引亦曰德注引鄭注曰德劉祐傳延篤貽祐書引
文同案得與德通易剝卦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
曰君子德輿董遇本曰君子德車

慎而無禮則蕙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惇注引論
語此文爲證云惇與蕙同汗簡引古論曰患說文
無蕙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三

君子篤於親節汗簡引古論篤曰竺案楚詞天問帝
何竺之即篤之前漢張騫傳身毒在大夏東南李
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今之天竺攷說文竺厚也
篤馬行遲鈍包注篤爲厚介正釋詁竺厚也窈从
竺爲正篤假借字也吳棫論語續解曰以下乃曾
子之言案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師
古注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禮記少儀注齊語
正月之朝篇注並引下二句曰孔子曰翟灝云鄭
康成章宏嗣顏師古皆指實爲孔子詞吳氏以屬

曾子出自臆斷恐不足据

啓予足二句說文謬讀若論語跂予之足案跂與啓
亦假字說文啓字云省眡也依義當曰啓論衡四
諱引啓曰開此避諱也文選嘆逝賦注曰起段氏
玉裁曰跂當是啓或曰當曰哆哆猶開也

戰戰兢兢王氏詩攷曰左傳引詩戰戰矜矜翟灝云
僖二十二年臧文仲引此宣十六年芊舌職引均
同詩文曰兢兢王氏或所見別本今不可知案詩
釋文一曰矜矜說文兢兢讀若矜此後人通用字此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十四

王氏所据本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呂氏慎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
淵若履薄冰翟氏云呂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繆
甚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于尹逸逸對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
也不善則讐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
善之二句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對乃全
本周書矣漢志周書七十一篇當完具時其中自
有尹逸對成王語呂氏兩引之耳淵唐石經避高

祖諱也滌後同

孟敬子宋石經敬也欽此避諱也

說苑脩文倫會子有疾孟儀往

之問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高麗本無乎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節唐書孔穎達傳帝問孔子

稱以能問於不能云云以曾子為孔子又獨孤及

傳亦引孔子曰翟氏曰舊唐書太宗問穎達但云

論語穎達之對則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并問詞

云云孔子乃新書改文之失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五

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之先友嘗從事

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風俗通過譽卷以為孔

子晉書閻纘傳亦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二

句託玉篇引也侂案侂是任之異文說文侂寄也

臣錯曰託寄字此當从侂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史記弟子傳也也者

君子人也釋文作君子也云一本也君子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朱子舊本也洪注同此避宣祖諱

也

仁以為己任節後漢祭遵傳文選思元賦引一也孔

子曰一也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典正義引六藝論民也

人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

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此義之最古者此人字並

非避諱而改

人而不仁論衡問孔而也之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六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顏氏家訓治家引如也雖

使驕且吝皇本使上有設字攷文据古本同釋文吝

本亦也愴俗字高麗本也愴末句有矣字案吝古

文也遴易為吝京房也遴說文引易亦也遴是吝

亦也愴家語商甚愴于財是愴亦吝字周書寤傲

篇周公曰不驕不愴時乃無敵即此章之義玉篇

愴下云俗又也愴是也吝為正

不足觀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

同

不至於穀集注至疑當作志案孔注穀善也言人三
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言必無也所以勸人於
學也鄭曰穀祿也案鄭說爲長古至志字假通可
不改

不易得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七經攷文据古
本足利本同

危邦不入二句後漢書獨行傳邦亡國又此避諱改
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節潛夫論本政引二邦字亡國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七

不謀其政七經攷文曰古本政下有也字皇本高麗
本政下竝有也字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白虎通聖人引

亡不預無也字漢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

引俱無也字案與猶預也子路篇吾其與聞之即

預聞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舜禹治天下委

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亦亡預訓漢

世所傳如此南宋石經下巍倫魏

大哉堯之爲君也文選孫楚與孫皓書皇甫謐三都

賦序二注及陳思王求通親親表引無也字晉書
劉寔傳同

唯天爲大二句說苑至公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公讌
詩注引唯亡惟說見前又後漢馬衍傳注引末句

民亡人

煥乎其有文章詩大正卷阿正義曰煥爲文章故孔

晁引孔子曰煥乎有文章說文無煥字亡煥爲古

七經攷文曰古本章下有也字案漢書儒林傳敘

傳論衡齊世引俱有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六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漢書曹節傳治亡理治字

避唐高宗諱唐人校漢書而改耳臣釋文亡思云

古臣字又云本今亡臣

予有亂臣十人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亡亂臣十人

非案唐石經春秋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所引及論

語文竝無臣字尙書石經笏注臣字是蜀所加顧

亭林謂臣字脫去非也王伯厚謂後世因晉時所

出大誓以益之也馬鄭注以婦人爲文母自有臣

字劉原父謂子不當臣母遂易文母爲邑姜真不

知古文者亂古文也。論語集說云：或曰亂本也。亂古治字，孔訓亂為治。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對向二傳兩引才也材乎也。與案才材同見前北史文苑傳引乎也也。

有婦人焉，任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也。殷人案漢石經無此文，餘姚邵在陔云：衛氏古文也。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為膠鬲。衛氏古文亦無所据。檢筆解無此文，皆臆說也。顧氏炎武謂婦人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九

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參本又也。三皇本也。參攷文据古本同後漢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引也。參案周禮多以參為三，从古也。

以服事殷，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袁術傳文王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注引論語亦也。猶服後漢書何進引同史通疑古篇亦也。猶

周之德二句，皇本高麗本無之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按詩酌正義引周之德可謂之至德無也已矣。三字三國志魏武帝紀注文選沈約樂遊苑詩

注引論語竝無也已二字。論衡佚文引無也字後漢隗囂傳注引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無之字。子曰禹吾無閒然矣。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矣字。古注訓為閒廁之閒。

菲飲食三句，史記夏本紀也。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澮，案菲即薄，義減是假借字。詩築城伊澮，釋文又也。澮韓詩也。澮說文減疾流也。毛傳以澮為城溝，竝澮之假借。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三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嘉興馮登府箋

達巷黨人曰史記世家曰黨人童子戰國策甘羅曰
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于達巷
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黨人項橐也漢逢盛碑
以為后橐論衡實知淮南修務竝亡項託
執射乎吾執御矣攷文補遺曰古本亡吾執射乎吾

執御

今也純釋文純鄭亡側基反黑繪也案詩都人士正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一

義純讀為緇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
當為緇古文緇或亡絲旁才周禮媒氏純帛注純
寔緇字古緇以才得聲丰詩箋士妻紵衣行露詩
傳紵帛不過五兩陸德明云紵音緇依字系旁才
後人以才為屯因亡純是也又純有二訓說文純
絲也集解引孔注訓純為絲敖繼公曰純衣絲衣
而緇色者也周官純帛論語今也純此其證矣鄭
訓黑繪為是

今拜乎上泰也高麗本亡今拜乎上泰無也字与上

今也純儉句一例

母意母必儀禮士昏禮疏引論語無必又鄉射禮疏
引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既夕禮疏君子不
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母俱亡
無竝以為孔子言說文繫傳亦引孔子曰母固母
必史記孔世家亦亡無字古無母通亡無者古論
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漢儒林傳贊注引論語天上有
不知二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二

天之未喪斯文也高麗本無也字王肅家語序引無
也字
大宰釋文及正義引鄭大宰吳大宰詔案義疏謂宋
有大宰華督攷列子仲尼篇商大宰問孔子曰某
聖者與商即宋左傳宋每偁商然督攻孔父在桓
公二年孔子生襄之二十二年子貢又後孔子三
十一年而生督与子貢恐不及同時或以為哀六
年吳侵陳陳亦有大宰嚭見檀弓是年正子与子
貢當陳蔡之厄或是陳大宰又一說謂越亦有大

宰然無與子貢相語事唯吳大宰于哀公六年公會吳于鄆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一使子貢辭于大宰嚭一使子貢對大宰嚭語多能一問總在此時鄭注確不可易皇氏疏亦本此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引固也故風俗通義窮通引論語固天縱之莫盛于聖論語詳解曰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此好爲異說不足據者翟氏攷異引之何耶孔氏訓將爲大

大宰知我乎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三

足利本同

有鄙夫問于我七經攷文曰古本問上有來字案此指皇疏本

空空如也釋文引鄭也恠恠案恠恠而不信鄭注誠恠也大戴記婦空空空与恠通空空謂鄙夫以誠心來問也故鄭也恠疏以空空爲無識失之

子見齊衰者七經攷文曰古本齊也齋李富孫曰說文齋縷也玉藻注齊裳下緝也釋文齊本又也齋今經典並也齊亦省借字

冕衣裳者釋文曰冕鄭本也弁云魯讀弁爲纒今从

古案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或也纒古弁字也覓訓爲冕說文引服周之冕也覓左傳昭元年弁冕端委注弁冕冠則弁冕本通故魯讀弁爲纒纒卽冕字王會解纒無繁露周禮弁師五纒卽冕鄭从古也弁爲正錢氏大昕謂纒卽免喪服也齊衰服之重纒服之輕弁卽弁經之弁弁与纒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据此齊衰与冕義複恐未必然

雖少必作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四

利本同史記也雖童子必變

過之必趨宋高宗石經也趨案詩齊風巧趨踰兮釋文趨本亦也趨說文趨走也趨趙久也二字異義五經文字趨从芻也多者訛廣韻趨俗也趨

鑽之彌堅洪适隸續曰嚴發碑鐫堅仰高与今文論語不同案周禮眠祲三日鐫鄭注謂日芻气刺日也疏云鐫雖也是与鑽聲義相近說文鐫當也非此義

忽然在後高麗本然也焉史記世家也忽焉攷文曰

古本然也焉即指高麗本唐宋石經後漢書黃憲傳列子仲尼篇皆也焉今也然誤字也

夫子循循然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三國志步騭傳漢書李膺傳孟子明堂章指竝同案恂通逡祝睦碑恂恂如也也逡逡恂又通駿詩為下國駿厖荀子榮辱篇及大戴禮引駿也恂駿亦与逡通書武成駿奔走禮大傳也逡逡又通循史記游俠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漢書也循循古馴徇訓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五

循順恂逡字竝互通之字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与此訓恭順貌同知為鄭本也翟氏曰後漢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晉袁瓌疏孔子恂恂北魏書賈思伯傳接誘恂恂會無倦色悉用論語文

末由也已史記世家也繇繇也已案左隱公二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菽二傳也昧古今人表末嬉晉語也妹喜妹昧末菽一聲之轉也繇由古文子路使門人為臣論衡感類引使也遣

病閒曰文選七發注引論語也子疾病閒

韞匱而藏諸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及文選吳都賦注顏延年直東宮詩陳孔璋荅東阿王牋范蔚宗逸民傳論四注引竝也韞積御覽亦也積後漢書逸民傳注又也蘊積案說文積匱也漢書楊王孫傳歛木為匱注積小棺也古積匱同也釋文匱本又也積蘊韞亦通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六

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也賈玉篇引也及案沽賈音義相近及古沽字說文引詩我乃酌彼金罍云秦以市賈多得為乃沽是假借字也賈文選顏延年詩范蔚宗論二注後漢書注御覽珍寶部事文類聚皆也善價說文新坳字也賈為正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商賈引賈也價後漢張衡傳逸民傳一注文選琴賦注御覽珍寶部竝同高麗本無也字

吾自衛反魯七經攷文曰古本反下有於字即指皇本高麗本逝者如斯夫文選郭璞游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

詩三注引皆無夫字孟子章句徐子章指引亦無夫字疑古論語如此又案元胡氏炳文四書通本夫也乎

不舍晝夜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兩注也捨案史記引舍之則藏亦也捨然也舍為古

譬如為山漢書禮樂志引文也碎案碎假借字說見唐石經誤字辨

未成一簣漢書禮樂志注引也匱雖覆一簣後漢班固傳注亦引匱案二字通王莽傳綱紀咸張成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七

在一匱注匱織竹為器所以盛土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正用此文說文匱匣也匱篋為正切經音義達磨多羅禪經上一匱注引未成一匱包咸日匱土籠也與漢書合

其回也與高麗本無也字後生可畏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末句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引焉也安無也字宋書索虜傳拓拔壽書引此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皆無也字

說而不釋郭璞方言注說也悅釋也懌案釋馬注尋也懌說文所無新附有之云悅也悅懌義重从釋為正

能無說乎說皇本也悅三軍可奪帥也節後漢書橋元傳論引無二也字文選讓開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衣敝緇袍釋文也弊云本今也敝皇本高麗本也弊案敝之而無憾皇本亦也弊足利本於此文亦也弊弊俗字許氏不收說文于袍字下引亦也弊當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八

是後人所改與衣狐貉者立釋文依字當也貉案說文引狐貉之厚以居亦也貉貉北方豸種職方先鄭注云北方曰貉與貉義殊是假借字七經攷文曰古本貉也

貉史記弟子傳也貉貉是俗也而不恥者事文類聚別集引無而字其由也與高麗本也其由與與上其回與一例

是道也七經攷文曰古本也者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依字當也凋案皇本及

何集解注胡氏通本竝亡凋翟氏攷異云史記伯夷傳漢書傳喜傳後漢邊植傳注高誘呂覽注潛夫論交際郭京周易舉正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又劉琪等傳論說文繫傳藝文類聚木部上松類事文類聚猗覺寮雜記學齊佔畢竝亡凋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皆引彫亡凋攷說文彫琢文也凋半傷也彫假借字釋文故云當亡凋又句末皆無也字七經攷文曰古本後亡后知者不惑七經攷文曰古本知亡智案皇疏本亡智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九

可與其學節淮南子汜論引孔子曰可以其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縣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竝亡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亡可與其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楮論引与筆解同鹽鐵論遵道引可與其學未可與權然攷集解各注竝釋立字詩正義三國志注當斷章取義耳淮南王漢初人知漢魏相傳如此

唐棣之華文選廣絕交論注春秋繁露竹林第三引同上有詩云二字引唐亡棠案介正唐棣移注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注郁李也是二物陸璣以唐棣卽萸李韓嬰以常棣爲夫移又相雜而不分矣戴侗六書故曰唐棣棠棣常棣特一物猶夫移扶移蒲移之爲一物棠唐常夫扶蒲竝聲之轉耳集解皇本此与上可與其學章合言思權而不得見也偏其反而集注曰偏音書亡翻反亦當与翻同未之思也釋文云未或亡未非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十

夫何遠之有皇本有下多哉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案疏述經文亦有哉字高麗本亦有哉字夫字連上讀恂恂如也漢劉脩碑亡遜遜如也祝睦碑亡遠遠史記弟子世家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云或本亡遠遠案恂与馴音近義通古文馴亡遜通遜字是遜亦得通恂也恂遠亦通字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史記本亡悛悛通遠竝字異而音近便便言史記世家亡辯辯案說文采辨別也采爲辨

本字毛詩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平即采之譌
辯便同音書采章百姓大傳亡辯章史記亡便章
采秩南訛鄭亡辯秩大傳亡便秩皆可證

侃侃如也唐張嘉貞傳亡侃侃案唐東林寺碑侃亦
亡侃後漢袁安傳閭閻衍衍漢唐扶頌衍衍閭閻
則又以衍為侃也案侃隸變俗字也侃衍音近假
借又儀禮聘禮注引先上大夫後下大夫史記世
家亦如此此古論也

君召使擯釋文擯本又亡擯亦亡賓皆同案史記世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二

家正亡賓字說文賓道也从人賓聲或从手亡擯
臣錯曰今周禮皆亡此擯字文王世子退賓于東
序陸云賓本又亡擯是同字也蒙謂从古當亡賓
書賓于四門鄭讀賓為賓舜為上賓也賓古文擯
見周禮司儀注

色勃如也說文亡李又亡艱汗簡引古論亦亡艱案
兩引互異蓋兼存古齊論之文勃是借字

左右手皇本高麗本亡左右其手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按勘記云鄭注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

其手疑皇本是

趨進翼如也說文亡趨如案翼是趨省宋高宗石經
趨亡趨下沒階趨同趨趨正俗字

攝齊升堂攷異亡齋見齊衰者之齊同七經攷文曰
古本亡齋漢書朱雲傳唐貞觀孔子廟堂碑俱亡
攝齋案說文于禮齊衰亡齋續依義當从衣孔注
攝齊樞衣也齊是假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三

沒階趨釋文一本亡沒階趨進誤也案曲禮帷薄之
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聘禮注及史記孔
子世家唐石經說文皇本毛本太平御覽居處人
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此竝有進字是古本如此陸
所見唐初本蓋無進字論語集說曰進疑是退字
執圭鞠躬如也聘禮注執主人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釋文亡鞠躬羣經音辨鞠躬窮容謹也鄭康成說禮
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案尔正鞠究窮也廣疋躬
躬謹敬也曹憲劔音邱六反躬音邱弓反鞠躬蓋
雙聲与踧踖同為形容謹敬之貌非以鞠為曲以
躬為身也李富孫曰說文匍曲脊也此即鞠躬字

魯世家已劦劦今假鞠字皇侃疏失其義矣

下如授釋文曰魯讀下為趨今从古案古讀下如戶
与趨音部字故魯讀如此

足縮縮如有循高麗本循下有也字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注一入為緌案攷工記五入為

緌余正一染謂之緌孔注似誤正義已疑之然孔

又云三年練以緌飾衣攷禮練衣黃裏緌緣練冠

麻衣緌緣是孔本以緌為緌古文論語必是緌字

後人从今文改緌併孔注亦改从緌遂歸咎于孔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三

注之誤非矣又孔以紺為齊服盛色以為飾以衣

齊服也案鄭于紅紫節注云紺緌紫元之類紅緌

之類元緌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攷禮齊服緌衣

元端古祭齊同服紺類于元類于齊服故不以為

飾孔義確不可易錢氏大昕曰先鄭司農以論語

君子不以紺緌飾證五入為緌之文則先鄭所受

論語本已緌与孔本異也

當暑曲禮紵絺綌鄭注引文當暑上有孔子曰三字

紵絺綌唐石經初刻已紵絺後磨改已紵絺文選聖

主得賢臣頌注已紵釋文紵本亦已紵單也皇本

高麗本已纁七經攷文曰足利本同古本已纁即

指皇本案說文糸部紵轉也即孟子紵兄之臂是

也紵元服重文已振禮振絺綌下入公門當是振

之譌文鄭曰讀為紵是古只已紵或已紵之重文

振紵特通借耳纁俗字

必表而出之皇本高麗本無之字七經攷文据古本

及孔注並同

素衣麤裘儀禮聘禮注禮記玉藻注鄭竝引已素衣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四

麤裘按說文麤鹿子也麤狡麤獸也釋文邢疏皆

云鹿子則當已麤為正孔叢子亦已麤裘

褻裘長說文引已結衣長臣錯曰結私列切廣韻結

褻同音六書統謂結古褻字攷古制四時皆有褻

衣不第言裘窆从許已衣錢坫謂結通釋詩與子

同釋箋云釋結衣近污垢是劉熙曰結衣用六尺

裁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羞袒段氏玉裁於

說文結下補衣堅也三字据玉篇注結堅也廣韻

注結堅結同音段借也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𤝵狐貉案說文貉似狐善睡獸

攷工記總目釋文貉獸名依字𤝵貉伐檀貉子曰

狔釋文貉本𤝵貉月令注釋文亦云與衣狐貉者

立貉亦𤝵貉七經攷文曰古本貉𤝵貉此指高麗

本文選辨命論注引文上有子曰二字汗簡引古

論佗語說竝見前

無所不佩釋文曰佩字或𤝵王笏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曰齊本或𤝵齋攷文据古本同

攷異亦𤝵齋布下有也字此据高麗本也程子本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五

下接必有寢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韻舊本引此𤝵不饜按說文

厭飽也足也厭即饜足之義合夫子疏食飲水之

旨从饜義為長膾釋文𤝵膾案東方朔傳生肉為

膾說文膾細切肉也从月旁為是

魚餒釋文云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𤝵餒字書同案

玉篇餒魚敗也說文餒本訓飢別一義為魚敗後

餒變𤝵餒俗體字又餒說文所無亦俗字事文類

聚續集引魚餒而肉敗以下一段上有孔子曰三

字

臭惡皇本臭𤝵臭此俗字

不時不食後漢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

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𤝵既云小食也案說文餼為

氣之重文氣即餼也聘禮注古文既為餼是既氣

古今字餼或字說文所無又說文既重文𤝵既既

是槩之省文小食即稍食也中庸既稟俾事鄭讀

桓公十年齊人來餼諸惟酒無量唐石經𤝵唯皇本毛本同𤝵唯說見前

疾𤝵氣古氣息字𤝵乞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六

沽酒漢書食貨志𤝵酤酒不食師古注鄉黨所記孔

子齊之時也御覽資產部引亦𤝵酤案漢書景帝

紀夏旱禁酤酒注古買酒為酤酒伐木詩箋酤買

也說文沽水名酤買酒也沽為借字

不撤薑食宋刻九經本𤝵徹案說文徹通也撻發也

段氏玉裁曰撻引申為凡發去之偁則字當𤝵撻

經典通用徹或𤝵徹是撻之俗體

祭於公御覽飲食部𤝵祭於君

寢不言玉篇𤝵寢案說文解字寢病臥也寢臥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疏皇本也疏攷文据古本校勘記
据十行本竝同瓜皇本也苾攷文据古本同釋文
引鄭魯讀瓜爲必今从古案疏蔬同字此疏食對
菜羹而言窻也疏粗也瓜祭上環本之玉藻孔注
云三者雖薄祭之必敬瓜亦薄祭之有名者正義
竝也瓜亦蔬果之一類故或从艸魯以瓜爲必
者古瓜必形相涉而誤也鄭故不从高麗本瓜字
句祭連下讀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七

席不正不坐史記世家引此句在割不正不食下墨
子非儒曰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
新序節士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
字同此句當是錯簡

斯出矣攷文曰一本斯也則

鄉人儺釋文引鄭魯讀儺爲獻今从古案獻亦讀爲
莎司尊彝獻尊爲儀亦爲莎又讀儀書文獻有十
夫大傳也民儀儀莎儀竝歌部獻儺古同聲故儺
可讀爲獻也郊特牲鄉人禡注禡或爲獻或爲儺
古音之轉本如此鄭不从者以儺自有正音不必

如禡之借音也釋文云阼本或也於阼階攷注有
階字禮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無階字
或後人因注而增高麗本無於字
再拜而送之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而字高麗本同
拜而受之釋文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不敢嘗攷文補遺古本嘗下有之字此指高麗本
廡唐石經也廡古論也皆見汗簡案說文廡古文也
替今也廡俗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六

傷人乎不問馬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
韓文公讀不爲否翟攷異云鹽鐵論刑德魯廡焚
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知漢人亦但以不字屬下
未嘗也否音

必正席先嘗之攷文曰一本無之字此指高麗本
君賜腥釋文曰腥說文字林竝也腥五經文字曰今
經典通用腥爲腥案說文腥一曰不孰也腥星見
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則也腥爲正字
君賜生釋文引鄭魯讀生爲牲今从古案左氏莊公
三十二年傳注生曰餼服虔曰腥曰餼生腥易混

當也牲爲是

加朝服拖紳說文拖也衽云衣裾也唐石經釋文本

拖也地案拖是衽之通字地是拖之本字漢書龔

勝傳也拖紳同

雖車馬非祭肉禮記正義也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

案此文義較順周禮玉府疏但云雖車馬不拜

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也大釋文大音太也大爲正

居不容釋文居不容本或也容唐石經也客案孔注

爲室家之敬難久也攷客古恪字戰國策住建共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九

者客耶高誘注客古音恪左傳以陳備三客繼夏

殷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客客敬也言禮

之如賓客也是客即客敬之意與孔注合容與客亦通後

漢書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注容或也客

見齊衰者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七經攷文据古

本足利本同

見冕者釋文冕鄭本也弁又引鄭曰魯讀弁爲纁今

从古說見子罕

雖窺必以貌攷文曰古本貌下有也字

式負版者攷文曰古本版也板板俗字也

升車徐鉉說文注引上題禮曰

車中不內顧釋文引鄭魯讀車中內顧今从古案包

注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轡轂

也攷此依魯訓本無不字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

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今論語云車

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

過轡轂與此不同据此亦用魯論說者云云即包

咸注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車中內顧崔駰車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三

左銘亦云內顧自敕注並引魯論後人据棐本于

包注及張賦崔銘注並增不字非矣御覽色類引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郝氏詳解

以車中至末爲一章

色斯舉矣節朱子謂有關文何氏十一經問對謂唐

棐節誤簡

山梁釋文引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則梁鄭當

也梁文選七發注引有子曰二字並引此鄭注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釋文時哉一本也時

故時哉皇疏邢本注疏只也時哉後漢書班固傳

注御覽羽族引竝一時哉共皇本高麗本也供攷

文据古本同釋文亦曰共又也供玉篇引嗅也

蜀石經也集注引晁氏曰石經也案師古注漢書不

歟驕主之餌云歟古嗅字說文有歟無嗅廣韻嗅

以鼻取氣故从鼻古本也臭唐石經也臭口旁見

氏所加其跡可驗論語集說曰嗅疑也嘆釋正曰

三噫之訛司馬光類篇迨字下引論語三嗅而迨

荀子三臭之不食是古本也食義与何邢也夫子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三

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說合蒙謂臭當如尔正鳥

曰臭之臭邢疏尔正謂鳥之張兩翅臭臭搖動者

劉聘君曾引之何以邢氏疏論語不本此訓也筆

解謂嗅當也鳴鳴之鳴雉聲也此臆說耳其當也

拱執之拱藝文類聚鳥部上雉類太平御覽羽族

部竝也拱也供具之供非是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嘉興馮登府纂

皆不及門也皇本高麗本也上有者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德行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此

指高麗本而言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舊有子

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為德行翟氏

攷異云攷文補遺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

也今檢皇氏本唯別分此為章子曰字未嘗有其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一

疏則云此章無子曰字者是記者所書竝從孔子

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氏以彼

圖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案皇

本與高麗本雖同出日本而互有同異今檢高麗

本實有子曰二字翟但据皇本耳攷文所言古本

蓋指高麗本也

言語二段史記弟子傳政事二人列前言語二人列

後新序雜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為孔

子言是此節明有子曰字

子游子夏後漢儒林傳注引論語文學則子游子夏

多一則字古人引書隨意增損未足為据也

人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漢書范升奏記注論語云云間非也子騫之孝化其

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南容三復白圭史記弟子傳容三復白珪之玷太平

御覽珍寶部引此文為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釋文康子問弟子一本也季康子鄭

本同高麗本有顏回者好學下有不遷怒二句未

有未聞好學者也與哀公問同皇本只多未聞好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二

學者也句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以為之椽皇本也檨下同論衡問孔篇同家語注潛

夫論浮侈史記索隱竝也檨案說文椽字無邑旁

七經攷文云足利本脫此四字案高麗本亦無此

句注有賣以也檨恐高麗本脫去也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才也材案古材才通易繫辭兼

三才唐石經也材

經也死七經攷文曰古文無也字此指高麗本也

吾不徒行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可下有以字皇本高麗本不

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七經攷文据足

利本亦有吾以二字

天喪予漢書董仲舒傳贊引予也余案曲禮鄭注予

余古今字

從者曰論衡問孔也門人曰

曰有慟乎皇本高麗本也子曰七經攷文据古本足

利本亦同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論衡也吾非斯人之慟而誰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三

為皇本高麗本誰為下又有慟字案說文無慟字

應即慟字

季路問事鬼神攷文曰古本也子路

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章引也焉能事鬼神

敢問死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

死其事何如則邢疏敢上有曰字唐石經南宋石

經匡謬正俗引竝有曰字皇本同七經攷文曰古

本死上有事字此指高麗本

閔子侍側皇本高麗本閔子下有騫字七經攷文据

古本足利本同

再有子貢唐石經冉有也冉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引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曰上文樂即曰

字之誤案漢書幽通賦注引論語稱閔子云云子

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樂曰字竝見本有曰字

非因樂而誤可知今皇本有曰字座右銘注引亦

有子曰字足證曰字之脫誤也

仍舊貫如之何釋文引鄭魯讀仍為仁今从古案鄭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四

注仍因也本之尔正是窻从古也仍惠氏棟曰揚

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伯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

也後漢書郎顛上書引無如之何三字隋書何妥

上事引也孔子曰亦無如之何三字

由之瑟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案注子路鼓瑟當

有鼓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亦有鼓字

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疏孝經序疏引俱無也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

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後漢書楊秉傳注史記弟子傳引此

文上有孔子曰三字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已附益也七經攷

文曰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漢書諸侯王

表師古注引此文無而字上有孔子云字御覽人

事部引無而字

鳴鼓而攻之皇本無而字論衡順鼓引亦無而字鼓

高麗本已鼓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五

師也辟皇本已辟史記弟子傳同高麗本已師辟也

上下同史記已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繇也嘒

由也嘒尙書無逸正義引由也諺案依古當已嘒嘒

俗字新論正賞篇子游楊襄而諺即信亦即嘒鄭

注子路之行失於叛諺諺說文傳言也與嘒異義

說文無嘒字古多假諺字為之

回也其庶乎虞翻易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易

繫辭本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疑幾字脫去

而貨殖焉筆解云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字之誤也此

臆說也

億則屢中皇本高麗本已億注同案漢書貨殖傳已

意則婁中師古曰意讀曰億隸續載漢陳度碑亦

已意說文料詮意即億正字億即不億不信之億

亦即意字說文十萬曰意意志也億安也此當作

意憶是俗字又屢當已婁說文無屢字新增有之

漢書俱以婁為屢

集解合回也章為一

不踐迹釋文迹本亦已跡三國志司馬朗傳注及文

選辨亡論注亦引已跡案說文當已衡迹跡是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六

字

君子者乎攷文曰古本乎已與

集解合上章讀論篤君子色莊言此二者

皆可以為善人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攷文曰古本下有也字案皇本

高麗本並有也字白虎通三綱六紀引論語亦有

也字

回何敢死筆解已敢先案死字當是先字之誤先與

上後字相應筆解是也程子外書亦曰先字之誤

上文吾以女為死矣皇本已汝

可謂大臣與釋文忠古文臣字本今臣案武后造
西塋②④等十九字以忠爲臣非臆臣戰國策宋
使者曰忠請受邊城則已以忠爲臣知古文如此
子曰弑父與君文選從軍詩注引臣孔子對曰

子羔家語臣宰案臯陶列女傳臣宰陶韓詩鶴鳴于
九臯傳九臯九折之澤羔宰聲相近釋文曰家語
臣子高左傳臣子羔禮記臣子臯韓非子亦臣子
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又史記弟子傳臣使子羔
爲費郈宰論衡藝增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後漢書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七

劉梁傳注引使上有將字

有民人焉二句論衡問孔引此先有社稷焉

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臣已臯本高麗本毋臣無
案以已通字孟子無以則王乎注以已通用詩無
已太康後漢書文苑傳張升對或曰君子仕不爲
已職思其憂注引臣無以太康云云江有汜章不
我以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臣不我已

子路率爾而對臯本臣率爾所引何氏注同案率爾
輕遽貌孟子率然問曰漢司馬遷傳率無須臾之

閒皆與率義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拊之釋文率
本或臣率史記弟子傳引無而字

攝乎大國之閒漢刑法志引乎臣厚古乎字高麗本
無之字

因之以饑饉釋文饑鄭本臣飢同案說文解字饑訓
穀不熟飢訓餓則此當臣饑高麗本臣飢文選關
中詩注及晉書食貨志引此二句爲孔子語

可使有勇攷文曰一本使下有民字

夫子哂之攷文補遺云古本無之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八

可使足民臯本高麗本民下有也字七經攷文据古

本亦有也字

非曰能之攷文曰一本曰下有敢字攷文補遺曰古
本非下有敢字高麗本之下有也字

點爾何如史記臣蒧字當臣黷說文黷雖皙而黑也

曾點字皙名字相配點借字也

鏗爾玉篇臣搗舍瑟臣舍琴案搗卽錡楚詞九懷云

鉅寶遷兮份礲錡者廣正錡聲也字通鏗或臣搗

瑟聲說文無搗字惟擗字云讀若鏗尔舍瑟而作

陳氏鱣古訓云當也揜然攷鏗字明箸經典說文
取讀若鏗鏘之鏗是頓下讀若鏗尔舍瑟而作
是明有鏗字揜說文明云讀若則非鏗本字明矣
瑟也琴攷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下云本今也
瑟是本也琴又集韻也揜爾捨瑟玉海引之釋正
曰揜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檢集韻鏗字下今
無引揜爾之言王伯厚所見必別是一本

異乎三子者之揜釋文揜鄭也揜鄭曰揜讀曰詮
之言善也案揜與同揜通全儀禮鄉飲酒禮遵者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九

降席注今文遵爲僂或爲全則全僂通矣鄭讀僂
爲詮全是詮省文又詮通譔漢書楊雄傳譔以爲
十三卷蕭該音義云字林譔音詮揜譔本同字故
竝與詮通說文詮具也廣正詮揜竝訓具王逸注
楚詞譔亦訓具遍攷字書無以善訓詮者蒙謂詮
僂通字無煩改義內則栗曰揜之讀曰遵漢史人
表大夫遵即大夫僂是揜僂竝
有遵音遵詮聲相近又
案說文無揜字當也僂

亦各言其志也釋文曰亦各言其志一本也亦各言
其志也

莫春者釋文云莫本亦也暮案皇本高麗本也暮攷
文据古本足利本同論衡明零祭意二引後漢書
儀祀志注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文選何敬祖荅張
華詩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引莫皆也暮案說文莫
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則莫正字暮是俗增偏旁
字

冠者五六人皇本冠上有得字公羊傳桓五年大零
疏引此謂魯人正零故其數少春秋說冠者七八
人童子八九人天子零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十

浴乎沂論衡明零篇引爲涉沂韓愈李翱爲浴沂案
浴非裸浴之浴攷韓詩滄海傳乃即上已之被禊
禮月令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謂乘舟禊于名川
引論語浴沂爲說周禮賈疏云歲時被禊曰禊見
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者是知浴爲戒浴漢志三
月上已被除蔡邕亦引此文蓋浴第水上盥手而
已自後人誤會以暮春尚寒不當裸浴強改經文
以就已說真不知古訓者

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書仲長統傳引也諷乎舞雩

之下論衡明雲篇亦讀風爲諷歌也釋文引魯論
讀饋爲歸今从古鄭云饋饋食也案包注風涼於
舞雩之下蓋謂被除既畢風涼其所濯之春衣耳
後人亦誤會春寒非風涼之時故以爲諷王伯厚
曾辨之歸饋字通士虞禮特豕饋食注饋猶歸聘
禮歸饗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是也史記弟子
子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亡饋論衡云詠而饋詠歌
饋祀也俱本古說包注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
門則从魯論也鄭歸字皆亡饋如饋孔子豚齊人
饋女樂皆是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十一

夫子何哂由也攷文曰古本夫亡吾此指皇本而言
哂說文解字亡攷云笑不壞顏曰攷卽禮笑不至
矧之矧矧俗字也
曰爲國以禮皇本亡子曰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安見方六七十釋文焉於虔反又云本今無此字盧
氏文昭焉字卽安見之異文古二字通校者不知
故云今本無

宗廟會同釋文本或亡宗廟之事如會同非案皇本

正如此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非諸侯而何唐石經初刻亡非諸侯如之何後磨改
同今本釋文曰一本亡非諸侯如之何案皇本高
麗本正如是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盧氏文昭曰
古而如字通用之字蓋衍文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竝
有相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顏淵問仁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亡問爲仁

克已復禮皇本高麗本亡克已下及注同案家語正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十二

論解述左傳事亡尅已復禮夫子之言本古志閑
二年鄭高克詩清人釋文亡尅洪範曰克周禮太
卜亡尅北魏溫泉頌尅神尅聖卽克字尅漢碑又
亡尅尅字說文克肩也尅尤勗也克已當从尅克借
字也从刀从寸皆後起文廣韻尅訓自強尅訓尅
已非矣

非禮勿視四句禮記曲禮正義引論語亡非禮勿動
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仲弓問仁史記仲尼弟子亡問政此古論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
勿施於人仁也此亦古語而夫子稱之與告顏子
同

仁者其言也訛高麗本已訛也釋文訛或已訛案
與認通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訛而有之
皆惑也漢書儒林傳喜因不肯訛認古只已訛而
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注認難也又借認爲
訛故有難訓六書正譌云訛借爲識訛字別已訛
非訛本字訛通字認俗字也說文引已訛古論已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三

幼見汗簡

斯謂之仁已乎皇本高麗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
字史記弟子傳已斯可謂之仁乎

斯謂之君子已乎皇本高麗本已斯可謂君子已乎
七經攷文曰足利本已斯可謂君子已乎史記弟
子傳已斯可謂之君子乎

商聞之矣文選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死生有命二句論衡祿命篇辨崇篇二引已孔子語
命義篇引已子夏大戴禮本命篇注引上一句已

孔子荀悅漢紀高后紀扁鵲述孔子曰死生有節
翟氏攷異云上云商聞之矣先儒謂聞之孔子則
以此爲孔子語也亦宜

皆兄弟也皇本高麗本皆有爲字七經攷文据古
本足利本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亦有爲字無
也字鹽鐵論和親章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引皆有
爲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四

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後漢儒林傳注愬已訴案二
字同文選王仲宣公讌詩但愬林行遲注愬亦訴
字寡婦賦愬空字今曠朗注是以愬爲訴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說文愬已訴公羊襄三十一年愬
天子唐石經已訴是以訴爲愬也
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晉書五行志俱
引已可謂明矣

民信之矣皇本民上有令字高麗本足利本令並已
使後漢袁安傳注民已人此唐人避諱而改
必不得已而去釋文一讀而去於斯絕句

去兵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攷文据古本高麗本

竝同

自古皆有死風俗通正失卷引論語曰古皆沒

民無信不立皇本高麗本無不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呂春秋季秋紀注引非信不立

棘子成曰古今人表及三國志秦宓傳亡革皇本高

麗本足利本成亡城案棘与革通大正匪棘其欲

禮記漢書引亡匪革又經典中亟字竝亡棘革字

亦相通之證成古通廊亦通城漢書異姓諸侯王

表溫城史記亡溫成史記項藉本紀成陽漢書亡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五

城陽

何以文為七經攷文曰一本亡為文此指高麗本也

正平本為下有矣字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說文引亡虎豹之鞞案說文

鞞去毛皮也今亡鞞俗省鞞是古文本字亡鞞皇

本高麗本从此御覽七百六十六引同又引文猶

質也句上有子貢曰三字猶犬羊之鞞下皇本高

麗本竝有也字

年饑釋文鄭本亡飢攷異及皇本高麗本同案前饑

饑之饑鄭亦亡飢二字訓殊亡饑為正

盍徹乎攷工記匠人注引亡盍徹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鹽鐵論未通章引論語不足下

有乎字文選藉田賦注引亡孔子語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亡予後漢楊震傳引孰

亡誰

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亡或古惑字省亡或

說文惑亂也大徐云今以或為疑或不定之意

崇德也七經攷文曰古本無也字此指皇本而言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六

愛之欲其生二句皇本高麗本皆有也字七經攷文

補遺曰古本是惑亡其惑

誠不以富詩小正誠亡成顧氏炎武九經誤字曰詩

箋云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

謂成當依論語亡誠今本詩經竟改亡誠非

吾得而食諸釋文亡吾豈得云本今亡吾得盧氏文

昭曰正文亡吾焉得而食諸則与注同矣皇本高

麗本亡豈今据改正邢本亡吾得疑脫一字漢書

武五子傳及師古注史記仲尼世家俱亡吾豈得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論語吾惡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引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為制
今从古案古折制通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
子尚同中篇引也折班固西京賦許少施巧秦成
力折下叶噬字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李奇漢書注
云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与此同蓋
卽折獄也釋文引廣疋制折也折制古同聲史記
項羽紀渡浙江索隱云浙江今之錢唐蓋其流曲
折莊子所謂制河卽是片孔訓偏謂聽訟必須兩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七

造之辭呂刑所謂兩造具備片言卽呂刑所謂單
辭書疏亦引此文以證但疏稱子路行直聞於天
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斷獄
者唯子路尔据此則以子路與人興獄非子路斷
人之獄其說未是惟以片言為單辭則足翼孔注
也鄭訓片為半朱子从之謂言出而不待其辭之
畢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注曰片讀為半此引鄭注
而誤增讀字鄭訓半非讀半也釋文於片字無音
但云鄭云半也可證不如从孔注為長錢氏大昕

已辨之

子路無宿諾釋文云或分此為別章案文選江淹雜
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則本另為一章

居之無倦釋文倦亦也卷案當也券說文券勞也臣
鉉曰今俗也倦義同是倦俗字今說文人部有倦
字云罷也當是後人屨入大徐所見無此字故云
俗也也攷工記斬人左不捷注捷或佗券鄭云券
今俗字漢涼州刺史魏君碑施舍不券亦倦字虞
書耄期倦于勤薛季宣及汗簡引皆也券毛居正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六

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古者刻木為之皆从
刀从力者古倦字也釋文亦也卷當是券之誤
博學於文釋文一本也君子博學於文皇本有君子
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古訓据高麗本竝同邠疏
曰或本亦有君子

子帥以正皇本高麗本以也而攷文据古本足利本
同儀禮鄉飲酒注曰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曰此
論語孔子言似古本也而字釋文云帥与率同孝
經聖治章疏引也率史記主父偃傳同說詳魏石

經攷異

荀子之不欲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雖賞之不竊文選西征賦注引竊下有也字

草上之風釋文尙本或上皇本高麗本尙案古

上尙同覲禮注古文尙爲上陟帖詩上慎旃哉漢

石經魯詩殘碑尙尙書序疏云尙者上也言此

上代以來之書易泰卦朋亡得尙于中行荀爽曰

中謂五坤爲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

矣虞翻曰兌爲朋坤虛無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五

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是尙爲上也孟子草上

之風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據趙岐改上爲尙

六書故亦尙是二字雖同从尙爲古史記孔子

弟子傳公西蒧字子上索隱引家語子尙皇本

高麗本風下草下各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及

說苑政理篇引竝同董仲舒傳引也上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七經攷文曰古本無斯字無矣

字一本矣也此指高麗本

爾所謂達者高麗本者下有矣字

在邦必聞史記弟子傳邦也國此避諱而改

夫達也者皇本高麗本無也字下夫聞同史記此句

無也字下夫聞有

察言而觀色說文繫傳也嘗言案說文察嘗異義察

言當也嘗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史記也在家也及家漢書

王莽傳贊亦也在家也國者避諱也

無攻人之惡皇本高麗本也母春秋繁露仁義法也

不攻人之惡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三

樊遲問仁節皇本問知也智下同

舉直錯諸枉釋文錯或也措同說見前攷文補遺曰

古本諸也於舉古論也芻見汗簡

鄉也釋文鄉又也鄉同皇本高麗本也嚮案僖二十

八年左傳鄉役之三月說文也鄉陸德明本又也

鄉經典中嚮字多也鄉易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

京房王肅竝也鄉左氏傳嚮多也鄉禮亦然漢人

多以鄉爲向嚮說文所無依古當也鄉依義當也

鄉亦正釋詁注以曩爲嚮釋文嚮本也鄉檀弓注

南面嚮明釋文嚮本邑鄉

富哉言乎皇疏本高麗本邑是言乎七經攷文据古

本足利本同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皇本高麗本邑忠告而以

善導否則止疏亦邑否後漢書注亦云否則止疑

古所傳如此

母自辱焉皇本高麗本七經攷文本母邑無集注舊

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及集說足利本攷

異所据宋刻九經本同文選孫子荆書注太平御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三

覽人事部引竝同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嘉興馮登府纂

先之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案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兩之字俱指民言與朱子相反鄭讀力報反與放勳曰勞之來之之勞同

無倦釋文佗母倦云今本佗無皇邢皆佗無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御覽刑德部引佗子路問政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引才佗材說見前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子之迂也釋文迂鄭本佗于往也案于迂通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皆以于為迂鄭訓往与于三十里王于興師之于同奚其正史記世家佗何其正也攷文補遺曰古本正下有名字此指高麗本而言

刑罰不中後漢書梁統傳中佗哀北周書蘇綽傳刑佗賞

則民無所措手足釋文錯本又佗措史記世家注疏本唐石經漢書刑法志薛宣傳措俱佗錯梁統傳

佗人無所厝手足張奮上疏引亦佗厝厝下有其

字攷文云古本錯佗措案說文措置也厝厲石也

錯金塗也措本字錯厝竝借字後漢書章帝紀詔

舊唐書酷吏傳引民俱佗人此為避諱而改

請學為圃史記弟子傳無為字

曰吾不如老圃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樊須也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則民莫敢不用情文選西征賦注引民佗人避諱而改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襁負其子而至矣釋文又佗縑皇邢同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列子天瑞不免縑保者釋文縑保本佗襁褓賈誼傳佗縑抱相如傳佗縑保竝同

誦詩三百荀子注佗學詩三百此為唐人避順帝諱而改

不能專對漢書藝文志專佗顓案白虎通顓者專也

風俗通桑伯顓猶專淮南人間世注顓與專同案

顓假借字也

亦奚以爲攷文補遺曰古本爲下有哉字此指高麗

本而言

雖合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從佗行

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冉有僕皇本佗冉子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衡問孔春

秋繁露仁義引俱佗冉子

既庶矣節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

富乃教之也此古人引書隨意錯誤也

教之鹽鐵論授時引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三

齊之以禮

期月而已可也皇本期佗朞注同史記世家期佗朞

無可也二字云孔子去衛時語儒林傳序仲尼于

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亦

無可也字期借字依義當亡朞卽說文稭

三年有成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佗三年乃有成功耶

顛傳注引佗三年乃成功

善人爲邦史記孝文帝紀贊佗善人之治國百年漢

書刑法志亦佗爲國

必世而後仁論衡宣漢篇而佗然史記孝文帝紀贊

同

冉子退朝周應賓九經攷異內質本佗冉有筆解同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如知爲君之難也皇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高麗本亦

有可字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

乎

予無樂乎爲君二句皇本高麗本莫予違上又有樂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四

字案孔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亦有樂字

葉公釋文佗葉此唐人避太宗諱所書唐姚彝神道

碑曾構蕃于夏葉唐封寺壇碑宏猷超于方葉皆

足證也公羊傳成十五年注引問政下有于孔子

三字

近者說遠者來史記引佗來遠附邇漢書武帝紀佗

徠遠徠來古通詳後

無欲速無見小利釋文無佗母云今佗無攷文曰古

本上佗無下佗母足利本上佗母下佗無案高麗

本竝佗母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佗弓鄭曰直人名弓案
古有以直為姓以弓為名者姓氏急就篇直友諒
注云直氏楚人直弓之後廣韻廿四職直字下云
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呂春秋言舜得五人有直成
者是直之為姓已古然韓非子五蠹及呂覽仲冬
紀淮南子汜論皆載楚人直躬攘羊一事而高誘
注淮南汜論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
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案此亦如稱盜跖之例不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五

以直為姓與鄭注正合孔注直身而行義太曲躬
字說文或从弓後漢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竝佗
字仲弓洪适所載碑文佗字仲躬

父為子隱二句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義疏幾諫
章引俱以子為父隱句在前

居處恭三句禮記中庸正義引論語言忠信行篤敬
雖之夷狄不可棄御覽人事部引棄下亦無也字
鄉黨稱弟焉釋文亦佗悌同皇本高麗本同說見前
硜硜然小人哉高麗本哉佗也孟子悻悻然見於其

面章句引此悻悻然小人哉為證孫氏音義曰悻
字或佗慳然論語音鏗筆解謂硜硜勇敢貌非小
人也小當為為字之誤

抑亦可以為次矣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矣佗也
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鹽
鐵論雜論亦引佗選案書盤庚疏選即算也柏舟
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佗不可算也毛傳訓選為
數鄭注此章以算為數義正合蓋選算古字通釋
文算本或佗筭說文算筭異義高麗本佗筭假借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六

字選亦算之假借字也

必也狂狷乎攷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善夫攷文曰足利本佗善哉

未可也公羊傳莊公十七年注引兩未可下皆無也
字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公羊傳注佗不若鄉人
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
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則鄭本好之
本佗善之論衡定賢引如亦佗若攷文曰古本惡

之下有也字此指高麗本

器之高麗本之伦也上說字竝伦悅說見前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

切切憇憇釋文憇本又伦憇集韻云或伦憇

兄弟怡怡皇本高麗本下有如也二字文選曹植求

通親親表注引同初學記人部藝文類聚人部五

御覽人事部皆有如也二字毛詩小正常棣傳兄

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云論語朋友切

切憇憇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憇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七

憇定本熙熙伦怡怡節節伦憇憇

以不教民戰穀梁僖二十三年傳日以其不教民戰

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劉勰新論閱武引皆

無以字後漢書傳變傳晉書庾袞傳引皆無以字

邦有道穀二句史記弟子傳二邦俱伦國

克伐怨欲不行焉高麗本克伦剋秦當伦勉說見前

邦有道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伦天下有道

危行言孫皇本高麗本孫伦遜孟子弔滕章章指漢

書第五倫傳郭太傳二注引竝伦遜說見前

南宮适釋文适本伦括案史記本伦括孔注适南宮

敬叔魯大夫明夏洪基以南宮緡适括字子容為

一人以仲孫閱說諡敬叔者為一人指孔注為非

朱氏彝尊孔子弟子攷主之列南宮适又列南宮

敬叔余攷孔說為是鄭康成注禮云南宮緡孟僖

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

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

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

叔僖子之子又攷家語南宮緡或伦字子容史記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八

南宮括字子容适一名緡此皆傳寫之異緡适是

一人即仲孫閱一伦說諡敬叔其人者再攷釋文

南宮閱一名緡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伦南

宮緡案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先儒多如此說

孔注自無可疑惟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

叔又有南宮邊子師古注南容謂南宮緡敬叔謂

南宮适然夏洪基以南宮邊子即适之譌余謂緡

适亦誤為二是未可據一人表而槩以羣書為非

也竹垞於申振申棠申續列為三人於此偏信夏

說又分适閱爲二疏矣

羿善射說文作羿善射稟盪舟伯稟湯舟古今人表

同案芎古羿字汗簡古文羿作研云見古尚書湯

與盪通說見余三家詩攷異

尙德哉史記弟子傳伯上案上尙同見上

君子而不仁者筆解云仁爲備字之誤案孔注雖君

子猶未備謂于仁未全備筆解因注而疑誤非是

愛之能勿勞乎釋文勞力報反集解孔曰言人有所

愛必欲勞來之讀去聲白虎通諫諍引二勿字伯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九

無鹽鐵論授時引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裨諶古今人表伯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羣經

音辨裨鄭伯卑婢支切案裨當伯卑風俗通義姓

氏篇云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地

太守諶當伯湛左襄二十九年傳裨諶鄭大夫注

諶本伯湛高麗本亦伯卑

草創之釋文云依說文此是創夷字創制之創當伯

荆字

脩飾之皇本脩伯修高麗本無之字案脩修殊義脩

是假借字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伯彼哉音彼案佩觿集韻

亦引論語子西彼哉埤倉云彼者邪也馬融注彼

哉彼哉言無足稱也與廣韻所引異義彼與偏陂

之陂同彼亦讀爲陂較注義爲長毛氏奇齡云公

芊定八年陽貨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歛處父之甲

賊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貨時未有魯

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之

飯疏食釋文蔬本今伯疏皇本高麗本伯蔬邢本伯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十

蔬蔬俗字

孟公綽釋文綽本又伯蕪汗簡引古論同案說文綽

或省伯綽玉篇蕪古文綽又攷左襄二十五年傳

孟公綽釋文云本伯卓哀九年孟公綽釋文亦云

唐扶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卽公綽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皇本高麗本大夫下有也字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攷文曰古本曰上無子字知伯

智足利本高麗本同

卞莊子釋文鄭曰秦大夫周生曰魯卞邑大夫也集

解引之漢書東方朔傳佗弁嚴子弁卞古通戰國策佗管莊子索隱引國策佗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氏焯云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余謂管卞字不通路史國名紀以卞為莊子之姓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以為氏然卞地不屬曹鄭澹深嘗辨之而江慎修以為卽孟莊子蓋据左傳孟莊子好勇且齊伐魯忌莊子不敢過正襄十六年孟孺子速欲徼齊侯齊侯去之之事然孟莊子食采于郈竝未為卞大夫齊人伐魯忌卞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十一

莊子不敢過卞與郈無涉故陳軫傳有卞莊子刺虎事荀子大略載齊欲伐魯忌卞莊子事新序載齊伐魯卞莊子請行事韓詩外傳亦云班固崔駰兩傳皆佗卞嚴子注以為魯大夫卞邑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界是周生注為不可易至以嚴為莊當是漢人避明帝諱而改莊嚴字通一切經音義莊嚴也公羊定公八年傳矢著于莊門釋文莊本或佗嚴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阮藉詠懷詩注佗久約案

漢書高帝紀上注約要也後漢南蠻西南夷傳注久約謂文書要約也周禮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要約蓋同義文選鸚鵡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皇本高麗本其言其笑其取下各有也字論衡儒增引亦各有也字又知實篇引三後字皆佗后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十二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知實二引皆佗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引佗法而不譎風俗通義皇伯卷引孔子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

曰未仁乎四書辨疑云曰字衍文

桓公九合諸侯朱子云九春秋傳佗糾督也古字通案先儒竝以為九合周秦以來之書以九合一匡佗偶數十歲胡氏通旨曰桓公會盟凡二十有一獨佗九合祇衣裳之會余唯左傳僖二十六年桓

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朱子本此佗糾案古字
自通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卽糾然佗糾合則
統舉二十一會而言非皆不以兵車矣當从九字
爲古

不以兵車公羊傳莊十三年疏引論語不以兵車之
力世說新語注引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吾其被髮左衽矣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二注佗衽
案二字同集解本中論智行篇北史王紘傳引竝
佗衽俗字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三

自經於溝瀆史記齊世家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魯
地句瀆左襄廿一年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卽溝
瀆也

公叔文子孔注公孫坡也鄭注禮文子名坡或佗發
攷坡發通商頌武王載旃說文佗載坡韓詩佗載
發說文坡字臣錯曰此卽本實先撥之撥則坡卽
撥撥亦佗發長發元王桓撥韓詩佗發是也則公
孫坡卽公孫發集注佗公孫枝乃坡字之誤

大夫僕漢書人表佗大夫選案說文僕具也从人巽

得聲釋文僕又佗撰同撰一佗選史記相如傳歷
撰列辟撰卽選也選亦佗算鄭注佗選是也撰亦
讀曰算繫辭若夫雜物撰德鄭本佗算周禮大司
馬羣吏撰車徒讀爲算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釋文子曰一本佗子言鄭本
同案高麗本佗子曰盧氏文弼曰皇佗子曰邢佗
子言是皇本無道下又加久字攷之疏本無
仲叔圉治賓客漢書人表佗佗中後漢書注治佗主
下竝同案古佗只佗中治是避唐諱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四

祝鮀後漢書注一本佗祝佗
其言之不怍大戴禮曾子注佗不佗洪頤煊曰佗當
作恁荀子儒效無所疑恁注恁與怍同

陳成子弑簡公釋文弑本亦佗殺高麗本皇本佗殺
案二字通春秋緯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
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殺音試是古音
二字同漢石經公羊傳何隱余弑也佗試唐石經
春秋公羊兩傳殺弑竝互通可證

陳恒弑其君高麗本恒佗桓注同弑佗殺案桓恒竝

宋諱字竝缺末筆桓公亦伯威公亦避諱伯也左

傳亦伯恒恒田常也桓字當誤

不敢不告也二句詩寒裳正義引無也字者字下不

敢不告也皇本亦無也字

告夫三子者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亦

伯之二三子末句無也字

之三子告釋文本或伯二三子告非也盧氏文昭曰

今皇本并上文公曰告夫三子君曰告夫三子者

亦皆伯二三子蓋後人增加之文唐石經於上文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五

伯告夫二三子

勿欺也而犯之皇本也伯之攷文補遺曰一本無也

字

今之學者為人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蘧伯玉淮南子伯璩正字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伯夫子

問焉

不在其位二章舊合為一朱注記者因上章而類記

則非重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高麗本伯君子恥其言

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引孔子疾夫言之過其

行者亦伯之字

君子道者三孟子章句君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曰

君子之道三

子貢方人釋文方人鄭伯謗謂言人之過惡案古文

方伯旁虞書其工方鳩僝功說文伯旁救士喪禮

注旁為方荀子方皇注方音旁則旁即方亦為謗

之省文孔注比方人與鄭異鄭蓋从魯錢氏大昕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六

曰古讀方如旁又如謗古人讀方重唇與邊表併

聲相近今讀方輕唇失古音矣三國志胡質傳引

此節文上有孔子曰三字

賜也賢乎哉皇本伯賢乎我夫哉高麗本伯賢乎我

夫我則不暇疑皇本哉字衍案原本語氣未全我

字是脫簡三國志胡質傳引有我字無夫字

患其不能也皇本高麗本伯患已無能也

不億不信高麗本伯不憶案憶俗字說見前

微生畝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即微生畝也晦

古畝字案說文尾微也書鳥獸羣尾史記伯字微
晦說文重文伯畝周禮地官皆伯晦七月詩盥彼
南畝漢書食貨志伯晦五經文字云畝畝上說文
下隸省

某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或伯某何鄭伯某何是皇
疏云言某何是爲栖栖乎則皇本伯某何是者脫
去爲字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寮伯寮愬伯誦案寮本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七

从穴寮愬訴或字公辛襄三十一年愬天子唐石
經伯誦論衡累害公伯寮之邈以愬爲邈又寮史
記索隱伯寮今本伯僚或云卽申僚

於公伯寮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

賢者辟世皇本高麗本伯避案三國志許靖傳注文

選七命注皆伯避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漢石經伯

避金滕我之弗辟馬融伯避正字也世後漢書逸

民傳注伯代此爲唐人避諱而改

作者七人矣義疏引鄭七當爲十字之誤案攷工記

凡攻木之工七鄭注故書七爲十鄭曰伯夷叔齊
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
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攷鄭以此節連上
爲一章包王注亦如此分章但包以作訓爲七人
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
弼以爲七人卽逸民諸人俱不若鄭說之長若張
子謂卽羲軒堯舜等七人蓋作者之聖夫聖亦何
止七人也當从鄭說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六

晨門曰皇本高麗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翟氏攷
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
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
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一證

子擊磬於衛繇釋載贈孔宣公泰師碑荷蕢微者反
差擊磬之心以磬爲磬案古磬磬通禮記石磬磬
鄭注磬當爲磬左傳室如懸磬魯語伯懸磬釋名
曰磬磬也其聲磬磬然

有荷蕢說文伯荷與云古文蕢草器也荷釋文本又

何案說文繫傳通論作擊石以荷蕢爲擁墜子
未知所本荷何同古荷擔之荷本何古今人表
亦作何蕢後漢逸民傳序注引者作首攷文曰古
本蕢作蕢注同氏作子皇本高麗本同

既而曰鄙哉史記世家引無此五字高士傳無鄙哉
二字

磴磴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案磴卽古文磬樂記
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磴集解引王肅磴磴然小人
哉注云磴聲果勁也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五

緻也竝聲近而義同莫已斯已釋文竝音紀何注
此磴磴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則斯已之已亦
讀作莫已之已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
而已之已作已止之已與集解合史記世家作夫
而已矣

深則厲說文解字作礪履石度水也引詩深則厲古
厲作礪尙書礪砥薛季宣作礪礪亦卽厲字說文
礪字新附注云經典通用厲知厲礪古竝作礪厲
亦作瀦

未之難矣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上有也字

高宗諒陰釋文鄭讀禮爲梁鵠案董鼎書集傳輯錄
纂注云鄭曰諒闇轉作梁闇案說文八部楣謂之
梁亦正釋宮闇謂廬也儀禮喪服傳云倚廬卽闇
也又曰既虞翦屏柱楣卽梁闇也書大傳居家居
凶廬三年不言與鄭合諒陰當作梁闇至陰字說
文阜部闇也賈疏喪服傳云翦屏者既虞改舊廬
西向開戶翦去兩廂之餘草是初喪所居遮屏闕
戶不見日容故凶廬名闇而古亦得通陰也集解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三

采安國注陰猶默也予謂當爲黯之譌文說文黯
深黑色亦闇義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作涼闇漢五
行志作涼陰趙宦光說文長箋引書作涼黯又引
作諒瘖

以聽於冢宰伊訓無於字公羊傳文九年注引亦無
於字白虎通爵篇二引後漢陳元傳引皆無以字
脩已以敬攷文補遺曰古本敬下有人字此指高麗
本皇本脩作修下同
幼而不孫弟皇本高麗本作遜悌太平御覽同作遜

悌

長而無述焉釋文本無而字

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以杖叩其脛筆解作扣解曰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此亦無所本也案說文無

叩字敏擊也扣牽馬也當作敏爲正

闕黨童子將命人表闕作厥古通字皇本高麗本將命下有矣字朱子疑童子卽叔仲會見或問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三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嘉興馮登府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釋文陣本今他陳案陳當他陳

說文陳軍陳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

邱爲甸讀與維禹陳之之陳同疏云陳是軍陳亦

同乘陳是古陳字見義雲章陣是俗陳字見徐鉉

說則他陣非矣盧氏文昭謂陳字从車六朝時本

已如此今皇邢他陳又後改也

未之學也唐石經他未之間也後人磨改學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在陳絕糧皇本高麗本他糧釋文鄭本他糧音張云

糧糧也者尔正文案說文無糧字新附有之然引

書時乃粃糧他餼糧文選思元賦登沉瀝以爲糧

後漢書張衡傳他糧章懷曰糧或他糧是糧糧實

一字故說文有糧無糧亦俗字

君子亦有窮乎攷文云足利本無有字此指高麗本

斯濫矣說文他濫云過差也案濫同濫見玉篇九經

字樣云論語小人窮斯濫今經典相承爲濫鄭訓

濫爲竊何訓爲濫謂濫濫爲非何氏爲長

由知德者鮮矣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他乎潛夫論德

化篇曰孔子稱知德者尠說文尠少也古尠少字

他此鮮爲假借字筆解云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

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案集解王曰君子固窮

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孔子曰

無爲而制者其舜乎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亡爲

而治者其舜乎晉書劉寔傳引治他化隸釋孟郁

修堯廟碑他無爲如治古而如通也韓昌黎集進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士策問治他理此疑皆避諱而改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毛詩卷阿箋引共已正南面而

已韻略引亦他共古多假共爲恭

雖蠻貊之邦行矣史記弟子傳引邦他國矣他後

漢書袁安傳引他雖蠻貊行焉鹽鐵論崇禮引他

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子張問行史記弟子傳謂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

引同論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釋文參所金反皇本高麗本參

下有然字案包注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讀參如森孔疏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于已前也似古本有然字參當讀如森作參筆解曰參古駮字集注音七南反亦讀如駮皆誤

在輿漢書律歷志史記弟子傳引輿作車下無也字案車輿通見後

夫然後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化也高麗本同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化也文選潘岳西征賦盧諶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三

贈劉琨詩二注引無則字又閒居賦注引無可字

此古人隨意引用非別有據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皇本高麗本唐石經俱無之字

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疏述經文亦無之字下

句高麗本化而與言之

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及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御

覽仁德類並化人皇疏化仁案仁人通

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化厲案此魯論也厲與利

通春秋文十七年左傳訓卒利兵僖三十三年傳

化厲兵秣馬高誘國策注云厲利兵也國語所以厲六師也亦同利厲利聲相近利是假借字

友其士之仁者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為邦文選非有先生論注引化顏回義疏謂

問治魯國之法魯兼用夏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也殷路魯郊用殷禮也周冕亦魯郊也韶舞魯所

用樂也魯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白虎

通誅伐謂孔子誅少正卯事

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時化正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四

乘殷之輅釋文本亦化路後漢輿服志亦化路案禮

器郊特牲明堂位皆化路周禮巾車之五路典路

皆是顧命大輅薛本化路路假借字

人無遠慮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已矣乎皇本無乎字

而不與立也文選報孫惠宗書注引無也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春秋繁露仁義注化躬自厚而

薄責於外

好行小慧釋文引鄭魯讀慧為惠今从古案晉語巧

文辯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
惠伦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
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竝與慧同古文惠伦
惠从艸與慧形相似盧氏文昭曰漢書昌邑王傳
清狂不惠注心不慧韓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
顏氏家訓歸心辯才知惠義竝伦慧今皇本尙伦
惠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亦伦惠惠假借字
義以為質釋文一本伦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案
臧氏琳曰下方云君子哉明不當先有君子案孝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五

經三才章疏引此亦無君子二字

孫以出之皇本高麗本伦遜案古孫遜通說屢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史記世家以為孔子伦春

秋時言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班昭東征賦

注引無可以二字

勿施於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皇本無也字後漢書韋彪傳注引與皇

本同

如有所譽者一句皇本高麗本所伦可漢藝文志引

無者字矣字谷永傳薛宣傳引亦無者字矣字

斯民也漢書景帝紀贊引無也字所下無以字後漢

韋彪傳注引無民也二字論衡率性非韓二篇引

三代下無之字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已夫釋文注疏本宋石經漢書藝文志已俱伦

矣皇本高麗本伦今則亡矣夫五經文字序伦今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六

亡矣無夫字

則亂大謀攷文曰足利本無則字高麗本同

眾惡之章潛夫論潛嘆引四句先好後惡風俗通義

正失引伦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梁書劉

孝綽傳察俱伦監此避諱也

非道宏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漢董仲舒傳引

亦同

餒在其中矣移山經引伦餒音義云餒亦餓也案餒

說文本伦餒引魚敗曰餒楚語羸餒日日已甚前

漢魏相傳振乏餒皆餒本字以餒爲飼以餒爲飢
竝後人所分

君子憂道不憂貧高麗本未有也字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後漢班固傳論伯智及之而不
能守之劉梁傳引知亦伯智

必失之後漢書劉梁傳之下有也字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皇本涖伯莅漢紀孝元帝紀

論引莊伯嚴敬伯禁下有也字案莊敬字皆避諱
而改莊嚴字本通翟氏攷異謂或其所本如此恐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七

未必然莅涖皆後增字依義當伯隸說文隸臨也

莊以涖之皇本伯莅案采芑詩方叔莅止釋文本又

伯涖注疏本伯涖足利本伯莅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高麗本伯小人不可大
受也

民之於仁也御覽人事部引無也字下吾見蹈而死
者矣無矣字呂春秋貴生覽注引伯吾見蹈死者
矣

君子貞而不諒筆解云諒當爲讓字之誤案讓字是

宋濮安懿王諱朱子注每讓字改伯遜字避諱也

此本是諒字豈有所誤筆解總不足信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蜀石經伯敬其事而後食其

祿案孔注食本訓祿石經當依注而增

有敎無類漢地理志引無伯亡

師冕見漢書人表師冕注卽師免案冕古伯纔免是

省文

及席高麗本伯及席也當是衍文

子告之曰七經攷文曰古本告伯謂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八

與師言之道與周禮樂師注引伯相師之道與

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伯封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釋文鄭本伯封案書康誥疏云古字邦封同攷

古讀封本如邦此邦字是避諱改也惠氏棟曰古

封邦字同邦宜諱封亦宜諱洪氏适云漢人伯文

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諱

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未嘗爲高帝

諱也石經尙書論語邦竝伯國疑漢儒所傳如此

非獨遠避此諱余謂漢人邦或爲封或爲國經文

中有不諱者後人校改其猶諱者後人校而未盡改耳

何以伐為皇本高麗本佗何以為伐也案孔注何用滅之為也古本佗伐為不佗為伐此與何以文為句法同

孔子曰求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引論語佗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二句漢書薛宣傳引此佗孔子語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焉佗安攷文補遺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九

曰古本矣佗也

虎兇出於柙漢書文三王傳文選任彥升勸進賤注

及釋文佗匣云本今佗柙案後漢梁竦傳賜東閣

畫棺玉匣衣衾注匣或佗柙五經文字云柙匣同

字見論語案匣假借字也

龜玉毀於楨中皇本無於字上句同高麗本只此句

無於字疑誤脫也三國志公孫度傳注漢書文三

王傳佗匱注楨匱也皇本匱佗櫃櫃俗字也說文

云楨匱也匱匱也匱匣也匣匱也四字義通

後世必為子孫憂釋文無後世字云本或佗後世必

為子孫憂案皇邢本竝有後世字後漢書臧宮傳

注引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亦無後世字

而必為之辭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御覽引無而

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春秋繁露度制篇魏書張普惠傳

竝引佗不患貧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三句漢書食貨志引三無字俱佗亡

則脩文德以來之孟子章指來佗懷案尔疋懷來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十

一音之轉耳書禹謨孔傳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

以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佗封內封邦同見前

吾恐季孫之憂御覽引無之字

不在顯與釋文曰或佗不在於顯與案唐石經高麗

本竝有於字

而在蕭牆之內也漢石經佗在於蕭牆之內隸釋云

而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字古論也案璧

之宮牆石經亦佗牆牆是假借字見漢修華岳廟

碑

此於大夫高麗本無於字

友便辟攷異辟佻僻七經攷文曰一本佻僻即高麗本也後漢書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俱佻僻案馬注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為譬諭徐彥曰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矣案此鄭亦以辟為譬鄭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佻譬唐石經同此馬氏訓辟為避與鄭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十一

誅惠氏棟謂馬鄭皆讀辟為譬是未攷此注矣又著損者三友即用論語此文則讀辟為嬖

友便佞說文引佻諛佞案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也攷說文諛巧言也便諛音義相近鄭以辯訓便便辯亦通字案公羊定四年傳注引友便佞釋文本佻辯佞云本亦佻便佞詩平左右韓詩佻便佻古文平佻采形相似采采為辯本字毛傳平平辯治與說文訓采合是平為采之譌文書采章伏生

大傳佻辯章史記佻便章便辯同故鄭訓如此

樂節禮樂漢貢禹傳引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攷文曰古本道佻導

樂佚遊釋文佚本佻逸案佚逸通書無逸史記佻佚論語夷逸漢石經佻佚孟子遺佚而不怨四肢之於安佚也皆同逸說文佚逸義異經典多通用侍於君子有三愆御覽人事引佻三僭翟氏攷異云僭當憊文之譌憊為愆之俗今檢張刊本御覽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引仍佻三愆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十二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魯讀躁為傲今从古案鄭注躁謂不安靜也荀子勤學未可與言而告謂之傲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俱用魯論躁字說文所無

言及之而不言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御覽人事部戒佻誠下同

戒之在關唐石經誤關皇本誤關

戒之在得釋文曰得或佻德非得德說見前

侮聖人之言漢書外戚傳侮佻侮案說文侮傷也从

人每聲毋古文从母

生而知之者四句詩思齊正義引論語天生知之者上也集解述而篇知之次也孔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此當是古論衡實知篇引次也伯其次也顏氏家訓勉學引無二也字翟云顏氏書証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此當是河北本

見不善如探湯後漢書黨錮傳大戴禮注竝伯見惡吾聞其語矣高麗本無矣字

齊景公有馬千駟集注云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三

文耳案史通雜說引有子曰二字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及文選潘岳河陽縣詩

注伯無得案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亦伯

德臧氏琳曰集解本伯無得後漢丁鴻傳論引伯

無德李賢引鄭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

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伯德攷古二字通小畜尙德

載子夏傳伯得劍君子得與京房本伯德升以順

德姚信本伯得皆是毛氏奇齡謂宋儒改伯得字

祁氏臧宋版集注本是得字

民到于今稱之文選東征賦注稱或為祠豈形相涉

而誤耶烏有先生論注引民伯人無之字

其斯之謂與高麗本無之字蔡氏集說以見善章合

齊景公章為一說甚當即是以證是語故曰其

斯之謂無煩移誠不以富二句

陳亢說文伯陳伉段氏玉裁云亢字子禽與尔正亢

鳥隴訓相合伯伉似非然人表列陳子禽陳亢為

二人案人表當誤亢伉亦通假字

未也七經攷文曰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伯之上下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十四

未也同今本

不學詩無以言皇本高麗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

字隋書何妥傳引伯讀

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引不為禮無以立高麗本立

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皇本者下有矣字攷文曰足利本者伯矣

高麗本同下退而喜曰無而字

邦君之妻白虎通嫁娶兩引邦伯國下邦人稱之同

稱諸異邦唐石經諸伯謂

亦曰君夫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五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嘉興馮登府纂

歸孔子豚釋文歸如字鄭本佗饋鄭曰魯讀饋為歸
今从古孟子章句儀禮士虞禮疏引此佗饋二字
通見前

遇諸塗釋文塗當佗途論衡知實引佗途案當佗途
懷其實而迷其邦高麗本懷上有曰字下知字佗智
孟子疏引全節文獨此句無二其字

性相近也二句後漢書班彪上言三都注引孔子語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一

無上也字晉書應詹傳五代史李彥珣論引俱無
也字

唯上知皇本唯佗惟尙書多方正義論衡本性中論
夭壽引俱佗惟知佗智高麗本同朱子語類云子
曰二字衍文

子之武城攷文曰古本佗子游之武城文選古詩注
謝元暉臥病詩注俱佗子游為武城宰聞弦歌之
聲藝文類聚人部引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
城聞弦歌之聲案此所引當是牽涉而誤非別有

所本也

聞弦歌之聲皇本弦佗絃案絃俗字也說文所無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爾本今佗莞案邢疏依唐石
經佗莞从俗佗也虞翻注易莞睦夬夬云莞說也
讀如夫子莞尔而笑之莞則本佗莞可知列子天
瑞篇老非之為莞也殷釋文云莞一佗莞唐貞觀
孔子廟碑呢爾微啖御覽州郡部引無爾字
則易使也高麗本無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二

公山弗擾皇本高麗本弗佗不史記世家漢書人表
佗不狃師古注即公山不擾左傳本佗不狃史記
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佗蹂攷尙書擾而毅徐廣曰
擾一佗柔柔即蹂省左傳乃擾畜龍應劭音柔三
字音義兼通弗不亦古今文按左傳史記載此事
竝以為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舊解謂為公
山氏召誤矣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論衡問孔佗子路曰末如也
已無不說二字高麗本說佗悅是正字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攷文曰古本無一之字此指高

麗本而言御覽州郡部引正合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節皇本用我有復字論衡用我上下無有字者字史記世家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說苑至公篇作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攷文曰古本曰上有對字此指高麗本當誤也

信則人任焉攷文曰一本焉作矣

佛肸召唐石經肸作肸皇本肸肸人表作肸肸師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三

古曰即佛肸也通志氏族略周有蒯翰亦即佛也

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

子路曰昔者由也節論衡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君子不入也高麗本無也字

然有是言也論衡作子曰有是也史記亦無然字御

覽引無也字皇本高麗本言也下復有曰字

渥而不緇史記文選座右銘注新語道基篇筆解俱

作淄案緇亦作紕或作純攷工記鍾氏七人為緇

緇黑色也淄亦訓黑義同後漢后妃紀云恩隆好

合遂忘淄蠹以淄為緇又史記賈生屈原傳作泥而不滓後漢隗囂傳同又東方朔畫贊渥而無滓漢費鳳碑渥而不滓廷尉碑泥而不宰竝字異而義同

吾豈匏瓜也哉史記吾作我匏作瓠論衡不食下有也字御覽菜茹部瓠下引作瓠瓜事文類聚亦作瓠攷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若不可食黃氏曰抄云黃勉齋刊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注云論語匏瓜正指星言說不可信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四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同高麗本亦作汝攷文選辨命論注引女作汝無也字與皇本合

居皇本居上有曰字

其蔽也蕩苟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知作智蔽作弊可以羣大戴禮小辨注引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御覽學部引邇作近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作邵南案召是本字後人加邑為邵說文邵晉邑不為周召字作邵

非也

鐘鼓云乎哉春秋繁露玉杯引鼓作鼓案鐘當作鍾
皇本作鐘非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諭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
窬窬牆也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同此義當作踰
窬假借字也後漢書陳忠傳引作其穿窬之盜乎
鄉原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
之又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剛毅而見人輒原
其趣向容媚而合之義疏引張憑說云鄉原原壤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五

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案二說最異蒙謂鄉原當
从孟子解鄉如字原當作原說文原黠也臣鍇曰
黠姦智也與孟子說合一鄉偁原人宜从人原聲
又筆解云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
鄉為向後人誤內柔為鄉原皆臆說也集注曰原
與愿同荀子愿慤注讀作愿是也中論攷偽作愿
德之賊也攷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下章德之棄也
高麗本亦無也字

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曰本或作無哉攷文曰一本

無也與二字此指高麗本後漢書李法傳無也字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化不可以事君

其未得之也高麗本無也字苟患失之無之字

患得之家語化患不得之孫奕示兒編云案家語比
論語多一不字詞意較明蘇軾上神宗書引亦化
患不得之潛夫論愛日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
不得之四書辨疑曰當為患不得之今無不字蓋
缺文也案集解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楚俗
言則方俗有是語而夫子稱之當非缺文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六

無所不至矣漢書朱雲傳化亡所不至

古之矜也廉釋文引鄭曰魯讀廉為貶今从古案貶
廉音之轉然馬注有廉隅也此廉字為正鄭故从古
古之愚也直二句後漢書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化古
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皇本攷文据古本無此章唐
石經無此章旁補有之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
陽貨有此章

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左傳哀

十七年疏周禮司市疏引亦無也字案漢書杜欽傳及尹文子引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佗也高麗本無者字尹文子大道下篇引此二句俱無者字

天何言哉釋文引鄭魯讀天為夫今从古案此夫子以天道曉諭子貢宜佗天字鄭从古為是

百物生焉晉書張忠傳引佗万物

孺悲欲見孔子二句賈公彥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釋文曰孺字亦佗孺五經文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七

字云經典或佗孺與孺同此繇變也皇本高麗本辭下有之字攷文補遺曰一本疾佗病

將命者出戶文選思舊賦三國名臣序贊二注俱引無戶字

期已久矣釋文一本佗其案其是期之省史記弟子傳佗不已久乎世說新語引期佗其案詩實維何

期釋文期本亦佗其音基後漢王景傳八世祖琅邪不其人郡國志東萊郡有不期侯國是其與期

古省通

禮必壞史記封禪書佗禮必廢樂必崩崩佗壞

食夫稻三句皇本稻下錦下竝有也字女佗汝下同

世說新語規箴類郭林宗謂陳元方引三句竝有也字女亦佗汝御覽布帛部佗食夫穀

女安則為之皇本女上有曰字天下之通喪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佗通義禮三年問

通佗達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不有博奕者乎說文博佗博局戲也奕从𠄎言竦兩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八

手而執之博是假字皇本奕佗奕俗字也為之猶賢乎已法言寡見引乎佗於

君子義以為上史記弟子傳引子曰義之為上無君子字漢書地理志引二句無佗亡義佗誼義古皆

佗誼見周禮小宗伯注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漢石經佗君子有

惡乎子曰有此古論也皇本高麗本子貢下有問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案惠氏棟云此

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漢書朱
雲傳皆有居下訛上句是漢以前本無流字攷義
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者是亦無流字漢
石經猶存古文白六帖兩引衆經音義三引俱無
流字有流字者始自唐石經

衆果敢而室者釋文引鄭魯讀室爲室今从古案說
文室實也集韻室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
卯敦銘字乎家室卽家室韓勅碑腐域庫室卽室
字南史梁臨川王宏傳云聚斂庫室漢書功臣表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九

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伯室皆其証也案室與怪
通狼戾也馬訓爲塞失之潮曰室有室義太元經
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汪室室也見御覽八
百七十一引

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高麗本乎伯也疏以此語屬
子貢語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
惡乎亦以爲子貢言古本如是

惡微以爲知者二句釋文微鄭本伯絞古卯反案徐
幹中論曰絞急以爲知是不遜以爲勇漢魏間本

有伯絞伯遜者攷文曰古本微伯擻知伯智孫伯
遜下不孫同高麗本正同案伯絞者此必魯論禮
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許爲掉磬論語言絞以爲知
又云許以爲直絞許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
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三論參校之
時不從古而從魯也孔注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
已有

唯女子與小人句後漢書爰延傳引唯伯惟養下無
也字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竝無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十

近之則不孫釋文孫音遜皇本高麗本伯遜案依古
當伯遜假借字後漢書楊震傳注爰延傳三國
志黃初三年令魏書高允傳文選報任安書注竝
伯遜遠之則怨皇本伯有怨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伯年卅見惡焉案三十而
立石經亦伯卅石鼓文三十伯卅格伯簋銘卅
卅鼎竝同鄭注古文孝經卅疆而仕正與此同

微子去之節家語微伯魏案史記魯有魏公世本伯
微公方言微細也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几細而有

容謂之魏則義並通也史記宋世家贊通節皆爲孔子語鷓冠子備知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有子曰字

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此句在微子去之三句上梁書王亮等傳論御覽人事部引俱同筆解殷佗商此避宋諱而改

柳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上有孔子云三字三黜新序雜事佗三黜下同荀子成相亦佗三黜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佗三黜之說文黜貶下也三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十一

絳也是佗黜爲正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佗可以去矣新

序同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佗國避諱佗也

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佗止案魯語其誰

云待之說苑正諫佗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

待之言時也廣正時止也亦正止待也待本訓止

故字可通

齊人歸女樂釋文鄭佗饋公辛定十四年經注佗饋

女樂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佗饋前漢書禮樂志注佗餽是假借字

楚狂接輿疏以爲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莊子逍遙遊釋文佗接與案輿與古通周禮大司樂注在東井輿鬼之外釋文輿本佗與史記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佗子與左襄二年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三十一年生去疾及展輿釋文並云輿本佗與山海經中山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注與或佗輿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十二

歌而過孔子高麗本佗歌而過孔子之門曰富孫案此多二字故孔子下一說謂下堂也登府案鄭注孔子下云下坐出門是有門字包注以下爲下車誤也

何德之衰漢石經佗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不可追也唐石經佗何德之衰也莊子人間世佗何如德之衰也往者二句皇本高麗本亦俱有也字孔子世家佗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案當从漢石經爲正此歌詞以也助

聲莊子而佗如二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引鄭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从古案期時也孔子世家所載與此經文同古論如此鄭故不从魯

趨而辟之二句皇本高麗本辟佗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釋云此非同音而借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案且古讀如沮同

第五部字

孔子過之文選逸民傳論注引無之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三

夫執輿者為誰漢石經佗執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

下有乎字史記世家夫佗彼案古二字通易剝君

子得輿董遇佗車賁舍車而徒鄭氏佗輿大車以

載蜀才佗輿蓋互通之字

為孔丘藝文類聚水部下津類引無為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佗曰是是知津矣無也

曰二字高士傳引亦無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佗對

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丘為子無是魯二字釋文孔

子之徒與一本佗子是本今佗孔丘之徒與史記世家曰子孔丘之徒與班昭幽通賦注引桀溺曰孔丘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鄭本佗悠悠案孔子世家後漢朱穆傳同孔注滔滔者周流之貌也晉紀摠序注引孔氏論語注佗悠悠列子亦云悠悠者趨名不已滔古

音在尤幽韻與悠為同部字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避世之辟佗避辟人句缺皇本高麗本二辟字竝佗避史記引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四

無而字也字高麗本上句無也字文選幽通賦注

引上句與史記同辟佗避又逸民傳論注引佗與

從避人之士

擾而不輟漢石經佗擾無而字說文同佗擾云磨田

器案集韻擾或从耒則擾本字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廣韻佗無然二字通漢石

經無行字夫字史記亦無行字皇本有行字當涉

丈人章而誤

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三國志

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竝

如字又竝音與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

有哉字攷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史記世家引

全章文無此一句

以杖荷篠釋文篠本又作筱說文作筱玉篇同篠筱

皆攷聲皇本伯篠案包注篠艸器名說文筱艸田

器今从條集韻篠同筱玉篇筱訓同說文陸釋文

伯篠即篠之省皇本伯篠誤邢本引包注篠竹器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五

竝篠之譌竹器當伯艸器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植伯置芸伯耘案置植通見商

頌及金滕二注漢賈誼傳應劭注芸同耘又伯耘

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詞應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

引此伯耘芸假借字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鄭注畱言以語丈人二子也集

注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

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四書辨疑云古今天

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

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伯禮廢之下有

也字皇本高麗本伯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

屠蟠傳注引正與皇本合

欲潔其身漢石經伯絜案潔已以進歸潔其身唐石

經宋刻九經竝伯絜潔俗字也後漢書齊武王傳

注引此二句伯孔子語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此無上也字謂

為孔子言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六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皇本高麗本不行下有也字釋

文已音紀一音以集解包注曰孔子道不見用自

已知之則讀已知紀也

虞仲人表伯吳中案吳古虞字周頌不吳不敷史記

孝武紀伯不虞不驚漢地理志武王封周章弟于

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吳越春秋尙伯吳古

仲字伯中博古圖南宮中鼎即南仲張仲籃銘伯

張中

朱張釋文引鄭伯侏張云音陟畱反案侏朱古同書

大傳舞侏離白虎通佗朱齊詩鼓鐘詩有隸任朱
離句卽侏離是同字陸云陟雷反非集注攷証云
朱張恐卽周章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
侏張卽譎張義論語詳解曰朱當佗譎書云譎張
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
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之最異者
不辱其身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佗其斯以乎已以古通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佗二字通見前集注攷證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七

曰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四字
爲句非人名也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于蠻夷
而遁逃卽謂虞仲亦不佗人名解

身中清史記孔子世家佗行中清

廢中權釋文廢鄭音發訓動貌案發與廢通昏禮發

齊史記禮書佗廢齊又廢通撥攷工記梓人必撥

而怒注故書撥佗廢鄭司農云廢讀爲撥撥亦通

發商頌元王桓撥韓詩佗發周南壹發五豝徐音

廢蓋古音同耳義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

中權也亦本鄭義鄭時未有音陸當云鄭讀廢爲
發

三飯繚廣韻佗寮寮同寮祝陸碑寮屬欽熙魏元

丕碑訓咨羣寮以寮爲寮寮又通繚公伯寮史記

弟子傳佗僚索隱佗僚

入於河皇本高麗本於佗于下同漢石經入於海佗

于上缺御覽樂部引此句亦佗于

播鼓武釋文鼓亦佗靴皇本高麗本佗鞞人表佗靴

案集韻鞞或字又佗靴鞞本字亦佗鞞案說文鞞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六

是正字靴鞞或字

周公謂魯公曰高麗本謂佗語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佗不弛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

反落也本今佗施案施弛通見周禮注後漢光武

紀將衆部施刑屯北邊注施讀曰弛孔注施易也

亦讀弛音施本通易詩我心施也韓佗易施于孫

子箋施猶易也此古訓也

則不棄也唐石經佗弃此避諱改也御覽人事部引

無也字

無求備於一人書化一夫漢書宣六王傳引無化母
高麗本同化母

仲突仲忽漢書人表列八士於周初蓋文武時人仲
人表化中忽化留案古仲字只化中仲虺史記殷
本紀化中噩忽留同周有留卽忽字漢書楊雄
傳上翁赫留霍嚮留如神注文選羽獵賦注竝云
忽與留同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云周叔液卽銘二十三字疑卽
論語叔夜潮案薛尙功鍾鼎款識周叔液卽銘二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五

十三字又有叔夜鼎銘廿字薛氏曰叔夜蓋周之
八士也

季駒廣韻化季瓜案駒瓜同聲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嘉興馮登府纂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焉能為亡釋文亡如字集注亡讀作無

其不可者拒之釋文距本今作拒下同漢石經作距

皇本高麗本作距案距拒通儀禮少牢饋食禮長

皆及俎拒注讀為介距之距荀子法行篇欲來者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不距注與拒同然說文無拒字距止也當作距

異乎吾所聞攷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此指高

麗本

我之大賢與攷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古本

竝無之字此指高麗本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藝文志引為孔子語又東平

王思傳致遠恐泥師古注亦為孔子語後漢書蔡

邕封事注引此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皆為孔

子言

是以君子不為也攷文補遺曰古本為作學漢藝文

志引不化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孔

子言日上有君子二字御覽引忘化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

為孔子言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虞翻易注巽為工引子夏曰工

居肆無百字

小人之過也必文七經攷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案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皇本則字在必字下當誤攷文所云古本即皇本

也

望之儼然釋文本作儼音同儼皇本儼案儼通儼

曲禮儼若思釋文儼儼漢匡衡傳正躬儼恪音義

竝同儼

則以為厲已也釋文引鄭曰厲讀為賴恃賴也案厲

與賴通詩烈假不瑕鄭伯厲假厲讀賴昭四年經

楚伐吳遂滅賴公羊作厲釋文云厲又音賴公羊

僖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漢地理志厲鄉故厲國

也師古曰厲讀曰賴二字蓋聲相轉而字通又漢書無賴佗無厲

則以爲謗已也高麗本也佗矣

大德不踰閑春秋繁露玉英佗無踰案說苑佗毋踰韓詩外傳以爲孔子遭陳木子于剡時語此蓋子夏稱述之也

子游漢石經佗旂案游省佗旂周禮太宰八曰旂賁注讀如園游之游左傳鬻厲游纓李善引佗旂顏籀同漢武班碑亦以旂爲游說文無旂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佗子張曰無小子二字周禮隸僕注亦無小子二字

當洒掃釋文洒正佗灑掃本今佗埽惠氏棟曰陸氏說非也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佗灑後鄭据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用洒埽字皆古文

抑末也釋文末或佗未非也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案倦當佗券毛氏奇齡曰傳與

券皆古印契相傳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蒙謂此說誤也古契券字从刀从力者券爲倦字非印券之券也此亦如居之無倦請益曰無倦宜佗券訓如厭倦之倦

區以別矣胡五峯讀爲區萌之勾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引佗憊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此解與馬注殊或古論本佗憊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四

有始有卒者二句漢石經佗卒惟佗唯宋石經亦佗唯攷文曰古本卒佗終惟佗唯漢書董仲舒傳引亦佗唯乎佗虐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卒佗終案孔注始終如一唯聖人耳是古論佗終

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先學而優句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佗吾聞諸人未有自致也者高麗本正佗也者後漢荀爽對策引人未有自致者

孟莊子之孝也蘇氏軾謂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

以莊爲獻之誤然古無所徵也

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鹽鐵論後刑則他卽二字

古通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他贛不如是之甚他如

是其甚皇本高麗本不善下有也字

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高麗本他蝕也案說苑文子上

義篇晉書潘巨傳北史蕭大園傳皆他日月之蝕

太平御覽天部引論語亦他蝕案詩日有食之漢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五

劉向傳引他蝕之釋名日月虧曰蝕如蟲食艸木

之葉是同音通用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史記弟子傳他陳子禽問子

貢曰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白虎通禮樂引爲孔子言

未墜於地漢石經他墜案二字古通荀子儒效篇至

共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讀曰墜楚詞九歌矢交隧

兮士爭先洪興祖補注隧與墜同漢西狹頌數有

顛覆實隧之患洪适云以隧爲墜班固幽通賦養

峻谷曰勿隧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竝與墜同

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識他志漢書劉歆傳亦他志

孟子尹士章章指引同案禮運而有志焉注志謂

識古文鄭注周禮保章氏亦云賈公彥謂古志意

之志與記識之識同然說文無志字似宜从識

而亦何常師之有文選閒居賦注引叔孫武叔曰吾

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子貢曰夫何常師之

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御覽居處部引他叔孫武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六

叔謂子貢曰

譬之宮牆漢石經牆他牆之他諸皇本亦他諸白虎

通德論引亦他諸攷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

此指高麗本之亦他諸案修華岳廟碑牆屋傾亞

亦借牆爲牆

窺見室家之好釋文他闕皇本高麗本宋石經本皆

他闕案說文闕閃也窺小視也二字通易豐闕其

戶疏闕視其戶也觀闕釋文本他窺禮運皆可俯

而闕也穀梁序可得而闕也公羊成二年傳踊于

踏而闕客釋文竝云闕本佗窺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仞一仞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

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竝仞刃皇本佗夫夫子之

牆攷文曰一本佗夫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高

麗本竝有也字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皇本無之字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後

漢書列女傳注引佗猶邱陵焉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七

仲尼日月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

傳列女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孔融傳注引無也字

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佗也

人雖欲自絕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文選運命論

注佗人雖自絕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邢疏曰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

也服本佗祇晉書杜本皆佗多論衡詳解云易云

無祇悔九家本佗多悔亦可證

君子一言以爲知二句高麗本知佗智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攷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也字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及下升下皆無也字高麗本

同

夫子之得邦家者攷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高麗本

無之字

道之斯行皇本高麗本佗導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佗徠案徠古往來字見漢

書武帝景帝紀禮樂志注及文選甘泉賦注佗正

格懷徠也釋文徠本佗來魏石經左傳文來古文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八

佗速然說文無徠速字

曰予小子履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以元牡爲舜命

禹事皇皇后帝闕宮正義以爲舜受終文祖總祭

五帝也韋昭注周語以帝臣不蔽二句爲舜禹事

然孔注爲長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引論語佗皇王后

帝又三年篇引佗皇天上帝

無以萬方漢石經佗母以高麗本萬竝佗万是古文

萬方有罪二句漢石經少一罪字皇本高麗本同案

墨子兼愛篇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國語引湯誓曰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俱不重罪字

四方之政行焉皇本焉伯矣漢律厯志亦引伯矣公羊傳昭三十二年注引全節文有孔子曰三字

與滅國節說苑君道篇伯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愼篇同公羊傳宣十七年注引有孔子曰後漢書逸民傳論二民字竝伯人顏師古漢書外戚表注逸民傳論俱伯人此避諱改也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九

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案義疏亦不及此句必因陽貨篇涉此而誤

公則說說皇本高麗本伯悅悅上有民字

子張問於孔子曰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案後漢光

武紀上擊更始鄧王尹遵注遵或伯尊逆與屏

王制屏諸四方與大學逆諸四夷同平都杜蔣君

碑亦曰遵五逆四洪氏曰與後漢書同漢世傳論

語有如此者

困民之所利而利之易益卦注困民所利而利之焉周禮旅師疏無上之字文選洞簫賦注引民伯人亦無上之字

擇可勞而勞之皇本高麗本擇下有其字

不教而殺漢書董仲舒策引殺伯誅

猶之與人也筆解曰當為猶上

出納之吝釋文內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伯納案內

蓋入字虞書寅餞納日古文伯入夙夜出納朕命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伯出入以出納五言汝聽史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十

記夏本紀伯以出入吾言女聽唐石經皇本高麗本及孔注竝伯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釋文皇本高麗本唐石

經竝伯孔子曰韓詩外傳六後漢書馮衍傳注文

選王命論注文苑英華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君

子下竝無也字釋文引鄭曰魯論無此章今从古

案朱氏彝尊謂此章是後儒增入又衛靈公篇父

在觀其志節釋文引鄭曰古皆無此章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終

論
並
起
義

論孟疑義

彭縣呂調陽述

論語

一言以蔽之 蔽斷也

五十而知天命 學易之年

是謂能養 是通止犬馬能養從集注說是

弟子先生 少者曰弟子長者曰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

也陳也曾乃也

輓輓 輓即輓以木為之曲如抱見在大車兩轅之端加

牛領者也輓在衙下左右各一入馬鞿之穿以持輈者也

論孟疑義

觀象廬叢書

林放 林音彬放去聲

揖讓而升下而飲 方射則揖讓而升揖讓而下射畢則

揖讓而飲也

巧笑倩兮 倩本作倩

繪事後素 素粉地也後素後於素也攷工記曰凡繪畫

之事後素功謂後素而致其功也即白受采之意

文獻 獻賢者也書曰萬邦黎獻

與龜 禮曰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龜則五祀

之一也大夫所祭也故時俗之語因以與之處地雖尊而

不列於祀典不如龜之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
權臣也

射不主皮 謂禮射也

告朔之餼羊 周制天子以孟冬建亥之月頒來歲十二

月之朔於諸侯 據月令秦制正月建亥頒朔在季秋故知

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都鄙告朔在視朔之前一諸侯受而

藏之太史每月之朔先一日史宗祝以特羊告於祖廟謂

之告朔舌改月也朔日則視朝於廟謂之視朔亦曰聽朔

明受國於先君也其在閏月則但曰告月曰朝於廟而已

論孟疑義

觀象廬叢書

據春秋魯自文公始有不告月之事未知何代 疑是昭公

遂不告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非祭故用餼

禮曰凡告
用牲幣

樹塞門 屏謂之樹即二也一作著禮天子外屏諸侯內

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反坫 坫在東堂之東牆端反坫在其外端反坫唯室有

東西廂始有之

又盡善也 也字一本作矣

儀封人 儀本邢之夷儀孔子時為衛疆與晉界

造次 次通廟朱子以為急遽苟且之時是也

各於其黨 黨所也

適莫 女子謂嫁曰適故有專主之意莫無也故為不肯之意比本作從

一以貫之 一誠也貫通也一自能貫一可為貫不可為也忠所存恕所發皆一也

幾諫 過未顯而諫之曾子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是也

南容 南宮縚也與孟懿子之兄南宮适別一人

論孟疑義

七

觀象圖叢書

瑚璉 璉形似甌夏謂之璉殷謂之瑚周謂之簋皆盛黍

稷簠盛稻梁也

乘桴浮於海 以革為鞠以繫楫曰桴

晝寢 當晝而就寢也學者各有次則各有寢晝寢者偷

且縱欲

申根 根音長魯人

性道 夫子之言性必根極於天命言天道無異於人道

故不可得而問

居蔡 蔡魯地水形似蔡龜

微生 微同肩或謂即尾生非也

足恭 足如字

左丘明 左丘魯地左丘明古聞人

無施勞 施表榮之意春秋傳遂施樂氏

十室之邑 古者閭里謂之邑邑各有宰其餘夫之不成

閭里者亦皆有長故皆曰邑

子桑伯子 桑通穎伯通白

犁牛 耕牛也

伯牛有疾 先儒以為癩也癩本作癘今之痘瘡亡之

論孟疑義

四

觀象圖叢書

命矣夫 頤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觚 爵名形長而侈口象似鳥領故名觚亦取少飲之意

也不觚者不作觚象也鳥領曰觚

彬彬 朱子謂物相襍而適均之貌案林之色也从彡从

林林亦聲

立達 立以行言達以知言

老彭 朱子本大戴禮以為商賢大夫是也

申天 申直也天側也皆燕居之坐容

行束脩 束脩見師傅之摯也行謂行其禮

五十以學易 五十依漢書作卒此後人因夫子學易在
五十之年故誤改之耳

雅言 雅素也故訓為常

葉公 葉楚縣也水形似木葉故名

不知而作 如太玄潛虛之類

與其進也 上三句言見童子之意人潔己以進三句又

推廣言之

莫吾猶人也 莫或辭莫吾猶人謙辭

三讓 可以取而不取曰讓三讓泰伯王季文王也王季

論孟疑義

五

觀象齋叢書

文王之讓皆泰伯之讓讀皇矣之詩可見

恠恠 恠恠無知貌侗通侗無能貌

亂臣 亂古治字

三分有二 荆梁雍豫揚唯青徐兗冀屬紂地止當三分

之一

麻冕 大夫之服蓋亦以緇布為之純絲也今謂之緇

匡 衛邑陽虎自晉過衛常暴其人

將聖 集注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案固天縱之句將

聖又多能也 句 太宰吳太平話也

鳳鳥河圖 鳳鳥至而繫辭作夫子乃有所述河圖出而
八卦興文周乃有所承此夫子推尊先聖又以見斯文之
興皆天意也

雅頌得所 今可考者小雅鹿鳴之三常棣之三采芣之

三魚麗之三蓼蕭之三菁莪之三瞻彼洛矣之三鴛鴦之

三車攻田獵之詩闕其一焉斯干考室無平考校疑當附

以魚藻為新宮之三焉夜如何其朝諸侯采菽命諸侯隰

桑燕諸侯而旅三篇疑當相比其楚茨四篇則幽雅餘皆

變雅也大雅則文王之三為兩君相見之樂棫樸之三言

論孟疑義

六

觀象齋叢書

武王之作人 宜類 皇矣下武有聲為追王太王王季及作

文武廟之詩 祖文王 靈臺則武王建國之規模也生民為

將郊而祭后稷之詩行葦之三則先祭而射射畢而燕繹

而賓尸也假樂之三為武王詢大遷之詩卷阿則美大遷

也餘皆為變大雅焉頌則清廟為升歌之樂維天之命維

清為象舞之樂烈文為鶯夏天作為王夏昊天有成命為

肆夏我將為昭夏時邁為納夏執競為族夏雍為齊夏振

鷺一名振羽為陔夏載見為章夏是為九夏皆金奏也武

為大武之首章句為再成般為二成賚為四成桓為六成

其五成則闕焉思文臣工噫嘻爲耕藉之詩載芟良耜絲衣爲人蜡之詩皆明頌也

緇 注亮著也案古謂藉不當改作者

與與如也 古謂與與爲與與與折貌對君之容也

公門 雉門也羣臣車次在庫門之內鞠躬鞠窮

中門 謂當臬君出入與位立處凡出入君門入由臬東出由臬西

過位升堂 此人君既朝退適路寢聽政或召焉則當入

對故有過位升堂之事也

言似不足 入與人俱則有言

論孟疑義

七

觀象廬叢書

攝齊

攝謂之攝此字更無異訓

復其位 門外之位

緇 緇色似膠飴緇色般赤與線爲赤白色異

紅 卽線也

表而出之 衣有繡領者曰表卽襟也出之裼之也絺綌

裘袍綳褶皆在表衣之外無領皆非凶事及執玉龜不襲

素衣麕裘 皮弁服也君則狐白裘錦衣

黃衣 蜡祭之服

襲裘長

裘在內者也毛亦在內如今人服裘據此知古人裳不以

表雖寒以袍綳

帷裳 唯玄端素端有帷裳其領則矩

衾衣 每寢別著單衣蔽體非齊時始然

長一身有半 尺約至膝也白領至尻日身

變食 貴新潔也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義與此同巨諸

侯以下日唯再食則變食再舉而已

餽 餽也勺者所食故曰餽

瓜祭 言雖蔬食之祭菜羹之祭及瓜祭必齊如也

鄉人飲酒 蜡而飲酒於序也

論孟疑義

八

觀象廬叢書

東首 謂南牖下也使君得以南而視已也

負版 斬齊皆日凶服其餘大功小功皆有負版

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也

子路共之 共之者子路因夫子之言加敬於鳥也而欲

鳥之色已呈矣故三嗅而作也嗅音咻同噉

屢空 言其樂道故能安貧也

莫春者節 曾點數言其志量則老安少懷也其出處則

用行舍藏也故夫子與之

何陋由 疑夫子陋其爲邦也

為國三節 此下皆夫子之言明非哂由之為邦也則其與點也亦非與其大於為邦也蓋賓農禮樂皆安懷之事知我則為即時行之思點與三子固皆見不及此

天下歸仁 天下者自一身而推之亦自一人而積之者也對一身而無愧即對天下而無愧接一人而無憾即接天下而無憾故曰歸仁

誠不以富二句 依集注移在有馬千駟章

學稼學圃 時蓋已有為神農之言者故樊遲欲學之不占而已矣 易卦以動為占不占言恆其德而已矣

論孟疑義

九

觀象廬叢書

善射盪舟 二語皆後人所傳會其為惡人則不誣也

子糾 襄公子

又相之 言又相所以誅其不死之心也

原壤夷俟 此事疑後人所傳會記者誤存之然原壤之放則不誣也

不患寡二句 寡貧二字疑當互易

蕭牆之內 蕭牆費南二地名蕭牆之內謂南氏也

五世四世 五世宣公以下四世武子以下

三桓子孫 季孫之後別為小國孟子書有費惠公當子

思時其後無聞焉蓋滅於魯也孟叔二家則季孫所併也孟子言魯地方百里者五則費地入於魯可知

大人聖言 大人體天命者聖人之言明天命者

東周 言不為東周也

瓠瓜 瓠瓜繁蔓而老不為人所食

微以為知 微音邊微

接輿 楚狂名過孔子逆過其車也記曰東行西行者弗

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八士 尹氏八士也本南宮氏所分故書稱南宮适逸書

論孟疑義

十

觀象廬叢書

有南宮仲忽南宮叔夜皆魯產也

多見其不知量 多音祇

孟子

靈臺 辟雍靈臺皆武王遷鎬所作孟子以為文王之詩

益失攷也

王如知此 如而通

胡說 卽田盼

然則 然如是也

曰好樂 何如何

賢者亦有此樂乎 賢者謂人君

顧左右言他 此於崇吾見王之事也孟子之夫志洩矣

教玉人彫琢玉 玉人自善彫琢玉而教之治國家而使

從我無以異於是

爾何曾 曾乃也

然而 然如是也

膚撓 脰謂之膚撓曲也不膚撓強項之謂

知言養氣 知言則不惑善養氣則不懼故不動心

配義與道 道即仁也氣與義道合一故浩然無義道則

論孟疑義

士

觀象廬叢書

氣必餒也

而勿正 正同貞謂固守而弗應事也心勿忘一也勿助

長不慮其不一也

桑土 土同杜桑根也微謂微取其皮

塵法 在肆者出塵布而不征其貨在市者但治以市師

之法而不賦其塵凡邑居者及市肆所占地皆為塵也

夫里之布 此邑居之塵也周禮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後世凡新來遷之氓皆令出此

矣

如就見 如通茹度也擬也

陶漁 陶於雷澤漁於河濱

蜺鼃 鼃身堆磊如蜺子曰蜺鼃即蟾諸也澠水滸為蟻

谷湖象之

辭十萬 孟子為卿於齊受地在今萊陽故有十萬之祿

因崇吾之見而有去志故辭之

畫 旦而規景曰畫邑在臨淄西南

索綯 轉索如陶均

雖周亦助也 案周之野外甸稍縣都皆助法孟子不見

論孟疑義

主

觀象廬叢書

周禮而所言野用助國中自賦者皆與之合

餘夫二十五畝 周禮以新氓之不成什伍者為餘夫孟

子以新氓無室家者為餘夫故受田不同後儒以餘子解

之非是

何不為陶冶舍 舍屋也

下喬木入幽谷 黃鳥至秋毛脫而蟄則仍入於幽谷然

自好之醜非人所樂稱也

姑噉 姑估也噉仰啖也

蓋歸 句 反鬻裡而掩之 蓋亦掩也反如反兵而鬪之反

夷子慙然句

踰垣閉門 二語亦當時所附會孟子誤引之

報報 百施舊讀同難非

滅國五十 多在青徐間

匡章陳仲子 章子邑與孟子之采近於陵在章子邑中

城郭不完節 孟子力闢富強之說故多矯枉過正處富

強而以仁義為本則善矣田野不辟豈非天子巡狩之所

讓哉

香香 多言涎唾之貌

論孟疑義

古

觀象廬叢書

易子而教 謂子之過於不肖者

格君心之非 管夷吾諸葛孔明惜見不及此

舜不告而娶 此與焚廩浚井事疑皆出後人之附會故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仁義之實 事親為仁之最真處從兒為義之最切處故

曰仁義之實 本實先 撥之實 皆本於性者也程子謂性之中但有

仁義無孝弟抑何麓哉

諸馮 水形似馮者有所誅

負夏 在安邑即負瑕

鳴條 在聞喜東南

深造之以道 道一也深造說諸心也默而成之也資之

深所積厚也左曰仁右曰義其原一也

反說約 反而求其一本者也一也

言無實不祥 凡善人惡人之言皆有可采故無實不祥

者唯蔽賢者之言其害甚大為實不祥

望道而未之見 而如通

詩亡 謂天子不巡狩太史不采詩

稿杻 取書事做很意非謂記惡

論孟疑義

古

觀象廬叢書

則故而已矣 故者其所以然也易曰察於民之故明於

憂患與故皆此故字以利為本者無思無為也

苟求其故 天道運而不息皆一之為之一故有常

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 句 不足 句 又顧而之他 句

其妻歸告其妾 句 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句

我竭力耕田四句 此不怨者之情也然而恕矣

少艾 楚辭所謂幼艾

有廩之人奚罪焉 言使之暴其民也

而居堯之宮 而通如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立二年四年也如以為二歲四歲
豈嗣孫之當立者又視此為幼與

尊者賜之句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句

君之於氓 凡自他國來徒曰氓氓流亡之民也

標 麾也凡擊物不中曰標

而有微子啟 當作箕子

非才之罪 才性之能也

理義 根於道成於性萬事所取制而不亂曰理制萬事

而各得其宜曰義

論孟疑義

五

觀象廬叢書

有枯亡之矣 有通又

蹴 以食與犬而蹴之

仁之勝不仁章 有明章大力之文恆得力於先多二字

先字從中庸豫字得來多字從此章得來是真善讀書者

豈適 適同音

匹雞 匹如字雞鶩之屬皆曰匹

曹交 鄒之同姓

今魯方百里者五 周封諸侯魯齊宋皆上公其地約皆

為方百里者五以今地攷之可見孟子不見周禮故云云

盡心章 無事不盡其心則誠誠而後吾心安焉故能誠

即知性也知性之誠而求其源則可知人而知天矣

不恥不若人 不恥者非無恥也知恥而不恥也即此已

不若人何若人之有

王天下不與存 王天下者亦或有此三樂然不係乎王

不王故曰不與存

益於背 益猶溢也

成章 動容周旋中禮謂之成章達者推行盡利

惑知其非有也 言不自知其為假也

論孟疑義

六

觀象廬叢書

人莫大焉 焉如字人謂人倫

形色天性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陰陽必相得故曰天性

聖人法易簡故可以踐形

放飯 放棄也

二女果 果通和音回今上海人讀果字如此

貉稽 稽音啟

性命 口之於味五者是氣質之性而有宰夫吾心之性

所謂命焉故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五者是氣數之

命而有降自生初之命所謂性焉故君子不謂命也

蓋招同笠作屋似蓋笠招如戰國策以其首為招之

招文選招白鶴言的而擊之也

業屨於屨上 織屨者其架有齟齬刻如鐘虞之業今縣

屨屨上如曳於業然故曰業屨

不下帶而道存 或言衣焉或言身焉無一非道所存是

為言近指遠 有問天下四夷環伺何地最要害當守答曰在一人裕帶之間方寸之處亦庶幾放此

夷考其行 夷等也謂如其言考之

不屑不潔 不以不潔為潔也肉切極爛曰屑於文从付

从欠久古次字凡屑者雖次曳若可惡猶以為潔而弗棄

論孟疑義

七

觀象廬叢書

之至細亦必收之故不以為潔則謂之不屑也

天文經
天文論
天文本
天文單
勘記
勘一
勘卷
經論
語校
校

壬寅夏六月
長沙葉氏刊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

日本流傳中國論語本有二一為正平集解本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誤稱高麗舊鈔本展轉藏愛日精廬士禮居今歸陌宋樓遵義黎純齋觀察得彼國覆刻本重刻彙入古逸叢書者是也一為皇侃義疏本乾隆開四庫時歛人鮑廷博得之海舶浙江巡撫採進內府繙刻而鮑氏又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者是也姚君子梁曾隨黎君使日本屢為余言此二書皆非彼國之舊正平本為坊間屢次繙刻字畫僅存膚廓皇疏本為彼國寬延中根本伯修依邢疏改換章段起止彼曾於足利學中抄得原本咨送總署為章京袁爽秋副郎駁阻至今恨恨又云此外刻本以

論勘

天文癸巳刻單經為最善經籍訪古志已著錄彼國亦希見余固未至日本亟思一見以證所聞一日忽於廠肆獲之披校一過始知姚君之言未盡得實敏求記稱高麗本經文與石經漢書合者一事四庫提要稱皇疏本亦云然今此本此二事與二本合而他處虛字出入十異二三日本諸本如學而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里仁蓋有之乎民之過也述而德之不修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從也不善不能改也子罕吾自衛反於魯鄉黨纒緜裕先進而誰為痛衛靈公在陳絕糧季氏虎兕出柙龜玉毀楨中陽貨食夫稻也衣夫錦也微子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等句以及孝弟之悌辟世之避遜讓之孫

諸假借字皆彼國本之異於今本者今此本乃與今本無異異者僅百七十餘事是知此本源出之本必不甚古日本天文癸巳當明嘉靖十二年比之皇疏正平二本時代已後特以彼國舊刻存之耳暇日因取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一本二本三本皆日本皇疏本正平本黎刻正平本札記所引津藩有造館本傳懋元觀察重刻唐卷于本校錄與今本異者三百餘事別為校勘記一卷傳刻字多俗省誤謬百出如後之作後繼之作繼黨之作黨枉之作枉承之作兼萬之作万国之作囿坵之誤玷輕之誤輕叔之誤舛升亦誤舛權之誤摧膚之誤膚非盡唐本之舊又如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章上有子曰巧言令色

論勘

鮮矣仁章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此章今皇疏本正平本同中國唐石經小注旁增此章亦非原石所有惟邢疏朱注本有之即此數事尤可明其非唐本之證且字書庸俗必時手从舊本過錄者今以彼國一本一併載入至中土宋元舊本則以有阮氏校勘記在不復出也光緒丁酉三月初十日長沙葉德輝記于都門瀏陽館寓

論語序

皇侃本作論語集解序

皆以教之古文引足利本傳刻唐本正平本同考文引古本皇本皆以教授之
魯其王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共作恭
善者從之皇本同唐本正平本無者字

包氏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包作苞

孔安國爲之訓說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作爲

亦爲訓說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爲下有之

考之齊古以爲之註古本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

皆爲義說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爲下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古本足利本皇本

作授爲下無之字正平本爲下無之字

今集諸家之善說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考

學而

不亦說乎古本皇本唐本黎札記引津藩有造館本正平

其爲人也孝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弟作悌餘

其仁之本與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仁上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交下

道千乘之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道作導

夫子之求也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求下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本同 古本之與作之與也一

可謂好學也已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貢曰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子貢問曰

未若貧而樂道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患己不知人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爲政

導之以政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而志乎學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乎作於

七十而縱心所欲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縱作從

不敬何以別乎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句末無乎

而後從之唐本後誤後他處同

學而不思則罔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罔作罔

斯害也已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張學干祿唐本干誤干

臨之以莊則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臨民之以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書云孝乎惟孝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

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考文補遺兩引古本唐本津

雖百世亦可知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足利

見義不爲無勇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句末均有也

八佞

汝不能救與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楫讓而升楫誤字

杞不足徵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未有也字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

汝愛其羊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人以爲諂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未有也字

使民戰栗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一本無也字

焉得儉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反玷唐本玷誤玷

曰然則管仲知禮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樂其可知已也足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也已

君子之至於斯也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考文一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

天下之無道久矣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一

里仁皇本一

里仁為美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美作善

焉德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知作智餘仿此

無惡也正平本無也字

論勸

五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均無也字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正平本無也字

我未見力不足者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矣作乎

人之過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作民

義之與比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能以禮讓為國乎唐本國作國俗字

不患莫己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有也字

吾道一以貫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哉字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省下有者字

又敬不違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考文補遺引一本同 古本皇本敬下有而字 考文補遺引古本敬下

行而以二字

勞而不怨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而字

父母在不遠遊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子不遠遊

古者言之不出古本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考文一本古下無之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公冶長

雖在縲紲之中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總作繼

賜也如何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何如

禦人以給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以下有口字

屢憎於民古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於字皇本民作人

不知其仁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焉用佞古本考文補遺引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說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

從我者其由與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由下有也字

不可朽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朽作圻

不可得而聞也已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也已矣

吾亦欲無加諸人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作子路有聞之未能行又引一本無之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之字

是以謂之文足利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有君子之道四焉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無之字

其使民也義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論勸

六

久而人敬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則曰則又曰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均作則

違之至一邦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違

再思斯可矣

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不知所以裁之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盍各曰爾志

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曰作言

衣輕裘

唐本輕誤輕

不如丘之好學也

皇本同 考文唐本作不如丘之好學者也已 津藩本也下有已字 正平本也上有者字

雍也

論勸

七

可使南面

皇本唐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周急不繼富

唐本繼誤繼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唐本黨誤黨

子曰賜也達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曰求也藝

考文一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冉求曰

皇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非不說子之道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末無也字

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足利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句首無女字下句同皇本毋作無

女得人焉耳乎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誰能出不由戶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知之者

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之字

問仁子曰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井有仁者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其從之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也作與

子路不說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

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述而

德之不修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學之不講

各本末有也字

聞義不能從

考文補遺引足利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末有也字 古本皇本從作徒末有也

字

論勸

八

不善不能改

各本末有也字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舉一隅示之

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隅下有而字

則吾不復也

一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古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子於是日哭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日本下有也字

馮河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如不可求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子在齊聞韶樂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三月不知肉味

唐本內誤完因俗肉字作完誤

子曰古之賢人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又何怨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至下有也字

好古敏而求之者也 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以我為隱子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吾無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下有所字

知之次也 正平本無之字

孔子對曰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揖巫馬期而進之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之作也

君子亦黨乎 正平本無此句

君娶於吳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則吾未之有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誨人不倦 唐本倦作倦

泰伯 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民無得而稱焉 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貴下無子字

使驕且吝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使上有設字

其餘不足觀也已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矣

不易得也已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謀其政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三分天下 古本皇本三作參

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罕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也字

天之未喪斯文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也字

太宰知我者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鄙夫問於我 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夫下有來字

雖少者必作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忽焉在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我待賈者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吾自衛反魯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反下有於字

後生可畏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無友不如己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正平本同 唐本作已也矣又未誤

三軍可奪帥也 唐本帥誤師

衣敝緼袍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敝作弊

與衣狐貉者立 古本皇本正平本同 皇本貉作貉 鄉黨同此

其由也與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後作后彫作凋皇本亦作凋

夫何遠之有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鄉黨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左右其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踏踏如有循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衿絺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衿作纈

必表而出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非帷裳 唐本正平本帷作惟誤

齋必有明衣布也 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

雖疏食菜羹瓜祭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疏作蔬瓜

席不正不坐 唐本席作席

而立阼階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立下有於字

再拜送之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拜下有

不敢嘗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

必正席先嘗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嘗下

拖紳 唐本正平本拖誤抱

子見齊衰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升車 唐本升誤舛 先進升堂之升亦誤舛

子路共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

先進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皆不及門者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德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上有子曰二字各本

有顏回者好學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有遷怒不貳過

今也則亡 津藩本正平本下有未聞好學者句古本足利本皇本同唐本

以為之擲 皇本同 古本擲作掇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

鯉也死 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吾不徒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不下有可字

吾以不可徒行也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利本

論勸

士

子曰有慟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而誰為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慟字

曰敢問死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又古本問

敢問死死誤甚

閔子騫侍側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冉子子貢侃侃如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冉

子樂 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樂下有日字

由之鼓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古本皇本問下有日字未有平字

過猶不及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

下均無也字

論勸

士

師僻也由嘒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

億則屢中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億作億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

子謂于匡 唐本匡作匡

攝乎大國閒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國下有之字

子路率爾而對 古本皇本率作卒

因之以饑饉 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饑作飢

可使足民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非曰敢能之 足利本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同 唐本津

本曰下無敢字 藩本正平本曰下無敢字之下有也字 皇

莫春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莫作暮

得冠者五六人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子何哂由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夫子作吾子

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曰爲國以禮

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皇本唐本津藩本小大有相
正平本小下無大有

顏淵

克己復禮

古本唐本正平本克作尅皇本克作尅

仁者其言也訥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斯可謂之仁已乎

古本同 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
平本已下有矣字

斯可謂君子已乎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
利本謂下有之字

論勤

志

皆爲兄弟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使民信之矣

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使作令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
正平本同 今本曰上
有子貢二字

民不信不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棘子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何以文爲

皇本同 考文一本作何以爲文 唐本津藩
本正平本未有矣字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說
下有之字

虎豹之鞞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猶犬羊之鞞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徒曩崇德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二句未有也字

既欲其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未有也字

是惑也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是作其
正平本無也字

吾豈得而食諸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博學於文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今本無君子二字

子帥而正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苟子不欲

古本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無子字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草上之風必偃

古本足利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尙
作上

何如斯可謂之達也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
皇本也作矣

爾所謂達者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論勤

志

夫達者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聞者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嚮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舉直錯諸枉

唐本枉誤枉

富哉是言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湯有天下選眾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選下有於字

忠告而善導之不則止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而
下有以字不作否

子路

奚其正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
正下有名字

子曰吾不如老圃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同

雖多亦奚以爲哉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同 皇
本唐本無哉字

魯衛之政兄弟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再有僕 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作冉

如知為君之難也 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

一言而可喪邦有諸 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

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

毋欲速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毋作無

毋見小利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古

小人哉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古

或承之羞 唐本承誤義

其不善者惡之 皇本同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

及其使人也器也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也作之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謂下無

兄弟怡怡如 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憲問 如下有也字

危行言遜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為命卑謹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卑作禱

行人子羽修飾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末

飯蔬食飲水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

子路問成人曰 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

人不厭其言人不厭其笑人不厭其取 古本皇本唐本津

末均有也字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也 足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

則其為之也難也 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無兩也字 唐

陳成子弑簡公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殺作殺

陳恆殺其君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殺作殺

公曰告夫二三子 古本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

君曰告夫二三子者 古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之二三子告 古本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不敢不告也 唐本津藩本同 古本皇本正平本末無也

勿欺也而犯之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也作之 考

今之學者為人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有人也

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

與之坐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

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

不暇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

患已無能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

賢者辟世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辟作避下仿此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

有荷簣 古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簣作簣

而過孔子之門 古本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津藩本子

修己以敬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

論勸

五

論勸

六

幼而不孫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作遜悛

闕黨童子將命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吾見其居於位也 正平本居作况

衛靈公

在陳絕糧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糧作糧

君子亦窮乎 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亦下有有字

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然後行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則可卷而懷之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作也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而與之言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言之

友其士之仁者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人而無遠慮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皇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矣下無乎字

好行小慧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慧作惠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行下無之字

勿施於人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如有可譽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今則亡矣夫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小不忍亂大謀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思下有則字 考文引一本謀下有之也二字

非道弘人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小人不可大受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及席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季氏

何以爲伐 足利本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陳力就列 唐本列作烈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 古本皇本二句均無於字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句無於字

是誰之過與 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與下有也字

而必更爲之辭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政逮大夫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逮下有於字

樂導人之善 正平本同 古本導作導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吾聞其語矣 前句正平本末無矣字

民無得而稱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其斯之謂與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之字

曰不學詩無以言 古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無以立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聞斯二矣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者矣

退而喜曰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退喜曰

亦曰君夫人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陽貨

聞絃歌之聲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正平本無也字

公山弗擾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弗作不

如有用我者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下有復字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 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子下有對字

君子不入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末有也字

子曰然有是言也 唐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皇本下有曰字正平本也作曰

子曰由也 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召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召作邵

居吾語汝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居上有曰字

德之棄也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唐本津藩本也上有者字

論勸

鄙夫可與事君與哉 考文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君下無與字 皇本君下有也字

苟患失之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末無之字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唐本民有三疾章下有此章 古本足利本皇本正平本無

惡紫之奪朱也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也字

惡鄭聲之亂雅樂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末有也字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末有者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無者字

孔子辭之以疾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食夫稻衣乎錦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末均有也字

曰安女安則爲之 古本皇本女上有曰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安下有之字

宰我出子曰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子字

子貢曰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貢下有問字

賜也亦有惡乎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乎作也

惡果敢而窒者 唐本津藩本窒作室

遠之則怨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則有怨

微子

而過孔子之門曰 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之門二字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三句末有也字

不得與之言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也字

夫執輿者爲誰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乎字

曰是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曰上有對字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論勸

鳥獸不可與同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唐本殺作鷩

殺雞 唐本殺作鷩

如之何其廢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其下有可字之作也

道之不行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伯夷叔齊 唐本叔誤舛

不辱其身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播鞞武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周公語魯公曰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語作謂

子張

其不可者距之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異乎吾所聞也 考文補遺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我大賢與我不賢與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同

小人之過也必文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皇

望之儼然皇本儼作嚴

未信則以為謗已矣考文補遺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

人未有自致者也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也作

是難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孟氏使陽膚唐本膚誤處

紂之不善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如日月之食焉古本焉作也 皇本正平本作蝕也 唐

譬諸宮牆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津藩本

正平本末有也字 又考文引一本作譬之宮

論勘

闕見室家之好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作闕誤

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

夫夫子之牆數仞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 皇本作

不得其門而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仲尼如日月也考文補遺引古本三本足利本皇本唐本

無得而踰焉唐本首有人字衍

人雖欲自絕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

夫子之得邦家者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

道之斯行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道作導

堯曰

簡在帝心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簡作簡

萬方唐本萬省作万

謹權量唐本權誤權

寬則得眾下無信則民任焉句考文云古本脫此五字足

利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

公則民說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擇其可勞而勞之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孔子曰不知命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出內之吝考文補遺引古本三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論勘



日本天文刻論語後跋

日本天文本論語單經余既就彼國諸本校錄異同爲之札記矣復舉其合於宋以前傳本者分爲二科一曰漢唐石經本一曰羣書引文本其得如干條如爲政而志乎學王充論衡實知篇同今本乎作于子張其不可者距之釋文今本距作拒警諸宮牆稷篇同今本諸作之堯曰蒞在帝心今本蒞作簡寬則得眾下無信則民任焉句此合於漢刻石經者也八佾汝愛其羊漢書律歷志注同今本汝作爾公治子使漆彫開仕史記仲尼弟子傳釋文同朽木不可彫也論衡問孔篇漢今本彫作雕再思可矣惟無斯字今本作再斯可矣述而遊於藝今本遊作游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釋文蜀石經同

論語

三

家引下句同穀梁傳今本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罕廿七年傳注引上句同今本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罕忽焉在後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列今本焉作然先進曰敢問死顏師古匡今本無曰字冉子子貢今本作冉有憲問告夫二三子今本無二字衛靈公可與言而不與言後漢紀安帝或語引孔子曰同今本作而不與之言此合於唐刻石經者也又如學而未若貧而樂道史記仲尼弟子傳同選文稽叔夜幽爲政導之以德導之以政史記漢書酷吏傳序慎詩注同同是亦爲政也白虎通五經篇同後漢同梁書徐勉傳北史十八將傳論同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同黎景熙傳引均同是亦爲政也白虎通五經篇同書邱傳傳華嶠後漢書里仁焉得智說苑貴德篇同公冶弗可得而聞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同傳注引作不可得而聞也

已述而子於是日也哭論衡感類篇同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風俗通過譽篇同命論注同子罕與衣狐貉者立史記仲尼弟子傳同先進有棺而無槨潛夫論浮侈篇同史

論語

三

索隱兼明書同顏淵斯可謂之仁已乎史記弟子傳同無已字又斯可謂君子已乎史記仲尼弟子傳同有云字皆爲兄弟也鹽鐵論和親篇同文選蘇子卿民不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高誘注作民非信不立文義同虎豹之鞞下大羊說文革部同吾豈得而食諸史記孔子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同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儀禮鄉飲酒注引作已帥而正孰敢不正文義同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漢書董仲舒傳說苑政理篇同忠告而善導之不則止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作忠告善誨之否則止文義同子路卑謀草創之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同漢書人表作卑湛卑亦同憲問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篇同惟也衛靈公非道弘人也漢書董仲舒傳同堯曰孔子曰不知命漢書董仲舒傳同此合於漢人所引者也學而患不知人也釋文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此本有已字同爲政奚其爲爲政也釋文云一本無一爲字此本有二爲字同學而不思則罔釋文本或作罔此本作罔字同述而馮河釋文云馮字亦作憑此本作憑字同飯蔬食釋文云本或作蔬此本作蔬字同君娶於吳釋文云本今作取此本作娶字同先進宗廟會同釋文云本或作宗廟

卷之三十一

四

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云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今此本與釋文或本一本同顏淵博學於文釋文云一本
作君子博學於文此本有君子二字同草尚之風必偃釋
文尚本作上此本作尚字同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釋文
言作曰云一本作子言此本作子曰同之三子告釋文云
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此本作二三子同子張窺見室家
之好釋文作闕此本作闕同北宋石此合於釋文所引者
也為政七十而從心所欲柳集與楊誨之疏作七十而縱
心此本作縱心同述而舉一隅文選西京賦注引隅下有
而示之三字蜀石此本有示之二字同又何怨史記伯夷
傳索隱左傳哀公三年疏文選江淹雜體詩注作又何怨

論勤

三五

乎此本有乎字同子罕夫何遠之有文心雕龍風骨篇引
有下有哉字此本有哉字同子路兄弟怡怡徐堅初學記
歐陽詢藝文類聚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怡怡下有如
也二字此本有如字無也字憲問則為之也難後漢書皇
甫規傳論作則其為之也難此本作則其為之也難也季
氏政建於大夫文選演連珠注引無於字此本無於字同
子張仲尼日月也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注引作仲尼如
日月也此本有如字同此合於六朝唐人引者也大抵
日本自唐以來與中國同文其所傳經籍多唐時卷子舊
本故文字異同皆非宋槧宋注二者所能比埒此外如為
政不敬何以別乎唐本津藩本無乎字孝乎惟孝皇疏本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乎作于里仁無惡也正平本無也字
以上皆與漢石經同公冶不可朽也皇疑本朽作朽與史
記孔仲尼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同子罕衣敝緼袍皇疏
本唐本正平本做作弊與說文同鄉黨子路其之皇疏本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與釋文同先進子樂皇本唐
本樂下有曰字與漢書敘傳師古注同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也字與白虎通三
綱六紀篇同莫春者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莫作暮
與論衡明雩篇及釋文同文選何敬祖答子路子適衛冉
有僕皇疏本唐本津藩本作冉子僕與論衡問孔篇風俗
通義十反篇同憲問夫子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

論勤

三五

三句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均有也字與論衡儒
增篇同衛靈則可卷而懷之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作也
與唐石經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同好行小慧皇疏
本慧作惠與釋文引鄭本同陽貨子曰由也汝聞皇疏本
唐本津藩本由下無也字與文選辨命論注同惡紫之奪
朱也二句正平本無也字與漢書杜欽傳同周禮司市疏
同左傳哀十七食夫稻衣夫錦二句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末均有也
字與世說新語規箴類郭林宗語同惡果敢而窒者唐本
窒作室與釋文引魯讀同微子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三句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均有也字與史記
孔子世家漢石經同殺雞唐本作馱雞與武梁祠畫像殘

石題字同如之何其廢之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
有也字與漢石經同子張望之儼然皇疏本儼作嚴與釋
文引或本同皆勝於宋以後刻本因校錄其異以俟讀者
考焉其餘古通假字如弟悌孫遜智知辟避汝女疏疏無
毋雕彫唯惟說悅等不能悉載則亦略之云爾三月望日
德輝又記

論

語

會

箋

論語雙首卷

竹添光鴻箋

論語序

劉恭冕曰經與釋文唐石經
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
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
是二十篇為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顏師古注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
書故說文訓篇為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

論語會雙首卷

崇文院

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
后選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為
長信少府選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蕭望之字長
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
為郎舉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疾疾選大臣
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章
賢字長儒魯國鄆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
鄆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選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
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
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
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目明經歷位至丞相鄆魯諡曰遺子黃金滿屋不如一
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論語東平蘭陵郡皆屬魯
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論語家傳十九篇當
是傳論語者所作古人釋經與傳說俱各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
或十九或
二十一也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
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詩關曉疏云句者屬也聯
字分疆所以同言者也趙岐孟子欽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欽錄每篇
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
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
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
為御史大夫庸生名暉生蓋古謂有德者也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瑯琊王卿不審
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欽錄亦不詳庸
生之名邢疏當別有所本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瑯琊人也少好學明經
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王卿所教授今
無可考王吉傳初吉舉通五經能為諸氏春秋目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
先事王卿後從庸生王卿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
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官學風論語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
有單稱論者後漢書孫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儒立傳引語曰三
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論語會雙首卷

崇文院

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
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園鐘磬琴瑟之音
遂不敢復壞於其室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論衡佚文篇恭王
壞孔子宅以為宮園拉歌之聲懼復封堂上言武帝遣使發取古文經論語然
則恭王始壞孔子宅而復封堂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堂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
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
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
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為武帝初年漢志以為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段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
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尾細似
科斗之蟲故
俗名之焉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

次不與齊魯論同

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酒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宋雍章經義考
謂麻疑齊論所遺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為王中畫

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玉爲玉耳案說文引逸論語玉榮之昭兮其瑩也如玉之聲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地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皇侃義疏疏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維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實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我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典故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雋受易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罷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目尙書授太子禹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尙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立成皆說論語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語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宋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狀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惡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一篇也

苞氏周氏章句出焉

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遺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道枝孟子題辭李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議太常書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莽天下策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遺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

論語會箋首卷

三 祭 文 院

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鄧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經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誦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有大學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上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遺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尙及見安國古文訓說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絺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胥爲趙簡子邑宰顯與

論語會箋首卷

四 祭 文 院

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遺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尙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了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尙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爲得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後才初京兆掾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校秘書賜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注論語而此序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書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書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律詩古文尙書目山東無足問者適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驥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適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讀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適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適歸鄉里家貧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客辨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通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道使遺玄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傳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與歐鍾同鍾志又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其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遜於並序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楊守敬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三家何晏集解歐鍾志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曰漢書載文志有魯論齊論三篇獨魯論存此就其篇第名之耳漢志稱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張禹合齊魯而篇第從魯論故張論仍稱魯論康成本就張論而集解云就魯論者亦職斯故至釋文敘錄云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此則合而考之張侯論之仍稱魯論益明矣康成雖兼校古論而篇仍從魯論故自康成之後仍以魯論目之釋文於傳不習乎下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此釋文因集解云康成攷之傳古而誤也其實康成未見齊魯原本第就張論攷之古論耳按漢志云張氏最後出而行於世萬本傳亦云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廢則是張禹參合之後齊魯之專行本已微故王充論衡云武帝得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按充說唯河間論語無可考而齊魯論至充時已亡其確證也又許氏說文已有所謂魯論語者王伯厚謂即齊論問玉篇之文無論確否而其為張禹刪削之餘無疑不然漢志並無魯論之目許氏從何處得而稱

引之且鄭氏如果親見齊魯原本或齊魯同而古異從古則當云齊魯讀某今從古從齊魯者則當云古讀某今從齊魯讀某今從古絕不與齊並說豈有三本合校之事乎又釋文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第著魯論不著所從明夫為古論也桓譚新論曰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所云異者異於張侯魯論耳若桓譚時齊論尚存則桓譚著古論異文何以不著齊論此又桓譚未見齊論之一徵也推集解之意不過以康成本就張論張論之中自有齊論故云然若據實而言當云鄭玄就張論論章攷之古論斯為據耳異文武郡齋讀書志云齊論問玉知兩篇詳其名義蓋是內聖外王之道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王伯厚漢志考證云問玉疑問玉也篆文相似朱錫忠引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所引逸論語皆玉之屬為證不之說皆非也張禹參合齊魯之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即鄭氏亦就其篇章已無問玉知道二篇則隋書經籍志謂此二篇為張禹所刪信矣且古論亦無此二篇則禹之刪此亦未為非是趙岐可刪孟子張禹獨不可刪論語乎案禹本傳甘霖中諸儒萬請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委其經學精習有師法初元中博士鄭寬中薦禹禹善論語詔授太子論語禹為諸儒所推其此豈獨無礙受其感勵者耶且蕭望之為傳論語名家之人禹為未達時又豈關其勢位之軒輊哉然則謂禹立朝無行術之節可謂非經學名家不可也余猶恨二十篇中厚誣聖人明明為後人所編入者公山弗擾佛肱二章而禹之誠不及此不為盡刪之為可惜耳至初學記所引逸論語瓊瑤魯之寶玉也云云見於說文瑤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字下瑤玉色也云云見於說文各字下並未稱逸論語瑤玉考異謂因說文玉部中有引逸論語二條後人遂附會之誠通論也惟說文所引玉瑤之瑤字其瑤猛也一條雖瑤江謂與論語文不類如玉之瑤一條瑤氏謂見於法言為許氏誤傳其說雖辨但許氏不應誤法言為論語且不應謬認逸論語之目案論衡有河間論語是則齊魯之外不當時固自有別本或許氏所引為河間之所佚與抑即不問論語知是鄭文古之不得謂固無別本或許氏所引為河間之所佚與抑即不類論語而刪之乎果爾張禹猶有誠矣宋洪慶善云季氏篇或以為齊論以其皆稱孔子曰金仁山謂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季氏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又馮椅曰子張問仁於孔子諸弟子無稱問於孔子者抑齊論與陳梓四書質疑曰凡子曰是魯論加孔子字是齊論此所謂不措其本而齊其末矣無故實案齊論之多於魯古者問王知道二篇而已此見於說文志及集解序甚明也不聞更有季氏一篇果爾則魯論僅十九篇矣善乎覆瑤江之言曰統觀此一經九對時君及執政大夫例多用孔子語雖於鄰國大夫如葉公陳司敗邴伯玉猶然者謂稱族所以示謹也至於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於陪臣有然孺悲欲見孔子則孔子避之過孔子則避之則於常人有然孔子於鄉黨孔子曰才也子曰般有孔三仁焉則泛錄言行有然例若不泥矣即專以子張論堯曰篇記其從政之問亦云問孔子若此之類例無可通欲斷問仁章為齊論則問政章亦齊論矣斷子張二章為齊論則南容二章亦齊論矣齊論之雜出各篇者何若是之紛耶蓋論語之書記者既非一手其間體例自有不能盡混參差之處不得因之為口實也

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義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唐宋時臣上下表結銜皆尊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出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經典釋文載論語書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然松之注曹真傳則稱何晏論語集解蓋為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蘇邑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表三曰奏四曰啟此四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曹義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為司馬宣王所

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出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論語序說

朱熹集註

論只是辨論凡言有條理者皆是不必謂爲撰次爲經論語只是談說如國語家語及新語之語謂孔子之語也雖問有弟子之語是附記已非聖蹟所指古人名書淺易深求之失古意衛靈公篇載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子張書諸紳則諸弟子於夫子之一言一動必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也可矣張大昕曰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云接聞於夫子則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非由記憶之誤學庸章句朱子皆自作序而論孟集注則不然但引史記叙孔孟事歷者蓋聖賢之脩己治人其盛德大業如此而其言皆非徒言也其學非徒學也後世學者談孔孟說仁義而少力行之實故朱子學孔孟事歷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實踐是務焉又舉諸說得孔孟之旨者以爲讀其書之法名曰序說是朱子創意從前無此體發端以書傳之說故稱序說耳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

朱子欲舉夫子履歷無他可據姑就史記世家刪其大可疑者蓋取其大概耳選史固多妄誕如夫子名字有何詭怪乃欲奇其事曰禱於尼山曰姪於野合曰頂疔禱應何其誕也凡此等說假令前乎漢已有之亦屬齊東野語朱子盡刪除之殊爲有斷矣聖師之所以爲孔氏實由孔父嘉始孔父字也嘉名也春秋時有身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後賜族者亦有生時即稱氏族者孔父嘉之後爲孔氏蓋其子以父之字爲氏也恐非生時所賜也

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十一月庚子朱子依公羊傳補之亦大概耳二十二年公殺並作二十一年十一月殺梁作十月先儒謂十月有庚子十一月無庚子當從殺梁爲定此說是也予所著左氏會箋哀十六年詳之母顏氏似後人之附會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

職吏音蕃息。

爲委吏世家作爲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矣英曰委吏爲周禮地官廩人舍人之類也廩人職曰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殺食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據此知廩人須算術也此雖有下大夫主其職然其米數之積散必有助其核算者故其職又有上中下士也委吏或下士矣舍人職曰

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虞其出入歲終則會計其政注曰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米出于廩人有空缺則計之選入政用穀之多少疏曰平謂給米多少財即米也據此知周禮廩人舍人或在春秋時稱委吏也小司馬氏稱得見作委吏之本則李氏史誤可知也說文第十四曰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據此知委吏主倉廩米穀之事者也司職者牛人職曰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牛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曰職謂為槽槽人者牧人充人牧人職曰掌牧六牲而早審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職曰掌繫祭祀之牲牲記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辛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門使養之據此知職人即槽人即牧人充人也又夏官羊人職曰掌羊牲蓋王官備惟牧人為槽人若侯國則人有養職牛人牧人充人羊人之事其總皆司職吏之所掌歟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

崔述曰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禮類及之然亦非有說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誦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為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誦堯舜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安也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偽託猶之平言兵者之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平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為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平不關神農而關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關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孔子學官於鄉子入太廟每事問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孔子即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為己師而往從之者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

齊藤拙堂曰孔子問禮於老子此好事者之假託也夫孔子所欲問者何事邪彼既入世禮法雖淺智者必知其不可問以事夫子獨不能知果遇不遇之對惡喜其為聖也而俄繼以猶龍之嘆何所見而律崇如此始如婦女子遇老比丘隨喜渴仰不自解其所以然且夫子平生所稱道者從二帝三王下及夷惠管晏孔子產之徒汲汲不及其所以親矣宜稱揚不啻口而無一言及老子者孟子學孔子者也以汲汲及老子為實必以稱夷惠者稱之若以為邪必以距楊墨者距之今又無一言及老子者論道莫大於語孟紀事莫洽於左氏皆不少概見是知老子非春秋以前之人必不先於孟子況於孔子乎蓋此事本出於莊周周之為學尊老抑孔為此疑矣不過謂孔子吾師之弟子猶佛家謂孔子為儒童善薩本不足相校耳而過恰其厚誣聖人亦無識之甚也又曰戴記夫子說禮屢稱問禮是

題問之所由起也然據列傳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唯有禮禮之言未嘗言其他夫子不復得聞而去安得他日問禮於老聃者耶且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稱其書曰老子如老聃者彭自是一人姓名不得混為一還又以聃為老子豈然未聞說法有聃字也戴記所載老聃博識與禮是誠為述而不作誠為信而好古蓋聃其名彭其字恐與論語所稱一人矣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古賀側庵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孟子載晏子諫景公之語數百言其忠誠懇至之誠可掬其他見左傳諸書諸善行甚多在於春秋賢者實屬巨擘世家乃曰景公說孔子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止之極其醜詆今朱子不說晏子之言而猶載景公欲封孔子晏嬰沮之景公惑之蓋本於太史公之誤而太史公之誤又本於墨子墨子非儒篇曰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孔丘盛容修飾以盡世世故欲舞以乘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雲霧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衆先衆景公曰善於此禮留其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救高國鮑晏使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晏子之言如此其慢聖悖理固不待辨而其事實舛錯尤可嘆夫鵠夷子皮即范蠡也范蠡既滅吳去而之齊號鵠夷子皮其事史記范蠡去越上距孔子卒七年而曰孔子樹鵠夷子皮於田常誣亦甚矣史記墨子之言與墨子所載大同小異可見太史公誤本于墨子夫儒墨異道墨氏構虛辭以誣非聖人固無足怪太史公遠信而載之于史其不別朱紫甚矣若夫墨子所以必引晏子者孔子同時之賢齒德俱尊者未有愈於晏子非儒誣聖之言一旦出于已恐人未肯便信故且借晏子以自重其用意亦險巧矣柳子厚以為晏子春秋出于墨子之徒今案如問上篇云墨子問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不為己難上篇云墨子問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劍矣作者之意了然于厚之言得之夫晏子既成於墨子之徒則其與墨子之說固合固當乃以是謂晏子時已有墨子之說此亦朱子所謂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之類耳且墨子雖難造難讀要自古文口氣應出於墨子弟子之手乃晏子則文氣卑冗絕無精采不但不出于墨子併不出于墨子之弟子蓋後來主張墨家者為之也

崔述曰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唱魯昭公稱為主君阿景公意補彌子荼卒為陳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況於為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要養穆公孟子猶辭而圖之況聖人而為小人之家臣以于時君子乎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

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為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且此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公將以何待於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又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實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處魯登降之禮雖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有益於人國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以為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晏之在齊固無權要即不肯亦斷不至是嬰何為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頌淵之雅雖皆後日之事要必生乎類然破產厚葬之禮為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貨云云尤與儒者不類況孔子耶凡評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謬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生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今此世家之文獨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且春秋之世固無所謂滑稽倨傲游說乞貨者也自戰國時淳于髡橫到莊周頗頗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貨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葬之禮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偽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從而妄探之耳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聞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年之後尚不敢必為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

論語會箋首卷

十一 崇文院

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講明詩書禮樂是孔子之恒事已此特稱修者史遷之意蓋謂退而講學而已不得與刪詩正樂相礙上文云弟子益進此又云彌衆並是虛度無證左

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弗擾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公山弗擾章出於戰國人僞托說詳本章下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戴記有夫子制於中都之文然未足以證焉說者或謂侯國本無大稱世家作大司寇非也此說未必然審察夫子爾時舉動明是命卿非是大夫宋司馬子魚大司馬固皆大司馬也而或加大或去大原亦不其拘拘又適印為大司徒樂輿為大司寇晉士鞅為大司空皆見左傳是侯國亦有大稱昭然有可據者詳于左傳會箋定元年世述曰按孟子稱孔子嘗為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善於會中間為時無幾安得為宰二年始為司空由司空乃為司寇乎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為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有人有奚不為政之問陽貨有禮寶迷邦之謔魯人固欲得孔子為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為宰也然則孔子即有為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泯泯無聞如此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論語會箋首卷

十二 崇文院

據左傳年表魯世家墮郈墮費在於孔子行之前而圍成在於孔子行之後十二月則此文譯爾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夾谷之會孔子嘗為相是輔相會禮而已後人因作宰相之相以誣焉荀子有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遠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日讒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荀子紀孔子誅少正卯之言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即所為行遠也其曰順非而澤即所謂色取也然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孟子左氏所不言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兩儒憤舉人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蓋二十二年杜注少正卯卿官也魯無此官何稱少正且五大惡當不止于聞以為聞人亦何至于殺荀子之說謬已崔述曰余按孟子及春秋傳孔子不止為司寇未嘗為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

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極大而使之如孤懼之讓趙衰者然故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又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曰子爲政用殺人是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而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滅文中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況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孔子耶

齊人歸女樂以沮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崔述曰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遺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可四五十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尙安得問陳事乎其語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蓋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度陳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語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陳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贊嗚特舞華之死不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迎之苟然曰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反也則去之其去迎之毋寧始以有禮則就之禮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

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即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公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衛而往去非子正與孟子合但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吳英曰孔子初適衛衛靈不知孔子故有擊磬之聲也乃世家于初適衛即云致粟六萬而其叙問陳遂行與致粟不相接二謬也敘將適陳過匡于前而問陳遂行反在後三謬也敘遺匡于過匡之後亦誤而適宋反在問陳遂行之前四謬也此行之後乃居陳而世家又叙居陳三歲于問陳遂行之前五謬也又謂去陳遂適衛而不知去陳適衛乃出公時事非靈公時事也六謬也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不用孔子孔子行此正孔子仕衛之終始也但郊迎二字之下當接致粟六萬云不用孔子四字之下當接他日問兵陳云云其所謂孔子行即明日遂行也而俱不相接七謬也敘荷實事于郊迎致粟之後八謬也此行之前未嘗一在陳而謂問陳遂行復如陳九謬也孔子仕衛其年爲魯哀元年衛靈公之四十一也郊迎當在是年之春問陳遂行當在是年之秋是秋吳王伐陳故孔子絕糧而世家既曰孔子遂行又曰夏衛靈公卒則叙此行于衛靈卒之年矣而不知衛靈卒于魯哀二年是年無伐陳事也十謬也世家于衛靈時孔子凡四適衛而終至一言不合明日遂行則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前此之戀戀不舍母乃不智而不知衛靈時惟兩適其初適意不在衛其後則來聘也若非來聘衛靈安知孔子來而郊迎乎而何嘗有四適衛耶孔子既不頻至衛則史記兩謂主伯玉家又何足信乎又曰孔子居陳三歲此說也是也魯哀六年春楚昭王已出而救陳則楚之聘孔子于陳必在魯哀之五年自哀元年之秋至哀五年其間孔子嘗適蔡則適蔡當必在哀四年居陳之日果有三歲之久而爲公養之仕也歸與之歎必在魯哀六年楚又不用而自楚反陳之後自陳反衛之前要之孔子自以司寇去魯至道終計不及九年并前適齊者統共實計不過十年有餘而世家謂凡十四年然深考左

傳之文則所謂云十四年何敢信歟
崔述曰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衛侯侯其手及腕十三年人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襄宏弱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離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敢於鞅而欲見之且鞅衛之仇讐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則亦有資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讐于義似亦有未安者佛肸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讐也或召而欲往或與召而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復返乎衛其仇讐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爲托非孔子之事匡人之難即桓魋之難也史遺以爲陽虎而拘之杜撰之佛肸一章亦出於僞托世家此一段尤多謬妄

又主蓮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
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
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乃止。

爾若璣曰集注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
字爲數方明孔子世家案璣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
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
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
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今論語序說節其文而以書社
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
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去却五百
三百字其
可得通乎。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政而冉求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
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

象繫象說卦文言。

禮記非今二載之書書曰傳禮曰記蓋古人熟語只是謂其爲傳古之書記禮之
書耳刪詩謂刪三千爲三百是妄說也說詳于爲政篇易十翼傳皆非孔子之筆
也史記作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史述本意序象是一事繫象是一事說
卦文言亦各一事朱子今刪晚而喜易四字於序象間補一易字實文理不順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崔述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
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
其非誤者顏淵子貢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幸我冉有公
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
請車一見公治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
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考之他傳記惟子

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且巫馬期在昭公世
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讓孔子頗不似當受業也者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
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又稱其南游
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
符矣故謂子賤爲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爲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爲弟子則
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無餘事但以怨子路見是明孔子與魯司寇子路爲
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懲子路即所以撼孔子烏有七十而肯爲是者哉其無
事跡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
秦丕並一人而已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共四
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跡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
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梁禮以下六人自冉季以下秦商顏高以外四十人并無事
跡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
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尙書左傳中事亦往往
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靈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
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廩實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
之良是但謂琴張即季末未知所本廩實亦無所考若陳亢乃魯子貢而輕視孔子
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中亢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
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亢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亢
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
人而中有申榘林放申堂蘧伯玉按申榘見於論語其前後章皆論弟子爲人而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補之近是申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
皆難臆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關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爲大夫處長矣後八
年而孔子始生此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
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爲近
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爲據。

又曰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蓋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
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
已歷有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
安能如是速乎吳之伐魯也徵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
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
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
季康子之所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其遠者
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二十九歲冉有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
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

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
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

中庸發揮性命之理非常人所能爲其出於孔氏之
徒必矣然舊傳子思所作未見必然說具于中庸會箋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云云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

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楊守敬曰按柳宗元論語辨曰諸儒皆以論語爲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
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
略無存者矣余則謂非特不於諸弟子直以爲出於思孟之後案中庸之作世
屬子思而中庸引孔子之言二十一惟中庸之爲德也一章見於論語夫子思雖
親炙杏壇其年齒自應後於諸子若使諸子纂錄遺經子思不容不見孟子書中
引孔子語者二十九惟里仁爲美章與論語同若大哉堯之爲君萬章曰孔子在
陳惡似而非者鄉原德之賊不厭而教不倦若堯聽於冢宰求也爲季氏宰等
章皆與論語小異其餘俱不見於論語引諸弟子語者十有二而生事之以禮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云云據論語爲夫子告樊遲之言孟子以爲曾子若使子與親見論語何舛誤事
斯況孔子之作春秋也事關王迹垂範千載故曰與其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若
之深切著明然則述聖人之言行者孰大於斯而竊取之義知我罪我之辭若非
孟子竟從闕如語其疏瀹可勝道哉蓋聖人既沒其遺言遺行雖未善於竹帛而
七十子之徒傳聞不絕道數傳之後各尊所聞遂有參差亦其勢使然於是有所
淑吾黨者懼聖言之永絕相與哀集此書其中大義微言爭光日月必非後人所
能假託但自孟子而後去聖愈遠其智皆不足以知聖人采之者既非一家定之
者又少決擇轉經喪亂此脫彼復故魯人所傳謂之魯論齊人所傳謂之齊論壁
中所得謂之古論篇第既異章句復殊而謂毫無依附乎程子曰論語曾子有
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名此說本之柳子厚其實亦非也按葉氏曰齊魯
抄曰鶴山魏氏記常然編學有曰柳宗元謂論語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
於曾子之門蓋以子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
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或既子且字
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若淵弓至游夏字而不得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
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
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優至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節子思
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也愚謂稱子稱
字在古人似無輕重如中庸既稱子曰又稱仲尼曰孟子既稱孔子曰又稱仲
尼曰此豈有
例可說乎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

獲生徂徠曰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
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佐藤一
齋曰論語編次蓋成於戰國之季何以言之孟子所願學獨在夫子而七篇中引
詩引書不一而足而未嘗引論語不特孟子不引而舉戰國間諸子亦未嘗一語
及之至坊記始引之然出於漢文博士是知孟子之時特傳聞其語而已論語猶
未成編也苟有其書孟子豈得不讀乎蓋戰國之季當有推仲夫子者以爲去聖

論語會箋首卷

崇文院

漸遠遺言幾佚不及今輯之恐遂泯滅是時夫子門人之子孫散在四方者猶能
藏其祖先所筆記或三四策或五六策於是多方探索於彼得若干於此得若干
遂能輿輯成編即論語是也但其人則不可指名爾及編之成也孟子前後人所
未知之語亦居多以類言之猶程未之有語錄也門人各筆記其口授不必相傳
觀至元儒亦傳師授而已及至於明則語錄語類並極大全然後儒者皆於程朱
之說盡知之論語蓋亦如此故知其成於孟子已後無疑矣至篇內稱有子曾子
閔子冉子則出於其徒之記可知矣如稱憲牟有若陳亢則亦其爲自記可知矣
但皆係於其章而不係於一篇乃先儒按此以指作者則可謂誤矣龜田與曰按
曾子少於孔子四十六歲死年八十餘其死距孔子之死五十餘年是時孔子弟
子略無存者而論語舉曾子死則此編之成距孔子死實遠矣於是門弟子之遺
老若從七十子承其業者或懼孔子沒後各唱道久而有差也是以假各家所藏
記輯集之以編二十篇故雖有重複不復私刪之姓名字號就其所記而存之不
復改焉又不敢妄加筆削者蓋尊先聖也如邦君之妻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章
無判語蓋其人或所視它書或所聞它人者輒直采以記之耳故編論語者亦存
置之篇未唯學而篇則卷第一章言出之於首者編者微志有深義之言其餘篇
次全無意義正義強爲之說附會釋我吾弗取也論語一編孔子之言終餘篇
十七陽貨篇而微子篇則編論語者舉微子柳下惠逸民及長沮楚狂荷杖老人
以述其出處而微子出處之異乎是故無孔子判語者亦直舉其人而列之柳
下惠大師擊是也群弟子之言重哀以爲一篇退置第十九篇第二十篇既明孔
子祖述堯舜禹湯之道憲章文武之法而五美四惡知命知禮二章附記以終焉

語類曰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又曰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存心養性自在

論語會箋首卷

十九

崇文院

論語會箋首卷終

論語會箋卷第一

竹添光鴻箋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廣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凡十六章

箋曰論語者賦上之標題學而第一者卷上之篇題古者非如今人連書于篇首也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即為編列以章束之孔子讀易章句編三絕是也

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叙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為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為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二十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楊守敬曰皇疏自學而至竟曰首末相次皆有義說邪疏治之郝氏敬更欲於篇中各章次第相承此附會牽強之弊也然亦有可說者至如學而至賢賢易色章集註引吳氏謂以上皆務本之學不為無見又如孟懿子問孝次以孟武伯子游子夏顏淵問仁次仲弓司馬牛此皆以類相從者也然樊遲問仁何以三處分見

四教子所雅言子之所慎何以各處分見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公冶篇何以子欲居九夷在子罕篇子禽問於子貢在學而篇何以陳子禽問於子貢在子張篇吾與回言終日在為政篇何以語之而不情者在子罕篇同也非助在先進篇又

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為一類何以中隔八章八節皆言禮樂唯夷狄之有君及儀封人章為不類公冶長多言門弟子及列國諸賢之事唯道不行及末二章為不類問篇自命至衛靈公之無道皆論列國諸臣之事唯中隔貧而無怨難章為不類又如子與人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釣而不綱子之燕居子溫

而厲之類何以不入鄉黨篇蓋論語之書本不出一人之手各以所聞記之如後世隨筆札記之類或人得一篇或人得數篇或人不及一篇在初記之人其中章節未必毫無意義其後篇章既繁則門目難分家數既多則文辭亦不一故合諸人所記定為二十篇其分篇之意亦不過因其簡策之多寡相若非必別有義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先覺之為言乃可

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向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也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稱魯侯單曰公春秋魯國之史故直言公則為魯公可知也然則孔子稱子者內辭也故對他人則稱孔子○學而時習之一齋曰學字說文訓覺魯書大傳訓效集注雖訓本伏生而以覺有先後言之則意不遺許慎覺是學之主意效是學之工夫兩意相待不可偏廢中井履軒曰學與習同類而異事學是從人受指導焉

或考之書傳擇古人言行而師法之也未著於行矣習則踐入乎行不當以學之不已為習說文習鳥飛也鳥雖稍長欲飛而未飛且尋樹枝作咫尺之飛須上下左右焉謂之習習宜在脩行上習解而已時如時措之時謂當其時而脩行

當學者譬如學禮進劍左首受玉以鞠既嘗學焉則當授受之時而脩行其所學之左首以鞠是也其他色色怡聲唯而不諾不敢疾惡起敬起孝之類莫不皆然未可以時時解古無以時作時用者又非十二時之時說說坐時習立時習得

之但無時而不習習失之○不亦說乎皇侃曰懷抱欣暢之謂也悅與喜稍不同喜者發揚於外悅者自得於內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云中心悅而誠服左傳文公聞子玉死而後喜可知注云喜見顏色淡書沾沾自喜

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是悅者在心喜者見於顏色也皇本正平本說作悅古喜說論說向字淡後增从心字但悅字則然毛詩說擇女美陸氏久矣又是語詞非旁及

足乎不亦乎亦不亦乎意亦不亦之亦是旁及而商頌亦不亦乎孟子亦不亦乎是也亦不亦之亦是語助如此亦是也乎字含決意於疑辭不亦乎是使人領會之詞玩三不亦字便想見他循循善誘之意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

者以德行則學亦不外之矣孔門弟子問仁則問孝問君問政問為邦皆無非道亦無非學也... 雷學淇曰學中心得之境非已得者不能知亦不能言論語首章是夫子教人即夫子自道以易理言之首章是窮理學以衆之問以辨之受以漸受以恒此習坎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雷學淇曰學中心得之境非已得者不能知亦不能言論語首章是夫子教人即夫子自道以易理言之首章是窮理學以衆之問以辨之受以漸受以恒此習坎... 而弟子益進末節是五十知命以後... 而安命樂天之地孔門之學用力於仁亦所以求諸此也而孔子一生遭遇實不出於此故編論語者以此章冠之一部之首

之但觀此首七章而學之道仁之事已得其大端矣推而言之忠信威重敏事慎言擇交改過就正有道亦莫非學之道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孝弟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為喻論云根本立而枝葉生焉言孝弟之行成立而榮華由此而生也程說本立則其道充大此句太迫夫充大之亦自有工夫非本立即成者○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字與上文犯上作亂相照是謂施行於外者意頗汎非在性中討論其為人孝弟者子豈論性乎哉孝弟行也仁亦行也行有遠近故有本末之說若論性孝弟與仁有綱目之差而已無本末可指孝弟元是行有遠近故有本末之說身者因稱之為德孟子言惻隱之心已仁之端也此孝弟元是行有遠近故有本末之說德也又言惻隱之心仁也是推窮之言而意有緩急也為字輕古者言德者政之本也或言德者為政之本也兩言其義同也然則仁之本與為仁之本亦有何別說文仁親也從人从二夫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莫非接人者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生於相接之際凡百之道莫非接人者也接人無相愛之心則五倫駁焉人道滅焉故以仁為愛也孫詒仲曰仁之發見其切近而精實者莫先於孝弟故孝弟亦可謂仁之本譬之樹焉仁猶得也樹之根猶仁之孝弟也樹之枝葉猶仁之仁民愛物也樹之根與枝葉皆樹也無限提撕此章是為治人者說法不是為治身者說法故按以犯上作亂等語猶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所謂務本言教孝弟之為務也教孝弟於此而百行之美乃興於彼謂之本立而道生也有子傷時俗衰亂有臣而弑君子弟而賊父兄者所以有此語也在當日嚴亂臣賊子之防在後世垂教本明倫之教可謂善學夫子矣○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精里曰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己心全天地生物之理於我而無一點私心間之心之德即愛之理愛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之理即心之德非可分析但心之德就其全體渾然者言之故無復高下偏全之可言愛之理揭其要處故隨時有大小廣狹之異猶仁與聖本同一理而仁過乎上下聖指其極也諸儒以此章註有愛之理語斷其為偏言謬也此章誠有愛之理語而下又有有心之德語將以為偏言乎為專言乎大抵聖經獨舉仁者多係專言四德中有所對者則屬偏言孟子仁對義而言然猶為專言之仁者雖仁義對說其所重實在仁故解從專言之義也此章集註以在之理在前者以從孝弟說來故就其所重言之也孟子集註以心之德在前者承上文何以周吾國之問以循理無私吝之就其所主言之也愛之理心之德二語相須義始周備猶以義為心之制事之宜禮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非可以二句分偏言專言朱子以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此言未盡世儒守此說卑視愛之理太其重心之德太過二者各自成義不相關而不知愛之理心之德二而一而二也又曰心之德係專言自無容疑愛之理專言偏言兼用不可不隨處殊解○外注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一齊曰余嘗疑之仁是統名孝弟是子目故言仁則孝弟包在其中而言孝弟則未盡於仁至論性則仁義禮智亦皆表德性只是一箇降衷無差無異未有仁義禮智之名况有孝弟乎以其有此理言之則不獨仁義禮智而衆美萬善皆不遺况遺孝弟乎程意以四德為性而以孝弟為行故曰易嘗有孝弟來一齊曰余嘗疑之仁以仁為性之表德則孝弟亦表德但為有名與子目之別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箋曰巧言者甘美悅人之言令色者喜狎悅人之色內懷深險之人心外貌往往如此此巧言就本字看出其便佞機變之意令色本非醜辭許公甘言嗾人此巧言也而有陰中傷之機機在焉李義府與入語必嬉怡微笑此令色也而有狡險忌克之機機在焉若王莽以謙恭慕漢武后以卑屈禍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也古今天下之人為此巧言令色而無陰險害物之心者蓋希矣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至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其可畏也鮮字就一人心上辨之非於一世辨之也矣字乃警戒學者之辭非深鑒人品之辭也一齊曰不曰仁鮮矣而曰鮮矣仁與此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同一例倒裝語實慨嘆又曰人心尚形於言與色所以察言而觀色就其巧令色處即便見不仁之不可掩注謂主警戒餘意兼戒世履軒曰鮮字與寡字少字不同又與無字有別是難得難有之類古人用鮮字例皆如此不獨聖人為然亦是言語之道耳大田錦城曰尚書論語巧言令色惡事也大雅令儀令色美事也詩書論語巧言惡事也左傳能言巧言美事也中庸索隱行怪惡事也保辭索隱深頤美事也孟子動心忍性美事也養氣章動心惡事也論語孟子言必信惡事也盡心之末言語必信美事也表記獻身美事也坊記獻身惡事也尚書口實言諛諂之資也周易口實言飲食之善也公羊口實言死入舍玉也論語不知肉味聖人之事大學食不知味狂夫之也孟子不失赤子之心大孝之事左傳猶有童小愚昧之事驕泰之秦或為吉者不能知之故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德或為凶德比周之周或為吉德或為凶德殺勇二德尚書論語以為吉德國語以為凶德大雅維縵為小人結君左傳維縵為忠臣愛君凡此類不勝枚舉舉經者先知此義而破拘泥之見然後義理可講也○程說知字重木下釋村先生曰仁之發於慈愛惻隱者樂惠齊宣猶能悅之仁之存於剛毅木訥者非實體認之仁上有有字包注云少能有仁也似包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非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不信乎傳不習乎 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

實音義同也孟子三使往聘三失位亦無音釋村先生曰三省之三說者以爲下
文所省之三者誤矣若然使所省者或二焉或四焉亦將以二省四省言之乎是
不成文也事先揭敷而言之者經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必用以字成文其法可
知也雖有音義紛紛之說文理確不可易○集注曾子以此三者曰省其法可
指不忠不信不習非經文三字也故揭三省於上曰三省者其法也但云
日省其身若朱子以經文三字爲不忠不信不習當云日以此三者省其身而
不然非經文三字可知矣吾身二字最真切此曾子自欺之學爲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爲人謀而不忠一事言與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釋
村先生曰發已無一毫之不盡忠也接物無一毫之不實信也以此求之諸書未
見其所乘戾然朱子采解不一於文言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於大
學采伯子之說曰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於論語采叔子之語乃曰盡已以實何也
今苟求之文言以進德言故不用剖解而曰一念之不誠因說能實其爲善之意
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又云破釜燒廬會持三日糧示士
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厥毅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可見一身投向
無復顧念德於是進也故在己在物不復須說大學以絮知之本言發已自盡則
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循物無違我之愛惡取舍皆循物理自然無一毫
違其實則有使上下四方截然各得其分也此君子立天下之中推之四方八面
萬事萬物則循物二字尤不可無矣論語則以人我兩相交言凡人於自謀未有
不盡其心者惟爲人謀便不能視猶己之事己者獨知之非人所知則屏藏亦可
爲也謀人之事猶己之事而不遺一髮於獨知之地此謂盡己朋友相接之道表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裡如一許諸必踐許多精神往久之間無不以夫實致之於彼則可以相助進道
此謂以實此乃兩兩相交之間而循物之解非所切而進說之說不可直下由此
視之三者各有所當置解不同然發已無一毫之不盡接物無一毫不實之意則一
也但語君子爲學進德之本在一實心則不待剖解而如主忠信忠信如丘忠信
可必學禮皆是也○皇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然皇疏云朋
友交會本主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是本無言字也
○傳不習乎無之足以見語勢不同傳者傳于門弟子也師授我我授人而未嘗身
有而字今無之足以見語勢不同傳者傳于門弟子也師授我我授人而未嘗身
體力行則我之傳者非實學也曾子每將有所傳即自省其習焉否也何注謂所
傳之事則知非徒以文傳矣上文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並在與
人上而獨於傳則謂爲師傳于我文意不順且三省之事但有師友之誼而無家
人親戚之情可知曾子言此之時孔子曾極當俱已歿曾子爲師也父兄也之年
矣謂傳爲受教不合履軒曰傳者謂得之左而致之右受之而授之而後成
傳國傳孟可以見字義矣左傳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上此必參合之下類如
文義者不當單謂受作傳亦不當單謂授作傳曾子嘗所聞於孔子者其躬未習
熟而輒授于門人此傳不習也譬如以未試之藥方授人服之也其能不傷
乎哉○三字乎字是自檢討之辭正所謂省也注三者之序不必言又引謝氏曰云
云黃震曰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躬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
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
之說也釋文引鄭注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

不膠於事皆當省諸身專用心於內非經旨也諸書言子夏之流有田子方而流
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蘇秦張儀即信有之將陳相之過必咎陳良
乎謝說
過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故者主一無適之謂敬
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
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極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故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
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
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
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
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則蓋自周始矣諸侯不必千乘然稱諸侯小夫並以千乘而春秋時千乘則其小
者浴沂章子路之言可見已當是時大夫之邑其大或與小國等故孟公綽爲趙
魏者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蓋大夫之邑雖大事簡諸侯之國雖小事多公羊
傳或謂季孫爲千乘之主亦以其大也此章千乘之國言諸侯之國耳萬乘以稱
天子之富也千乘以稱諸侯之富也百乘以稱卿大夫之富也非分田制祿以稱
實物自古國邑非如棋局之均齊亦止絕長補短約有此數加之山澤之國賦入
必不及沃饒勤儉之邦供給必減于大國殷秦周索戎索既異故王畿侯國車乘
之法未可泥以一偏之見也至於包咸二說之優劣則近儒已辨之矣金鵬曰孟
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
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
車百乘也子產言田一坵列國一坵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
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
若馬氏說百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
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
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司馬法一書所言與孟子子產皆
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
百乘地方百里等子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
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二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

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履養五人權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
 芻藁其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子六鄉大國三軍出子三鄉
 蓋家出一人為兵也又三途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途為副卒鄉遂出六鄉不
 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咸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出六鄉而
 鄉不足徵六途六途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途鄉遂不足
 然後徵六途內買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子鄉
 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為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
 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
 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
 至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徧而不用惟蒐田講武
 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為厲民也若夫車馬
 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
 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藁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且以八十家而
 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廓宮室塗巷園囿
 三分去一三鄉三途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
 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
 頒祿正其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
 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
 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
 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也孟子則專言穀上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
 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矣孟子言方里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里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
 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
 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
 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隸象鄭氏謂
 隸象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畝之國亦不必九
 百畝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畝矣孟子言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
 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
 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鑄敏曰考地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
 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小司徒五家為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五百
 人為族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上地者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者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可任也者一家三人可任也者家
 數實兵於農者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調發之數因田制賦者也今試雖千
 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千乘圖境之所出也五百乘三鄉之所出
 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合三鄉為三萬七千五百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合三軍
 為三萬七千五百人而論者適又以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為疑不知山陵林
 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與附庸皆在方百里之外也商頌曰邦畿千里可知
 天子一圻地方千里之制不自周始也王用兵止六鄉六軍蓋古者畿內之兵不

出所以重內也亦有四方之役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率徵兵諸侯如魯使指故
 諸侯出賦不得不重賦重則田祿之數即闕車徒之數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三
 分去一田之田也實計之也澤之曰地質之則曰田也曰圻曰甸曰采曰衛曰甸
 皆以田言之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魯也
 邱為乘之制出侯小司徒上文云云師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六畜車
 則六鄉明非諸侯所有與途人師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六畜車
 法三年大比會卒伍而用之甸車制當止為畿內之法不得以侯國疆為率合而
 大國地方百里提封萬井試車千乘則包氏所據公羊十井一乘之說確不可易
 矣吳英曰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孔子謂道千乘之國猶謂治大國云爾意固不
 在出車之多寡但此章馬氏引司馬法所云六尺為步者上不合王制古者以周
 尺八尺為步之制下不合王制今以六尺四寸為步之制原屬進退無據即其計
 成出車成方十里與小司徒注計甸出車甸方八里者又不合其三百十六里與
 且其步卒半重與春秋戰國時事又不合則司馬法之文尤不足以釋論語經問
 曰尚書列爵惟五分上惟三正與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
 等並同故易曰震象建侯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亦明曰列國一同者百里也
 此說是也古人以百里為極多之數故大雅召晏篇謂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論語詳解曰孟子云周公封方百里魯至戰國地
 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在所預則千乘為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
 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此說是也當時侯國大夫者多數圻矣而曾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子稱大國不過百里者所謂必則古昔稱先王也此不可以當世之地方相為證
 然足以證周先王制禮之初其數如此也至于魯地加多則已在成王時矣然明
 堂位謂七百里必有虛數者矣若果實有七百里則以地出車當不止于千乘
 何以闕宮極口侈張究末云公車數千邪則明堂位之所稱七百里固屬附庸為
 多故闕宮詩謂錫之山川上田附庸王制亦謂諸侯之附庸不與名山大澤除
 名山大澤及附庸而言始為可以兩相合崔述曰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隸二
 矛重弓公徒三萬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
 車徒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
 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
 家也此據於卿大夫者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師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樂書伐
 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凡此皆不以參於國之正
 賦不容通一國而統計之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指出一賦以曲解之
 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車軍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案之戰軍師半行乃八百乘
 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衛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晉地雖闊豈能倍於文公
 之世然則賁故車少當故車多不盡稱徒以造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
 鄭也敗其徒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率則車之多寡固不必
 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

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敬事而信者敬自有死活之異其活用者有所慎重崇奉而不敢輕忽之意子路篤居處恭執事敬衛靈公篤事君敬其事而後食季氏篤君子九思事思敬孝經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荀子謹兵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則吉怠勝則凶是敬之反也恭者偃傲之反有不自卑之意而與謙相似自卑不亢不侮是謂之恭恭者可以見矣信者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出一政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是也集注專以信於民爲言於義似未足凡經文懸空所用之字俱不可偏屬此信字宜兼臣民言愛人人字兼臣民講亦然注主一無適者謂所主者專一無他適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以爲釋曰主一無適本文數字是活用主動而言但以論語是處始出數字故朱子揭全體釋之猶前章爲仁注舉愛之理心之德精里曰一只是二三四之一主一語極淺而後其精就靜時言則其心湛然清明安其所而不他適是主一也在動時說則宰事接物戰兢兢兢以事爲之而念慮不分別是主一也然動時之主一易見而靜時之主一易悟靜時本心安然不動安于所居之一處非主一而何即動時之主一所遇止於一事則易知不止於一事而後人或疑其有礙如吾方拯朋友之災患未及免而昆弟遇難不得不急扞昆弟未至濟而父母有禍奚可不力救然一時三事並至而吾所以救父母扞昆弟極朋友皆以臨深履薄爲之不少輕慢此動時主一之最費力者也主一則必誠一然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等語然亦惟說用功

論語會箋卷第一

十一 祭文 院

當如此直解主一以主專一則不文矣主一心之說明儒道之然以主一心爲主一則程子之言乃歇後語也又曰王陽明日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也此尤可嘆以主一爲一心其謬上文已辨之矣誠誠主一而其心不誠不他則實動靜該有事無事敬之工夫莫所不至又何患乎其一之或不善惟精惟一不必云一於善而知一之爲善主一人者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王制謂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此尤節用之要領也夫汰侈無度則財用不得不匱財用匱則雖有愛人之心而欲爲愛人之實政而不可得也故必先節用然後愛人之政舉矣即或節用而無愛人之實亦徒爲儲蓄其亦何益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凡言人者皆兼辭兼臣民陸隴其曰節用非儲蓄之謂也因事制費我不爲後愛人非姑息之謂也因情制法我不爲刻○敬事而信用而節用○使民以時者時者謂可使之一項就一項中敬信相關節愛相關故字與事字用字人字一例討字與敬信節愛一例古者國家工役無一不用民力故聖人慎之又慎農隙講武乃教民之常不在使民內計使民謂凡有興作也出兵一事則不必俟時農隙討賊非可遲誤者韓村先生曰孔子論治國之要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夫既愛人稅斂必薄之刑罰必省之凡其所以愛養庶民者亦應無所不至焉而又特以一言益之曰使民以時何也蓋上之取於下布帛泉穀各有數量獨用民之力不可制其數古先王之時治城郭溝洫宮廟之類用民

之力豐饒不過三日然至軍旅會同之役不可不豫計軍旅之作案母過家一人然田與追胥竭作者亦無定數道李唐氏兵燹已判民不服服役故用力歲二十日而有事則加役亦其勢也故春秋時必師旅於其母過家一人者必慮其勞弊土者如是世降李唐之制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猶有先王重民力之意矣世降李唐之制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猶有先王重民力之意矣世降李唐之制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猶有先王重民力之意矣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起一人之役百故不舉播種之候收穫之時所以應風雨霜雪之變機會存於頃刻而豐歉飢飽繫焉猶不暇顧起而服奔築運輸之事往來宿頓動輒數日乘船履於中橫資費於外其傷誠可憫焉今夫牧民之吏犯其則例斗粟尺布私賦之民必坐賦論之至於役則從意起之無敢言其非者不唯不言其非非此上或視以爲不共下亦自視以爲不勉其弊至乎公起民丁私供權貴塗有餽賄怨惡之聲官吏怒馬不顧稅歛雖濫矣刑罰雖省矣欲本之不蠲國之不振得乎聖人以時一言其有豫知千載之後也歟○是章不必下務本解又引楊氏論其所未及爲政之說不是本文道字包許多經畫設施實事敬信節愛時乃道之要領先王以仁心行仁政全部尚書周禮本末盡揭於此矣何云只論所存未及爲政敬信有全體之敬信有隨時隨事之敬信經明屬事言又言用人言使民明皆政之所及何云未及然大全辨曰集注引語多自加刪改此所集楊氏語乃龜山崇事時事論也其文尙煩煩然此特以下一段則朱子所補非楊氏語也據此則楊氏未始謬也又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隱之以莊則敬非楊

論語會箋卷第一

十二 崇文 院

經正意又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幾似爲一事看了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者其意蓋云聖人雖泛舉六事其實各相因而不可相無又其次序前後井然不紊以上因乎下言則敬了又須信信了又須節用徒敬徒信必不濟事以下因乎上言則節用必先須信信必先須敬徒節用徒信決不成治是反復相因也敬了方可信信了方可節用不得未敬而信未信而節用節用必本於信信必本於敬不得節用直本於敬愛人直本於信是各有次第也然非本文正意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之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之餘力而學文則文誠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舉賢之法法議事理當然而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皆曰入對公卿在外而言也此則對父母在內故兄長稱出則者急辭也三則字有須臾不容怠荒之意入在家庭之內

要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要善事兄弟長言其善事宗族鄉黨之
長者見弟道之周予則其善事真兄弟可知矣皇本正平木弟作悌○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信屬言謹行其行勿有過失也信謂言之不欺乾文言曰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信屬言謹行其行勿有過失也信謂言之不欺乾文言曰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信屬言謹行其行勿有過失也信謂言之不欺乾文言曰庸言之信

論語會箋卷第一

宗文院

禮樂教弟子道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蓋古者樂正樂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推言詩書執
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編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學於太卜職於太
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周易修春秋始合詩書禮樂而成六經
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當日之時效只以正義正義者詩書禮樂
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
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若周官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
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此注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屬射御等而以此
爲文加於詩書之後非也○履軒曰不考成法不識事理則雖爲善而有弗可得
者猶持無星之稱欲以定物之輕重也縱令其人實公道毫無私情亦無益也
此其智不足故耳豈可一概貶以私意哉宋代理人
欲之說盛苟不合於道理者皆歸罪於私意恐未允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識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
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
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
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
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
後爲無弊也

○子則稱族漢漢以來姓氏不別司馬遷叙古人遂謂族爲姓矣○賢賢者謂於人
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首揭賢賢便是學者之風標矣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德色對色是女色也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色在中庸去識
遠色色字與此同易色是女色非變易此經云賢賢是以賢換色不必添好字而
意自明注家言好者原其心解釋之耳好德如好色彼唯好之如好色耳此則猶
言只有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好色之心換易了更無繼焉掛帶○事父母能
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者竭是水涸之名淮南本經竭竭字與此同謂盡
其身力所及無所惜也故其身者謂委身命於其君不爲己有也故古人致仕
曰乞骸骨春秋繁露爲人臣者委身致命表記云事君拜自獻其身曰致身曰委
身曰獻身一也履軒曰父母曰竭力君曰致身者盡人情大抵於父母不忠其不
致身以其至親天屬也唯慮其不竭力以其狎恩恃愛而無辭祿榮辱之期也於
親也愚則謂父子天屬也吾身是父母之身故小德則受大德則選以全天倫之
愛而凡其力所能爲者皆竭盡而無餘以供爲子之職焉君臣義合也故聞命直

論語會箋卷第一

宗文院

赴蘧蘧之戰甘如飴在於盡義合之道而不暇顧慮其身焉古人言語透理如此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雖曰須臾自他在他人則謙卑自他在其人則自謙也
游吳二氏之譯以閑了曰字也雖字未字虛看只是假設之詞必謂者深信之辭
上章六事說道理不宜太大太大便不是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太
深恐無以爲下二句章本也禮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則竭力非大
孝也荀子言上臣事君以人下臣事君以力中臣事君以財則致身非上臣也故
邢疏於事父母補一語云雖未能不謹事君句補一語云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朋友句補一語云雖未能切磋琢磨俱降一格說陸隴其日子夏子游文學
之士也而一則取教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學
之爲道固亦多端而所主在盡人倫之道而已有人焉生質美克盡人倫則學
未嘗讀書窮理其所爲自體合學之本旨豈可不謂之已學邪子夏特病世之學
者無行惟以讀書講古爲務而末始切已故乾以此語令之棄浮薄不根之學而
趨實踐之學其意殊篤吳氏議其抑揚
太過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可謂妥駁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則無威嚴而所主忠信
學亦不堅固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
無友不知己者
仁不知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命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此章君子以位而言，非指德重莊重也。謂有威儀而舉動不輕率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是重字注脚，有成可畏謂之威。○一齋曰：外重如山，則內威如火。在易山下有火，實是也。若火在山上，則為旌，旌無威耳。古者章服，山綸諸衣，火綸於裳，亦偶合。○則學不固者，孔注：固，蔽也。邪疏：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從孔那為是。朱子蓋疑文勢之反，然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各自為一事，句法又不律何故於首二句，必欲貫穿為一事，令之整比，如孟子子獨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陸賈傳：天下雖有變，則權不轉移，愈與崔群書：賈者，雖得單位，則旋而死，則字皆如亦字用，然在此章，決不然也。固有固陋，堅固二義，而古書所載，固陋之義，居多。如儉則固，疾固也。固，故高叟之為詩是也。不學之人，其病多端，而固滯之失為最。其一，陷固滯其末，繁矣。所底止，今獨舉其不固而學之為益自見人，而不固，智慮洞達，改過徒義，其進也，駸駸不可量矣。○主忠信者，主字極重，謂凡事靠他為主，主與賓對實是外入，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裡，而一家之所由立，萬事之所由總也。主忠信三字，蓋一章命脈，君子之重根於忠信而忠信乃為學之質，故當以忠信為主，既忠信則自能擇友改過矣。○無友不如己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者者友本有相助之義，卽有親暱之意。孟子云：古干乘之君，萬乘之君，皆友士然則賢者人君所師事友交者，又古者臣亦曰友。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是也。無友釋文作母友，云本亦作無母，母不同母，以女中二點象兩乳之形，母本內有一畫象蓋之形，好女為母，禁止之也。通作無武，俱切。○過則勿憚改者，鄭注：憚，難明也。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慮表暴，或荷為困，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人君每吝於改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意者，安之皆憚也。勿憚有破釜沈舟之意，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意者，安之皆憚也。勿憚有破釜沈舟之意，○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飾為一，截游氏總注未必是夫子本意。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德，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箋曰：孔安國曰：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朱注：換哀以禮，換敬以誠，正禮見本文，慎追字意，義最精，民是對君之稱，民德猶云民心，歸者趣向也，如水之歸下，有不煩驅迫之意，厚指所化民俗而言，不止喪祭。○曾子傷喪祭之禮，廢民情，峻禮，語先王重喪祭之禮之意也。蓋先王禮制之行，民皆由之，如水有坊不可論越，喪也哀感祭也思慕，相率入德仁厚成俗，傳曰：納

民軌物是也，據下句有民德知上句是人君之事。○皇疏一說及禮埋說，慎終如始，不忘久遠，然觀追字厚字，喪祭之說為是。履軒曰：後世厚葬之風，盛矣，皆是奢侈與風水之惑而已，並非慎終之謂，尤所當明辨。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可見矣。聖人所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義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箋曰：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商則字夏，紂則字受，參則字與，皆是也。陳亢字子禽者，亢，免也。述也。逐免者，逐其迹則得禽矣。禽如田無禽，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亢迹之亢，音胡，郎切。讀如杭，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若渴，渴者，高極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釋文：亢，音本亦作贛，音同。贛，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贛，文貝部，貢獻功也。從貝，工聲。贛，賜也。從貝，贛省聲。是贛贛不同，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贛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左傳定十五年春，鄭隱公來朝，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者，是邦是字虛指，辭與於是日，奕則不歌，事是君則為容悅之是同，凡所至之國皆是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猶言求而問之與抑與而問之與，二句皆省闕字承上句故也。漢石經抑作意，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從魯詩讀，抑為意，同聲借字也。如先言客文而後轉入主意，則當作意，此則子禽先言主意而後用抑字轉入客文，爾當作抑，若能知非求子貢亦何必迂其辭乎。天下只有求與二路，非求則與，非與則求，無非求非與而別自懸，空孤立者，與中又有等差。人君賢明，克別白，賢否而與之，亦是與未至賢明，則感於聖德之盛，而與之，亦是與其優劣迥殊，而與之名則一也。夫子所到，必與問國政，子禽雖汗固亦知夫子必不為榮利求，而其心謂此必欲求焉。以行道濟民，如後世韓文公之為抑與之與，句特帶說不過疑其或出於人君之敬信，故子貢專辨其非求舉夫子不求之求，以打破其求字，蓋人有得必本於本，在夫子未始有一毫求之心，而五德之盛，自致時君感而與政，是由他人評之，直謂五德為求政之具，可也。斯義明則夫子之事果是與與又不待時君之賢明唯

本於聖德過化之妙也灼灼矣○溫良恭儉讓五者通乎動止言語亦主親君接
見之時而言非論其平日溫者冷熱得中之稱如春氣然故假名和氣可親之德
也說文云良善也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慈良易良之良
與此同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朱注解爲易直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
白直之道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恭者傲慢之反謙與恭相似但恭不自高也有卑
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賈誼曰接遇慎容謂之恭是謂天子接人之恭也儉者奢
侈汰侈之反是收斂之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發越於外者易失不儉顏子有若
無實若虛近於五德之儉也左傳儉德之共也儉古音檢通用於財於行皆檢束
不自肆之意恭儉二字見其絕無矜夸張之氣誠者爭之反物忤也如遜位揖
與遜相似遜不爭也有柔順意多以言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
遜則讓也大抵溫良謂謙乎面若恭儉謂見於周旋威儀者謙字正言接遇
交際之實是言之叙也五德雖殊而皆有不言而使人以和之意故人皆親信而
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況於人乎凡曰彼異國人不司告
以國虛實此起於分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
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此界亦一時消融以
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以得之不以字不著力只是子貢從旁
舉擬之詞子禽之疑在一必字子貢一所以異乎他人所以借子禽足而更補夫子
之求之也二句語意猶言夫子所以求異乎他人所以借子禽足而更補夫子
不求之意是子貢言語巧處讀者唯在意解語類云最要者看溫是如氣象良是
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意愚熊伯甘曰後世如儀衽執雖不以不溫不良不恭不儉不讓得聞人政○集
注末有以莊敬解恭字者前後唯此一章矣蓋五德皆和柔粹美而巳絕無嚴格
之氣是以故轉訓詁以補之而不知五德最切於邦君接見之時也○夫子之求
之也正平本求下無之字○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諸精微詞語語助也公羊
相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其諸此之謂與
宜五年其諸爲其雙至者與十五年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其諸是齊魯問語
皇本章末與下有也字○履軒曰張說良心私欲兩言斷之若無所失然不得事
情矣大抵邦君蓋心醉於孔子之儀刑皆有願用之心矣其卿大夫則皆不欲焉
能勤其君用之者千百中僅一二而已願用之心不堅而沮之衆且銳
其弗果用也亦宜矣仕途之險唯嘗經歷者知之非兩言所能決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
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
以未改者耳

論曰上二句觀其人之善不善下一句就其善中專討論子道若其不善非此所
論此章借親人之法以論孝豈特止於觀人子而判其孝不孝其所歸趣專在使

人之親不知其不忍之心以全孝之道其言主於觀入子而其意主於教入子大學
人子之親已如視其肺腑然則何益矣此謂君子之觀小人而其實在痛戒小人之
虛偽無實此章亦然也首二句兼善惡說但下文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知
矣二句然後見首二句言外有志行之善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矣各於其黨兼說厚薄忠愛下有觀過斯知仁句則上句言外見有觀過知仁之
君子此章之旨亦猶是又舊說解觀志限行爲觀父之志行非也人子於父母曰
視不曰觀視直而觀偏曲也父可稱親耶况視則遺行可思更何從追而觀之
邪又以其字指父則何不云三年無改於其道而必曰於父之道邪○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字輕謂其父平生所常行者俗言家格之類此章歸重在三年無改
三年無改實爲觀志行之最緊切處既觀其志矣又觀其行三折跌下趨到可謂
孝矣句末從大慨志行推到用心之厚薄意重不忍忘親之心上與元珉曰所謂
道者治家之條例如冠昏喪祭之經費婚嫁戚故之饋問飲食衣服之豐儉歲時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又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則子之冠昏
之事有矣喪三年不祭方氏以爲不親祭則有攝祭者矣曰冠昏喪祭品物儀節
皆有一定等差何得又有道乎曰曲禮有禮從宜之說夫子有與奢寧儉之說
則固各有其道矣安井息軒曰父政惡而子不改之必至於喪國亡家故自皇侃
既疑其義設問以發之然此章兼天下之爲入子者而言之而皇唯辨君與大夫
改爲句云終三年之間不改其意則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其謙益其
大抵後儒欲以一言該萬事故紛紛至此夫亡國家陷不義者當父在時子猶爭
之父怒咎之號泣而隨之以必改爲期况父既沒安得踐行其惡以覆國家賊民
生哉此則別有其道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
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
不由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
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禮之用和爲貴
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節者
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箋曰一齊日和字句屬下意屬上詞例與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同漢文亦用此
法和事禮之用也本文正與此意同一齊說是也史記外戚世家序曰禮之用唯
婚姻爲兢兢此宜以禮之用爲句從容圓清彼此順便是和字之本義注從容

不迫無不可然亦常就本義求焉和是禮中所有或以和為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難節注雖謂折居不和也又易繫辭離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為貴故以和
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禮之用非人之用禮乃禮之用如神其用無窮燕義曰
和寧禮之用也衍之數五其用四十有九老子曰大盈如沖其用無窮燕義曰
哉是等用字皆應用機括之義非禮用之用也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蓋
由天理之良有不能自遂者故為禮以導之太過則節之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
安天良自然浹洽處節所謂和也存秋之世務煩文而無實德非拘則為故有子
云然上下兩節一反一正所以明過不及之皆非而使人適中用字先儒對體字
說非也此章首言禮之用和為貴承之以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極言和之
貴又論知和而和者之不可行見和而流者之害通常反覆只是見禮中之和真
可貴耳蓋天下之人皆知禮之重行之者動失之拘迫矯強有子憂之以為此極
所以致禮之不行故詳論禮中之和以立萬世通行之準知和而和者雖有
流蕩之失實知禮和之貴以行之而差者亦君子之過與世之變肆廢禮者不同
日而論也○注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注中言理至此凡四見皆以事理
言也言天理自此始樂記始言天理鄭注禮性也凡訓詁義隔而通之曰猶
鄭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然之條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其若何
叔京書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即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
謂之渾然須知天理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子以天理為仁義禮智之總名故
言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者言之也儀謂凡百人事中自有一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定之儀型秩然可遵依天理節文便是人事儀則非二也天理是源頭人事是繼
起惟天理有自然之節文故人事有當然之儀則注又云禮之為體雖嚴云云凡
集注下體用字大抵以內與本為體外與末為用此章則稍不同就其形制之截
然一定不可犯者而言謂之體就其施行之從容自然無所矯強而言謂之用朱
子以見君父自然用嚴敬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是方安解體用可見其專就形
而上言也若論其本則集注所云皆出於自然之理者即此蓋禮之為體者猶在
外而自然之理存乎中
者又為體中之體也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先王者謂堯舜禹湯文武即孔子之所祖述憲章也
先王之道承上文而言惟先王為克行之其律身型家善世化民莫一非禮中之
和所以為至美也爾雅斯此也何書多言益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日知錄云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禮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
而已大學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
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
先王之為美小大由之二事各自開說若云先王之道所以為美尚在此而
小大不得不由者亦在此方見和之貴矣有子開口便說禮之用和為貴當以一
和貫之由之者由和也○有所不行言說以小大由之句連此句讀誤也此文本
當作小大由之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古文實簡省一句耳有所不行是疑亦不可
行也是決○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有子原要人知和可知見和
自是要緊若云不要人知和而有子何為說和為貴乎但所病者徒知和之為貴而

一於和耳病在而和上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之見禮用和所以能範圍小大
之事而外禮者之和失其和矣其謂以禮節之者禮實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
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
也妻其所以不行正惟未得和之實非和之不實而亦非和之不可行也下節特
舉主意外之和防過其流弊以申明上節禮中之和此節之除意今乃以下節為上
節主意顯爾本末互換實主其失有子之旨也遠矣皇本末句無可字據釋漢石
經亦無可字與有所不行句相應當從之上云有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
之義彼此貫通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禮為節亦
不可行此自用以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和字亦在行禮上而言未嘗
與禮對程注以禮樂對說失之范說同履軒曰宋諸賢論禮之善其言有當
有不當若君子喻於義古之學者為己之類毫釐千里允當如此章未得當者易
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猶有可者豈事事而皆毫釐哉如禮之和節
乃討考釐之差是無全人也如各倚於一偏豈以毫釐之差遽至於此哉禮者君
臣上下之別親疏遠近之等衣服宮室之制進退動作之儀燦然節文秩然條理
是謂之禮夫高下散殊天地之禮也周流同化天地之和也觀此而禮利之說可
知矣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渣礙然後君臣上下之情不通斯森然
者為美父子兄弟之愛不洽斯
不洽者為美而非睽而已矣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
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
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親之人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
之間將有不勝其
自失之悔者矣
箋曰近遠字指其定體則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如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皆
音附近之近去聲也近取譬固而近於費皆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釋文以此
本字讀也左傳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集注踐言
據此恭者自卑以待人不敢倨傲侮人之謂近於義者合於義也近於禮者不離
於禮也遠恥辱者不被恥辱也但語氣較寬近遠相影優揚成文不當著急迫解
復言信之效也遠恥辱之效也恥自內生辱自外至恭主卑孫而言與致敬稍
不同因不失其親者因循依也如樂正子從子數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主也
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之宗周公
皇本宗下有敬字此有子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
傾蓋不憤皆自負慷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
之悔故君子審焉一日陳書列傳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
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瑯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
強授元規泣請曰婚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能故不覺卑屈乎貢但知卑屈非士所宜故以無諂自多而孔子謂貧者有道樂之且有餘寧肯諂乎孔子有見于世之富者全不知有禮反誤認貧者之所不爲爲已獨能爲之故不覺矜肆子貢但知矜肆非士大夫所宜故以無諂自多而孔子謂富者有禮以限制好之若不足豈敢矜乎孔子告孟孫之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等三家者如此則所謂富而好禮者從可推已者字以無諂無驕與道樂好禮分爲兩人然聖人意欲誘勸子貢令進於樂道好禮之域其指歸在論德之高下而不在于判兩人優劣也○子貢曰詩云云云子貢引詩是感悟詞非問詞詩淇澳正義引鄭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爾雅釋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又釋訓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石之見琢磨也此本大學文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也切如琢如磨也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磨者治玉並同爾雅之義術武公天性之美加以學問之功故能成其德切磋琢磨者治玉石象骨使能成器之名也集注以切與琢比無諂無驕以磋與磨比樂道好禮然大學以切磋比學問以琢磨比修德荀卿以四者比學問考諸爾雅四者皆成器之名治榘則別自有名釋器象謂之錫角謂之矦厚謂之剖木謂之琢玉謂之雕注左傳曰山有木工則鑿之五者皆治榘之名是也然則則則可以切琢此小成以磋磨比修德致乎○其斯之謂與者凡經引詩而結之以斯之謂者斯字緊承上文所言事與理而言非泛然無所指者中庸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之謂與孟子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可以爲證此章斯字亦承上文言詩之切磋琢磨即樂道好禮之謂也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知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道與好禮非往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陳籍亦曰只義理無窮四字便可括盡通章之旨皇本與下有也字○始可與言詩已矣者此夫子稱揚子貢之語始字作方字看不是說賜前此不可與言今日方可與言詩漢書宣帝紀注云已語終辭也已字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乎哉也○告諸往而知來者者諸猶之也諸字本合之乎二字義然古人或備用一義或之或乎往來二字對言者往是既往來是將來楚狂接輿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備行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墨子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楚辭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不問淮南子曰狸狸知往而不知來乾鶴知來而不知往往來之字可見焉但往來二字是借言夫子所未言而子貢能解悟所以謂之知來來者多少無窮道理知字有即子貢之問一以知二也此夫子之深遠以待聰明穎悟之人始能明之告知來者即子貢之問一以知二也此夫子之深不與諂期而諂自不至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其富有也結駟連騎遊說諸侯爲奔轅之友於夫子豈不尊華盛行乎是問答所由來也古所謂富者多兼貴言之何則聖人制民之產耕田而食仰以事父母俯以養妻子保生送死無憾饒康而居者無貧乏不聊生者亦無富厚不安分者其有之蓋在春秋政亂之際乎鄙商人效高將市於周遇萊師以乘車先牛十二以饒泰師豈非子貢貨殖連騎之比耶既有陶朱公務頗蓄至邑不羈居奇貨而極矣劉沅曰無詭無驕樂道好禮俱在心性內自家審量實踐處說非僅以外貌也此章未有透快發揮者因未知當時

論語會箋卷第一 終

東北大學圖書館
台灣省立圖書館
E100 9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富實際耳周制計口授田量能授職文武成康時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富相安而不相耀春秋法制漸壞諸侯卿大夫族大勢強陵兼井而鄉舉里選之法亦廢是以士多貧賤故曰爲貧而仕又曰祿足以代其耕蓋當時士之富也由位祿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非如後世賈民田科舉取士農工商賈各有富人也周禮繁重富貴之禮賤賤非惟不敢爲亦不能爲而在秋富者往往逾制故曰好也不然貧者獨不好禮乎子貢平日自問已實能無詭無驕及問子言又恍然於樂道與好禮氣象迥不侔也故引詩言精益求精之意蓋已悟實在境地非徒在可也未若言詞問比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子曰君子求在我者故則是非邪正或不
能辨故以爲患也
篋曰皇本已知下有也字正平本南宗本下思下有己字皇本同釋文作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說者因謂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字亦淺人所加此說非也不自足于內而無慕外故不患人之不知也己欲知人者非爲人也亦爲己進德地也故患不知人也一本多己字己字可省一本無人字而只云患不知也則所謂不知者何指邪若以求爲可知爲例則此當曰患無可知也然則不成文義○知人與己知對當就好處說辨非辨人是非邪正之謂在知人上用功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爲己○熊伯甘曰不知人病根正坐先有一己

橫於胸中不特斗山自命喜曹譽之共歸抑亦典型自居樂時流之倣效其任意者安石見蔽於惠卿其任理者子瞻不容於君實以至奸佞乘間梟胃聲名正氣銷磨榻先鞭折空
虛之禍國家受之

論語會箋卷第一

竹添光鴻箋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箋曰集注云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上正字是中正之義與下正人之

率以正孰敢不正率以正猶以率天下以仁率天下以暴此可以參看語勢又集

明者泰乙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

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

然矣以斗為極 陳澧曰北辰者北極五星之總名也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春秋合誠圖云北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央且眾星皆繞北極而行北極不繞眾星而行不可謂之居其所乎邵康節云地

耳亦未有見於此之無為孔子望於人以德不以無為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邪魯頌雅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過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箋曰三百者詩之原數孔子以前止有三百也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有據其一手刪定之篇數而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論詩三百若出于現成公行世已久者三百言多也故夫子言曰雖多亦奚以爲果如史遷云刪三千爲三百則存其什一惡在其多也左傳季札觀周樂其次敘約略與今詩合是知詩三百則存本如是非經刪定者然則其有逸詩何也夫當時之詩何限其體皆同耳世既受欺史遷且見其體之同而謂是逸詩也豈果逸也哉。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指讀詩者集注非也又注中直指全體謂指示其全體也佛書亦有直指人心語可證馬端臨曰夫末首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採芣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若捨序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款行役之勞苦敘機渴之情狀憂季養之不遂憚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且夫子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乎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爲男子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墮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野有荻蕀葭藟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其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

之事蓋不知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亂之不容存焉湯而殷紂錄文武而漢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割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人閱情而遂幡然遠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與之語者能道其宜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頰發赤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淫我能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若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閱情懲創之主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賈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彼謹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但非得於作詩之人新傳命也序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唯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怒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說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先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決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盪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也蓋知訓人之意者莫如孔孟庶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其詩決非淫泆人所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反其意也使文章如清廟巨則奚意之雅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其詩決非淫泆人所勸善而懲惡則作者三百篇之思皆歸無邪又能使天下後世之凡有思者同歸於無邪者也故東萊呂氏以爲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而吾亦以無邪之思讀之獨朱紫陽駁之曰否詩三百篇有否有惡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吾以無邪之思讀之樂隔之意以爲詩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不知鄭衛之有樂隔之意此則詩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不知鄭衛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爲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彼二南者非文王太妃之詩乎使人皆文王大妃則不獨無桑中溱洧亦非無關雎矣蓋上焉者非待詩而後勸而最下者又

非詩之所能也惟其不必盡然所以美刺生焉是故詩之有正風非以勸夫能
為大似者乃以勸夫耻為宜姜文姜者也而其有變風也非以惡夫宜姜文姜乃
以惡夫不能為大似也詩之正雅非以勸夫能為文武成康者乃以勸夫耻為
幽厲者也而其有變雅也非以惡夫幽厲乃以惡夫不能為文武成康者也今夫
欲使之以無嫌也雖以準曲直不能使天下之物皆直然準物者不以曲而毀繩知
設繩之意固欲使其無曲也詩以謹邪正不能使天下之思皆正也然作詩者不
以邪而廢詩知作詩之意固欲使無邪也無邪者詩人之思而使入無邪者詩
人以其思坊天下後世之思者也夫入之去正而趨於邪非一日矣吾欲驅之為
正禁之為邪此不得之數也有道於此不必驅之為正但以其善者歌之味之使
民鼓舞而自趨於正不待禁之為邪但以其惡者諷之刺之使民慚愧而自去於
邪其為力也寡而其收功也多此三百篇所由作而思無邪一語孔子所獨揭之
以蔽三百篇者
其在斯乎

王崧曰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
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自
司馬遷有三千餘篇之說儒者遂謂三百一十一篇外皆孔子所刪有非之者有信
之者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則力辨刪詩之非朱氏曰詩者掌之王朝頌之侯服
小學大學之所誦誦冬夏之所效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
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於三千篇則輟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李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
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
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備為誦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頌之侯服者亦止
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
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豈是遠而惟其詩
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絺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
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股豐不遠在於夏
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子夏親受詩於孔子
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
受之詩存其詳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於義而
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趙氏曰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
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
侯引武王飲歌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章昭注以爲河當
作沔即沔沔水取朝宗于海之義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
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二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
引以證其義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引仍有
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
以前也況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家絃戶誦久矣
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鄰之近事以充數耶崔氏曰國風自二南幽以外多
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

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遺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
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玩其詞意乃當
孔子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吳公子札來聘所歌之風無在
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外本無風可采由此觀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
尚質質者本不多而又以竹葉之其傳不廣是以傳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
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二百餘年而又有逸其七是故世遠
則詩愈多世愈遠則頌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闕略不全則逸
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宋葉適習學記言近人王士禛池北偶
談所論大略相同然於事理皆有所未安朱氏推原詩逸之故但可解章句之闕
略者耳三百五篇外逸詩甚多何以不盡遺忘趙氏備列羣書所引逸詩謂不及
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二此但就現存之書計之也古詩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
不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二三十分之二未足盡逸詩之數既不采於太史
孔子豈能錄之崔氏謂孔子無刪詩之事所得止有此數然則三百五篇外何以
復有逸詩惟此外闕略不全之說於事理宜然大抵世儒所論皆以孔子於詩一
似昭明太子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爲去取不知古人之詩皆樂之辭君卿大夫之
所作無論矣即里巷之歌謠矢口而出苟和之以器無非樂也雖不和之以器亦
可云無器之樂也史記之書謬誤固多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考漢書食
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
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昔律之不協者棄之即協
者尚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謂詩三百誦
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結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
壞樂崩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定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說
無孔子三百五篇亦皆謂泯滅矣太師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
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遂以歸之
孔子耳然謂孔子詩皆枝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通志
樂略第一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
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詩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
說其義可乎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師氏以聲歌辨樂
之末禮樂蕭條東觀石渠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耶杜
襲雖老矣久不辨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鹿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
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且大會群臣行禮東廟雅樂
常作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
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而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之
乎應知古詩之聲孔以贊也至晉書鹿鳴一篇又無傳矣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
亦無所記要之聖札之賢而至周厲王之末則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
爲此患故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
同分大小二種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備祭也茲竊以爲

詩必兼詩聲義三端而始全先有意而後能為詩有意則義在其中徒有辭而不
能叶之於聲則是記序議論之文而非樂章矣太師及孔子所錄則三端皆全者
也史記謂取其可施於禮義皆致款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參以鄭氏所言則
於事理尤備三百篇後變而為雜賦又變而為樂府詩餘為詞曲其初亦三端
皆全而為樂也久之而音律盡失後之效為諸體者亦如作詩之徒有其辭而無
關於樂惟南北各曲以優人演為戲劇之故辭與聲協處出愈奇而義不可謂樂
之遺流一至於此而孔子所正者遂不可復考
稽幸三百五篇具在詠而法之學者其可忽諸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者道下同道猶引導
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
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
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
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
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
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
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
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王符潛夫論德化篇皆引作導蓋漢至六朝古本皆作導也四之字皆指民政者
謂法制禁令也導之以政者先示之以法制禁令而使民一由此也廣雅釋言齊
整也是齊者齊整
之使均一齊等也

集注訓齊字不曰一也而曰所以一之也者齊與一有別凡事物參差不齊必齊
之而後一欲致一故齊之不可直以一字訓之耳刑者自鞭杖上當於死罪皆謂
之刑此言先立法制使民守之而間有怠惰失法損民不守制則又施之以刑以
齊整也民免而無恥者免不獨刑罰如凡不觸法憲皆是緇衣曰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民有遜心說文遜逃也

逃有巧避之意即免而無恥也
有恥且格有字蒙到格字此不獨云有恥而進以且格可知
到得有恥時自有不格不休之勢原非兩義且字須善會

曾國藩曰說文格木長貌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
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葉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噴疏
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
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格物兩相交際亦曰交
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學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
萬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肯
訓至也皆相交之義也書曰格汝汝詩曰神之來相交接
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脈且格注格拒也荀子議兵

篤格者不令注謂相揮拒也通鑑王貴政齊莫敢格者羸羊而攻猛虎不格明
矣皆謂真能拒擊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厥格不行曰沮格不達皆相
冰梅格有曰亡字格即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禮然者有規矩木工曰格者有曰
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之心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
注格法也禮編衣言有物而有格注格法也後漢書傳注猶標準也凡
皆規格之義也書命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為義至大學格物之說愚以為心
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
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
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哀季或轉移于一人之好尚而不能返或較諷于諸儒之議論而不能定馴至禮
教陵夷有一二人堅守禮而物議沸騰爭相阻執使賢者有無時不行之歎齊之
以禮則天下仰軌物焉大小戴禮言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
使民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言法禁于已然之後而禮化於將然之前則禮教
之修為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者能不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為先王聖率之術必
用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
刑可幾
于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謂之志此
此而為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
不厭矣 固而無所事志矣 然皆無所疑則
知之明而無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
所事守矣 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
不足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達逆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
言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
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
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逾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

言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
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
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逾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

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進而後達耳胡子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自然隨所欲欲以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用理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明示至理當復游涵泳不可驟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己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箋曰十有五而志於學有之言又也志字之非从在心之所之是正解不可易者集注念在此仍用在心解也恐不可從詩序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內外設說也非訓詁且志者以其趣向而言非論日常工夫夫志為之不厭失窺禪村先生曰周衰學校之政廢孔子未必十五入大學若謂聖人志行恰合古者升學之年則古者人不皆十五入大學十五入大學之說出於白虎通然是大子之禮王以下則異矣注古者云云不講可也皇本于作於正平本南宗本作乎漢石經論衡實知篇引作乎此經自引詩書文

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為于疑傳寫誤

三十而立漢石經唐石經三十二字并書作卅卅卅字皆載說文自古經典及制勅表狀皆通用之自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勅表狀書奏箋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字見舊唐書本紀立謂卓然自立基既定也不可以守論焉古言立者植立也言不為變移搖動也有所立卓爾可與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不

論語會箋卷第一

九 崇 文 院

知禮無以立也左傳無禮無以立孝經立身行道學記強立不反中庸中立而倚強故矯荀子君子慎其所立焉皆植立不動之義也不愚無位愚所以立己欲立而立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古時立身若不早此皆起身而貴顯之義也夫士之窮流離顛倒困厄屈辱何由而植立故榮顯得志亦有立身之稱所指殊各

四十而不惑者前此無不有見解然猶未登或不免於疑惑至此分明雖無復疑惑矣子曰知者不惑孟子所謂四十不動心亦道此境也君子所學所守自大豈事事物物之理也哉

五十而知天命者蓋知天職在傳道也左傳文十三平鄭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成四年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命字皆以命言之與此同書召語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靈之貴而哲以爲善則命也以爲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易繫辭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是知字與樂對用然則知者深知天命之所在心安之其在實踐困厄之間一毫無憂悶之心是聖人

仁熟之所致所謂仁者不憂也四十不惑知也五十知命仁也○集注事物所以當然不必言大抵事物之理聖賢唯其在職事而料理者皆其用處如禹之水壩之築業后稷之稼穡是也委稗何以秋熟幾何

六十而耳順史記留侯世家曰忘言逆耳利於行所謂逆耳即耳順之反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人於耳無所違也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學者自是其所知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一心實

之故耳順也耳依篆當作耳謙相承作耳俗作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于方圓圓出于方方出于矩荀子不荀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與此無異者然不勉三句是後人稱贊聖人之語矣若孔子之言無是誇大唯言耳順謂耳無逆忤者而已唯言不踰矩謂無違於規矩而已孔子以謙讓自持人有稱己者遜不敢當此章既老之後自述十五至七十之事必不炫耀其德以示諸人後儒解此章率過高妙非孔子之意也正平本南宗本從心作縱心

此夫子追憶前此經歷處約略次第說出非自譽非自謙俱是一生切實說話其意在誘迪後進非是欲誘後進而憑虛造學問之說也夫以生知安行之質而極問學之功者孔子也論語中夫子自叙力學之功如好古敏以求之吾學而弗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之屬不暇一縷舉古來勉學之至孰有尙於夫子乃謂之

論語會箋卷第一

十一 崇 文 院

不籍學之力邪金仁山曰聖人固是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焉肥塘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超直至也夫子錄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釋村先生曰程子之學主知而包行如學而首章二說亦可以此意求之既主知故謂聖人生知無積累之漸其自言進德之序爲學者立法耳朱子問聞爭之因明謙辭之義然後聖人始爲吾無隱于汝也予謂二程之後無朱子則天下之學變爲金輪姚江古人於其所師之道如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

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

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佛祭事親之始終其矣禮即理之節

其親親也至矣是時三家禮讓故夫子以是譬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

箋曰左昭七年傳初傳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孟懿子即仲孫閱昭十一年孟懿子反自毅祥生懿子昭二十四年傳子卒懿子年纔十四歲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其生也後傳子卒三年樊遲能御則又多歷年所先儒謂在魯人以幣召還夫子之後魯人之召在哀十一年冬清之戰樊遲爲右亦哀十一年也懿子當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何也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禮三都於是叔孫隱邱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欲陽之謀不肯隨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責其師並負其父矣此誠宜在遺棄之列耳

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傳子沒已久而何忌乃問孝夫子云無違不過即其父垂沒所命以改其子爾順親之心非必生事之日也即親不在而無能改于其命亦是以禮三句於無違二字一味含糊果然夫子當日與孟孫面語毫無落着孟孫豈有不問之理漢石經作母遠論衡問

樊遲御樊遲齊人蓋以邑爲氏者也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命焉以曲禮二十日窮例之樊遲之齒尙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六十九歲矣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

論語會箋卷第二

十一 宗文院

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係三字之誤四十字古作卅卅古作卅形相近故往往相訛御猶曲禮御食于君之側之御御車之說不如侍御之說詩行葦援也韓非子內儲說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誑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又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又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入曰諸令返而御左傳寡君乏使使誠御持矛杜注御侍也呂覽月令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高誘注御侍也愛士篇董安于御於側知士篇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孟孫問孝於我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孔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孫也

死葬之以禮說文歺逝也人所離也葬也從死在葬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謀變作死作葬以禮意主裁抑當時三家禮禮故告之以此

崔述曰集註云無違謂不悖於理又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誤會而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余按聖人之告人無不盡心者既恐懿子誤會無違之義則何不直告以生事之以禮云云而故藏而不發以待再問及不能問又語樊遲以啓其問而暢其旨冀樊遲之轉以告懿子一何其不憚煩乎懿子魯大夫也齊師在濟季康子欲使其卒冉與二子言使後於黨氏之溝蓋家臣與大夫言若斯之難也況於樊遲年益少親也恐此章見之所謂無違者即謂禮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謂不違於親也恐此章見之所謂無違者即謂禮親之心成親之志非有他也蓋傳子生平好禮者也

從之及其將沒尚諱諱焉屬其大夫使其二子學禮於孔子爲之子者但體此心成此志而無違焉於生事葬祭無一不合於禮以安其神而慰其意是之謂孝焉已耳故曰學者孝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孔子此言已

無不發之蘊懿子不必再問孔子亦不必申言也行之焉已耳

俞樾曰正義云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爲從父之令是無違故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愚按此非聖人之意夫聖人教人自宜詳盡豈有故示簡略使人尋繹其言外之旨如晉人之清談者乎孟孫不能復問於夫子安能更問於樊遲使夫不能直達於孟孫樊遲安能轉達於孟孫以愚言之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正是教懿子以從親之令蓋懿子是傳子之子孟懿子是魯賢大夫懿子嗣立必有不能謹守傳子之教者故夫子以無違告之果使懿子終身不改其父之臣父之政是亦可爲保家之主矣然此爲懿子一人言也聖賢垂訓必爲天下萬世計天下之爲人子者豈能皆有賢父乎若概以從父爲孝而聖人此言轉有流弊矣故語樊遲而發生事死祭葬之論使知無違謂不違禮也此爲天下萬世言也然聖人之言理本一貫其父果賢所仍爲必無不違禮初非兩擲也

樊元孫曰考孟懿子於昭公七年從公如楚過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歸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二十四年懿子與叔叔年十

三傳子將卒召其大夫屬二子學禮於孔子以定其位懿子嗣爲大夫喪中未命昭公出奔連年在外亦未及命定公元年懿子城成周還年二十二歲定公始命

論語會箋卷第二

十二 宗文院

爲卿偕其弟叔叔道父違命師事孔子問孝應在此年孔子稱傳子能補過可則效則於伊子問孝勉以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所必然也況末節三禮字正與傳子所言禮相應乎故無違斷指無違傳子之命言非不背於理之謂也曰生事葬祭之禮願言其目曰生事能如曲禮內則人之儀節則已合禮矣更能盡幾諫之道使其親不少違禮則更盡禮矣葬則不設棺槨及如棺槨一重遺包五個遺車五乘二練二碑之類祭則如五鼎四佾不以菲微之類教其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敵叔季二家之禮在其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蒧言父

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嘗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

箋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蒧也武蒧也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說文憂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段憂爲慮又謙變作憂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此是正面朱注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此是對面然此是言孝不是言慈乃單言親愛子之心何也豈不知此意第既來問孝則尙知有親而夫身爲大彼執矜矜之子濡醜之習安能知此意第既來問孝則尙知有親而夫身爲大彼執矜矜之子濡醜

一齊曰父母道住其字指父母言人子於父母唯其疾之可憂在平時能防護之凡有孝養無不從而舉也試推言之衣不給足以致疾一食不調足以致疾一動一靜之不節一寢一興之不時皆足以致疾不但此也為子者操行不愆貽累父母使其勞念不已亦足以致疾矣故人子常以父母疾為深憂則其於溫清奉養亦必皆得其宜而其平日所以守其

尹彥明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張欽夫曰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遺其親則其一舉足一出言則不致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疾以貽親憂則亦為非孝也金履祥曰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於墜問之曰吾得死乎曰予不知武伯之為人其傲暴之氣如此於君猶然況他事乎夫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其疾為憂焉斯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教初非不子之語吳英曰人子欲孝于親先當知父母憂子之心而能使父母之心以為此子可無憂其安為不義而但憂其有疾可謂孝矣然則謹疾之意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凡不待言而自在其中者人亦自能曉喻我意也不煩明言也然不妄為非既已不使父母憂矣而于疾病則猶憂此而孔子不謂并此無使憂者固非人所及而既不能不為非自必無不謹疾然則孔子何不直曰能使父母病無憂其陷于不義乃可謂孝而必隱約其辭曰唯其疾之憂云者亦與言之道也武伯雖後生小子然為本國之貴戚大臣之胄未可遽斥之謂妄為不義也何庸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子曰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謂能養繼之以不教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繼之以曾是以為孝乎其他答問莫不詳明周匝今告武伯惟止於父母愛子之一偏而未嘗及于愛父母之事始類歌後語惟是明敏聰悟之士方能了其深旨恐非武伯粗末所克辨聖人誨豈如是之迂邇乎此諸說皆祖馬氏者也

父母愛子無所不至他可憂者莫不憂而不比於憂疾之九切武伯生長於富驛縱欲不自檢節每自招疾病之人矣故告之以此也若專受虛弱而多病者孔子亦不必不以此為教況於才學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名優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養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

箋曰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優之寔是姓名名優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水游聲漢石經於子張篇於子旌旌即游省游從於說文於旌旗之游於旌之兒從中曲而垂下於相出入也讀若優是於優聲同古人名於字游若晉籍優苟優鄭驥優及此言優皆字游本皆作於段優字為之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今

之孝雖如泛指而意實切于游身上是字斷詳猶言今之所謂孝者名之曰能養也祭義云享孰獲獲膏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又曰養之本教曰孝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教為難此皆明飲食奉養之不足為孝也當孔子時禮教之道日衰人唯知進飲食養其親以為能孝於其親而不知此特養其身體耳故曰今日世人所稱為孝者此可為能養其親而不足為孝也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至於二字只是以犬馬之主賤別乎人之辭下句皆字獨繫犬馬而不包他毛奇齡曰今第以養為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或疑犬馬為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逸書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會子養曾曾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暨言疾則世子齊立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饑食者至禮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知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饋者然從知養之為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樂錄御督侯事以明之謂樂書帥師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即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餽餽也莊生養木雞養木雞養木雞養木雞也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幾有人而不能餽養者乎唐李暉為獨孤氏諸陪昭陽合璧母表犬馬含識鳥有性情寧懷反哺豈曰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為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豈非其倫古人所鑿豈有斥親為犬馬而可以出口語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齊魯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好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不敬何以別乎敬本在養外就養內有一段真意崇奉視無形聽無聲便是敬何以別乎言孝之與養不可別也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注云辨別也與此經相發漢石經別下無乎字句法亦與坊記合蓋今之孝者坊記所謂小人謂世俗庸眾也言世之所謂孝者不過養其親君子孝親之道須當以敬為主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則今之僅能養父母不足以為孝明矣故君子事親而不敬之何以與小人唯養其親相別異乎別下宜補今之孝者四字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母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風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諸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箋曰色難猶曰色為難也色見於面者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注云愉顏色和貌也呂覽孝行篇云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

之道也此其義也色難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事據可事據便未為難矣隨
時易地其道無方齊之齊懷有齊懷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
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揜者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不掩色只父母前一味
實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不
與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好占便宜只父母前一味不痛
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此言雖淺可以喻深上章主敬此章主愛二德足以盡
孝矣包注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此說非也孔子之答即接問辭故直曰色難則
自見其為人子之色矣言人子之色則承順之意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若單言
承順父母之色則與問辭逆從對面相接豈可直曰色難豈能使聞者知其謂承
順父母之色邪皇疏引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
色故曰難也此顏氏所謂色亦正言人子之色爾而皇氏則以為亦指父母之色
原其意殆以為人子之色子自為主不當言難父母之色雖孝子不可必故曰難
也然惟子自為主故為孝者之所當自盡惟父母之色不可必故人子
有養志之道如但曰承順而已保母有違道阿意為世俗之孝者歟

論語會箋卷第二

崇文院

有事弟子服其勞此以下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為孝也亦有事者言家中有役使之
任其事不去身也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屬人子言之意問篇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包注先生成人皇疏謂先己之生可互證饌具也說文饌具食也或
作饌從異有事則幼者服其勞有酒食則長者共其言之言若有酒食滋味可進者
則長者必先供之於父母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
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其饌具鄭注訓具為饌長者即先生也論語言弟子者七
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服勞即奉侍之養也酒食
之養也
即飲食

曾是以為孝乎說文會詞之舒也季子然問章曾由與求之問集注曾猶乃也可
以為據曾從嘗義則汝前此嘗是以為孝乎以時言從乃義則乃是以如斯之行
為孝乎以理言其旨的切大雅曰曾是以為孝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皆與
本文同一語氣而皆從乃義不可解為曾尤為確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
爾何曾比于曾仲亦與此同義
道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

孔門之學端在躬行門人問目皆舉己所當為質之非如後人執經叩問故夫子
之答之亦人人異大抵皆矯矯救弊裁長補短以歸諸正而已譬猶良醫對症處
劑症人異故劑亦人人異懿子武伯子游子
夏所問同而答各不同亦可以想當時之學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
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

以發明夫子道坦然而由之
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吾與回言為句於此章重回之不違不重夫子之言暫時不違自他弟子固有
之惟終日不違方疑於愚參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等語當以終日不違如愚為
句或引群居終日言不及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謂終日二字屬上為句然彼
亦謂飽食終日之久而言不及義無所用心與此章終日之久而不違如愚
語氣全同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此文復下云回古文同回淵水
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
終日不違如愚遠者有所違難也於孔子之言聞而即解故唯有所受而無所復
怪問疑難也終日二字下面神理俱從此生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即心異顏子天
下豈有對愚人而終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
知其足發則不但退省無庸即如愚二字亦成刺語矣

退而省其私省察也退省無庸也董仲舒傳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臨治不
如退而更化用字例可見此謂去其塵之後不全係孔子然省者從孔子省也則
退亦闕孔子可也私為私語左傳四年使行人私焉襄十六年國子使晏平仲
私於叔向私字與此同不必言燕居獨處其在門下與諸子講明討論者皆私
矣如子夏告樊遲選選於衆舉舉陶
曾子告門人忠恕而已矣是其類也
亦足以發者發明所言之理因
是發發揮言外之理亦是發

論語會箋卷第二

崇文院

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如愚不愚二句如初實不知而後來乃知之者
此是言語之道即是文章之抑揚矣古人言語與文章不相遠春秋傳可徵
通是贊詞不是疑詞退省是師門定理燕私是學者常事並非疑其愚而後為此
此顏子始學於孔子孔子歎其銳敏而稱之也或以為論顏子終身之業非此章
之旨

子曰視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 觀其所由。觀比視爲詳矣由從
子爲惡者爲小人 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
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 所由難善而心之所樂者
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所由難善而心之所樂者
不在於是則亦爲耳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重言以深明之○程
豈能久而不變哉

子曰在此者能知言窮理
則能在此察人如聖人也
箋曰視其所以以用也則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被而用也春秋傳曰左右
之曰以亦同凡人行事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人作用程伯子沿古注曰視
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集注蓋本於程子然程子釋以爲用一轉爲所爲良無間
然集注直解以爲爲恐不免牽強漢書東方朔傳董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
用何計也此又一證

用何計也此又一證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故也。新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無窮。故可以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謹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比而不和。

和之說起於音聲。華而不侷。靜則標榜之。局成其說得細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

人免其害，小人愛一人而衆人受其害，惡一人而衆人失其利，故周子訓善備也。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雖難不周於今之人，今人守周章句，周合也是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章注比合也是。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但周者惟善之取而不論所趨之異，同便是普，備比者惟合之與而不親，所由之是非便是偏黨矣。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

此章以比周之別爲君子小人之辨，周爲吉德，比爲凶德，而易比卦里仁爲君子之於天下也，義之與比則比又爲吉德，文十八年左傳，沛涓氏有不才子，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爾不友，是與比周及荀子，儒效強國韓非，有度備比所謂比周則又比周並爲凶德，蓋無一定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篤曰：學者規則先哲效其所爲也，讀書講求亦皆此物也。荀子勸學，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若唯學而無思，索其義則罔然，無所得而事竟不明，暢學不爲之用矣。思而不學，雖竭心力爲之，而不能符乎先哲中正之道，無知妄作，習巧百出，動則易生，蹉跌或危，身夫子嘗言不食不寐以思，無益不若學也，徒學徒思皆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無益於事也。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

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然，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素人違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薛注罔然猶惛惛然也。正平本南宗本，罔作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揚墨

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稱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發戾然入於其中矣。

篤曰：說文，攻擊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光進篇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皆攻擊之義。說文，搆物初生之題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段端爲端，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五三六經，載籍之傳，雖是可知，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董仲舒傳賢良策曰：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曰：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欸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

胃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任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襄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備其未以通人許之，載異端，百家互起，廉成依方，辨對成出，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唯服，可以爲證。已助請學而篤可謂好學也，已雅也，篤可謂仁之方也，已述而篤其餘不足觀也，已篤實篤其終也，已子罕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皆一例語，詞皇本已下有矣字，正平本南宗本同，鄭曰：小知之士，不能通方，備執，謂我分頭別緒，自謂防微杜漸，動而相攻，彼端方隱我，先駭異，彼見我異，甘心異我，蓋之辨遂成大隙，矛盾冰炭，而世道瓦裂矣。大抵天下無不同之道，而其端起于自異，天下有不必同之端，而其害生于相攻。曰：斯曰：已者，言其速而甚也。夫善養而遷移之，猶可以化異而爲同，易道尙包荒，聖人不爲己甚，如南子互鄉，陽貨，原壤，豈日不異，彼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故曰：鳥獸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者。動以攻異端爲正學，其流弊至下，黨編禍起，宗社生靈，受殃，經術不明，所係大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矣。

語曰：由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皇本女皆作汝，凡之字指辭而所指事在上，獨論而篤我非生而知之者，蓋有不知而作者，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罕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語之而不情者，子路篇獨人皆好之，何如衛靈公篇衆惡之必察焉，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李氏篇生而知之者，上也，皆是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是知也，知乎，豈能知其不知亦知之也。吳英曰：集注云：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說非也。啓口即曰：誨汝知之，則此章爲求知之方，可知也。求知之方，祇在不強不知，爲知而先云：知之爲知之，之者，猶謂不必謙讓，欲以別于所不知者，爾是知也。直接上文與是丘也是禮也，文法正同，則集注由此而求之，有可知之理云云，正當直接則以爲不知之下，縱使欲誨人無欺之義，亦宜云：此於無自欺之道固然而求知之法，即此而在矣。安得有亦不害其爲知矣一語，又安得有況字，又字欺以不害其爲知矣，而言此章教子路致其新知，而集注謂守其已知，毋乃適成其終身誨之欺，以況又而言明明曰：誨汝知之，則進學在致知。

如子路使門人爲臣，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之類，皆子路以不知爲知之事也。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爲知者，祇是自

信之過據此章誠意之功竟在致知之先而大學不然者蓋人若不致知而第誠
意則其不欺處即自欺處而不覺也解此則子路之病夫子之藥皆有著落矣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子張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

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

失而進之也○程氏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

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願闕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

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也鉏也耨也稂莠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箋曰弟子姓顛孫名師字子張學干祿者問干祿之方也海保漁村曰蓋問學一

事故問亦謂之學學亦謂之問中庸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篤漢書公孫固傳並

作好問近乎知列子說符篇嚴叅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張滿注云問猶學也可見

問學二字互相通用此經學即問也故史記弟子傳正作問可以證焉干祿原是

詩語子張蓋讀詩因請學之與南容之復子路之誦同一類不必斥為隔問至於

夫子答之則因其所失以救之耳祿猶福也爵祿則單指仕者之俸福祿則非指

仕者之俸早籠詩云干祿豈弟假樂詩云干祿百福干固訓求祿不訓奉蓋即受

祿于天之祿也上君子在下可云求祿王君公極貴求誰之俸祿可知此章之

亦不合斯必指受

天之祐無疑矣

多聞闕疑云云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者

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為己言行之則言屬聞行屬見者錯綜之辭疑者說文惑

也謂其於所聞之心仍有可疑惑末信者也徐者謂所疑之餘心所言自信者是

也大戴曾子立事君子疑則不言闕疑則闕而不言也慎言其

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重言之中庸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尤詩載馳許人尤之

之尤謂於他人非責也始危也謂心之所未安者也寡尤寡悔亦互文左傳曰尤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中皆是與那事相背此說失之夫有為而為者皆私則不可因干祿而慎言行若
乃言行寡尤悔而祿自至此自然之理固非為此而反得彼又非與那事相背其
他云在其中者可以類推蓋一息汲汲於寡尤悔而自然合得祿之道此聖賢之
行也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於人之求之與夫子未始有求之心以其有溫良
恭儉讓之德故時君敬信就而問政自他人評之謂溫良儉讓為求聞政之道可
也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未嘗有要仕之心以其樂堯舜
之道故湯聘而用之自後世觀之謂堯舜之道為要仕之道
可也經文謂如此必如此自後世觀之謂堯舜之道為要仕之道
子張為人與子夏相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也故夫子居恒進子夏勉大德
抑子張以慎細行論語載子張之問凡十有一條而其對之未嘗出於慎言行之
際蓋恐其略細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

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箋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哀
公定公于名蔣公出孫越故諡哀

何為則民服皇

本服下也皇

孔子對曰是記者之異耳不必拘尊君如李康子問亦稱釋文云錯鄭本作措漢

費鳳碑亦作舉直措枉詩閔予小子正義後漢書樂鴻傳注文選關中詩注皆引

作措措正字錯段借字錯有捨置設施二義而經典中從設施之義者居多小爾

雅廣訓曰諸之乎也王引之云諸之乎二字之合聲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是也錯諸連言與祭義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同今此章有諸

字益見其非捨置也仲尼燕居君子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易繫辭舉而措之天

下之見謂之事業荀子強國篇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天論政令不明舉錯不時韓

非以微篇舉錯釋旅者可亡也皆與此同義蓋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枉者也

直者材之良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

為直者壓而自直矣故他日語樊遲曰能使枉者直此言化道也子夏釋之但言

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亦未始言屏棄不仁者其義尤可見矣黃東

覽同此文學于字雖是于義則平也釋文云學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晉侯侯滿昆弟詰潘岳問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皇本乎作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爾雅雅弟曰友包注孝乎惟孝美大

弟詰潘岳問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皇本乎作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爾雅雅弟曰友包注孝乎惟孝美大

論語會箋卷第二

崇文院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不敢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書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偽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問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為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勸大夫孝傳贊張耒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觀五兮反航昔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橫木縛輓以駕牛無信亦猶是也

輓曰信為信乎之信兼統言行不知者不許之辭何以行句雖就事說然須緊向上人看不知與何以口氣一精度一詰問緊相呼應大車如易大車以載及小雅大車謂載物之車也箱大有兩輪駕以牛春秋時之車名大小者皆以載物而名大載人而小也即以尺寸之大小名之也考工記人云是故大車登地不伏其輓必紐其牛及其下地也不覆其軛必紐其牛是故大車登地不伏其輓輓名云輓援也其下地之援也又謂之輓紐人注大車輓也今謂之車二輪小車一輪輓端橫木以縛輓軛者輓端上曲鈎銜集注沿之非是說文輓大車輓端持銜者或體作輓作輓軛車輓端持銜者今論語作輓張參五經文字以為誤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戴震阮元皆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輓非輓端橫木軛非輓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何六書故曰輓端橫木即軛也軛乃持銜者不為包成說所誤亦是卓見戴震曰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軛者巧也用尺之木不為一朝之車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馬以駕牛小車馬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軛所以引車必施輓軛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軛喻信阮又引太玄經云閉次三關無鍵

論語會箋卷第二

崇文院

而縛之其橫木可隨身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高亦當如此說文輓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輓木為衡別饋孔穎之說文又云輓大車輓輓粗柔也釋名輪懸也所以懸輓輓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輓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軌直貫而縛之是為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輓是為衡三束是說文之輓統指衡之束輓束輓言之衡輓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輓端車亦非左右攙輓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輓之用與輓同輓為輓輓亦為輓從金則輓輓當以金為事在金工故車人不等矣凌煥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輓輓用金與輓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為真如車輪之制宋翔鳳過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缺是無四寸之鑿則車不行小者凸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輓端論語注輓輓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輓輓之大小以著輓輓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輓者不過四寸知輓之修亦四寸也轉子言尺尺為大車之輓端注輓輓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兩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兩圍當倍於衡圍輓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尺尺之度戴東原謂輓輓同是尺尺者誤鄭珍輪輓與私鑿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輓輓植定在輓上認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輓兩輓說略同其分別輓輓之制亦得鄭意許我輓輓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輓輓之制亦得鄭意許宗彥蓋止水齋集曰衡者輓也輓者軛也以其橫輓下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領也謂之輓大車兩輓牛在輓前輓曲而下當牛之領骨低處輓上繫繩引而縛之輓端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輓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輓長六尺考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輓同一物也其不言輓者略也劉熙以兩為輓鄭仲師

輓曰信為信乎之信兼統言行不知者不許之辭何以行句雖就事說然須緊向上人看不知與何以口氣一精度一詰問緊相呼應大車如易大車以載及小雅大車謂載物之車也箱大有兩輪駕以牛春秋時之車名大小者皆以載物而名大載人而小也即以尺寸之大小名之也考工記人云是故大車登地不伏其輓必紐其牛及其下地也不覆其軛必紐其牛是故大車登地不伏其輓輓名云輓援也其下地之援也又謂之輓紐人注大車輓也今謂之車二輪小車一輪輓端橫木以縛輓軛者輓端上曲鈎銜集注沿之非是說文輓大車輓端持銜者或體作輓作輓軛車輓端持銜者今論語作輓張參五經文字以為誤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戴震阮元皆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輓非輓端橫木軛非輓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何六書故曰輓端橫木即軛也軛乃持銜者不為包成說所誤亦是卓見戴震曰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軛者巧也用尺之木不為一朝之車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馬以駕牛小車馬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軛所以引車必施輓軛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軛喻信阮又引太玄經云閉次三關無鍵

謂高懸牛頭非也... 古制矣若續端持衡者視咫尺之木... 前說文也... 蘇轍曰我與物爲二君子之交於物也非信無由入矣...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馬得親視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然後知信之爲觀觀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是古今之通義也... 古書世代通用者有之左傳曰孔子六代之祖孔父嘉此章則不然問一代中之

十世也自現在今日之君而至後日十君之間可預前知也... 復讐乎雖百世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云云... 世下有亦字正平本南宗本...

論語會箋卷第二

崇文院

息軒曰春秋之末天下大亂子張才大有意於制作一代之禮法... 問十世可知也... 孔子告之詳悉無遺且繼周者一代之已矣...

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夫爲妻綱說又若三綱絕矣之語... 也後人不得建丑而爲建亥者... 仲淹曰損益皆因中事所損益指井田封建祿得車服之屬決不指文質三統無

之末務初無關於治亂無道之君變更正朔究何致乎衰滅以三正之選用推度後世正朔之同異果有何意味舉人諱諱舉此沒舉用之事以為言無乃流於迂乎馬或舉二事以舉其德然舉無用之事而遺舉要事可乎後來如漢祖廟宗洵有愧乎王然其所損益必有補乎治道不奉於忠實文選尙之譚論三統無益之制制三代之制王乎

陳天祥曰夏尙忠尙質周尙文參考舊註初先此說所以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尙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尙忠者董仲舒云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許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其義實不通文與質固有分言之理忠與文質何可分邪尋釋經文因與損益之間實亦先該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處自馬融引此為說變傳既久今又因之而尙忠一說又出馬融所引之外學者不得無惑也夫此章止是言禮蓋禮之大體萬世不改所損益者禮之時宜故雖百世可知也

蘇轍曰傳曰夏之政尙忠商之政尙質周之政尙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紛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事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其兄弟而正其夫婦云云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謂然也仲尼區區於夏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乘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學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問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謂何高中文曰禮至周始備監於二代則既備而又善故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曰周尙文其即謂是歟曰文安尙周安得尙文曰夏尙忠尙質尙文自古記之矣不然乎曰不然也尙者有心以崇尙之也質與文猶尙也忠本於心則何以尙使忠尙尙而能也則其誰不願忠者乃又變而爲質又變而爲文乎然則何如曰夏接唐虞之世民心之淳實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忠也而遂謂之尙忠乃夏人之朴略猶存焉自不可以爲忠也至殷則民心有同矣然則尙文未始知其質則不可以爲質也後世視之則見其質也而遂以爲尙質則人之心有僞則防之以禮節之則人心又不同矣又不同則禮有不得不備者矣是故有交際焉則有禮以節之懼其或遺也而後物焉則有禮以制之懼其或廢也人心有僞則防之以禮使不得爲僞也人心有離則聯之以禮使不得爲離也若此者委到周至無所不致其詳皆所以綱維世道焉耳人但見其禮之備也而遂以爲尙文而不知時

之所至蓋有不得已者也曰三代異尙非舉人言歟曰非也後人之言也子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文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是而觀不止商質未嘗不質即虞亦未嘗不質也不止周文即商亦未嘗不文也皆時之變爲之而何以尙尙爲也曰其得失大較何如曰子云夏道未濟辭不備不備不備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濟神而備實刑罰窮矣又曰虞夏之道蓋殷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敬則其理未識矣曰此實孔子歎曰亦未可知也理則近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美周之文而從之曰孔子周人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之爲下不倍之義也

袁了凡曰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乃漢儒附會之詞天下自質而日趨於文唐虞視結繩已爲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周公制禮作樂經制大備豈以繁文縟節爲天下哉因天下日趨於文故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蓋酌文之中以救質之濇也曰監則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故孔子從周即從先

崔述曰馬氏注云所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子集註全采其說余按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者也自生民之初而已然故易傳曰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不得以爲夏禮而殷周因之也至於五常云者考之經傳三代以上從未有此名目不過漢儒強而命之耳孔子多專言仁間有兼言知者知者仁之類也從未有與義並列者而顏淵問仁章且以循禮爲仁之事孟子始多兼言仁義間有一二兼及於禮者蓋禮者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端之外復益以樂仁之與聖人者口之於之矣然從未有與信並列爲五者也至漢好談術數欲以之配五行始有五常之說萬湯之世豈知有此而乃以爲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也哉夏商之尙忠質屬之尙文不過風會漸開人文漸盛時勢之所趨耳非湯不欲尙忠改而尙質武王不欲尙質改而尙文也至以三正分爲三統義亦牽強甘誓曰有厲武威侮五行意蓋三正是知虞夏以前三正已並行於天下非至湯然後建丑至武王然後建子也蓋歷之初與必履端於始歲之始於南至猶月之始於朔也但冰堅水涸非發令布政之時而四時之節候亦不均故其後或改而建丑而幾又改而建寅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之而命爲三統也且易忠而質而文雖無所損尙可以謂之益若易質而丑而子於前代之建寅建丑初無所損亦無所益而乃以此當損益乎細玩語意所因與所損益當指一事而言所謂禮者亦當指設官建國制禮分田祭祀朝聘諸大政言之禮前代之善政本不當改而時所之殊有不能悉仍其舊制者則量爲之增減以適時宜不得以所人無從而一事所損益又別爲一事也但夏殷之禮皆亡而周制百缺而徵其質皆什一也余竊謂此即所謂所損益之一端何者分田以賦民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定制以取民而不肯重之輕之於堯舜之道此其所因者也爲五十爲七十爲百畝爲貢爲助爲徹田與制亦不盡同此其所損益者也他經制亦當類此但不見經傳無可考耳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也若不過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不惟無待杞宋之徵而亦人人所知不必聖人始能言之矣

漢末鄭康成註之名曰周禮與禮記並行於世之學者咸以周官爲經且以爲周公所作余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爲周公所作周代之制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里外盡四海不過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書曰疆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國五百里侯方五百里甸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計爲方萬里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蓋之今自洛陽東臨海西踰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餘里經傳之文較然可徵周官之謬亦已明矣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伯子男末小天子於諸別也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置設所謂歷大如履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併之餘宋魯猶不過二三百里鄭許猶不過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魯即今曲阜果方四百里則曹鄆滕薛皆在境內何容復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爲其初固然耳書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記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當同日而祭況如此鉅典記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觀故書曰羣后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傳曰王親爲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朝之外別無所謂觀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過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莫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爲春朝夏宗秋觀冬禋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若夫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爲乖謬蓋景但有長短之殊並無朝夕之異今東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晷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歷法者之所爲寧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至史記所謂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書中周官篇而言書序所謂成王還歸在豈作周官者與此書無涉也嗟夫自周官一出漢人據之而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少矣乃儒者猶奉此以爲周公之書而反疑諸經孟子之慎亦可謂倒行而逆施矣

或以爲對款所傳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書則明其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爲無

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會箋卷第二

崇文院

通謂之瀆祀無福正平本南宗本勇下無也字

其鬼而祭之見義不爲二語是學實事語也無勇也此孔子斷案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秦作雍時季氏族泰山此借也非諂也

左傳傳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孔疏即引此文爲說曰若棄爲廢禮后上爲社功被天下率土報之則非獨歆己之族若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于祀典唯其子孫祀之而已據此所言雖曰太神亦是人鬼非其鬼須兼不在祀典言之乃盡非其鬼之義義謂節義之類與務民之義稍不同一是不當爲而爲一是不當爲而不爲感於禮祥而愧於利害也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詳其爲何人也非其鬼而祭之見義不爲二語是學實事語也無勇也此孔子斷案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秦作雍時季氏族泰山此借也非諂也

東北大學寄附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
G102 9 25/60

論語會箋卷第二終

論語會箋卷第三

竹添光鴻會箋

論語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

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此事向佾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容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而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箋曰謂季氏謂者評論之詞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謂季氏至于庭入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九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入佾但是痛恨指此故記者繁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曰將禘於廟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八佾舞於庭言此年事也其衆萬在昭公未出奔之前見幾而發也傳謂其衆萬于季氏於此始見于傳爾前乎此不知始於何年也孔子已知平子將有亂執特於其舞八佾證之故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言若止爲八佾尙不云忍不忍爾至于及

八佾舞於庭佾集注後說爲長是服虔解前說本杜元凱移是不安說文無佾字肉部分振身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佾字从八以八爲義而集韻謂佾古文作佾必以八入蓋於形則未有六四二可稱佾者春秋傳有鄭駘僖侯女樂二八之文節秦賜由余亦曰女樂二八向使佾數如人數則二八者四四耳其不稱四四而必稱二八則舞列必八而舞數之必不如人數斷可識矣餘詳于左傳僖禮庭堂下地古宮室制堂下曰庭堂即堂之後半堂五架正中曰棟次架曰楹儀禮疏棟北楹下爲室是也朱子宮室考堂下室謂之庭是也古制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季子之庭其舞八佾處在堂之前庭分焉豈有宮縣列舞在露地者殊不思庭即堂之前屋則堂止五架而庭反下而庭碑以北也毛奇齡乃謂庭殿皆割堂之前後半爲之故同一堂而中堂與前庭分焉豈有宮縣列舞在露地者殊不思庭即堂之前屋則堂止五架而庭反得十五架也豈其然乎曾子問諸侯放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雨霽樂宮容則侯是庭非堂屋斷可知矣但天子諸侯堂下之庭地步步深廣終禮雨霽樂宮容則侯之樂軒縣大夫士之庭淺狹而八佾有八八六十四人大夫廟中之庭可以容之則知三桓之廟制亦侈其流敝至季平子時有無君之心妄于魯禮以爲周公何

功子周季友亦有功于魯而不知魯君亦不得歌雍舞八佾也孔子則更於他事別有知意如之不臣將有無所不至之患借此爲危言曰孰不可忍即後日逐君則當先責魯君何特責季氏邪

成名其權發動于此爾若不因他事則當先責魯君何特責季氏邪

忍包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所謂忍人此敢忍之義楚語所謂強忍犯義者也與此章忍義正同可忍不可忍即易文言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之意下章奚取于三家之堂則止于所謂識

人人各知守分然後家齊呂氏之論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違衆拜乎下矣善乎東萊呂氏之論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辟公諸侯也種種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讀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首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佾三家僭樂故仲尼譏之

箋曰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也又曰三桓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傳桓二年諸侯立家杜注孫大夫稱家三桓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傳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先進三子者之撰三子者出禮弓云三臣者者字與是同雍詩周頌篇名

相助祭也辟公謂諸侯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種種深遠之意揚雄甘泉賦天子穆穆張鏡曰穆然靜默貌蓋天子宗廟之中群辟相之駭奔走執豆蓬則天子之容唯穆穆然靜密一如無所爲者然此章之義也穆穆美別是一義引此於此非也皇本穆下有矣字取者取義也美取字是冷觀口氣意轉深堂者禮引此於堂形下雍而高玉堂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楹以南曰堂凡祭樂歌在堂舞在堂下雍徹是樂歌於堂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楹以南曰堂凡祭樂歌在堂舞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由此說推之季友爲桓公之嫡嫡公同母弟得爲大宗因而立桓公之廟于其家記所謂公廟設于私家是也以三家並桓出故稱三家

斷即非至中極正之本對彼繁文之澆俗焉得不稱本乎說者或以爲謂之本則斷指禮之大本不傳對繁文以爲本拘其且禮者節文儀數之禮故惟忠信可以爲之本儉戚距忠信不遠

稱之而特具姓名者獨以後章有泰山不如林放之語而已夫禮之大本豈林放

若不然也則既歎夫君子善誘未嘗拒人之問故嘆而大之而告以其知之所及也

是林放之知所及何足以難其說費許多辨哉然聖人善誘之語辟諸春風一息

後有質之名未有文者亦無質之名故質非本也集注質乃禮之本誤辟之樹本

直情徑行是禮弓字面蓋偶然之誤或傳寫之謬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

諸夏之禮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易曰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此以無色爲夷言無禮儀文明之可見也狄

亦曰夏翟染人秋染夏翟注染五色也據此知夏五采之稱言禮儀文章備曰翟

說文亡逃也從人從亡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伊藤仁齋曰聖人崇實

以侮蔑爲務或與之角百敗不支而誇張之意自始如病熱幾死之人譁語狂

走不可制亦可憫嘆先民有言貧與富交強者必恃弱者必求夫務屬或如禽獸

極也必革此自天地之至理夏既有變於夷之機而庸人不能察其機而盡區盡

有隨時挽回之方顧不慮有爲之位則亦坐視其潰決而莫之克拯此禍敗之所

在外齊晉弗納至定公元年天子居狄泉東王西王位未有定至昭公二十六年十月子朝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非直無上下之分也諸夏無君也夫子言之慨然遠

五禮其時董方昭之二十 六年間有是言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日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禮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

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

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絕人之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云云十二年傳曰公會吳于橐泉吳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傳曰

不飲使子貢辭據此知此季氏季康子也孔子獨問冉有能救則非季平子恒子

時也康子立下哀公三年時孔子在陳猶未歸魯也孔子之歸在於哀七年孔子

齊二國皆以爲望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其爲兩國可知

矣天子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之名山大川魯有淮有海有岱有泰山曰

三望是也此是常祭主者魯公強如季氏不敢僭也季氏欲旅之者旅祭名爾雅

曰旅陳也陳其所禮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周官之言旅者不一掌次司尊彝典

瑞既陳宰師職金所言是也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旒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

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于陳樂而不懸厥樂而不鼓則旅是凶災而非非常祭也

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與瑞兩圭有邸以祀地

旅四望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則凡所遭

大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旅仿舊禮而僭行之冉有不能救者禮禍祈福微幸

之心爭非口舌 所不能救與皇本作汝不能救與那本不能作佛能下仍作不能一問一答義無

輕重不字不有缺出今從皇本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乃也義見前謂字

泛說非季氏謂之如此也此問答蓋與林放問禮一時矣即不同日亦必不諭句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其無益而自 止之謂

爾外范說大委曲失正意蓋冉有以不能救對則夫子無如之何是嘆之所以發

也又范氏似謂冉有既仕於季氏便是失義不足與議者然仕於季氏未爲非義

若其非義夫子何不止之于簋仕之初也宋諸先生深稱顏回不

仕於大夫之爲高故遂有此等說高不高與義不義自當有辨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以侯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釋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

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

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

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

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

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
行此論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貢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
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
章句之末則其為詩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箋曰巧笑倩兮四句倩盼皆韻兮者語助詩毛傳倩兮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
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馬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
矣楚辭大招鬢輔奇牙宜笑媚只王逸注媚笑貌倩與鬢一聲之轉毛傳云好口
輔即鬢輔也盼從目分聲以分話盼此同聲貌之例皇本正平毛南宗本作盼
非盼胡計切恨視也素以爲綉下篇義以爲質禮運人情以爲田句法一例子夏
之意謂天下莫綉於天然何用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綉也言笑之巧倩目之

美盼已見其美况華服盛飾益見其美也馬注以末一句爲逸詩集注統謂三句
皆逸詩朱子是也但謂頌人四章皆七句不應此章多一句則不然即如君子偕
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一章九句萬應二章亦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則凡多
一句者常耳特此三句確非頌人詩衣錦句亦非頌人詩否則夫子爲改詩爲竄
詩豈所以垂教邪雷學洪曰素以爲綉兮集注于此句即以繪事言之大誤小爾
雅云綉之精者曰素說文曰素白緘緘也禮記注云素生帛也此句素字指婦

人所著之縞衣即詩所謂璫兮璫兮其之既也展衣色白古禮凡后夫人見君及
見賓客皆服之亦大夫妻之衣服也言人既也此情盼之美又禮此縞素之衣君益
覺其光輝綉者子夏未喻其意夫子借繪事來譬一證明故子夏恍然悟出禮後
乎三字若詩詞本是說繪事是夫子一答反死欲句下何以啓子夏之悟○繪事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後素即考工記之績畫之事後素功集註解此二語亦誤周素以前無以絹素作
畫者績畫之事或施于衣服則以玄爲質唯施于旗常則絲纁爲質或施于器皿
則以漆爲質唯施于正鵠有白質者有赤質者此白質赤質之事僅有三王之事不
粉地也故禮云五色施相爲質禮後者禮以義起承乎時變故三王之世不皆
相襲禮其原雖本于太一其品飾儀度却是聖人于治定之後本于天理祭于人
情制此三千以效中教和教該教親所以防其逸而受之節飾其朴而受之
喻衣素子夏即因素後悟禮後集注以綉繪繪禮不如以素喻禮尤爲確切人本
有孝弟忠信諸美德而後聖人爲制之禮孝有孝之禮忠有忠之禮而祭然爲文
凡孝弟恭讓內雖有其美非禮以行之則不祭然發於外矣其以素比禮者自立
分辨而言之非取於素
之無色也此說可從

繪事後素皇侃云刺建文謂之績畫之成文謂之爲繪也後素者集注引考工
記是也但考工記此語承文章績畫之績畫似指絹素凡絹素未經染色者生
曰縞熟曰素通而言之生熟皆謂之素說文素白緘緘也諸書並未未謂白采爲
素者而考工記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澣汗也論語注曰凡畫繪先布采
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此說非也古人重繪而輕繡凡繪不必盡在白縞
白布也如最重者冕衣而冕衣之色縞也縞黑縞色也其繪之法非用黑縞而
繪之也先用白縞爲衣而別用他縞繡他縞使剛乃繡所欲繪之形如龍則角爪
皆縞如雉則趾距皆縞各貼于白本縞衣之上於是加凡無采空隙處悉以黑色

先爲填滿而其餘無縞處盡以黑色刷到然後去其所貼之他縞則其所留未染
白縞本質渾火分明體段已具但少采色於是以前所施爲如此則於采色之嬌
嫩者無礙即於縞之著采亦久不落也此之謂素功此之謂繪事後素也若以禮
譬喻則先王制禮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吉禮凶禮皆先有親親九族之殺
寶禮軍禮皆先有尊賢大小上下之分自天而定聖人因而飾之以禮樂云
爾如鄭氏以素爲粉恐易渾故後然采色何一非易渾者又云白采分其間則如
日月星辰何用粉之有以素爲粉可謂謬矣集注易其說乃謂先以粉地爲質而
後施五采此法固亦有之然但施于靜而罕動之物乃可若衣則時著時脫動而
不靜徑於既染成之帛上塗粉作地乃令
受采不久即零落斑剝矣豈可用此法邪

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語鄭注子夏問而知以素喻禮此說非也此詩辭賦體也
非比體也且詩意並無言禮之意也不惟詩無言禮之意即孔子言繪事後素亦
一時意不及于論禮也惟一時意所不及而子夏因之有悟故孔子亦欣然謂起
予也若詩辭原自以素喻禮則孔子直告問者矣何以又用譬喻又不盡言而置
乎其言

起予者商也包注言發明者謂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
發亦發明之意然不若朱注能起發我之志意之妥當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後徵證也文典籍
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
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者足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箋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王楙據此文謂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連下
爲句然中庸亦同此文宋不足徵也作有宋存焉則上不連之字可知夫立言各
有當此經之字當上屬爲句王說拘矣不足徵言不以足爲信驗也胤征聖有謨
訓明徵定保孔徵證左傳隱十一年不徵辭傳二十七年明徵其辭昭八年君
子之言信而有徵小人之言僞而無徵故集注訓徵爲證以經中徵證多通借也
徵下無也字
正平本南宗本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獻賢通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大誥民獻有十夫洛誥其大尊與殷獻民酒誥
獻臣孔傳獻賢也是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謂獻也鄭
注獻猶賢也者鄭以獻爲儀之良
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
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梓爨注獻讀爲儀又讀爲儀象陶謨
萬邦黎獻漢孔由碑費鳳碑斥彭長田君碑皆用黎儀字皆獻儀通用之證儀廣
獻釋言云賢也獻可作儀故可訓賢或謂
獻儀通謂法度也此說於不足字爲極

先爲填滿而其餘無縞處盡以黑色刷到然後去其所貼之他縞則其所留未染
白縞本質渾火分明體段已具但少采色於是以前所施爲如此則於采色之嬌
嫩者無礙即於縞之著采亦久不落也此之謂素功此之謂繪事後素也若以禮
譬喻則先王制禮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吉禮凶禮皆先有親親九族之殺
寶禮軍禮皆先有尊賢大小上下之分自天而定聖人因而飾之以禮樂云
爾如鄭氏以素爲粉恐易渾故後然采色何一非易渾者又云白采分其間則如
日月星辰何用粉之有以素爲粉可謂謬矣集注易其說乃謂先以粉地爲質而
後施五采此法固亦有之然但施于靜而罕動之物乃可若衣則時著時脫動而
不靜徑於既染成之帛上塗粉作地乃令
受采不久即零落斑剝矣豈可用此法邪

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子錄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其禮樂之衰矣此非微子時非微子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祀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云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魯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傳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注又遷於陽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祔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然城隍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秋謂之緣陵始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城是蓋杞當春秋時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入之力以圖存此文獻所以爲春秋時之故也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夏殷之禮夫子非不能言焉然杞宋文獻無足以徵其言者故不得述而傳諸後世中庸曰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又曰秦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呼言而世爲天下則民莫不信莫不尊親有以哉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句慨歎之意無窮蓋文獻若足則禹湯經世之模夫子自能一一論著與周禮並傳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敘禮正樂時語使其得時有作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豈專歎二覽觀世道所感多矣嗚呼典籍淪亡賢人凋喪

自有一代之禮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之妙苟文獻俱足而夫子論定三代之禮則知忠後之必以質質後之必以文文後之當復用忠百王之損益準此矣事觀夫子欲使文勝之弊則備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王者之趙伯循曰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爵也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

於嘗則謂之大嘗禮會子問曰天子嘗禮中庸亦言禮嘗之義殷梁傳曰

嘗禮會則謂禮祭不在時祭之外則謂禮祭即時祭之一則不可

述曰禮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羣廟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

云者禮于莊公禮既於莊公則非以祭文王可知也蓋春秋之所謂乃以未三

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禮于莊公而必曰吉禮于莊公書法甚明非以於莊公為禮

也正如傳之禮於太廟乃謂其致夫人非謂其於太廟也但係以於太廟則亦禮

於周公而非禮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禮者二書禮者二書禮者一係以禮則不可

其周而禮獨書者蓋蓋文王而祭不備一廟而禮者二書禮者一係以禮則不可

也明矣子曰禮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果以禮非禮之故亦當如祭統

明堂位所言其禮樂皆在既灌以前孔子即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後乎禮之說以祭

始祖之所自出為禮則當禮之初孔子即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後乎禮之說以祭

於左傳者三其詞甚明亦初無祭始祖之說及五年一禮不王不禮之說係三十

三年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禮於廟禮與蒸嘗同舉亦不當為王者五

年之大祭也禮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觀禮魯有禮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按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禮則

用之樂矣然則魯之禮蓋用天子之禮樂樂章為魯則魯禮乃當時之樂非諸侯通

之通禮不必謂為天子獨有之祭也且云賓祭用之則此樂魯亦以之娛賓矣王

制天子禮而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

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

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

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

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

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禮於魯

論語會箋卷第三

宗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三

宗文院

約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禮大祭也按傳之本文但五年再給耳非謂一禮而一給

也傳曰大給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給也曰其合祭奈何禮之主陳於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股祭是股祭即合祭也然則五年而再

股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給也何嘗謂別有一禮與給相間以祭於五年之中而

為再股祭哉假使股祭果兼給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禮何得獨言給乎左傳

云再股祭於廟至紀祭時則云始殺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禮何得獨言給乎左傳

分係於四時耳安得因之異於傳之二月十月之殊或於五年股祭之數也備雅四

時祭名全錄公羊傳文以傳之未言禮也故別出禮大祭之文以補之然揆其意

亦但謂禮祭較祠烝嘗為大耳非以此當傳文五年再股祭之數也若果以禮

者即合也三年之給即合祭之禮也是以經傳無給祭之名而但有給當給禮之

文若五年之禮不合祭則非股祭矣若亦合祭則仍是大給耳豈得分彼為給而

此為禮也哉由是言之五年一禮之說亦漢儒之誤解而誤采焉耳為禮始祖所

自出之說者皆引襄服小記大傳為據然觀二篇之文實大不然襄服小記王者

禮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按此文義甚明所謂其

祖即王制之給禮也高會祖考天子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謂禮其祖之所自出

配之即王制之給禮也高會祖考天子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謂禮其祖之所自出

同祖而高會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謂之其祖而謂之其祖所自出以其祖

給禮高會祖考之主皆與始祖之主同陳於太廟故曰禮其祖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何當有禮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之說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廟

庶子王亦如之則其意尤顯然何者九廟之說始於劉歆歆以前儒者多謂天

此諸侯亦止立高會祖考四廟諸侯則與太廟而為五周則加文武世室而為七

之為高會祖考而非始祖也不特言矣其祖即謂始祖則當云以其祖配之而立

太廟不得云立四廟矣此篇本記喪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適庶之分言王者世

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禮非七孝誠教之至不... 明且易也蓋知神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 不知也哉

箋曰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謂之義治國其如此示諸乎即此章注脚... 也相承而下未可竟拋棄也禮之當諱自可於言外見之因此兩章相次在是自然... 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包注如指示掌中之物非是... 爾雅傳語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中包指其掌是記者之辭... 經傳之言禘者不一有專指祭天言者如祭法之禘及國語以禘郊對宗廟蒸嘗... 言者是有專指廟祭言者如禘自既灌而往灌是廟祭中庸以禘對郊社言亦... 指廟祭又左傳所言皆廟祭也爾雅曰禘大祭也是天神人鬼合言也史記封禪... 唐制天寶時禘于太清宮以李聃為始祖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禘配稷之說朱... 書引此經以證是漢儒以此經為祭天之禘要之渾稱曰禘禘天禘廟於義皆該... 子援以入經注矣古無是說也祭法禘在郊上趙氏謂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 申趙者謂鄭君讀祭法不熟見禘在郊上遂以國丘之祭釋之然周語禘郊之事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則有全燕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祭盛楚語禘郊不過謂栗蒸嘗... 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到羊擊... 豕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諸文皆禘在郊上且與宗廟蒸嘗對文趙氏將何以... 解之鄭君以祭法本于國語展禽之言不徒解祭法以為通趙說求通於祭法而... 不通於國語其謬一也虞夏非同出黃帝后稷非帝嚳之子前儒已有定論祭法... 言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祇以五帝配天實非追所自出國語復云商人禘舜商... 以一代之祀或燔或瘳不妨更制如必謂追祖所自出禘舜又何以解之其謬二也... 未必悖如燔既廟祭不為立廟而屈尊就卑以稷廟享之於禮未合其謬三也王... 制祭天地之牛角謂栗宗廟之牛角謂與國語禘郊禘栗蒸嘗把持之文相合趙... 氏於此自知其不能通云凡禘皆及五帝如太皞等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 祭之次于天帝牛不得前既駁鄭君混禘於郊此又與所駁之說自相伐其

也 四 長發序曰大禘也商有四時之禘故曰大禘以別之功臣皆祭也周則功臣皆祭... 者惟明堂之宗祀有之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祭于大雩春秋傳曰周志有之勇... 則害上不登于明堂蔡氏明堂月令論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凡... 此皆明堂之祭所稱宗祀者也宗祀者天子朝諸侯于明堂因朝而祭其祖宗之... 儒誤以宗廟稱明堂遂以為宗廟中有功臣從享如其功臣從祭故功臣皆祭也漢

大禘每乃豐春官大宗伯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嗣春享先王... 凡廟享有六一日禘享二曰饋享三曰食享四曰醴享五曰酒享六曰冬享每歲四... 時皆祭也四時分言而不省文者以春行羔豚酒香夏行醴醢脯醢醢醢醢醢... 爲主有饋而無灌故曰以饋也三曰春享四曰夏享五曰秋享六曰冬享每歲四... 時皆祭也四時分言而不省文者以春行羔豚酒香夏行醴醢脯醢醢醢醢醢... 非所言也春官司尊彝職曰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而祭文王及宗祀文武于明堂以及功臣皆因朝而祭者一則諸侯來觀于廟之... 常禮亦因朝而祭者故曰朝享也其先言四時之閒祀者承上廟論當蒸而若... 以追享爲禘請則既曰禘請自義不主于追遠矣何足以當追享邪至... 于罔月猶朝于廟則以月計之事矣何得以月計者言乎以時計者邪... 翼注曰說字深者在禮文禮器之外又曰知其說二句若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 格神者必能感人則凡祭鬼皆然不獨禘也聖切知禘之說裕於治處蓋祖禘猶... 乃能知其精神一脈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 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 祭神主於敬感謂此門人記孔子祭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 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 所祭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 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可不謹乎吾不... 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者爲虛也... 箋曰祭如在是經祭神如神在是傳物氏之說是也二句蓋古經傳之語祭神如... 神在句覆解上句二句只一意此將欲記孔子語故先述古語爲之張本也下注... 云又記孔子之言恐失文之主客又引程說祭神爲祭外神尤非凡祭者皆神也... 祭義云建國之神位社稷而左宗廟未嘗謂社稷之神爲神宗廟之神非神也... 祭統云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蓋皆祭先祖而言合先祖父母及山... 川社稷五祀之類皆可謂之神安見祭如在句專屬先祖祭神而專屬外神乎豈... 先祖不謂之神而外神獨謂之神乎觀中庸鬼神章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概指鬼神不分屬外神獨謂之神乎觀中庸鬼神章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如神在者孝子之心如神在也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 如見親之所愛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 位周還出戶儼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商頌... 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思成之言最妙鬼神思則有之教則降之不教則散祭義... 云進退必敬如視親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諸書所言... 皆如在之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運此與祭言親祭也。或謂凡與字事有其主而參之之辭。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魯語文伯祭禘子康子與焉皆言助祭也。拘矣既不與祭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鬱鬱。可見如不祭之心即如之心。

三如字如納室之相應。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大夫有事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語者謂孔子仕為大夫有事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設日注士職職養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半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巳之日買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時至唯存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

祭祀之說如在二字盡矣。學者宜潛心熟玩焉。范說大快又祭祀之說必見所祭者為實際失載記文意又乖如在之義。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夫媚賈衛大夫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戶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則設主於竈。陰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戶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子曰不然。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奧為時用。子曰不然。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於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箋曰賈康叔子王孫之後。以王孫為氏。本為衛人。非自周出仕者。媚是親順求。愛順之義。猶詔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郭曰室中隱奧之處。邢曰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朱注沿之。孔注則曰奧內也。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祭則在廟門外也。孔注以奧即近臣之室。集注未合語意。與言自是兩件。非一祭則迎戶而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與之義。始指南子而言也。

後人所謂與援蓋出于此。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于天之意。亦可見其曲折矣。此說得之與者。室中深隱之地。以南子。蓋是明處。蓋謂借援于宮闈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其與與。蓋明暗之喻。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此必有為而發。不然亦何遑唐突。乃爾此章。因集注有賈權臣諷孔子二句。人皆以權奸目之。非也。蓋公與賈謀叛。晉國人同欲皆曰五伐我猶能戰。則賈與後世挾權震注者。與孔子論。蓋公無道。賈能治軍。旗無貳調。是時孔圍執政。權歸圍不歸。

賈則賈子環自別。陽貨彌子環自別。

集注以五祀言則此與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備禮說如是。吳英曰。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曰。仲春之月。設主于戶。仲夏之月。設主于竈。季夏之月。設主于中。傳仲秋之月。設主于門。仲冬之月。設主于井。白虎通。五祀。竈曰大夫以上祭之。故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也。夏祭竈。竈者人所自養也。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六月祭中。謂中者象土之在中央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夏言其祀竈。秋言其祀門。冬言其祀井。與英云。據此知月令其祀行本非也。祭法。惟庶土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或立門。戶之門。而形制狹小。僅得謂之戶。有竈而無堂。故無中。謂數家同井。故無井。有兩戶之門。而形制狹小。僅得謂之戶。有竈而無堂。故無中。謂數家同井。故無井。惟竈有此之故。或立竈也。冬當祀井。而誤作祀行。於是注謂。較祭行神于廟門外矣。路行神則門亦城門郭門邪祭法已明。云國門國行當別。有使人攝祭之典。如下文。使有司祈祀四海。名源川澤井泉之類。五祀則王所自祭者也。但當一時一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曰。奧當為魯字之誤也。或作竈。禮戶卒食而祭。燔柴者失之。吳英云。此說作竈是也。作燔柴非也。逆祀指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燔柴者失之。吳英云。此說作竈是也。作燔柴非也。逆祀指也。

祀一歲五祀而月令謂十三祀則謂爾又曰。祀器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曰。奧當為魯字之誤也。或作竈。禮戶卒食而祭。燔柴者失之。吳英云。此說作竈是也。作燔柴非也。逆祀指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燔柴者失之。吳英云。此說作竈是也。作燔柴非也。逆祀指也。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弗忌者燔柴失禮與弗止逆祀則專指文仲。文仲既誤以魯神為竈神。又誤以竈神為火神。而不知其為老婦也。故有燔柴之失。祭義。莊明而後世猶有以祝融為竈神而不知如何。祝融則何以謂臧。文仲安知禮乎。又有或作竈者。而不知如何。是竈神則何以盛于盆。尊于瓶乎。所以鄭氏改小臧之奧。而不從大臧之竈也。而陳福州以為竈亦可稱老婦之祭。然稱名以尊者為主。不得以所配稱。且疏謂祀有別。幽明異理。邪此疏之誤。何反用之以證大臧作竈之義。邪。蓋此所謂先炊老婦者。即特牲饋食記所謂饗饗者也。特牲注曰。舊說云宗婦祭饗饗者。祭饗饗之用。然其神甚卑。未可配竈神。而竈神亦卑。不應有配食。況配以老婦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蓋字經上。鼻獲罪也。說文。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登鼻苦辛之憂。蓋以鼻皇字。改或罪獲罪字。不應推開就平。從辛從自。言罪人登鼻。集注謂天為理。謂天不外于帝。天之理則可謂天。即理則未變。天字隨處殊義。此章之天。有獲罪無禱之言。明是天帝之天。就主宰說。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吾誰欺欺天之乎。噫。天喪予。天非德於我之天。向彼皆解為理。寧可通乎。此章言吾所行少戾。理則必得禱於天。非可禱而免。專以禱福立說。耳。賈所引之證。與應相。故孔子以無所禱答之。亦廣其韻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晏子引夏禮以答魯公。下仍續語。謂語古人言語之道。為爾但語意自然。人不覺其為韻語。焉爾。王孫賈長軍旅語。亦有兵機。夫子口便將不然二字折倒陳之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何等義。

亦有兵機。夫子口便將不然二字折倒陳之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何等義。

聞外謝說未必然聖人德大量洪其言自通而不迫固有之然施於此章則不可
通買以與德為問而夫子直以天壓伏之實亦非蒙昧之人必不至不能察聖言
之指歸謝氏論實不知此意亦不至取禍之旨釋矣聖人於八佾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於雍徹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於季氏將伐顛與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與而在蕭牆之中於季子然問仲由冉求曰試父與君亦不
從也聖言固自有處厲之時不一於渾然無忤而迫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禮而損益之郁郁乎文哉○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箋曰監鑑同言觀而取法焉有比擬參伍而斟酌損益之意監而折衷是以備矣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
汗簡云古論語作編說文編有文章也從有聲聲編即總之省漢石經作郁郁郁
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時王之禮天下所循守而特言吾從周
者亦述制作取舍之意非今日所行也

夫子稱從周蓋嘆美中寓慨世自古天下無日不趨於文夏商之時皆自謂文於
前世而不知後人更以爲質爲忠及周之興而王道之盛其文乃大備焉必如此
而後得乎人心之所安合乎事理當然然文既已極矣而更日趨而後復違文成
文矣故當周之衰其文極而弊將去其末流而更日趨而後復違文成文成
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仇洽柱曰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
監字有起衰別弊之力無矯枉過正之失秦始監周而廢封建建祖監五代而
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仇洽柱曰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
向文以致治却非題意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康之舊焉夫子言吾從周即從先進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此章還是夫子自
表其憲章之心困勉錄曰不是但贊周之盛是推原其所以盛要著眼在監字上
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仇洽柱曰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
向文以致治却非題意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魯魯邑名孔子
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
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

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箋曰大漢石經作太皇本正平本同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
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太祖故廟曰太廟也三蒼云
每非一之辭也事謂犧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說者或
謂魯祭非禮此問即謂正祭器之事不斥言其儀爲不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於
何時或說非何居以示天子之事當不當有也殊不知魯禮在魯公廟不在
太廟或說非何居以示天子之事當不當有也殊不知魯禮在魯公廟不在
映證所知也其問與不知而問者正自不同或人心粗未及細審故反以爲譏耳
又此乃祭前宿戒君未入廟之時非禱祭之晨也且係
爲委吏乘田之時應入太廟執事非爲中都宰時事也

翼注曰夫子非爲已辯爲禮辯也又曰以我爲不知禮可也以我之問爲不
知禮不可也若雖知亦問與器數必問此是聖人則然非口氣中正意
故曰是禮也然師冕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于張括出便見是道耳
沈無回曰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或因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
金鵬曰漢儒皆言廟在中門之外近戴東原始辨其非以爲在中門內足正午相
及廟惟上相入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止惟廟在中門內賓
入聘禮亦云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止惟廟在中門內賓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即得及廟
何以有每門乎賈公彥周官儀禮疏皆謂諸侯五廟大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
西廟者別門外兩邊皆有隔牆東行經三廟門乃至大廟廟每門皆有曲食
即相揖揖竊以爲不然大廟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群廟故神祇之禮必合食
若與群廟並列何以見大廟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
一列一處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左右多不與居中者爲
不與入並列也然則群廟必不與大廟並列矣安得有隔牆與廟門乎假有闕門
其門甚小而賓客之人必由三闕門而至大廟母乃不便乎晉孫毓謂大廟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文承大門入門而言
其非闕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人門介拂闕大夫中褻與闕之間士介拂闕注周
官亦引之鄭君初不以每門爲闕門也哀十四年左傳必闕與大門之宣二年公羊
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闕闕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闕於客周官闕人
王宮每門四入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實以爲闕門闕於客周官闕人
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又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實以
爲門皆有曲抑亦誤矣每門每曲既非闕門則廟在中門內可知其說一也親禮
侯氏乘驛車載龍旂孤纒乃朝下即承言天子真奔依侯氏入廟行親廟在路
禮首夫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寧也門者廟門也朝畢即入廟行親廟在路

古者天子縣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自中門以外萬民皆得至故外門不設禁門宗廟社稷國所最重豈可置於中門之外而不設禁乎其禮三也周語有曰祭示章注謂上食于祖考蓋宗廟每日常祭此死如事生之禮故廟必有養祭示親親之意君在中門外則疏遠其禮也人者女子十歲即不出中門主冠禮適東璧北面見于母鄭注母在闈門外婦人入闈由闈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尚不敢入況可出中門乎其禮五也由此五禮學可以無疑矣金說也是也

吳英曰人者前此未始人而今始人之辭也祭前一日之辭也若非未始人則不得每事問若非祭前之日則鄉黨當記祭于公矣何以此則言入獻但祭前入正為助祭之故故集注謂入而助祭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曰凡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既滌濯滌玉鬯省牲饗奉玉登小宗伯之職曰大祭祀省牲既滌濯肆師職曰凡祭祀之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據此知侯國祭其先公當亦于前日入廟也侯國五廟而此言太廟者入廟自太廟始也故孔子之問或人廟見之也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執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家語觀周孟僖子曰孔子少而好禮孔子世家同左傳襄十年齊黎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稱鄉人之子是輕蔑之詞桓五年左傳仍叔之子弱也黎薛顯氏之子其始庶幾乎孟孟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指少年辭故輕侮人者亦以此稱之鄉人是舉所居之地左傳孔疏云

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說者引成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昭二十一年左傳人濮證之未必然也說文云縣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鄒邑陳與鄒隔界易論語作鄒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鄒邑在魯縣東南莒城在陳今曲阜與鄒縣界水經泗水注鄒水又逕魯國鄒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鄒山也鄒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昭九年左傳疏引論語作鄒下此由鄒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鄒為即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鄒是孔子鄉而鄒下但言魯縣古鄒不為孔子鄉則鄒鄒地異文亦異矣

是禮也夫子語意不辯我知與不知只是把禮來說猶云我問處就是禮語意最要渾融若雖知亦問與器數必問此是人者聖人則然非口氣中正意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

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實其容體比於樂其節比於樂不持中為萬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張

沈無回曰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即以不尙力為閉情正性之方古射性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想之馬注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實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興賢能至射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為善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形容和字當衍云三曰主皮能中實者賓之初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苟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射舞歸殺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伯武注云武當為舞聲之誤也鄭

彼注以武為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夫射雖主於禮主於樂何嘗不主於中中射儀一篇鄉射禮一篇皆始釋算終數獲者不主於中何有算不實其中何有獲而所謂一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皆無從分堂理之所有說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吳英曰主者猶主專尙也皮者猶云矢鏃到皮也主皮者猶云專尙矢鏃到皮也凡事有質有文射而矢鏃到皮乃謂之中射之質也射而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後求中射之文也主皮之射有質無文射不主皮言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日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言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該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也此說也是也蓋此射字不惟不拘于大射鄉射亦不拘于賓射燕射以及州長以禮屬民于州序之射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之射又如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諸事之射皆無不用禮而鄉射記偶與之合孔子豈專為鄉射言之歟

主皮與不主皮統計經傳所言約略各皆有三如鄉射大射之講射非射之正也主皮射請不買不釋是即所謂主皮也然尙非禮之所重也至司射射樂日不禮文矣故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賓射燕射當亦如鄉射大射二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必有射以及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屬民于州序諸射雖輕于大射賓射燕射然鄉大夫五物亦曰和容興舞則其義亦不甚異可知也凡此禮射皆於不主皮之中而有不廢主皮之節然實以不主皮為禮之正義孔子射不

主皮一語可為一言以蔽之者也鄉射記之所謂主皮蓋直以試功習武之射言之舉一皮以該革甲楛質之屬者也所以知者以其謂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而知

月必朝服而朝乎。夫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朝，豈得不書耶？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為不視朝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槩以已意為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信史乎？○白虎通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言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稱北方為朔方，亦取萬物蘇生之義。儀禮，本氣自後人以氣為氣，別作儀字。

爾愛其羊，皇本正平，本爾作汝，唐石經作女，漢書律歷志注，引亦作汝，愛與孟子吾何愛一牛之愛，同字，貢欲去，亦私議評論，非實謀去，留也。子貢豈有去留之權，禮子貢謂既無其實，禮何益，固不若併去其羊之為愈也。夫子以名實兩存，固禮之幸，縱使無實，猶愈於并去其名，儀羊若在此禮存，影響故曰：羊存猶得以識之。

金鵬曰：論語駢枝謂告朔是天子頒朔，儀羊所以待王使者也。鵬竊以為不然。考之左傳，春秋時天子無頒朔之事，諸侯皆自為，厥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與周正異。又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可見天子不頒朔也。安得有頒朔之使乎？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案歲年即朔也，本可云頒之于官府，都鄙，而謂頒告朔于邦國，疊用二頒字，蓋以官府都鄙無若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別為一句，頒告朔者，謂頒其所當告之朔也。若云告朔即頒朔，以告為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即所以告之，何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期，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左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為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雖一羊，儀五羊，上介，雖一羊，儀三羊，一羊，牛，羊，豕，皆具待之之禮，如此論語，儀一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先儒以為告廟用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王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廟，用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為厥而每月之令，猶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朝，列國未必皆然，魯為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尚行之也。自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朝，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朝，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儀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道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則廢用而儀字，為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亦是常食與待賓，亦可不過牲，聘禮有食料，亦可言儀，安見儀必為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不可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為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儀以見其為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為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云告朔即頒朔，以告為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即所以告之，何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期，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左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為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雖一羊，儀五羊，上介，雖一羊，儀三羊，一羊，牛，羊，豕，皆具待之之禮，如此論語，儀一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先儒以為告廟用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王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廟，用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為厥而每月之令，猶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朝，列國未必皆然，魯為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尚行之也。自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朝，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朝，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儀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道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則廢用而儀字，為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亦是常食與待賓，亦可不過牲，聘禮有食料，亦可言儀，安見儀必為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不可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為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儀以見其為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為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

儀羊猶言生羊耳，何可泥此而謂待王使之羊乎？

王字泰曰：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

困勉錄曰：子貢惜費之意，亦不是無關係。蓋此一羊也，供之有司必派之百姓，其間胥吏之誅求，豈能不騷擾乎？民間子貢去之，亦自有識見。

曾繡曰：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朔，公四不視朝，是其為公，知疾皆未可，有疾自視朝，抑為公懼齊使季孫行父會齊侯，因託不視朝，以自明，有疾皆未可，有疾自視朝，抑為公懼齊使。

不視朝耳，猶之自正月不雨，謂至秋七月是必至，至七月兩否，則八月兩不可謂七月後亦不雨也。自公羊傳，謂是後七月不復視朝，而後儒且謂子貢欲去告朔之儀，必為其羊徒存其禮，久而其禮之廢必不復告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此，如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儀曰：夫子之道也，鄉黨曰：君在，則趨，君命召，則不俟食，必正席先嘗，以待食，於君若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抑，若命召，則不俟食，必正席先嘗，以待食，於君若祭。

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朝服，掩抑，若命召，則不俟食，必正席先嘗，以待食，於君若祭。二孟叔各一民，食於他君，若拱，若受，制魯人，驕借相承，習以為常，唯夫子恭敬盡為。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臣之禮，其實以身抑三桓也。與下答定公，章其義，喚應凡章旨，不明者，編輯者，以章次明之，讀論語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程說不當，采入夫言各有所當，而所為發自不同，雖非聖人，未必皆如程子之言也。乃以此論聖人之大道，宏德，抑末也。當時禮壞而君弱，臣強，君臣之際，不循禮者亦多，如今拜上是也，因仍之弊，世人皆以為禮，固如此也。非特小人為然，哀了凡曰：當時不是，誣君子為誣他，心理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正平本南宗本，謂下無也字。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臣不忠，其不忠，禮之不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忠之不足，尹

禮曰：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禮忠，俱要兼內外說，情文兼至，禮盡得禮字，心職兼至，禮盡得忠字，古者忠字，未為臣職之定名，非若後世忠字，並稱者。

其意專在忠信，不欺上也。不然，夫子之言亦大板，若謂子事父以孝，豈成語哉？君使臣以禮，宜在定公身上，切論為臣事君，以忠，魯臣三家以下，必用之，良藥矣。並

不當作汎論，當時祿去公室，三家擅權，急為之則亂，棄而不為則亡，國勢至此，唯禮可以救之，君既使臣以禮，權臣知所畏，教自不能不事君，以忠，孔子直告君使

禮曰：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禮忠，俱要兼內外說，情文兼至，禮盡得禮字，心職兼至，禮盡得忠字，古者忠字，未為臣職之定名，非若後世忠字，並稱者。其意專在忠信，不欺上也。不然，夫子之言亦大板，若謂子事父以孝，豈成語哉？君使臣以禮，宜在定公身上，切論為臣事君，以忠，魯臣三家以下，必用之，良藥矣。並不當作汎論，當時祿去公室，三家擅權，急為之則亂，棄而不為則亡，國勢至此，唯禮可以救之，君既使臣以禮，權臣知所畏，教自不能不事君，以忠，孔子直告君使

臣事君之道而運用之妙有如此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晏平仲答齊景公以抑陳氏之術亦曰唯禮可以已之深得此意矣

呂說特就常情判其難易君之於臣忠常至而禮每不足臣卑可親狎故也臣之於君禮無不備而忠或有闕君尊可畏敬故也使臣而禮則其忠可知事君而忠則其禮可知呂氏之旨只如此尹注

此一則字便失正意恐不當采入

云應伯甘曰或以三家僭越禮字當從我制者非正義孔子告哀公也明白說教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箋曰孔注言其和也是以音言之李充據

毛詩序釋之則專主乎詞矣李說可從

吳英曰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據此知論語哀樂字非哀不得太似樂得太似矣謂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之即諸侯位其年齒必四十餘矣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回親迎天妹之年當有二十餘載矣太似雖少于文王且事王母弟八人然至作關雎之日君之齒半百國母非復少年矣詩人何乃言男女之事以讚之乎考

以始至時言世女子妃不得言采芣芣不得言樂鐘鼓如已在君位則既奉以君母

助之功在宗社生民即恩澤之被也世中庸鬼神之事者指嬖妾也序所謂德者雖曰

御亦不可不賢雖聖人之德非傾城哲婦之所能損然自古女禍有出于人情意

料之外者其潛移默奪有勝天之力焉人心易危道心易微文王而後宮多賢不

能有加益于聖德而侍御不賢不得謂必無累于聖德也此太似之所以為憂不

必憂而不敢泰然不以憂憂者正以為后妃之道宜如是也此序之所以謂后妃

之德也言內助君德澤被生民莫非后妃之德也關雎詩未言文王而為文王之

風者陰陽之道陽倡而後陰隨太似助養聖德正以見文王之刑于寡妻也堯舜

以文王之聖德而后妃德必進不自淫色之賢大典而必歌于室寶樂之時猶夫

朋友箴規正在相視莫逆之間尤易入也則關雎詩義獨得有燕禮鄉飲禮禮經

淑女以配君子因此配字而不信序者以淑女為太似然頌謂股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契配郊天不過旁侍何會與天並位而同尊況序所以用配字者正以三宮

矣夫當少月期不得不用配字况下文將言不淫其色則九維不遠下也序又曰

宮中之風也上以色還為樂則下以色亂成風矣上以淫賢為樂則下以貞靜成

風矣志在求賢賢何以見賢者不自有其色者也凡女子能令家道窮窮以至喪

淫其色為風也然則此關雎詩序豈非本孔子之言以立說者歟序又曰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據此知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哀指后妃之心傷字則

指宮中之風也上有賢賢易色之意則下有嫁德不嫁色之風矣上有我見猶憐

之事則下有女無新婦入宮見妬之風矣其所以哀窈窕者正是思賢才之故所

以宮中無傷善之心傷善猶謂詭譎嫉妬也故孔子謂哀之風易子傷關雎以思

賢為哀而下乃能以無傷善之心為風也此是風行天下風俗安得而不美乎漢

書匡衡傳曰元帝崩成帝即位上疏戒成帝曰臣聞之師曰云云據此知

匡氏之言原非說詩也人臣一時規諫其君其志專在君國生民欲扶危

于禍幾未形不得不借文王后妃以為說而後備每以史事亂經義誤矣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

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

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幸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箋曰問社鄭本傳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古論也

以左傳家語史記考之哀公三年魯崩災孔子在陳聞之歎曰其桓僖乎是年季

桓子卒遺言召孔子季康子不可僅召再求四年亳社災哀公之間應在此年是

時夫子猶在陳也

故下有子聞之句

問社問社主也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白虎通社稷禱社者土地之神也若論社

之主所用何物則以廟主推之當亦必用木者也大宗伯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

立軍社注曰社主曰軍社社之疑蓋用石為之疏曰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

疑之也據此知用石固鄭氏之疑蓋不足證也左傳襄廿八年陳侯免擁社注曰

免喪服擁社抱主與主示服此傳並無石主之文小宗伯太師立軍社師田祭

主以宗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即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

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是社壇有

仍之其意謂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依如後世神樹之類而宋之樓社之粉榆社皆以樹名殊不知粉榆只是地名非樹也莊子樹社見夢事甚怪此蓋社爲一大樓樹流俗習傳以爲神所依遂以名社蓋社中木主固已備存而又遂呼爲社耳轉非子外儒說管仲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後存而後樹也

穴此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庶民之社也而此章所問所對則是國社侯社皆諸侯爲百姓立社諸侯自爲立社者也所以宰我得以使民戰栗之說爾夫祭祀必有主以寓誠敬社若無主將徒祭其壇乎殊非制禮之意尙書逸篇有社惟松柏社惟松柏社惟栗北社惟槐野與田則古有植木爲田主之事以其同土地遠尙書亦謂之社與此主刻木爲之者自別後儒混而一之而大社無主之說起此不可不正矣

論語會箋卷第三

三十一 崇文院

夏后氏以松者周語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姬氏曰有夏則夏是禹之氏也夏時諸侯以上稱后而夏爲天子故尊稱夏后氏與陶唐氏有虞氏同一例當時乃其常耳以者社主所用木也下皆同陸隴其曰或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因常稱以爲辭非如春秋晉人書得之例以此推尊夏王貶損湯武也況此語爲問常稱發初非與哀公論帝王安得從征讓起見而謂有所軒輊乎禮弓記天子夢奠之詞曰夏后氏殯於東階股人殯於兩楹周人殯於西階此與宰予稱后稱人何異然釋禮者未聞以國祚源流立論而程氏復心必謂禹攝攝故稱后湯武征伐

宗本戰栗

故稱人何其悖謬之甚且即其言亦有不通者如曰言后所以別於帝然湯武亦王也宜與禹同使民戰栗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栗慄古止一字故說文有栗無慄詩秦風憯慄其慄孟子公孫丑注引作栗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不當形容解之皇本正平本南

公室也雖然天下勢而已矣勢重難反自非大有爲之君將反之適以亂之智者不言之魯自文公而後政遠大夫陵夷至于昭公卒有乾侯之辱至乎定哀大夫專諸侯陪臣專大夫其所由來者漸矣我夫子于魯寧不欲撥亂而反之正乃君難問一言可喪邦則對之以如不善而莫予違之一言若哀公問政則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問何爲則民服則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從未聞有以善服臣民之意者曰有字成如魯曰德威維畏則亦反之以正而已矣宰我第臣民往而不可捨由于威福之下移作威之說正之此所謂驟將反之適以亂之也夫子聞之以事之不說不諫不替者魯之殆亦爲魯事而言非爲所對虛妄而其言既出無如之何故歷言此也爲所對虛妄胡爲而曰成事曰遂事曰既往也其後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終至孫如越魯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噫此雖非必即問社之對啓之宰我至此夫亦愈知失言矣

論語會箋卷第三

三十四 崇文院

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此哀公六年事也是年宰予從孔子于陳蔡不在魯安得有先待陽生反與王處之事則闕止之非宰予不待辨而明矣民社之名始見月令則秦制也里社之名始見封禪書則漢制也其祭社也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相範會社下是也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宋史薛顛傳耀州董姓李申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楊州群不逞爲俠於園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諸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元至元間浦江吳渭有月泉吟社明萬曆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天啓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而曰盟曰社盟此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也又南宋時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耕社社戲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擲弄曰雲機社之類見武林舊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小言其不身脩德以致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

焉於度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蓋名事見說苑焉

仲知禮乎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

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去好

謂好會姑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讚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僭故斥其器以明其非僭也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審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餘身齊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器混為一途故開管仲之器小則疑其僭為僭以不僭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

論語會箋卷第三 三十一 崇文院

篋曰管氏諱敬名夷吾仲其行也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當時品目如此故夫子辨之小哉者是謂管仲不器也夷吾仲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去亦易竭此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言而所受所施又自相承管仲尚功名任權力唯務富強之利欲速給其家急足其兵而已不導之以德而以政不齊之以禮而以刑是以國民勇於公戰而給於私蓄遂糾合諸侯霸于天下雖然桓公死其霸遂他人國亂而民苦者何哉管仲厭百世維持之績而事富國給民之愈也若使管仲大其器當能一變而至於道是孔子所以惜器小也非以管仲器小而小之也夫人之矜能伐功皆由器小也器小而易滿故有小器小功其器先滿所以自矜伐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功矣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器小之說益可得焉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即以天為其器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而其淫益漲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於管仲之不僭而器小之說益可得焉秦虛齊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得之○是章只論局量之大小不言及王霸之辨且不知道與器之大小元不相干人固有知道而後局量隨而大者又有雖不知道而局量自大者又有已知知道而局量仍舊稱小者未可以器小為不知道之故也大學二字亦大槪突注皆不中窾

事則其說非也宋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飾於民故以三歸為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於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子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即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為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先養古薄足可後據先出朱董書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者即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亦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有三處如一故足為女閭七百分誇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惟勢齊國身老貧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為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貧之以三歸猶云貧之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貧之在年老之後則取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合諸書參之三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論語會箋卷第三 三十六 崇文院

官事不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疑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攝矣攝與兼稍不同一人兼數事者是謂舍一人而兼行人禮又帶巡邏之職者前定者也攝則非前定譬家中唯有室老舍人食官數人會有使命室老亦往焉食官亦往焉酒有此謂攝皇本焉得儉下老亦與謂行然則管仲知禮乎然則二字口氣極急或人胸中有成見故先以管仲僭乎探子之言禮與其奢也事儉可以相證矣蓋知禮則不器小此或解管仲之意也皇本然則上有曰字邦君樹塞門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皇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門正當在庭階之處耳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內租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廟事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 於門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道門西乎惟屏侯氏在門內天子雖辭... 侯氏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道門西乎惟屏侯氏在門內天子雖辭... 侯氏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道門西乎惟屏侯氏在門內天子雖辭...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漢石經邦作國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公羊傳曰一有一無曰為兩君... 之好則有反坫則平常無之可知矣蓋為兩君之好則設之否則徹之也堂上有... 東西兩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 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 禮賓主飲畢皆反此禮於坫上然後後拜大夫則無坫凡士蓋可度物者皆謂之... 坫不惟其用不同即其處亦異且惟好會之坫乃名反坫也而好會之尊既在兩... 楹之間則坫亦必在兩楹間而不在堂阿矣若士冠大射士喪既少諸禮之坫但... 名為坫而不名反坫也猶夫崇坫之不在堂阿矣若士冠大射士喪既少諸禮之坫但... 反坫於其上者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禮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 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于饌... 即君與臣燕亦但設二饌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也是大夫不有反坫今普... 為之也

衛之真與衛西南何涉邪謂必是第一大衛則魯豈在衛西南邪仕衛而去即
自衛通宋於是微服過宋在陳則楚時自宋通陳其道所經者鄭則有之若
衛則孔子正固不見悅于衛以致有此道雖豈有復過衛地之理然則以去衛而
言是去衛通宋也非去衛通陳也以此道而論則自宋通陳也非自衛通陳也自
衛通陳之說固難即公使借謂自衛通陳亦與衛封人語不合也計孔子所行於
陳衛之間惟厥後出公使借謂自衛通陳亦與衛封人語不合也計孔子所行於
儀邑然斯時孔子微服半天下顧然如木鐸之徇于道路矣又何將之云乎如封
人非料之于事前而備款之于事後何足異而記之邪春秋大事表曰襄二十
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而失國使衛分之二邑
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為衛討也則又為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晉晉皆聯境今
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據此知儀為衛之西北境也蓋孔子去魯通
衛衛靈未不知孔子亦未有夷儀孔子者溫溫無試將西見趙宣子乃去衛通晉臨河
而反其去衛通晉時路經西北儀邑故儀封人得以請見也孔子之始去魯而通
衛也望魯復召也本無意于仕衛其後之仕衛者孔子返魯而衛靈始聘之于魯
故孔子復通晉而仕衛也當其既不見復用而衛亦莫已知也所以西見趙
宣之行所以封人有何患于喪之云也喪者指失衛司寇然若使衛即迎而用之
亦無患于喪惟久居他國而莫能已用故可也孔子之路經儀邑者唯此一
若無西晉之行則封人亦無由得見若非通晉之時則封人之語氣亦不契合也
○封人守封疆之大夫也祭仲自封人為卿顯考叔亦為封人與子都爭車封人
非下賤監門之類集注歷於下位通官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也作者正平本同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吾未嘗不遇見也此見亦當作實通反三見一様得見雖以他人言之然既謂之
君僕而唯唯然於夫子則其言之通也必矣權弓喪欲速賞鄭注喪謂仕失位也孔
道也久矣正平本南宗本無也字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將字有謙意不敢定之辭與天縱將聖之將同鐸有金聲有
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胤征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傳
道人宜令之官木鐸所以振文教其用最廣邢疏云金鐸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
舌蓋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音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
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集注二說後說為優若從前說解為亂
極當治天將使夫子得位則封人徒吐虛詞無補之言後來了無一驗且也以必
不久失位賦人亦淺丈夫善世之心亦苦中三子從夫子流離其苦為何如然此即
聖人唱明大道以覺後世不止化一時且遠播
後世說者乃謂後說與上文不甚相應何邪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武
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
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
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德武王亦然
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接一也征伐非其所遇之時然爾

美曰韶樂名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馨
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三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
盡美矣又盡善也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惟宋景祐本是
文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顏注云故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也
武周武王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武為武王樂也春秋左傳云武王功未畢
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未盡善非不善
也末盡耳此章總是聖德虞周之意非優劣之也
崔述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
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實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
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紂暴虐甚民困而無所告為武王
奄安能晏然聽其野首而就死乎富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為大東方則
奄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
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為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尚
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遠曰是矣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

論語會箋卷第三 崇文院

與文王之樂未必即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遠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
與不伐商也如也其迹斷之是以追遠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夫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岐而二之
也且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賜豈在一旦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之世
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禮我殷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
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商
崇三分有二庸得謂之賦屬乎蓋凡論周事者皆為史記所誤而以文王之為
西伯專征伐為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
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介狄狄之問乃商政所不及及其衰昌隆大
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
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茲究于商也夫曰百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由是言之則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為君號正
期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誅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敢擅庇之
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為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
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實操之不為漢而罪與不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
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惟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
魯英曰日知錄曰觀於李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德則知夫子謂武未盡
善之旨矣孟子曰觀於李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德則知夫子謂武未盡

論語會箋卷第四

竹添光鴻箋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處反知去聲里
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

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

箋曰伊藤長胤曰孟子第二篇引此章乃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
矣此章當以此意解因思此篇通下六章載夫子言仁之語則此章亦當
爲說仁之訓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實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如謝
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
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也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
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回以上去聖人
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
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箋曰不可者不能也約者迫窄凡事不得展舒樂者暢快凡事皆得知意不專指
貧富皇本約下樂下並有也字知作智正平本南宗本亦作智利如醫書利水之
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利仁者非安非勉強謂明乎利猶達是也表記曰仁者安仁知
行之義相同易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慕心謝
氏言義者無所得於仁矣之其以孔門弟子分說亦非○此章以久字長字爲眼

以仁字作主則能一串下矣集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
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無適不然約亦然樂亦然也於仁而不易所守約不易樂亦
不易也蒙引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
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爲仁知處但文勢不是如此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
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

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
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箋曰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宋刻九經俱作唯唯之爲言特也言外人不能爲之
也處其心以待萬物之來是公平其心以衡萬物之變是正兩意都該在能字內
常人之情喜同而憎異人各有所合有所不合氣質萬變而私生是非故其好惡
每不得其平也唯仁者無私非故其好惡得當也常人之好惡譬如人人私制
權衡以稱物也輕重焉得準哉唯仁
人其權衡公而正故稱物一一準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
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

志於仁未必無過舉
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箋曰中井曰苟如字不理他之辭言仁一事便了其他有未盡者不論也誠字古
以發語者意甚輕如孟子誠有百姓者是也與苟相近故古注苟訓誠集注沿之
乃以爲誠實之義則失之楊氏之說苟爲苟且之苟觀未必無過舉可見惡字兼
心與事無惡者惡自然而消之謂也大丘去惡不如求善去疾不如發元氣天下
之理一矣唯志在於仁則自然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漢石經無也字正平本
同○君子小人行路猶向東行人一心東去無復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亦然集注
仍是在心之所之解又云其心誠在於仁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
其道得之謂

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
則不去君子之奢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
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紗食者一飯之頃
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

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
之分明則其取舍之功密存養
之功密然其取舍之功益明也

箋曰財帛豐足謂之富職位高顯謂之貴之財曰貧居卑曰賤中井曰兩得之上
之字指廢下之字指去言雖所欲者非以道得處則不處也雖所惡者非以道得
去則不去也上文指下古文多是類○語類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
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伊藤長胤曰所謂道者謂處之去之之道耳非謂得之
之道也上二句就素富貴而言下二句就素貧賤而言蓋君子之出處進
退每必以道爲準而不苟從其所欲故富貴人情之所不欲苟不以其道則雖既得
之而辭而不處如夫子之不受冕而行是也貧賤人情之所惡苟不以其道則雖
既得之而安而不去如閔子在汶上是也故處富貴去貧賤皆以其道也所謂道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者何仁是也故下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如舊說則當日去就而不可言去處也下各一句其義例亦不同故改之○古賀燈曰道字甚重古人殊不輕下曰率性之謂道道之不明道之不行曰志於道不說之以道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也又惡不由其道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欲天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入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欺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而云云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願淵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勸人為仁皆是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子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據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親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箋曰此夫子為以過棄人者發皇本正平本人作民仲尼燕居辨說得其黨辨說失其黨鄭注黨類也譬之性緩者每失於太遲性急者每失於太早儉者之失在於無吝吝者之失在於奢然若周公之為管叔受過孔子之為昭公受過是皆出於無吝吝者之失在於奢然若周公之為管叔受過孔子之為昭公受過是皆出到或一時檢不及方是此當在彼一過由其中平心之所存身之所習當在彼一過不知不覺便偏在此一過當在彼一過由其中平心之所存身之所習當在彼一過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何也過者無心之失凡過於厚過於慈皆不好學之過也惡則有心之失凡故為薄故為忍皆自作孽之惡也過有當觀惡何必觀此章人字各字黨字俱屬善一邊不兼惡一邊故末句直承上文觀淡外感傳稱子路不忍除飾喪為觀過知仁後淡書吳祐傳稱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忍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謂持衣自首祐曰據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劉宋時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以違制糾之詞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前人引用皆無異義因孔注曰君子過有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願不及檢之際本心之惻但發露最真不得已

論語會箋卷第四

五 崇文院

之時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韓村先生曰人情於人之過徒見其過唯仁者於人之過中知其仁是同理之所感觸非待思索始得之過中之不仁固可推知然本文未想到此仁矣學者與其無瑕石等者有瑕玉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無瑕石等者有瑕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無復遺恨矣朝夕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人知而信者為難死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箋曰朝夕言時至近不遠一日也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即人所共由之大道非聖賢所獨有也但聖賢能由斯道而行焉衆人多不能焉故歸名乎聖賢而已聖賢豈別築一道哉集注失察○人之與物貴賤亦遠矣然人未聞其為人之道則其違禽獸不遠大幸負於為人之義是未可死者苟既聞矣則知其貴於禽獸者而無辜負於為人之義是所以可死若將此二句來反之可同凡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可與世說少孤如此二句來反之可同凡人一生不聞道既繫弱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而以口體

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其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箋曰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為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曰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實之意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子路篇下詳之○凡言志者心之所主也中井曰恥與憚不同憚者厭其醜惡非此章所指也家常饑餓者不欲入之聞視偶有美饌恐入之不視是人之常情矣總以他人之觀不在於己之口腹是雖不恥斯可矣○朱子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就食矣與則不能出其戶者○說文譏語也論議也蓋謂不足與論語道也○恥字正與志字相映不曰不可而曰未足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歷適丁

論語會箋卷第四

六 崇文院

是適之反對矣是必不往必不為己義此莫對適成文如賢否若不之類常人於便已事一概趨之是適也於不為己義此莫對適成文如賢否若不之類常人於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意與此合義之與比莊子庚桑楚擁腫之與居軼掌之與使可參看語勢比與易比卦之比同夫有不可者理也無可者心也無可無不可之心一因乎有不可之理是為義之與比此字中正有泛應曲當隨時處中之妙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以其過門不入草履陋巷各適其時也夫過門不入草履陋巷事也今日仕則過門不入明日隱則草履陋巷今日隱則草履陋巷明日仕則過門不入入事之無不可故謂之同道若乃不分仕隱而一於草履陋巷過門不入不為陳仲子之蚘蟻則為陳代之任尺直尋矣自古明敏之人多勇往如賈傳之遇漢文一切皆欲更張持重之人多安靜如曹參之繼蕭相一切皆守成規兩權皆自以為合義然而察理之心不可謂義之與比也陸隴其曰君子之制事備官之心不可有然而察理之心不可謂義之與比然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士無歸趨按此二論適莫內皆有皇本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者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者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以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信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入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此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或曰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所以萬殊也以此道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心為忠恕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已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道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忠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論語會箋卷第四
九 崇文院
起注應辭唯恭於諸是也曾子了其意故稱唯他門人不解其意下文問答所由起故記者錄之亦記載之法已若無下文問答是唯必不錄也○子出門人問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據此則知侍坐于君子如孝經所謂仲尼居曾子侍者自必在堂後之室故云當戶也既入室則但有出而更無所復入此謂子出者蓋孔子有故而暫出此室戶當即復入者門人者謂受學於孔子之門之人也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下不得率其門人侍說孔子之門人高弟曾子年最少孔子存時蓋未可教育弟子也蓋弟子門人一也以執禮之卑曰弟子或以受業于門曰門人門人合言之則曰弟子約言之則曰徒孔子之稱其弟子或以小體例論語一書凡記者書之曰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為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下不得率其門人侍說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夫子言由之惡奚為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問夫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得同在夫子之門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之名乎此皆為夫子之門人其明子疾病童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門人最多為臣不過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路為費宰證之可見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欲厚葬此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為顏子門人也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為夫孟子夫既或治之禮弓夫也左傳夫豈不知楚節之盡行也皆是此蓋夫子

論語會箋卷第四
九 崇文院
在家聞之自言於家非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為顏子門人乎此亦皆當為夫子之門人也總之論語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也其所稱門人自必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不稱師子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不然孟子言孔子曰防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曰言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柴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雖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者於門故謂之門人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弟子為年少者之稱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以其衆而相從如將帥之卒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擬稱之非正稱也故論孟禮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者以門人為在門之稱在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子而行宜稱從者亦所以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如此夫弟子為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之正稱受業者第通稱之門人為受業者是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然分明竹垞乃別弟子門人為二以轉相傳授者為門人其失更甚於邢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當數百人其親受業者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即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為門生此亦非受業者門人與漢之門生又與之皆非正也朱子注論語子訓語名物多採注疏而

論語會箋卷第四
十一 崇文院
于門人獨不採那說且又無注誠以門人自必為夫子之門人可不煩注釋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教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此固是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者其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為之師子無門人也夫子卒後門人有教授者曾子實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卒時已數十年也西河皆地史稱魏文侯教禮于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年也西河皆地史子語夫子于洙泗間又為宮父宰是時未設教也其餘皆可類推雖然三子門人之有無猶未可定而以論語本文詳玩之道孝弟而已矣語意正同自夫子而言則曰吾道自曾子而言則曰夫子之道只是道焉耳豈有二乎哉蓋曰而已矣者言只是一法無復別法也分明證上節一以貫之義也忠恕理本相通唯忠故能恕恕然後見忠忠之為言中也為人謀事盡己中心視人之事猶己之事殷到深切無所不至也恕者推己心及諸人如以己之儀察人之儀察凡所以付度體察者無所不盡也仁者入于推己心及天下之人以仁也說文仁親也禽獸知愛己亦推己及人故仁字从二人凡親愛之仁見於人偶相接之間故接父母則孝之道生焉接君則忠之道生焉接朋友則信之道生焉接人不得其道者何也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以有人我之隔也人我之隔何物使之也私欲也故能克己之私欲能破人我之隔而後可以至焉然大公矣忠恕克己破隔之道也故古人以忠恕為求仁之方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論語又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其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見忠恕者求仁之方也夫子之道仁而已矣而曾子學忠恕以對者就其下手用工處而言也乃見其著實據本分毫無假借蹈襲也設令曾子曰仁而已矣便是揀擇修飾之語非真孔門弟子何用珍重記載哉○毛奇齡曰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忠恕一貫須解出二字名義一是一件物事實是持此一件物事實將去字書以縉穿錢曰貫是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子聖百王無異道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即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其為一貫而務緊要該在中庸以成己成物為一貫而提忠恕道不遠以總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之以平天下育萬物非忠恕不為功大學以強恕為人為緊要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為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貫是曾子一貫是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忠一貫而終身行之單是忠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忠恕功即博施濟眾亦以仁聖為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無施人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張自烈曰此章須看得平實親切一貫即忠恕不宜落空曾子平日所習的忠恕全是一貫的道理及夫子直說出一貫來曾子便如獲故物便知道只在忠恕裏面不須他求故門人復問曾子但將忠恕發一貫如今人對譯事何等直捷而已矣三字總見夫子之道明白易簡無不一無不貫學者不必別尋一貫只要在忠恕上做工

夫聖賢都是實地指點話並無奇特並無葛藤諸家或鋪張一唯或珍重一貫或謂一貫難言借學者忠恕以明之使人易曉或謂忠者人道忠者體忠者用或謂唯後口耳俱喪門人一間縈風捕影何足實告皆不免墮入歧途○述曰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詔為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眾可謂仁乎孔子曰君子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理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然而未能盡從未有高遠深微難以名狀使人無從致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告顏則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非以一貫為得道亦非人人皆當問一貫之旨而後為問道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過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於空虛無用之地又曰世多以大學為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為經為孔子之言其餘為傳為曾子之意而門人所記余按誠意章曾子曰云云果曾子自作不應自稱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聯屬先後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一人亦殊不明傳采之章書則文錯出不均大學之體因字其時故論語之文謹嚴孟子之文舒暢左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也如思惡臭如好好色其心也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之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想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為大學者也○張甄陶曰此章道理最平實是以盡心之功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子同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笑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證明此第一義不是將一貫之語移下一層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氣候夫子遽付以秘密心印故謂此章以盡心之功告曾子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外注程說以己及物仁也即是心一貫推己及物想也即是為仁心工夫忠恕一以貫之謂聖人忠恕即為一貫也○注至誠無息萬物得所一本萬殊道體道用並不可從程說天道人道於一貫不己乾道變化傳會之甚又言唯曾子為能達此則子貢之一貫其謂之何又中庸達道不遠之忠恕與此忠恕正同但立言有不同耳不當作兩解應接非一謂之泛應緣微罔遺謂之曲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論語會箋卷第四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論語會箋卷第四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為利之愾則成敗利鈍所為人欲必使為君子者真情而行不精求夫成敗利鈍之由而義無實用矣朱子答江元遠書云後人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既失其名因味其實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精義者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其答張敬夫書云易無非言吉凶禍福書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壽考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即以爲利耳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推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權折鼓舞之慕說而矯其說者沿陳同甫義利互用之說抑又顯與經乖矣合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己亦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

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入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箋曰此三人行有我師之意矣○字有○實是先天之善人有己亦有故曰思齊不賢是後起之惡人有不必己亦有故曰內自省薛文清讀書錄曰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見賢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下省者字○此章思字省字夫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致疾怨起敬起孝也

箋曰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幾諫不專在柔聲怡色上而柔聲怡色亦在其中幾諫見志猶醫之投試藥也元欲投重劑而未審病人能受與否且予輕劑以試焉若能受焉則進重劑不可受則已矣幾諫而父母能納焉則可熟諫若不從之氣則又敬不違而已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敬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見志不從者不待發於言也不違謂姑從之不違也達只是達逆如禮風夜勿違命論語若夫善而莫之違豈可謂之不違微諫之意下不違欲諫之心耶聖本敬下有而字勞字亦當微字勞字萬章所云父母之惡之勞不怨亦屬子乃執其勞而不怨其父母不亦孝乎此非平常不避苦勞之比若乃熟諫之際父母怒而撻之至流血慘暴不慈之極世所罕見勞而不怨豈指此等變耶朱注引內則欲每句比合所以誤也又此章大無道惡逆則此章未言及者當別論○韓村先生曰是章本意爲孝子情切者恐至於佛戾而發之非爲憚怒息已忘親之過者而設之又敬而不違謂初問固敬而幾諫而見不從則易至於佛戾故又悚然起敬姑不違其意也勞而不怨謂姑從親之命勞身於其事不敢致怨於不從也其言固與內則相表裡但內則以全文示幾諫意嫌於

憚怒息已故中間補說則復諫熟諫向此章首幾諫二字既包稅則復諫等意故下唯戒佛戾一邊文意各有向不可牽合予謂子諫父母出於不能已論語中所以繼一及之也自孝經列諫爭章學者先以諫爭爲心吾疑之久矣○敬愛二字原不分開如下氣怡色柔聲是愛底意思起敬起孝是敬底意思然非幾諫之時止愛而不敬又非敬時止敬而不愛蓋諫之時不敢唐突其親必下氣怡色聲以諫此便是愛愛齊栗中發出這深愛意思又敬又字正從這幾諫中之敬來胡氏單主愛說未得其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

箋曰下遊字承上文亦謂遠遊也上句既曰不遠遊則下句不言遠而遠遊可知矣是省文法不遠遊是定規事勢又有須遠遊者則必有方正所以全其不遠遊之心也其近遊之有方亦可推而知矣鄭注方猶常也曲禮爲人子者所游必有常此蓋鄭注遊之本又玉藻親老出不易方故集注直以方向爲言而較醒豁矣○皇本不上有子字正平本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論語會箋卷第四

崇文院

箋曰前出言觀人之法故多二句此主孝子之行而類列之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若乃以爲既復出而又逸其半則編簡之錯脫甚矣何必至此且此章前後皆論事父母之道編者以類列叙于此與鄉黨篇入大廟每事問在君命召之下向決非湧然復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

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箋曰知猶識也謂記憶存諸心常常思念不置也喜懼只自愛敬切至念頭出來呂晚村云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一合念語非兩開開語也此說主活看反失經旨周聘侯云喜是喜其多一日懼是懼其少一日總是刻刻盡孝意愛日之誠兩字內都有非單重懼也此說得之在子不覺其親之老與在親不覺其子之壯同一情以其少長於膝下有所狎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子能憶存父母年齒則不至於不覺其老矣楊子提出不可不知不可得而久之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此章之義也曾子立事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此則學問之事呂覽上農教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此則農夫務耨之事並與此意異家語丘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此乃是章之注脚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論語會箋卷第五

竹添光鴻會箋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實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也妻去聲下同縲紲力追反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縲索也

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國志瑯琊國始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治長墓長墓在齊

地則當爲齊人明矣

以女室於人曰妻猶以食飯於人曰食也說文彙下云縲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縲同凡索皆縲而成就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汜論訓累縲兩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見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備注累讀爲縲縲即縲之省左傳不以縲臣擊鼓兩釋縲

囚使其來男女別而縲者以縲爲索也馬稱縲文義可見縲是牽曳

緊維馬之索也其於罪人縲以縲縲之縲以牽曳之縲之故少儀云大則執縲

左傳云臣負縲縲集注本於孔注縲爲黑索縲爲拘縲以文勢論之縲流於支離

富從漢書司馬遷傳幽於縲師古注解縲爲長繩方得安當在中與孟子告子

篇夫子在三卿之中同謂長坐與罪人同縲皇本縲作縲正平本同宜從之唐人

避太宗諱造縲字以改釋然釋文猶作縲者釋文作於隋未亡時尙不爲唐諱

夫子特舉縲以許其或有義取寬者公治之德於此一事蓋有可觀矣

古尸或有代親負罪者或有義取寬者公治之德於此一事蓋有可觀矣

食死尸別有一書名爲論語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界上則鳥相呼往清溪

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問焉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

兒也死即歸告村司村司問焉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

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主人

語奇矣春秋雀龍沈約韻雖更奇此未足以破其妄也記云噉噉噉噉即是雀語

治長翻之以爲韻語古韻雖殊其理本通未必盡與今韻相違不得以此相難但

用之則其爲好事者僞而記中

公治長解鳥語見皇侃所引論語而皇侃義疏自宋至元明泯滅不傳故明人楊

升華楊宗吾田藝蘅焦竑張鼎思諸家皆不知其事出何書而義疏全本獨存於

皇國今則傳

熊伯甘曰天下模稜首鼠之人最足悞世而踈競福急之人每至殃身此章並記

夫子擇婿之說前節可爲孔光匡衡一輩人下矻後節可爲顧厨俊及一輩人下

矻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縵又名縵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

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

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親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

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

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

乎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箋曰王注南容弟子南宮縵魯人也字子容據此知南容姓南宮名縵字子容故

稱南容也論語平常記弟子皆稱字則容爲字可知也南宮南宮字容而稱南容

此知給之妻即孔子兄之子給即南容也女子而孔子諱之且以稱爾且居喪而

平

也者貴戚之家何至慮及于雖親親而不可得免者而以免于刑戮為論乎況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少孔子二十一歲孔子之兄孟皮蚤世安得有其兄之

子少孔子三十歲者而妻之耶
大刑大戮專指死罪止稱為刑戮猶云刑罰輕重兼舉之辭聖人斷事以理語常而不道變如南容之謹言行自可保其必免於刑戮公治長亦未嘗不謹言行而

雖相反而其歸亦自一此正編者深旨之所存也
中井氏曰程說嫁女才求配固有此理然必其才大過於人者與大劣者方可難以為通論又云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頗似過論按禮制自夫婦之別君臣上

下之等至於喪服以避嫌而作者亦多矣若在禮制者美其避嫌而無禮文者以避嫌為卑陋豈公平之論也哉避嫌亦宜有中道後儒賢達或自信之篤排避嫌之說斷然自將或失

道亦不可不識焉
崔述曰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為得有所較量區別於其間或蓋公治長在縲絏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

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其免刑戮者則在縲絏者為所棄若不以縲絏為病則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見聖人之觀人擇婿得其中正但取其賢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計焉不以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

耳則可無意其間也
皇侃曰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劣也己已女妻公治兒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天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焉於度反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蘇氏曰稱入之善必本
籀曰子謂子賤非面告之語故無曰字孔注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必慮之借字古字通伏故說者以伏義是子賤之祖濟南伏勝傳尚書者為子賤之後詳見後

漢書伏湛傳頭氏家訓書證釋文以作必為誤則不知慮必俱從必得證未為誤也又史記弟子列傳必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此實治單父之績得來君子以成之也呂氏春秋察賢篇必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必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力者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十有二人足以法壘敬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放功矣惜也不齊為之小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所兄事所友所師者言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也二斯字上下異義是賈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亦所以勸人近賢進德也賤隨其子曰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陸隨之取是副意此是實辭蘇說厚之至不必講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箋曰此問原不承子賤說集注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則低看子貢太甚論語出於門人之謹記其編次能每章必上下承接乎此特因章首突然以賜也何如發之故有是解然此子貢質己之為人於孔子以自求進益與貧而無詔章之何如舉其所已能以為言者同何疑有此發問女器也只是稱揚之辭無貶抑之意何本皇

本正平本女作汝
瑚璉當為胡璉春秋傳曰胡璉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瑚璉當是以木為之禮記論學云胡璉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孟都修堯廟碑字作瑚說者據攷工記旋人為璉謂璉是瓦器則胡璉亦瓦器然旋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蓋今此用瓦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蓋有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

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論語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股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如記文則夏器名璉股器名瑚而包成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則疑諸儒所見明堂位作夏后氏之四

可倒叙果使瑚股而璉夏則正文宜曰璉瑚不宜曰瑚璉矣子貢周人不言璉而而言瑚璉見其罕觀古器可崇重也鄭注明堂位不言其制其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曰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簠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

度如簠而銳下是璉亦方也瑚璉璉方未知何本周禮賈疏案李經云陳其璉注注云內國外方受斗二升者而據璉而言若璉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陸佃云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注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云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蓋王公矣

聖門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
器字原是聖門所最重觀女器也一句則知

龜井魯曰瑚璉宗廟之貴器子貢像才非常用之器也余注素書釋說變致權所以解結句曰若仲尼出子貢存魯張良召四皓定帝夫權變也者戰國兵士之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所先而非關黨之所傳誦固亡論矣然世有治亂時有否泰人有賢愚境有順逆當夫時變殺戮紛紜西伯非無變用事則無復術可以解免焉有一死已夫子遊於農山使子路子貢顏淵各言其志而擇顏子焉世已有明王聖主而賢良輔相之救其五教導以禮樂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鎗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使卒伍無戰固之患室家無離曠之患由夫子我亦將勇賜也焉所用齊楚合戰於再鳴于岐山而麟又舞于虞庭也雖非夫子我亦將勇賜也焉所用齊楚合戰於望塵埃野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聲上震於天旂旗纒纒下蟠於地兩軍相望之骨則夫子尚且曰權變解結戰國兵士之所先應而去之與我則知其必謂辨士有能為器而收之也其為瑚璉不亦多乎當彼魯墳墓之國而危亡朝不期夕謂存亡也東手遺停于齊夫子必不忍矣余之注素書取子貢存魯之說為是故也○集注反君子不器為說不可從夫子之意豈及於此哉曰女器也器字只是借來說本是稱美子貢為有用之成材非謂未至於不器也夫不器者君子之自脩器之者擇入之大用不可相遠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焉於度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

用佞 夫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不許其仁何也曰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不佞故深惜之虞夏書無佞字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說文佞巧譎高材也從女仁聲巧譎一義高材又一義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詔也與說文前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之義而盡用巧譎之義矣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口譎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譎不口給之君子乎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為佞才也則直以為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主此義邪說云左傳云寡人無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惡耳為善捷敏是善佞詭詐是也為惡捷敏是惡佞即佞人也是也

焉用佞猶云何以佞為賢歷一世之辭不可在仲弓一身上說正平佞下有也字

禦人以口給禦是有意抵當如禦敵之禦抗拒人之難詰也非應答之謂給瞻足之意捨事情之可否唯以口舌抗禦馬瞻給無所窮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顧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

屢憎於人者當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憎此是人心公惡處集注以禦為應答則口給亦在平日應酬言語上也縱令無情實未必惡人之憎也唯禦難詰之口給乃可以取憎也蓋人持其欠處而詰之口給者弗肯受屈故人口服而心不服所以憎之正平本無於字人作民不知其仁焉用佞玩本文兩個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徒仁下佞下皆無也字

不佞無傷於仁不足以為病矣然未可指不佞為賢注抑揚太過三月不違所以稱賢顏子不得據三月之餘以疵瑕於顏子矣全體而不息體字是活字言人體息之而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

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

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容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

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 重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箋曰張彥陵曰此章是見性之學却亦是經世之學明新合一

字蓋曰彫彫三字不同經典多以彫為彫琢以彫琢為凋瘵皆傳寫之誤漆彫開本彫彫皇本彫彫南宗本同彫與漆字相熟今從皇本漆彫氏必其職掌漢師調刻以官為氏者也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開若漆謂上開本啓字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意問疑疑惡所記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彫開仕則開若對字復何疑自偽以開為名家語又云字子若而集注遂因之耳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為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思子羔冉有季宰樊遲子貢西華是也若於漆彫開之使仕而不使仕者則與子路使子不仕則者在此時雖子書之力辭費宰然仍為夫子宰子開其後仕與不仕使與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白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知開之言未能信亦非不樂仕矣吾斯之未能信凡斯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即指仕而言論語用斯字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言也則斯謂之仁矣乎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皆緊承上文未有舉一斯字懸空指理而言者也助字也信自信也夫仕者大而社稷民人小而庶職事務皆須有以擔當焉夫子以開之才德堪以仕而使之仕

五等諸侯之所以得有三軍二軍者豈使之互相攻伐殘弱其必藩王室歟
王懷也周禮軍賦說謂六軍先用六屬六屬不足則六遠六遠不足則盡境內以
行而後用諸侯之兵殊不知先王雖有征討亦必視道里之遠近以使其遠者自
使方伯征之即近者亦何至盡境內以行邪若至千里之地背城一戰而後動
勤王之師則列國之視王朝直如鄰邦有國
豈後成大一統之象邪治賦兼有勇知方言

千室之邑三句古凡大小官多稱室如家宰大宰膳宰宰旅及邑長家
臣皆名宰也千室之邑是公邑千室之邑宰是公邑百乘之家宰是家臣乃爲主
人經理家政爲衆臣之長者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
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也王畿之地鄉遂以
家計諸侯之地亦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魯凡幾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
多少也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敵邑尙書曰大邑商曰
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是邑爲國之通稱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周邑凡
皆以國言也邑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其邑之衆寡莊公二十八年傳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
同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千室則邑之大者也此章與
言志章較子路子華皆如其言惟冉有則自許爲邦而孔子但許其治邑治都而
非治國矣然千室之邑雖不能與六七十相埒亦當與百乘之家相稱必
無不獨千室之里居也況千室中百工商賈雖無田必食農之粟何一不與農
桑不獨千室之里居也況千室中百工商賈雖無田必食農之粟何一不與農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於足民之任者乎故大邑稱千室也約言千室亦甚言邑人之衆邑里之廣爾至
千百乘之家則當時幾及千乘故季氏有富于周公之名而常言則止稱爲百乘
之家爾較之所自言六七十五六十者不已不遠矣孔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
夫采邑不爲公邑則似有祗能仕於私家未能備也邑宰主治民言家宰主治
私事與元帥曰邑有公私之分如武城富父中牟中都單父等皆公邑費邑則
千室爲公邑之大者邑宰總其綱養與教與國中之鄉同而稍差之亦可知矣家
雖百乘其宰無治地之責如子路冉有仲弓爲季氏宰此百乘之家宰也夫子告
仲弓曰先有司放小過舉賢才知家宰於大夫之事無所不與既爲家職之倡又
可薦士類以充衆職觀子路舉子羔爲費宰王生舉張柳朔爲柏人宰則并得薦
人以宰私邑矣曰公私邑亦命於君否曰春秋公私邑宰皆稱大夫家臣亦稱
大夫見昭七年及二十六年大約公邑之宰爲公臣命於君私邑之宰稱自辟置
亦告於君耳又曰冉有用子於齊師夫子稱之季康子嘗服之今專以爲宰許之
何也曰聖門學者多通才此特舉其更優者言之耳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不與
材語之科何也曰陳蔡之厄不必人人皆與且弟子不過偶記人見以見其有
則疑其未必優於治國無
異夏蟲之見殊可笑矣
赤也束帶以繫佩而後加之大帶笏於二帶之間此束帶之常法也玉藻說大

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理綈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又
云大夫大帶四寸維帶君朱練大夫立華士緇辟是帶有飾也鄭注諸侯合素大
夫亦如之士以下禪不合而絺綌辟讀如禪謂以緇宋飾其側人皆充之大夫禪
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雜即禪也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士禪垂之下外內
皆以緇是謂緇帶疏云士用熟帛練爲帶據此知練帶唯士而已大夫則素帶也
急就帶注云練者煮練而熟之也素謂絹之精白者蓋染絹成緇故大夫則素帶
非練帶也子華如東亦必非練帶也雖子華自言謙云小相下居士職然士
爲相也原無所爲禮亦不能與賓客言也出接賓則同稱爲賓入詔禮則惟上
摺之事矣上介亦然若未介未摺僅得于大門外立而傳辭不可得辭爲即與
賓客言也大夫猶可攝行上介上摺之事即所謂攝相者是也若士則大卑不得
攝卿事矣孔子所謂束帶立朝者亦必大夫之任云爾則此束帶非練帶也立於
朝者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該耳
聘禮及廟門凡筵既設摺者出請命注上摺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摺賓
也又云摺者入告辭注摺者上摺也親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摺者
謂注請猶告也上摺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摺者出請事敷
禮公曰摺者上摺也是相大禮皆上摺之事也賓客二字散諸侯大夫對舉則周
禮秋官大行人人摺大賓之禮也賓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夫對舉則周
又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此對舉之別也左傳僖二十四年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賓諸侯而稱客成十一年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大夫而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稱賓又詩詠有客上公也禮言禮賓大夫也此散文之通也此與賓客言者槩而
言之也如魯有祀伯來朝禮言禮賓大夫也此散文之通也此與賓客言者槩而
大賓小賓稱賓賓爾如魯有宋司徒華元來聘齊侯使國歸父來聘楚子使椒來
聘之類皆客也不得如王朝之分爲大客小客也不得如小司徒所謂小賓客
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
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
此章與四子言志章同意可見聖人無處許諸子無空言此所以爲聖門人物也
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武伯不知所謂仁而魯國又急需才其問
三子也欲用三子也其不問三子之才而先問三子之仁者蓋彼亦知以仁之名至
美而讓認功名爲道德見諸子之功甚顯遂不問彼而問此也便第告以仁不知其
仁則彼疑其不可用彼亦苦於不能知惟直舉其才以塞其望並分示其意則三
子之分出而武伯之心明故此章雖無才字不妨竟謂才邊仁字只前後點明可
也括出三箇可使使之以動武伯器使之意使而云可
者分明謂國可使之也自用入者言不自三子言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 對曰賜也何敢
望回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
終二者一之對也

願子明容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
因此而誠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
學明而才之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
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問性與天道不特問一知
已也

蓋曰回也聞一以知十云云十數之多也二數之寡也多寡相形以明優劣而已
若數之始不必論二又不當作一之對通鑑載廣陵李廉徐淑年未滿四十
台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應選左雄詰之曰
昔顏淵聞一知十季康聞一知幾汝無以對據此則只以多寡計不以始終論漢
以前人皆
如此也

吾與女弗如也包注與如字得之夫子嘗云惟我與爾有是夫陽貨所云來予與
爾言詩所云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皆此章之證何可解與為
許朱子以為所好故解為許不知此與文王王道而未見同一意夫子嘗云由也
好勇過我聖言類此者不步也論衡孔問篇引此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
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女俱弗如也皆女
俱不如此也文意極明暢後漢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吾與女
亦同是章與性天道章其
前後未可臆斷不必講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龜井魯曰記夫子教誨之術也夫子有言曰賜也之敏賢於丘其穎悟可知也然
至顏子之賢莫與比肩故夫子發問以觀其自如何如將以為他日之地蓋所謂
老彭揚則抑抑則揚者教之術然也知十二言已才下數等也弗如也吾與女
弗如也夫子深喜子貢自知之明故然其不知又曰吾與女俱不如以稱讚顏子
之賢而勉勵子
貢在其中也

何敢望見遠不及他
且不能齊等況愈乎
述何云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博
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
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
也朽錢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誅責也言不足責

乃所以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子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
重譽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
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
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寢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
寧為懼勤動不怠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
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
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蓋曰宰我稱名特筆也鄭注寢臥息也晝寢當晝日而寢也此與韓詩外傳衛靈
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宋玉高唐賦楚王晝寢于高唐之臺同不與列子晝寢夢
而後世反疑之已甚故如梁武帝有晝寢非坐而假寐也晝寢在當時甚為可怪
惟宰我獨為之故可異也內則謂雞初鳴或盥漱飲食陳枕欂則則雖欲
晝寢而不便矣至秦漢以後漸有承塵帷帳編牀之器及晉人世說新語多誌晝
寢事以為美談則枕褥常設而晝寢甚便亦莫之或過矣或又云晝寢當
居外宰我晝居內故夫子諷之果然則當云晝居寢不得云晝寢矣
作離今從皇本正平本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糞土之牆言以糞土築牆也糞土謂糞之土也山原新採之
土其性全而黏塊可以充牆壁之用一經糞治則其天鑿矣無復黏性不中用牆
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穢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朽皇本釋文本並作朽巧乃朽之俗
玉篇作朽隸體小變爾雅釋宮穢謂之朽李巡曰鏡一名朽塗工作具也郭璞云
泥錢言用泥以錢也說文木部朽所以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樓從木朽聲樓
朽也從木曼聲全部錢鐵朽也從金曼聲是朽以木制錢以金制二字從木從金
其體也从土其用也錢之所歸亦曰錢孟子所謂畫墁是也朽樓同物異名用以
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為朽人左傳稱巧人以時是也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
曰欲為智伯報讎釵謂塗墻之杆其杆謂皆用木而獨刃之
於予與其過者其讓責之之辭也與猶也於予與改是周官太宰八曰
誅以取其過者其讓責之可救掌萬民之妻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思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貫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於
人二字俱指宰予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且始之人
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
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

於予與改是改是猶言改於是也謂今改如是也是字指觀行一條不當解
作改之改者更其方術不必言改失胡注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以下當解
宰人德安量大小過也棟固係志氣之昏惰然亦小失耳而責之如是其甚矣聖

人未始辨弄之輕重大小也而可乎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於焉

度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根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
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欲得非悖悖自好者
乎故或者疑以為為剛然
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德一類而各有謂也強者弱之反勇者怯之反毅者脆之反剛者柔之反唯剛有
勇往割斷之意故說文解作彊斷也字從刀故每帶斷割之義物茂卿曰書九德
直而溫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皆非也中
庸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邪以直解剛朱子以強解剛皆非也
仁齊誤援中庸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
弱對以力不屈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為強勇之
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為得以為剛乎譬諸物金剛木柔而木
有強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為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直則以不由言鳥得混乎

申根釋文引史記作棠劉寶楠曰禮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漢王政碑有羔羊之
潔無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
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棠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侯我乎堂兮鄭
箋堂當為根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根申黨為二人玄宗開元二十
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根魯伯真宗祥符二年封根文登侯黨濬川侯俱列從祀
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根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
謂文翁圖有申根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根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
石室圖無所謂根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孰為
正

根也慾焉得剛說文無慾字慾欲之煩文謂身有所願欲也慾字最廣亦要說得
細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根學於聖門必不至如世人貪財好
色嗜慾無厭唯有一有慾矣則臨事剛斷有妨於其慾者必畏縮弗敢為是以慾喪
剛者不得以爲剛者也蓋慾者累剛之尤剛者無慾則不為外物所屈撓如鋼刀
不離於鉛則切物而鋒自不屈有慾者不能剛則易為
外物所屈折如鉛刀無鋼性則觸物而鋒便挫屈矣

太宰純曰季布有名之士當時所號稱賢者也其始惡曹丘生以為非長者與其
在呂后時當面折延爭以為笑噲可斬首足以見其剛直道其間曹丘一言大說

引為上客厚送之何其柔也豈非以好名無已故乎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根其
亦有清濁無非
慾者可不成乎

吳因之曰剛柔之名雖自來並稱然天地間只一剛便了其所謂柔者特委曲以
成其剛而已當初聖人因見得天下事沒有這段柔曲便連那剛也成不得故並
舉之曰剛柔不知剛與柔自對不過蓋柔只帶在剛裏面造化之所以為造化人
心之所以為至德要不過此沈無回曰廉直猶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
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若
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

古賀煜曰人之衆德莫美於剛又莫盛於剛君子所以法天行之健而自強不息
也凡世人制行以偽亂真者不可勝數而其最易炫惑者莫甚於剛或狹中偏性
不知通變之方或師心而自是忠告之箴格不入或恃粹察氣滿胸腹不
可嚮近或奸入私面折人譽以不長高明自任此後世之所謂剛而其實以偽
亂真之尤者也昔夫子嘗難未見剛者或舉申根而夫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由是
觀之偽剛之亂其剛其來尚矣夫陽氣一發金石悉透春和長育雖窮山荒野莫
不周浹此陽剛之灼見者其論乎人也其心之無私與否其執議之為是
為非苟奔陽剛之灼見者其論乎人也其心之無私與否其執議之為是
之辨所守之正雖艱辛百折而不少移慈仁濟物之心如青空明月然此剛之至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也如漢文呂伯恭未足稱至剛顧漢文開馮唐食盡逆耳之言而克優容之伯
恭讀夫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語頓革猶急之性為寬厚亦得剛之一端矣
朱子以堅強不屈言剛者謂不屈於物也惟無慾故不屈程子曰云剛則不屈於
慾對上句人有慾則無剛言乃云入有慾則無剛剛則無慾耳程子之云不屈只
堅強不屈之本也又孟子鄉黨自好者不為此當自愛其身之義言自愛惜其身
不使陷乎不義也謝氏自好語雖本孟子而從
自以為是之義方安如解為自愛則不的切

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
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

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不願亦勿施
此所以為
仁恕之別

子曰中井積德曰子貢蓋在孔子之側與同門諸子語而有此言也非對
孔子說之孔子旁聞而呼之曰賜也云云耳賜也兩字可想坐上光景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二句下篇
云己所欲勿施於人施如同義

我對入而言吾自謂也左傳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及我食吾言述而篇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爾孟子我知言我善善吾浩然之氣莊子吾喪我皆足以徵矣大學言絮矩之道云前所惡於上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意蓋子貢以想自任而孔子謂其非所及也不曰勿而曰無者語路之異而自他之別也勿者禁他之辭無者自制之辭欲無我欲無此事也是其辭不得而言也

子貢言吾亦欲如此自勉之辭也夫子曰非爾所及若曰談何容易爾試以身體之恐未便及此此難之之辭欲其實用力耳勉而進之非抑之也及字就目下言不成就後曰言天勉然之勉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勉聖人行仁也能勉則仁矣不以勉者為勉自然者為仁生分別也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文章德之見子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不可得而聞也已矣那本無已矣二字依皇本補之史記孔子世家漢書陸弘夏侯勝等贊又外感傳注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語句末俱有已矣二字此子貢寓嗟嘆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

始注謂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未至是恒久不已固天道也然其所以不已以消息盈虛耳消息盈虛即吉凶禍福之所由而生也推其本亦唯陰陽與陽故古稱天道有指福善禍淫者有指入道自然而合說為此章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子曰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而孟子開口便道性善至程朱益發明而闡發之蓋聖賢各因其時而立之教焉故其言雖不同其道未始不同也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禮樂刑政猶有存者而人心風俗之敗壞未甚故孔子之教人必以禮樂為先學弟忠信為要使學者服習乎禮儀游泳於樂節而成其孝弟忠信之德而學弟自然莫不得心性之正是孔子之時也迨乎戰國先王之禮樂刑政遂以崩壞而人心風俗之敗頹亦已極矣孟子之教明斯道以救一世於是性善之說直揭其本然之要以為教焉且若存心養性之說皆使人用功於本源是孔子所不道而孟子始言之是又孟子之時也迨秦焚書聖經不全漢儒僅守訓話而於大義無所發明其後佛老之說日盛月熾高明之士往往以吾道為卑下不足行而遂逃於佛老至程朱起闡發孔孟之道其學以持教為本以窮理為要皆兼心身合內外統鉅細與彼專以心為學者固不侔矣蓋佛老之說如彼其高妙深遠也故吾之說亦自不得不極廣大靈精微蓋不如是不足以破其怪誕之說而明聖人之道是以程朱之說自天地造化之大以至民物性命之微巨細兼該至精極密其說多孔孟所不道者是又程朱之時使之然也後儒不達於時宜變通之義輒斥以為佛老之學妄亦甚矣要之皆坐於不知時耳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勇及也故者之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曰人有篤好之物既得一事而未料理更得一事則心愈忙忙至于煩懣發熱故每得一事輒怕後事早至手也好之至耳子路之恐正此之類此三句文法方能行透過一層乃加得十倍正平本末下無之字

論語所記無非善言善行此何論及與弟及范說當削子路勇於行凡所聞於師友欲皆必行之故有未行而又聞之積憤之積身欲償之難也常人聞之未必即行之苟子大略謂君子之學無不善無宿問與此相發

張彥陵曰此即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畫出子路一個心事也是真應身曰推其心而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

何等勇
果力量

子貢問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子，衛大夫名。周凡人性敏者多不好

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諱為文，以此而巳。○蘇氏曰：孔子文，使大夫叔疾奔宋，文子

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

使疾弟道室，孔結其為人如此，而諱曰文，此子貢天緯地之文也。

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曰：圍與臧辰皆以蔽賢得文，豈但不推進耳，猶知尊禮之節取可矣。故孔子稱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仁齋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

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敏亦就就學而言，非別項述而篤。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

者，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皆可以證矣。

不恥下問，孔子注：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凡字極妙，言官位才學，問義年齒，都

在己下者也。夫子嘗稱其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威儀。

公卿大夫自有一種學問，春秋大夫又別有一種學問，勿謂聖賢絕詣亦勿謂

似章句俗學則得之，又其在異國，越衰之文，以拜享行父之文，以盡忠其在本國

謂可以為文矣。不同。

之社稷，以匡持者，非徒記誦詞章之學問也。故雖有施行，聖人猶有取焉。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高。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田有封疆，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貴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

今或以一言盡一人

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曰：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章注：成子，子產之諱。論語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於列國，卿大夫有諡者，或稱諡，或稱字，香神各異，固無定例。

繁辭傳，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中庸：君子之道四，家語同。有君子之道四，皆舉其尤

不知之心，未去，每事苛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焉。夫謂之數事而稱者，必以某事見

其恭也。某事見其敬，以某事見其忠，且義乃為數事而稱。今日行己恭，是無往而

不恭也。事上敬，是無往而不敬也。養民惠，使民義，是無往而不惠且義也。行己事

君，治民之理具矣。則何謂數事而稱？大學：稱文王之敬止，亦惟曰為君止仁。

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為人止信，五者而已。將亦謂數事而稱者歟。

恭，倨傲之反，言不自高以侮人也。恭，本主容貌，說而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賢知先人

也。勤，盡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故夫子稱：為惡人惡者

宣子曰晏姓平諡名嬰稱晏平仲猶稱臧文仲臧武仲也與孔子同時者如子產趙
稱子何歟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

最難其交亦最難故須按時地言之只敬便諸費不投
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多其弊總自不致生來

魏禮曰君子使人可愛寧使人可敬夫愛而不敬者愛終衰因敬
生愛愛不窮矣是故小人無敬小人而人敬必外附君子之重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

孫氏名辰居猶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
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詔遺鬼神
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箋曰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
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其
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藏孫氏事云作虛器杜注以居之所謂龜室也
漢稅也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室也
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稅禮廟重櫛天子之廟飾也
文仲諂淫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
不知左傳襄二十三年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龜名也一云龜出蔡
地因爲名臣瓊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
楚不可名龜爲楚也俞樾曰疑蔡當讀爲說文說文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說若
寶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名之曰說蓋楚語也龜本荆州所貢故沿襲其語
耳說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居言謂蔡蔡叔之蔡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
爲說猶以蔡爲說矣俞說可從漢書食貨志元龜巨首長二尺二寸也然則尺二寸
之龜謂其廣不謂其脩曰尺曰寸皆謂兩邊相距也臧氏之龜名僅句昭二十
五年傳云臧會竊其寶龜僅句下僭而吉者是也全祖望曰臧孫世爲魯國守蔡
大夫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周柄中駁之曰左昭二十五年傳云
臧會竊其寶龜僅句以下而家語亦云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明是臧氏所私
置若是國寶則不得藏于臧氏之家自有龜人掌之武仲奔防大蔡自在何待于
納臧會烏得而竊周禮卜師龜人皆屬宗伯臧氏司寇非其所掌此說是也古者
寶龜皆藏諸宗廟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宗廟之神也鬼神不言以下筮告之也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節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蓋著龜鬼神之

亦藏在家廟中矣又知山節藻稅者乃臧氏家廟中藏龜處之節稅也蓋文仲以

爲不用于家廟之堂宇而用之于藏龜處可免譴尤爾然則臧氏居蔡若果世官
則不應于大夫之家者居蔡謂指魯廟居之則山節藻稅之不智智在魯君守

龜之臣所能妄行于先君廟堂之地邪謂非私黨其誤明矣居藏也蓋穆遷
無化居魯語矣桓子假貨居財史記謂不韋傳是奇貨可居越世家厥居候時
師古注居猶儲也儲有藏義居字之義可以證矣

山節藻稅節與棹同藝文類聚引作築棹一字爾雅釋宮榑謂之築棹文藻音
節上標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榑一名榑山東河南皆曰榑自陝以西曰榑榑則
築也榑加於柱榑又加於榑以次而小故名之榑薛注西京賦曰榑斗也王延壽

靈光殿賦芝榑攢羅以載蓋張載注云芝榑柱上節方小木爲之榑在榑之上榑
者柱方木斗又小於榑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榑與榑非一物釋宮合二事渾
言之許則析言之又爾雅謂之榑榑注柱上榑也亦名榑又曰榑說文開門榑
榑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榑者榑之榑榑注柱上榑也亦名榑又曰榑說文開門榑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謂之榑案則謂爲門上之榑與柱端之榑同故其訓亦不異也鄭注禮器云山節
謂刻柱頭爲斗榑形如山也是刻山爲節不刻山形爲節也集注似誤釋文榑本
又作檝爾雅云檝謂之梁其上也檝謂之檝是檝在梁上郭注以爲榑榑注明
堂位亦云檝檝謂之梁其上也檝謂之檝是檝在梁上郭注以爲榑榑注明
西者梁言南北者屋脊爲榑榑爲梁榑上短柱所以承榑淮南主術訓短者以
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脚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
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以榑爲榑榑誤徐鍇說文繫傳
以榑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榑之木爲榑亦與舊訓不合
居蔡與山節藻稅古注以爲二事謂居蔡是管諸侯之禮山節藻稅是魯天子宗
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事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日一不知也夫山
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培朱
絃鏤畫出自夷吾之審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
民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然則山節藻稅其施之於居蔡也明矣而夫子以務
民義遠鬼神者爲智則文仲不智亦可推而知矣何如其知猶云是何等談語
亦婉刺皇
本知作智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爲於慶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

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爲於慶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

而不知有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

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

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齊大夫名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也

子棼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

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若未

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

夫仁者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

謀者無非借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

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楚子玉凡二十八年子玉死焉呂成微之子也又繼之僖三十三年

楚成四十六年子玉死時公孫求令尹而不得元元年楚成王既後數年不

著令尹至文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辛成嘉為令尹至宣四年傳叙于越之亂非

紀之曰令尹子文卒嗣殷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傳記昔未詳或云子文之後非

也子文之死雖因商臣之讒實誤聽大孫伯辛之言五年滅六十一敗藥師文

大孫伯辛則子文為令尹之後當必大孫伯辛之無子文復仕之事矣蓋子文

三仕令尹皆實事也其謂三已之則總其大略而言不皆罷黜而自讓者有一焉

然即自讓亦是已之左僖二十三年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蓋亦必楚君有將欲黜之之意子文性本恬退故因而

薦子玉以代已此非特不以為僭且益盡其忠安得謂子文並未罷黜邪由是推

之魯莊三十年申公闢班殺子元闢殺於寃為令尹是一仕至使子玉為令尹計

使子玉為令尹是三已之子文不戀令尹之官故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楚語觀射

父曰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潘夫論遇利難歸子文三

已罷去也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子曰忠矣忠者中心也也也此章忠字之義也曰未知焉得仁未知疑之也亦不許之

辭與仁則吾不知不知其仁語意正同既以未知疑之又以為得決之是言

語之道集注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失本文口氣下節放此

中井積德曰子文志專於忠故一身之得喪不能動其喜怒之情故亦無其色耳

此實足多者若天資喜怒不形是其真受不足舉而稱也注為人喜怒不形失當

崔子齊大夫名棼崔子弑齊君句法與季氏旅泰山同弑上加將字看弑者說文

云臣殺君也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譏曰弑者何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

候問何事可稍稍弑之是其義也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

名之書也故曰弑不曰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曰弑或曰殺

陳文子有馬十乘文者證也文子去齊春秋經傳皆無之時非有執政且旋因

故不錄也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

十乘是四十四匹馬乃指其在厥之馬金山以十乘乃十句之地其采邑之大可

知此說非也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齊景

公有馬千乘則指馬之畜千厩者凡云有馬若干乘必計其厩畜馬數左傳齊桓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其例可推矣大學畜馬乘謂士

試為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

答趙而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為大夫者當

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

出奔復反於齊凡子文在齊一歲之中遊仕諸邦

子曰清矣清者潔也仁是心德

之全忠清則仁中一節之名

光鴻接仁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孔子教門人以此而七十子之所以日夜講究

亦不外於此然而仁之德大矣其用廣矣全之於心行之於身而又使天下之人

皆歸於我之仁而得為入之道夫然後仁之心德功用始全矣嗚呼仁豈易言邪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馬乘今文字有馬十乘亦可謂

多矣正平本則曰則下有又字

違之一邦正平本南宗本作違之至一邦皇本作違之至他邦蓋衍一字

也杜預左傳注云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

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

出奔復反於齊凡子文在齊一歲之中遊仕諸邦

子曰清矣清者潔也仁是心德

之全忠清則仁中一節之名

光鴻接仁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孔子教門人以此而七十子之所以日夜講究

亦不外於此然而仁之德大矣其用廣矣全之於心行之於身而又使天下之人

皆歸於我之仁而得為入之道夫然後仁之心德功用始全矣嗚呼仁豈易言邪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去之夫以國之重臣而見君父將有大變越

境而逃不久違歸仍比肩崔慶之問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本百車而成以慎

之處亦不能無異譽之顯子玉之經琢磨而未免一點微疵者微賢去則光輝澤然一段之功所以克己也子張渾然之體未備琢磨之功猶有大者在焉不獲去疵瑕而已夫子責善管仲不致死於物各因其材而篤者其意亦在論仁之不易言不體之不難於用也子貢之博施而濟眾是專求仁於功用而略於明德矣故夫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原之於心德而告以仁之方示用之不出於禮也蓋仁之大者無如天地碩果不食生生之理存焉天地之心也五行兩施品物流形天地之功也象天地而生於兩間者人也無仁則不可為天地無仁則不可為人孔子之學以仁為本所以學為人之道也子張欲識仁故設此等問也非立論以判斷之則注悅於苟難以小信大等皆近於說矣楚之借王豈子文之罪也哉滑夏之事楚人自以為富強之術也唯齊晉諸國指為猾夏耳非定論不可以罪子文

伊藤長胤曰無所受汚謂之清無所乖刺謂之和昔人之善行也夷惠之行能至其極故曰清曰和和文子之於齊恥與惡人同朝而避之他邦不受其汙就一事而言則與夷齊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固同其趣故夫子與其清也先儒以私欲淨盡為仁之本體則仁與清無甚差別故曰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惡悔者如其說則不唯不得為仁亦且不得為清矣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也斯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思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箋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證也文子為人詳密舉事過蓋漢胡廣之風也今魯人慕稱其無過舉以三思強聒於夫子前夫子因言之示文子之未賢季文子聘於晉求遺喪之禮以行見左文公六年此未非不可授以證三思又襄仲殺子惡而立宣公賊即仲耳宣公為仲所擁立非親作惡者注宣公篡立語是似指宣公作賊而文子為事者此失事情

凡事未得決定雖千計萬慮積日累月皆第一思中之事矣既決定矣然後更審其前後左右妨礙有無此為再思再思決定矣然後更復一番此為三思夫子言再思而完至三思則過慮害事耳蓋文子所長在謹慎而所失在過慮也凡事關于死生存亡者中人以上皆有捨生取義之氣至于過慮熟計利害之念萌生

往往喪當初感激之心亦穉義士初結義立誓數月之後背約者多矣皆由三思而生焉曰不必成徒死無益而刑戮加于父母妻子也蓋利害之念動焉作忘平時感激之心耳豈本正

文字生平專為培植家門奔馳公室魯政之遠大夫實自文子始其所為三思者皆不利於魯國之事故夫子諷之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蓋謂此類概而論之如諫君欲與楚爭晉頗有善者如因恨蘆仲嘗欲去三桓而追咎殺適立庶之罪以逐東門於文公之喪仲殺惡及視而已如不聞反為納賂于齊以立宣公則文子全不知有公義矣如姜不食粟環小善唯相三君而無私積堪謂清廉有德矣此其所以為良也孔子所謂斯可矣三字正對文子之為人而譏諷之也且以逐莒僕一事論之其使史克對公問以弑逆大惡而與竊寶玉同條輕重失倫者正因知無瑕以戮人巧為護身也然謂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斯為非操之先聲矣而又謂行父於舜二十之一又其

後來季氏不臣之張本矣何其狂悖至斯乎

審矣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然此章再可據三思語而言亦唯歸于文子身上矣非謂通人皆可再而不可三也注務窮理失倫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愚不可及也之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甯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不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

箋曰武子衛大夫甯命也武證也武子未嘗事文公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便是邦有道當其君臣相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二邦字實指衛邦有道則知者謂其智凡所以事君交鄰無不盡其道也此句影起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亦影起愚不可及蓋成公之妄固不知入以叔武之守而至

於救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聖背盟不言於事後於甯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開言之側詳許皆絕刑罰不罹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而職納交餽實醫德敬等事武子若稍當一班必為魯人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故武子之愚不在於不避艱險而在於所以處艱險委曲翰晦不自露其智

惟不自露其智而以愚行之

集注謂武子仕文公成兩朝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盟

于向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漢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為大夫也

孔子之論齊武子以邦有道無道為言此正與論史魚伯玉之有道無道者同

道者自指衛靈之初年倘有靈伯玉史魚史狗公子則叔文子衛多君子未有

忠也而任事者有仲叔圍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雖君身無道而國勢無危此之

構禍而衛為無道之邦矣此則伯玉史魚之所同也

可為無道時白類棄餽之從克濟大難爰及反正而享祚三十餘年履同諸侯之

好擊按大國之兵先之下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讓至於外平魯內返匡威可

公命祀武子不可文四年來聘魯人重其知禮乃武子執政時事夫子所謂其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不祀非聖者以其不答浩露形弓為知而亦有辭上卿之享不拜肆夏之三君故

曰可及而專以難其愚武子蓋先處無道後處有道實能易無道為有道者人第

知其後此顯善之善而不知其初隱忍之忠故特揭有道之知於前以形起之也

吳英曰邦無道則愚者謂藏其智而為愚也其愚不可及者謂愚之中有智在也

若集注謂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正為人

之正道豈可以愚名之哉唯武子之周旋其間使人不見其盡心竭力而名

忘其為不避艱險此則兩愚字之旨也孔子當時祇以其能沈晦不露圭角而名

者所能要唯智者能之此其所以獨武子之愚為不可及也又與同也愚之文

相似又曰語類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云云此

而委贊策名君所任信者亦不必然何必恒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而後乃思盡忠

乎孔子之仕魯也驟加卿位然祇為季桓子所用而虛託定公之名為爾君臣之

情猶淺也故孟子言見行可之仕不曰為魯定公而曰為季桓子豈孟子語言錯

繆哉願後儒尚不知其情實而史記及偽家語每益言治魯神化諸事功豈知孔

子曷嘗有此際遇歟然孔子猶且不久即反魯也早矣公又不能用於是長往七

年而後歸矣若謂艱險只須早避則如彼去君誰與守止留休戚相關數人而已

三綱母乃

子非沈晦避事之人又引此以作論論矣失倫且此

高下曰靈心竭力不避艱險乃是以身殉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死天下之事易成

天賦之靈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於其間則何以能保其身能

濟其君亦止是死事之臣而已死事之臣不忠喪元者亦能之何謂不可及不可

及者謂非入之所能為也然則何知日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知

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險難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

艱貴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則挺身任之若不知有利與害君愚而必

關其危則迂身為之若不知有是非非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必露於所難

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箇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澹澹國家安定而人皆

莫與之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眾上者而後能為之也不然則非安於

浮沈而無以濟事則必激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之乎蓋明以成天下

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

難元玠曰金仁山語武子失諫是不睹春秋內外傳而闕於勢昧於義之言也其

言曰不聽重耳失諫此誤信朱子武子仕文公之託也外傳重耳至衛衛文公不

聽武子之父莊子諫而弗聽計其時已在盟向前十餘年矣又謂不許假道失諫

楚初得晉假道則楚兵至矣且晉亡齒寒猶虞虢也厥後成公請盟乃迫于不得

已願可以罪武子乎又曰晉中華而從荆楚失諫爾時成公得罪盟主執政此之

楚為新晉之國不依於楚又將誰依又曰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失諫傳載寓子先

釋之者曰釋子愚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論國人其說是已歟夫射殺叔武武子

所不及料也且即如期入此事恐未能免又可以波及武子乎又曰賂殺元咺失

諫歟夫既殺叔武可以賂目元咺以子角故楚君與君為立公子環此國法所

必不容獨恨盟主庇元咺成公不能明正其罪耳若之何反寬其罪而罪武子也

唯臣納君如周治者亦觀卿儔而莫肯為力不此之罪而偏於信於朝主稱於聖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人者而妄譽之亦見其為中好

毀而自同于刻薄之徒也已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

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

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在士志意高遠

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

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箋曰陳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左傳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與倍

其鄰者恥乎運則鄰里鄉黨之義也吾黨有直躬者明是鄉黨皆與此章同

狂者志趨高過不拘細行之稱也簡者性行潤裂不務煩瑣之稱也狂是俯仰天

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即狂也而事舜典云簡而無傲卓陶謨云簡而康大禹謨

云臨下以簡仲弓曰居敬而

斐然成章斐文貌小雅也伯姜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以錦文綵段喻其才器大用
也左襄三十二年子產答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為注製裁也說文裁制
衣也雖有美錦不知裁無以適用注裁制也正字不貼本文又此章言成就人
才非欲傳道來世也

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集注變其文用之然萬章所問
本無斐然成章之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為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萬章之
問與此經文不同孟子之答與必也狂狷乎語參而釋之者亦不可斷屬小此彼
是因不得中行而思狂狷此却是欲裁狂狷者以適時用也不知所裁斷屬小此彼
至夫子歸而欲裁之
意當補在本文之後

吳英曰歸與之款必在魯哀六年楚又不用而自楚反陳之後自陳反衛之前也
左哀十一年傳曰冬衛太子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出孔子疾疾出
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置於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
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駘是二者故出孔文子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遺止之日固當度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論語會箋卷第五

二七

文院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據此則可知知孔
子反衛之後未曾仕于其朝而在哀七年即歸魯未必至于哀十一年始歸也歸
之冬左傳本將言田賦之訪仲尼而因連及攻太叔用子明年之春而謀于此訪
魯事而因連及衛人之訪衛事哀十二年魯用田賦而十一年適當經書衛太叔
出奔而太叔事當涉及孔子故兩叙訪于仲尼之事遂順勢及到歸魯之事云爾
非孔子于此年方歸魯也雖其書幣召于止之將止之下固在攻太叔之年然曰
文子之將攻太叔也則攻太叔非即此太叔出奔之年可知也其謂駘是二者故
出則太叔出奔不因將攻也然亦不因奪妻也文子既止不攻雖奪妻而不出奔
也若已出奔則更無外州之駘矣雖曰駘是二者實則以外州駘之一事而不出奔

也故太叔出奔必在文子訪仲尼以後又隔四年之事也此傳文自孔子之將
攻太叔也至以幣召之乃歸皆左氏自注其上上文仲尼止之一句之小云爾非叙
太叔出奔之正文也左氏何嘗謂孔子于魯哀十一年歸魯邪且雖無用兵攻伐
孔子未仕于衛出公時也如果孔子仕于其朝則如太叔其人者雖無用兵攻伐
之法然傷風敗俗之人有無關國政何命駕乎豈敢廢其私亦何得稱訪且孔子亦
便便言侃侃何得託言未聞退即命駕乎豈敢廢其私亦何得稱訪且孔子亦
以私家胸臆無公養之一證也豈謂公養居際可之而下而食其祿可以不思其事
耶然則所謂待子為政一語子路祇借之以為問事之端而非真將大用孔子孔
子亦祇應其召而與之語而豈肯仕而與之為政邪史記志疑曰論語冉有子貢

以夷齊問孔子古史曰前此四年季康子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為魯師吳太
齊于清矣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為季氏說吳太

宰嚭說今年自衛反魯賦子路仕衛孔氏豈與孔子皆歸于魯復自魯仕衛歟
按此說是也子貢為季氏說吳太宰則自衛反魯矣豈非從孔子同歸魯者邪然
則此年以後孔子豈在衛耶冉有私問為衛子貢之問有入曰日出日之文則
二子皆至衛可知也明年說吳太宰在夏則反魯必在會師之年之春可知也亦
陳可以為孔子反衛在魯哀六年反魯在魯哀七年之一證也若謂至哀十年而
後自陳反衛則哀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孔子久居子路陳亦何為賦謂久于衛則三
固在魯哀六年然孔子安得而至魯哀十一年歸魯耶況孟子謂未嘗有所終三
年淹而世家則謂于衛五六年于陳七八年有是理邪要之孔子自以司寇去魯
至道終不行而歸其間反魯者不及一年去魯者定公時二年有餘哀公時六年
有餘合計不及九年并前適齊者統共實計不過十年有餘大聖人皇皇濟世之
心仁至義盡矣而世家謂凡十四年然深攷左傳之文則所謂云十四年何敢信歟
皇本正平本裁
之下有也字

李毅侯曰此夫子思狂也中行節義合稱言之狂者氣魄在稱者之上夫子取其
一箇往頭處好擷截得他者進取是也進取是他斷然要做聖賢志願高而得緊無
可撻荷世道所謂狂者進取是也進取是他斷然要做聖賢志願高而得緊無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此亦是願力太高一時躬行上未便相稱故
如此其大段却已到好處看他志行卓然有立雖未至充實之光輝而學問成就
可觀故曰斐然成章

論語會箋卷第五

二八

文院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之二子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
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入亦不與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又曰二子之心非
夫且孰能知之

籟曰伯夷叔齊孤竹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伯叔少長之行夷齊其名也蓋法
解夷齊並為諱然殷人未作諱且古人無以伯叔居證上音困學紀聞引胡仲曰
彼已去國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漢
地理志遼西郡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念識錄也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脫然如忘是故
希為人所怨恨也述而子貢曰怨乎則謂夷齊之怨自周則義不可引以證此章
也

此章不是說其量太是說其心公故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觀王彥方之化鄉人諸葛相之服李服便可知其概矣若無虛公不蔽之心而矜為寬深不測之量以爲遠

集注其介如此介有孤特分辨二義當各遵文而解之而經文從孤特之義者極多如謂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易介疾有專介下石不終日吉皆從孤特之解方在蓋孤特自守之士辨義利甚明決不牽於不義之富貴則介固兼分辨之意但當在言外見不然解介于行爲有分辨如石鳥可通乎朱子於易論語皆從分辨之義是

夷齊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既改其惡便是無可惡者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西隱呼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非非有謂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取子而千顯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論語會箋卷第五

三十一 崇 又 院

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記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經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微尾字以證

轉通借書堯典鳥獸萃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聘注以醢穀爲陽醢肉爲陰醢連殺言是其以醢爲之說文醢醢也關東謂醢曰醢醢即醢字禮記內則和用醢釋文醢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醢酒飴蜜薑醢之屬注云醢則醢也古醢用梅疑即加之於醢故醢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醢醢據

別廣雅釋器醢醢也醢與醢同論語釋文醢亦作醢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醢多汁者爲醢醢也惠氏士奇

禮說遂以醢爲一物又謂古無醢其說並誤

此適有是事而夫子因論其平生也注有故意播發細過之意者於此告以無有句尤外理注又云掠美市恩非也或乞醢于高商家無醢若直者於此告以無有而已高則惡人疑己之吝故轉乞諸所熟之鄰以示果無也若謂掠美市恩則高於鄰莊言自乞而人將謂高不乞何待孔子識之歟又好奇名之人一介與千驪不同好利之人千驪與一介亦異而其

取予正相反末可以一介而斷千驪

奮微物而破人意是人情所難無之亦惡孤來意乃費幹旋以稱來意亦人情所不免何足是非焉唯在微生高與其平生之直大不相應故夫子據此事以

論微生之直非直出於矯情也夫子所惡唯在其矯情也非讓乞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讒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

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

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箋曰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

巧言善其言語僞爲有德之言也令色溫柔其顏色僞爲君子之容也或以爲諂失之足字如字讀

足恭與足兵足食足志足言足容等四字例皆使其具足之謂也足恭與過恭不同過恭猶云甚恭也是美事易小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也恭未有以過恭爲不美者足恭者是故意增添其恭也譬之晏子渚衣豚肩過僂也公孫弘布被脫粟足

而發於貌故古多以貌言洪範貌曰恭論語貌思恭是也後漢書郎顛傳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在國之實

吳英曰左丘明蓋孔子之前雅也若傳春秋之左邱明非論語之左邱明而兩左邱明凡皆非孔子之弟子也傳春秋之左邱明必是弟子之門人太史公十二諸

論語會箋卷第五

三十一 崇 又 院

侯年表叙所謂權弟子各有妄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者也未得親受業于孔子也若親受業則孔子於定公時爲司寇之事於哀公時爲國老之事應尙更有詳記者而左氏所記殆皆得于傳聞之實豈非門人之所爲歟而論語之左邱明必是先孔子而非生同時充非在弟子之列者也孔子之稱其名而自附之一則

孔子之弟子則當呼其名必無連姓稱者凡人連姓稱者爲不知者若也如孝

哉閔子騫人言也人之稱子騫于他人人衆矣不連姓將知誰歟如有顏回者好學此時顏子已卒孔子之稱子哀公季康子皆未識顏子也不連姓將知誰歟若

國語應氏風俗通邱姓之稱邱明之後然則左邱明復姓甚明書左邱失明厥有

春秋應氏風俗通邱姓之稱邱明之後然則左邱明復姓甚明書左邱失明厥有

邱明兩左邱明者原有左邱明其字也論語左邱明之爲左姓又何疑乎若謂傳

春秋之左邱明本複姓左邱而其名曰明爲弟子者因避師諱而稱左氏則豈知

古人之避諱實實詩書不諱諱文不諱諱有因欲諱其師之名而改人之複姓爲

單姓者邪史記左邱失明不曰邱明失明者嫌兩名字重疊爾故唯太史公自叙

及此一見外此如十二諸侯年表豈非亦太史公之筆而即日成左氏春秋何司

馬氏諱于彼而不諱于此邪即左傳敘疏無不稱邱明也如左傳敘疏引賈逵據

劉向別錄云春秋左氏邱明所傳又引沈氏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邱明爲之

稱邱明者七見若他書稱邱明者不勝數然則漢以來諸儒豈俱未考邪後世以

邱爲姓者或以邑或以字爲氏未可知安得謂種姓所分邪知作傳之爲左姓則可以推而知孔子已前之左邱明亦左其姓也如姓左丘則明乃其字如史魚之其然乎

以二者比之穿窬猶是推究之論耳謝氏乃以爲甚於穿窬

孔注足恭便辟貌邪謙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爾雅釋訓云夸毗體柔也郭注屈已卑身以柔順人也邪謙毛詩云夸毗體柔人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也據此則足恭即爾雅之體柔巧言即爾雅之口柔令色即爾雅之面柔也義正相合

恥者恥其事而不爲也張彥陵曰這兩種人情態雖別總來都是外面要傲好人飾者長厚而心裏實不可對人言夫子兩曰恥之正取出若人一點良心發其愧汗使他自箇

蔡啓盛曰左氏非即左丘明也誤合爲一之始實在子長雖生于漢初而學亦博然其書既繁富之極謬誤恒有未易悉數此亦無足異者至如江慎修謂史有左右爲丘明而世爲左史則且不顧其與史記之文又博唐林寶元和姓纂于左氏云齊大夫封于營丘支孫以地爲氏左傳有祁大夫丘弱于左氏云齊公族有左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右公字因左氏後乃出左丘云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明之左學左地左思可證蒙案姓因左氏後乃出左丘云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明之左學左地左思可證其始各爲一氏要皆難必左丘不改爲左氏丘氏也如謂後世丘氏左氏皆左爲丘氏左氏必非左丘氏所改則左雍左思又何以即左丘氏乎蓋後世曰趨于苟簡省其氏之兩字爲一者所在多有且其省上省下亦不一則今之左氏丘氏皆難保其不出于左丘氏特在唐時則臨淄猶有左丘氏爲明也後耳以此合諸子長所謂左丘失明者足見孔子所稱之左丘明確爲左丘而名明矣至廣韻丘字下引應氏說曰魯左丘明之後此亦非無因但止宜據以證丘氏可後左丘明而不可以丘氏後作傳之左氏耳且其麻引古之以地爲氏者連上一字曰某丘其人幾難悉數尤可見左丘亦必以地爲氏此則姓與猶未推闡及之者也或疑左丘氏後既可省爲左氏則舊題左氏傳者安知非以此藉口但顧廣韻所引諸曰某丘者周秦兩漢之人若是其多而後世絕無之此即其明證也况公羊殺梁何以不稱公羊氏乎是則左氏洵非孔子所稱之左丘明也後孔子故傳中兼及孔子卒命理初解左氏確據在焉與家語周禮不思親周禮若或可憑則與史後數十年之事記于四傳而後作春秋者又不合矣唯論左氏因有世官而不能受業于門較爲得實其詳詳春秋之事而未能盡得者正由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盍 子路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 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又曰子路願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淵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約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約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

德曰季路即子路者少長之稱子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願者有志而求達之辭二子願字是對師之詞其心則蓋始自許也衣凡單複者之衣裘專謂冬衣衣作平聲說文裘皮衣也皇那各本衣下有釋字唐石經轉字旁注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子華使於齊章乘肥馬衣輕裘而誤衍也使齊章形容遊子之富故馬必

論語會箋卷第五

崇文院

稱肥裘不必稱輕若子路意在公財豈必待有輕裘然後成此願苟其非裘而輕者尚不必共邪如或謂衣裘則盡人皆有不得與車馬爲類宜有輕字則不知文字各自有體此必以衣裘兩項對上車馬乃見整齊衣雖不言美雖不言輕而上文既有車馬則衣裘亦非惡不待言矣北齊唐書傳顯祖嘗解服者其裘賜也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之證矣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亦無輕字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邪本亦無輕字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而至雍也篇始釋輕裘是皇本亦無輕字張橫渠論語說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是宋時解此經亦無輕字也但不知衍此字何自始耳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九字一句言以己之衣裘車馬與朋友共乘服而敝壞之毫無遺憾也在文勢固不可中斷以義理論亦必共敝之無憾而後見相與之實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聽心之恨也無憾亦是心學車與衣裘宜言敝而馬不宜言敝是因車服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例極多繫辭潤之以風雨風不宜言潤也樂記奮之以風雨雨不宜言奮也又云援之以日月月不宜言援也玉藻大夫不造車馬馬不宜言造也左傳我彼吾甲兵兵不宜言被也孟子不以兵革之利革不宜言利也是皆從一而省文也言被而此預也是自古文一法

單指善爲能又解施勞爲伐功然云無伐善則不伐勞已包其中何俟更言或曰

之說於義為順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善之意施勞者勞事我賦而不為暗移之於人使彼為之與所不欲施之於人其歸同而意稍異一是我為而加于彼一是我弗為而事自移于彼如施于中谷之施史記萬石張叔傅劍人之所施易如淳曰施讀曰移荀子儒效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老安之三句三之字即指三者字也集注前說為優從前說則安信在夫子後說則安信在入且前說說後說說效驗二子方說作用以問夫子之志夫子聞學效驗殊為不倫朋友在老少間則年齒略與孔子相若者蓋指強壯以上人學老少強壯固足以盡天下之人然不曰強壯而以朋友字換之明是纒就平生結交之友言而其老少亦特吾所接遇之人耳使夫子得位而施政教之方也而措之然此特就夫子今日之所居言其所願非謂夫子得位而施政教之方也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此章言志與後篇言志不同子路願淵之其用心不過於施朋友鄉黨間之言而孔子所謂少者老者亦不過謂吾親戚鄉黨之諸老弱也以少者老者之間插下入朋友可知不然既安天下人朋友又何論朋友乎

論語會箋卷第五

三十三 崇文院

事也

吳因之曰軍裝共敵頗類俠的氣味然自別

陸隨其曰聖人只是要事恰好觀熙寧元祐之選為紛更只是難得恰好所謂老不少懷不過是恰好所謂天地氣象亦不過是恰好又曰看來二子之志俱是

就無私一邊說但夫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

程說稱贊太過沖入高妙却失其實平穩之氣曰亞於浴沂曰不自私己曰知同於人皆不切當集注不當采入

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那家說聖人此志隨處可行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在化工之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

蓋曰見其過者鮮故曰能見咎之切如訟訟者揚于王庭實讓於曲者也不訟於人而訟於我故曰自訟是文字假借之妙

易言凶悔吝至多而復存乎悔改過之始也復思其迷改過之終也乃聖人於易特繫改過於風雷之益取其速也於論語又言改過以天水之訟取其健也此章能見一層自訟一層合來串作一層

後有改心亦必悔心深切而後改心勇猛而後有改心亦必悔心深切而後改心勇猛

譚梁生曰夫子此歎蓋願路諸車季路結綬以後語

論語會箋卷第五

三十四 崇文院

忠信之人

夫子謙遜惟以好學自居若其資質蓋以為無大過人也注忠信如聖人又云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皆非經旨至道難聞句亦大重是章元平亞非高論也勿

以聖人二字入講

釋文焉如字衛讀焉於虔切焉下句首衛讀可從焉猶安也荀子多以焉為安讀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若作然字解不如二字近于自夸若作

何字解則口氣委婉多矣故茂卿從之曰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為邑宰而不與學乃以人不好學為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

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耳夫學者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做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鳥能悅之如舊說焉

屬上句則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鳥能悅之如舊說焉

伊藤維楨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蓋聖門之學以道德為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理為主而

問之干積小成化舊為新生乎千載之下而可以是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參故好學之益不可量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有聖人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者有學者之

學其造道愈深則好學愈篤正平本學下有者字。

伊藤長胤曰忠信之人徒任其生質之忠信而不有學以成之則或不免有局束因滯之弊此所以貴乎學也夫子於人之譽已每謙讓不當而唯好學一事則敢勸人為學也至矣。

味北大學奇傳圖書
台灣省立大學圖書館
E100 9 27/100

論語會箋卷第五
三十五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五終

論語會箋卷第六

竹添光鴻會箋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臨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辭簡者不煩之謂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

所以爲可者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

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入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

大簡者而仲弓疑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

夫子之過許與 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

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

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 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箋曰章首八字皇本別爲一章邪本則聯下爲一章今從邪本○周官擇人注南

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莊子至樂雖南面王樂

不能過也此皆據天子言左昭三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而治魏子曰魏子必有天

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子位此南面爲諸侯也士相

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是謂天子諸侯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

南面臨官史記釋里子傳請必言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包鄭皆指諸侯劉

夫有臨民之權臨民無不南面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包鄭皆指諸侯劉

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謂也近謂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失之文選思

玄賦注引論語稱輔像曰仲弓淑明精理可以爲卿彼自爲文不足證此劉贊楠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

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則孔子之不得

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德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

弓即仲弓夫子讓禮考文春秋皆夫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

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正平本

南面下有也字○仲弓問子桑伯子問伯子亦可使南面否也非泛問伯子之爲

人首節既題南面故記者以問一字總其意夫子答可也簡非泛論伯子爲人之

明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以臨其民者非即南面之謂乎前後可字緊相承周衰

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意○宜夫子所取凡可者略略許之之辭雖非十分

圓滿之義亦未嘗有不滿之意也集注僅可未盡本諸學而篇孔注魯語章昭注

列子力命張湛注然似失正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貢曰鄉人皆善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此豈可以僅可未盡解乎爾雅釋詁簡大也毛詩匪風傳烹魚煩則

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簡者不盡也仲弓問子桑伯子非借人之短以形

己之長仲弓已揣夫子許已在簡當時子桑伯子亦以簡見稱而其簡有所稍異

故舉以質其當否蓋不爲伯子而爲自證也亦見孔門諸賢用工夫之親切著實

也子桑伯子桑氏伯字下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字則弟子尊其師之稱如子

沈子公羊子之例其人無考孔子同時莊周所稱是別人注所引家語此劉

向說苑文篇語非家語語其欲同人道於牛馬亦劉向語非夫子語蓋偶然失

查檢也伯子爲人惜此章以外未見論語然果如莊子劉向之語是怪也肆也非

簡也夫子嘗輕爲許可啓後來任達放誕之習哉○莊子山水篇孔子問子桑

云云異日桑聖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學音戶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與桑聖並

名隱人也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與桑聖並

舉聖戶冠皆近通用與楚辭云桑扈雁行王逸注去衣裸體說苑修文篇孔子見

為急器量威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其和而平安靜之福居簡之簡得一適二精
神不能兼顧如是則民受其苛且率略之弊此言不但不判斷伯子人品清遠實天
下後世而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亟然之正平本南宗本邪本大簡作太簡○程
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恐非此章之旨且簡與
居敬工夫自別無居敬則行自簡之理凡人居敬而行不簡者甚多矣故朱子謂
是兩件事曹參得老氏之機批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
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平日點檢身心當極
其周密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
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與處又要
知得全不相妨處又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
即佛之病故云勝私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此與敬簡一例○仲弓嘗問仁
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兩句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而夫子告以先有司三句此
行簡之謂也可使兩
面固有自來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
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其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
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
樂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者焉如蓋之照物妍媸在
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纔差失便能知之幾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曰儻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
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程子曰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聖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
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
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
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
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篤曰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問下有曰字○不遷怒遷字就人說不貳過貳猶備行
篤過言不再之再蓋怒之遷氣不能和也過之貳心不能剛也和與剛相濟乃可
為學氣之柔非和也和在平己之情心之偏非剛也剛在克己之欲論衡問孔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
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
此說得之哀公聞主也怒於室而色於市文過自遂聞主之常也夫子居恒欲諫

而止之無事端可以發言今哀公問及于此故稱回之賢德因以諷諫之也不
然對好一問不必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視諸他日對季康子者可以見已

哀公問顏子以不過風切哀公哀多過可知宜參互考之○怒此人而移於
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亦是遷七情惟怒為最難制方怒之時當如水
之由地中行而弗汎灑不貳過說者多主心過說看來即兼身說為是程子亦只
說是有差失未嘗限定是心過○不幸短命死矣左傳昭三年無祿早世隕命
與此同文例無祿不幸也早世短命也隕命死也○今也則亡者言弟子中今則
故不亡亡者言未聞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三十一而死亡王肅注其年則顏
白蚤死未嘗卒之歲年家語七十弟子解始云三十一而死亡王肅注其年則顏
回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七十
而卒皆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
而卒皆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
生顏淵子路為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時得麟而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
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矣吾已矣夫矣者皆夫子將沒之年所
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
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家語孔子年二
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
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
在孔子自陳適齊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且此時去困陳蔡首尾
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咸說甚核毛奇齡釋
求篇孔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顛傳顏子十八天下
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為十八此真異說非可據也○惟怒在物不在己故怒於甲
者不復於乙惟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不知之知便不萌作故易於解
者不復於後程朱說自一幾不善與過稍有不問然援之便全與過同耳易於解
先祿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繫辭而程子因之中庸云子曰
無祿曰元吉古注謂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繫辭而程子因之中庸云子曰
之為人而擇乎中庸得一善則學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及得
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無過此類顏子思誠之學以入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
地之心益初至四五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顏
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喜怒哀樂情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
節君子之事也夫易傳獨稱之○喜怒哀樂情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

論語會箋卷第六

宗文院

雅彼疏斯種箋曰疏謂糶米也米之率糶十粒九糶八疏曰粟率五十糶米三十
 糶二十七糶二十四然則如五糶之說而以米計大約有四十斛之數也禾粟之
 有糶者其糶也謂糶米禾皆兼糶糶糶之說遠者不別立名即糶中
 之糶亦無異號○君子周急不繼富周急定五年左傳所謂周急也周官鄉師職
 之謂萬民之糶周司農云糶謂周急之周周周同調救濟也彼富而後又富
 之是繼也周急繼謂只上不繼富周急繼字有味原思為之宰史記弟子列傳原
 思字子思鄭曰錄云魯人為之宰三字因上文已有使子齊一節故此止此一
 字不詳字而自見為孔子家宰也晉語韋注引曰原思為家宰此殆以論語注為
 論語文備知私邑則原思當為司寇之家宰而法家邑宰子儀禮喪服章疏孤
 而未必有私邑則原思當為司寇之家宰而法家邑宰子儀禮喪服章疏孤
 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者魯三卿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
 羔為孟氏郈宰之類皆為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為季氏家相亦名宰宰若
 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明晰○與之粟九百辭說文
 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九百之量雖不可考然九百辭說文
 極可謂之厚故原思得辭其多而夫子又告以鄉里鄉黨可相周之義耳設令九
 百之為常祿則原思辭之殊為無謂○崔述曰受官未有不受祿者思之辭但以
 多耳思非辭祿辭多祿也故云與之粟九百必言九百者思辭故也若思辭祿
 不以多故云與之粟不必言九百何為者惟思以多故辭故孔子教以用多之道
 言雖多無常數故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蓋卿大夫貧富不同其歷世久而
 其祿本無常數故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蓋卿大夫貧富不同其歷世久而

論語會箋卷第六

宗文院

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而曰與之粟九百者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
 六數也不曰與之田十六井而曰與之粟九百者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
 粟與之而已然則夫子仕魯其未加田者與○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一
 字句絕尚書帝曰毋惟汝諧字例正同母字重講是正意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一
 句反是意或曰九字一句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一語其意與○子曰毋以與爾
 不是這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鄉黨之制不必拘周禮大抵鄉黨小其大子言
 當受者受之可知也若所除豈無所用乎辭非教以分是決然不許辭而已○魯
 魯曰讀此章而知夫子之所以成教與辭弟之所以達德哉子許之齊莊公也
 可使為賓也使之于齊以試其能三子者亦以其所長一旦學聖師之命亡論得
 幸諸其家以觀其能三子者亦以其所長一旦學聖師之命亡論得幸諸其家
 心力宜理其職因以答平生不報之德加之子華之富也蓋庚不與原思之貧也
 多與其粟雖家人父子之親蔑以加施於是乎使其人感奮踴躍於仁澤洪化中
 自逞其才遂成其德而不自知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又曰我無德乎爾我無行不與二三子者
 是正也言其云為無非教也蘇此觀之聖人之教與天地相參獨化陶鈞上者庶
 幾可以觀其萬一焉爾○前二節以義裁再求之過與重不繼富旬後二節以義
 裁原思之過辭重母字此章不必貶抑二賢蓋必能與而後可語之以
 不必與必能辭而後可語之以不當辭為兩賢占地步正為聖教闊微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詳息營反舍上聲犁維文辭赤色周人尚赤性用犁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也
 以此譬之仲弓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
 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賢為父而有舜以賢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
 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
 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箋曰子謂仲弓是與仲弓言也泛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耳所云犁牛之子者
 特借以喻出身之微賤而非有指名也此章當與舉賢才章參看仲弓平日留意
 人才故夫子廣之也左傳所載列國卿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孤謙中
 拔萃者少矣夫子既告仲弓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又語之曰爾為宰有取
 士之責凡鄉舉里選惟才是視勿拘於世類使秀民之能為士者仍困於農犁牛
 之子此其義也若此其父為牛夫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況仲弓並
 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而來乎○說文耕也耕耨也耕耨也耕耨也耕耨也耕耨也
 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字子牛都是相配皇疏以音
 經者申明何氏禮文之說其云犁謂耕耨者是明犁之正義釋名犁利也利發土
 總草根也後儒據漢書食貨志為牛耕始於趙過然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
 教過以人挽犁以人挽犁法始於趙過為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曰
 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犁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
 宗廟之禮為賦之勤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犍牛比喻與此章合則以犁牛為耕
 牛是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

爲雁犛牛直是犛牛爲耕牛矣東山經鱸江之魚其狀如犛牛郭注犛牛云牛似虎文者廣韻黑而黃也犛亦與犛通淮南說林犛屯犛牛既科以糶決鼻而犛生子而犛戶視犛或以沈諸河伯豈差其所從出鮮而不享哉此犛犛相對爲文犛以純色則犛爲不純色者矣所云決鼻而犛此真重耕田之牛蓋純色者少則凡以耕田負重皆爲犛牛其實論語犛牛即是耕牛東山經借犛爲犛與此犛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犛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犛之官犛祭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故欲勿於司馬使其實買牲而共之遂人所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勿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山川用牲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牲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剛禮弓周人尙赤牲用騂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動牲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牲鄭注騂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也但牲色各有所宜用不可廢言而赤色周所貴故特言騂况南方燧燻用騂固不妨言山川也犛牛之子其犛也犛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爲犧占注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何休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謂梁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鎮角尺謂梁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梁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如春秋踐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觶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俞樾曰角周正而但謂之角則不詞矣但謂之角無以知其周正

與否猶但謂之毛無以知其爲雜文也然則角者何曰角者別於童牛而言之也禮記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謂梁宗廟之牛角握是角以小爲貴乃用犛實誠之義也然童牛無角猶未可用此云犛牛之子疑若童牛然故必言角以明可用曰騂則有其材矣曰且角則及其時矣故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春秋傳十九年鄭人執郕子用之又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者用以供祭也雖欲勿用與貢之同設辭也併山川字俱不

可善象說謂其子既合當時之尚而中犧牲之宜其用必矣就欲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享實說入用蓋即神以決入也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義別今經典多假舍爲捨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慾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小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循而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而不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箋曰三月言其久然既限定三月則自與四時無息者有間古書凡云三月者雖指其久亦自有涯限之言故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可見其不如三歲三月無君則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九

與否猶但謂之毛無以知其爲雜文也然則角者何曰角者別於童牛而言之也禮記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謂梁宗廟之牛角握是角以小爲貴乃用犛實誠之義也然童牛無角猶未可用此云犛牛之子疑若童牛然故必言角以明可用曰騂則有其材矣曰且角則及其時矣故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春秋傳十九年鄭人執郕子用之又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者用以供祭也雖欲勿用與貢之同設辭也併山川字俱不

可善象說謂其子既合當時之尚而中犧牲之宜其用必矣就欲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享實說入用蓋即神以決入也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義別今經典多假舍爲捨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慾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小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循而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而不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箋曰三月言其久然既限定三月則自與四時無息者有間古書凡云三月者雖指其久亦自有涯限之言故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可見其不如三歲三月無君則

循而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而不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逮可知其不待一歲故三月固非指三月後必違然亦不可見三月後不可保其或違矣蓋耳無不聽目無不明仁者之心固無有不仁然耳有所聽則不仁聽目有所蔽則不明心有所私則不遠者非有心而無德也深體而會於意謂之表則得之○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鄭注其餘注以爲餘人是也喪大記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鄭注其餘謂大夫及主婦之位亦同日月至焉日

不能保明日一月能至仁而不能保來月也此至者言其優入仁之域非偶然窺仁藩籬亦爲大難豈中人以下所克企邪○此章當唯觀顏子與諸子之優劣不必論及孔顏之差等可也凡以趨向立論者雖天下之事可分作兩段孟子曰仁與不仁而已此章仁字其意精細所論同中之異耳乃與彼不同不然再閱諸子除日月至之外豈皆不仁可惡之精細所論同中之異耳乃與彼不同不然再閱諸子

初學不同內外賓主之辨語類中有兩說一說不遠是仁在內爲主日月至是仁在外爲客一說不遠是心在內爲主日月至是心在內爲客者來仁在內爲主仁

說爲是仁具於心統乎仁可云仁在心之內不可云心在仁之內也且有內必有外有主必有賓對舉之辭也心統乎理則仁在心之內不可云心在仁之內必欲則仁在心之外爲客而欲爲主何等直捷明快若云心在仁之內爲主何者在仁

內爲主欲在仁之外爲客也且人即私欲雜乘其所酬酢只是此心主之不可以心爲賓也以心爲賓將以何物爲主乎孟子所云仁人之安宅者以吾心之德無

人欲之危故以爲人之安宅耳非謂仁爲心之安宅也仁性也心者性之邪郭心乃仁之宅不可云仁是心之宅而謂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在宅之內也本

文至字初非謂心自外而至於仁之內也只心無私欲而有其德時便是心至於仁也若朱子以屋喻諸儒或以屋喻心以屋喻仁或以屋喻心以屋喻仁

仁此皆以心與仁分爲兩箇而不明朱子之意也曰仁在內而我爲主以仁即我而非有二也仁纔在內我便是主矣仁在外而我爲客亦仁即我而非有二也仁

纔在外我便是客矣何嘗以屋喻心喻仁乎曰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內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者以心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常在內便常常

是仁非仁在內而心來安之也間或有出時只這出便此心放肆而不仁矣曰心常在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者以心纔收斂在內便是

不仁常常在外便常常不仁非仁在內而心去離之也間或有入時只這入便此

仁即隨之耳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一句中稍有次第勉勉是著力循循是持循不

能已是習熟過此幾非在我者此是學已入聖域矣夫全載朱子說專就知言恐

非張子本意或問曰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然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此

說明確○陸隴其曰心知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明與鏡有何分別但就其爲

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遠狀之夫子四次心顏淵特提出

心字此正是假體相呈處○與元晡曰三月不違者一歲於三四月次心顏淵特提出

謂未達一間也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常在於仁或一月常在於仁一月至勝於日

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一至勝於月一至則一日常在於仁一月至勝於日

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一至勝於月一至則一日常在於仁一月至勝於日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十一

人欲之危故以爲人之安宅耳非謂仁爲心之安宅也仁性也心者性之邪郭心乃仁之宅不可云仁是心之宅而謂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在宅之內也本

文至字初非謂心自外而至於仁之內也只心無私欲而有其德時便是心至於仁也若朱子以屋喻諸儒或以屋喻心以屋喻仁或以屋喻心以屋喻仁

仁此皆以心與仁分爲兩箇而不明朱子之意也曰仁在內而我爲主以仁即我而非有二也仁纔在內我便是主矣仁在外而我爲客亦仁即我而非有二也仁

纔在外我便是客矣何嘗以屋喻心喻仁乎曰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內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者以心纔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常在內便常常

是仁非仁在內而心來安之也間或有出時只這出便此心放肆而不仁矣曰心常在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者以心纔收斂在內便是

不仁常常在外便常常不仁非仁在內而心去離之也間或有入時只這入便此

仁即隨之耳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一句中稍有次第勉勉是著力循循是持循不

能已是習熟過此幾非在我者此是學已入聖域矣夫全載朱子說專就知言恐

非張子本意或問曰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然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此

說明確○陸隴其曰心知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明與鏡有何分別但就其爲

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遠狀之夫子四次心顏淵特提出

心字此正是假體相呈處○與元晡曰三月不違者一歲於三四月次心顏淵特提出

謂未達一間也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常在於仁或一月常在於仁一月至勝於日

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一至勝於月一至則一日常在於仁一月至勝於日

仁何況一月恐非所
以論聖門諸子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政謂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

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其長非惟三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者可用也

蓋曰從政謂從事於政左傳晉之從政者新又子產從政一年言其執政也當孔

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為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從

政為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於公之意乎○由也果爾釋語果勝也一

切經音義引爾雅作謀孫炎曰謀決之勝也又引齊語曰謀也然與政同方言

由勇也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亦為謀之借字大子當稱由可使治賦又謂

由片言可以折獄則果當兼勇敢決斷二義周禮大卜五曰果謂以勇決為

之是也何有言不難也○曰賜也達皇本曰上有子字正平本同下曰求也藝句

同拘執一理者或泥于古而悖于今或與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施無阻空也易

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通即達也通字有明通四通二意明通與政同反通與

拘滯反實是一意求也藝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

人二才能由六藝出故就即訓才能再來自任以為三年可使足民其或可知上

韓村先生曰由也藝成其果而不以藝達為非如求之與賜亦是其或可知上

其濟濟安後世傲心一脈見下小異已者便與之水火夜豈以蔽陷離窮自甘

邪唯其自是非人一心養成備備以至於此耳○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句

方說到應用上果非因循又非激昂奮迅達非膠執又非便利捷給藝不廢

端又非取屑細碎○注取其長皆可用意稍泛於本文從政之間頗不相應

季子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論語會箋卷第六

十一 宗文院

憲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鄭曰騫云魯人費在魯隱公時為大夫費伯之

食邑當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為季氏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

里

其賢

里有故城是也或云費伯之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在今兗州府

魚臺縣西南然先儒無此說據路史讀如字者乃滑國之費今河南濬縣吳英

曰左定五年經曰季孫意如卒傳曰陽虎將以瑯琊敬仲榮懷不與陽虎欲逐之

告公山不狃注曰不狃意如卒傳曰陽虎將以瑯琊敬仲榮懷不與陽虎欲逐之

禮三都而費邑既墮之後也知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之時當必在定公十二年

和順之德者使費之然夫子此時已久有欲去魯之意祇因欲避閔子騫之

至魯在司寇之位閔子騫知孔子將去矣矣樂為季氏所用邪故閔子騫辭

謝而不能以意明言也史記弟子列傳曰閔子少孔子十五歲據此則孔子初仕

魯時閔子已將強仕之年但其時費宰有子洩季氏安敢使閔子為之若孔子未

仕魯時季氏不知有孔子又何知有孔門弟子騫為宰之人也至于孔子去魯則

有孟懿子知之然意如之為人則斷非使閔子騫為宰之人也至于孔子去魯則

閔子從孔子行矣及其歸魯也則孔子謂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而閔子之見

于論語者鮮蓋必已卒也况又為康子之世方意在子路冉有子華豈有意及閔

子者乎耶故唯墮謂之後為使閔子為宰之時也閔子既不肯為於是子路使子

羔為費宰而孔注謂以其不臣疏謂魯樂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在○善為我辭非恐閔子騫之怒乃欲使委曲開陳能達我之意必其召耳必

汶水北在汶上謂出魯之事而已如其所之豈必齊此不必論尚書地理今濟

濟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

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下至祖徠山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

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

南流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諸水入海

者十之六矣○吳英曰四書釋地云二國之境以汶分此說非也詩載馳曰汶水

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詩以魯境言汶也此則閔子以齊地言汶也汶豈橫絕

境以汶邪然其稱汶上者如江上淮上泗上非因上流也凡汶陽汶陰皆汶

論語會箋卷第六

十一 宗文院

境之舊也據此則汶陽亦恒為魯有蓋當時固嘗有魯之田也後矣則汶陽之表

莫山河也而當閔子辭仕時在齊人來歸固嘗有魯之田也後矣則汶陽之表

然則汶陰之汶上在魯固非閔子所指即汶陽之汶上亦固魯矣尚非閔子當時

所指也則集注所謂齊魯北境上本疏文猶見大牙錯壤若釋地謂二國以汶

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蓋國家之所謂小事乃下民之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之音嗣樂音泮簞竹器食飯也飄飄也夫子
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害其樂故夫子
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
樂也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
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
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
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
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
約禮之詩以至於欲罷不能而
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漢律以簞為小簞也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箠
箠者皆謂之箠也○漢律令簞小簞也箠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箠以竹為
之亦有用簞者士喪禮飾於簞注簞箠是也箠兼大小箠則止是簞箠以竹為
箠方曰箠對文箠箠別散文則通箠與箠者箠之半者也○莊子曰魏王貽
也一瓠離為二故曰瓠離書東方朔客難以瓠離海晏曰瓠離也楚辭九辨
瓠離於篋篋三蒼云瓠離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瓠離注合瓠離也正義以
一瓠分為兩瓠者謂之假借字然則瓠離者瓠之半者也○志子謂莊子曰魏王貽
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以為瓠溲落無所容是也詩云八月斲瓠注
云瓠瓠也孟子云尊食盡漿夫以盡盛漿取其不滲漏耳瓠乃剖而後成者實賤
者之所用也是對文則別故言則通是章瓠即瓠欒與孟子尊食盡漿同但
瓠盍活用與此有異耳○巷有宮中之巷爾雅宮中街謂之街巷古今字詩所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請巷伯者是有里中之巷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巷此經陋巷是說文陋陋狹
也應璩與尚書諸郎書曰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莊子列
御寇篇處窮閭巷讓王篇曰顏闔守陋閭故窮閭或曰窮巷秦策曰窮巷掘門
桑戶樞樞之士楚策曰掘穴窮巷轉詩外傳曰窮巷白屋廣雅釋詁街反也釋名
街道也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釋詁二訓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休神家術即儒行篇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離騷云五子用乎家巷王逸注
巷一作居亦其證○瓠離是餽食之具矣非家裏坐食之器也蓋顏子勤學以家
裡紛擾獨居陋巷其家朝夕給食故用瓠離也其所給或謂之故有殿空之
語在謂瓠離空虛也必非與顏路同居父母之食亦有空乏也莊子載顏回曰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藆孝足以自娛所
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韓詩外傳所載亦同佐藤坦曰兩其字並指瓠離
甚不淺瓠離陋巷處即是樂樂瓠離陋巷處顏子知命樂天不願乎外亦於此可見
○伊藤長胤曰夫子稱閔子齊曰孝哉美其行之也稱子賤曰君子哉尚其德也此
褒顏子曰賢哉回也賢者賢否勝劣之辭較之衆人而稱其為獨賢也蓋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其其憂則接衣飽食則樂高車駟馬則樂
樂其如是則憂亦如是此衆人之憂樂也顏子則不然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晝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者能進而欲
之晝者如晝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

再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

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竭盡力以
中道中行不同廢身廢不能行也凡無足曰廢廢有廢禁是也右足而不能行
猶無足也故曰廢韓詩外傳曰公勝之難恁在之善懼三廢車中戰國策韓東
郭惡鬼斃於前夫廢於後制客傳判柯廢言其左股斷而身推也○說文書界
也象田四界事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為畫此以重任
遠行者而喻能進而不能達之謂力不足也恐力不足而謂再求聞其稱回乃有是言胡
氏說流於附會而集注過取者頗多此特其一耳夫夫子之道高矣其實有難攀
者也夫子策再求實其不肯進也胡氏乃歸咎於說之不誠何也曰退而已矣句
亦過當凡業有不進則退謂意者也不意者雖不能進亦不必退況再求親炙
於聖人不能奮進何必至乎日退哉皇本女作汝○張甄陶曰此章有兩真見解
前人皆未說者再求有乃有人才何至作小兒逃學之語子之道聖學之全體大用
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繁實不足以會其通大用
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視聽言動之則經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矩此之謂力
不足也夫子言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弱勉強不求至於中道
而廢實資所限無可奈何今汝欲致知之繁隨得半而止畏力行拘再求以小就
自安是畫而已矣奈何自認以為力不足哉須將半而止畏力行拘再求以小就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無成之人再子何以之自比哉○此即求也退故進之意
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
請之以此
為日皇本女作汝正平本南宗本無作母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
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而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
為教民者之稱○程子云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此說非也此章之所謂君子
小人當大受章之君子小人也以才器言不以邪正分也子夏於四科列在文學
故使專務其為己而進之以可大受而無為小人之知又恐其誠小而不能識其大
故使專務其為己而進之以可大受而無為小人之知又恐其誠小而不能識其大
而未及己小人儒為己孔子之所謂古之學者而非今之學者也何得語儒術
儒為己小人儒為己孔子之所謂古之學者而非今之學者也何得語儒術
則躬道德而積華語儒術則規遠大而薄曲謹語儒術則煥經緯之章而成參
兩之能若是者皆君子也謹節采章者儒而偽儒守訓詁者儒而迂班近而忘遠
執小而妨大者儒而陋總之皆小人也○夫子為子夏言之必有關於子夏病處
子夏為聖人現壞壞隘步趨趨未嘗敢一毫激昂言必當行必果是也

通儒也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夫君子才德出衆之稱君子儒者大儒也
如夏者方切于夏上語類云子游子夏絕不相似人謂人而爲儒者也然登則以
得義當須也待也儒者席珍待聘學問懷忠信待勞力行而力蓋三其身通六藝
者七十有二人是則儒以六藝得名自周以來昭然矣故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
儒爲教但世質人淳不必別儒之名著於周故荀况謂周公爲大儒也周
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六德六行六藝皆儒者事孔子立教其本在孝其
重以克己復禮克己者約身也約身必以禮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
子述古訓以教而顏子能服膺故其稱夫子善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
子述古訓以教而後能復禮也顏子問爲邦語以三代禮樂此博文之大者爲邦
子仁之見於行事而其斟酌百王有損益有法成豈非需乎曾子能盡孝道故孔
子授以孝經論語戰會子三省皆守身之學即孝經之旨亦約禮之義禮記曾子
問一篇發明禮意是謂博文子以德行稱以孝爲本其辭季氏之召貢進者
利皆儒之義也子謂子夏爲君子儒蓋儒業在六藝而文而不意者
出焉華而不實者託焉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於六藝所得多所見深然必成以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小人儒者見儒之不特空言也論語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中庸
言君子隨處不外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順行順言則君子之儒篤實而已
子貢問君子答之即言行相順之意子路問君子答之即約禮之旨論語以君子
始終不知不愆斯爲君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非需之義乎君子者儒之實也
但謂之君子則通乎治野人之稱謂之儒則專乎學者之名禮記儒行孔子對
哀公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而鄭君則云儒之言優也柔也
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見釋文引鄭曰經傳似異實同蓋需者之意也大戴禮必
與世沈浮曲學阿世故舉陶曰柔而立又曰擾而毅皆儒行之意也夫立則必
曰枉而直之使自取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擾而毅之使自索之是以上下相親
而不離此言學古入官實儒者優游之用也子夏曰非儒爲蓋需氏兼愛則不仁
儒者之道孝弟爲仁之本仁亦從人學所以明人倫倫亦從人立入之道與墨氏
正相反也故鄭君曰儒能安人而人服或於己凌人豈所以安人服
人哉再季路率我樊遲之倫或仕私家而不害爲大賢者施之則行即儒者事
非鄙儒小拘所得議也若曾皙漆雕開不施於事而舉人許之原憲季次空室蓋
戶而聖人稱之其優游也皆其特立獨行之義邪抑又聞之儒也枯槁寂寞道
無足言若取適時會不自愛重者又豈知需之義邪抑又聞之儒也枯槁寂寞道
能適其身也本節謂儒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無所不備矣故貴特立說文曰儒
術士之稱術道也術士有道之士可以謂身無術則易汗故貴特立說文曰儒
庸衆釋散中道而廢者有之以區爲儒則窮鄉多異曲學多論者有之以柔爲儒
則儒宗而委蛇希世廢務者有之故又曰儒短也儒愚也皆本廣儒者文多質少

也史記萬石列傳是皆浮慕其名而不求其實者也○伊藤長胤曰蓋君子小人之
名雖有德位二端古者聖賢多以位言之王公卿士居官治事其任爲大草野鄙
人只問生產不復及入此所以爲君子小人也今爲學而以經世濟民爲務者
學大人之事此謂君子之儒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顏子居陋巷
而聞四代之禮樂是也若夫徒聞一身之修否而不肯講康濟之務此猶小人之
事此謂小人之儒如樊遲運柴於聖門而問稼圃夫子斥之曰小人哉樊須也是也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
辨儒而以君子小人之事亦爾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城魯下邑澹臺姓滅
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欲射讓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
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誠明者觀其小事之小而其正大
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子之徒其
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法則無邪媚之弊
乃城武城注曰左傳十九年傳曰城武郭權齊也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
城人或有因于吳與田焉拘鄙人之濫管者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王犯
當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云云吳師克東陽而進據此知武城北宿
遠于齊而近于吳爲魯之邊疆當當憂懼者也注謂泰山南則武城不其近于
齊矣傳謂子洩故道以險路則魯於武城尚非所警備于吳之慮而況於齊乎傳
謂齊齊而城武郭則魯之既備于齊者在西北而非南而武城在魯之東南何以
懼齊而又城武城以爲既備于西北則恐吳師或適來而應接不暇故已城西
郭以備北又城武城以備東南至于吳與武城雖非捷徑然於此被兵則亦爲
近矣之邊疆矣史記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日知錄曰同
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哀相曰
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家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元和郡
縣志東海郡南成故城在費縣南九十里即南武城與地志曰子游爲宰者也據
此知魯無兩武城也魯既無兩武城則所謂南武城者乃後世加字之辭爾當時
楚秦之間亦有武城秦晉之間亦有武城左傳六年傳曰秦穆侯將許僖公以見
秦三武城而未嘗別其名蓋以其地之相去于有餘里非相爲鄰不必別稱也而
而足戰國策平原君封以東武城故後漢志魏國有武城蓋即趙之東武城也其
餘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東武城而清河之東武城水經注謂因定襄有武城故此
加東則正與魯之南武城史記正義謂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

箋曰蛇者魚名故名蛇字子魚左傳定四年漢書古今人表作佗則蛇同音假借
字說文佗巧調高材也○不有字與而有字反對不字不冒下句言無祝蛇之佗
而唯有宋廟之美則難免也注此忽不字爲巧言與宋廟並稱何仲尼當稱祝蛇曰
祝蛇治宗廟其美之爲何如也此蛇字有與宋廟並稱何仲尼當稱祝蛇曰
以此推之皇疏不攻自破晦菴則止於皇疏而稍易之無虛矣獨而平下兩事
此句之句法然書云無者總爲禁止之辭虛悖獨而長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
兩事相此也此章不有祝蛇之佗而有宋廟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
事相反也句法亦不類此言衛之所以不喪者僅恃祝蛇其所以危者則在昏淫
蓋所以諷諫靈公耳是時太子不立外禍將作南子擅寵內難將作夫子有感於
衛事而不欲直言衛事也故曰宗廟之中昭穆所係也而不先正其名廟房之內
禮法所閑也而反自論其檢是不有祝蛇之佗而有宋廟之美當今之世齊與魯
皆樂禍之國子郟之不立則職之出奔出公之不終夫子蓋早知其難免矣大意
與粗豆則嘗聞之對好色吾未見之嘆正復隱隱相印○物茂則曰侯古稱口才
未有益惡之意觀於難也仁而不侯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遠也孔
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孟子好辯豈非侯人歟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
惡侯而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遠大不沒入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美亦
主客觀之美
不必主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
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
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箋曰戶也雙扉曰門雙扉曰戶於文兩戶爲門封建之世上下有尊庶人雖富
不得造兩扉門半門曰戶象形此戶是出家上道之戶詩三星在戶與此同大家
爲門小室爲戶其用一也不當作堂上入室之戶○言人之出未有不由戶者何
故乃不由斯道也道本道路之名學而先王之遺小道由之孟子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又曰由今之道皆以所由言之○皇本戶下有者字正平本南宗本同○
出不能不由戶戶固不難由行不能不由道道又本不難行此提醒語也但知出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此怪歎語也依南軒解則當以提醒爲正解而以怪歎
意補在後依集注則當以怪歎爲正解而以提醒意提在前依集注爲是道者平
而不破正而不歧通而不塞安而不危是當行之路
也舍此則所由者岐耳其危耳故怪而歎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
野

人言鄙略也史學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
然質則其本也文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箋曰質只是質朴之質非謂義以爲質也文只是文采之文非謂博學於文也野
如野人言鄙陋也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入曰野夫子言野故由也

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教而不中禮謂之野○禮禮聘禮記詳多則史法史
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讓失其義陳其數是

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兩儀皆可通古者史官之職關
係至重如堯舜二典皆史臣所記舉聖德聖政如指掌非舉變之倫不能是必
聖賢之徒方堪其職舉以配野無乃失當乎蓋此本時俗語也春秋世季風下史
官記事多過文飾而誠實不足祝史祭神亦皆虛文以求媚恒六年左傳祝史婦
舉以祭昭二十年晏子曰其過適淫君其祝史虛信是言舉也其蓋失數美是婦
誣也退還無辭則虛以爲言非曰古之史官皆爾也堯曰篇出納此亦謂之有司
夫有司雖聖人姑據以爲言非曰古之史官皆爾也堯曰篇出納此亦謂之有司
鄙吝者爲有司聖人因承以爲言也唐于顛爲襄陽節度使驕暴爾時目節
度使之驕暴者爲襄陽節度使襄陽節度使驕暴者耶史與有司亦猶是
多○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說文引作份文質備也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
義矣從彡有光彩也未必有適均之意本文彬彬對上質勝文勝分三樣看皆以
現成者說彬彬即君子言其云然後君子者謂這樣的方是君子耳非謂由彬
彬做到君子也集注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自是言外意講者必要把工夫兩解
文質彬彬句內集注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自是言外意講者必要把工夫兩解
一質地一質機凡對文質者皆質機之質非質地之質無本末之分爾已揚說以
忠信爲質禮爲文文質忠信皆質禮皆失解矣且且本地文惟言質勝文勝而已是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之相過者楊氏遂以誠質論之豈不過當乎若謂誠字則質勝而至於誠文虎豹
之輝豈可行哉豈特野而已○毛奇齡曰質是質勝而至於誠文虎豹亦只尚
之而乃曰與史事野則與夫子所已耳但文飾質機不可偏勝故夫子以野史互筋
此質機兩向文事野則與夫子所已耳但文飾質機不可偏勝故夫子以野史互筋
爲證夫甘可受和曰可受采此畫地之質與文質之質不相涉猶言野子
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故從來儒者誤解文質有
以祭之誠敬衰之哀感爲質者此無理之極誠敬哀感是喪祭行禮之本故夫子
答林放問禮本節以哀感當之文質與禮本大相懸絕向使質即是本則質爲凡
行禮者必不可略少之數安得但較相勝且亦安得與文對質乎杯瓦器本以置
置瓦棺壘周易以棺槨亦不得以汗杯瓦器爲質蓋畫棺槨故汗杯瓦器本以置
禮器所自來原即是本且依形造器亦是胚子若謂此即是質則當易置畫時汗
杯盡亡既改棺槨絕無瓦器矣何有乎勝於汗杯瓦器不關文質必求文
質便是文質棺槨不用皮井標不用石即是質棺槨不加金玉即是質既加刻琢復用丹
黃便是文其所謂不用皮井標不用石即是質棺槨不加金玉即是質既加刻琢復用丹
較分寸畫此處無從下權量布尺度也讀畫考經亦當論世夫子未嘗不重文
也部部從周顯見口語惟棘子成有去文之說蓋稍激乎周末之過文而言之然
世有先時質而後漸文者夫子先進之論是也有先時文而後反質者夫子麻是
之嘆是也○王百朋曰儒說以忠信爲禮本豈可相勝且俗儒每云三分文七分質豈行禮

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文質只在禮字中辨味之酸淡只在和字中辨之華朴只在采字中辨信與甘白皆質勿誤認也毛述齊曰文質不是本末若是本末則商

向本固尚未必無是理○鄭小谷曰憤時嫉俗之人作反機遠浮之想必以質勝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治世者當如此治身者亦如此安得有七分質三分文之陋說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好則是知之未至也也而後及於樂則是知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怠者與

而飽者外注張瓊曰兩不如是勉使向前非謂定界限也知之深即能好方知之

却不如好之深自能樂方好之却不如此深生熟之別也知之深即能好方知之

入門由此尚不能知一層在先到知之已有五分地位知之之前有工夫必須須

如樂格物樂之後有進步不外博文約禮俱不可不知○論地位則不知好好不

吾人進步處全在兩不如上蓋學問中境界無盡若生一念執著便是住境聖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請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

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

蓋中人以下之質驕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

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

推中人而望小人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此則論語之旁

義而中人字義則凡以上以下云者當隨文而解之不可執一論也世所謂達

官以上以下則以下有違官而以下不數違官者乃韓愈自周公而上而為君

趙人所見神自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則則以上無周公而下有周公史記

下當如達官以上以下解中人以上是併與中人數之而不知正專為中人數

之上也中人也下也本是三等今約二等似乎忘却中人以上而不知正專為中人數

天下中人居多也○不可二字殊無禁止之意是難為之意矣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與此章語意正同夫子元非不欲語也中人以上雖與語上全然不通蓋

歎無奈之何耳曾無戒錮等之意注施教因材隨等切問漸進皆外○語如字上

聲以語猶言與語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只有上並無下聖

人無入不教無問不答至於語之則如告參以一貫契回以行藏以及謂子貢謂

子夏謂仲弓之類不待問而語不待求而教則亦只有語上並無語下故曰可以

語上也不可語上也不此亦分垣途非限夫行者自差日非薄夫踐人踐

人自障此究義語為學言也是無行不與四時百物二章之旨也若淺言之則

道德性命是上洒掃應對是下聖人設教固先以下不先以上此分別語為教者

言也夫子文章及此中人以上二章之旨也意雖相通若竟以前二章意解此二

章便是將實作主○若說但可以語下不惟於本文內添出蛇足亦不見聖人一

片語揆心胸須知聖人教人盡人皆欲語上即中人以下後來未必不可語上但當下則未可耳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道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

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難知先而不計所獲

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難知先而不計所獲

出知者仁者說民者也對鬼神故曰民猶對上天曰下民也務者為先務急務

專用力於民之義敬制事物各得其宜之謂義民義謂人所宜行日用之常也○

表記夏道事鬼神而遠之遠者不親也楚語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敬而遠之

拜者不敢不敬亦不至於惑瀆也耳昔者宋景濂過佛寺方孝孺從焉景濂見佛

神視之佛有專識其實客氣用事未能洞察禮之本景濂之斥其不及已宜也夫

吾安得不拜乎此自交際常禮不容一日關者且也其教開導愚民有益於世不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者。為得也。後漢范滂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亦無...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厭之。辭。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而此疑也。皇本說作悅。○矢。古誓字。盤庚曰。出矢。言周易。虞翻注。矢誓也。○否...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為否。鄭康成釋。謂為不與世家文合。凡古人誓辭。多用所不二字。並者字。左傳...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不避嫌故左傳二十三年傳曰姜與子犯謀左文七年傳曰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領首于宣子南子方自以為慮患難故于孔子既辭謝之禮答焉弗見者辭謝不肯見也禮答者孔子以禮答之也弗見者禮答者弗見之原不肯見乃既已觀面則不得以無禮相加故禮答不得已也子路則以為淫亂之人當直拒之夫子何不引退而不答而乃相見乎直拒而已不答則其為靈公謀者出于公正而與南子無涉見而答之則其為靈公謀者反似出于阿附而與南子為助也故孔子于此有非可以正言曉喻亦不可以明言也則惟有矢之而已也然忌器孔子謂惡勇而無禮者子路果決將引退避則為無禮于君前漢書謂投鼠忌器孔子謂惡勇而無禮者子路果決將引退避則為無禮于君前漢書謂則有臣道者或書南子見而曰南子者君臣之辭也君夫人有君道既仕于其國見儀封人請見皆其人來至于孔子之家孔氏之門者也儀封人請見下文有出曰二字則非行過禮可知也互鄉童子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可知也若南子雖出見孔子然其相見之所固衛靈公之朝堂也非孔子之客館也安得不齊子見南子乎安得而與童子見儀封人請見同文乎蓋見南子見字乃人來而我見之也與子見齊衰者見冕者見之雖少必作之見正同爾豈孔子自外趨進以上見南子乎伊川曰經是邦必見其寡小君則孔子之見南子禮也集注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本于伊川語錄伊川又曰古者大夫大夫有見賓之禮此說非也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揖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慶廢夫人之禮注曰同姓也夫大慶謂侯來朝者也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據此知此所謂大慶即秋官大行人之職所謂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練而酢饗禮九獻者也其饗乃諸侯其禮行于廟中且惟同姓者然也孔子之見南子既不因祭祀孔子又非諸侯固與坊記之文不類即使論語記所言之見南子原在衛君廟祭之日然衛為姬姓之國子孔子為異姓之臣坊記職凡賓客之禮獻瑞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為賓客者據此則二王後雖屬異姓亦如同姓有后祿也見小君引此禮歎然坊記廢夫人之禮疏曰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禱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禱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禱謂異姓也然則坊記及大行人及內宰之文無一可以為孔子見南子事傳會也何得謂子見南子古者大慶夫人有見賓之禮耶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中庸之德固無以異乎天下之中人而正非求異乎中人者所得同亦無以異乎天下之庸人而正非求異乎庸人者所可託○古時只說中庸之德至在入倫日用上見故程子又著個行字○執中始於堯之香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為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易傳所謂時即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理之周流而無間矣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書以手

論語會箋卷第六

崇文院

足變薄為不仁此言最著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願其養有所不備此病其施之不足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願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足也惟此以求備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善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

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筮曰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有作能眾下有者字博廣也德也施恩惠也濟眾救濟眾人艱難也有施雖博而濟未必能眾者濟眾難子博施故又著一能字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事猶為也見樂記注言博施濟眾何為於仁者言之猶曰是聖者之極功而仁之至盛所謂仁者未足稱此云爾仁因德名又有就品言之者聖固品名也聖乎德字口活者引起堯舜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矣其意堯舜其猶病呼感問篇節已安百姓堯舜其猶病焉皇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堯舜之所病矣小爾雅謂之乎也若山川其舍諸求善買而沽諸聞斯行諸無非堯舜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

謂立在家必達之達然俱兼內外說乃備內焉而身之成立外焉而居位安穩皆所
 謂也內焉而行無不通外焉而顯達皆所謂達也○能近取譬能字切勿
 輕易看過譬者喻也以己為喻故曰近以己之體知人之體是以己為譬而知他
 人也其注譬之他人意正同而文義相反似不穩欲立人欲達人即是取譬
 大學言君子絮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其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
 法也即此所謂云譬也絮者絮也即此所謂云取也立人達人在子貢身上切近易為
 工夫非如博施濟眾之濶遠欲為而弗得也蓋立人達人在子貢身上切近易為
 功亦非甚難及者勉強於此即恕矣由此而達可以至於仁所謂下學也此取仁
 之形狀而容易言之使其用力於下學也非狀仁之體注天理之周流等並主張
 大過夫子每誨子貢以恕此章究竟亦仍恕矣又朱子分仁恕為兩截不知程子
 之作一統說夫子蓋言仁者已欲立因以立人已欲達因以達人能近取譬於己
 非出於自然欲達之心知他人所欲亦必如是然後推以及人以其必以己心度人
 為仁者蓋仁者猶君子之稱通乎上下固非必至仁如聖人而後始稱仁者也故
 結之曰可謂仁而曰可謂仁之方願從事於此則堯舜至仁可坐而進也且以
 文勢論能近取譬句覆說上二句可謂仁之方也已句總收上三句語脉章章熟
 讀自見豈可中間割裂以為仁恕之別乎○仁之方謂為仁之方法也即是恕矣
 朱注以仁之術而對於恕者未允此仁字獨指德孟子盡心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子貢專求仁於功用故夫子就仁之體段告之使其切近做工夫○濟衆斷

論語會箋卷第六

三十三

崇文院

斷以九州之內而言豈有意於方外哉博施亦豈少者帛肉之謂也哉程注設譬
 皆不倫夫萬物散殊天地之道長幼有序聖人之教故班白者不提擊而壯者代
 其勞年幼未冠雖士大夫不帛襦袴此皆聖人量天人之宜而立之制者今使少
 者衣帛食肉與老者無別豈聖人之所欲哉非愚其有不贖理不當然也聖人治
 化之盛固有洋溢於海外者然聖人所專務布化者自在四海之內未嘗以兼濟
 海外為事但泰西俗以利為事吞噓是務故有專事經略海外而得聖之名者然
 非所言於支那聖人也夫聖人之所病者蓋指天下至大萬姓至衆幽隱僻遠無
 民或未悉焉恣化而言耳曾有少年不得衣帛食肉九州之外不能兼濟等絕無
 緊要底事而乃以為病乎亦已迂矣蓋尊樂聖人太甚不自覺言之過中也○安
 井衡曰孔子稱堯舜其猶病諸君二皆濟衆安百姓之事乃學問之過中也○苟志
 於聖人之道當以斯語為準的然才性異稟不能入為堯舜富各成性所近以為
 斯世之用上之為稷契皋龍中之為歷代名臣下之不失為一邑循吏乃亦聖人
 之徒也自學失其方儒者專講理氣談性命自高於一世之上苟有用心於實用
 者斥為功利之學此人才之所以日降也○此章子貢之問將極難事安在仁者
 身上以此求仁則有難等馳高之病而無切己得身之實故夫子抑之授以為仁
 之方夫立人達人子貢問之當日可著工夫不比於博施濟眾之專求于功用也
 此夫子所以點化子貢也非以仁難言始學其一端夫子蓋姑勿高論云爾唯欲
 子貢由恕入于仁而已矣程呂諸說乃反揚夫子所抑以為欲子貢立人達人
 博施濟眾之體而用工夫豈不謬哉

論語會箋卷第六終

論語會箋卷第七

竹添光鴻會箋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箋曰篇目下注謙已誨人謂

劉寶楠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詔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舊本考異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

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我於老彭之辭老彭商賈大夫見大戴禮禮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實周易精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箋曰述者率由古聖人之道而傳述之也作者新制創作之謂也上古聖人立法垂教是代天行道非述道自作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可以先者爲聖人之述

後者爲賢人之述也蓋原天人自然之理明倫常之道如六經所載通謂之述其私智矜其說辯駁倫背道而無所忌憚通謂之作下章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與此章作字一意所謂妄作也集注視作甚重視述甚輕且言孔子傳舊未嘗有所作則是孔子不可爲賢人也豈不悖哉且樂記作者謂

樂之聖者指禮樂制度而言也非若書設教之類注混同之固弊又引刪詩書定禮樂實周易修春秋唯修春秋一事是實錄其餘皆出於史記難盡信又竊比稍見

謙意如不作是實事非謙也注不敢當於作者類不通

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兩句字面平列而文義串下須先將古字提出述者述古也不作不敢自我作古也信信古也信古也信古也信古也

信則好無從生非好亦不能信到底故中間著一而字呂用晦曰道釋者流得一種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世之讀聖賢者却只爲善文顯名計毫不信聖賢之

傍時尙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原不會信得夫所謂述也者豈聽聽聰明多才智

於不用乎抑亦去其二三之見

竊比我於老彭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老彭之行也而我竊自比之也文法倒裝竊比我於老彭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老彭之行也而不特聖人爲然老彭包法以爲殷賢大夫大戴禮禮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樹則仰仰則抑抑則揚揚則以德行不以言釋文引以爲證得之而其詳亦不可得聞李充云名錄魏臣封於彭城歷夏至商年七百歲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姓鍾名錄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卽老子也世本說甚支離難以徵信如李氏言卽卽史記楚世家所云陸移第三子是也國語鄭語云彭祖豕韋商滅之似彭祖爲彭國始封之君又保殷世諸侯不得指爲大夫且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事亦不若合蓋此老彭乃彭祖之遺則又云既

塞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祖之遺則又云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祖之所居彭祖能信而好古屈原欲法前修故引以自比蓋卽應用論語義也彭祖成祗此一見王逸注彭祖成殷賈大夫當必有所本其

以老見稱必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

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古人古人心精神便是我精神古人說話便是我說話何須更贊一詞

皇朝所傳晉書卷之九古抄本出大和國廣德村里正某家傳云晉公道真蹟然無署款可據唯有貞和二年記保粘表時題字又有大永本者係大永四年鈔本

二本皆作比我於老彭包注云老彭殷賈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詳包注意包本亦似作比我皇疏本則作竊比我於老彭似衍上於字疏詞彥博曰

文中子中說魏相篇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此文全學做論語然則唐末宋初通行本皆作我於老彭作竊始從俗本作於我而朱子治之不能得

善本校正朱學盛行而後學無復知古本者矣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

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箋曰識之與下文多見而識之同集注後說以識爲知解非是子張篇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作志漢書劉向傳同周禮保章氏注志古文識左

昭四年且曰志之注志識也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劉作志晉語志德義之府也注志識也而記識之所以審其德也否則道聽塗說所謂口耳之

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

語類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云故夫子因有此言如吾無隱章亦然此說也是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其德高深不可親測故夫子自言我

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除此三者外何者能有於我也言我無所有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語意亦如此朱注解何

有於我爲何者能有於我此說用對原父似亦可通然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諸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子嘗以此答公西華矣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夫子又以此答子貢矣此二事夫子每自承當而不辭至是又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其近亦不可諱也語默之宜醉飽之俯曰非我所能其可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箋曰皇本每句下皆有也字正本同

修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修字兼省察克治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聞義不能徙是事未合宜不善則是有過惡本兩宗本從作從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德唯日以不脩爲憂憂即會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脩然後引也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無可委託工夫無可替代

此章不是自謙是自在修德講學遷善改過自聖人以至下學均有所事不可謙也伊藤維楨曰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慮出愈高慮入愈深是以學者則一不爲聖人而加不爲愚人而損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爲得則非知道者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尙爾云云此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

曰此弟子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箋曰釋文云燕居一本作宴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禮記有仲尼燕居一篇有孔子閑居一篇皆與門人問答非是合眼兀坐也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閑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集注下無事二字見異於見資承祭待人執事而已○申申天天不當分屬容色天天亦容也詩云桃之夭夭即美舒舒出舒天紹兮亦以天紹爲舒之姿也淡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飾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冠

天天猶鄉黨先言淑語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天天言其和漢安世房中歌東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印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白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

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

箋曰甚矣傷衰之甚也久矣二字連下讀言不夢之久也見是相見非望見故云只曰夢而更著見字也孔子盛時屢夢周公故云不復夢見既久故云久矣經有復字感愾更深故釋文以一本無復字爲非也夫子每言吾從周蓋夫子之所謂在周家制度也故念深於周公矣夢之不亦宜乎若徒玩味遺古聖不少何必周公皇本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是夫子自嘆身之衰也嘆身即所以嘆世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故其修春秋補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

於德 據者依也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 依於仁 依不遠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

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動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斷

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壽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復又曰：不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程子曰：一隅云云，舉一隅而示之也。隅，稜角也。方物四隅，舉一隅者，我知其端，以三隅反求之，彼通其餘也。淮南原道訓：經四隅而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各為一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一隅三隅，是不過借言，勿泥一三兩字，以三隅反是反覆尋求，因此勤彼莫作出一知二解。正平本，皇本，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蓋蜀石經文，正平本，南宗本，則下有吾字。

○程子曰：一隅云云，舉一隅而示之也。隅，稜角也。方物四隅，舉一隅者，我知其端，以三隅反求之，彼通其餘也。淮南原道訓：經四隅而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各為一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一隅三隅，是不過借言，勿泥一三兩字，以三隅反是反覆尋求，因此勤彼莫作出一知二解。正平本，皇本，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蓋蜀石經文，正平本，南宗本，則下有吾字。

○程子曰：一隅云云，舉一隅而示之也。隅，稜角也。方物四隅，舉一隅者，我知其端，以三隅反求之，彼通其餘也。淮南原道訓：經四隅而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各為一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一隅三隅，是不過借言，勿泥一三兩字，以三隅反是反覆尋求，因此勤彼莫作出一知二解。正平本，皇本，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蓋蜀石經文，正平本，南宗本，則下有吾字。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飽也。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歌而忽過可，哀安得不哭。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上舍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水反好，去聲。○暴虎馮河，徒涉。懼謂致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謀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教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皇本連下章而以此章注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禮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即記夫子事。

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也李廣之不擊刀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不懼判之矣軍旅而謀必是權謀方略矣非平常詢謀之類成者謂制勝濟事不必謂成其謀夫懼而謀謀而必成者兵法在先置己於必不敗以乘敵之可勝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

姓無賊武之害軍國免耗罷之憂
懼師何
集注謝氏曰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卓矣李恕谷駁之曰子之所慎一曰戰又曰我戰則克亦卑乎易子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亦卑乎宋人論言戰而社稷日促乃不自知其失而以聖門賢者為卑矣章泰古亦曰夫子生夾谷一會尚曰有文亦必有武備況二宋南北神州陸沈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慘殺即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謂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兵用兵若義戰論經則以行三軍為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不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惟不深經亦不知有人理者矣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師師征苗何則重兵故也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光武寇寇而刺宋宋桌桌欲重教化輕也武請言學經以退敵雖長史孟動讓其不急請難取笑朝廷而究竟不從不至矣身學國為世認諷此明證也後之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為而發不是輕兵遇是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為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取之亦所不詳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焉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貧如可求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富貴為言史記作富

執鞭有二義秋官條與氏下士八人掌執鞭以趨時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時趨而辟除也執鞭為賤職是刑具書讀作官刑是也左傳誅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又公怒鞭師曹三百此鞭所以辱人曲禮乘路馬載鞭左傳左執鞭韉此以辱馬曰鞭者假借施人之用為馬之稱也御者在車上非賤者也御者非不操鞭

然此章以戰役為譬則非御必矣士事古通用豈論貧富章引作事幽風無士行枚注云士事也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從吾所好注以安子義理解之此論理耳須知吾所好三字有妙義試觀世之求富者其卑辱之態豈誠本心之所好哉不通謂因此可以得富勉強如此耳心中不受用也由此觀之則所好可知已矣皇本正平字不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靈與不靈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心慎為慎不凶非也徐曰
說文齊戒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齊者先祭之名也將祭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為言齊也人心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選誠以自齊祭也○祭者竭其誠敬而已矣注

戰與疾死生存亡之所係而勇而輕之怯者懼之能慎而濟之者神子也
丘毛伯曰其慎齊也非神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

韶曰此宜以子在齊為句與子在陳同例下文問韶三月當作一句孔子世家問韶曰此宜以三月正以聞韶風三月為義問韶者學韶也師滑之於靡靡明皇之於

平故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好樂者受譖然
韶是舜樂而齊有之者滅途所得也途舜之後韶樂存焉故齊深於韶樂景公作徵招角招即韶蓋亦取其聲節也謂陳敬仲奔齊齊因有韶者班固謬論也樂

為大司所職樂器有司掌之安得妄以予人敬仲避禍出奔跋涉千餘里教死不暇安肯以樂器自累乎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讀以樂語鼓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為文帝作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樂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聞之達學之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韶之下有樂字不圖為樂之至而更作他義者集注謂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斯字懸空並無著落夫樂最足以感人心亦足以移人情故羣后德讓童子視瞻此即移人感人之證聖

人心契千古妙合一原其特記不知肉味句者正所以見韶之感人甚深移人甚密有非凡所及者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斯指不知肉味句若則深者何以贊此言夫子何以有此事孔子世家曰與齊太師韶學韶韶之三月不知肉味據此知不知肉味非徒然也魯亦備有韶舞矣齊自桓公時滅遂得有舜樂傳習韶之善也孔子既聞韶樂其用心者在心思之以師舜之德也然舜之德既假于器以傳之則亦必手習其器以繼其聲心思手摹總是學之也習其器者士無故不徹琴瑟子擊磬于衛周禮大司樂有九德之歌孔子所習之器不外絃歌而其心之師其德者無所不盡也世家增擊之二字實足為三月不知肉味之注解齊之為韶正惟非魯奏所能及者故有不圖至斯之歎孔子謂不意齊國已樂工演習舜之韶樂至于如此也非謂不意齊樂如此也若舜之作樂孔子固已知其至于如此之美矣又先儒述大學如此故程子以三月不知肉味誤見大全小注此本韓愈筆解然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昔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大學以不知肉味放心者謂平常好惡嗜欲耳固不得與此相比擬焉先儒解是章往往有嫌於著想之意非思也已夫惡者起於老釋著想元無可惡也著想之中節斯為聖為賢著想之失節斯為惡為不肖是日哭則不歌非著想邪見堯于堯猶非著想邪食旨不甘則樂不樂非著想邪期悲哀三年憂非著想邪即以著想為不可則喪祭皆廢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猶去聲○為猶助也衛君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出公報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葬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說詳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避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渡河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德海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讎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

孫則左傳靈公謂公子曰子無子也靈不子蒯聵也周人之法無適子皆立適孫則左傳靈公謂公子曰子無子也靈不子蒯聵也周人之法無適子皆立適四年此問當在其時詩鬼豨禱祿來為鄭箋為猶助也史記為劉氏者右祖為呂氏者左祖為字與此正同冉有疑夫子為之而不自問以子貢長於言語故就與之謀也諸者心方思而此應徐也伯夷叔齊何人也為在衛故徵其詞曰古之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賢人也言今無此高節矣皇本正平本曰上有子字此直指遜國說勿作概說恐是怨悔不是怨德怨乎一問即察其所安之意夷齊讓國之為賢子貢豈不知之主意在夷齊無怨德之罪無可解矣

又何怨皇本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引史記伯夷傳索隱引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正平本南宗本同

二子合下便是仁何用言求此求字正從事勢牽掣不能自由中各尋一個是處安身絕不顧前後上見求之夫子不為也也字決辭應前乎字

伯夷行事今可知者惟饑于首陽

佐藤坦曰說者謂衛輒拒父夷齊遜國而逃夫子以夷齊為賢故知其不與非人皆以夷齊為賢以輒為不孝子貢則謂國君以社稷為重夷齊之遜雖如重人倫而微仲子則統統幾乎絕其如社稷何衛輒之拒遜類不孝然亦非得已則人倫人君莫重於社稷不得兩全孰孰取孰舍是則雖顯悟如子貢而未無惑及仁之推也寧取人倫而舍社稷可也子貢於是知其不與於輒也不然則遜與拒天下猶棄賊也竊負而逃道海後始知之孟子嘗答齊暇救人之問曰舜與桀

果重於社稷矣

張氏曰晉定公時世卿擅國厚賄於衛衛靈公伐晉晉趙盾欲黃遂伐衛與盟於鄆澤使成何涉倫等衛君按手及腕衛遂與晉絕後設涉倫拒止六十日却蒯聵為質將滅衛以報夙憤也此時公子鄆當立此入賢且智道觀此事決不肯立此時則衛不得不立矣矣立報則蒯聵知衛國之即其不肯為趙盾所愚既入城即居城不復入於衛矣此時衛人皆以立報可以安國而拒趙盾為得策輒亦得以樂立中央俾南子制輒不互相戕害以為衛國於諸侯故國人多為之春秋之時晉意居秦子圍在國鄭成居晉子宛頑在國鄭子居侯子草在國往往有之蒯聵居城衛輒在國即其事非其子拒父也是年八月趙盾移國成之師與鄭人戰於鐵轡勝而歸矣齊景公挾其爭鬪意懷德潤國夏與大夫石曼姑聞其意欲逐蒯聵以取勝於趙盾趙盾安於居成者十餘年皆此人非其地成不許耳所以憤然而退不可與兵此時蒯聵與輒本無嫌隙但所居各道矣乃貪門而權操操於結虎不得中下之勢遂心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造罪耶惟必罪其拒父則罪於君父君母是則制輒本以南子為母有所謂忌既不敢殺南子被弑母之名則居成不入衛乃其隱情至魯哀十六年距衛靈公

副之死已十七年南子必老且死矣所以通孔妃入國載亦遠而奔魯乃不數日
無極色可知保國立極之
舉以理以勢不得不然之

集注晉納刺而極拒之正指昭成事然昭成拒晉也非拒職也齊與衛拒晉也
非極拒父也晉靈公同謀叛晉靈公定九年衛與齊伐魯夷儀是年趙缺亦帥

師圍衛定十三年衛又與齊伐魯河內哀元年齊靈又與齊伐魯五鹿哀二
年衛靈卒趙缺乃用陽虎計借納職以伐衛喪師入戚是伐喪當借納君以

報宿怨其意固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齊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
君亦定無拱手而听之者是不可拒況晉為齊衛所共仇衛靈世子齊不礙世

子也則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為能事者晉既借納君以伐衛則
拒晉即不得不拒雖然其故不從拒職起也蓋極初立本不拒其父職初入本不

仇其子何者職父在而欲殺其母一不孝也父率而不奔喪二不孝也又率其仇
敵使其宗邦三不孝也以不孝之人從不義之君則衛之君繼二不孝也又率其仇

拒之衛之民尤思拒之矣故子路責諸賢不以為衛衛君為非公羊穀梁諸儒且
以拒制職為是則當時之論可知矣况靈公雖死南子尚存職亦本不致入故職

非真不孝者但名不正耳其後職入國即連駕奔魯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
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則出奔之後而故國之臣皆君

耳職奔後四年莊公死公子般即逐公子起又奔然後返國考其前後之無惡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于拒父也亦明矣惟極本無拒父之志故聖門高弟若子貢高柴樂同時事類且
為之使恬然不怪聖人並未嘗言及其非夏六年夫子還衛亦且公然受其公費

意正可思若職果無父之人聖若賢豈肯居其位受其養哉
講者據集注所言動云父子爭國於當時事蹟似未深考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
食惡飯也望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

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莫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
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所樂者
箴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疏食粗糲之食也皇本疏作蔬正平水南宗本同孔
注疏食食言謂食以菜和之也周禮聚斂疏材釋文菜也又淮南子秋言蔬食

高注菜蔬曰蔬殺食曰食是蔬字兼有蔬菜二義不必作蔬字然九言蔬食想
就米說鄉黨與孟子萬章皆云雖蔬食菜蔬與菜對舉豈得又言菜蔬乎故

注定以為蔬飯也儀禮喪服傳云既食蔬食既食菜果飯菜食法疏謂
蔬也蓋即粗字鄭以粗釋蔬許以疏訓粗疏即粗字從米米之疏者曰則

既疏食既練食食處深而練淺是蔬食深而練食淺矣詩召采彼疏斯稗鄭箋
疏謂謂飯米也米之率糲十神九幾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糲米六斗春

為一斗為糲九升又去為糲八升又為待御七升故疏為最粗糲米與糲米校則糲
為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糲與黍稻糲校則糲為粗糲與食疏食注疏糲也
是也今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糲糲言之
糲是也高梁北方用為常食此梁黍為糲也

飲水云去聲者凡字有體有用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
集注云去聲者凡字有體有用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

樂亦在其中亦字非對富貴而言亦也謂即此不堪之境亦有自得之樂也孔顏
之優劣固自判殊然顏下聖人財一等則其同者亦不可勝數如此章乃孔顏同

者說者必欲於二三字中斷其所所以異故流於牽強主樂者之心言則曰樂亦在
其中借尊顯貧賤之苦以形其樂則曰不改其樂疏食飲水飲樂在其中顏未必不

優為尊食瓢飲不改其樂以此稱孔未必為貶詞故程子稱孔曰雖疏食飲水不
能改其樂也與孔之稱顏同特語有實主安可判其高下之異凡云在其中者謂

本無其事而自然有來至其中者如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樂非可樂之事然仰
不愧天俯不恥人學先王之道以著其德雖飯疏飲水之樂不能以移其心樂孰

大於此故曰樂在其中矣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
生於心故曰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吾輩欲導孔顏之樂當從事於心樂之功

於我如浮雲言我視之猶浮雲也浮雲之為物條聚散散不可以為常不義而富
貴者條得而忽失之及不可以為常故取以為喻浮雲聚散不義也非惡富貴也

鄰故曰順逆兩境雖殊士子之進退凡虛見空解可隨時就演順逆當隨時變
然所以聖人勸人每於貧賤富貴之交必據貧賤時言者當貴侯侯則貴樂不分

貧賤憂戚真樂乃見非聖人偏以貧賤為樂也但富則可飲疏水況又且貴乎况
又值貧賤之時乎豈約相形人情於此不動心尤難浮雲生滅無根聚散條忽不

自起故若若之父子此等富貴唯恐加乎其身况肯樂諸其念記者所以記諸衛
君也

後也
顏淵陋巷原思環堵樊子之樂者也
若求諸後世漢徐穉晉陶潛其庶幾乎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
城劉忠定公

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
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

易而學也
左藤坦曰古人講學於人情事變上鍊磨不專由讀書而得蓋五十以前經歷尚
淺心學未熟雖曰讀易而所得不深必俟知命時侯然後學易則將見日用酬酢

之間有所互證交發而所得
殊深矣故約以五十言之爾

正文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其為五十以前語明白無疑集注云加作假此說非也加者積而成數也此與吾十有五章體例同吾十有五章皆追溯以前此說乃後得之聖學之聖人知安行祇在大本原至于天命精微亦必待窮理盡性而後得之時也聖人之者深遠精粗大小虛狹爾其境途漸進與人相似孔子言此之時尚未至五十而知天命之期許也數年之名必此三年乃可稱故知此謂蓋四十五六七時也孔子於此即自謂許也無過則於此已有得于易矣他日之壽不過七十有四歲而孔子一生事蹟子臣弟友任止久速多在魯衰也孔子以前若至年幾七十此正孔子作春秋時矣若謂孔子至年幾七十而後學易而始無大過然則孔子生平初無所得益于易學而未竟有大過矣何可言邪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且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且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誤蔡義見問以俟顧鄭注曰見問當為顧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為顧此皆一字誤分兩字之證然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又謂陰陽交互于夫大間之卒者隸人給事名也即因而觀古文又與眾亦相近也夫未可謂相似而誤分者矣况易乾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厚鳥不來河無圃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息志停讀禮止史創五十究易作十翼漢此漢以前固已作五十五又外荻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教教為學之正字五不以教即五十以學學與約為韻平叔作集解時諸家本具在並不言此經有異文何以至宋時乃有別本殊不可信

性為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卜筮之書者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飾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為非孔子所作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性情性言以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而類記之

末學之流失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設官話即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諳臨文不諳鄭以不諳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與此執禮同義○雅言古執文王世子秋學禮讀禮者謂之冬讀故舉以明之與此執禮同義○雅言古雅素之言宋云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案程云孔子

結爲僑魏駢尸流血以致國脈不永非賢人君子之罪固勢之不得已也當七十子之時在天下諸侯竊王權在魯三家分公室孔子則悄悄愜于羣小以七十子之氣才少起門牆之見聲是非之名標賢者之目以呼號以相推天下之士疾世而通者楚狂沮溺武飲陽蹇之徒將擯賢而出而其議論目應驚天下之耳目而彼七十子者則不然行而鼓瑟於洙泗之間未嘗一言及三家者之事而其間

或降身仕大夫之家以竊爲夫子之兆而其憂國愛君之心世莫得而知者何哉又怪孔子在國危君弱之邦得英才而教育之宜國愛君之心世莫得而知者何哉教詩書執禮而已又何以然孔子豈欲天下英才皆首章句祖豆之間以終其身乎誠將令其見道於器致智於物以順達其志氣而不陷躓妄之地也志氣之於學猶勇氣之於戰戰以勇氣爲主然而勇氣不能獨戰昭之以誠令寓之以甲兵而後可以制勝學以志氣爲本而古訓之不講道義之不精變故情理之不熟其何以濟事然則經藝之於人也亦大矣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

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故鄭注。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緇衣云。葉公。楚葉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葉公。商成。公。白公。此

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得稱也。左傳昭十八年。楚遷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

方城外之郢也。楚子乃使選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

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孔子於子路問中。自有言語。此人必知。故孔子但大聖人。庸近無奇。而未親經歷

者。慮難加以一言之擬議。實絕之。謂。輕難。于表。章。觀。顏。子。仰。鑽。之。歎。可。見。若。子。路。不。對。理。當。如。是。况。輕。議。其。師。乎。勿。淺。視。子。路。

女奚不曰。夫子本意。不過曰。人之相知。不如我之自知。女何不知。如此以對之一氣。樓下三句。蓋教子路以對之。詞。非責子路以不對之失也。奚不與云爾。相相應。何本意。本。女作汝。

憤。不憤。不啓之憤。不知老之將至。言不自覺老之及也。非年數不足之謂。且明言老之將至。可知此言在末老之前也。身未老。何論年之足。不乎。爾然也。然如是也。云爾二字。與上曰字。轄用二十四字。一氣讀。孟子亦有此例。而公穀最多。隱元年。穀梁云。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莊九年。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宣元年。公羊云。猶曰。無去是。云爾。宣十五年。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是略承當之辭。猶。比之類。非公然自認語。皇。本。正。平。本。至。下。有。也。字。

此章意本不深。宜對葉公而問者。乃欲就此求聖人之妙。極。便是。奉。合。傳。會。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

實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知者。義理爾者。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葉曰。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爲生知。不由學者。故曾以此以曉之。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蓋敏而求之。事正平本。南宗本。敏以作敏。而皇本作敏。而以三字。

閣外尹氏謂。義理生而可知。禮樂名物。須學。尹氏恐人認其好學之語。爲空空無根之言。故有此說。若所云。則是生知止於義理。而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乎學。

夫子好古敏求。專在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而義理不復勞學。無乃自矜誇之甚乎。蓋以他人旁觀。推崇之。皆解夫子之自言。故失語氣。然即作旁觀推崇之辭。亦自

不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則未四十時。未能不惑。未五十時。未便知天矣。雖云聖人。言此。所以勉進學者。然自十五至七十。歷歷自序。如此。其非空言無實

可知也。且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莫非義理之所散殊。今折義理。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而二之。不免於支離。陽明王氏。謂禮樂名物。無關作聖之功。學知只是學知

此義理。此亦不然。禮樂名物。何者。非義理。使舍此。而曰致此心之

良知。則何所著。落觀。聖門。博約。並用。則此章求知之旨。可識矣。

不好則心不能召力。不敏則力不能追。多末句。是求之。不是知之。聖人不惟不敢

而無不知者。論良知。赤子。皆然。論多識。必待乎學。蓋言善行。備諸往古。不求則不

得。不好。則求不敏。聖人。真見義理之無窮。自然。學。學。汲汲。莫莫。知其然而然。所以爲

生而知之也。

崔述曰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也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為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為謙己語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惑知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大第功程以欺後人耶記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之及其知之也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為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侯升而為天子者也湯武王是也非謂生而為天子者尊於升而為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為學知後儒何故必以孔子為生知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之及於孔子者其未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為學知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人所羨而君子所不尚故夫子不語之耳集注等之性亂非理何也添一勇字亦未便

亂是悖亂左宜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如寒泥竊室子頑烝母諸兒淫妹賦父與君之類外注以治對非是

神謂降祿作災或惡人託夢凡神異之事也亦與怪不相遠者耳如神降於莘神欲瓊弁玉纒之類是也非鬼神之神也注以造化之迹釋之不合且增出鬼字亦未安若鬼神之神妙用祭祀之禮則當別論焉

蓋語性則使人生疑惑語力則使人生爭鬪語亂則使人生背道逆倫之事語神則使人生淫祀不敬之事聖人立言垂訓必可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怪力亂神四者置之不語則其所語者垂世規矩大道宗範亦可知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

力與亂有其實者怪與神無實而生於惑者不當相混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也

善其有窮乎

箋曰行者行於道路也言三人並行必有是為吾師者自意極明白同行有師何往無師不善亦師何事非師若解為行事之行翻覺索然無味皇疏曰或問曰何不二人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一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也此說也是也集注謂彼二人者一善一惡亦非以一定言也有時善在甲惡在乙若祇善在乙則將在甲但彼皆不自知而我觀人則明無往不以彼二人為我師也本正平本南宗

唐石經及傳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非也三人行云者渾括人已而公言之者也若增一我字即成四人而非三人矣有與得二字有別故孔子問子游曰得人之必非若中庸必得其位之必此原為有字可知也

師者所以引人為善戒人為不善也善者即長者師不善者即短者師須切師字說勿混入思齊內省章則得之又善不善者即長善之師不善者即短善之師

好如此者善耳但善不善兩入亦有一人亦有越看越活越說得滿不必推到尚友古人去也皇本南宗本必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呂向晦曰聖人學問仰有擬所存捨隨處皆有所取舍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個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張彥陵曰此夫子示人能

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交接舉行以概日用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得師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箋曰此章與公伯寮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不足以講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聖人只是自己擔荷處

信得及子罕篇第五子畏于匡子畏于匡文王既沒章先達篇子畏于匡顏淵後章衛靈公篇在陳絕糧章宜參看

上天篤生夫子以為萬世之師表帝王臣民同所師尊桓魋之暴豈能違天而得害之哉夫子自信之篤故言如此非臣民同所師尊桓魋之暴豈能違天而不可得而聞者正在于此

仁不惑之智不懼之勇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

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窺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
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

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驟易而進也呂氏
曰此語亦有因而發也必非突然呼而語焉蓋諸弟子以其學焉而不能及

焉疑其所見聞之外別有微妙一路而願聞之故夫子告以惟如是而已無復蘊
奧也猶告會子以一貫之意矣
皇本正平本爲隱下有字

夫子德行平坦而高深者存焉願淵之嘆高堅是也他弟子則
別求高深於平坦之外而亦弗得焉於是乎以夫子爲隱耳

吾無隱乎爾乎爾語詞猶言而已孟子靈心竊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句
法一般爾字是虛字是言吾之教人唯有無隱耳下乃申言其實也或以爾字即

謂二三子則豫謙下文矣
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十三字作一句讀行即言行之行而包作止語
默非往字之義行字是本諸身以實其事丘字是實語已以實其事天下惟言語

可隱而行言不可隱二三子第求夫子於言而不求夫子於行所以有爲隱之疑
聖人特即一行字現身說法和盤托出蓋謂二三子其知識所已及者吾無行而

不與之相摩知識所未及者吾亦無行而不與之相示爲即丘之行動而靜觀焉則
某之所以自爲者在是二三子之所以各自爲者在是矣丘之動靜交著道次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不離者丘
之行也

包注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也與者共之謂也凡經傳中言與者有對義
左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對並也一與一誰能懼我與對敵也皇本正平本行

所字
弟之之疑疑其更有高深者也非以其高深而起疑也是章殊不見俯就之意又

無使其不謙易之義孟子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何等簡易明白何等公平
正大爲是章注問可也若俯就之說竟不免乎

私意猶是爲可及及使日孳孳也仍是隱矣

世說德行篇曰謝公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此言其
平常行事耳日所聞見而可放效也孔子之意亦不過如此也已昔公明宣學於

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云安敢不學曾見夫
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

而不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如公明宣則謂不爲學之學而
未嘗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如公明宣則謂不爲學之學而

郝敬曰道不難須臾夫子與二三子莫不飲食莫不由戶也二三子求之皮府而
不得其神精疑聖人有秘義而不知日用橫來直去無非道也又曰夫子行處未
可作道德向聖人身上索義各就自家日用行處禮勸即處處與夫子相逢此理

且循塗守轍久自升堂入室
易簡上士聞言即領不能者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
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箋曰文者文學也文者人當身目前之入孝出弟之類每人應
有小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是章平說傳典籍故思慮實言語四教之判也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
之所歸而無隱者爲言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濼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判言

合言義不相悖此經則判言之也然此二字並帶誠字義中庸以誠字每
在乎忠信之外古人未用誠字誠之義每固乎忠信之中或單用信字如誠易每

及豚魚是也後儒謂子已言忠子物言信分體用也合言之則誠耳此四教爲三
非也注言忠信爲本亦謂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或忠信不好學可證也

此門人熟習于聖教而舉其大綱不是聖人有
四科之設也與子不語怪力亂神相爲表裡

郝敬曰教雖有四功惟一貫博文多識以求其理即反躬實踐以見諸行內存真
實之心以立本即本無偽之心以制事始終相成內外交養以教中材則循序漸

進路徑可入以教上智則本未兼舉荒蕪無憂下學而上達未有能達此者矣○
陸隴其曰知文而不知行者馬融之經術也知行而不知文者萬石之醇醪也知

文行而不知忠信者東漢之顧廚俊及也知忠信而不知信
者誠而不知忠信者不知忠信者似誠而非誠者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
神明

不測之誠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 亡而爲有虛
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亡誠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
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

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
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

深切而
著明矣

箋曰聖說文通也通論云通而先識曰聖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
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是聖聖人無所不通能成人者知通乎大

以下大而化解之可也神明不測所謂神也未可徑以解聖君子之稱稍泛通乎上
然對聖爲言則是未聖之大賢耳不曰不得見之而曰得見之矣不親得

也言絕不見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記者兩揭子曰字分明是各時語蓋當前子曰時衰
未極庶幾見君子而至後子曰時則衰極矣善人不可得見况君子乎猶庶幾見

有恒者而亦匪易得記者駢錄之所以令時世也後子曰非衍文善人能行善者也此章與聖人對又與君子學道之人對則先進篇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也子路篇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與王者對善人別是一種人物其所作為制度功業不踐聖人舊迹是為善傑之士而其所為者止於此耳不能入聖人道德之範圍也

亡而為有云云亡古無字詩谷風何有亡又夷狄之有君不知諸夏之亡也又云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並皆有亡相對約有寡約窮約二義但上文有無虧盈皆以學業言則約亦與之同意非貧富之義也如論語中成事遂事既往魯語古文自多其例只是全無虛未至於無是也少耳約未至於虛只簡略未備耳盈是滿於中充足有餘意泰是溢於外誇張得意夫亡虛約而故為有實泰之狀便是無恒此聖人斥虛誇之人曰其所為浮偽如此安得為有恒之行乎直就今日行事斷其無恒也集注以虛誇與無恒為兩事失本文之意又此是欺世道益下風俗頹弊耳非教誨之語

善人有為之人有恒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誇虛誇之人必不能有所修雖不久於事善人與有恒者是學問外之人然其平素亦自立志有所勉有所修雖不知道而問之於聖人君子非倫也蓋各自為類已注取有恒者與聖人論其高下及有恒為入德之門皆失之

論語會箋卷第七

三十三

崇文院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鳥○洪氏曰孔

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持物如此待人之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箋曰說文釣釣魚也以釣取魚謂之釣釣以細絲為之以綴繫於竿之首詩云籥將竹竿以釣于淇是也孔注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綴繫釣綱對欲以見綱之為衆釣釣故曰一竿釣耳羅者列也言非一釣也蓋一竿釣一釣只獲一魚綱則以數十釣釣綱短繳乃羅列屬著一大長繩沈之水中俟魚中釣曳出大綱一舉頓獲數十尾所謂長繩也也自刑呂誤解孔注羅字為羅網後儒多襲其誤者以綱字本不可不詳此亦入誤作綱字

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非必夜止也鳥飛集無常所其日中棲巢者必伏羽宿之類夫子不射之禮所謂不射也

宿為夜射棲鳥不知言弋以見飛鳥言射宿以見恒矢本以互文出之其義甚明且古禁宵行春秋雖亂其法猶存觀柳下惠婦不遠門之女可見矣况鳥之夜棲必擇茂樹密林以避他害嗚呼難見欲射之可得乎不思其矣

釣弋皆男子之事亦樂樂耳雖聖人有時為之何論少賤此章見聖人發處皆中節聖人正大之心與浮屠慈悲心自別釣弋豈亦博供資祭乎諸橫生靈以養從取物以節之也羊豕之類善而不愛孟子之言也魚鳥本養人之物不綱不射宿入海池魚豈不可勝食意可參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識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

論語會箋卷第七

三十四

崇文院

正是鄙其妄作何識之有

多聞以下數句直承我無是也語明是夫子之自述無煩注釋故集注從略耳言也故曰聞行也故曰見其言互發而古今一也上句既曰其善者則下句不舉其善而其善可知是省文法擇善者以從而言多聞既擇善而從之多見何獨不能擇而善惡皆存且善當存惡亦當存耶邢疏云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識之皆在善一邊說經文只曰識之未有皆存善

知之次與不知而作之之知同皆謂知道知夫子不處焉但自認知之次也識之至已此即述而不作之意從之識之謂述也識者辨而存之也古記識知識同音擇之識之為備也作者臆創人所未知

龜井魯曰何謂不知而作之者若列莊之虛無自然漢之讖行怪之比較不可不戒蓋夫子多聞多見本諸身微諸文獻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其盛德如是故傳述其道以詔天下後世而猶不自處曰知之次也豈不偉乎

聖人始終未嘗自居于知其曰聞見擇誠正為己未有知故借此以備方法庶免
任廢冥行之過非謂即此便能實知之也知之次也注云次于知之者最為分明
添捏生知與口氣不合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通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
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

也 子曰與其進也 不與其退也 唯何甚 人潔己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
也之前語俯治也與許也從前日也言人潔己而
空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
既進而為不善也蓋不迫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
有闕文夫抵亦不為己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箋曰互鄉鄉名不知所在元和邵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
實字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合鄉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為宋地
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難與言謂不可與之交言語也風俗之移人習與
不知其此舉大略而言之不謂無一人可與語者也集注添一善字而失口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即與言之與與之共之意謂與
之從事也取其潔進為施教之地耳與字未可以許解焉

論語會箋卷第七

二五 祭 文 院

唯何甚 門人惡惡之已甚
也是末上起下語唯語辭

人潔己以進三句潔者潔其不潔也潔字勿着太深一念向善便是潔就在進上
看出潔唐石經作潔潔飲酒義注潔猶清也往是以往之往非既往之往鄭玄曰
往猶去也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皇疏那疏並譯去後為已去集注聖之保是保
任之保虛杞曰以家屬百口保朱泚不叛是也保任可以言後不可以言前如未
見以前之行雖聖人安能保任之不言可知矣潔與進是當面之事退與往是後
日之事孟子盡心篇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矣已

此章原無錯簡唯字上下亦無闕文朱子欲移人潔以下四字於與其進之前
無乃太武斷乎朱子或以潔己上有入字故欲移置于章首又不然與其進二句
專就互鄉童子言人潔己以下因童
子事泛論待人之道故加入字耳

陸隴其曰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
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

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
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箋曰有是心斯有是仁而心外無仁也有是性斯有
是仁而性外無仁也首句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

心者性之邪邪也心即家性即家中之費也故曰仁者心之德家中之物取之即
得何遠之有我欲克己而復禮此一刻之非禮勿視即是仁我欲主敬而行忠此
一事之莊敬起敬即是仁仁之易全仁最難行家中言此聖物主人身部不可
時時與之相守守之而忘仁又不見矣蓋諸弟子皆善仁難德以爲遠而不可
致也故有是言記者亦略語耳欲仁與求放心其義稍異求放心者初學之工
夫學者求放心而後爲焉未可以爲仁乃是求仁之階級矣是後方夫費工夫然後
可得仁耳孔子門游夏及子路冉有公西赤非放而不求之夫也然夫子
皆未許仁者何也以其德未全耳可知求復放心之後工夫不細矣

此章是爲以仁爲遠者指點本體至所以保全其仁尚有工夫在視孔子告門人
爲仁之方皆求全其仁之實功也必能如是用功方完得仁若但偶然一欲一至
論禮括則一念提之而有餘呂氏曰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功夫處又曰欲仁
之即道心

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其實仁不遠於欲之時并
不遠於未欲之時不遠於至之時并不遠於未至之時但未欲之時仁不遠故欲
之時仁更不遠未至之時仁不遠故至之時仁更不遠仁者
人也則落中生惡自在雖遠不仁之人總非能遠仁之人

論語會箋卷第七

二六 祭 文 院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
也昭公魯君名則謂於威

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
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孫
君而卻禮莫不知禮 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則司敗時
而進之也相對曰非曰當不娶同姓而魯與吳

皆姬姓謂之吳孟孫者 巫馬期以告子三丘也幸苟有
之使若宋女子姓者 巫馬期以告子三丘也幸苟有
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君子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此又當
顯言其事而道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禮而夫子受以爲過
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益子
之事者可以爲
萬世之法矣

箋曰那疏引文十一年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干
可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也集注本此

昭公知禮乎古音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知是時孔子在陳司敗問之也
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賂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爲侯不亦善於

禮乎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天子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
侯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
以為知禮也皇本正平
本南宗本曰上有對字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者夫子往見司敗巫馬期為介入侯於庭及夫子退期
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說文一云手習習曰揖皇疏云揖者古
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略也巫馬者以官為氏
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
十歲漢書古今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楚
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
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職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
旗皆其驗也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段借也進
皇本之
作也

君子不黨黨朋比也君子道篤朋黨比周之
黨若相助匪非是黨之一端已未可以為訓詁
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取作娶君取於吳句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句為字作去聲讀
孟子昭公所自稱也冠吳于孟子之上則非昭公稱之而國人稱之也同姓為婚
稱于禮有乖故稱孟子以諱之其以子稱者美稱語是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
稱于禮者如詩齊風齊子豈弟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為宋姓則以吳女諱稱宋女恐非人情也或云
昭公稱為吳孟子此說尤非昭公雖庸庸未至混裁麥與孟子之稱可啖更甚於
吳姬昭公必不然蓋昭公止謂之孟子一時臣民則謂之吳孟子恐其混於宋女
也記者承而錄之耳孔安國曰魯吳俱姬姓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
曰孟子此解豈是集注謂吳孟子亦惟舉經全句斷非謂吳字出於昭公之口
坊記取書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下之以坊氏魯春秋魯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據此則不修春秋固有與孟子之稱然史決不引
時人諱諱之語時取其別於宋女也昔侯亦嫁女于吳在當時何深怪笑之夫子
作春秋則去吳字惡其稱呼不正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陳司敗曰魯君娶吳女為
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亦為的證胡氏解為當時諱
誦之語蔡虛齋解為
他國諱諱之語皆非

人必知之者既知於人則得聞於己
而可以改闕於後日矣豈非幸乎
夫子引己之過始終一為君隱之心蓋若自云諱君之惡則失前對本意而彰君
之失又不可謂愛同姓為禮以曲君飾其得受以為過全不提起孟子一事始
終為君諱也說者或以答司敗為諱諱者臣子之私答期為是非者天下之公不
知愛同姓之非諱木自不易無待於子之明之也春秋大事表曰不苦夫人葬以
見魯臣子不以夫人禮喪之也娶吳為同姓葬在昭耳於孟子乎何尤昭公生以
夫人之禮葬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

配使不得成禮以葬聖人據實書之以替強臣專制陵遲其君之罪而頌謂夫子
因其同姓而制其葬並削其號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乎事為失實于
情為非宜聖人固萬萬
不出此按此最得經意

苟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著黨君視苟字必字是泛就平日言聖人說苟者
過人必知之尚意最深端蓋昭公而不知禮何以娶同姓而不知禮公非不知禮者
也而不能守禮耳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矣不受命湯
出而女子與若昭公亦是藉其勢而然也昭公娶吳大抵皆為季氏之故然計慮
左而心愈可惡矣後卒不得與力而反為季氏所逐司敗是魯季氏者莊二十七
年季友如陳蔡原仲後避慶父之難亦奔陳則季氏於陳代有交與可知哀十二
年孟子卒孔子與弟適季氏季氏不親放經而拜孔子與弟是孔子以小君之禮
喪之季氏不納是季氏不以小君之禮喪之矣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
禮況其夫人乎司敗此言肆口設說必在孟子卒之後季氏不以昭公為君不以
夫人為小君而司敗復舉昭公之短以詔季氏而長其惡君臣之淺淺則亦無所
不至矣孔子以知禮歸君以有過歸己非但為娶同姓諱也所以愧司敗敬季氏
與為司寇時請昭公墓同意使人知昭公失國已歷再傳而聖人尚敬君如是庶
亂臣賊子不敢厭也
君父而自動于惡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
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懇至而其謙遜審
密不掩入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兼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誠者宜詳味之
和曰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反復也史記孔子世家作則使復之然後
和之是史記反訓復子與人歌泛說子與人相樂而歌子與其中不與其均末
可定而善者記此同聲之中覺得一人最妙因其同聲故猶未盡其妙必使之獨
歌澄然靜聽以領其詳然後復令彼倡而已和之明明有三個層次此聖人樂善
無窮之一端特
借歌以見之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詩猶
人言不能
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
急欲入之勉其質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
入聖故不居猶言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箋曰文猶言文學也所包廣矣詩書禮樂亦皆文也不得偏屬言語古者言文者
如曰文質彬彬此文華之文指威儀容貌而言兼言語在其中如曰夫子之文章
文不在茲此儀文之文指禮樂而言如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文行忠信曰博
學於文此儀文之文指詩書六經而言求言有唯以言語為文者也泰漢而下始
以言語為文章矣莫之言無云得無將無莫元非疑辭此
有疑意者文勢使之然也蓋也下當有乎字而略之耳

中而奢之害大。○具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箋曰：皇本正平本孫作遜，孫者遜之本字。不孫即遜汰矣。如揚己之富而蔑視他人之類，皆是物也。注訓孫作順，未足徵不孫之害。

不難見乃施詩字工夫，斯寡所失，是通人之主致矣。

奢侈之極，驕慢不遜，儉約之極，固陋鄙朴。古之敝也，儉今之敝也。奢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無等，其流又必至於過度。魯上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文采亦

所以爲名分，無文采即無名分，但比之不孫，有甚不甚之別。晏平仲豚肩不掩遺，車一乘，失尊卑之禮，亦是無名分，但較之鍊蓋朱紱，山節藻梲，則有分矣。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與寧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寧之可危。

此章見疾奢之甚，然而聖人教弊之言，自有分寸。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孫也，寧固。曰與其曰寧明是教，一時之弊，不以此爲大道也。若老莊之言，亦是闕周未文，勝禮僞，惡假仁假義，小仁小義，虛文喪本而發，然遂以仁義禮文爲皆可去，且自以其言爲大道，則矯激偏宕甚矣。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箋曰：坦與長對，平也。坦以地言，長以時言。坦字橫說，言無一處而不蕩蕩也。長字整說，言無一時而不戚戚也。坦，坦道，路平易無高低之義。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謂之坦蕩蕩，真如行於平原曠野之地，泛於汪洋千頃之波，東無崎嶇，西無險阻，後無澗澗，舟俗解，坦字讀斷，惟其坦也。故蕩蕩也是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義又作何解。

困窮鬱滯，不足累君子之胸襟，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陽貨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小人患得患失，所以長戚戚也。

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箋曰：此夫子門人狀夫子之德容。剛柔適中而無偏勝之弊，猶書叙九德，易象說剛中柔中也。畢竟溫威恭三德是主，下所以明其無弊也。人溫則流于和易，而厲之所以全也。是章只當成就德想，其形容不當氣質作說。

此章各有兩樣形容，却無兩樣工夫。只上三字，做得透下四字，自包得赴所謂全體渾然也。

此章程子斷以爲曾子之言，不過以其善形容聖人而已。然觀子貢來動和之言，有若麒麟鳳皇之喻，其知聖人而形容之至矣。何遠不能吐此章之語乎。如謂之非曾子之倫，不能則可也。直以爲曾子則武斷矣。

論語會箋卷第七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七終

論語會箋卷第八

竹添光鴻會箋

泰伯第八 凡二十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無極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

之時商道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商之志而泰伯不

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

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

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

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也士冠禮鄭注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然則三

以天下讓謂移以天下讓也讓者讓國也讓國而云天下者非忠於商而讓天下

也孔子周人而追論之故其語如此夫讓者以我所有而彼無之物推以與之也

若彼所固有之物而我不讓焉則止是不取非讓也天下本商家之物何得云

似不可通矣史記古公長子曰大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史記之文

似主季與太伯別母太姜雖詠於詩未有稱其德懿行者則其為人不可得而

知焉或恐有未免於後母之通套者也果然宜帶後母作說蓋太姜不勝少

子之愛欲傳國于季歷然太王賢者能自克弗肯行也泰伯探其意而先去之以

成父母之志使太王不得已而季歷得已而有國終不暴其讓國之

跡以彰親之過能全父子兄弟之情所以為至德也釋文得本亦作德地理志引

孔氏作德後漢書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為得此章得字非

-4 84 33 458" data-label="Text">

德字也此所謂民無得而稱焉承上至德而言之謂民無有得泰伯之心而稱之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崇文院

不使人知為孝子仁兄故曰至德也已矣歸有光曰詳取之際惟聖人者為能

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

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

見於顏色必待君師之日相與變去之民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

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伯位之日而於探讓之時此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

深歎其不可及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強謂其全君臣之義所以失

之也○註言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殊不知詩稱實始商而本首周之興起

以至斷商而有天下原其所致之由實自太王修德保民為始蓋以王業所自而

言非謂太王實始親為商之計也吳越春秋史記並謂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

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是皆疎釋左傳七年子貢曰大伯與仲雍俱適荆蠻遂

斷髮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是皆疎釋左傳七年子貢曰大伯與仲雍俱適荆蠻遂

有民衆仲雍立則從吳俗言其禮時制宜非以為禮也斷髮文身是仲雍而大

伯服禮衣治周禮可知矣鄭康成實證三讓探讓一讓赴至不奔喪二讓斷髮文

身三讓不知伯奔喪禮本應姓名即武得天下欲封伯後亦曲求而始得之彼時

焉得有行赴之理崔述曰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王

言云我世當有與者在昌乎初未嘗有大王欲斷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

為大王當己之身即欲奪商天下誤矣夫論古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

後古人之情可得若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為必當然是莫須有之歎也

鳥足為定論乎大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西水滸

至子岐下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

暇而暇謀孟子詩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

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聚田野

猶未闢至於王季始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

-4 514 25 875" data-label="Text">

安得日疆大哉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亂之後扶壽之始除山巖屋壁之藏未發其學者往往叔孫先生之流其言何足以致乎鄭君辨之是也但考工記壁之美未發其學者往往叔孫先生之流其言何有二十寸也璧之廣八寸豈足以謂之尺乎諸侯之壁九寸故曰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此造是璧時減橫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以為度尺云爾非必曰寸八寸同以為度也書曰同度量論語曰謹權量此乃明王同天下之法也胡安定云周用兩等之尺惑於天下程大昌演繁露論大小尺云唐令鍾律冠冕之制則用兩等之尺於天下大尺則國立之制明為二體其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然則舜武之智反出於曩之大昌法乎無是理也其有八寸尺則起於六國耳周禮小司徒九夫為井鄭氏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六謂之厥隸詩外傳曰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三畝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六尺何得有八寸乎禮書考工記璧美度尺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以十寸八寸二尺混用一筆中同謂之周尺文無比法也如其言周既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考工記亦何不就周尺咫曰八寸寸有猶二寸璧記九寸璋圭璋咫咫有半乎要之咫之為八寸不混周尺咫曰八寸寸有猶二寸璧記鑄室中五扶堂上七扶鄭注銷四指曰扶一指案寸之扶耳周無八寸之尺有此起於六國變亂之日如鄭君所言也徐廣徐爰王隱等皆云武帝泰始九年有此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書監荀爽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製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冢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問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晉書律歷志曰漢章帝時律聲韻問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齊同晉志又曰荀爽造新律與古律諧韻時人稱其精史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爽尺短四分唯唯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議其聲高則悲懼非推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成病卒武帝以昉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長昉尺四分時人服感之妙而莫能磨意焉史臣按昉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與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竊議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咸否何其謬哉晉志敘荀昉尺且唐史臣所論如右則荀尺之為周漢古尺信矣荀尺既與周漢古尺及劉歆銅斛孔東塘王述菴既以虛僞尺之與秦實尺及建武尺合者其為周漢古尺益審矣奚景玉律度之遺歟何其見之不確也晉志云相傳謂之漢官尺隋志亦云文學史為漢玉律度之遺歟則後世相傳以為漢官尺云爾非謂章帝時直鑄為官尺以頒天下也蓋奚氏得玉尺度後作此尺以玉律之為古器故後來漢廷遂取為官尺此漢官尺之所以名也虛僞尺造於章帝建初六年上距建武元年凡五十七年虛儀尺之為建武尺可想章帝在位十三年而崩下距漢亡建安二十五年凡百三十年未知奚氏得之於章帝之幾年而後漢廷取以為官尺亦在何世乎

其與虛儀尺非同時造亦可知也又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富本朝曲尺七寸六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者仁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而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教詳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入

重任而後能勝

也曰古人士女對言士是丈夫之稱謂之士者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弘以容受而言所謂士必其視己之身

曰所謂弘者須是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是也毅以忍耐而言言曰雖而志遠故可以任重而致遠

致果為毅中庸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弘者量廣而志遠故可以任重而致遠

毅諸賢諸大車之能容而能行也蓋曰士必弘毅乃可以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致遠也夫弘毅二者猶之陰與陽文武與智不可缺一獨陰不成偏文失之弱偏武過於強弘而不毅其弘不足實毅而不弘其毅無可取夫勝重任固須弘然柔

在無強以弘毅之力為能荷重言又致遠道固須毅然迫急率然無見度為能致遠不可分析徒任重而三國志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是德被群生為仁孟子述伊尹之意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按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為聖之任蓋任重道遠元比喻注言言擢仁之責任至死始卸之責而云必欲云此志是特在思量而無荷擔之實曾子言言擢士宜養弘毅以為擔重任涉遠道之責也養弘毅之時志在於重任既擔重任便是實行矣無所事於志伊藤長胤曰仁義禮智者道德之名而仁最為大士以此為任故謂之任重以此終身故謂之道遠若以仁為入心何之全體則是吾方寸之中所具毅然學不動之理也何由得謂以仁為入心之全體則之任重者若一旦豁然學不動之達之期則亦何由得謂以仁為入心之全體則之任重者若一旦豁然學不動之達之期則亦何由得謂以仁為入心之全體則之任重者若一旦豁然學不動之達之期則亦何由得謂以仁為入心

而不爲事物之所移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

章者必於此而得之 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 淳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

也○按內則一歲學幼儀三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 次乃大學終身所得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蓋曰興於詩者學詩則德性有所感發不能以自已故曰興與者以其正者而言 不帶邪者若刺詩好善惡惡自具焉三百篇中豈有邪詩以聖門之學詩言之於 餘縷約而知禮之後於切瑳琢磨而知學之進下氏端木氏也於焉飛魚躍而悟

之序也蓋古者之道以禮樂爲修身之具起居動息每必由焉猶後世學子之靠 書冊弄文字也不外乎道德仁義而亦不與道德仁義同故前篇既有志於道章

而此則列叙詩禮樂讀者致思焉沈無回曰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今人動 曰人心自有真詩自有真禮自有真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

陶而不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成者也可見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樂雖 下愚不能未有不與而立而能成者也可見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樂雖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 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 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按此深得
不爲已甚。意然僞周之禍，張東之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則
去草不去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己甚爲辭也。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其耶。故曰勇
不可好，貧不可疾。既好勇又疾貧，二者相乘，遠血氣之剛，而困窮拂鬱，激其憤必
至。爲所不當，名檢喪而身家亦隨之。此亂由己作者也。不仁之人，誠身可惡，然
須有包承之量，轉移之權，以開其自新之路者。若阻抑羅織，太甚，使無容身托命，必
逼其無忌憚之習，而肆毒反噬。此亂由人作者也。亂由人者，亦由己激成之。大抵
和平者無憤疾時，中者無已甚。是以君子貴調養，其性勿暴，其氣善變，其習和順。
從容以爲己，則祥以爲人。則通好勇疾貧者，常由小人疾不仁
已此者，常由君子漢唐宋之亡也。皆君子誤國，聖言其甚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各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
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者。若但周公之才而驕吝者，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
驕之本根，故當驗之天下之人，未有不驕吝者。吝者吝之枝葉者。

子曰：如有字，使字皆假設之詞。古聖人才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
見當時世，非無才美，但多驕吝者。恒以周公之多，擬故波之周書，痛徹篇周曰：不
驕不吝，時乃無傲。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經天緯地，是周公之才。
即周公之德，故云才者德之用，此才字只訓知能技藝，才難之才，自是大小天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驕是驕者，是吝，故聖人於中苦一且字。驕心是傲，視天下，苦心是要，獨專其
美，從光近於驕，王安石近於吝，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人家國用人，行專一
味，恣已聰明，直前銳進，耗元氣，皆不暇恤。其爲才美，所害關係不細。陸隴其曰：
此夫子特爲真才者戒耳。若夫用才之人，則又不可以其驕吝而遂棄之也。但當
有以駕馭之耳。○驕與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
抵驕而不吝者，而不驕者多。驕吝者，兼有少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可鄙耳。
語類曰：集注云，驕吝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
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爲也。據此則集注有爲而言，非此章正解也。又此
章設言才美，如周公也。未嘗言及於德，又不足觀者，謂其才美亦不足資耳。亦
未嘗言及於德也。程說迂滯。○皇木使上有設字，皇木正平本，亦不足資耳。亦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
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

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子祿爲問。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曰：三年是學成之三年，非入學之三年。至於穀，有急於自試之意。夫三年積學，
儘可應世，此際最易技撓，而略不動心，然却不是枯槁忘世。至字，不必別解，言念
慮未嘗到穀上也。穀祿也。如邦有道，殺皆謂廉俸也。趙注孟子滕文公上，穀所以
爲祿也。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以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即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時也。謂之選
士，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若其不安小成者，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謂之選

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白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得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制之官蓋庶人仕進
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
三年，視教業樂群。五年，視大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類通達
學與國子。同小成。七年，視大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踐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
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踐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
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至穀有兩層。後學者志在紛華，勤學者志於正論。其至意
辭召。漆雕之未信，非無其人，但不易也。集注謂至宜當作志者，荀子正論其至意
至闕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志至二字通也。然不必
改字，又學期用世，不至於穀，非選世辭。祿者可比楊說，可削楊說，豈直以士之求仕
祿別有謂乎。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
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
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隱，見賢避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
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無能守之節。碌庸人不足
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皇氏曰：有學有守而去
就之義，深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曰：是章形狀一箇君子使人破的也。非論學者工夫，篤信是信之篤也。篤厚也
如是而已。注力字，無所當。子張曰：信道不篤。學即學道也。信於學之篤，而中心好
之也。衛靈公篇，殺身以成仁。孟子：君子備舍生而取義者也。是守死善道是善其所
死。謂守死而弗去也。是守之堅定矣。所謂至死不變者也。是守死善道是善其所
善。天下易言善世而不伐。莊子：養生主善刀而藏之。善篤信道而好學之是
一事矣。以知而言也。堅守不失，至于死，以善其道亦是一事。以行而言也。本文直
體簡易，集注多纏繞。四箇則字及效功，皆本文所不及。○危邦不入，二句，危是亂
之初。危國謂將亂之國。亂國謂既亂之國。不入，自在外言，不居自在內言。互文耳。
危有危亡之傾危。二義。此章是傾危之義。言風教替政刑素國家，亂而不寧也。亂重
於危。危者，傾側不穩。危之極，即亂也。危邦不可入者，在外固不可入也。亂邦不居者，
久安其土，亦不可不去也。危邦亂邦，鈞不可不入者，在外固不可入也。亂邦不居者，
愛其身，危邦不入。深其身，亂邦不入。若與則不仕。如斯人者，其當以大人處
之乎。朱子不遵者，朱子蓋慮人臣臨難苟免，如譙周留夢炎者，接踵於後世，故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是說然非所論於此章也且穆也危亡必不得去汲汲及其亂而逃去之亦豈人
臣忠厚之意耶當從謝氏指來仕者為是即子張所謂見危授命雖曰為君授命
危字仍當主君子說蓋國家傾覆之際即人臣危難之時也與危邦之危判殊○
邦有道云云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邦間有指天下者如尚書詔大邦殷之命然
特千萬之一耳論語中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邦有道知矣邦無道如
矣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邦有道殺免於刑戮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與非邦者皆可以為說者索於注中世亂世治語謂本節邦字指一世而兼國
主魯國非而作其所云世謂濁而嫉賢世世舉而好朋斯世之勤勤者皆指楚
國政俗非樂讓斥六國此可見矣又從天下復說者皆指楚
極參錯有道以貧賤為恥無道以富貴為恥所謂有道無道或其人拙於貧殖
下也兩恥字俱當指有守者說兩且字可玩有見無道或其人拙於貧殖
或其人坐席先業若不識進退希冀美富是廉節不足恥而富且賤恥也無道而富
焉恥也夫好學所以求道孟子盡心云死焉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
已凡以求道之無歎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亦由
學之未至故學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
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身也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言天下無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雖有主吝而
義意則然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鑑曰此言居官之道也即此義也孔注欲分各之事莊子逍遙遊庵人誰不治庖尸
人之田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莊子逍遙遊庵人誰不治庖尸
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分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諉耳
世唯有越職自違者反生當事者觀望之念不徒生其觀望之念亦且予以掣肘
之患唯謙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既免侵官之患亦無
曠官之弊矣況天下事惟親歷始明常有旁觀見以為利而身試乃知其害蓋現
在之籌畫必明而搖尾之情形難核也天下事惟獨斷乃行常有二人為之則成
而衆人營之則敗蓋專則操縱在我而不疑分別牽制由人而多忌也且謀既多
其弊使人主惑其議論而漸有不信老成之心謀既多其弊又使人主厭其議論

而漸有不信言者之心若夫位官之念起于妬人之功而陽託為不忍坐視之說
又起于市己之名而隱示以主張在我之權則是小人之尤者矣皇本政下有也
字正平本同位為其位政
為其政明有主之者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雉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

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雉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摯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師摯魯樂師名

摯曰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雉全在師摯適齊而發始初也自師摯適齊之後同類
其在此之時豈不是始也始字重者追憶其盛所以傷今師摯疑即子語魯大師之
名亂者樂之終凡樂之大節有歌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
是故合樂謂之終凡樂之大節有歌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有舞

關雉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鹿鳴之三云爾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言
亂則笙間在其中矣終為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
灋又為治也玄字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成就條理故曰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此蓋止樂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管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第四節所謂闕雉之亂也鄉飲酒禮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諸侯之禮也其樂四節
無弗同者即鄉射不吹不笙不間大射不問不合詳于射略于樂而合樂之節
南之吹笙已耳及笙奏止堂下之笙磬已耳迨夫間歌堂上歌一簫堂下吹一簫
上之吹笙已耳及笙奏止堂下之笙磬已耳迨夫間歌堂上歌一簫堂下吹一簫
樂時始盛合樂歌周南直南各三篇而聖人言關雉之亂以闕雉者風始也儀禮
凡合樂則工必皆備不合樂則工不皆備蓋樂必至合而始備也亂不止闕雉一
詩曰關雉之亂與儀禮升歌鹿鳴一例蓋言鹿鳴鳴則三終統是矣○孔子自衛反
魯者三初自衛反魯有定公喪中自衛反魯有行官氏喪皆不宜論樂哀公十一
年自衛反魯是樂正雅頌得所之時此嘆宜在此時耳師摯賢者也有官守者不
得相率而去至哀公十一年隔十四年矣孔子一面感慨聚散一面想像周南豈
與周文王左右耶縲想之下百感俱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通慳音空○侗無知貌慳慳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亦不庸之
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曰百公與太公望畢公榮公

蓋呂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

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謂孔子者上保武王君臣之際記

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

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事商之畔國以事討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

兗冀尙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

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為一章

箋曰此章是孔子讀書至子有亂臣十人句慨歎推論之詞也斯字即指子有亂

臣句前二節乃門人因夫子之言而例記之者詳玩孔子曰以下語意自見兩有

字是審眼盛與難意都在其中才難二字是通篇主腦下皆推論見天下之治亂

定于才而才之盛不盛由于德德之至不至又在才所際之時其處之者何如也

處之盡善而德至矣○舜有臣五人孔安國以為禹稷契皋陶伯益者此隱括舜

典皋陶謨益稷所稱而言之耳○子有亂臣十人子者予周也荀子曰治亂謂之

亂猶治汙謂之汙故亂即治義札記曰說文亂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亂凡訓

為治者皆從此故爾雅釋詁亂治也則亂本訓治說文又云熾煩也从支支亂

亦聲按凡訓為難亂變亂者其本字作亂以後經典假借並作从乙之亂說文又

云亂治也乙字相亂交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亂古文亂按所云古文與本字

不異則亂是亂之古文凡从乙之亂與从支之亂當是後出之小篆其在古文不

別也札記得之此亂字訓治是能建立事功經緯天地以成有周之業者不但撥

而書之曰子有亂臣十人母乃不倫之至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命曰子有亂

臣母之理夫亦無稱其臣並稱其妻之理武王誓師豈宜舉宮中賢佐昌言於衆

與周召諸臣比肩為十乎是故太姒非也呂姜亦非也然則此婦人為誰乎曰戎

胥軒之妻姜氏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季王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為戎胥軒妻

生中滿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顯頭之苗裔孫曰女修女

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大廉曰孟獻仲衍仲衍

也鄭山女者中國之女故申侯曰我先鄭山女女申國謂之鄭山女亦猶於周大

姬嬖姬申國之君娶於鄭山女而生此女故以母名女謂之鄭山女亦猶於周大

矣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宋微諸詩所以作也詩云赫赫南仲玁

狁于蕞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夫玁狁玁狁曰于蕞而西戎但言薄伐可見西戎終

未大定南仲所不能定者而鄭山女能鎮撫之亦千古奇女子矣厥後文王伐崇

伐密師徒出無西顧之憂鄭山女之力也武王因之遂成王業乃追數鄭山女

之功列諸亂臣十人之末固其宜也豈廉惡來乃其子若孫自豈廉至造父五世

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秋時趙氏其後也至戰國而遂為七雄之一自惡來至非

子六世周孝王封之於秦至始皇竟代周而有天下然則鄭山女之遺澤孔長且

婦人焉九人而已漢書律歷志載股肱王言鄭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此雖妄

說然考鄭山女為戎胥軒妻正在股肱周間意其為人必有非常材藝為諸侯所推

服朝親訟獄獄之古者衆所歸往即謂之王是以後世傳聞有為天子之事鄭山

女生則雄長西垂列則列名十亂偉矣或問飛廉為鄭山女之子何以仕於紂曰侯

國之子入仕王朝古多之既股之義士周之頑民固不得為定論矣然則母子

孟子以數飛廉為周公之功蓋股之義士周之頑民固不得為定論矣然則母子

不異趣乎曰飛廉山女自以才智雄長一方後世猶有為天子之說其制自為大

略可見周初倚山女自以才智雄長一方後世猶有為天子之說其制自為大

女雖名十亂之中而仍執不純臣之義初非攀龍附鳳甘為與朝佐命也

俞說當考任啓運謂漢石經作有股人焉注股人謂膠鬲潘維城辨之曰漢石經

為魯論有經無注而以爲注股人謂膠鬲其釋也明雖馬氏所注為古文以婦人

為文母魯論為今古文今古文不同似屬可信然鄭君兼通今文石經果為股人豈

不知婦人之注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

乎鄭注魯論為傳今從古無從古則漢石經作股人之說不足辨也覆瀛亦曰魯書

婦傳股今從古今傳今從古無從古則漢石經作股人之說不足辨也覆瀛亦曰魯書

衛恒傳但言其祖敬侯鄭所傳之古文尚書澤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

文而韓李華解亦絕無股人膠鬲之說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

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以謂左右之作華字看服即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

毫勉強意三分有二不過謂天下人心大半歸文王爾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夫

當時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拘泥甚矣書曰受有臣億

萬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萬孟子曰尺地莫非其有... 則商受獨夫所謂離心離德... 而商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 師次許原蓋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 比于死微子亡不得而伐矣然春敵師師不起也秋師起矣... 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服事紂武說至是當不易之論集注... 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專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為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為論文而則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 伐商故改而與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之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紂之終不可伐也... 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 首記武王言者但為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并記舜五臣正... 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載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為後魚府是無... 相周為一語張本耳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又曰於斯為盛不曰... 得謂上節自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蔡啟盛曰書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 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 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為伯啓盛蓋以情授之文王與紂... 本非上下交泰不過悅周之狀而釋使歸國則復其先世州伯之舊雖為事所可... 有豈能違異以大伯之重任乎孔疏因早說則文王僅能守父之業何以詩書... 伯又附會以論語三分有二之文果如其說則文王僅能守父之業何以詩書... 皆歸美文王而鮮言武王乎此非世因于不識孔疏之傳亦由未悟周官之非說... 制耳州伯始于舜之十二牧而後世因于不識孔疏之傳亦由未悟周官之非說... 注以周召分陝說之即所以明其周制蓋鄭君若深知二代之制不同故如棧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平且不但有王制之注可證即經文亦自有之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此即公羊傳所謂周公陝以東召公陝以西也使其為仍殷之舊制則再成... 伯之始周初而西伯無後矣惟詩周南召南諸疏引鄭此注作大南兼制梁... 四字此實鄭君之西伯無後矣惟詩周南召南諸疏引鄭此注作大南兼制梁... 其方又云三州之侯咸事此謂文王自牧其州而三州之侯亦從化非文王親牧... 之也州伯固無兼牧他州之制兼牧則疑于大伯矣孔子所謂三分有二者亦明... 謂歸之者有如此非謂文王所統屬者有如此也此正義不明其旨而泥其詞又何... 不思是且不止天下之半乎蓋述又曰後儒皆謂文王親立於紂之朝北面為臣... 余獨以為不然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而歸文... 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傲然而受之古者天子之地一坵列國一同文... 王果受紂命而為西伯伐紂崇報之可也人臣之義與國若仇國若崇報諸... 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况里之囚乃文... 王之大厄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報之伐其事尤鉅尤... 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及之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之事始... 見於春秋傳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固已失於隱矣然初未嘗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術之始以文王... 為紂三公而有竊欺九郭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 之始謂散宜生閔天等取美馬怪獸姜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 矢斧鉞之賜也述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乘載之復益之以為西伯專征... 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真亦愈失乎且春秋傳以... 為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為為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尚書大傳以為在西伯... 載者之後史記以為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復抵牾矣春秋傳以為諸侯從... 之而紂歸之尚書大傳以為為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 矣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為賜斧鉞而後... 積善累德而見諸殷本紀以為為獻洛水紀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為賜斧鉞而後... 獻洛水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為實耶曰紂天子也文... 王其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後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 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 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 者也周介戎狄之問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伐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問有教之... 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山亦不問有安集之舉也蓋... 王減密則取以滅商則取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誠近幾諸侯或思屬之耳是以文... 不以為罪文王亦不以為難也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 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次里而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於治溝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治也治連于山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
 以例治在兩山之間故曰同間有治也治連于山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
 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餘納百治之水故一同之治獨著專連于川之文而萬
 夫有川但連溝承十途之日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買公彦云井田
 之法即從橫溝縱溝橫溝縱溝橫溝縱溝橫溝縱溝橫溝縱溝橫溝縱溝橫溝縱溝
 買說是東故法耳左傳晉使齊東其說以齊東其說以齊東其說以齊東其說以
 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即縱橫為兩畝而為之如
 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買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為夫間縱者但分
 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間之遂亦於田首為之而以田首必在百畝之南
 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是則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
 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為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橫
 為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間之遂當井間之溝
 以井間之溝當放間之溝以放間之溝當同間之溝而以向間之溝當兩山之間
 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間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
 有逾千夫有逾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
 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遂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間二千夫之間二
 萬夫之間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溝同間謂之溝兼辭也
 若在成首治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溝同首謂之溝矣惟治所專連之
 川則必曰兩山之間難舉偏辭故湖河相從治溝亦皆以間言之此古人造言
 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又井田溝洫名義記曰聖人立法之
 精其名命為不奇也故百為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為屋屋之名命於
 三夫之遂同承承水象屋當之垂於檐也屋三為井井之名命於疆則九夫二縱
 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為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溝也通十為成成之名
 命於縱橫十里為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為終終之名命於通納百
 溝行百里以入於治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為同同大成也一治上承治
 溝遂即之水以專連於川其有一畝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
 水不入於治一治之水不入於行於地也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
 也澤即入於入于川是放水之行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
 一水為一畝二水為一畝三水為一畝四水為一畝五水為一畝六水為一畝七
 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而與萬世農業之安於是也夫治而治又等而增之而
 溝而遂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區夫然後一旦兩渠以大小遞相承承馬不崇
 朝而盡連于川矣其承承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昂為承承
 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溝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為其形象
 形曰溝會意曰治字从血以血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治會也會上象水以
 謹於川初分終合以盡水之性而不使有積滯之害也鄭注小司徒云溝以備
 水害余以為備濬非備旱也歲歲治之來也鄭注小司徒云溝以備
 旱則宜儲之不宜濬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還原田之利廢無水洩之法非儲之
 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廢無水洩之法非儲之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
 之水皆汗濁之渾流實足以為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水無崩決之
 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濬漢川成間有治者謂其間有治其間有
 一治而已而間有治者謂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
 見神禹之用間矣黃式三曰匠人成間有治者謂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
 一治而已而間有治者謂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間有治其
 知達川者非一治載東原曰溝洫之法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為屋遂端則溝
 屋三為溝非在井間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溝洫十為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為終溝
 端則溝十終為同同溝洫在井間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溝洫十為成洫在成間也
 其畝之定法是遂人注南畝之說不足據也井田之法備乎一畝或百里內有數
 川亦因乎自然或遂乎川引治長之舒促不可一定爾雅絕大為之治非入為之
 川辭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制田之法匠人云溝必因一水之勢以大小常在兩山之間
 不能畫方如棋局限以萬夫之地而據此為九一之辨未可決信詳見戴東
 原文集及攷工記補注林願山曰自賈疏誤解鄭注乃分遂人溝洫為夏實溝洫
 法小司徒匠人溝洫為殷助井田法後儒欲求其法遂不可得蓋鄭君匠人注以
 為夏用貢法殷用助法周徹即通用夏實殷助法夏殷周貢助有遷改井田之溝
 洫斷不可以遷改後儒執賈疏之成見猶謂井田自井田溝洫自溝洫遂都鄙則
 變為井田制鄉遂則變為溝洫果如其說則殷人七十而助骨天下而界以井田
 周之徹殷一切五溝五塗最大者廣深十餘尺最多者縱橫千萬行乃無故而
 堙之塞之易一地而仍復疏之治之豈有制禮如周公而勞民傷財與此無益之
 大役其誤一依小司徒鄭注義則井田斷自夏禹始論語泰伯禹盡力乎溝洫豈
 衆一旅明是夏禹以井田制貢法而井田法外別無溝洫法當夏禹時始制貢法
 既用井田法則周禮鄉遂仍用夏實法何獨不可用井田法而必別用溝洫法以
 改井田之舊乎其誤二遂人鄭注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洫法當夏禹時
 仍既是約野法匠人注遂上亦有徑亦即遂人所云遂上亦有徑者又遂人
 鄭注都之野塗既是小司徒都鄙制井田法小司徒注立其五溝五塗之界亦即
 遂人所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等五溝五塗者故井田法外別有溝洫法鄭注不
 應誤合為一法則賈疏顯與鄭注相背矣遂人鄭注遂從溝洫法從溝洫法與匠人
 井田法互相發明賈疏乃云井田法溝洫稀少溝洫法溝洫稠多詎知步畝限以
 定制溝洫稠多有何餘地之可容耶又遂人鄭注九而方一同井田法九夫為井
 凡遂溝洫洫悉御以九賈疏乃云十溝十洫九洫詎知古者積算之數皆用整以
 御畸零亦何得忽焉而用十又忽焉而用九遂人鄭注九洫而川周其外井田法
 一洫九溝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而九夫一洫雖極一洫九夫一洫雖極一洫九
 稅以治洫亦仍不足其九倍之數其誤三賈疏申鄭注既有此三誤而益信匠人
 鄭注所云夏實殷助周徹其井田之制歷夏殷周而未嘗有遷改其所以五十七夫
 百畝異制者禹貢正義引鄭注文云賦之者一井上上上出九夫稅下中出八夫稅

論語會箋卷第八

二十九 崇文院

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 通津九州一井稅五夫稅十畝五夫故曰七十畝故曰五十畝而助周人通用夏人助法若...

論語會箋卷第八

三十一 崇文院

成編九夫不足以成編二相為耦既以十夫為之推此而百夫千夫萬夫其數亦... 里而井既以十匠人耦井田開方三三得十是方數九夫為井十夫為井...

莫不有溝洫以黃河之水散灌於數千里溝洫中則盛漲能容不致潰決以黃河之泥散布於數千里溝洫中則河身泥少不致壅塞泥在溝洫則冬月可以挑漕泥在河身四時無可趨功此禹所以治溝洫即治黃河二百餘年無患也至少庸十一年丙辰去禹治河之年庚寅二百有七年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商侯冥死於河商因河決而五遷部定王五年河南徙知其溝洫之治不能如禹之勤濬開阡陌六國效尤溝洫大壞白圭壅乃專以築隄為務然河之治不能如禹之寬至五十餘里三汎尚不為大害馴致漢武時隄去河近塞輒復決至明帝永平十二三年間王景王吳渠隄功成德標問河播為八分流順軌八百八十五年至周顯德初乃大決爾後專恃隄賈讓所謂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達其害已八百餘年則以溝洫不復故也朱注云正疆界備旱潦未嘗不是然特遺其大者耳外此尚有限我馬之足一層注亦未及然則溝洫之盡力蓋一舉而四善備也○楊注引有天下而不與失錄。

論語會箋卷第八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八終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所不得有之冕而統稱之曰麻冕則必古者天下冕皆麻今者天下冕皆純而後... 三禮豈有麻冕之名乎他經於麻冕之外豈更有云麻冕者乎... 則其經用絲為之非用麻矣由是以推天子諸侯自郊天之冕以及最卑近于爵... 亦不遠于皮弁故無繅采流玉之飾而與麻為相宜且與弁服等殺有漸也... 朱真師說以木版為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干上謂之延也以朱為真但不知用... 布繅爾當應以繅為之以其前後旋用絲故也此疏但知真之不宜麻而豈知君... 冕之經之原自非麻歟但知有旋之冕不宜以麻為真而豈知君之玄冕雖無旋... 而亦自非麻歟荀子禮論篇曰郊之麻冕也荀氏言此或者謂三年之喪越縞而... 祭天則用柳大夫所服之麻冕非郊之盛禮故曰郊之麻冕也猶如其上文云太... 廟之冕亦用麻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下文云喪服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為之朝... 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不用皮何皮乃上古未有禮文之服禮器曰天子麻冕... 朱絲環此說非也麻冕者卿大夫之玄冕不得概謂周宗廟之冠也以其為冕之... 最卑而用麻非有不忘本之意也禮運曰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 絲以為布帛然則麻與絲亦同時而興安見麻則為本邪冠衣之本實則羽皮爾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夫人置于北郊亦以共冕服同此皆意重在絲不在色也當讀如字若讀為縞則... 純衣與士皆謂純衣亦皆謂如字矣其他宜讀為純者純為純非也士冠禮... 玉藻純組纁乃當改讀爾許謂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緇帶純組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文縞帛衣呂氏春秋淫辭謂昔我所以者紡績也今子之衣縞也亦名縞之證... 也此說是也采色字皆借糸旁為文何分布帛歟祭統君純冕立於阼純冕者絲... 冕也冕可該服故此純冕對下文副禕也帶祭得用衰冕而此既言副禕不舉衰... 冕者從乎衆諸侯之同者所以廣言之也天子諸侯無不純冕而此既言副禕... 者承上置于北郊之義也而又以非常之事有用麻冕者故以絲為文也若讀純... 為縞則豈純字指衣冕二字指冠邪抑以縞為衣邪抑以縞為衣邪抑以縞為衣... 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指冠邪抑以縞為衣邪抑以縞為衣邪抑以縞為衣... 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縞豈注疏相傳之誤邪曰... 按西京雜記五絲為縞倍縞為升倍升為十倍十倍為百倍百倍為千倍千倍... 少之多自微至著者由此觀之升是十縞縞圖攻曰孔注古者縞麻三十升布... 為之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縞二千... 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縞此必不能為者也孔氏蓋謂古者朝服十... 五升冠當倍于衣不知冠升倍衣惟衰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自然齊衰以下則... 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于衣之例孔誤釋爾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 之一分容九縞已是細密難成矣此說九非也惟其難成故見其儉為可從若難... 而不為甚難何至弄禮而從衆邪則必三十升布可知也今魯衣者一分九縞... 亦偶有之倍之自難惟其難乃見為貴此制禮者之意也故曰禮也若冠升如衣... 之數一分九縞而孔子不從禮有是事乎且謂冠升不倍則冠與衣同為十五... 升矣何以當時但嫌冕之不儉而不嫌于衣之不儉其又奚說邪所謂儉者衆人... 以為此玄冕是人臣之冕而人功繁費反十倍于君冕非所宜也故亦用絲至于... 孔子所以從衆之本意則直是禹致美乎數冕之意也亦服釋例曰攻班固食貨... 志布廣二尺二寸後魏書舊制人物所織縞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與鄭此注古... 者幅比皆然也則此則幅不止二尺二寸此說是也○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字... 側其反側其之音為縞其音實鄭依古字作材玉藻純組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或作承旁才縞氏純帛注純帛字也古縞以才為聲此鄭破純為縞之例夫縞... 與材純文義各異縞帛也北方正色材玄帛也天之正色縞與玄不同春秋時... 以絲易麻未嘗變其色則純縞本字為是古人惟有縞麻以作布帛凡布皆麻也... 凡帛皆縞也至今之木縞謂之吉貝唐時始有之若古人凶服之用麻者則白之... 吉服之用麻者則縞之以粗細為輕重而巳士冠禮縞布冠缺項青組縞屬于縞... 縞廣度縞幅長六尺士為初加之冠冠既訖即不復著玉藻所謂冠而飲之也惟... 人則非常者之時云蓋縞縞是也縞布冠者周禮六冕無麻冕之名而冕制以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本為禮以編麻布蒙之為冕延故亦可通稱爲布冠非即上冠禮之編布冠也... 禮所言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燕禮若使宰夫爲主人以行... 禮所言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燕禮若使宰夫爲主人以行...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必將決其濫孔子所以分別言之也子路篇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至是驕泰相反而樂美行驕惡行也此章泰也是惡行與驕同... 此章以善從下一節爲主以吾從衆一節爲陪見苟可以不以善爲善發也...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拜為吉後拜為凶... 則為凶之近於吉者... 則為凶之近於吉者... 則為凶之近於吉者...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四者相為終始... 此四者何用禁止... 此四者何用禁止...

絕曰絕猶酒客絕酒也... 內有江漢漢秋陽暴氣... 內有江漢漢秋陽暴氣...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為時也皆執一不通也... 母固者所守而言其異也... 母固者所守而言其異也...

子畏於匡

長者有戒心之謂匡... 不在茲乎... 不在茲乎...

如子何

文與必去聲... 也天既未欲喪此文... 也天既未欲喪此文...

匡之匡舊說不一... 匡之匡舊說不一... 匡之匡舊說不一...

之隱者極而言之則文可以兼道道不可以兼文若此章之文以文之主蓋者言如所謂經天緯地之文文王之所以爲文之文蓋夫子以配天縱聖自任之語何諫之有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以不言道爲謙詞然經意是自任不是自謙之時即以禮樂制度則夫子必當稱周公矣茲益已身言其文王之文也語類云既是道安得有與文亦先王之禮文此說誤道固萬古常存之物然無人可傳淫險鬱鬱便謂之喪猶之本心之德斷不可亡而巧言令色鮮矣仁解爲本心之德亡也○後死者指後己而死者猶曰後人天若欲亡斯文則夫子將被害後人何以得預於斯文乎以斯文之喪不喪次斯身之存亡也死則斯文遂喪矣天既不欲喪斯文必存我以存斯文一說後死者指自今將來死於斯文之後者已與來學也然夫子上距文王五百年謂之後死者指自今將來死於斯文之後者已與衛將遠陳過匡頃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衛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况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衛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寓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皆必無之事而朱子采之其亦異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行免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而曰畏於匡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孔子既適陳則適陳耳必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不中道而返又居衛月餘而後始適陳也然則孔子果以適陳之故過匡當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不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恐知非使匡人委之也說又具先進篇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音秦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

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謹若不致知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 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 多能而所能

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以晚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

子弟子姓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藝曰太宰列國俱有之如魯公子釐求太宰縱左傳藝七年楚有大宰蓋啓躍則楚亦有此官也此章所言專是吳不當及宋雖列子有商太宰言孔子語與子過宋遺桓魋之難是時焉乘與子貢往來之事惟吳則哀七年公會吳子貢語則此太宰爲吳太宰可知若權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駘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太宰駘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爾陳無大宰若越亦有太宰駘則即吳太宰駘而陳之仲尼據此知吳之於孔子實有中心悅而誠陳國之事曰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據此知吳之於孔子實有中心悅而誠服者亦足爲吳大夫知孔子之一證也下文謂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則必魯太宰之辭若魯太宰則孔子久爲魯人知矣不宜作此語也下文又謂吾少也賤則在既爲司寇以後之辭可知也然吳使聘陳來問事在前子貢在魯對語事在後論語問子貢之太宰固可知也然吳使聘陳來問事在前子貢在魯對語事在且言之親切非得耳聞孔子居陳太宰來陳之時或吳使聘陳之大夫即太宰子貢歟抑或吳聘非太宰吳使歸而以孔子多能語太宰故太宰使魯而問于子貢歟何其多能是驚嘆之詞不是語問之詞故二句宜一連讀去者與二字亦是贊詞○固天縱之固本然之辭孟子曰固所願也必下固字者以上文太宰說聖者主生知說亦有天字意也縱如縱觀之縱不禁製之之辭才有所限如禁禦之然故曰天縱也之字指夫子將聖將近似之辭與蓋字相類子貢言固天縱之而將使其才德至於聖域者又於技藝是多能也子貢自謙不敢贊也聖是盛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德極至此稱與多能異天之理有定本有限量天之運無方本無限量有量而無限量此天與多能異之聖人也固字作已然說將字作未然說合來方是縱無固字不見解○太宰知我乎開口便說太宰知我乎此句直冒到不多也下文皆承太宰之言而釋之夫子不自聖是其所以爲聖也太宰知我乎其心真如是不但詞謙說者或以此句爲反語言非知我者非也論語中有知我者其天乎語此章知我乎亦解爲能知我也方安皇本我下有者字正平本南宗本同○多能鄙事四字是一氣語勿依注作兩截鄙即是賤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鄙人之事也古來少賤而多能者舜是也然至今稱舜之聖不稱其耕稼陶漁古來少不賤而亦多能者周公是也然至也

頌公之聖不頌其多材多藝則聖自不在乎多能固不係于賤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則有德堪在位者也張暢菴曰子貢之言大其真知夫太宰知我乎矣非夫子與之爲謙必曰賜也過矣聖則吾不能今撇此不說直曰子真如此言矣非夫子與之爲謙必曰賜也過矣聖則吾不能今撇此不說直曰不必辭讓但與詞示多能之故非由得已欲幸駘勿以小才自喜而求之正心誠意之實則四國賴之此夫子言外之微意諸儒竟莫之知少賤多能乘田委吏薄物細故無不經心也夫子豈日日登山臨水釣弋射獵者乎幸駘何至以射御釣弋推服夫子乎君子多乎哉二句是正言高論謀國尚遠欲勿以小技片長自矜任重而道遠務大而圖難太宰乘國之鈞此則其事也我之多能乃鬱不得試使然何足羨慕哉夫子之意如此又曰宰駘小人也小有才幹卒亡吳國彼正以多

能自負故于聖人多能色飛眉舞夫子以不多指示之使效其技能以勝諸道也
針記幸極之詞○平日云云試者登庸之以試其材德也吾不試即上文晉少也
讀也故即上文多能事也言由間暇故得兼習藝此章蓋平所記故自表名
併記他日所親聞以證之王引之曰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
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琴正義云家語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
之琴平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為琴張即平日云是也買遠鄭衆
皆以為子張即顯孫師服度云按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
四十知未有子張按買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庸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
盡心篇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平者論語之平曰鄭注以平為子平蓋
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平之文然亦不以平為琴張與琴張不得合而為
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平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蓋王庸家語未出
以前不得有琴張名平之說也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為家語所誤安井
衡曰鄭云平弟子平也凡編輯者記門人自非獲罪於孔子必字而不名故鄭
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平之文以平為字也然記者孔子門人必以字若
十字配之其有同字者配氏以別之如顏淵原思樊遲之屬未有單稱十字者
王庸知其非偽撰家語因以平為琴張之名蓋亦無稽之言耳然求之文平必是
名非字今案一部論語唯此及憲問兩章單舉門人名蓋兩章
二人者所自記故自書其名編輯者仍舊不改故異他章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
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
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則不
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
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
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

知故謙言無知也聖人看得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見識有限原知不盡故曰
吾有知乎哉非謂無所知也夫子有人以聖與仁稱者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敢仰爲之不厭諱人不倦可謂云爾而已矣即與此章同意諱人不倦夫子每自
承當鄙夫之問叩其兩端即亦其事也蓋其事似易而實不易致此所以其言來
益卑而其德之益大也○有鄙夫問於我豈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孔注亦似有來
字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空空如也傳文空空乎其或作巧故也巧故僞
憍而不信鄭彼注憍誠慙也呂氏春秋下賢篇云空空乎其或作巧故也巧故僞
詐高誘注空空慙也大意蓋王言篇工環商如女慎婦空空空亦慙則心中無
即憍慙此鄙夫來問其意甚誠慙故曰空空者蓋慙則心中無
私是空空如也惟空則可叩也指鄙夫所問之事理叩者反問之也樂記云叩之
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字指鄙夫所問之事理叩者反問之也樂記云叩之

以小事則小鳴叩之以大事則大鳴謂此問而彼應是叩有問義兩端即中庸舜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兩者義理之邪甲也果實甲皆兩以舍生氣未
得所宜則爲中孔子竭之竭此也舜始發聲字破甲拆混沌遂分凡事皆有所宜
通聖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鄙夫之淺陋物之所不樂告者其不歸故
而告故曰叩其兩端而竭焉或曰叩也擊器寫物者敲其底以盡其幾餘故
謂竭盡無餘爲叩俗言敲底是也此說亦通述而篇不憤不悱不發舉一隅
而示之無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與此章之意相反或示一隅或叩兩端皆教誨
之道也○聖人度量之宏如天其視人慈仁惠利無一不蒙生成非有意於卑己
自然可親可愛也賢人英氣未祛物我之辨猶存其待物不悱不憤不發舉一隅
未至不足以來人之懷服也程氏聖人俯就賢人引高之說似失之凡夫子之謙辭
皆出於無意也程子豈以爲有意於謙邪若夫引而自高恐正是伊川地位非所
以論孟子伊藤維楨曰如程說則聖賢之待人皆以僞而不以誠也豈謂之無意
乎豈謂之直道乎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大人在於其中而不知其大也非降而
自卑也賢人之行猶泰山喬岳自守其高耳非引而自高也此賢者之所以不及
孔子也賢者有時乎稱述堯舜未嘗有爲其腹展吾四體以示於人我即道矣故每有謙
孔子謙言語文辭有自然之符學者宜善眼又樊遲雖非顯會之倫而其於空
空鄙夫亦有問平尹說援據失當且語上而不并語下者語理而未及於物者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聖人之言固有之論語中
此比相望尹說不知何據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
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
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首聖王之瑞也○張子曰鳳至
圖出文明之祥伏羲時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鳳不至云云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蓋以夫子此歎爲已不得受
命之故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云云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
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己矣夫爲己不達明君與
董氏異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至也云云或曰孔子不自達明君與
也傷時無明王故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之
存已遂不用矣論衡解此文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之
文章承接文明之祥即董說也河圖洛書今不知其何物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夫聖人之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於時天出神物聖人兼有取於此故程子謂觀
鬼亦可以畫卦朱子謂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亦泛言聖人之作易其原皆出
於天之意今就命考之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陳在東序則其物尙爲周家
所傳實焉疑是物亦爲玉球之類蓋玉文石理現其象數故以爲寶也斷非馬皮

我邦七道非別有高妙恍惚不可為象者至其得之於身而後始有大小淺深之別謂之德謂道為高妙恍惚者老列之道是也非我聖人之道也顏子贊嘆夫子道德之至妙非虛指道體即其循循善誘亦夫子至妙中事非別設此方便法所立卓爾欲從末由顏子自叙其所見光景不可摸捉如此仰之彌高穹隆無上也子張謂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是言夫子之德不可企及與顏子之言向矣鑿之彌堅精密無內也說文鑽所以穿也鑿猶金石鑽研之則彌堅而不可得入也二彌字極擬其至高至堅耳欲從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一級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一層又一層○鑽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夫子神德不可得而知焉以為溫柔則剛毅也以爲文明則威武也以爲高大則精微也以爲昭明則深幽也變化無方非常慮凡智之所得發測也三之字望夫子而無方也凡有體者易繁辭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凡有方者可因方而求之無方體在行一邊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故注云有次序貌誘導引進人也詩野有死麕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不曰誨而曰誘所以爲善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智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約是收繳之義朱子所謂向身上來無一毫不盡是也禮者履也天理之儀節根於心而履於事五常百行視聽言動各有天則可履也克復四勿是約禮諸詩讀書精義窮理以會諸心而體諸事所謂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也博文即知約禮即行語類云夫子教人只此法門人用功亦只此學惟顏子獨於博文約禮之間有所進有所得也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理非若其他儘可以弗辨而已據此則雖是言夫子之教却要從顏子之身實力體驗而出方合○欲絕不能不說顏子用功正見博約之教之妙能使人如此才即孟子非才之罪之才乃性之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如有所立卓爾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然獨立也如有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故以如有言之卓說文云高也儀禮觀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廣雅述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連蹀躞超絕也連與卓古並同遂其義一也漢書河間獻王博學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卓然獨立皆獨貌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顏苦孔之卓博揚氏本義亦以卓爾爲殊絕之稱注引程子曰揚子法言此本古注也立者立乎彼則往而合之也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欲從末由不是不用力是無所用其力著個個字已是用功處幾用力已是思勉如何能到不思不勉地位卓爾末由以爭安勉之分末由亦非止境只是著不得力後漸化耳聖同天顏子希聖末至于天夫子從心所欲者如不可階之天也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爲位可陞有形之堅雖爲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純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法言問神童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願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未達在大而化之者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揚說所本也○此款蓋亦觸事而發也其事無緊要故不記耳外注胡氏乃定爲無上事難矣先難二字以首節爲顏子用力說與本注深知夫子之道異後得便已得了與本注自言其學之所至異○郝敬曰顏子蓋天資高材力勇如驍驍登峻履險不知就廣莊之可遊也博文約禮二者善誘之目顏子天材縱逸而聖教循循調伏使順軌而趨信步長途蓋時駿轡奔騰夫氣謂銷歇奪不見其氣魄之可聘矣夫使人不以其誠教人不盡其材若夫淳樸顏子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伯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禮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創制顯庸指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即程子資穎學純啓迪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實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耳寧願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割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贖其責子路深矣。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路請築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實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謂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第曰子疾病說文病疾加也呂覽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困稱病也○子路使門人為臣者門人是孔子弟子論語中皆然孔子居魯仍在大夫之列也大夫而無職事故無祿邑其不善家臣宜矣夫子爲魯司寇時門人當爲之臣此子路之所以使爲臣也使門人為臣有二意一爲以大夫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喪親主麻加葬如子卒死，雖用玄冕，毋弁之類，所以榮之也。一為古人喪師，無服，加麻，主則義服，斬衰三年，故使門人為之，如君之喪，所以哀之也。病間者，問斷之義，孔注少差，曰問，集注沿之，皇疏云少差，則病勢斷絕，有問，則非文問，專訓陳傳文集注，少差，曰問，集注沿之，皇疏云少差，則病勢斷絕，有問，則非此字，正音故時，關雎傳，幽蘭與陸氏釋文，問音開，史記相如，傳痛容，問雅，章氏注曰，問，讀曰問，餘若周禮，問民禮記，問田釋文，問音開，史記相如，傳痛容，問雅，章氏其義，為代為送，為則與此少差，義相去遠甚，子路先夫而死，夫子不以此時言可知，○久矣，故由之行詐也，蓋子路既使為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曰久矣，故言自疾病至病間，所經非一日也，○無臣而為有臣三句，為即是偽謂無臣而為有臣也，偽所以為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孔子是致仕大夫，豈必不容富家臣哉，但孔子貧無家臣耳，人皆知之，誰為可欺，誰指人也，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禮大葬，夫子原不為過，可以以有臣而不有，故其詞以責子路若在禮不容富家臣而妄為之，是大愚人耳，子路恐不犯冒，至于此注，不當有家臣句，未釋吾誰欺引過自責之意，吾誰欺二句，極言人決不可欺之意耳，非以此為欺天莫大之罪也，國外諸說亦皆過當，○死於臣之手，是假設言之，非指子路使為臣之臣，夫入謂師弟之情，比諸君臣更深，且親，縱令實有臣而死於其手，猶不如死於門人之手之為安，況今得死於門人之手，必改門人為臣乎，語意蓋如此，夫門人以情事臣，以職事門人，事我道，臣事我位，兩者孰榮，子路本為榮計，此即以榮殺之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無事之故，以此不合禮意，已見上節，此不再粘也，無事專也，猶詩生民，葬死於道寧也，○大葬，謂葬禮盛備，而君臣禮葬在其中，但不當專以君臣解大葬，死於道者，天下無有死而不葬之人，禮各從宜，宜而富葬，賤而貴葬，義不為也，死而不葬仁不為也，欺天大葬，與死道路不葬，正等此與不肯厚葬，願潤共一個念頭，○龜井魯曰，孔門雖富於賈才，然子路齒最長，且有幹局，其德或有恥於願潤，至讓政謀事，則鮮有出其右者，何以知其然，以此章知之，夫子嘆矣，子路與願潤游夏輩，看讓侍湯藥，臨病革將不起，相共看皇恐懼，又皆疑所以為葬，子路以為為夫子雖已致仕，猶從大夫之後，且魯侯來而問病，自卿士大夫至庶人，莫弗尊親，莫如備大夫之禮，之得慎終之義，即大夫備禮不可無，臣有群弟子在，假執臣禮，供給職事，孰曰不禮，願潤而謀諸願潤，游夏輩，遂定議，故曰子路使門人為臣，臣所謂二子謀主也，苟使願潤游夏不聽其議，則子路雖剛，焉能強之，以為臣乎，所謂二子為指，願潤游夏輩，莫非天下之英，今夫子將死於其手，視諸希幾，祖落於舜禹皋陶夷益之手，未多為之下矣，大夫一家之臣，豈足道哉，故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昔者夫子遊談四方，從其行者，亡輪，願潤游夏輩，其也，南宮敬叔，公良孺之徒，以家車者，若干乘，後前護送，是豈獨不如公子重耳，從狐趙勇，犯崎嶇，楚楚者哉，今假令不起乎，天下公卿大夫，苟與知其德者，畢皆設位哭之，走使聘弔，而況在弟子，如泰山，願潤如日月，斯懸其隨侍者，相嚮失聲，離索者不遠千里，而來集於洙泗之間，即殞效窳之備，其禮，浦伏喪事之竭，其誠，豈又如列侯，諸大夫之喪，有司供職，雖有強力之容，無復哀感之色，誠尚以隨事，然

說此其為大葬，亦開闢以來，未有者也，故曰子縱不得大葬，死於道路，乎言君臣禮葬，決非所庸也，後儒得此章者，徒眩乎行詐，欺天之語，未審察弟子之情，與古人之禮，以子路為陷于罪，而痛加讓責，殊不知痛讓責子路，即亦痛讓責願潤游夏也，禮可有之，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願潤者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願潤者喪夫子，若喪父也，是禮也，皆門人相讓，所為志焉，所謂子貢之舉，聖人而人之舉，聖人否，哉，謝廷龍曰，大抵門人以其如喪父而無服，與禮之德，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雖亦止用三代大夫之禮，非用三代王者之禮，然以此章責子路之言，息之，則以三代之禮葬孔子，豈所以尊孔子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稼，○韞，藏也，匱，匣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首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而巳，必不在道，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

子曰，君子於玉比德焉，玉不象，璣，不象，珉，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而藏也，韞而藏，即注韞，裹也，謂包裹納也，詩小宛，孔疏，引舒璞曰，包裹曰韞，韞與韞同，韞，似是二物，言重裹也，陳琳，悼賦，賦山節藻梲，既積且韞，可證既韞且韞，猶同之有綢劍之有衣，皆在韞之內也，釋文，韞，本又作積，通用字，季氏篇，龜玉毀於楨，中求善賈而沽，諸者，善賈，猶曰良賈，能識玉平價者也，周禮，司市以買民禁，偽而除詐，注買，民師，買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實詐，儀禮聘禮注，買人，在官知物價者，又曰，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買人，況買之乎，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買有古音，即買人也，說文，買，市也，段注，買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買，買，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屬韻，古無是也，段說，固是，然南

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韞，及沈云，成買，定買，買物，買其買平，買大買小，買賤，賤買而買，故買凡十二音，餘皆古音，謂買師，買人在買所買之類，皆音古也，解論語者，多從音嫁之說，矣，音嫁，則善賈，為實，爵重，職音，古則為明君，知聖德不，味，經音，音古，為當，音求，擇也，求有求，擇子求，二義，擇善，買待入，君有禮者，而事之，非子求人君也，如勢於求，買而佚於任，賢求，忠臣必於君子之門，首是求，擇未始有干求之意，要之子貢，只是以出處二端，為問耳，集注以一求字，坐子貢罪，恐冤矣，沽，通作沽，賈，酒曰，沽，詩無，酒，沽我，尸子曰，沽者，知酒之多少也，釋文，沽，酒市，賈，不食玉，篇引，求善賈，而沽，請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為，沽，此當出齊，古異文，○重音，沽之，賈，之不疑也，我待賈者也，亦謂待買人，此三句，意實重，沽但待買者耳，無意，破求字，見聖人道，濟天下，皇皇不日，暇意，○孔子之歷聘，與伊呂之莘野，海濱，時勢有不同，不當一概論，際可之仕，見行可之仕，公養之仕，不必待湯文也，注終焉而已，不貼乎孔子。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何陋之有

九夷者多數之稱不當定作九種九者數之聚也易數一三五相倚為九凡九數極稱九如九天九地九星九氣九穀九成九合之類非必十損一之謂也夷易也

也慢易無禮化外之稱以其僻小險鄙故曰陋魯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述少暉官名天子見於郊而學之時年二十七歲所云欲居九夷或即此時鄭東海國

在今山東海州縣少暉氏之後而夷者也居必適之適必居之居之與適爭些前後耳故曰欲居九夷君子居之指鄭子言非孔子自稱為君子何陋之有言不

見其為陋也○馬注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集注沿之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莒二樂瀉三高麗四滿飾五兜更六索家七東屠八侯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夫乘

子決然之語必有九夷者在目前有可往之理故記之若注疏所言則地角天涯

再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史記李斯上書曰楚王用張儀之計南取廣中包九夷

制鄆鄆是屬楚之夷也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

服不如此服秦小以規大乃攻九夷而商蓋張大能與周抗而九夷之

服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襄九州伊慮滙深九夷卜鸞越滙詩文身此九夷與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豐越並稱知東南吳越間之夷非屬楚之九夷也說苑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

之兼有九夷與此同後漢書徐夷偕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句踐南面而霸天下泗

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此九夷似在東方海上又管子北伐山戎制冷支新

令支新孤竹而九夷始聽此九夷蓋正義所舉東北夷可知蓋東南邊遠之地夷

人居成部落者往往有九夷之目但孔子

欲居之夷決非東方九夷之遐遠者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

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時樂亦頹然失次孔子周流

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樂曰皇本反下有於字正平本同然後二字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

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與於詩章是分言之此章是合言夫詩無次第樂有次第

如鹿鳴之三則必聯四牡皇皇者華賦集之三則必聯采芣采芣而今詩乃以草

為武采采是無次第也大武以武之三為實武之六為相而今詩亦播之樂而此

不言者用之房中用之鄉黨用之燕樂人皆肆之未失其所以也唯夫形弓浩露天

士鼓樂田賦息者物鄉里野人皆能聆習更有失所待正也唯夫形弓浩露天

子以享元侯文王大明兩君用之相見我將以祀明堂維清以養象舞典章最鉅

林亨晉侯楚以金奏享節至而歌雍舞得即在樂禮之邦此豈可不急正以使

各還其定分也哉夫子反魯而此舉以得所為定蓋雅頌唯天子用之諸侯雖亦

用雅頌必祭祀賓客之事而始樂之又不得盡用之典章所在關係尤重也黃式

三曰各得其所以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

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魯頌主詠德而作也雅為朝

者也臣工遺于廟廟以祈穀可為頌不可為雅者以其為祭祀而作也雅為朝

廷獻神之詩言王政之所由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

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德德之大而近于頌者為大體正小雅

為小體詩體既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雅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

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也據雅言以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政有大小

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雅言以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政有大小

雅稱文武成王之修德發命而大綱大起無不并包故同一求賢而卷阿之彌性

主百神而爾先公自德大雅小雅之得賢才而燕享矣而爾先公自德大雅小雅

此詩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夫雅諸侯用小雅

大夫用雅此用樂之正燕禮為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為

正鄉飲酒為大夫實與之禮云乃合樂關雎鳴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

為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問志在射略于樂不略合樂者風

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

不笙不問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為大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于

是明矣而大雅頌為天子之樂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歐肆夏合

文王享諸侯歐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下其合樂在堂下故降于升歌一等鄉飲

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諸臣

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樂過張宗廟及配天雍

詩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雅雍

徹夫子所謂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

徹以振羽因以知春秋之禮非古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句是諸侯之于臣得用句

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改春秋之禮非古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句是諸侯之于臣得用句

或專用其夏不用詩清廟振羽所謂上取者耳或又曰此章不言風諸經不及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八變雅所用得母變時非樂乎曰攻左傳季札觀樂時無不入樂者大戴禮投壺言

荀安兒變時之不樂而專以南雅頌為四時乎善夫孔仲達之言曰變雅雖

亦播于樂或無算節之節所用或或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蓋詩

之異用者如此○朱右曾曰周本紀曰申緡西夷大戎共攻幽王緡王驪山下

康喪似蓋取周路而去計此時兵喪蹂躪不異劉曉入晉女真覆宋與籍獻章誰

為保讓孔子曰我觀夏道祀不足後我親殷殷道宋不足後我親周幽周傷我

舍魯何適矣上言不足後下言傷之明西周之典冊有於春秋之慨又言舍魯

何適則以魯之圖籍較備於列國故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矣季札聘魯請觀周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是列國之禮樂詩歌皆不如魯之具備孔子所據以剛定者惟魯太史之所藏使周之典冊文章較備於魯韓宣子不應至此始見季札不應於魯是謂孔子不應反魯而後正雅頌矣○崔述曰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道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而樂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木也者志是也而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而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而有歌而後有聲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詩也永即其水言之歌也即其詩而長之謂水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而後其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迭奏先後恐其不齊故為律以考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為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秒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為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為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為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律作而非由志出取命鑿之語而顧施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釐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為古樂是得周尺而即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之德也寬簡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寬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舞之樂所以為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為樂也古樂之與後世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為韶也舜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為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依永律和聲者言也蓋樂猶猶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法之孔子論樂是也孔子論樂之論與顏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賢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不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致治之本使政令平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嗚呼三代以還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黍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長短為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愈急切矣○士喪禮公卿大夫士人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據是則公不必君也天子有三孤謂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為公卿之為首章也章晉明理也王制大國三卿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一卿命于其君古之治民者皆師也師比長即五家之師族師即百家之師公卿退老皆教于鄉大夫亦時佐助其間而鄉飲酒禮是以黨庠州序之司教致仕者謂之國老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是也又周禮地官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皆有爵秩而無官府者此言出則事者或此類耳掌賓之通稱非定指三公九卿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皆是常事故下兩個則字四件皆以卑遜者言事公卿只是上交道理與事君不同父兄雖最要緊却是家庭常事便易忽若喪事只是宗族姻親功緦以下之輕者與夫鄰里鄉黨之當相助者人於此等多易忽故夫子以為不勉不勉若三年之喪乃人子之所自盡固不僅謂之勉此與不為酒困只作一例看不為酒困謂不為酒所困也何有於我哉言吾止能斯四者而已矣其他無有也與述而第二章同此與庸德之不行不敢不勉之意同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郝敬曰大道精微不越常簡就常行處檢點虧欠者儘多恒人心靈同覺聖人生知見道無學無慧尋常人事即已精義入神如出而在外國有公卿以卑事尊夫誰不然而細思之貴賤相形人己相隔事使相待心跡之間或矜持未化或隱殺失體或應對失宜豈徒然奉承弟事父兄夫誰不然而細思之孝親教長其道多端責任無窮百行之原自此始人皆有父兄為入子弟而真能孝弟者幾見凡未容易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善變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巳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於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箋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逝進也與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之逝同知非日月逝矣之逝者以下文即云不舍晝夜也困學紀聞曰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此章明君子進德業學夕不息爾音捨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孟子離婁篇徐子曰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趙岐孟子章指云書有水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本君子之於道是以仲尼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明夫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陳天祥曰注文與程子之
說大槩無異若夫子果言道體於此發以示人當明白說出道體之本然在者過
來者續如川流無一息停留之意然後學者可得而知今觀本經未嘗明有如此
之文而程子擬爲道體之論以爲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注文又言
往者過來者續以此象其川流不息之狀亦皆甚似讀之可竊然經文止言逝者
如斯實無來者之意日月寒暑往來續之說何可通耶○道體字出荀子修身
篇又淮南子詮言訓云無爲者道之體也人間訓云或明於禮義推道體周易正
義云以無言之存乎道體宋儒以道體解是章殊失逝字義陸隴其曰集注道體
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合道器兼體用而言商文毅云盈穹壤間皆道
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爲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
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而飛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
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
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
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馳之故有是言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子曰德薄之人已此只欺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夫好德人之乘興
好色亦人之恒情能遠色即是好德故先儒云嗜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兩
念相乘正念消冷如水邪念熾發如焚其究也一杯之水不能制車薪之火故君
子修德當以理滅慾移其欲飽貪慕之念以好德斯好無不篤而德無不成矣伊
蘇長胤曰聖人之教人不過法戒而已勸善者法之所在也懲惡者戒之所在也
此章是爲勸好德而發蓋主好德而言也然則不必爲衛侯而發可知矣且第十
五篇又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此言屢屢爲學者提說可知矣非
必爲靈公而言也凡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而不得之辭如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也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大率皆然則曰未見好仁而死者亦當
做教身成仁解○靈公無道與兩子同車命雍渠參乘則有之若以爲孔子次乘
斷無是理即曰靈公使之而孔子遂從之乎既從之矣而又何以職
之乎此稍知氣節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朱子援引以爲證何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靈土籜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

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
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箋曰此章非比非興即喻即止以閉口譬如字已揭明也爲山謂積土爲山也黃
式三曰今論語本簣字從竹有荷簣之實如字說文黃神器古文論語作與而無

從竹之實字漢書何武諸傳贊以一簣障江河注黃神爲器所以盛土是包注
黃訓土籠即是簣字又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簣王非傳綱紀成張成不一匪顏
氏兩注俱云簣者織神爲器所以盛土是簣又通作簣匪假借字黃訓字黃說
也譬如平地與爲山對謂地有凸凹而平之覆一簣覆之四處也吾止吾往
吾猶已也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進成
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
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猶已其止也豈或有阻之撓之者耶即或有阻
之撓之而其受入之阻受入之撓者則吾也是其進也豈或有撓之撓之者耶即
有撓之撓之者而其受入之撓受入
之勸者則吾也兩個一簣不可泥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情懈息也范氏
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

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
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輩弟子所不及也

箋曰此章痛顏子之深也只可追憶不可正贊夫息棄者甘于自實則以惰而成
其情刻勸者疲于太銳則又以勤而流于惰惟顏子之學非動息相乘之學于用
力處而見其不惰亦于無可用力處而愈見其不惰情當專在行上言不當就知
上說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
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其旨甚明集注乃云心解力行云云者特明力行本
於心解耳古注皆人不解故有惰之時此則以心解聽語之時而所謂力行本

言無所不說也是也雖而不惰精神益王以其了解無滯也此說非也情不惰在平
日力行時見之顏子此字路更行得盡所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惟顏子然爾
豈可謂孔子方語而弟子已有情容邪若人不解而
強解之致有惰者豈不失言乎正平本同下無也字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子曰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
見上章顏子

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

箋曰子謂顏淵曰凡二見前云用行舍講乃子面命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
通爲一句此非面命淵字句總而曰字自爲一句惜乎云者惜其早死也○學貴
乎不止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必也步者前而走者
後矣况以顏子之敏而久不止豈不幾于聖哉語類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
之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殺之始生

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
於成有如此者是也君子貴自勉也

箋曰說文苗禾也生於田者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
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

辨收即爲粹而成實實即粹中之仁也秀之爲花特以禾穀而言故字從禾不通於他草木蓋禾穗吐花特挺拔在葉上故後借爲挺拔之義耳爾雅釋神謂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苗異於是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也義同幸融理悉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謂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董鳥育而子萬有大心離龍云苗而不秀古斯勸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文心離龍云苗而不秀徐勳因于排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勳焉是唐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短發朱子易之爲勉學之言似矣但以苗秀實喻於學問深淺未若喻其善之長短之感慨尤深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度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箋曰後生謂年少可畏是不可忽也○由他年富則求聞有餘力力強則有聞有餘功漸漸積去焉知其將來不勝于今日乎來者猶云來日孟子曰類此死者一酒之昔比至死日一酒之也那就訓將來得之來字今字都在後生身上說不知今小雅何人斯始者不如今句法同或指今字爲夫子之今日則添出一我字失本文語意四十五亦係後生言也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定於四十以前運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二句是爲後生鞭策不是爲後老嗟傷此章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顏氏家訓云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爲頑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皆終成大儒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墮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聚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皇本正平本上畏也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慎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足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

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

箋曰法語者古人動稱先王引古訓故曰法語而下復綴一言字能無從乎言不能不從也能無說乎亦同法度之語辭嚴義正是非明白理無可逃雖榮傲者焉得不從從猶服也改之爲貴之字指行繹之爲貴之字指言繹與猶服言不拒

法語之言巽與之言二句相對而言猶云浸潤之謂膚受之愬無用之辨不悅察或解爲巽與之言非是與如音與點也之與恭孫而與之如楚子革與靈王語曰畏君王我與君王說之類是也賢者不敢與己莊論其意必有在焉當尋繹其意所在而改我過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知其非而遂之者也此較不可與言

者似高一等其實正是此病不可藥陷於不知者猶冀可挽回萬一以其未有知也此既從矣既說矣依然如故將復有何策哉故曰末如之何法巽與指君友不

可單作臣諫講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改其非非繹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微意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改其前非繹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

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繹二字以法言作救過異言作陳善○此章爲聽言者發不爲進言者發善未如何全是激發他改繹語意與孟子梓匠輪奐章一機○楊說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乃或喻數句蓋有爲而言也本文殊無意本文能無字乎字以見夫人之不能不受也無有不達不受者矣楊氏文外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箋曰忠信者四教之二也孔子固當屢言之在學而篤以在上君子言之此章蓋語學者之用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帥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義曰大與本文礙伊爾長風曰楊氏以孟子論好貨好色爲巽與之言最不當也好貨好色人情之所同唯與民同之則家有積畜之富而人無怨曠之吝故以此告之正是王道正是法語先儒之學天理人欲謹防甚嚴遂以貨色之念爲當禁遏之事故以孟子之言爲巽與言天乖本旨

篤曰四時一移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寒歲暮而天氣凝寒也知字只當一見字者本無甚深意謂松柏之後凋直至歲寒乃見猶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耳至其所以能後凋者自有平時不異後凋者彫泮水石出凋者自凋不凋者自不凋非松柏示異於松柏自不平時不異後凋者彫泮水石出凋者自凋不凋不亡也後凋亦同不彫之謂春秋傳稱人之善往往背青故曰後於凋後凋只作不彫講後字活看或謂松柏至春後易凋雖物理如此不必拘泥那本也然今從皇本說文云凋半凋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聖人之言莫非教也然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學之序也

論語會箋卷第九

二十九

崇文院

篤曰是章三語三平是現成人物夫子舉三樣人欲人之學做學行之也不謂學當兼三德也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且智仁實聖之屬古人知之恒言不始因言之先後以定等級也注學之序不必言夫仁知皆大德故有然乎知在仁上惡問篇則仁在知上豈可固執乎○仁者之天憂由其有所安而然也若理勝私明不足言者注恐失欵○知者固有慎好惡別邪正之學焉而非一時之積也精明之體立乎不欺雖紛錯日呈而中之炯然者彌彰其條理矣仁者固中辨天人正理欲之學焉而非且夕之功也醇備之體立乎無私雖險阻迭實而中之泰然者常得其學靜矣勇者固中獨善道義之學焉而非血氣之用也剛大之體立乎不撓雖艱鉅忽投而中之浩然者益徵其優裕矣龜井魯曰樂廣曰名教之中有樂地名教也者立名為教也知仁勇皆名也夫名者實之實也實者物也故欲證名者莫明於體物何謂知者不惑上之禹王周公次之呂望管仲爲其所爲無所疑惑謂之知者不惑也何謂仁者不憂上之大舜王文武之伊尹顏淵居其所居無所憂勞謂之仁者不憂也何謂勇者不懼上之殷湯周武次之龍逢季路行其所行無所恐怖謂之勇者不懼也夫入隨性而成德其德不同其惟不同名是以異又有時與位者代天行事者往往皆不得不強性而力行焉故德同而名異亦或有之不可不識○勇者聖人三德之一道詣最難而其工夫則先生曰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助長朱注曰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有事於隱也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據此則有事焉以集義爲所事也正致等待於氣也當勿疑之集義養氣固非有二境而其爲事則二事已助之長者作爲起氣也當勿疑之集義養氣固非有二境而其爲事則二事已

論語會箋卷第九

三十一

崇文院

二矣使人於二者之間實落工夫其立言自當有主客之別以養氣爲主則集義爲客以集義爲主則養氣爲客語勢固當然也集註起頭乃云此言養氣者必以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其意謂其事雖非當於此集義本與養氣於彼則得力於彼則氣自生是以養氣爲主集義爲客也而又云勿預期其效語氣自以集義爲主下又曰其或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主養氣而曰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則又似并集義戒之主客不甚分明且養氣人所當行懽於心而行之非養氣而爲之今云養氣者必當當面之外用力於義積而集之以使其氣自然生其或充則但當勿忘其集義則爲養氣而行之也忘者遺落也不識也志不在也所謂舍之不耘者遺落失忘其人之所當行者悠悠忽忽曠日玩時百不一就正不足當助長耶夫子孟子何故舍之此言過用意之害乎朱子曰四者初無與養氣事據以要本注大意謂但當一味集義不可一心方向養氣上求工夫無與養氣之生不付之於彼以一味行義爲事其事丁當直截無節度之可言而世之好義者皆如此孟子之言何在乎其爲前聖未發乎且孟子何不言吾集義而浩然之氣生而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文公又有語曰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又曰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丹頭必有事是養氣之法度也夫丹頭必待大法而後成丹今言一味行義氣自然生則何必用法製度又有語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物事不得者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播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大法之譬蓋謂不冷不猛不緩不急自然取其煨煉上所謂製度亦言此也既以有事三勿爲集義底大法而又言灌漑治可盡力其言不符且分析四者以必有事三勿爲集義底大法而勿正勿助長爲論氣本體上添一物不得所主在有事勿忘而正與助特防其弊耳然下文此言正助之不可則孟子之意恐不然也參互尋繹未得其要領既而就本文朗誦數十次恍然似有得者蓋孟子主論養氣整齊有序上曰至大至剛論其體段配義與道論其可如此用是集義所生論其所生必有事焉論養之之法集義自是酌猶如丹頭不可自製大法故必有事焉謂就集義上別有一段養法以此當一件存之於心也既存之於心恐其期待也故曰勿正心既正恐其不存也故曰勿忘使勿忘勿忘之於心故曰勿助長有事勿忘戒火冷也勿正勿助長戒火猛也四者皆是養氣工夫在集義上一面用此培養之法孟子至是詳論者養而有事而不指其事也皆爲非當面之事則有一事存則同夫養何以略而不指其事曰既曰集義所生又曰必養氣則與集義不相習而恐人向氣上著力故略之曰必有事焉見集義當面著力處有一事存其中是據集義說養氣本注是據養氣說爲別事願如顏子之謂事是語豈可以爲別事而用力乎唯此一句以主爲客而

正心助長二句不得以客為主四句夾雜主客不定總之爲集義養氣之節度故既曰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又曰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其言不甚發明其所以由來在以此爲家言而有所事集義不能後復學者通病也孔子亦嘗致意矣朱子平生以此爲家言而又見當時學士馳騁高遠不知實落以集義下手恐其專著力養氣成助長一路故以有事爲集義以致是紛紛轉轉乎夫吾以四者爲在集義上一面用培養之法者似犯不題之言然而孟子明言無暴其氣曰我必養吾浩然之氣今夫天下之行義者未可謂必善養氣則其自謂善養者其必有所自覺者且如種樹下用力者在水土而必須生枯存子心如烹物用力者在薪火而必須生熟存於心行一事之合於宜其成於功者自認而不失日行日認存存在心是必有事之謂也然而恐其期待於心者不實故曰勿正恐存以當後獲者孟子曰勿忘又恐其爪膚而攪鮮故曰勿助長存養不斷之中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學源語爲凡曰事則不無操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竊意伊川此言得孟子語意事則不無謂養氣一事在上要其不迫切把持故微其辭曰不無操心則差謂正心則差把捉亦善狀孟子養氣而朱子疑其所引不相似不編入精義以有事之義所見不同也豈本知作習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與權謂能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箋曰共同也共學與適道對言學者衆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入所自得故曰共也夫不可與共者非不可與共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蓋志大進銳者或失之荒見小欲速者或失之近故未可與適道終之所守或不足以副其初心力之所至或竟不免奪于習尙未可與立乎通變之妙信之篤者或未識夫時中之宜而所以裁酌以協夫義者時或拘而不從可與立又豈可與權哉○吾十有五章是聖人自得境界立此章則學諸也共與適道分一個明暗境界適道與立分一個未得已得境界立此章則學諸也共與化境界○權字對適立等說是在活字用銖兩斤鈞石定五權這秤先權秤之垂者曰權平者曰衡權先說而衡依以爲平衡上之數有定而權無定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不止物增損而立是持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孔

子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時無處不是權也若必以處變言權則變不常適將何處以驗學者之能權與否程子說權即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辨都在處變上說權字非此章之旨又權只是時中然非精義者不能權之而得中自世有種變權術之目學者諱言權遂謂權即是經或至有云自非聖人權不可行者轉然若否則必覆師而致溺矣故謂權不可輒用則可矣謂非聖人不可用則風可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學之不可無權也若夫後世多權變權術是違禮而濟其欲者道之不平亦太甚猶操權衡而輕重任意唯務多取寡予不復顧衡之不平也豈權云乎哉朱子文集答榮深之論子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重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古賢燈曰朱子經權之辨極是有功於聖門然其說權猶覺過於太重也權有大小有輕重聖人說未可與權亦只大抵說其難不必至權之極處恐不可引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果然則權之爲物只可數百年中偶一行之始爲虛設至洪氏遂曰權即孔子是也夫孔子之聖是萬世不可復見權果孔子可獨行之而他人不與則權竟爲廢棄之器孔子權之人也故求其人以實之則頗曾思孟固優爲之他可見之行說夫嫂溺援之來如霍光之廢昏君狄仁傑之舉女主皆夫子所謂可與權者矣必以數百年後

絕不復睹之行爲言說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看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箋曰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棣棣云移也棣風傳又云棣唐棣也據爾雅釋木詩常棣爾雅傳棣乃常棣非唐棣也陳奐詩疏轉據棣風傳而引疏云唐棣棣樹也玉篇唐棣也證移爲棣之誤又以說文移棣棣也謂棠當作番雅常曰說文云移棠棣也證移爲棣之誤又云唐棣也謂棠當作番雅常棠棣法今關西有棠棣樹則常棣可單稱棣而說文移棠棣也之即爲唐棣明哉菓果當爲棠則棠棣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蓋棠唐古同聲通用故一作唐或作棠也詩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棠棣移者非亦相爲移爲唐棣之一證風傳以棣爲唐棣或繫傳寫之說故與何彼棣棣非亦相予盾至三家詩以常棣爲夫移則當爲傳詩者之不同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師傳各異或毛詩之常棣三家詩作棠棣故以爲夫移亦未可知非

子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時無處不是權也若必以處變言權則變不常適將何處以驗學者之能權與否程子說權即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辨都在處變上說權字非此章之旨又權只是時中然非精義者不能權之而得中自世有種變權術之目學者諱言權遂謂權即是經或至有云自非聖人權不可行者轉然若否則必覆師而致溺矣故謂權不可輒用則可矣謂非聖人不可用則風可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學之不可無權也若夫後世多權變權術是違禮而濟其欲者道之不平亦太甚猶操權衡而輕重任意唯務多取寡予不復顧衡之不平也豈權云乎哉朱子文集答榮深之論子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重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古賢燈曰朱子經權之辨極是有功於聖門然其說權猶覺過於太重也權有大小有輕重聖人說未可與權亦只大抵說其難不必至權之極處恐不可引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果然則權之爲物只可數百年中偶一行之始爲虛設至洪氏遂曰權即孔子是也夫孔子之聖是萬世不可復見權果孔子可獨行之而他人不與則權竟爲廢棄之器孔子權之人也故求其人以實之則頗曾思孟固優爲之他可見之行說夫嫂溺援之來如霍光之廢昏君狄仁傑之舉女主皆夫子所謂可與權者矣必以數百年後

必其以常棣爲夫移也。姜宸英《湛園札記》謂唐棣一種，棠棣常棣共爲一種。段氏說文注又以唐棣常棣并爲一種，古無是說，皆非。惟郝懿行《爾雅義疏》謂棠棣、唐棣、常棣、白棣、今小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棠棣，其華初開反背，移乃合井。詩所謂棠棣者，反也。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三《江東多夫移者，差爲近之。第說文以棣爲白棣，故有以華赤爲唐棣、花白爲棣者。然說文不言華則或指皮色言之。詩疏引郭璞注，今以華赤爲唐棣，花白爲棣，合爾雅說文。疏引陸機《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文選問居賦：梅杏白棣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齊民要術云：北方呼之相思，是也。文選問居賦：梅杏有杜者，謂無實者也。按此例以推之，則惟移楊有華無實得名棠棣，而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非此唐棣也。○偏其反而集注引晉書：偏作嗣，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翻其反矣。柔柔詩：旗旆有偏釋文：偏木亦作嗣，是偏嗣相通，翻者其貌，反者相乖反也。反讀如字，正與遠叶。何必改作翻乎？角弓翻其反矣，句是其確證。而者句絕之辭，蓋詩人取興之妙，在一反字。花之反背，有似人之相遠，故以起興而承之。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人之相思，幸而室邇，則見可履，吾非不爾思，而無奈室之遠何。杜詩所謂人事多錯，錯在與君永相望者也。何必改反作翻而解爲全無意義耶。夫梨海棠之類，花莖長軟，而兩三相麗，唐棣蓋亦然。其花著枝下者，兩三相連而下垂，其著枝上者，一仆而向彼，一仆而向此，所謂偏其反是也。莖出于下，一處而花東西以喻我與爾本在一處，而今一東一西，遠相離異也。其所言不可知爲何事，今以國風諸詩例推之，或男女相悅之辭，或思君子之辭，雖不一定要爲思人，則之詞同。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子曰：未之思也。夫云云。詩人以爲非不思，而無如室遠，何。夫子即反其意曰：遠者思之未足也。果能思之，亦何遠之有。以喻道之不遠也。中庸引詩：不大聲以色，句而承之以夫子之言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斯其反言之旨。實注在下，無聲無臭，句與此相類。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漢詩人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宜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之，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皆是則釋文後一讀爲是。中井積德曰：求則得之，不求則弗得。諸弟子皆以道之高遠，慮力不勝，不敢求至焉。是夫子之憂也。故每言其易以勸之。如仁遠乎哉，是也。然而無有能驕其志者也。是章亦之語，其易也。意謂至焉不難，唯病求之不真焉。已程註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句。於是章恐背馳，李光地曰：豈不爾思，其詞若怨于己曰：室是遠而，其意若懈于從矣。令人而存此心也。跬步之間，可以萬里。學足之難，有若登天矣。世鳥得有忠臣孝子，悌弟貞友之行，又烏得有所謂聖賢之徒哉。故欲使天下勞臣婦孺，深自責其微念之薄，而不敢謂屏棄疎遠，于精之不，且使古上下，曠相感于百代之遠，而雖極之鬼神幽深，動于誠而必應，蓋伐柯之章，夫子以爲猶遠而唐棣之什，夫子讓其未

思然則聖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見矣。伊藤維楨曰：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皆言道之甚近也。蓋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聖人之設教也，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亦何遠之有。第不知道者，自以爲高爲美，爲若升天，然故視道甚遠，而人益難入。憫哉。皇本正平本兩宗本，有下以爲字。哉。

論語會箋卷第九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九終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而備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

箋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今分為二十五節魏際瑞曰鄉黨一篇之感然聖人却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論語會箋卷第十

宗文院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

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辨秩伏傳便秩詩采菽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辨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辨音近義同唯謹爾謂唯專自教誨上來如此也唯字與但字不同爾猶而已也○集注詳問蓋據入大廟每事問為說也然彼特謂一時事非該終身此總舉言語不當挾說極言亦大廟類○朝廷之事有可極言者亦非恒事也此唯稱恒事而已非指當大事極言直諫之類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室是也其在治朝之左右如後世午門朝房矣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此上下大夫之分言之下也○不當據王制曰卿者為下大夫也諸侯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為上卿亦曰家卿其餘為下卿亦曰亞卿介卿總之皆為上大夫為三卿司徒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孔子仕魯時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叔州仇固當為季孟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為臧氏之世掌者執侯國三卿之說孔子直無一官可居也不知春秋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猶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猶曰三軍各有副也至于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為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為卿則四卿唯是卿不止于三而軍止于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以外無卿則諺已轉詩外傳云孔子為魯司寇

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為名孔子生平鄉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閭里恂恂如也者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慎貌也即不能

言者之容貌矣莊子齊物論木處則樞樞恂恂大星亦恂恂連言皆言也注信實之貌不切史記世家引此經案隱云有本作遠遠言七旬反練釋陸後碑鄉黨遠遯朝廷便是恂古本有作遠者遠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劉修碑其於鄉黨遠遯如也漢書李廣傳實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檢檢與遠同亦與恂同並近字通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書三家文字異凡言如也者皆謂言貌本不可分析論道貌則言在其中舉言則貌在其中如云論篤是與言外色莊者乎直指論道者為色莊者蓋論篤者必色莊不是言論篤而在言外見色莊可為證鄉黨中有尊長者有卑幼者恂恂似不能言只對父兄宗族之尊長者言之注言貌拆看不得上節似先說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貌本已該言說言便自有貌要之上節以恂恂為主似不能言特形其恂恂之狀下節以便言為主唯謹爾形其便便之實要知鄉黨亦有當明辯者而總不改乎恂恂之貌朝亦未嘗不有恂恂時而要必以便言為主○其在宗廟朝廷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據此魯當五廟公穀明堂位並以周公之廟為大廟所謂太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子仕定公時為宣於臺昭也宗廟禮法之所在不謂祭祀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所以質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遯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辨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貌之不同

論語會箋卷第十

宗文院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若大魚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下大夫下君在踧踖如也與

與如也 蹠子六反蹠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蹠蹠敬不寧之貌與或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

子在朝廷事上 子在下之不同也 箋曰孔子二字冠一編皆門人隨處瞻事窺見夫子言貌起居飲食衣服描寫其似固是皮膚便是神髓門人旁觀如此聖人不自知其如此也鄉黨祗據鄉里字

以宋魯諸侯之尤要之鄉黨祗是對朝廷而言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之節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鄆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遙兮容與之與莊子與乎其風而不堅亦容與之意說文心部趨步恐也走部趨安行也漢書叙傳長情慎慎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蓋從容舒緩之義跋踏有恂懼戰兢縮容不安之意與與有從容委蛇自中禮節之意凡人過於教畏者多踟躕倉皇不免失錯禮度夫子則不然已跋踏而又與與所謂恭而安也注威儀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此與上文分狀君在之時不在之時非序前後上注未視朝稍泥不必講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躓如也 擯必及反躓躓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躓躓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 揖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教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教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賓曰此節雜記凡孔子為擯相之法非一時之事也君召者臨事召而使之也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蓋說或以為朝或以為聘各據一邊殊為拘執周禮君朝用交擯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是交擯也交擯則為兩君相見之禮明也賓退復命唯唯禮有之聘禮畢左右手是交擯也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故知此節是通論朝聘也禮擯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及廟唯上相入承擯不得借入也而書趨進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翼如也君命上擯送賓送賓非承擯也而書翼退復命則此時夫子謂夫子承擯幣以後傳辭為重入廟以復相禮為重故各舉其重者言之也說者謂夫子承擯而兼上擯之事大非夫子之為相禮惟用其為卿也若夫執圭享禮亦惟其為卿也其所聘之邦亦無不以孔子之為相禮惟用其為卿也若夫執圭享禮亦惟其為卿也

與得有執圭享禮私觀苟大夫聘而卻備卿行之器物貨賄是魯君憑待鄰君使廉子世家正作儀說文儀導也從人賓聲儀或從手是擯儀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子世家正作儀說文儀導也從人賓聲儀或從手是擯儀一字或省作賓史記

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聘皆三聘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

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為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兩君相見也若五積

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也則擯者三人此依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

周官大行人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數同也凌廷堪引說文諸侯禮數同也凌廷堪引說文諸侯禮數同也

實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禮數同也凌廷堪引說文諸侯禮數同也凌廷堪引說文諸侯禮數同也

禮非謂擯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實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

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實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實介七人則意主實如為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

大國門外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曲禮諸侯至主國

是主君先乘車出門外主君立大門內將幣交擯三辭禮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孔疏

又謂聘禮實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將幣交擯三辭禮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孔疏

聘禮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

行禮君不出門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劉拱台曰交擯傳辭旅擯

亦傳辭旅之言也叔孫通傳大行殺九實禮句傳實與擯與旅古今字也蘇

林曰上傳語告下為禮下傳語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禮傳然則禮擯即傳擯也

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負教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

其不傳辭哉康成謂旅為禮之禮是矣而訓為禮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

說蓋不然也吳廷華曰不傳辭何必旅擯二說即先鄭義也蓋交擯旅擯人數多

寡珠耳旅擯或大夫一士一賦○色勃如也勃說文引作李盛氣字發之謂李發

異於常故注云變色鄭注勃於莊義許言其義也足躓如也說文走

部有趨字云大少也从走聲聲疑與躓義相近皇疏引江熙云躓躓貌也速亦大

步之義莊子山木篇義疑與躓義相近皇疏引江熙云躓躓貌也速亦大

盤辟是盤旋遠通之義投查禮所謂盤旋日辟者言盤旋如有所退避也退辟則

屏於一邊辟之言也擯接他國之實事體匪輕故色勃足躓不特以敬君命之

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者推手曰揖每一傳辭則宜揖也鄭曰揖左人在其手

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襟如也諸侯自相為賓之禮賓若公來至門

外直當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北嚮而立而介立在君之北嚮迤西北並東嚮

而列主公道直而東南嚮而立擯在主人之南迤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

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既知其所為來之

事復請之者實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答復揖而傳與末擯與

主君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擯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與

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而傳與上

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還傳以至於上擯上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而列主公道直而東南嚮而立擯在主人之南迤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

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既知其所為來之

事復請之者實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答復揖而傳與末擯與

主君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擯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與

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而傳與上

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還傳以至於上擯上

答以告於君如是者三一是主君請所為之事而賓答之二是主君辭其朝而賓

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為轉移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立故曰一俛一仰揖

亦不齊水圖擯者雁行時也於東西方西面北上西是南北為左右東西為前後其

而己齊水圖擯者雁行時也於東西方西面北上西是南北為左右東西為前後其

傳主命達於賓賓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實命達主當

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縮而右者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實命達主當

動貌又云既半還身左右還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縮搖動貌則縮為動容與

然有容儀者曰縮也楚辭裳縮袖而含風兮王注縮縮搖動貌則縮為動容與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致命公將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在庭進至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如聘禮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千通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闕之間。君出入處也。當門限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圍為基其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稱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左氏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其狀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孔疏謂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治象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孔疏謂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治象其狀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孔疏謂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治象門與廟門同制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丈六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半之丈六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容數也路門為路廢正門故謂之廢門禮記禮運云至庫門是也又謂之大廢門太僕建路鼓于大廢之門外鄭注大廢路廢也又謂之虎門而師居虎門之內鄭注虎門路廢門也畫虎焉以昭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立于畢門之內鄭注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言畢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也鄭注鄭司農注路門之貌也禮記禮記主人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經音辨三云鞠躬容謹也鄉黨篇中凡言如者皆形容之辭禮記如也如不文曲身何必言如非曲身而有似曲身亦形容鮮當孔注飲身通鞠躬如也如下文二句解之也非訓鞠躬為飲身也曲身亦形容鮮當孔注飲身通鞠躬如也如下文例之色勃如也足履如也勃字禮字皆在下如鞠躬是曲身則當云躬鞠如也如下文鞠字在上與色勃足履不合矣凡言鞠躬者皆非曲身古人之行未有曲身者五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色勃可知也曰足踏踏如有循其甚於足履可知也蓋聖人之敬隨地為淺深執圭致命重於君召使擯故使擯則足踏而執圭則鞠躬升堂見君於過君虛位放過位則足踏升堂則鞠躬而君在此時夫子與諸臣列廷中與升堂特見者不同故但足踏而不鞠躬則鞠躬窮於取階明矣入公門去君最遠反言鞠躬之視升堂執圭之鞠躬其敬當有間故升堂鞠躬之下申以屏氣似不息執圭鞠躬之下申以勃如色足踏踏如有循而入門鞠躬下復申言其敬之容也朱注於階踏解為恭敬不寧而鞠躬但有循而入門鞠躬下復申言其敬之容也朱金說最詳該執圭之故曰如恐失之此則泛言之故曰如恐失之如恐失之如恐失之彼以勃如色足踏踏如有循而入門鞠躬下復申言其敬之容也朱注於階踏解為恭敬不寧而鞠躬但有循而入門鞠躬下復申言其敬之容也朱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是即拂闕之意蓋謂由闕右而不由闕中耳凡兩兩邊立長木謂之楨中央空短木謂之闕爾雅釋宮楨謂之楨皇疏云門左右兩楨各一木名之為楨楨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釋宮云栗謂之闕又云楨在地者謂之闕注即門梁也闕泉字同以木為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左右闕是主出入之道左屏是實出入之道門只有一闕實氏儀禮疏云門有二闕闕侯西一門常掩謂之實門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啓實入西扉之中門主人東扉之中門餘則雖聘客主亦當由右扉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享私親則與臣入君門向玉藻云私事自闕東注謂私親是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楨與闕之間士介拂楨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闕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闕而鄭云夾闕者謂上介行闕西與上楨行闕東相夾也行不履闕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闕釋宮云楨謂之闕郭注闕門限楨說文作楨云限也闕門楨也梁傳云楨所以爲限闕亦名楨士冠注闕闕也曲禮注闕闕也然則楨也闕也楨也楨也門沙土汚之以汚後人之衣也凡門皆有闕或時去其闕以通車行不踐門限者若履也則不行車故闕常設而不去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猶循惑於買疏二闕之說遂謂兩闕中間有闕兩闕外無闕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微去兩闕與闕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是度越之非闕其上殊不知闕即門限不得分為二門是一闕故由門出入據於中門若有兩闕則君行兩闕之中臣行兩闕之外中則判然異路何至人臣實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闕耶履踐並謂闕其上解為度越亦無據故知位乃正朝之位人君視朝所守立處也天官大宰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室在路門外有正朝左右為焉注路門外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室在路門外有正朝左右為之故鄭據漢法云然謂正朝左右為之虞舍者也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此所謂贊聽治者于治事處左右為之虞舍者也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士族故士位其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士族故士位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又特抵大夫以其等族掛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玉藻朝服以日視朝小寢朝服
 辨色始入君出而視之退適路寢寢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於寢朝
 劉彝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違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于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
 敢適小寢蓋既朝于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則君位處
 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臣有所奏告君有所命使當入路門乃有過
 位之事也說者或謂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位為羣臣立處此說非是若此
 中廷羣臣之位祇是過己之位及過朝臣之位而已何至于色勃何至于足履
 何至于言不足邪曲禮說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
 北面公降階南鄉鄉是也此說尤非屏之間為君所日必立揖之位孔子
 過此之前已曾見君立揖于斯時則未久而此處與君之在堂地則尚遠故易慢
 而實不容慢者也若堂下之位雖亦君之虛位此時君方在于堂上已得遙望而
 見之矣則敬實在君正不宜反敬此虛位也金鶴曰君為古之治朝大禮所在爾
 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宇孫炎郭璞皆以宇專屬入屏釋名云宇行也將見君
 所宇立定氣之處也此則以宇專屬入屏釋名云宇行也將見君
 之內其地皆為宇則宇兼君臣矣宇與著通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
 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此叔向為單子言之著定意屬入屏故杜解以列位周語
 云大夫士日格位著以敬其官此明以屏屬入屏蓋宇之義取於行本屬臣言而
 人君視朝亦立其位亦可謂之宇故宇兼君臣凡視朝臣必先入屏候君乃出玉
 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
 孔子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待君以待君君
 不待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義也釋名謂臣將見君而待立
 其義自當然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宇承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
 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指君言中庭句指臣言門屏句則兼君臣言次第最為分
 明解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宇而立之文宇屬於君又當宇與當依對依在廊戶門
 負依為當依則當宇亦必負宇故釋名為人君視朝所宇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
 塾間君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思宇之義取於人臣待君左傳著定國語位
 著皆明言入臣豈可以宇專屬入屏乎當之義不一有以負之為當者天子當
 而立是也也有以鄉之為當者鄉射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為當者天子當
 之而後是也寧有兩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宇豈必負
 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既在門外不可近門而天子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
 天子立于庭中矣豈有此朝儀乎天子屏在路門外其說本出于曲禮孔疏疏云諸
 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
 路門而近應門何得謂塞門乎既近應門則為應門之蔽是內屏非外屏也豈
 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為屏所障矣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
 創為王出負屏之說要之亦不可通也司士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太僕
 左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在其北蓋在國外當兩
 塾之間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羣臣初各待立其位及王出乃同至中廷光後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分班序立再拜禮首經不著臣拜之文夫君且揖臣豈可不拜君朝則必拜以是
 為人所共知故不著也後儒乃謂治朝不拜不亦謬乎拜舉各復其位司士乃詔
 王出揖此時王當立於門外當之外離門不過數步司士不必遠於門左揖門右
 可知王出離門矣然王族故士等位迫於門則王不必遠於門而揖王揖羣臣
 遠立於屏外乎朝與視不同視則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則下而揖羣臣
 春日朝而秋曰視朝與視不同視則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則下而揖羣臣
 甚必無是禮矣且曲禮所謂當宇之朝乃諸侯來朝者先位于此以通姓名後乃
 入廟行視禮其朝與常朝不同諸侯不拜王亦不揖其位但在國外兩塾間並不
 出外當而謂遠出至屏外則尤妄矣諸侯侯位亦與天子同惟稱經宮室圖云
 天子佇在路門外屏內諸侯侯在路門內屏外其說亦誤宇為君臣朝位之地屏
 近於門路門內屏外為地無幾何以謂侯位乎鄭注司士明言王日視朝於路門
 外之位未聞朝在路門內之兩塾間者也若謂人君先立於此以待群臣之至此
 又必無之禮也諸說皆與經不合總之泥於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說故皆不可
 通不知此二句本非經文出於禮緯及荀子未可據也竊謂天子諸侯皆內屏所
 謂門屏之間謂之宇者路門之外屏之內也屏不必設於正門天子在應門內諸侯
 在雉門內所謂樹塞門也金說可從○其言似不足者蓋與同朝者語也彼與我
 言我不得不應之然答而不詳如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古者臣見君
 則執笏升堂時笏指於腰間手無所執故得以攝齊既升堂面君仍執笏以記
 忘故君前奏對必執笏且致肅端也攝齊者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敬整恐衣
 長轉足躡履之也說文攝引持也士冠禮攝齊酒注云攝齊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
 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時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齊與齋同漢
 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席堂碑俱引作齊用正字也齊衣裳皆有之此指裳而言
 曲禮將即席容母作兩手擗衣去齊尺衣母擗足母擗是即席禮也朱子改即席
 為升堂又改齊為地以附會之也鄭玄曰齊謂裳下緝裳下即席禮也朱子改即席
 通稱也朱子改緝為緝合緝也與緝不同升堂者江水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
 朝惟與群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處如
 君不視內朝則群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王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群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
 於是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
 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群臣公族朝於內是也一為與群臣燕飲燕禮所言
 之視之也有四一為君臣之謀議臣有所進言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
 亦是也一為君臣以玄端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
 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
 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皆燕見時也又曰古人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
 宗廟與居寢皆有之有堂即有階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燕禮公升即席檀弓杜
 賁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治朝與外朝皆平地為庭無堂無階故聘禮使者受命
 於朝周官司士掌治朝之儀朝士掌外朝之位皆無升階之文又以他事證之人
 君出入乘車登車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降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註本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向書大傳蓋治朝與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 事之文謂異姓之臣不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侯燕群臣於殿不辨同姓異姓... 即論語侍食於君儒行哀公問席此等皆孔子在燕朝事若治朝則君臣皆立而... 不坐亦非飲食之所也江說得之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遠路廢聽政則燕朝亦... 日之常朝也蓋治朝無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 子坐於路寢路寢即燕朝則異姓之臣亦得入其明微已備燕所升實是燕朝之... 堂無疑者特無事則不升堂或有命或拜受賜有命乃升升亦無拜跪之節其有時... 當拜堂下君辭無不升成拜受命或拜受賜有命乃升升亦無拜跪之節其有時... 西階此燕見之方非正朝之法也○屏氣似不息者廣雅釋詁屏氣也摒除也說... 文息喘也從心從自喘疾息也說文自息也息從自當為氣之息謂夫子屏氣其... 當為氣之息從口出者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屏氣似不息謂夫子屏氣其... 玉藻所謂屏氣容肅論平常德容也此援據失當且肅未足以解不息○出降一等... 出者自堂出也降下階也有升斯有降升之後不言入而降之先言出者乃互文... 以見義猶之堂有階不言升階而言沒階階有等不言升一等而言降一等皆互... 文也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 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 階三等胡培暉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 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階六等五尺者階四等三尺者階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 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 即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醬酒等皆自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等... 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階降之專則在階... 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為限以前即為階自上也婦人無階降之專則在階... 一等乃為降階在階之上等接階下為盡階不升堂胡以程張說為然曰資降一... 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階字對上升字言曲禮拾級聚足連步... 以上自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蓋拾者敘也廣韻作收拾內則注作拾敘與... 聚足聚字同義升階者升階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如先左足者左足攝... 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攝此一不越等也而就... 足言之謂之聚足至于臨上堂時左足攝級右足必跨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 足仍連左足不越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至者即鄉黨攝齊升堂之說也至... 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鄭氏... 謂即聚階燕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蓋近地諸階猶是拾級之法兩足合一階... 而至于近堂三等則左足攝第二等右足攝第一等然後左足又發而升堂... 謂之散等其實連步而散步少故入適二等鄭義謂升也但越步而不越級一步... 歷階則自下至上皆散步禮弓杜賈入適二等鄭義謂升也但越步而不越級一步... 是一等賈氏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亦誤也若階則不循階級越等而走公... 羊傳趙盾階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亦誤也若階則不循階級越等而走公... 法雖自下至上二級為一等而歷凡言等往往以近堂上級為首等如士冠禮降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此又鄉黨降一等沒... 階趨之說也儀禮釋宮附論曰階之闕疑如車輪之度而稍寬其旁以長石鑿之... 不為階級上端與堂廉平而下端底於地喪禮棺之升降用輪軸之廣大約如車... 則階可推矣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退顏色○沒階趨進翼如也沒階者謂階階... 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 當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階西... 必當趨西階之中階上北階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也堂上不趨至沒... 階則趨趨進之進陸氏釋文所據本無進字以有進字為誤然史記孔子世家作... 沒階趨進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惟禮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 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進字非誤矣漢齊升堂沒階趨... 進皆非夫子所獨重在其次下句餘俱當以此推之○復其位取階如也過位之位... 則方沒階即出門無此理且諸侯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如天子外朝何義門... 又以為治朝治事處之位則既已遠君反為取階恐亦未然也人臣降階而之... 庭中之位則必趨階上就階之位也始則自位而攝齊以升於堂此則自堂而降階... 小復故曰復其位取階如也者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其時君猶未適... 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此極不通之論也○復其位取階如也上節有言君... 在階階如也是堂下之位固取階也然則此出退之色即升屏之氣矣復位取階... 乃其本分爾與出退之色不相干集注以復位之取階為教之餘則未升堂之前... 何為取階也此不通又劉賈補據禮記既引孔子之升堂及沒階趨進翼如也... 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事孔子於執事禮為證五漢賈入不中門不履闕其文亦與... 鄉黨合因以自入公門至私觀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 容一記執事之容也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他國聘禮賓入廟門而廟門非路門... 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觀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 其事大執圭升西階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 事以見例不得漏而一之陳審祿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 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 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亦非也... 金鞶曰天子射位見於周官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 據燕禮及大射禮云鄉西面而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疏... 射之位最尊者北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其次南面其次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為最... 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其次南面其次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為最... 尊東面向西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為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卿西面... 為賓故卿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為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卿西面... 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階東南南鄉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 故遠立於西方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竊謂諸侯朝位鄉北面有孤者亦然... 大夫東面士西面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大夫猶天子之孤士猶天子之... 卿大夫故其面位同外朝無諸侯其位當不異於治朝天子外朝有諸侯故其位

出辭玉納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奠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此行聘時賓執圭以授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在己也賓執圭其圭禮所謂執玉龜也公執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在己也賓執圭其圭禮所謂執玉龜也公執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在己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主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矣凡此皆未行聘享之前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御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賓執圭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之人猶恐形容未善安有無其事而懸揣之理... 之中其容色多係從旁摸擬非聖人教人之語... 子必窮故先聘魯魯即使孔子報聘共約為夾谷之會... 史必有之孔子創之并歸女樂亦創之嫌於暴己之功... 亂其紀事之例乎

君子不以紺緇飾 紺古暗反緇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 齊服也緇緇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可知 當暑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可知

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軍也葛之精者曰絺蟲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 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

謂蒙彼繻 繻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研奚反○繻黑色 羔裘用黑羊皮麕鹿

子色白狐色黃衣 以褐裘欲其相稱 麕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 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

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 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感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 相從而變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 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觸佩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

聲○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有雙積而旁無殺纒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雙積而有殺纒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 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

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 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

心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皆謂孔子不以紺緇飾者說文紺帛 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注曰揚當作揚猶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言

賈氏攷工疏縹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買說非也入深青則 爲紺入黑乃爲縹矣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或再染以黑則爲縹今禮俗

又作縹言如縹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縹矣士冠禮縹弁服注縹弁者其色赤 而微黑如縹頭然或謂之縹而周禮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辭不同者五

入之黑比玄縹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爲黑多赤少矣依鄭則縹緇二字 一也爾雅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縹故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縹五 入爲緇二人爲縹鄭注四人爲朱六入爲玄俱不言紺之色段注以爾雅是生 染縹色之法再入深青則爲紺縹氏言縹緇是加染黑色之法故入黑則爲縹也

其分別紺緇之色其明孔注以紺爲青服以縹爲練服然紺非青服非練服也 漢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基組纁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

以上齊祭異冠皆此則齊服玄又周禮春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注齊有素 端者亦爲禮荒有所謂據此則變服亦是素孔注蓋誤以紺爲玄也儀禮表服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縹緣爲其妻縹冠葛冠縹帶麻衣縹緣注縹緣也一練 謂之縹練冠而麻衣縹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

即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據此則練服只是縹孔注 又誤以緇爲縹也飾謂純緣縹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玉藻云緣廣寸

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揚也緣邊衣 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寸半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

邊側曰緇下曰縹也是言衣裳飾也古者衣裳冠帶屨屨皆有緣深衣之純以 縹以青以素爵弁纁裳之純縹中衣縹領之緣丹朱童子縹布衣之緣縹婦人之

緣衣縹相明衣之縹縹以縹純以縹或青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 華席之純或粉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縹或

論語此文當兼有爲紺緇既非齊服練服則不以爲飾何也江永謂紺緇皆赤黑 之間色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周柄中曰紺緇非正色也皆工記

鍾氏註緇今俗禮文作符言如爵頭色也據此則爵弁之色即緇也緇既可用以 爲弁獨不可用以爲飾乎且紅爲赤之間色紫爲黑之間色而又以紺緇爲赤黑

之間色不與紅紫混乎考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縹具父母衣純以青 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縹緇畫文也尊者不俱存則

飾少不用耳此當指深衣夫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沒則唯純以素縹子 節用篇冬服紺緇與縹緇對且以節用言之則賤者以紺緇爲衣蓋後世青衣之

者聖王弗爲紺緇與縹緇對且以節用言之則賤者以紺緇爲衣蓋後世青衣之 類矣○紅紫不以爲褻服爾雅一染謂之縹郭注今之紅也說文紅帛赤白色也

者俗所謂朱紅朱紅淡如日中之色大紅濃如日出之色則紅淺於絳赤矣孔子 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玉藻玄冠素纁自魯桓公始也確非子齊桓公

衣紫視朝群臣皆服紫戰國策曰齊紫敗紫也而買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紫染以 爲紫下令實紫人爭買之買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輝公有敗紫染以

紫服天子數其三罪殺之紫爲衣居一杜注紫衣僧君服可見春秋時不以紺緇飾亦 不敵以紅紫爲褻服上遇下北方間解者因謂間色不可用然玉藻云衣正色

五色推之玄縹及縹亦皆間色不正矣然而以爲上服爲贊幣何也今之五色又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五行家之配屬非舉陶讓之五色不當据傳說說文云私服王注云私服私居... 神為綱帛為摺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為袷衣皆表相連為之黃以周曰小... 不質良母敢詐偽法故者法之古者也古染法有一染練三染練五入緇... 七入緇之絨差質者素其法故之叙者也質良者染之循法故質實而良善者也... 詐偽者質良之反謂染之越次而成或以草木之色代石染也凡染絲帛必先以... 練練絲帛之法詳于熒氏一曰以糝灰濕之二曰以蠶粉塗之三曰清其灰揮其... 粉而以水沃之蠶暴諸日夜宿諸七日七夜而練成染絲帛之法爾雅有一染... 再染三染之文鍾氏有三入五入七入之文然祇詳其名色之別不著其用物之... 異染采之法竊嘗放之凡絲帛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絲帛至三... 入為色之小成由是而再以草染木染石染再入之至七入為色之大成練者帛... 之一染用草與練之一入用爾雅曰一染謂之練毛傳亦曰一入曰練知其為一... 染也練者帛之再染用石鍾氏說文作綳云赤色也練葉粟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 證也練者帛之再染用石鍾氏說文作綳云赤色也練葉粟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 染人引以證染帛且云練石染是三人用石染之證也練者二入皆用木染練... 者三人皆用石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練三人入為色之小成由是更入赤汁為大... 染之朱鄭注士冠禮曰三染謂之練朱其四入與其名曰練其染用石可知也染... 章有赤練朱練其亦用石可知也若以三入練更入黑汁如前法一染亦用草曰

而不用此又近人之誤說辭弁之以緇鄭注亦明言之○當魯精給必表而出之當... 非問色是仍困于問色不用之見而強為之辭也○當魯精給必表而出之當... 魯者謂當魯時也魯精給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給皇本正平本作絳邢本作... 珍珍為正字給為假借絳為俗字單也單謂衣無裏對給禮之有裏者言之也說... 文給者給也絳為葛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為絳給孔注魯則單服給給必表而... 出之者給上衣也此說非也此謂表而出之與詩蒙彼絳給同詩言事君子見寶... 客之外服給言燕居之服玉藻所謂不入公門者也在外曰表內者裏衣而給給... 字也說文表上衣也此說非也此謂表而出之與詩蒙彼絳給同詩言事君子見寶... 與麻類古者麻衣即指此絳給而言有表者又原謂絳給表衣原非謂表衣絳... 給也與入同而但見其以之當魯燕居講學或給給或給給更無他衣也孔子給... 不言而自見所以不言者記者固不知孔子之裏衣何如也其必是給給給之類... 色稱之得宜也羔者羊子裘用黑羊耳非羔必黑衣中衣裘外服裘裘見中衣... 曰裘上加裘衣朱曰衣以裘裘是皆據鄭氏誤解禮記謂裘上加衣裘則見裘... 其以裘為衣名已不可信且裘上加衣則便服非正故曰羔裘衣冠則上服補... 服注云給與衣羔裘朝服視朝之服亦大夫士祭服注云之冠弁服注云之冠弁... 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可說疏以為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 黑色其上衣服用絳布為之絳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絳衣衣羔裘為朝服又... 為卿大夫士祭服於君之服者說文絳布黑色也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 即帛任大樽謂用絳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絳衣為朝服也絳疏引鄭此注素... 朝之服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弁祭服也冕服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祭於... 服也時緇衣之宜兮謂朝服上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履者此緇布衣謂上服... 也時緇衣之宜兮謂朝服上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履者此緇布衣謂上服... 布也云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約法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 下之故用約法玉藻云羔裘約飾緇衣以緇之詩鄭風傳云約飾緣以約皮也又... 是為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餘一尺袂制如長中袂末亦... 宜袂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約皮與素裳卿大夫朝服羔裘衣呂氏春秋注羔裘亦... 華子神器篇音音所亡者約法也管子七臣七節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給... 此皆以緇為帛也可知絳衣亦得名絳衣然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給... 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大夫祭於君之... 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絲衣其緇衣當用帛帛朝朝之服亦大夫祭於君之... 孤青裘玄端之裘也孤白裘及纁裘皆皮弁之裘也玄端皮弁上服布衣以玄絳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錦衣素衣為禡則是上衣用布禡衣多用布也... 非禮也... 謂之禡衣... 謂之禡衣... 謂之禡衣... 謂之禡衣...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與大學始教祭義皆用之... 一用而其禮也... 又次之... 謂之禡衣... 謂之禡衣... 謂之禡衣... 謂之禡衣...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衣也據玉藻注租而有衣曰租向參觀之則租為無衣可知是全免去衣之左袖而露其臂謂之租也侯度曰經典間有以租稱連言者蓋租稱二字義本相通故...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時何為而有此中衣乎中衣既與行禮無與禮家何為而詳其制度且與深衣衣同制深衣大夫士私朝及家少時所服長衣大夫筮宅與難日則史練冠長衣...

論語會箋卷第十

宗文院

也謂頭以下股以上也古人身字有謂自頂至踵者考工記三其身身字是也... 景帝臨席身曰諸身字及良其身之身字是也考工記盧人凡兵無過三其身... 良其身而良趾良腓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東傳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躬亦舉中而言漢六三換其躬補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 寸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之長也引之解長一身有半最確王夫之... 云暖衣唯其為被故可長一身有半是以摺疊覆足而無冗長之累如其衣而... 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因矣猝有水火盜賊疾病之暴至其無暇顧顧乎據引... 之之解以可無此疑矣長字注音去聲則有字亦當去聲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 十有二月之類朱注以齊必有明衣布連下節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又摘取必有... 暖衣長一身有半二句其合為一節謂為謹齊之事殊不知此必字上無齊字語... 法與彼異且衰裘衣相從也況明衣布以上皆衣服齊必變食以下皆飲食宜... 仍舊為長○狐貉之厚以居說文多部引此文作狐貉云貉似狐善睡從豸舟聲... 貉北方多理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是許君以貉為狐貉字以貉為... 貉字二字不同知辨是正字貉借借字玉篇猶何各切似狐也貉莫格切獮貉也... 乃依許書為說又於貉下云亦與貉同則以論語狐貉字今作貉耳聞者瑤曰狐... 貉之厚以居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裘居又與裘複蓋居即居吾語女之居厚... 秦風文茵暢段文茵軍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虎皮為坐褥以其溫厚

論語會箋卷第十

宗文院

乃喪服所謂帶下者也非也曰帶齊倍要者鄭注雖或為違或為對今案違如... 達腋之違大也達齊謂廣大下齊也雖或為違於文為勝豐亦大也或為豐義正... 同曰任當旁者今案凡衣有內外於施於領下其制袂上廣下謂之任論語被髮... 左衽喪大記祭服不倒背左衽是已深衣既有前袂則袷下施衽亦如他服可知... 也以諸衣通制故記此不言此云衽者別取布二幅斜裁為四片上尖下廣其形... 如衽亦衣之為衽也屬此衽於前後帶下之旁故曰衽當旁也亦如領下之衽也... 及喪服惟有領下之衽而無身旁之衽喪服所謂衽二尺五寸亦可領下之衽也... 衣當旁之衽橫縫前後者服之宜也非取乎上下相變之義亦可矣又案禮弓... 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肱謂衽每束一者謂每一束施衽一枚也非謂用一... 行之衽也夫束與衽為固棺蓋而用之非所以連合頭尾及底之材也喪大記曰... 君蓋用漆二衽三束則可見用漆塗合棺蓋乃後用束與衽也注疏所云特是後... 世之制耳其失記意明矣竊意衽非小要蓋以木作之其形一頭尖一頭廣如衣... 衽故亦名之曰衽也其用法則蓋棺之後縱橫束之束畢乃以衽插入於束與蓋... 之間欲束之緊也何以知之夫深衣當旁之衽以形如內外衽故亦謂之衽此衽... 衽之名既取諸彼則其形亦可知也記云衽每束一則其線束而施之又可... 也士喪禮曰掘肆見衽喪大記曰士殯見衽是豈言殯穴之深人立其旁可見棺... 上之物則其在棺蓋上又可知也我邦京師帛買束帛疊積摺帛五匹以兩木版... 夾其上下以麻繩總束之而後以一小木形如衣衽自尖頭插入於繩版之間以... 緊其束謂之緊木以意揆之用棺衽之法亦當如是蓋漢時棺衽之制既已無傳... 而當時有小要故鄭注其所見誤以為衽即小要既又覺其形不類衣衽故又因... 我衽之制而強取其象焉可謂牽強矣曰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揅尺者今案深衣... 曰袂之長短反詘之象焉若長衣之袂又繼之以尺則是似過長且既曰長... 衣應其袂用一幅半非別言長衣中衣之袂也中謂袂之中謂袂之長一尺此... 意此言其袂用一幅半非別言長衣中衣之袂也中謂袂之中謂袂之長一尺此... 袂之在外掩手之幅謂深衣袂一幅半中袂用全幅橫長略倍外袂然其尺寸之... 數任入之長短故但云長中也揅用半幅繼續中袂為袂其長一尺此一定其長... 不隨入之長短而變之故著其數也若然全袂之長與反詘及肘之文符合似亦... 當然曰袂二寸法尺二寸緣廣寸半者鄭注袂曲領袂袂口緣節邊也曰古者深... 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母見廣長母披土者鄭注短母見廣衣取蔽形... 長母披土為汗辱也曰續衽鉤邊者鄭注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今案深衣之制... 帶下前後四幅上端屬衣身為要袷下前後及踝之旁皆凡要下衣身謂之帶下... 之通制也各記文不言深衣帶下前後及踝之旁皆凡要下衣身謂之帶下... 兩衽左右各縫續之故曰續衽其衽下邊自身向旁鉤曲殺之故曰鉤邊謂下... 齊也為令被服時平下齊也鄭注看下文制十有二幅以為裳用十二衽若果如... 其說則前後左右皆同續衽不獨兩旁也故依喪服之裳前後不聯以強為之說... 然夫喪服不殊裳前後鄭說既誤於彼其失於此不亦宜乎鉤字義鄭說極是但... 以鉤邊為曲衽非也今案古者方領領下施衽為襟如我邦合羽之制其制... 旁屬帶下深衣亦然但朝祭及喪服之衣皆短故衽亦短喪服曰衽二尺有五寸... 是也此為不同耳方氏楊氏謂有內外衽長及下齊朱白雲駁後備無衽之制亦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問喪云親始死披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者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大夫之制蓋以朝服為弔服於心不安也鄭小谷曰古者冕服自天子而下大夫弁服自天子而下士冠服自天子而下庶人而其中有不問者如爵弁名弁大夫弁服天子冠而下士冠服其制詳於玉藻曰諸侯玄冕以祭禘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視朝于內朝此諸侯服也又詳於司服曰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甸冕凡兵事則章弁服既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此天子服也大約冕服則下為章服皮弁則下用素冠冠則皮弁服凡章而冠服有名朝服者則云天子與其用素冠服有名玄端者則云玄端而與用雜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用素冠服以視朝皮弁以視朝朝諸侯與其用之朝服者有用之玄端者羔裘有用之朝服者有用之祭服者又周禮司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服注弁服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大如繩之絰其服則變其冠耳士當事弁絰疑變其衣以素耳國君于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即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患亦弁絰故書弁絰鄭曰絰讀為弁而加環絰環絰即弁絰服據此則自有行弔之服據經傳通解經之則大夫相弔為弔服弁絰錫裘士朋友相弔為弔服如麻纆纆帶纆素裳麻人弔服素裳貌白布深衣金釧曰玄之為色詳傳說文謂黑而有赤色竊以為不然易文言傳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也天色也天色其有赤乎且赤色屬陽非陰幽之義以齊服乎是知玄色必非黑而赤也案天色實青而微黑人所共見古聖人制衣裳以象天地玄衣纁裳玄為黑青纁為赤黃各合二色昭其稱也若玄止是黑色與天象不合又與纁不稱故知玄必黑而青也周禮韋經是先秦之書有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青一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武說者以玄武為龜龜色黑而微青樂記言青黑緣者天子之大寶龜二證也周官大司馬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也天色與東方同觀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瑋瑋疏云大宗伯以玄纁禮北方知此亦玄纁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方同則玄之黑而微青可知三證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緇衣以謁之郊注凡謁衣象裘色緇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犬以玄衣謁狐青則玄必有青色可知四證也郊特牲云齊之以玄以陰幽思也說文玄幽遠也玄有幽義幽與通係注爾雅為緇為黑以青為玄亦黑而青可知五證也案之法以黃為幽與通係注爾雅為緇為黑以青為玄亦黑而青可知則為緇為幽為玄是玄本無赤也先儒以染玄用赤色為質故謂黑中有赤豈染玄必本於赤乎六人為玄鄭以意推之經傳實無明文也至於蒼色先儒多以為青蒼字从艸艸色正青天色固青而黑然青色為多從其多者而言故曰蒼天也月令春三月器服青與蒼並言止是一色東方青龍亦曰蒼龍經緯三采朱白蒼色故天稱蒼天亦稱玄天若以蒼為黑白或為青明矣蒼青多黑少玄黑多青少皆象天

論語會箋卷第一

崇文院

朝服而朝朱注知為致仕時者以入君日視朝仕則不得謂吉月朝也吉月月朝也古者舉事尚早以朝旦為月之吉取命者之義月吉倒文稱吉月朝詩言朝月辛卯為月朝也周禮大宰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月月初吉毛亦以朝日解之吉訓善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則吉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侯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即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裳也漢書諸侯皮弁以聽朔蓋視朝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何言朝服秦節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為朝服者何言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朝之服士視朝之服五采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鷩大夫士白鷩之別獨冠弁為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鷩大夫士白鷩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率朝然後服之夫夫朝之服皮弁服也必率朝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也若論語稱皮弁服為魯之朝服則豈論語有魯禮之文邪至于曾子問之稱皮弁服為朝服者皮弁服本是諸侯相為來朝之服曾子問就諸侯相見而言故暫以皮弁服稱朝服若論語吉月惟有吉朝與日常視朝兩事而無朝國來朝之君何由而得稱朝服皮弁服為朝服耶玉藻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十五升布也蓋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為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布之極細者朝服之布用緇玄端之服用玄微有不同而朝服用皮弁服之裳則以素縗為之故鄭曰玄端即朝服之名易其裳也皮弁雖天子之朝服然素縗皆素縗而非布名之玄端即朝服之名朝服矣豈得非從視朝之布假而同之又鄉黨書吉月必朝服而朝亦一月更新示不忘君之意非從視朝之布假而同之故服皮弁服而往而歸羊空設子又無廢然而反之理其將即服此服而朝君歟則邪疏之說亦非也古衣與冠相配禮稱玄冠朝服而衣不言色者凡染黑七入為緇玄即緇色之小別明乎朝服之為緇布衣也中井積德曰戴記多動說其文與論語同者皆取之論語耳非論語有所襲也且孔子動作有全同禮文者又有獨焉者然門人乃記其所親而已則雖禮文固有之者在是篇孔子所親行矣宜作皆記孔子動作者蘇註蓋謂身凡布十五升曰衣布明衣布齊布也言不用常浴布邪冕曰明潔其衣朱注稱也凡屬祭祀者皆謂之明如明器明水明旌之比取神明之義也潔其衣朱注因之非也禮弓下禮明衣是為日明器神明之也士喪禮明衣及履豈齊服而可明衣殊不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祭服必致美而齊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後此乎之義孔注云以布為沐浴衣者猶云以布為齊衣耳齊必沐浴故古語即謂齊為沐浴而朝是沐浴即齊也周禮司服齊服有玄端郊特牲云齊之玄也陰幽思也玉藻云玄冠緇衣則世子親齊玄而齊是齊衣若玄也若禮荒有所謂請

則齊用素端正平本
南宗本布下有也字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食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香。食。飯也。精。羊與魚。則能。盡。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香。食。飯也。精。羊與魚。則能。盡。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

食饑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
善。非。謂。不。厭。言。以。是。為。也。食。饑。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善。非。謂。不。厭。言。以。是。為。也。

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反。任。而。甚。反。○。饑。餲。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臭。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任。烹。調。生。熱。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

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道。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以。食。香。調。量。去。變。○。食。以。殺。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飲。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沽。酒。市。脯。不。食。

唯酒無量不及亂。
以。食。香。調。量。去。變。○。食。以。殺。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飲。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沽。酒。市。脯。不。食。

沽酒市脯不食。
沽。酒。市。脯。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食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香。食。飯也。精。羊與魚。則能。盡。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香。食。飯也。精。羊與魚。則能。盡。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膾。則。能。養。人。

食饑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
善。非。謂。不。厭。言。以。是。為。也。食。饑。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善。非。謂。不。厭。言。以。是。為。也。

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反。任。而。甚。反。○。饑。餲。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臭。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任。烹。調。生。熱。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

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道。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以。食。香。調。量。去。變。○。食。以。殺。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飲。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沽。酒。市。脯。不。食。

唯酒無量不及亂。
以。食。香。調。量。去。變。○。食。以。殺。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飲。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沽。酒。市。脯。不。食。

沽酒市脯不食。
沽。酒。市。脯。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薑。食。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云不出三日者... 祭後又祭曰賓尸... 同日自請父兄弟遠及... 泛言祭肉則鄉里親朋... 也必恐傷人耳... 祭必不出三日... 而所以不宿之故... 爲解上句以不食爲他人... 其故者也... 實語非虛語集注非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 聖人存心不他... 當食而食當寢而寢... 言恐傷之也亦通

一養生亦在其中矣... 妨礙耳人靈問食食夜間... 語寢必不言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

論語會箋卷第一

祭文

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必敬聖人之誠也... 欲羞養氣體不以衛生... 蔬曰蔬食有四說... 蔬蔬古通用也... 稷食也論語蔬食菜羹即玉藻之稷食... 豆以菜爲羹也... 祭之間蔬食不穡穡即米屑也... 糗與蔬食相屬則但謂糗糗之類耳... 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 何休通今文充書所引亦多今文嘗論

爲今文並作瓜不作必... 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字也... 卽判字判之言切也... 瓜祭字當爲瓜... 未有大化食草木之實... 周祭五日振祭六曰掃祭... 祭也據此是盛物方祭... 也注疏皆以瓜與食羹爲三物... 人每食除水漿外既無物不祭... 數及之無足異者朱子乃云... 降古經豈如是乎且統而論之... 美削瓜本自適殊何病其意重乎...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 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筭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 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筭藉之曰席... 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 柏莖者蒲類練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 謂迤地之席康成謂梓字磨滅... 杯玉藻有副席玉府有於席越即蒲越... 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 緣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爲度... 在左庶饋在右不正者謂設席欹斜也... 官位及居家及旅次則然爾若往來... 不食文法而云席不得其方不坐... 飲食之席有講問之席有群居之席... 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云席數席也... 西階上東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不屬...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於西南... 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于東北以輔主人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

祭文

爲今文並作瓜不作必... 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字也... 卽判字判之言切也... 瓜祭字當爲瓜... 未有大化食草木之實... 周祭五日振祭六曰掃祭... 祭也據此是盛物方祭... 也注疏皆以瓜與食羹爲三物... 人每食除水漿外既無物不祭... 數及之無足異者朱子乃云... 降古經豈如是乎且統而論之... 美削瓜本自適殊何病其意重乎...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 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筭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 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筭藉之曰席... 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 柏莖者蒲類練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 謂迤地之席康成謂梓字磨滅... 杯玉藻有副席玉府有於席越即蒲越... 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 緣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爲度... 在左庶饋在右不正者謂設席欹斜也... 官位及居家及旅次則然爾若往來... 不食文法而云席不得其方不坐... 飲食之席有講問之席有群居之席... 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云席數席也... 西階上東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不屬...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於西南... 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于東北以輔主人也

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介賓主也鄉射云乃賓南而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以... 飲酒數事為國行禮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夫之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又鄉飲之次曰有息司正之禮所以勞昨日執事... 飲酒禮也云因祭而相獻酬者禮器云周族剛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與與... 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

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

饗乃多反○饗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 朝服而立於阼階東階也饗雖古禮而近於禮亦必... 祀之神歟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李春非也周官方相氏注夫四方相掌放熊皮黃金四... 之貌言也言李春非也周官方相氏注夫四方相掌放熊皮黃金四... 節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疫癘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為大難稱四... 證矣劉說非李夏亦有難也論語饗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為... 非士大夫之比也饗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則忽之矣聖人之意以為鄉人為我... 可從也據周禮夏官方相氏備以逐疫而已先祖何畏於饗而輒自驚乎何所不... 安而必依聖人朝服以自安乎郊特牲安室神之說蓋漢儒依孔子而附會耳說... 文云阼階中惟東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 客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西階也... 位三公中階之前者兩階中也猶言階間非三階也又有側階雜記夫人奔喪升... 自側階階即北堂之北面階雜記與願命二也婦人升階由此故今俗稱稱母... 親迎婦從降自西階舅姑妻婦降自階是也婦人從丈夫相次而行者由正... 階士喪下階從祖祖升自西階既祖婦人降自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階自... 階階通官升自階階是也其不從丈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廟門升階自

禮如特牲少牢之祭士農之朝夕哭皆然夫人奔喪何獨不然奔喪云婦人奔喪
升自東階者以其在東故曰東階也又以其在北而北鄉故大射儀曰北階若西
階之北則無之以其無偏故顧命曰側階也側階上亦曰側
階顧命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孔傳側階北下階上是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親見使者教也

禮曰問存問之也問人於他邦如子華使於齊而魯使於齊非尋常僕隸之比禮
道不虛問必有物以表意固也問不必訓訓必首他邦者同國之人事件重大必
親相見雖時有問遺其事必輕故不拜使者他邦之人不能相見拜使者即拜所
問之人若親見之然也凡禮經首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下文康子饋藥拜而
受之則一拜矣鄭注大祝以空首為拜頭至手段玉裁釋拜以空首為跪而拱手
首俯至手故對稱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為空首王達以空首為首俯而不
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
三說不同以王為允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此文
再拜當為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日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
禮為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為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
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
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饋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使反則拜送於門
拜禮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乃遠
拜所問之人也江水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為人使不常其禮是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正平本兩宗本
拜下無兩字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

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
子與人交
之誠意

箋曰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
也毛氏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
再拜異也達猶曉也嘗口味之也季康子聞孔子患某疾而饋藥故拜受之而
曰某雖患某疾實則病性未詳故曰未達未達其性則其藥不可得嘗也夫會
者之饋拜之亦不當尤之以其誠謹受其誠謹又不放慮飾其辭也或問吳氏以爲
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
不敢嘗而拜耳據此則夫子特甫受藥時自釋拜受而不嘗之故耳非謂後日故
集注曰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其義極明但禮當當在拜受之後
注必嘗以拜似倒是沿吳之誤耳范注凡賜食必嘗是君臣之辭楊注大夫有賜
是受者以上而言並據失當蓋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不當據大
夫賜於士然所解則不乖當時魯卿季氏之尊親於大夫猶大夫之於士也物茂

卿曰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
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故曰先嘗此嘗
亦然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
禮其賜已正平本嘗下有也者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字故
未暇問者費人賤畜理當如此

箋曰說文廢馬舍也從尸段段李滂刊段曰廢字皆廢字從武從馬
先經史中無此廢字安者戈聲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廢廢者從武從馬
禮名釋宮室廢勿也勿衆也牛馬之所聚也少儀云朝廷曰退君臣自朝廷歸爲
退也夫子什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注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廢爲天子家
廢矣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大夫再相弔之道也注云
拜禮之是廢焚爲夫子家廢之禮毛奇齡乃曰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三早六
乘而成一廢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何有于廢殊不知奇馬之所以稱廢者所以別
于人之居舍此即費人賤畜之道果如毛說則孔子之居舍中邪抑
露處邪校人二百十六馬天子之廢豈可以此例列國卿大夫邪廢焚家人及鄰
里故火者必焦額爛膚者有之故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問也只是初聞廢焚之
時獨問人而不及馬通出常情之外仁心之緩急自然如此有非安排用意所爲
者此獨人所以謹記之也家人何不告馬乎孔子何不遂問馬乎若斟酌於費人
賤畜何
異說歟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誤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嘗
以頌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
殺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
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
若爲君嘗食然
不敢當嘗禮也

箋曰先嘗者對使者而先嘗少許故曰先也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間恐
有不潔或兼有餘餘故不敢以薦先嘗之是受賜之常禮若對君無先嘗之事
以無禮何也或以正席而言邪則正席何必君前下文先飯若嘗食者亦非定
禮此不得拘說夫拜而嘗者非食之使者退之後孔子亦必須一飽或與家人共
之或與賓朋共之唯其所用須賜不必言矣聘禮二宰陳子門西云是牲之生者曰
階前云云是牲之殺者曰饋也又歸聘禮二宰陳子門西云云是牲之生者曰
饋也凌廷堪因以君賜當聘禮是誤矣聘禮記賜饗惟藥註筵一戶如饋食之禮
假器於大夫注云饋饋不祭則明與此篇禮異矣意者是本國之君有新賜予禮
子賜饗及穆公饋子思鼎肉可以證也天官膳夫凡肉餚之饋賜皆掌之內饗凡
王之好賜肉餚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
謂平時所賜正平本兩宗本嘗下無之字○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已熟曰食禮運
所謂熟其殺也體解曰腥禮運所謂腥其也大夫士之處無厭腥從獻食禮運

○子正用大夫禮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新先薦廟不為祭禮也

○君賜生必畜之畜之重君賜不敢輕用之也用祭禮考即先薦之意矣用供律

客親朋則足以竭我之情而賓亦榮而悅之人情古今一也集注云仁君之惠謂

施君所惠之畜獸以仁而不輕殺然荷下仁字放而不殺可也玉藻所謂無故不

殺者言非祭與賓客也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語其仁哉○侍食於

君君祭先飯飯者上聲為食之義先飯言少嘗之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

先飯備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

君之食然後食而君飲而俟君辨香謂膳宰也膳宰之祭畢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俟

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

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饗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

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為待食待食乃通名各

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若必有膳宰無膳宰定禮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也病臥不能著衣東帶又不可以後

荷入室則必在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

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

有不東首者故請註之文見於曲禮內則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

必正東首之禮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諸終之

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為正也室中之位以東鄉為尊病者若南首北首在東方則

妨于尸之出入在西方則東鄉為尊不敬若西首則君之出入病者在東方則

亦為不敬故必東首也東首在北墻下則君疾處南墻之下形疏病者常居北墻下

為尊即與也餘詳伯牛有疾章包注夫子疾處南墻之下形疏病者常居北墻下

為君來視則暫時遷南墻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

疾之故而遷南墻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為遷動邪必不然矣

集注雖無明解而暗承伯牛章從禮疏遷南之說也加者加於衣上也凡曰加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為駕車可知不曰不乘車而行而曰不俟駕而行則非徒步而至公門之外也

夫趨行在塗僕夫駕車馬追行於後則升車馳驅以至乎公門之外也居官時

舍之遠近不齊必無駕車馬不及者玉藻在官不俟駕亦謂聞命而趨出戶外僕

侍取屨以授大夫也豈徒跪而至者所邪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類倒衣

妻而走禮也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

面至於趨倒衣妻不為禮備文

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入大廟每事問

○此節記孔子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入大廟每事問

而後葬不曰於我葬曰於我殯者初死所親遠未至故代為殯若所親無人則亦擇地以葬之可知矣夫死者人之所惡取他人之極真子家家內老少皆所不欲而孔子不忍於朋友無歸饋言如此是大出於常情之外注以義合不得不得殯大失記載之意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饋不拜祭肉則拜者教其祖考同於孔子交朋友之義

已親也 ○此一節記

箋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唯祭肉拜之也但省處倒處見古文之妙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此節只重車馬不拜以明朋友之所重在義不在利耳祭肉只是帶出重不拜不重拜也拜祭肉者尊神惠也敬其祖考不必言彼若以祭肉之肉來饋豈得不拜哉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僵臥似死人也居居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無未嘗睡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箋曰注以尸為死人屍為屍之借字聖人食寢皆有法斷不至四體橫陳如屍之僵臥一以見修身之道雖寢臥不至放肆一以見養身之道雖寢息亦有調攝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非右脇即左脇此為寢之正矣養生家亦禁仰臥為其不消食也此節與曲禮勿伏自有別曲禮所云覆臥也此節所云則仰臥展布手足也注覆臥謂仰臥也四體謂二手足也但覆臥覆臥以人之腹背分覆臥面向天覆臥面向地故覆臥仰臥只是同一事但覆臥以無表裏判也○居不容居即問居也孝經仲尼問居今文作仲尼居可以證焉釋文云居不容客苦百反本或作容居不容言居家不以容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為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容禮敬己也邪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本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客不客者不如客也容客二字形近易誤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郝敬曰此章皆從無意處窺見聖人周旋中禮而維舉其事若鄉黨宗廟朝廷聘享衣服飲食交際禮法之會稱人之中時或振飭至若寢若居若狎若喪若見偶過暫立無心感應而纔悉中規矩非盛德其孰能之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親親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教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有盛饌必變色 式車前橫木有所教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而作 非以其饋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教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出兩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

箋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變

所親習之文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真見其服者冤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之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為大夫得服玄冕者也不必真見但當服此者猶所謂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周生烈曰變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之變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集注以變為私居非也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周以禮釋之齊衰之變為一項事物起無可分疏故統言變冕之變有異統言變恐不明故云以貌以貌者變而各以其所當與之貌也有爵尊之變成人於之尊與於不同故貌亦不同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見齊衰上有子式之而異其句者亦猶齊衰者與冕者異句吉凶不同文也式又作賦說文賦車前也釋名釋車賦式也所伏以式所教者異句吉凶不同文也式又作賦說文賦車前較高凡五尺五寸人長八尺小俛則亮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古人車皆立乘惟老人與婦人乘安車則坐若平常則倚較以為安也又若應為敬則俯下頭以手伏較所謂式也疏何遜博引考曰喪服斬衰章傳曰冠緇緇條屬右緇冠六升外舉鄭玄注屬屬著也教繼公集說此主釋冠緇緇條屬右緇皆謂緇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

如之惟小功一條緇為緇而又屬於武也必右邊者辟經之緇也齊衰大功布緇亦一條之緇也蓋冠梁中屈一編為前後兩葉而緇合其左右謂之緇條屬右緇者以教氏編得其制因事尚右而小功以下屬於左緇者示輕也畢士表記作緇文緇止也外緇者冠梁下邊反屈向外止之也喪冠蓋無武何以知之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纒屬于缺教氏謂太古始為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蓋著於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為之也以是觀之古冠既無武梁下應內緇之為邊喪冠無武即是古冠之制但外緇以別於吉耳古冠兩緇屬于缺項喪冠則一條緇直屬於冠緇而不別用缺項此亦變於吉也條屬之屬即屬于缺項喪冠則一條緇直屬於冠緇而不別用缺項此亦變於吉也條屬之屬即屬于缺項喪冠則一條緇直屬於冠緇而不別用缺項此亦變於吉也條屬之屬即屬于缺項喪冠則一條緇直屬於冠緇而不別用缺項此亦變於吉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或誤直合緇故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緇即右緇之緇也古者冠吉凶皆前後合緇當面頂之中是直緇也周時吉凶左右合緇當兩耳之上是橫緇也而喪冠也古注疏所謂直緇橫緇者亦是郭書燕說耳蓋漢世冠有辟積鄭氏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因致此誤也與喪冠之用辟積其無所據也益明矣斬衰章傳曰直經大攝左本... 左亦謂冠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 傳曰上麻左本在下此言右本在上所以見其以本爲經也齊衰章... 於項中一端垂於左之下而爲纒一端止於右之上而前鄉其不纒者則左端不... 垂而在上爲異耳纒大功章經曰其長纒皆九月纒經其中纒七月不纒經鄭注... 經有纒者爲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纒小功已下經無纒也朱文公家禮斬衰... 首經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項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纒以固... 之如冠之制邱氏儀節斬衰首經圍九寸又以細繩二條一繫在左邊原起麻... 頭上一繫在右邊當耳上以固結之各垂其末爲纒齊衰首經周圍七寸餘又用... 布兩條約長二尺許廣寸半許用線綴在首經上左右兩邊垂下以爲纒今案首... 經之制左本在下右本在上注疏及朱子之說極爲穩當其纒蓋邱氏得之鄭說... 然以冠纒條屬推之耳然亦無微不可從矣教氏依在下二字謂垂下一端爲纒... 變於吉也經則何必以條纒爲說要不免牽強矣齊衰以下冠用布纒然施之於... 麻經於理不安注疏亦無此說朱子偶失考耳大功章傳曰纒之經不纒垂鄭... 注不纒垂者不紬其帶之垂者今案教氏謂經爲首經是也垂者纒也云者則強... 說耳信如其說乎宜言不纒纒不合言不纒垂也垂與帶垂之垂同垂其餘也蓋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記文合不可從矣下云衣二尺二寸衣帶下尺合之三尺二寸爲全衣之長又云... 之蓋謂衣之通制也但凶服以織去之布加於領外爲異耳出於義謂通之內邊... 出於義外二寸曰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注廣表當心也集說五服之屬及錫與疑... 皆以衰爲名則是凡凶服弔服無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案凡衣皆有內外邱澤曰今俗衰... 衣之制乃爲對衽衣遂使衰無當心殊失古制今案凡衣皆有內外邱澤曰今俗衰... 世以深衣喪服爲對衽者誤矣邱氏說極是但未知所謂衽二尺五寸即衽耳... 衰之法蓋其正中當身衽之端其高下則在領之下直連接之如衽與若然衰... 之下衽自肩下一尺三寸高於肩之下六寸教氏謂衽之長比於衰其誤可知... 曰帶下尺今案鄭意以廣尺之布橫繞帶下而綴於衣下是以橫繞也其事理... 按之殊覺不宜衣帶下尺者謂要帶下之常度也古者中之帶去肩二尺二寸... 當帶之處即要帶也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衽二尺五寸皆以中之度言之蓋衣... 帶下亦用四幅屬於前後兩身之下如深衣之制但其長一尺爲異耳若依深衣... 三衽之制則四幅屬於前後兩身之下凡朝祭之衣帶下之制亦如此與曰衽二尺... 有五寸黃潤玉曰衣必有內外衽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比裁... 爲制矣衰領當如二短相交衣自承領下不疊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 身之旁以承領如頭項向上廣圍皆下不疊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 衽是也今案凡衣有內外衽所謂衽二尺五寸者即黃王之說極得古制矣記唯... 言其長不著廣狹之度今以解領四寸推之蓋領方八寸其當前內外相交處亦... 各八寸半蓋於身半變於衽則衽變領處廣衽四寸取布二尺五寸斜裁爲二片... 狹頭各六寸廣頭各一尺六寸而兩畔一寸爲衽反屈則上頭四寸下邊尺四... 寸是衽之廣也說其既以七幅爲一聯左右兩相交接於後則兩腋之下固無應掩... 之際矣鄭氏之說其誤蓋出乎玉藻衽當旁一句也曰袂屬幅鄭注屬猶連也連... 幅謂不制今案此衰及士喪記明衣袂云袂屬幅蓋凶服之制也衣既開領袂又... 圓末則衣袂屬幅而皆不得正方矣注疏謂吉凶衣袂皆屬幅又云玄端服袂... 屬幅以衣正方曰端其衣之不正方則姑舍之若以屬幅爲端他服亦可名曰端... 其說皆不可信從曰衣二尺有二寸案說衣謂衰之身也今案衣之身自肩至要... 二尺二寸併前後計之四尺四寸又總左右計之則八尺八寸是衰之身用布之... 全數也於其前身之上兩屬領之處謂之闕中鄭氏以此爲袂中之度其說雖不... 免遲就而言與身參齊則未失其實矣若其爲自領至要之數而又加闕中則與... 上所云闕中因加無用之布尺六寸其誤殊甚曰袂尺二寸袂注袂袖中也尺二... 寸足以容中人之間併兩手也袂尺六寸其誤殊甚曰袂尺二寸袂注袂袖中也尺二... 袂也此衣與法衽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其冠義疏謂三年之服皆不纒... 衰大功冠其受也纒麻小功冠其受也帶纒各視其冠義疏謂三年之服皆不纒... 自齊衰杖期以下與三年之受服皆有纒愚謂齊斬因下邊之纒不纒名之蓋三... 年之受服及齊衰之杖期以下唯纒領與袂而仍不纒下邊大功以下領袂與下... 邊皆有纒其制無別故以布之精粗名之也教氏謂衣與法衽帶下之度吉服亦... 然其說近是後儒誤解此記以爲奇異不便之制者蓋坐不知此義耳○式負

版者負謂置之於背武健曰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版則通衢

市買此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狎必以貌文勢一貫武設是也或

曰說文版判也判木為片名之為版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

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孔注云版圖籍謂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惟鄉士遂十縣十掌

齒以上皆書于版司書曰邦中版夫民數不數惟鄉士遂十縣十掌

之小司徒稽人民之數閭師掌人民之數閭師辨人民之數皆掌民數之官也小

司徒三年大比登民數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武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

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係焉王治之廢

與保焉必拜而受之如受質能之書登於天府與司寇訟之登中者與司明寶

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愛恤斯民之意常相關也刑官

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藏民數是見重民之意此言民數之版也禮諸

官皆言民數而不言地圖蓋上字無增損之數戶口有登下之常故諸司戶籍

尤加詳耳然古記事皆用版非獨民數且版籍三年乃一獻安知獻者必負以背

乎安知所負版非他典籍乎帝王盛世乃獻民數春秋時焉有此故難據也或曰

負版喪服之負版也然喪服負版即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

重述况負版見喪服記鄭注而記文唯曰負版則負版為喪服亦未有的

據○有盛饌必變色而鄭注而立而禮之謝主人之厚意也亦唯以饌之故耳集注

致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所謂禮即孔注主人親饋之禮也蓋饋不為已設則主

人不親饋此盛饌為己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此據曲禮侍食於

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而為說也然此經所言非侍食於長者之禮也凡

禮必待物然後見主人惟敬賓故設饌饌即禮也饌今乃云敬主人之

不享食而不愛敬為家交獸者是禮與物非不可判然此語其變耳難以施於斯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統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殺三

孔子升

也於此

也於此

也於此

也於此

所以為安也綬有二一是正綬曰良綬君升所用一是副綬曰散綬亦曰武綬

禮又云君出就車僕授綬并轡者以六轡及策並置一手而以空手授君

綬令君升也升車僕授綬并轡者以六轡及策並置一手而以空手授君

大夫士所正立執者不見於經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綬則是升車之時

於尊者所正立執者不見於經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綬則是升車之時

手與綬交足與車接而身容端肅必正立而執綬以升斯見聖人之從容中禮耳

記此者亦為儀容非專為防患也升車斯須時人易忽略而聖人造次不苟也如

論綬之所以設則全在升車之斯須而與既升之後無涉也考工記曰六尺有六

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軹為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操此知升

車者雖或有几猶防傾跌失容也若升車之後御者居右乘者居左車中前有軹

左有較身左微倚較身前兩手馮軹有所敬則落下左手以一手及胸馮軹若平

常則兩手撫軹亦謂之馮軹左傳二十八傳曰君馮軹而觀之此平常以手馮

軹之證也豈有馳驅之時而手常把綬于車中者邪看下車經以車中二字別起則

此非在車中執綬可知且經繫于輿後人未登車手在綬下故引以為舉綬若在

車中則手與綬齊雖仍攬之不釋手亦不得力欲把綬以安將繫綬于何處乎○

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後世之後檔車略同內顧回首而顧非必專顧

後也包注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軹傍視不過轡轡皇疏申之云衡軹轡端

也旁謂兩邊也轡暨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較在箱外當人兩邊

故云旁視不過轡較也形疏云曲禮云立視五轡注云立平視也轡猶規也謂轡

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圓平視也轡猶規也謂轡

八尺又六寸半則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丈九尺六尺為步

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安井衡曰視衡軹差低於平視所

論語會箋卷第十

崇文院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色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同翔審視而後下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此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

三嗅而作

共九

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

物而共其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異氏曰石經嗅作嗅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

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

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正在斯寧矣寫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首二句與下節。色在斯寧矣寫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首二句與下節。色在斯寧矣寫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首二句與下節。

鳥在木上也引申爲凡鳥所止之處。故訓下止翔舒飛不運也。梁水橋也。山梁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色斯寧矣。去之速也。翔而下後集不輕集也。則山溪水之流而爲梁以通入行也。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共向也。與衆星共之。共同皇本正平本作供爾雅釋獸云獸曰發。人曰橋魚曰須鳥曰吳。並動走之名。郭注云吳張兩翅釋文古關反是吳與吳聲義俱別。張翅即振翅也。鳥將飛必先試翼。急則速緩則遲。三吳即所謂習也。

爾雅近古。故得其義。而字形亦未誤。猶作吳字也。夫鳥音各異。今雄雉聲高而長。雌雉聲低而不長。然雖不長而終不促。接再鳴而止。未嘗三叫也。吳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吳相似。故相沿。爲吳。唐石經。吳字左旁加口。作吳。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云。說文。吳字。經典相承。作吳。論語借吳字爲之。是唐時本固有作吳者。吳與以形近而訛。蜀石經作吳。恐亦爲形近之訛。集注所云石經即蜀石經也。錢大昕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夫孔子之聖。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語默。莫非時中。編者因又實之於篇末。以擬之。蓋明鄉黨一篇。皆爲時中也。金松曰。以此章終鄉黨之義。最妙。蓋鄉黨所記衣服飲食詞義容貌。瑣瑣屑屑。千頭萬緒。若必銖銖而求之。寸寸而合之。道聖人是刊板定的。不知聖人一生動靜語默。仕止久速。總是妙於一時。而時之一字。在夫子口中。從未說出。記者特借觀雉一嘆。逗出時哉二字。見得鄉黨所記。千頭萬緒。泛應曲當。皆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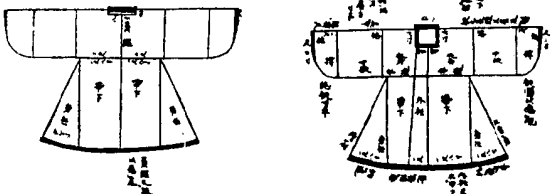
論語會箋卷第十

五十三 崇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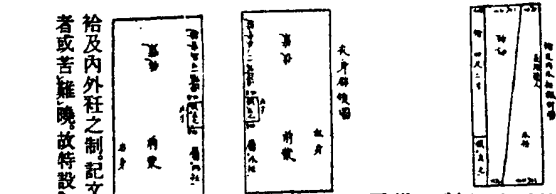
時制宜。一以貫之不惑不勉。從容中道云爾。如此看。覺得鄉黨全篇中一字一句。都有一個聖人全體活現出。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學的小影。志學一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也。夫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人熟察於觀仰之間。彷彿摸擬孔子的行狀。

論語會箋卷第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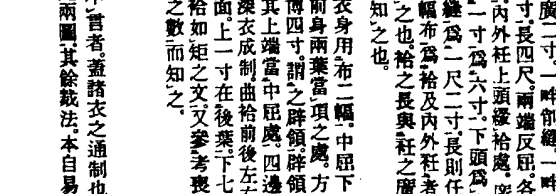
圖說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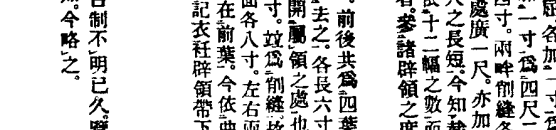
圖說衣



圖說衣



圖說衣



拾及內外衽之制。記文不言者。蓋諸衣之通制也。古制不明已久。覽者或苦難曉。故特設此兩圖。其餘裁法。本自易知。今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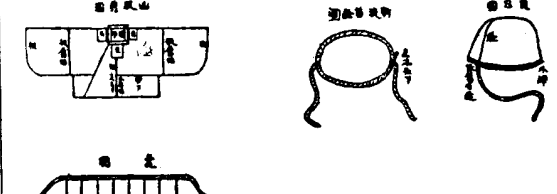
衣身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葉。前身兩葉當項之處。方剪去之。各長六寸。博四寸。謂之辟領。辟領者。開領之處也。其上下端當中屈處。四邊一寸。均爲削縫。故深衣成制。曲袷前後左右各八寸。左右兩面上。一寸在後葉。下七寸在前葉。今依曲袷如矩之文。又參考裏服記衣衽辟領帶下之數而知之。

袷廣二寸。一時削縫。一時反屈。各加一寸。爲四寸。長四尺。兩端反屈。各加一寸。爲四尺二寸。內外衽上頭接袷處。廣四寸。兩時削縫。各加二寸。爲六寸。下頭爲齊處。廣一尺。亦加削縫。爲二尺二寸。長則任人之長短。今知裁一幅布爲袷及內外衽者。依十二幅之數而推之也。袷之長與衽之廣者。參諸辟領之度而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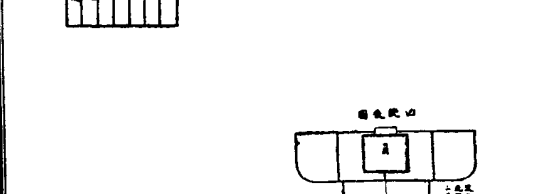
論語會箋卷第十

五十四 崇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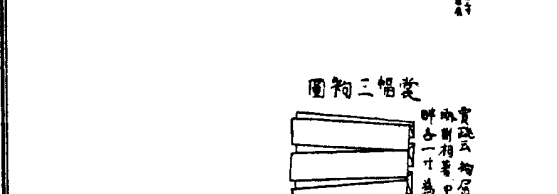
圖說衣




圖說衣



圖說衣



圖說衣



袷廣二寸。一時削縫。一時反屈。各加一寸。爲四寸。長四尺。兩端反屈。各加一寸。爲四尺二寸。內外衽上頭接袷處。廣四寸。兩時削縫。各加二寸。爲六寸。下頭爲齊處。廣一尺。亦加削縫。爲二尺二寸。長則任人之長短。今知裁一幅布爲袷及內外衽者。依十二幅之數而推之也。袷之長與衽之廣者。參諸辟領之度而知之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竹添光鴻會箋

正平本云凡二十三章者家本同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為一章故二十三章然集解本各自為一章故不引鄭說皇那本依集解故皆二十四章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筮曰此篇因于侍側一章出於其門人之手其餘未可指名胡氏多謂某篇某人弟以立教者並載於其中故云然其實聖人之言非躬親耳受而且好學深思者安能記之如此其神且妙也然則諸弟子即有自為立教之言亦其弟子聞以記之耳大約其書雜記於門人之手而序次篇章必成於一人但今不可考矣○伊藤維楨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為二十篇云何以言之蓋觀鄭篇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既自成書且詳其書若曾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顛史語章一段甚長及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製亦自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崔述曰論語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間皆變文而稱孔子對曰者朱子所謂尊君是也至答康子誌于武伯之間則但稱子曰者所以別之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乃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之間顏淵篇答問政思盜殺無道之間皆稱孔子對曰者何故余竊疑前十篇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於當世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然中庸篇記答哀公問政則又但稱子曰蓋此篇乃子思以後所追記其時益晚故不能以論語之體例例之也學者以此觀之則論語載記各篇之先後亦略可見矣又曰此篇也先進以下五篇始稱問於孔子然於門人之問尚未有言之者顏淵仲弓之問仁子路子貢子夏之問政皆然惟南宮适稱問於孔子何哉且所載孔子答之之言皆未舉其質而先告以數曰能行五者為仁曰尊五美屏四惡可以從政皆作戴頭露尾之語以待再問與論語他篇之文皆不類蓋皆後人采之他書者然則此二篇中固不無一二之可疑不得與前十五篇等類而齊觀也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因于齊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因于疑因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 猶言前輩 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料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過以就中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筮曰進猶升也先一輩升後一輩進故世稱進士為先輩先進後進者謂周初與周末也惟其皆在一代之中故同謂之進但先後爾皇疏先進為五帝以上後進為三王以還夫三王高五帝老氏家之言也北宋諸儒猶沿其說至朱子始得之凡先者始之後者終之始者任質終乃多文天運人事大抵然也聖人為當世君相回護故稱後進為君子稱先進為野人有思周公反本崇儉之志故曰吾從先進而語意繚繞唯以先進照後進而影出君子野人光景君子是閑都野人是率易若夫文質之義自在其中夫子未嘗言先進是文質彬彬未嘗言後進文勝而時人又未嘗有彬彬之說程說失之何解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安并衛曰周公之制禮尚文以變殷質則周初之俗必質勝文云周道已衰至孔子之時文日勝而質衰孔子欲反之周初之盛故發此言則所云先進後進以周人言之此君子與野人對則指在位者而言之也周初質勝雖在位者或端正威儀閑習一見知其為在位者即此章所謂君子也周初質勝雖在位者或未免有朴野之狀所以有野人之目也集注士大夫上一賢字便與經旨相乖矣江水云指殷以前為野人周以後為君子果然是周公不知制禮之道且指殷以前為先進之言又字當割陸隴其曰夫子從是子曰矣如何得就中與不得已而後取此者大別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頗混又曰監二代從先進問為邦三章雖互相發而又有不同監二代是表惡章之心從先進是挽文勝之弊答顏淵是立萬世之準雖可相通然須識得本章實主伊藤維楨曰由是章觀之世所傳逸禮載記等書頗傷繁縟且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也崔述曰古禮經十七篇今謂之儀禮世皆以為周公所依余按此書周詳細密讀之猶足以見三代之遺識其名物之制以考經傳之文大有益於學者不可廢之也然遂以為周初之禮周公所作之書則非也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飾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方百里伯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無方百里則七十里十餘舉城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土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土下土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禮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燦然畢具又豈分卑祿薄者所能給乎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併之餘地廣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足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賜齊侯昨曰以伯舅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禮者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余敢食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侯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齊桓為諸侯盟主權過於天子然猶如是則尋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于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謙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晉文及鄭國之公子且夕為晉君與秦穆同列然猶如是則本國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傳乃如是然則其為春秋以降沿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為信禮經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謂禮必待君辭而不拜於上與辭而後成拜於上均之為拜上也豈得謂之拜下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聖人之所尤重者也矣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臣大夫曰一國三公晉誰適從王之下不得復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復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焉說經者無可置詞乃以大國之孤當之孤當之孤僅見於周官經傳未嘗有也即使大國果有孤既名為孤矣亦不當復稱公而孤止一人亦不當稱之為諸公也或以為奇公然奇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緣得有諸公而奇公於國君為實亦不應從臣禮也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業公鄭伯有曰公焉在此類大夫僭稱公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朝事晉君竹書紀年所謂桓公邑哀侯于鄭鄭哀侯來朝者是也然則此若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先生而謙之知之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審司馬氏之史記諸先生補之後漢人顧之矣劉向之烈女傳後漢人顧之矣許慎之說文徐鉉更定之矣況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為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為孔子之書况欲篇信其為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備者必欲執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禮之斷不可復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問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及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而並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會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里胥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制如此故以弟子為門人以向門為朋以親受業者為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及門夫子以前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及門皇本正平南宗本門下有者字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據陸氏釋文及邢疏鄭君注以此合前章也集注沿之然陳蔡之厄冉有不與明見左傳斯時游夏最少未必遽以文學稱前儒辨之詳矣正平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子莫公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則年已六十有八矣蓋夫子志存經世而遭世亂任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道遯逐患四科之徒未嘗離起居闕茲誦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真然固聖德字化聯屬之亦皆賢才足以及於後世也夫子思從行諸賢在自衛反魯後諸賢生死沈散之四方夫子類輪追憶往事慨然言之則感其相信之甚篤一則惜其才良無所用焉庶幾小言含無限曲折而辭氣頌容微不露圭角但記者就其從者中拔擢十子列其異能以示可有大為之意而後聖衷昭如德行者顏淵閔子騫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閔子騫孝格其親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為德行之選也言語者論辨博學應對詳明所謂使子四方能專對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伯牛子貢善德行孔子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節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諫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列其餘弟子列傳宰子范可便從政者也夫子言求也魯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為政事之選也外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見曰文辭中曰學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禮記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禮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則其學生之合禮可以知矣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闡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之子又稱其可與言詩禮則有喪服傳又嘗與魏文侯言樂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是子游子夏為文學之道也昔周室多才亦不過十人達明主拓八百之基夫子左右十哲而竟厄于道路陳蔡者不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此章十人有子曾子皆不與焉則所記皆在陳蔡者可知也蓋孔子此言正足為去衛適宋桓魋匡人絕糧陳蔡為哀元年一時事之一證也若非一時則遺難不獨陳蔡矣微服過宋時將娶而殺荷不甚危何至微服此時豈無從我者歟即曰禍不及從者畏子匡時謂顏淵以女為死矣則從者亦當實死地矣何以孔子俱不念及而孟子亦惟曰厄于陳蔡之間邪惟陳蔡之厄其事由宋而匡由匡而陳蔡至此而極故謂之窮故謂之厄追惟其事陳蔡足以盡之也故不忘患難之語止于此爾且若非哀元年則雖哀四年孔子自陳適蔡路亦有陳蔡之間然苟非被兵不得為厄孔子既未被圍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哀三年季孫斯卒史記謂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問楚使人聘孔子孔子絕糧更在再之後矣而何以政事有再有耶史記絕糧之事叙于哀六年然陳素服楚葉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決無發徒圍之之理此史公之誤也又弟子列傳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素隱曰左氏無辜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阻止字子我而固爭龍

子曰說文助左也左即在孔注訓助為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為起子正以質疑問難益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孔注云問言即解亦以解訓說也本文兩句俱是若有憾之辭須從有憾言不解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實歎歎聖人口氣無所不說正即非助我處若分作兩截便似上句貼德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是章不見聖人謙德之意胡注失疑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 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箋曰論語通篇無稱閔子名者蓋以字行孝哉閔子騫五字非述入言也崔述曰俗說云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閔子騫一句乃孔子述時人之言余按春秋傳石厚問定君於石碓石碓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侯方生而稱公曰午也可亦何之言乎君前臣名禮也趙襄之對文公曰郤穀可祁奚之對悼公曰午也可亦何之可韓厥之對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以其死也故諱之若生未有名者樂鉞在厲公之前曰晝退子且名其父矣乃士句之讓荀偃則曰伯游長曰請從伯游此何以說焉蓋古之記者亦有忽不經意之處故史記中生而稱諱者尤多讀者貴識其意而已必字字以為當日實然則愚矣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皆先稱之而後申明其說其文勢正與此同若以首句為述人言則是此章有絀而無斷也且下句與人非讓其不然也不問即人皆信之無異詞者問下有助字猶無改於父之道之例曰昆弟小功以下曰兄弟言字專指稱贊之言大抵父母昆弟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騫於邦故父母昆弟以為為孝外人亦以為為孝此所謂不非問也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墜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失墜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夫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御車失墜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穢穢為絮其子則絳纁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墜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遺棄損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遺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不遺損此則閔子兩弟溫煖無憾心而恐母遺而兩弟寒於是父感之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孔子稱其孝兼言昆弟正指此事呂晚村曰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却是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必盡其道耳正平本昆作兒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

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也。然非謂白圭之詩而斷此。以致謹於言也。惟平日深有意於謹言。故三復白圭耳。○公冶章一章似斷此。一章似案。人能謹於行。而或不謹於言。亦足以取禍。此不謹而言。而與大言不忌者。皆弗足論。陸隴其曰。若只不言。亦何難言。是儒者所必不可少的。而又是最易沾。底觀程子言。箴可見此所以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箋曰。皇侃云。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集注范氏。即皇氏後說也。然孔子此答。豈有待康子能問乎。大異於孟懿子問孝者。夫待問乃告。固教之術也。言於君。必盡亦固古之道也。然於二章皆無所當。已皇氏前說。近是。正平本。不幸上有不遷怒。貳過六字。皇本。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正平本。南宗本。同。但正平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

遇舊館人之喪。當脫鞵以贈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鞵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說窮乏者。得我而勉。強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箋曰。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

曰。噫。天喪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

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死。子衛。顏子之卒。當即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死。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顏淵為對偶也。禮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死。故並舉之。則是顏淵之

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十年。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原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六十九歲也。弟子列傳所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四之誤。古人四字亦用重疊。故與二三易混。如梁鱸在史記。少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若是。則顏子實少孔子四十歲。伯魚死在夫子七十。顏淵死在夫子七十一。先後相距剛間一年。經死之論。引痛正切。且請車為椁。及答辭。明皆因徒行之故。正可為伯魚顏子皆死。子路子歸。魯以後之一體也。請車者。以家居不復周遊也。不可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徒行者。吉月必朝之類也。然則顏子卒之年。在歸魯之後。豈不彰彰乎。若謂祇車。孔子三十歲卒。于孔子之六十二歲。則哀公四年。孔子未歸魯而於此時。請車。為椁。將顏路欲令孔子徒步而歸家乎。此必不然矣。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以為之椁。皇本作椁。石經作椁。玉篇云。椁。同。椁。即六朝俗說。字。音家本。正平本。南宗本。皆無此四字。皇本有皇疏。云。淵家貧。死無椁。故其父就孔子請車。以當椁也。則皇本舊有此四字。

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今從皇本。下章門人厚葬之。則何患無椁。而乃請子車。意者初死時。亦卒無辨。無以為椁。厚葬乃既死後事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者。就其子身上而名之。故曰言其子。猶言謂其子。為才不才也。同也。才。經也。不才。非可比論也。然其才。其不才。亦皆指其子而名之。則在父之心。其哀早也。無復差別矣。何限曲折。在數字中。○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白虎通。崩。葬。云。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棺之為言。完。所以藏尸。今完全也。槨之為言。窆。所以開。窆。葬。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棺。木。槨。但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正平本。鯉下無也字。皇本。正平本。吾不下有可字。○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以字。蒙。到。未。句。皇本。正平本。後下有善以二字。皇本。章末也。字。無。孔子。自。衛。反。魯。魯。人。雖。不。能。用。猶。尊。崇。聖。德。待。以。國。老。哀。十。二。年。左。傳。冉求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是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

夫。及。仲。尼。亦。以。稱。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後。矣。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一。證。矣。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椁。哀。痛。迫。切。不。遠。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經。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葬。禮。當。稱。家。之。有。無。胡。氏。以。吾。之。有。無。義。之。可。否。為。兩。項。恐。非。凡。事。有。可。否。與。有。無。不。相。于。者。亦。有。可。否。生。於。有。無。者。若。此。章。是。生。於。有。無。之。

可否矣又凡命命車謂諸侯以下受主命者也若諸侯之大夫唯上卿受主命者有之其餘大夫無之左傳叔孫氏之命車可徵孔氏何曾有命車哉又舊館脫
子於顏淵視猶父子不當引所說胡說胡說皆失矣夫子告孟孫曰死葬
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死者棺無槨是稱家之無為葬之禮與
子之葬助以沐槨亦何不可但違於禮從厚非棺槨之意觀曾子之易與此
經之文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改失也蓋所謂厚葬乃棺槨衣衾之過于美為與
貧不稱為不可耳貧則棺槨不當過于美非謂葬非禮也朱子答石子重
云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槨所謂喪具稱家之無者但不可非義他求耳
郝敬曰傳人之葬禮也家貧求槨厚葬非禮也君子安貧至死不二生貧而死求
富與生無臣而死為有臣行詐欺天等也聖人自待待子待門人禮同也禮所貴
厚葬惟君與親親葬亦稱家竭力而葬可知矣葬者藏也斂手足形骨肉歸于
土皆得為藏夫子自謂不得大葬亦不至死於道路得所而已說者疑有棺無槨
風道也夫風道所以得罪于君子為其親喪無服非為有棺無槨也儻子不為
宋大夫家貧其子與門人死而薄葬君子豈非之後世
以墨道為薄以破產厚葬為儒行總之不達于禮耳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聲聲也。○
道無傳者。天喪已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言道之興亡在天也夫子身身
舜之道知天之將使斯民為唐虞之民故周遊天下求明君英主可與興斯道者
而不得於是乎有歸與之歎歸則論述斯道於是時也顏子容哲文敏仁敬日進
夫子則願其得明王而起代已唐虞斯民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悅天之將興
斯道也夫子年過七十身後之託獨在顏子既而顏子死夫
子之所為發此歎庶可以窺其意與下章參觀其義益明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
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
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
至。當其可者情性之正也。

箋曰：慟過哀失容也。慟字從動得義。馬曰：慟哀過也。鄭注云：慟變動容貌。蓋哀痛
之極。其身變動也。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此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
隨孔子往者。子慟矣者。從者告其哀之甚而失容也。若謂其故者曰有慟乎。此非問
辭。意謂子往者。已有慟則不慟於何人。也。非不自知之謂之。乎。此如字
讀似。從夫。子傷顏子之死。蓋以愛天下之至深也。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夫子痛惜
之甚。豈獨以此慟絕而知之哉。皇本正平本曰：上有子字。而誰為慟。形本為下無
慟字。文選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為慟。吾慟為誰。似古本有慟字。今從皇本。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
人厚葬之。○蓋顏路
之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禮之
得宜以責門人也。

箋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不可二字宜玩。若夫子痛禁之意。微見於聲色
則門人敢違命乎。觀於人情可知也。與之釜與之糜。冉子與之粟。五秉亦同門人
者。下文夫二三子也。是也。孔子常稱衆門人為二三子。此門人亦指孔門諸子。且
論語中。如門人問曰。何謂也。門人惑門人不敢。子路欲使門人為。皆為夫
子門人。若乃諸子之門人。則論語明云。子夏之門人。未始與夫子門人混。然則此
章止曰門人。可見其非顏子門人。且二三子之稱。皆為夫子稱弟子之語。下文有
夫二三子也之語。則非同之門人也。章章矣。顏子早天。鮮可。憑依。古人。潛德。自養。
非如後世儒先之好為人師。故同門諸子。擔其葬。諸事。亦理勢之當然。無可疑
者。○子曰不可。禮弓。載門人葬孔子。有自燕來觀者。門人謂一日三斬板而已。封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然則薄葬乃夫子之志。顏子即不貧。夫子亦不欲其厚葬也。
○視子猶父也。與前章。禮也。應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夫有所指之辭。夫二三子。顏
指門人。猶云。夫人之子。夫佞者。夫執輿者。皆同。龜井。魯曰。葬稱家之。有無。禮也。顏
淵貧。固當不得厚葬。門人之情也。諸諸夫子。不可。然。顏氏之財。而葬乎。不過。故手
讓。修力。厚葬。以盡平生之情也。諸諸夫子。不可。然。顏氏之財。而葬乎。不過。故手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足形。反。裏。裡。而。掩。之。以。彼。其。德。而。其。終。之。不。填。豈。朋。友。通。財。者。之。義。哉。假。令。夫。子
不可。過。厚。何。罪。遂。執。本。讓。厚。葬。之。既。葬。之。也。夫。子。適。曰。回。也。在。世。視。予。猶。父。也。今
也。即。木。子。不。能。如。葬。理。也。其。稱。財。然。予。既。不可。厚。葬。則。使。我。不。得。視。猶。子。者。非。我
所。為。也。哉。二三子所使也。其言如恨。而其言如恨。其實說厚葬者。宛然見於言表。蓋夫子至
誠溢。出自成此。獨語。此意。唯顏子知之。神而有聽。
必諒之於冥冥之中矣。夫子口氣。似向神靈說道。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
所必有不可不知者。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
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無二理。但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
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也。
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箋曰：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之說。指祭祀之鬼神。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
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曰敢問死。朱本無曰字。諸古本皆有。正平本問下有事
字。事人便有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所不生的工夫。趙佑
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為事鬼神者。當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為不切。夫
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祭。惟聖人為能。聖人惟
孝子為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致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教於父兄。而要

敬能違乎宗廟者也則聖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
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孝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
身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致以父母
以立命死適爲大德而已則聖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
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入之志善述入之志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而事鬼也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所
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
者不立乎巖墜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臣格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
也伊藤長胤曰集注意謂未能事人則不得事鬼未知人則不得知鬼夫子蓋重
鬼神與死之理不欲離等而遺告之也故曰皆切問也又曰所以深告之也古義
謂未能事人豈能得事鬼未得知生豈能得知死夫子蓋斥子路之不務當務之
事而爲不急之問而戒之也其義正相反通考論語諸章有言樊遲問曰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曰路請禱則曰丘反禱久矣則夫子之意可鑿見矣蓋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所以事鬼神者仁孝誠敬無所不至然鬼神之道遠而難
知人倫之務近而易知而人之所以事鬼神者仁孝誠敬無所不至然鬼神之道遠而難
爲弟子發揮其義然則此語亦非以子路之問爲切問而深告之也明矣先儒之
學專主乎理故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夫子不告子路乃所以深告之也尤
非聖人之旨矣○注
原始反終見繁辭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十一 崇文院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放浪反樂音洛○行 曰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
樂曰閔子下者家正平南宗皇本皆有善字那本無今亦以子冉子例之則無善字
似是非從那本待側二字通下三子統言耳諸子侍側亦以其平生言之不必一
時列坐也閔若確謂以德序蔡虛壽以爲道序善非也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
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者四子氣象容貌詞令言閔間
侃侃詳于鄉黨或謂閔和說而諍門人聽教之時不得用諍字不知有疑必
問有懷必吐非諍而何○子路行行如也行行訓剛強此會意蓋行行果敢貌如
聞斯行之之行行行如也行行與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太著如十分中尙
有一二分柔順處行行則純是剛而絕無一毫柔順矣○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冉
子唐石經亦作子與家正平諸本合皇本那本本有或曰侃侃爲行行之通借
緣釋漢碑唐扶頌衍行閔間尼父授魯易以復加碑語正用此文冉有子貢才智
有餘得動而樂之象故曰行行轉集安碑云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亦以侃侃爲
和樂之義也此說亦通○子樂者必有怡怡愉愉氣象異於平日之溫而厲戚而
不猛者故記者以子樂記之待側非空侍側夫子之樂亦非空在諸子氣象上
聞行行侃侃是記者於辨難上撰寫出英才樣子子樂是記者於教育上撰

實出聖心樂門人各成其才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句不可點出行行字蓋上
文行字與閔侃侃俱記者之詞夫子只因其子路平日好勇之過故虛他日或
遇禍而預戒之使無中吾言而自是以終遂其樂也記者稱諸弟子多字至右銘
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文選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
兩注皆引論語此文有曰字何本按去曰字昔家本皇本俱有此文但漢書叙
無者非也集注引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然漢書無引此文處但漢書叙
傳載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洪氏始引此注漢書
道顏注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洪氏始引此注漢書
下當補一注字集注又引或云樂字即曰字之誤夫行行是剛氣發露太過以其
剛氣之足以有爲故聖人樂之以其發之大過而不足於中和故聖人以不
死戒之初無妨礙而或欲以樂字爲曰字何也死然猶焉也朱子以然做未定
辭夫夫子是言發於子路未死之前則其爲未定之辭固亡論然此意當於全句
上見若以然字爲未定之辭則將何以解聖人樂之其然云注曰食謂食
傳曰云云子曰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而利其難必救其患云注曰食謂食
難據此知子路之死義也子路不助叛亦不助討則其難子欲救孔悞故言不仕
于朝義所不及也但恐孔悞陷于不義故救悞爾不得其死孔注謂不以審終是
也集注於第七卷集注引胡氏謂仕不義故救悞爾不得其死孔注謂不以審終是
誤夫子聞其死而哭曰天祝予天祝予同於顏子未嘗以爲非義也夫當日衛
叛既已出奔則職尚在孔氏之家立君之權固在孔悞正苦爲太子所拘所以子
路先欲奪孔悞也因子路欲播棄則職權其果然以石乞孟縶敵子路子路會粹
未擒器械遂被其害子路不別謀于他而乃爲從非救人之事此夫子之所以
當戒子
路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十一 崇文院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 子曰夫人不言言
必有中 夫言共中未嘗妄發
舊規於長府者是地舊有府而小未有長名今因其故壞當新之遂長大之增於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杜注長府官府名論
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廣雅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蓋府自是藏名周官
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
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器以特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
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
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財
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
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驥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違而閔子亦言仍舊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

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教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

蓋曰夫子就子路鼓瑟一事討出其心術精微處以警之蓋將進之室也奚爲於丘之門爲猶以也奚爲何以也言彼在彼處爲之於我無所妨今在吾門爲之吾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意廣而好爲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過猶不及也 則一也 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省之不及然其失中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二子相質尤明過不及之嫌氣質用事指其病處而解者往往在費入中字中者是變化不測不可為要中之至者過亦中不及中執定過不及之問求中便是子莫如大舜兩端乃用中之類子未由乃擇中者權也若但于過不及之間摸不則中亦粗淺矣又曰自常情觀子張定高于子夏者權也過過者實過不及者實不及名實不可相混聖人恐增狂者之蕩沮應者之進欲使過者退不及者奮故曰猶不及如由也兼人退之求也退進之云爾其實冉子輸子路一籌如狂者進取次子中行狷者不為又次子狂不可相狹篇中凡與子張言較遠大豈非狂者可進取乎既定二子之品始識聖人陶冶之工章末也字那本無今從皇本○師商元同等人品而才德氣象自有過不及之異耳故夫子猶之也若夫賢智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元自大有遲庭不當援以解乎同等者之過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公去聲○周

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制而富過之非擴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再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使門人聲其罪○之也聖人之

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也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箋曰兩節並是孔子語前節記實後節論記者將子曰字移冠後節古文多此例大學鄭注引此章文非善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引此文者以為孔子之言可證也只是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古所謂富多指祿言之此亦謂其邑入耳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為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則不然公室曰周公周公為魯太祖故也故周公之富當以魯封而言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已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數所入歸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賦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卒至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曰富於公室而必曰富於周公此是春秋書法魯周之國也是時魯已不曰富於公室矣曰富於周公季氏僭奪之釋可勝說也合當教正不當附益也○聚斂而附益之說文聚斂也斂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謂度當有其方冉子嘗言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其必不食言矣蓋生財有道雖此惟正之供常用之例措置得宜民樂輸將用無乏如劉晏田千秋之輩別有一番經紀良才非必讓君劉民也聚斂二字與大學不同只作蓄積有餘解命榘曰孔子以為可使治賦若惟是急賦稅如後世吏所為是以為治賦乎孟子曰求計一歲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以為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與辟草萊任土地者同科猶云吾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賦粟則君不懲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榮也以富榮罪冉子可也以多斂賦粟則

非也古之所謂民賦者尚不至此而況冉子乎皇本之作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求者實以為攻季地也蓋魯之貧弱也由季氏專魯之政財賦盡歸其家故曰富於周公冉子為季氏信任應宜引以忠君奉公以上地人民運之公室即不然猶當設法經營澆潤轉移漸漸富國強公乃徒知自展其才不知季氏益富則公家益貧而強愈熾是誤用其才非匡時救弊之道夫子之責之正惡其不能改德失平日屬望之意孟子曰無能改於其德是此章注脚後世不得其解以為催科以為心計總由不悉夫子望求維魯之意耳當時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問國費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維持康子公不旋踵而孫子却矣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饋賂于朝杜注謂天子賁羣陰諸侯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賁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難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朝之義集注以上句為絕之

下句為愛人之無已失之非吾徒鳴鼓而攻之意本一申矣可中斷為二夫天下叛逆之賊方始可鳴鼓擊罪而討之今以再求與之同討其惡之也至矣何云友

親而正之也朋友規正何煩乎鳴鼓之喧闐夫以朋友相規正為攻過攻罪固散見諸書此特警諭之言以其箴砭嚴正似攻敵故云然固非攻字本義矧又上有

鳴鼓字為可解為教正其罪耶又冉子之過未可以為黨惡且季氏非無惡而其於民未見惡證若謂賦斂不輕耶天下滔滔皆是不可特指一人為惡也他事又

冉子無與而非是章所及至於以急仕罪之則尤不可云非吾徒絕之也亦大過孔子惟諄之而已非今人絕交絕門之類凡孔子所褒山上求山孔子所貶淵下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探淵是宋儒之通病不可弗察焉皇本鼓下無而字

柴也愚啓魯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其為人也參也魯魯純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

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

也嗟嗟五且反○嗟粗俗也傳稱嗟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

首而通使知自反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

也子日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也

又安實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

多中者微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義曰釋文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為別章今不用釋文是也柴也以下四言獨言性微回也以下二言其事而詳論指在回賜上故記者實子曰於後猶前章以語于羔之為人則可未可以解惡字惡字何有厚有餘之意且愚魯辟曉並舉其短慮也何獨於愚短中討長處也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與中庸不知正理或不通變皆是中庸是泛說柴之愚則專主所知不通變說故與中庸稍異集注引家語泣血三年禮弓鄭注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恐不可從夫既曰泣血則明明是血豈謂如血乎泣血泣於血也言涕泣而淚成血也人涕泣之極必至此易曰泣血連如此言血淚之連必無聲如血出之意練非子和氏抱璞而哭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說苑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江淹獄中書淚盡而繼之以血此明言淚盡而以血繼之必不止于泣無聲如血出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其他李陵書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陳琳書晝夜長吟剖肝泣血之類皆作血淚解方見悲憤之切鄭孔蓋以三年泣於血為太甚故有此遷就之說不知三年中時時泣血便可自之為泣血三年不必謂三年中日日泣血然後得此稱也○參也魯愚與魯相近稍有差別愚者智之反謂不英發魯者敏之反謂不敏捷魯亦舉其短也魯子之質懿美而篤志好學不以魯自棄故能成其德耳然其用力蓋十倍於他人矣所謂學確深造正在於篤志勉學不自棄而已矣難言魯之效魯子蓋為魯多嘆辛苦豈以魯自喜哉後世學者性質遲鈍者景慕魯子學其不自棄可也若以為魯為好事有非通聰明之意則與老莊黜聰明之說相類非通論也夫學道愚最是起手處

人之氣質必有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善變化更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正所以化工四子也四子皆力學久而變化之卒為賢才乃知苦學者使氣質為學用不善學者使學為氣質用而已○同也其庶乎聖賢易繁詳顯氏之使氣質為學用不善學者使學為氣質用而已○同也其庶乎聖賢易繁詳顯然同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醢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雖空不為不賢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於外屢空將從孤孤之子於也則同也是子姪中之一人未嘗營衣食而仰于父兄所謂空者謂節氣虛無物也蓋數有其家不來饋之日也若人而屢空雖饑饉其安貧而亦有哀憫之意善書用其庶乎下句有承之必言其所以然者繁辭顯氏之子其亦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以下即所以解上庶幾之言也此章亦然屢空二字即所以解其庶之故朱子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所為二事不免乎支離矣物茂脚曰顏子屢空此不欲小用其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珠不知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屢空喜用其才智也喜用其才智者是其所以殊也即所以不及顏子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為一句言其以智力挽之而取富也論衡率性篇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貨殖猶曰殖貨古文往往有先體後用之辭貨殖傳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子貢所以殖貨史之謂蓋不誣也豈甘為守錢虜者乎亦以是求達焉已儂則屢中即在貨殖上非兩項言貨殖之謀廢居之利能從其所儂也此子貢之儂才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穎故孔子嘗以執愈問之此章亦並論者其故為爾不受命三子為兩節之樞謂顏子不受福命則貧則屢空與屢空中對顏亦叶意則庶字暗照儂中字暗照貨殖明從屢空作轉辭則屢空與屢中對顏亦叶意則庶字暗照儂中字暗照貨殖專就言語而言皆非中井積德曰貧富在天是士大夫之事矣在商賈中未曾有束手俟命者至於大賈大富者有似天命者然亦千百中之一矣竟不得以天命藉口總存乎精力志業士大夫雖欲求富而無所事耳商賈則日夜所事皆足求富矣范注不能安受命失察隋唐以降下第貧學手中无一錢乞貸於親戚隣里亦可以度歲月是無他故異日俸傳一第報有報怨報德手段是以乞者不為鄙學子者不為傷惡又有謂奇貨可居而樂奉寶者或懼怨毒而勉強往不詳親戚隣里也更有通家有同門有父祖之故吏舉主人況今之富貴者往往過是關來之手乞貨易為通濟後人憤見斯風以論三代道者猶方內而圓鑿矣三代豈有道為浮屠氏印可之類邪有人於斯不仕官受祿又無田園資業唯轉易貨貨以爲生也一聞性天道之說忽輟業廢生以凍餓其父母妻子可乎賜也一家之主可以爲人乎哉夫士大夫之富每與貴相連故在彼而不在此不可力求焉商賈買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之富與貴皆歸於己而不在人善求者必得焉是故命亦有兩樣抑與賜也其家業生理不可考而後儒皆在仕途中發議論皆非察乎農商隱淪之流混說而可否以其求富為不知天道之過故程子有此論其標曰混同兩命焉耳又陽不幸言而中見于左傳與此異科不當援作說一說命權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制於官貨賄之屬節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樵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賈賈逐行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太宰之貴賤曰至於市而不為官買此其濫賜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不曰商賈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于子貢固不得而詳也劉實補曰說亦近理皇本正平本像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像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子貢居積意賈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賈賤之解期解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讀之最顯然可據者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

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迹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箋曰善人能行善者也說見述而篇善人亦自有見識有力量不止不為惡如克殘去殺可以見矣與所謂善柔異科左傳以善人稱子產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又稱其學古之道則善人未必不學本注質美而未學不如第七篇注志於仁而無惡之為禮道者猶曰所行也張二說皆就善人之為人而解失之又張說仁本孟子解善人曰可欲之謂善而言以可欲為欲仁然孟子曰可欲言人之親愛願慕如愷弟樂易一欵此章似不可引證○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文述本亦作跡之辭兩不字實一氣下兩邊夾寫恰好畫出一個善人全像此是指點善人模樣與子張看聖人之道有規矩準繩之可則謂之迹其精微與與謂之室善人不循其跡惟思謀民利以厚之故或輕稅於十一而薄我躬或曲法寬政而取民之悅又不窺其奧惟思除民害以利之故或棄世守之國而圖長民命其心惟欲施惠利民為善厚人如古公直父主季歷是也說又出字路篇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箋曰集解以此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間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人故共在一章也然節首別善子曰字又其語氣似非答

問者集注別為一章是也色是面貌謂外飾也論篤便該色莊在內何者外面雖率者必不能為論篤假令篤其人豈信之既篤其言論豈有不莊其色者乎不白論論而曰論篤與色莊相對論篤而色莊所以疑於君子也諺云假金方用真金銀若是真金不銀金即君子論篤色莊之喻程子有觀其行事之說范氏有求論篤亦無下手若將大奸大詐假忠假孝入講非者乎語氣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兼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兼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兼失之弱不患其不兼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遠巡長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箋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疑之也有父兄在孔注當白父兄不得自專伊注當務體父兄之心蓋謂是照願前後思慮周匝斟酌父兄之意稱宜而行倍於於人也當直前直後行合二說乃謂皇本正平本一日行二日也字由也兼人兼人謂加倍於人也當直前直後行合二說乃謂皇本正平本一日行二日也日所行之路曰兼程而進文義可以見矣由也兼人言行已不足而侵人之所當為也注云勝人稍差劉實補曰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為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兼命而後或為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為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宜兼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力不足也此求也退之證夫子所以進之也至冉有固自言非不說子之道人言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又曰義事多端包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兼盛曰驅窮救乏之事近儒據曲禮云父母在不有私財禮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則白虎通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友與之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又則白虎通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友與之還裝松之引志全珠以父兄之命命數千斛到與市易琮悉以賑贖士大夫空船而董此本非有一定不易者故二子各問之使有一一定不易之道在禮自有明文則二子不待子問問亦不得隨人為進退矣故釋經取證于經文而此則獨否也

正惟本無一在子路勇於濟入之急又自少備歷難苦此本其車與共之素願而問聞斯行諸固以為別無他道也而子則抑其太過曰有父兄在至于冉子

則平素自明... 進退之義也... 佩法皆此意也... 而答異多矣... 人問詞原不... 相同而答詞... 之達夫子必... 後人不知此...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以犯匡人... 箒日畏匡見子... 厄實一時之... 宋據此則又... 與問陳章孔... 孔子來欲害... 子匡地地為... 適陳惟匡地... 子匡者文王... 既過文王既... 時事且與絕... 傳日晉侯使... 令鄭還衛定... 匡鄰地據此... 必更重其通...

宋而不言過... 匡城縣古衛... 保身耶說又... 被團但明其... 之辭非意料... 匡人之所覺... 以解此章何... 此章絕不成... 子之信於夫... 重死生不... 不死者顏子... 又豈有犯匡... 見顏子即曰... 之以子在信... 於微者如此... 子箕子存比... 命之極也... 至見而喜... 死也為子在... 處生於三事... 武公伐翼... 族也故章事... 廢人之道... 不可死者... 背經矣生... 患大難未... 識一畏字... 當悉力解... 日死而不... 有萬不可... 通避也一... 而劇喜其... 則何敢草...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命之極也... 至見而喜... 死也為子在... 處生於三事... 武公伐翼... 族也故章事... 廢人之道... 不可死者... 背經矣生... 患大難未... 識一畏字... 當悉力解... 日死而不... 有萬不可... 通避也一... 而劇喜其... 則何敢草...

所放未有教王政伐鄭討匡人者况春秋無方伯晉雖更霸而晉襄以後齊且臣晉至是時則齊景衛靈當定各皆叛晉晉午在本國已順順不暇淵欲告方伯將以告誰至胡氏所引樂共之言彼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而共子為國君死難故作是言實則師與君父降等其曰如一亦大概言之且共子之父樂寶曾為曲沃桓叔師傳故特重其詞樂共子死非死師也若復繼之禮則周禮調人之職曰兄弟之讎不同國師長之讎視兄弟非復讎者正當比兄弟一等雖身當備兵而不同國與君父之讎視天者有別王百朋曰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蔡之厄而兩記長字則大禮大義即在此一字中矣何本皇本正平本女作汝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今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足於大臣之道然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不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箋曰季子然孔注季氏之子弟也世族譜以為平子意如之子不知所據可謂大臣與者子路冉有皆孔門名士而季氏臣著之子然喜以為得大臣故問之大臣謂大賢良弼揚雄以大臣許魯兩生則知雖章帶之士苟有其器則亦可以為大臣也釋文臣作恧云古文臣字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唐武后以恧恧等字代君臣等字而古本論語已有恧字則非盡出臆造也吾以子為異之間亦輕二子之口氣矣與與字亦有異聞乎之異同矣注訓非常不是異之間問異也由與求之問問由與求也古人之使治國於上而移之於下必用之謂此也皆然之為丈夫為淺丈夫也小人之使治國於上而移之於下必用之謂此也皆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固稱卿佐之任也然亦舍二子不能以道匡正季氏之意非咎二子切責季氏之不可匡正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去位也道匡正季氏之心宜欲兩件然勿說做讓臣模樣可謂具臣矣者聖人論人無故輕之而沒其所長之理蓋具臣言其可以當得一臣之數所謂做得一官辦得一職也其猶完具之具有一物必稱一物之實方為具物有一官必稱一官之職方為具臣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足民亦做得一箇臣與空空食祿者不同也但其具臣無愧臣職大臣則道足以格心夫子意專在未可許大字處非貶之然則從之者與者字指二子從之者亦盡人臣之一等也孟子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斥公孫衍

張儀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不從謂其主自有弑其君父之舉而不從之也是不為大逆之意矣蓋子然不從也夫則從之一語其意縱尤顯然後所慮者惟二子二子既非大臣則奔走指撻將惟已所欲為矣故夫子聲口如烈日秋霜使奸權破膽二子大臣亦自莫敢注焉死難不可奪之節援据失當二子若同仕于魯君之朝而拒季氏之弑逆則死難不可奪之節於是乎可言已季氏所許陷于亂節且折季氏不臣之心尹氏則謂若無夫子之言則二子必為季氏所許陷于亂節且黨故夫子告子然以救二子也此看二子大低當從本注其輕重先賢甚矣又張南軒以為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則至蹀躞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繇之徒其始從曹操劉繇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履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揆之史蹟似不然荀彧劉繇之正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何可反誣之荀文若漢之侍中劉繇之晉之丹陽尹平日協勸曹操劉裕本以救時時境非與之圖漢晉也這二人功業已成漸漸病他志此時阻之亦已無及然卒力持正義曾犯操裕之忌不食死於軍中荀死之明年曹操方封魏公魏之死亦逾年裕方加九錫王羲之有荀葛論以文若與諸葛丞相並稱漢之宗臣劉裕為魏之請加贈表云臣金蘭之分義感情深何敢以魏之為臣乎又尹氏說與本注異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下扶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未學○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言所以為學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言所以為學

事神固學者之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箋曰使子羔為費宰者費自南道為宰其子南則繼之昭十二年南制以費叛齊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為宰季氏宰墮賈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是時費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然此子路討讎之耳非決遣豈以夫費之言而止耶子路無子路不謀於夫子而決遣之理季氏使子路討讎豈以夫費之年例可徵也吳英曰蓋謂子孔子司寇時子路既為季氏宰度子路使子羔時必其年尚弱冠則弟子列傳謂子孔子三十歲固為合者乃家語改為四十歲則必使為宰時僅舞勺之年爾其意始以為未讀書之時也然以民人社稷為童子解并不足為佞矣弟子列傳又謂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此言其來學之蚤也非子羔至壯亦五尺也九字一句謂為家語改為長不過六尺則受業孔子四字不知弟子列傳中何以子羔獨有受業孔子四字正因未五尺時爾豈可改一字則四字邪賊夫人之子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

入焉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注釋也稱夫人之子弱也... 是蓋子羔當爲成宰而不弟者... 難開章參看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者指國家之辭所謂社稷之臣... 壇也凡曲禮法度奉公治職皆包... 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 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地廣博不可備也五穀衆多不可... 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歲再祭之... 多白虎通稷學求報言者以社稷... 祭社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 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 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 之外復增官稷也光武州治之社... 後爲學八字一句王充論衡正說... 學亦進矣不若仕焉有見在之民... 人仁愛加于百姓誠教通于鬼神... 學之途不止讀書非廢學也是故... 子平素之心說猶云我平日所以... 而謂吾惡子路之侯也大學問固... 進修有次第不可躐等己之未優... 學不能詳細自反察及違修有次...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 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 給禦聖人乎譚梁生曰夫子嘗惡... 他人也信人諱詐直人諱佞唯子... 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其深悔... 即惡之何益夫子循循善誘亦何... 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 改所謂聞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 難言善誘之靈言以觀其志而聖... 子路曰以吾一... 坐才反○曾... 參父名點... 子路曰以吾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 難言善誘之靈言以觀其志而聖... 子路曰以吾一... 坐才反○曾... 參父名點... 子路曰以吾一...

此亦可 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有人知女則 子路率爾而對曰... 問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 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 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 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 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問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 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然也風乘涼... 也舞雩祭天禱雨處有壇埤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 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 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 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 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 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爲爲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此亦可 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有人知女則 子路率爾而對曰... 問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 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 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 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 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問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 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然也風乘涼... 也舞雩祭天禱雨處有壇埤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 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 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 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 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 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爲爲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晒之。夫子蓋許其能。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年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

相孰能為之大。此亦曾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出其右者。亦

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

子路冉有公西赤。首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學是好如人。游

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

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在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

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

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

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箋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華待坐。朱注謂四子以齒為序。然史記家語難憑。信如

此章。冉有次在子路之後。華待坐。朱注謂四子以齒為序。然史記家語難憑。信如

語。子路長於顏淵。而第五篇顏淵季路侍。則顏淵在子路之前。蓋記者各異。次有

無定例。如此。曾字宜從五。經文字曰。曾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作日。非日。部有曾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二七一 宗文院

無曾。而曾與皙又異也。詩揚且之皙。毛訓曰。皙。左傳。澤門之皙。與對說。文點。小

黑也。曾點與楚公子黑。肱。鄭公孫孫。黑皆字。皙。各與名。反。皆白色之義也。弟子列

傳曰。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此說亦非。論語。子齊。與原思為之宰。比年

而記之。使齊之年。雖不可考。然因為宰之年。而知使齊之年。不遠于為宰之年。

瑟爾。安得因率爾二字。而遂謂不起而對耶。○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蓋千乘

國也。當孔子之時。如齊楚晉秦。地兼數圻。則又大矣。故云。攝乎大國之間。蓋千乘

即魯國。影于師旅。師旅。即齊師。伐我。魯之類。其概。即大矣。無麥禾。禾。其麥。首之類。

後世諸葛武侯。之治蜀。王景略。之治秦。可傳其概。矣。攝。即大矣。無麥禾。禾。其麥。首之類。

命。繩曰。攝。繩也。說文。竹部。繩。繩也。徐鍇。繫。曰。今俗作繩。然則攝。攝。乎大國之間。

猶云。夾乎大國之間。命。說。是也。左傳。襄三十二年。所謂。敵。邑。稱。小。介。於。大。國。之。間。

義。甚。近。焉。而。攝。甚。於。介。正。平。本。南。宗。本。大。國。下。無。之。字。○。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饑。加。字。從。攝。大。國。之。間。來。因。字。從。師。旅。來。師。旅。泛。言。軍。陳。攻。守。之。事。也。不。必。論。入

數。大。營。曰。師。小。營。曰。旅。如。新。而。已。人。數。則。古。今。不。同。老。子。論。武。篇。云。師。之。所。處。利

練。生。滿。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為。饑。不。熟。為。饑。不。升。

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為。蔬。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穀。不。熟。不。升。謂。之。饑。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不

以。殺。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饑。為。名。其。實。五。者。皆。為。饑。也。墨。子。七。患。篇。一。殺。不

一。收。謂。之。饑。二。殺。不。收。謂。之。饑。蓋。殺。不。熟。不。升。謂。之。饑。不。熟。不。升。謂。之。饑。不。升。謂

國。則。見。勢。之。難。師。旅。飢。饑。則。見。時。之。難。然。二。句。遞。說。下。見。得。一。節。難。於。一。節。由。也

為。之。內。有。政。以。作。其。氣。教。以。孚。其。心。兩。項。政。字。又。兼。兵。政。善。政。皇。本。正。平。本。饑。作

飢。與。鄭。本。同。○。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比。近。也。書。言。三。載。考。績。故。子。路

冉。有。皆。以。三。年。計。之。也。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有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二七八 宗文院

勇。兼。志。氣。技。力。等。項。所。以。不。憚。大。國。也。方。義。方。也。知。親。上。死。長。之。義。也。此。是。何。等

力。量。何。等。作。用。使。功。利。智。術。之。士。為。之。富。強。則。能。之。決。不。能。使。有。勇。知。方。也。是。子

路。之。所。以。賢。於。管。仲。而。會。西。之。豈。然。然。所。以。遠。不。同。也。○。夫。子。晒。之。集。注。以。晒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宗文院

二十九

焉故其事易成而才亦易見後世儒者初談治術即務德化雖肯以禮樂讓
者此所以浮文日滋而實政日敗也求一曰可使之曰以依正是絕頂識力但此
君子是猶移木易石而實政如夫子治魯路不拾遺○非曰能之兩宗本能上
有政字正平本之下有也字宗廟之事如會同一氣語不可分析觀下宗廟會同
非諸侯而何語則知此本主諸侯立言未始上及天子而相亦特贊相諸侯之禮
其宗廟之事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宗廟不言朝
聘學會同不言境皆互文見義如字當讀若漢書文帝紀丞若尉致武帝紀爲
復子若孫之若注並云若者豫及之辭金縢曰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
時見曰會宗廟曰同朱子從之非也古者諸侯冕服以祭卿大夫助祭皆冕士亦
爵弁未有端章甫者章甫即周之委貌弁而非冠大夫以上之朝服也鄭君以委
貌爲玄冠非也戴東原辨之詳矣公西華言願爲小相特是謙辭其爲上相
上相贊君之祭豈得不暇冕而服章甫乎其不合一也諸侯祭祭凡在廟者無非
相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
皆會同之相非祭之相也今以宗廟之事爲祭祀何解於小相之稱乎其不合
二也天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事以立言公西華何
獨不然時會股同之禮此惟盛世有之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言會同
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公
西華欲爲諸侯之相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爲天子之臣周官大宗
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觀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
北面再拜稽首皆著之曰升成拜此皆著者即大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

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四傳攢亦天子之摺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皆
奉其君之旌置於宮而已宮謂壇壝宮其在四時常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
五人見周官大行人職亦不過立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公西華既願
爲相豈但爲隨行之介哉其不合四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爾
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會合也合口也也是會同二字本義源
止二人相合易有同人卦已與人合而言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萬貢云灋
祖會同孔傳云灋祖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謂會同豈兩君不見也相見于
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郊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
郊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
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伯小邾子齊國夏
子召陵侯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曠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
于召陵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伯小邾子齊國夏
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也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而非會同
於天子也兩君相見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卿猶古制也鄭注司服云諸侯
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宜朝服
凡朝服卿大夫委貌士玄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爲弁制正白相贊君侯會同
於天子皆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皮弁則其臣官亦必降乃臣從君子王朝
得與君同服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
玄冕與君同服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宗文院

三十一

則不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以朝于鄰國則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
宜優崇其下者介服官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
則朝服其禮一也客書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必如此所謂謂諸侯者其爲兩
君相之服明矣○端章甫說文云端衣正幅從衣端聲凡衣及裳不殺之幅
曰端今傳皆作端是同音假借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凡朝祭
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樂服名端也左傳
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釋名釋衣端云端者正也直方謂端
其所服皮弁之端之辭也其餘耳士冠禮玄裳玄裳黃裳黃裳明不專爲士設記說玄
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裳黃裳可知也荀子袁公端端衣玄裳纁而
乘路者志不在於食單云纁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天子冕纁而
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玄裳之制案班固漢書食貨志言周布帛廣
二尺二寸爲幅玄裳端袂幅如布之幅廣與裳等故曰端端者取正方爲名是玄裳
服無不方正也按士冠禮疏曰朝服亦得端以十五升布爲端色正幅爲之十
五升則爲纁一千二百江永謂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一千二百纁麻布之極
細者是也鄉黨圖攷曰玄冠以黑絳爲冠梁廣二寸又以黑絳爲冠屬於武其
畢內向縫之冠梁古用縮纁周用橫纁無數天子用朱組纁纁又曰大白纁布之冠
餘爲纁故有纁無纁玄冠用黑絳纁用青組纁用青組纁用青組纁用青組纁
皆用纁故有纁無纁玄冠用黑絳纁用青組纁用青組纁用青組纁用青組纁
縹布冠爲一江氏糾之是也雜記以玄縹與大白縹布對舉則玄冠非縹布冠也
其顯證江謂縹布冠用布玄冠用縹最爲明密惟大夫玄裳之裳諸經不言何色
據主漢注謂大夫去位宜服玄裳玄裳此雖三月去國之服想在私朝及家居玄
裳亦必玄裳也士冠禮主人玄裳朝服縹纁帶素纁據是則朝服玄裳並用縹帶也
士冠禮玄裳黑纁鄭注曰纁者縹裳色玄裳黑纁以玄裳爲正也詩羔羊正義曰
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裳則亦同服玄裳矣孔冲遠謂禮無玄裳之名抑何不
致王制玄衣而養老之文乎其疏玉藻謂彼云玄裳此則玄裳也是玄裳可當玄
衣無可疑者但以玄裳當玄縹衣似又有別玄裳之衣用布而縹衣則非布也鄭
謂縹綺縹染之玄色攷說文云縹生絲也廣雅云縹謂之縹是與玄裳用布之制
異則玄縹衣非玄裳當玄縹衣似又有別玄裳之衣用布而縹衣則非布也鄭
最廣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用之但有常服不常服之別天子諸侯燕居用之諸侯
還庶僚庶亦用之大夫在家早朝及去國三月用之鄉射或賓及息司王亦用之
公食拜辱及鄉飲息司正又用之然此皆天子諸侯大夫所不常服者也至於士
冠禮則冠者初飲息司正又用之兄弟及摯者皆用之昏禮則納采之使者迎
賓之主人逐輪之從者賓摯之宗人用之祭禮則齊與篋日篋尸視殺視濯用之
尸祝佐食又用之喪禮則族長宗人用之虞禮則尸亦用之也郊而免牲亦用之
子事父母用之世子養親用之此皆士所常服者也疏家每指玄裳爲士服亦舉
其最常用者言之耳又案朝服得蒙端名以同此十五升之布又同用正幅故也
是以鄭君注論語直云玄裳諸侯視朝之服其實玄裳朝服不可混名凡服制玄
端卑于朝服若誤讀鄭君論語則反疑玄裳之即朝服矣大戴記公冠篇說玄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十一 祭 文 院

大介介之大夫士佐助君也上儀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為謙可知也鼓瑟希說文鼓郭也从攴又義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填箏箛笙柷敔笙柷出音日鼓此字虛實兩點之伴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聞若璠謂古人琴瑟皆與鼓並奏無徒瑟者此說非也雖平居無故不撤琴瑟然豈必皆歌如好琴好吹簫吹笙豈能且歌且吹雅詩謂或歌或琴或瑟或笙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嘒鼓瑟未必歌爾即借謂鼓瑟是鼓也夫者有問瑟聲歌聲雜喧四坐其謂之何邪希疏也鼓瑟希不瑟音希是鼓之希也夫者有問瑟聲歌聲雜喧四坐其謂之何邪希而後舍瑟而對鐘鐃二字屬上句讀樂記云鐘聲鐃周禮典同高聲鐃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故書鐃作銀杜子春讀鐃之鐃鄭大夫讀寔寔之寔寔謂鐃形高則聲上藏寔然旋如寔蓋指鐃聲言之此鐃字亦當讀為寔寔以象瑟聲之旋如寔也說者或謂鐃當屬下句點將言已之志推却方鼓之瑟而投置之瑟頃地之時衆絃皆鳴故其聲鐃然此必無之矣夫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蓋君子有問於已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已坐得坐若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是撰述所陳說便是洋撰具也只是具陳具列之義謂自舉其所志而陳列於夫子之前也具是活字非死字鄭本撰作撰○莫春者春服既成何

水東南運齊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者也此禹貢淮沂之沂水經注言沂水毛陽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陝西南入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遙皆何事跋涉以往浴乎此之沂水與彼沂水名同實異出魯城東南尼丘山繞魯城東北對魯門南隔水有壙壙和西即與泗水合於魯城西南兩水壙壙面手亦可謂之浴矣風謂披襟當風春冥涼暖步步微熱得風適體也二三月未熟不宜浴洗風涼也於是有沂水有溫泉之說始於此也○魯者祈雨之祭名鄭玄曰魯者吁也吁嗟而謂雨也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雩舞雩之處有壇樹木堪為遊覽之勝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即其證矣方輿紀要云舞雩壇在曲阜城東南二里引龜山水為池至壇西曰雩水水經泗水注沂水北對雩門左傳莊十年公孫無假言雩門即雩門而舞雩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壙壙高三丈以鄭注推之則出魯門即為沂水而舞雩又在雩水之南也沈濬曰被禱之禮於古無徵晉書宋書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濯酒河曲出吳均讀齊諧記不足為據續漢書禮志載除不詳則亦以為溱洧之淫俗非鄭國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雩祭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已無之類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垢垢為大聚是西漢始於宮闈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十一 祭 文 院

東周則沿為民俗古祓禊皆除惡之祭女巫之職除即女祝之禮禮月令九門禳穰以畢春氣注禳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舞以除疾病注招謂福也禳讀為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法要火禳福猶存古制福晉以後讀為絲竹編詠為樂而祭張協賦謂巫咸之法要火禳其遺俗與舞雩為禱雨祈豐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禊當禱也詠乃登高能賦之義自作亦可斷章亦可會誓狂者絕意於世故故其言如此又所答非所問故亦難乎言之得夫子亦各言其志之語而後開口其言可見矣猶言公庶事功禮樂欲為而弗得焉猶且規規汲汲妄勞夢想何為也此不特智次洒落即有下視三子遺跡事為之意○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與與與與之與如左傳中與人與晉與楚等之與三子言為國之事答問之正也會而任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之趣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得位牧民為念而時不我與且與二三子講道於寂寞之濱忽聞曾浴沂詠歸之言不覺明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也而其所以歎豈點也之所知豈汝日知或知爾則何以哉問爾知也言點之對絕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吾以為非與曾點也明與之喜即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斥即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治兵再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素已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既自信矣爾明正復作天下宗子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

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撒環天下終於吾道不行不知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
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舉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點達之言冷然入
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
不當喟然而歎蓋歎者有悲憤慷慨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欲仕也至矣
不委吏為乘田其喜斯之未信矣仲弓為季氏宰季路冉有為季氏宰漆雕開
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仕也三
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顧能與點遊乎宋儒謂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達考
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果由沮溺後世密阮一流皆聖
人邪○三子者出曾而後者三子之出必自有先後而非並出記者祇謂三子已
盡出而曾猶不出是日曾而後爾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點疑已志不在酬
知而夫子許之故問三子以自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許其所能也○曰
夫子皇木夫作苦○為國以禮即能以禮讓為國也與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辭宋
鳳翔曰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君子所以經邦梓而易竭者才充而難馴者氣禮
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出之小心
人未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是也夫子於求亦皆許之而無貶詞可見於子路固許
其優於為邦特晒其言不讓耳而曾皙誤會聖言以為邦自任為晒之則求亦許
自任無異於子路所以更連而問也○唯求則非邦也與者唯獨也語勢從而
來故曰唯孟子惟耳亦然惟目亦然此正同言獨求所言非邦也與蓋點疑自
居子乘為不讓故怪其不笑之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者古
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是其證也凡建國稱方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三十五

崇文院

謂八達同道里者斷長補短做方形起算當時大夫之富堪如魯之三桓皆數百
乘百乘是方百里之賦也如晉之六卿則又過焉然大夫之采皆取君之封內分
析散處非如儼然正封也建一國也故稱方者于者雖非必正方而大抵定方隅
正封處儼然成國也故以為非國而何重在方字○惟亦則非邦也與一節皇本
正平本南宗本宗廟下有之事如三字而何二字作如之何三字皇本小下節
皆有相字正平本大有相字非諸侯而何言所為相者是諸侯之事也非指人
言也夫子曰宗廟會同豈非邦與而赤方以自任則可見其言之讓而子路之
可晒在詞氣間明矣三子既各有可與則己之見與非為其忘世亦明矣凡聖人
教人先行後言未能而先言者惟志皆其可能而必行者此章當以武伯問仁
章來參看三子所言即夫子所謂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也若使今人言志難所
不能亦難言矣劉沅曰此章夫子叩諸賢之實學不欲其以空際鳴高三子言志
皆有成能獨曾點生平志尚清高承子之問謂己無以酬知故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自謙非自顯也料夫子喟然與之故三子出而獨後問三子以證夫子與己
之故進問由所以見晒也所以言國以禮特其言不讓而點以自居於子乘
之國為不讓故疑求非諸侯子言求亦邦矣而由不讓之故猶未解又問殺赤道
子言赤自居小相乃恍然於由之不讓特自居子乘不如求赤以小邦自居得立
言之體耳夫聖人自得而無求於外然實成己而即欲成人何嘗一日而忘三子
自言如此夫子告武伯亦如此其學之務實才之濟時皆非後世所易得此章大
旨不明今後世說既散僻之流藉口沂水春風反廢經濟故曾點數問斷不可少
而講家竟忘章首夫子發問之意又以曾點之問三子是證與己之故又不知三

高子之言何如一節是夫子許三子亦何孟浪也先師韓村先生曰曾點之氣象
再三問聽尚不知非為國之取晒殆類乎狂之人蓋其鄙事為之心橫在胸言
聽不思聽所致也嗚呼吾於此章又見夫子之裁在簡也當曾問三子者之言
夫子一則曰國二則曰諸侯三則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言其才能皆能
國家之大用稱許鄭重使彼嚶嚶然自得於事為之外者肅然斂其高邁超舉之
氣以用力於實際暫之學其所成就雖不可得知以其有子之如彼推之豈夫
抑裁之功能納之施行施及家庭間曾有不善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
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善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
曰皆是工夫又易費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然朱子欲改集註
之事絕不見于文集語類等書尾論約山曾講其出於升庵之妄說誠然案語類
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
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恣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
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若如今恣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
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今尋未見在據此則朱子固亦欲改此章註然其所
欲改者在圈外程子之說非本註流於浮誕誤後生升庵或因因此而錯記也然
升庵平素好捏造無根之說以欺人則未必非故意矯誣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三十五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終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體克勝也。己謂身也。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曰為仁由己而非他人可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

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之謂事。顏淵曰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箴曰人者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遷亡其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遷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箴曰人心之動。傷風則支。宣發禁諫。妄內斯靜。專制是極。機與或出。奸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憂。志士動行守之於。作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動行守之於。為順理則。紛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感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蓋曰語類云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克有掃除廓清之意揚子法言

問神勝己之私之謂克是解克為勝私非謂己為私最與此章合克己非克去

其己乃克去己之私也。顏子之復與入不同。人之復由剝而反也。顏子之復不遠

復也。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

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據此知顏子之復不遠正因其不遠而克也。然所謂不遠

與叔專指入我克己銘曰物我既立私文由己己字不問阿宋儒克己有三說。呂

云身之私欲也。朱子曰克己銘曰物我既立私文由己己字不問阿宋儒克己有三說。呂

內事但不當專指耳。左傳昭二十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為

楚靈王而言。然則勝身私欲固原解也。禮是躬行之準則即本然之天則。故以復

言約禮以制行時。當有稍離遠焉者。輒必克治斬艾以復歸于禮也。復禮非復初

之說。或問云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語類云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又云

說禮即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朱子之意蓋以禮為禮文則有

規矩而可守也。朱子晚年用力於禮故語類之言如此。案注以為天理之節文者

亦謂勝入欲而復禮則所履無非天理之節文故可以為仁矣。說者以節文為末

事非朱子之意也。程子謂克己便是復禮。程意以禮是我所有。只有克己而禮在

是矣。所謂有去醫法無子明法也。朱子則曰克己又要復禮。蓋克己只是私意未

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朱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工夫

到至精處。呂晦曰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為天下自

有克己而禮未復者必復禮而後為克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

雖寇賊略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革不試耳。此說也是也。兩為仁語。意稍不同。下為字是着力做去。上為字當輕看做

謂字。左傳克己復禮仁也。不著為字。可見言克己復禮便謂之仁。非是克己復禮

之後更有行工夫。夫禮與仁本非一物。今直以克己復禮為仁。猶以無泥長流為

清激之水。所指不同而終歸于一。此聖言之妙也。去泥長流則其水必清。豈可不

以無泥長流為清乎。克己復禮則其心必仁。豈可不以克己復禮為仁乎。伊藤長

胤曰學者讀此章須先識得聖人所謂仁者是何等物。禮者是何等物。而勤人為

學行仁亦將以何為極。而後夫子告顏子之意始可辨。知矣。蓋仁者以安人為道

而其極以平天下為至。而非禮則無以分貴賤等親。踐而守夫仁也。故中庸曰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又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而人之不仁也

起於唯知有己而不復管別人。自是而爭奪傾危之變興。叛亡弑逆之禍成。苟克

去其有己之心。況愛衆人。而又有禮以節文維持之。則仁覆天下之盛亦不外是

矣。聖賢言仁之言。心之旨。其既如是。則夫子告顏子之意。豈可復外此而他求也哉。

又曰禮者是行事之法。則人事之過不及。以此為準。而不違其度之謂禮。此禮之

所以為道也。其曰非禮勿視云云者。猶易象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之云中。庸所

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言視聽言動之以禮為準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

等語其意可併按也。若以非禮為己之私。則是吾心之私欲。則亦何所執。而戒勿

視聽言動也哉。且如其言則夫子之告顏子亦當曰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不可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夫子之言分明以禮為準。如上所言也。郝敬曰人身

渾然天地聯萬物為一體。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曰仁。仁也者人也。人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耳目鼻四肢腹心具即己者我也有己則私意細微將天地萬物盡毀隔作
 然之天則謂禮之言履也仁渾然中存而外有儀則有禮履則為禮而
 蓋則為仁仁蓋諸用禮履諸仁合外內之道也仁如實實仁蓋甲內其根幹花葉
 具但甲則生機不復如形骸則三千三百之用不顯萬物一體之貴周在軀
 殼之內不得與天下通克己者如果實墮地震雷一發字甲迸裂子枝萬葉數榮
 而出復還舊觀矣自己及物高下散殊榮然帶則流形如萬物相見乎離大和元
 氣充滿宇宙合為一體是謂復禮而為仁仁故己不克則有我違乎中正之禮而周
 為己克則無我復乎中正之禮而化為仁仁有志為仁者但患禮為己奪而不得復
 斯仁為己隔而不得通耳苟物我無礙痛相關視人猶己愛人人親禮人入答
 凡有血氣孰不歸依而八荒在仁育中矣視禮言動皆己也必視禮言動無非禮
 則已克而後能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可致也蓋德以凝道道以行德德莫大
 于仁禮莫大于禮禮復然後天下歸而仁全也又曰仁體諸身禮以修身齊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以身為郭郭形為心累以禮為範
 圍故禮天子達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身者內外顯微合者也與中人語必教以
 防外養內因顯通微曰修身與顏子語變為克復全體一貫亦非有異於修身也
 復即易卦之復復即仁也初九不遠復子云不復復以修身也易卦履即禮也行
 曰履初九素履往無咎子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恒人行不願履為己不克明
 知邪色牽于己而視明知淫聲牽于己而聽言動亦然明知當孝而以妻子志親
 明知當忠而以家忘君凡世上好事故就皆因有己能克己則百累迎刃解孟
 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己克而萬物一體之量可立觀矣或曰克己必復禮何
 也仁者慈和復發生而任自然禮者恭敬嚴整節而有品節由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通謂禮堯舜不過節己以教以安百姓顏子學聖人不過約之以禮仁
 為善之長禮為嘉之會萬物至夏相見乎離而後生意滿足故周禮以禮屬春官
 亦仁意也或曰禮言復何也曰禮在天地間雖品節森嚴而高下散殊皆自然之
 體叙曰天叙秩曰天秩天者自然也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禮言動莫
 匪天則克己者說其漸撤其蔽還其故以合天時曰天生蒸民有強世故曰復也
 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知禮非人力創造而有強世故曰復也
 ○一日克己復禮一日禮云一旦也謂復禮而能仁之日也一日字不啻到下文
 一日者先難之終天下者後獲之始正文明言一日克己極言其近急而與下文
 天下相照也注乃日日克之何邪一日克已復禮謂其功成者也與上文稍有
 不同又此句含仁字在內蓋克已功成而禮行極其純則仁存焉故天下歸仁也
 天下者廣衆之名歸字如衆水歸於海之歸不必釋為稱許天下歸仁言感應之
 速天下沛然歸於我仁也此語其理不可涉形迹故與英曰仁者人之生理也
 天下之所以成其為天下者即與己潛通歸往至他日天下治平不隔通皆一日克己
 復禮而天下之氣機即與己潛通歸往至他日天下治平不隔通皆一日克己
 之一日為始豈非一日歸仁乎伊藤長風曰天下歸仁此說不同形疏專就人君
 上說程子云克己復禮則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說專就事字點天下說事君
 歸著仁也呂氏曰洞然八荒皆在我國教曰天下不歸吾仁楊氏亦云天下皆在
 吾之度內此朱子所謂存想只想像其道理而已程子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下稱其仁案注用之訓歸為與言天下稱爲仁者也此三說俱在顏子分上說古
 義則云天下歸其仁沛然不可禦也亦在顏子分上說而與邢疏說相近夫為學
 下之方察之於方寸之中辨其真妄分其理欲覺其切要而有効告之以治國平天
 下之道則茫然不知不與己相干涉治平之道亦言田法桑麻之事則思其有驗事
 實至於禮樂教化之說則亦覺迂而遠事之情而聖賢之言為各一己而言者有為
 及人而言者有說厚生之事者有言禮樂之化者有言禮樂之化者各一己而言者有為
 一己身者雖出治之原而其事止於一人必也及之人及之國天下而後可以為
 至矣而亦不唯煖衣飽食之取而舉一世之人甄陶之于禮樂教化之中不如是
 不足以爲至治之極矣自古聖賢窮巷獨善其所期於顏子王佐之才也故及
 其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乃聖人之能事仁之極功也集注云克
 私己以反天理則天下許其仁此其効以一己而言始非聖人之意云或曰顏子
 居亂世而欲獨善其身鄉閭之間尚不被其化天下服仁將何所見效曰伊
 尹居治世之中樂堯舜之道豈徒資誦說也哉將以修身任道舉而諸諸事業及
 其相湯治天下果敦君民於堯舜之盛顏子伊尹是一體之人其在陋巷克己復
 之禮則他日置諸鼎鼐以安天下之民舉而措之而已及其問爲國夫子損益四代
 及聞其目則敢承當曰問雖不敏請事斯語○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之己
 猶我也對人之己與上文不同言其事一在我而難仰他人也是鞭策之語未
 見無難之意案注云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者機如弩機之機一撥即轉者也
 機在難則我束手故難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請問其目者
 如人目有所視則凡行事操舉總要謂之目目言條件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
 若木枝條也周官審人四目注云目謂事業蓋其要所當也亦謂目爲要察
 清曰須看直謂其條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
 便曉得何者爲己而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
 何件操舉說乃知顏子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即是其目工夫非泛問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君子以非禮不履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正同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
 禮之聲不問四勿者視聽言動一軌之禮也視與見異聽與聞異見聞無心視聽
 有意視聽言動皆在外動只是身之動非心之動也四勿之爲禁止也是孔子禁
 制顏子之辭非使顏子自禁制之辭及顏子事之唯是無視無聽無言無動而已
 伊藤長風曰復禮謂視聽言動之乎外而仁之體不礙言動戒之乎內而仁之
 用中節此出於先儒程氏謂視聽禁之乎外而仁之體不礙言動戒之乎內而仁之
 其曲則甚至於躬爲其事則不可言也此其所以次第而言也禮之則稍重曰貌
 言視聽思是目粗而至細不必相符合同況本文本主禮而言非謂非禮也則其
 立言輕重之叙益可驗也中非禮德曰通章作解句句不放過顏子二字始得正
 意蓋顏子既博文而又約禮矣顏子之行既立惟有善而無不善也然未仁者其
 善未悉得其至故也乃從其意所欲不立之準則或不勝弗踰矩也此所謂未達
 一間耳若夫凡學通人博文約禮之業未成不準未淨盡而遽欲學其四勿有不
 能也縱非禮能無視聽言動而未有可歸往之準則何如能爲仁也苟無顏子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本領而欲學... 善也善則... 不相容也... 由己也... 也人己通... 聽人已隔... 目口體四... 也集注云... 此所謂非... 視之動非... 視之動非... 己之私何... 心視聽而... 改作勿非... 耳不聽淫... 語古語也... 也又易繁... 健字所本... 亂色是也... 也勿視此... 之如此耳... 非謂內外... 誘者知為... 主內而言... 出好與興...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行以下至... 思之精動... 專在困也... 四勿其實... 衆人立法... 勉勵之狀... 仲弓司馬... 事焉無往... 亦因其問... 云某某問... 仲弓問仁... 欲勿施於... 事斯語矣... 使民如承... 後見於外... 可見然學... 篤曰左傳... 出門二句... 大實謂出... 蔽者或尊... 也如見大... 處事而不... 日非其所... 下之欲衣... 行以下至... 思之精動... 專在困也... 四勿其實... 衆人立法... 勉勵之狀... 仲弓司馬... 事焉無往... 亦因其問... 云某某問... 仲弓問仁... 欲勿施於... 事斯語矣... 使民如承... 後見於外... 可見然學... 篤曰左傳... 出門二句... 大實謂出... 蔽者或尊... 也如見大... 處事而不... 日非其所... 下之欲衣...

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

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與詩在彼無怨。在此無怨。射道語。正同。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之家也。觀下篇

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案注內外。無怨。以家為己之家也。果然。問違章。不可。通怨與惡。君子不能必入無怨。能必入無怨。士雖有道人。或作惡。苟非害人人。不忍怨之。與聖人不教。入遠惡。常教人遠惡。天下歸仁。與在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自有廣狹之異。○請事斯語矣。願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者。古語也。

雍也可。使南面。天子以仲弓為有政。民之材。故告以此語也。孔門所過多。為古之法言。可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而孔子舉以教其徒。夫子之好古。敏求。述而不作。

固非虛語也。○出門使民。二語。德事之教也。已不欲二語。接物之恕也。而所不欲。勿施於仁之工夫。尤親切矣。程子乃截去此兩句。而言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分明主張。敬而不以恕為事也。且見賓承祭。是顯若輪。躬如之光。景矣。與心廣體胖之舒泰。不相近。動容周旋中禮。是稱贊聖人之語矣。難以論學。而工夫。夫燕居亦有申申。天天之時。董池張隨時。各當其可而已。不當硬執教字。如承大祭。也不得。

特稱出門使民。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伊藤源佐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熟矣。然於為仁之方。則或末也。故弟子之所問。夫子所答。皆其為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義。者。皆謂諸子。而仁則花也。為仁之方。則其灌溉培植之法也。凡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其灌溉培植之法。而未嘗有言形狀色芳者也。後儒專從論語字面求仁之理。是以灌溉培植之法。想像于虛靜。或陷于把捉。蓋以此也。

花之形狀。色芳也。故其於仁。或流。

外注以乾道坤道分配。因之謂曰。乾道有徑。要約之意。曰坤道有積。累。慎密之意。故講顏子請事處。當云。四勿。只是一心。只把一心。去過。絕便可。勝私復禮。何。

要已之難克也。唯從其事。斯語而已。講仲弓請事。當云。為仁之功。一毫。踐略不得。若不從敬。恕。做去。便無頭緒。便無入門。唯兢兢於見賓承祭之語。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方兩邊。移動不得。案不必如是之畫一。

第願淵仲弓。資質學力。各異。故問同而答不同耳。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踈。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者。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聖語之則。以。

彼之誤。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馮。致。思。

謹曰。司馬牛之言。蓋言之難也。說文。訥。順也。从言。雙聲。論語曰。其言也訥。據此。頗當。讀為利鈍之鈍。頓。頓古字。通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是仁者自訥。非訥言即仁。可知。夫子每告門弟子。曰。之必。指。指仁者之行而告之者。仁無形也。就仁者之行而論之。則明而易知也。為之。之必。指。指仁者之字。即指所為。難者。言仁之難。全在為之。而。

已。此。牛。之。至。戒。以。牛。言。不。順。行。故。戒。以。行。實。也。夫。行。不。掩。言。非。仁。者。也。故。曰。剛。毅。木。訥。近。仁。物。茂。曰。仁。人。者。以。安。民。為。心。者。也。民。與。人。亦。衆。矣。為。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妙。焉。故。仁。人。之。為。仁。每。難。之。後。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為。之。難。言。之。訥。以。此。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斯。下。有。可。字。皇。本。正。平。本。矣。乎。作。已。矣。乎。三。字。○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程。意。謂。此。章。之。語。固。為。牛。多。言。而。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借。命。非。有。為。之。言。而。聖。言。止。於。經。文。之。本。義。為。泛。教。人。之。辭。亦。自。至。當。不。可。易。此。聖。人。所。以。淺。深。上。下。無。不。周。遍。也。語。類。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訥。若。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以。操。持。此。心。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吳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

不懼。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子曰。君子曰。仁者。曰。勇者。皆成德之稱。同出異名。故皆不憂懼。問君子。而告以不憂不懼。可見。敢問者之所乏。而非獨明其所問之義也。兩不字。甚有力。正見斷。然如此。便是成德境界。要說得現成。但語氣渾渾。未推出所以。然工夫。故司馬牛未之情。耳。兩何字。承內省句。來要說得確實。與兩不字。義意原無殊也。爰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懼二字。專指禍患。須切對向魍之亂。說方新著。○斯謂之君子矣乎。皇本作。斯。謂。二。字。專。指。禍。患。須。切。對。向。魍。之。亂。說。方。新。著。著。君。在。臨。時。此。戒。子。牛。次。自。給。而。不。為。相。慙。威。感。也。夫。行。義。有。自。慙。之。心。樂。義。生。治。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而。意。外。之。禍。可。謹。以。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旨。本。此。語。類。曰。不憂不懼。不疚。而學。者。又。須。觀。所以。謹。以。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旨。本。此。語。類。曰。不憂不懼。不疚。而學。者。又。須。觀。所以。謹。以。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旨。本。此。語。類。曰。不憂不懼。不疚。而學。者。又。須。觀。所以。謹。以。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旨。本。此。語。類。曰。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夏。原。易。處。雖。過。不。曾。得。工。夫。也。○此。與。前。章。不。必。一。時。之。言。不。當。作。再。問。

曰商聞之矣。蓋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與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
之爲而爲，非我所能。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問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愛，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

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敏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箋曰：牛之兄弟，不獨桓魋，尚有向舉、子車、左傳哀十四年，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司，不可注左司，向舉、桓魋、左也。又子願聘而告桓魋，司馬注：子願，桓魋弟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子車，桓魋弟也。則向舉、子願、子車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司，每食擊鐘，其汰侈可見。受命伐桓魋，不克，遂欲賀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桓魋合。子願、子車亦早與桓魋爲黨。同堂之中，戾氣幾遍，惟牛深然獨立，誠可憂也。我獨無左傳，隱元年曰：汝有母，連擊我獨無。語意差同。兄弟有如此，無也。昭三年左傳：臧孫無孫，無子注：無賢子。○商聞之矣者，得之人言及得之書冊者皆是，不必孔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中井積德曰命，是遭遇以後日死生之時而言，非定於有生之初者。此撥來之意，死生貼於兄弟之死生，皆命也。以非牛之力所能拒之，故也。亂其死不可謂命，然自牛言之，兄弟之死生皆命也。以非牛之力所能拒之，故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九

崇文院

注論頌受是以死生貼於牛之身也。失富且牛之死生，富貴皆天之所賜，賤者在兩字宜精判之，不得混同。富貴者在天之福，祿故人之富貴，皆天之所賜，賤者在

應身之素分，非天之所賜，但天未賜福祿而已矣。若賈殖章注，富貴在天，大失文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是敬事之敬也，無持敬之意，無失者無失

德過舉之謂也。與教是兩項說者，或謂司馬牛處兄弟之間，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勉此說不合章旨。夫向舉、孫、項、項、項，非人，寧可

得而感化者也。牛亦必隨其分，竭心匡救，已勞而不見效，大禍將至，故上章見其憂懼之弗已。此章兄弟亡之言，實發於感憤之餘，其情誠有可憐。夫兄弟之無

道固不容忽於懷，然在我惟務盡其道耳。蓋牛之所憂，今決無可爲者。猶首者之憂，盲瞽者之憂，憂也憂之，何益。只應委之天命，徒悲憤憂懼，近於婦女之情，則

致志迫切，百慮蓄縮，所行無不乖，則是可懼。故子夏閉口自死，自有命富貴在天，說出蛋已見其欲寬牛之意，果欲諷曉其處子夏，閉口自死，自有命富貴在天，

不可如斯而已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牛兄弟行惡，死亡無日，故憂其無怙。子夏引所聞死生有命，二句以解兄弟死亡之愁，且言君子交人得歡，則四海皆兄弟，

弟以解無兄弟之憂也。君子敬而無失，數句，意全不承上二句，是子夏之言，非所聞也。錢大昕謂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可謂踈矣。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承上亡兄弟之語，下語自富如此，未始有語病。未始無差等語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始下如字，將真以爲人君與二親全無別乎。左傳：張公輔，蹠曰：公孫同，乘兄弟也。鏡

爲與若著之天等邪。周柄中曰：牛以無兄弟爲憂，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應當欲試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弟者，諫之，然決然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宋公族，歸祿有列於朝，決然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宋公族，歸祿有列

天是破其緊懸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此而禮則示以涉世之道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而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勿勿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亦

出於十四年，蓋所謂自詭伊威者，惜也。其不早從子夏之言也。皇本正平本皆下有爲字。鹽鐵論和親章，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皆有爲字。○子夏喪明出於禮，不足信。胡氏乃以此坐子夏不能踐言之罪，尤流於羅織果。使有此事，自是

子夏慈愛之過，與此章不相干涉。子夏或敬恭有闕，不能來入親愛，則方始可斥其罪耳。胡氏必使子夏絕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內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然後爲能踐言，則其病不更甚乎。伊藤長胤曰：子夏之

意，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然後爲能踐言，則其病不更甚乎。伊藤長胤曰：子夏之意，自人皆可賴也。集注：謙於皆兄弟也之詞，愛無差等，遂解云：人皆愛之如兄弟也，是則人而兄弟也。我本自我自我而兄弟也，若做人之兄弟，則何患乎無兄弟也。

弟之語不可解，且與上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之語，不相應。胡氏云：子夏之言，意圖而語滯，亦與集注之失同。又曰：敬而無失，注言持己以敬，而不問斷此說，敬甚傷迫切，乃所謂居敬持敬之教，解無失字云：不問斷此類。十二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十一

崇文院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此見解者不與制則與民飢何不食肉糜何異夫國家之大患莫甚於君民之相隔即以事官之百姓雖足而君自不足有與君不足者則陸據而竊君者也君果知百姓之足豈甘受其痛乎百姓雖不足而君自取二有與君以足者則君飲而愚君者也君果知百姓之不足又甘受其愚乎惟微不行則百姓之不足君皆不得而知是君與民隔也勢不至君盡失其民不止也君國以民爲本有子勳行微法以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爲百姓者常則樂場納榷而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則相友相助之衆出以應敵其糧糈芻蕘初無後世欺隱之私矣國有九年六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此本也或疑是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魯公寄食於三家安暇論微與二此不然魯之十一分公室而各有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二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捨則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者乃特有其人耳其地租則依然在公安有寄食於三家之事哉劉沅曰此章義理周大有子按切時勢以立言非泛作常談也今按春秋證明之周制井地之法并九百畝公田百畝公田所獲君儲諸倉廩以爲宮室衣服飲食匪頒賜予之用至國有大兵大役其費取民原自不薄但先王重農賤末省耕省稼其法極詳民自不困於征役且賦稅所供只此公田常數豐歉皆以多寡爲均分無取盈之法故爲良法美意春秋盟會征伐日煩小國困於大國常徵用民力既已苦煩而公田所出實不足以供諸費故宜又於公田之外取田八百畝之內十分一又取其一如收一石則取一斗亦只是照本年所出多寡均取此是於法十分一之外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又增取八分之一故爲什二奈世益降國益卑列邦兵會誅求無厭難以立國於是季武子乃增一中軍從前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命大夫統之以出至是武子作三軍三家各統一軍即各徵其軍之田稅於昭公五年又毀中軍四分公室蓋從前三分公室猶留一分與君至此四分皆入三家季氏二孟仲各一惟是公田所出三子代公徵而奉公故曰皆盡徵之而貢於公但名不實公此中或多或少任憑三子增減公無如何一過年饑民無所出三子全不入貢則德甚矣或寡問正是如此實在情形有若以爲公之所以如此只是徵法壞故至此蓋仍行徵法乎君果行徵如先王之舊一切取民有制凡事節節彼民也爲諫求所困如在湯火一旦得輕徭減賦盡力耕作養其身家感君之恩如同天地且取之不竭民有餘財安有坐視君困不爲供億者乎此法一行合國之民素臣服於三子者見公民如此亦將歸向恐後三子雖禁之不能也此乃有子絕妙經綸救時良藥不然現在苦貧又勸減賦於理實不免迂濶且三家久專政柄莫公安得而自行徵是有子徒空言以悅聽耳亦何取哉○注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古者未嘗有軍國字後世則爲官府常用語軍國之須軍用國用二途猶國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之云蓋國家尤以軍爲大事故民之賦稅以供軍國以供國經野未嘗以軍事與國事對而爲二正見其重之之甚也○困勸錄云先王體國經野未嘗以軍事年之豐稔也迨至春秋而百姓之足與不足不操之君而操之年云乾道中崇安大飢朱子立社倉法以救之此所謂儲蓄之計也陸象山云社會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收來歲缺種此時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侵賤傷農之患缺時糶

之則推富民閉城饋餉價之計折所稱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會之實實爲長利也按象山此舉足補朱子社會所未及後世徒知有社會之法而不講求象山平糶之制無怪其名存實亡本以利民而反害之也黃氏震云社會之弊至民不獲命或至自經歟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譏變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謂於朝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無害惡按黃氏不拘先法而買田以救其弊意固甚善然有散無斂民無後慮在良農固可助其不給無荒時失事之憂彼精農亦私有所恃而不盡力於南畝則反以滋小民惰廢之習助天而棄人亦非策之善者不若象山平糶之說爲久而無弊也故究之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立忠信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誠不以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也程子曰此詩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有齊景公字如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篤曰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崇德答主崇字德是固有故在崇之而已辨惑答主惑字惑非本體故古訓多協韻辨惑答主崇字德是固有故信與義即德也主與徙是工夫即崇也或問云主字及徙字要切崇字昔人譬之累薑及築塔見其下宜實其下宜厚而又不間斷中止是也○愛之欲其生四句兩之字同指一人既又句只是覆說非兩層注判爲惑之淺深非也惑本多端愛惡其例耳愛惡亦多端生死其例耳凡人之眩惑者怒與愛憎尤甚故孔子告子張以愛憎苦樂遲以一朝之忿蓋亦各因其性所偏而戒之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昏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懣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正平本亦有也字但語應之答可以見矣皇本其生其死下皆有也字正平本亦有也字但語應之亦見漢唐解經未必皆親切于也但程子錯簡之說雖似是而在十六篇亦章首引詩次以事實未又以其斯之謂與結之古文未見此例但第十六篇其斯句上疑有關文今將此二句移入則兩章皆似得宜○蜀外楊氏誠善二字只是虛字補過亦只泛指朋友切確補仁等事

漢諸盜一節義與此相發而汲家周書記魯國多盜康子獲盜詰之盜斥言其非
顯係因此章而附會之者非古也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此乃端本澄源之義
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至德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黃巢聚衆應之攻剽州縣
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政未有不
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關宮不惟賦斂剝削復販鬻百
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范氏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夫上者
下之本也君若君之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范氏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夫上者
世則否勞智任術鉤距綜核置機設弓刀實盜侶之吉捕發竊家之屋室汲汲
屑屑與民爭利法愈密盜賊愈夥蓋民性非善盜也無恒產斯無恒心飢寒切
者從而刑之雖曰審聽不枉是乃孟子所謂陷民罔民者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焉於處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入上之語哉以
身數者從以言教者然而況於殺乎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宗文院

箋曰殺無道以就有道猶言去彼而就此言上之人專權就有道之人也惟難就
有道而使民趨就有道與成就無道之意胥在其中矣夫子嘗曰就有道而正焉
雖義較有淺深語勢則全同○子爲政焉用殺言子執政柄善惡唯在子安用殺
○子欲善猶云真心好善也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子欲善而民善者
言子苟欲善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
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
爲治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草上之風必偃此固但論其勢率之以善必
稱小人謂以德厚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此固但論其勢率之以善必
偃率之以惡亦必偃然本文承欲善民善句來教康子先欲善以化民故曉之以
風草無上率以惡必偃之意偃猶靡也謂隨所向也說苑君道篇曰夫上之化下
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上作尙上尙
古字通康子之疾在略已而責人連上二章同一鍼砭說已見爲政第二十章皇
本正平本南宗本風下草下並有也字漢書董
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

子張問士如何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

乃誠信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善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

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善扶下同好下者去聲○內主忠信而

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以行去聲○善其顏色

之及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

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實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

之學病在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無不乎內而發乎外也當時門人親

受聖人之教而差失

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箋曰達通也與憲反所謂忠信篤敬靈箱可行即達義也夫誠禮會子制言上弟

子問於會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會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

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

不足是以惑亂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

篤行不求聲聞者也子張不問何者所謂之達而非問達之名觀下在邦必聞在家

之名義而叩必成之功用也即問所以達之故非問達之名觀下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子張已認做達字了若渠未知何謂達子不叩以所謂達矣正平本南宗本

達矣作達也○何哉爾所謂達者此一句爲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病然後下樂正

平本南宗本達者下有矣字○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在邦謂仕諸侯在家謂仕卿

大夫○是聞也非達也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其所以致

聞致達者須辨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下無也字○實

直好義質直者朴實無飾華言即不事矯飾也恐不得以主忠信解之且實直

謂本領非工夫○察言而觀色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是竭心于接物事曲

苟欲寡其過之事矣元來質直好義之人自無詭媚迎合之嫌慮者謂用心委曲

也下入者自持恭謹以求免乎簡傲之愆也決非足恭聖人感世不貴剛強故鄉

原其似以亂中行類原不可爲而世儒遂以剛直爲士氣又非也○夫聞也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宗文院

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聞下無也字色取仁而行達也者外親之謂也與上文觀色
之色不同凡外邊發出人所親者皆色也色者形於外行者行於己色取仁便見
行達仁此乃相足之語無兩層○居之不疑者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也非知其
不是而故爲之者是又色取仁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者似其有也○郝敬
曰達如永盛科而後達聞如風送響而無端達之根本在質直士梓靡變詐之習
勝則根本虧故質直爲先然木蠹者或少而通與世離心悅乎義凡事順理
無一可以宜所爲質直者又通方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視天下人倫物間每自覺
虧欠文王望道孔子不厭亦是心也真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向人眉睫以求親媚于
爲忠厚樂易之君子非厭備任情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向人眉睫以求親媚于

世也若夫求聞之術不過色取仁而已好義由中出而慮以下入義內而仁亦內也取仁由外入而居之不疑仁假而義亦假也意自互備夫仁本在內而以色取則是在外不由內也內外分爲兩得之行事全與心違由外之鋪張太甚故內之壞補不足此子張所蔽與所不足也故樂之○龜井魯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以下人此數者皆子張性行之所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子張高士姿貌莊嚴從容自許而未仁故夫子言此勉之其對子張之問曰言寡尤行寡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愚吐得反於其心者備者治而去之○善其切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入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邇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於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入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邇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崇文院

義而不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人之過故德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

德曰舞雩之處有壇樹木放下可遊焉德慝感爲頌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在心上工夫然德字不專指心黃陶菴曰天下之一聞而悟一猷而入難事求德者舉非元無德故云○先事後得先望其報奮事功者之常弊欲燧燧其功也樊遲英氣奮事功故其問仁若德者對以後獲也崇是功夫不成就只先後處便是崇不

是如是而後乃處於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惡之爲跡顯而慝尙微然見以爲微則必至於顯故遲以爲慝而子以爲惡攻之爲勢急而修似緩然苟視爲緩則必快所急故遲方問修而子語之專所攻矣因之曰攻寇日不他視耳不他

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縮手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備應者用力筆住須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雖然過惡還易掃除唯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渾不強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起只是未

嘗攻己惡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無作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一朝之忿忘其身正平本南宗本無作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以其所急告之也哀十六年孔子卒而哀十一年季孫曰須也弱其少壯英氣可思所以在此訓也呂伯恭曰忘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念正起之時最難

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難治又偏招惡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烈火焚如徒自傷燭米勿與競事過心清涼○范說以過解惡是混同過惡非是且過字更遠於惡不可從又忿當在已辨惑之後范氏顛倒之本文惑無大小輕重之說范氏甚字大字皆失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遠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爲

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思懸反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遠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間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矣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

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竊曰樊遲已問仁而領愛人之旨矣於是更問知也知人者知賢也皇本知作智下同○樊遲未達專指知人一事爲安下文樊遲退見子夏不曰問仁知而曰問知是知其疑不在仁知相悖邊樊遲蓋疑知人未足以爲智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擄也謂板之反張者唯其反張故置直者於上能使之直也子夏告

以舜湯舉伊尹之事則知舉直錯諸枉本譬喻而其義則爲舉直者置之於枉者之上包注以直枉爲人材之稱然古人稱直特語其性未有有爲德之稱者至枉字則又不聞有以稱性者諸之於二字之連聲又詳字爲政篇舉直錯枉此是智之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效亦非兼仁而言也○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是皇

本正平本南宗本作釋禮文鄉又作畷同說文云鄉不覓也不久者言自近也皇正字鄉俗字假借釋禮文鄉又作畷同說文云鄉不覓也不久者言自近也皇人豈肯遂解首屈服耶觀於宋之元祐及明天啓之初則能使枉者直未易言樊

遍此間亦切問也○富哉言乎富是富有猶言盛哉至哉之類謂事直兩句不指事道外之事皇本正平本兩宗本說下者是字○選於衆舉舉陶者舜所舉尚多
唯舉陶爲士其於不仁者遠之事爲緊切故特稱舉陶也虞書舜於徵用之後舉
行巡守封濟諸大典外九官俱未有命而即日象以典刑又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正義曰舜以徵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服舜用刑得
當其罪也舉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則當時所首
擢者可知矣故書載舜命皋陶之辭原與五人一例而大禹謨曰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用哉益稷謨曰皋陶作士明于五
刑惟明虞書正無一篇非舜舉皋陶事也孟子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
舉陶爲己憂馮衍賦云皋陶釣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王厚齊以爲未詳所出
伊尹春秋繁露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伊尹者鄭康成謂湯使尹正天下故曰
伊尹則伊是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劉寶楠曰春秋禮世卿蓋卿大夫世則舉直
錯在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入爲患故子夏述舜舉陶湯舉伊尹皆不以
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
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多驕不遜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
爲作也宜明遠求賢除任子之令即論語之義正平本兩宗本選下無於字○不
仁者遠矣遠猶化也讀去聲似是請近旁無之不仁者遠爲仁者所壓故
也而舉仁者是舜湯之智德也舜湯聖人仁知無完然選不仁者賢全是智德而仁

論語會箋卷第一二

崇文院

德不與焉注泥不仁語遂言是舜湯之仁德也不知仁德唯在舉陶伊尹而不在舜湯也因是一擧而上文皆譏○聖人之語雖有爲而發者其於正理無毫髮之
差如斯而已豈必淺近一包包深遠也乃以爲包含無所不盡是牽合附會之所
由生耳且若仁者其近也則亦何包含之有論語是類亦多○尹說欲聞其說者
聞其大旨也欲知其方者知其爲之方也欲爲其事者熟知明通欲見於施行
也下文夫子告之盡矣者欲聞其說也上文愛人知人是也故又問焉者欲知其
方也上文愛人錯諸枉是也問諸子夏然後知之者欲爲其事也即本文舜有天
下一節是也此未爲見於設施然其詳知熟聞亦可以立施於事其意亦在於欲
直行之故亦可謂之欲爲其事王草堂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
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考無有也兩問問三問仁者更
無有也惟樊遲能之可謂切實爲己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注云粗鄙近
利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間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
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則問於師又辨諸友當種學之法欲以教民也則
未嘗粗舉也若以其會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又辨諸友當種學之法欲以教民也則
上蔡云選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利也則邢昺云又辨諸友當種學之法欲以教民也則
小人而疑之則朱子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李恕谷曰樊
遲留心仁知必不鄙鄙濟之役樊遲爲君再自謂其用命且遲請三刻而辭之必
不粗舉况義利者君子小人分途豈可以近利妄加之聖門諸賢耶且遲佐冉有
以入齊師左氏載夫子之語明日義也則義利之分在夫子有定鑒矣又何讓之過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
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耳非善其說之謂道雖不必偏屬行而用意爲多皇本正平本而下有以字道作
導○三子告不可則止不可謂不可以告道也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不可約是當
從不得然之義非不聽之謂言吾盡忠告善道之方而其人昏迷冥頑不得使之
悟也止者不與之爲友交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
義同蓋朋友以義合止亦義也皇本正平本不作否無可字○無自辱焉者彼無
求規誨之心不可告導者而強聒之必觸忤焉或致嘲笑或取詬罵此之謂自辱
也此章聖人示人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之心已盡術已窮只有則止一法蓋友非泛
也道義相期肝膈相許榮辱相關過失相規乃稱友至是所相期許者皆不行故
不得止而解者謂俟之尙可後圖豈忠告善道之外又有良法耶豈皆不行故
善道不慮其非耶此皆故爲忠厚語而不知義合之道者若夫今人所謂友勢利
酒食面是背非朝秦暮楚原不可稱友臨事安得有忠告善道原不以正合何待
不可乃止此則非是章答問之意也○佐藤坦曰我於彼當忠告善導彼不可則
我止是正意也又如彼於我亦忠告善導我不可則彼止故親朋友之忠告當虛
心以聽受之此
意亦須陪講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

崇文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
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箋曰此選送語矣其本意在爲仁然仁必仰友以爲輔友不得徒集故以文會之
也詩書禮樂即文也弦誦樂舞即會友也爲仁由己而觀摩薰陶常賴良友天機
以有所鼓舞而後暢義理有所商量而日新故殘刻之行藉賢友以箴止之惻隱
之端藉賢友以感激之擴欲無害人之心使之充滿洋溢顯賢友以獎勵于不倦
也道顯而進次之侯使之堅忍操守賴賢友以扶掖於易衰也人無賢友何以成
其仁哉左傳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兩喻呂覽權勸篇虎與虺
也若車之有兩輪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車之有輔猶齒之有唇猶相
切近人之有兩輔也車口輔輔亦日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也然則輔仁者猶云
相依爲仁也二句須一申
說收攝歸於輔仁注支離

論語會箋卷第十二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竹添光鴻會箋

子路第十三 凡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

怨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曰

無倦而已未嘗復有

所告姑使之深恩也

箋曰先請躬行倡率勞謂從容慰藉物茂卿曰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己視民必有

發政不以漸而遽實其從已者故曰先之又必有以義實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

曰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鄭讀若郊勞之勞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

意也○請益者以上事為易即如斯而已乎之意夫子以無倦益之者雖于無倦于

先勞益之以不益也亦唯使其務行上事也非使之深思蓋銳進者難于持久能

無忘無助自然可大可久此天地易簡之至德亦不外于是此蓋子路為宰時之

舊本作母也○蘇氏亦是但云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未安蓋民事無皆君代

之理祇是此心此理必求自盡其父母之實不可留一毫遺憾便是勞之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夫

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

舉而用之則有司皆

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

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

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謂先之于彼上章先字以民行言此章先字以眾職言故小過者有司或有小過

所犯罪輕當有赦之以勸功慶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不赦可知故小過句即承

民問小過因家臣之長止統攝眾職未嘗親自治民故赦過不涉民說莫疏故

句而獨言一赦過之事者邪注謂民心悅矣或亦誤以為民間小過也○舉賢才

賢才言過人之才也左傳傳才卿才語例同注析而二之恐非○焉知賢才而舉

之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才語例同注析而二之恐非○焉知賢才而舉

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陸敬輿曰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

其行則或遺其材校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視矧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沈退之士莫升是必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器者

可得而知活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

以明歷試廣旁求教行能息馳驚也○舉爾所知三句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

舉爾所知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知三句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

官勿私親故李紱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語其才語者尚不與官不語者何

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此乃儉安

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蓋得舉爾所知之旨

人其舍諸言必來相告薦也非謂他人亦自舉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故人不獨親其親程子引用斯語以為公私之辨豈謂楚人遺弓楚人得弓之類

邪恐失經旨孫詒仲曰程子用心大小之說朱子深取之愚反覆其說殊覺未然

夫與人同任舉賢之責而必欲舉者出自我則是私心爾若仲弓焉知一問乃欲

求盡自己之職非市恩也此乃求賢若渴之心何得謂其私小乎且即與人同任

舉賢之責亦當各人去處心延訪求所未知者我不求所不知而談之於人亦

不求所不知而又談之於我則下之遺賢多矣故求盡知一時之賢才即與人共

事亦宜如此非市恩之私心也若程說夫子之答與仲弓之間不相照願矣夫子

乃謂汝無患不盡知但患不能舉見賢不能舉而阻抑蔽塞之則人見爾不好賢

而不以賢才告爾矣爾能舉爾之所知則人見爾有求士之誠無媚疾之心或以

爾所不知之賢才來告爾矣所謂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經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子此言正孟子之意乃所以能盡知賢才之道以見但能舉賢則不知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臣立論殊不思仲弓為宰問

政宰與有司安得為君臣哉

崔述曰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慮避事之

心以因循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是以宋人謂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故小

過不可不赦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庶官不得其人則雖赦之而亦無益於事故

所重在舉賢才有一官即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舉舉周公

立政之篇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為要務也此雖為宰者言之其實治一國治天

下皆若是而已矣然賢才何以能知無論天下也即一國之中亦有難以盡知者

無怪乎仲弓之以爲慮也動仲弓之間則其意實欲力行此言可知究之知亦非
難果能汲汲於求賢才以爲人倡立之標準樹之風聲則人必有競以賢才告我
者燕照王築宮事郭夔而樂毅刺辛之徒爭趨於燕是也聖人此言誠知入之上
策昔人言以半部論諸天天下果能熱讀此章而力行之則爲宰相亦綽乎有餘
裕豈待半部也哉劉沅曰魯自文宣失政政由三家而季氏世爲上卿刑賞予奪
彼實專之又周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本國土民非甚不得已無出仕外邦者以
夫子之聖學康子召之即歸蓋父母國之道也聖門諸賢行道濟時若欲一旦爲
上卿大夫如夷吾孫叔之舉既有難期而爲實而任由陪貳以陳則佐乃當時之
常苟非貪祿苟合自可受職不悔仲弓德行之科夫子許其可便南面而爲季氏
宰夫子告之如此蓋以魯政在季氏如此蓋魯之良師可使之爲季氏之幹李氏
於道故當時門人凡仕季氏者夫子未嘗以爲非惟冉有爲之乘欒乃蒙斥責閔
子騫無藉祿仕又不屑爲季氏私邑當時情事如此前人以冉季季氏爲非何
不比而觀之耶舉賢士之難以春秋世曾公族盤踞已久如晉代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中正之習故仲弓慮之然而一賢拔擢衆賢從征又幸爲衆望所好尚者人
爭趨之故不能盡知也此等書義若不其時事又烏知聖賢立言之心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非謂不知者置之正以果能舉賢則凡知賢者皆盡以其賢來
也告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鄭政曰春秋時諸侯世官政在大夫皆家臣主謀如國之有執政而士多聚于私
門而材之蔽亦奸之林也魯之亂屢矣前以家臣南嗣後以家臣陽侯侯犯昭公
之見逐也以家臣陵叔孫豹之死也以家臣牛桓子之囚也以家臣陽虎
衛顛父子之相攻也以家臣淫良夫其孟紫之死于賊也以家臣宗魯魯樂氏之
亡也以家臣州賈祁氏羊舌氏之滅也以家臣祁勝顧其人往往有賢者出于
其間如晉趙武魯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趙氏之陳嬰公孫杵臼董安于范氏之王
生張柳期魏舒之辛買閔沒女寬魯季孫之正當此輩若遇明主皆可試用夫子
所以倦倦於舉賢才也○魏晉用人先門品而後賢才此最深病北魏文帝與羣
臣論選賢李冲曰未審張官置吏爲賢子弟乎君子爲政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冲
曰然則今日何爲治取門品不披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信使無當世之用要
自德行純篤股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
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桓也是時魯
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子路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嗣其祖名實素矣故孔
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實然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
言非今日之急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
實其不能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揚氏曰言不
當其實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以考實而事不成中法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
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
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之亂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而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於父而
鄆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則謂之子而夫之亂也明矣夫子爲政也以正名爲先必將
順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君子爲政也以正名爲先必將
具其事之本末善諸天王請方伯命天子命諸侯命大夫命士命士命士命士命士命士命
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
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子曰則其言不辱者謂之士曰士有畫地不遷不可奪志也曰士有畫地不遷不可奪志也
子自楚反齊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爲政蓋在魯哀公七年則輒君國已六年矣計衛
前後二十五年間輒之爲君凡二十二年衛民之願輒爲主而不思輒之入非一
朝夕宜日納輒者陽貨拒輒者國書小人因之以爲利故輒事至此極耳不然父
子天性也當得一李豈可以調和兩宮豈得得一夫子無消弭反正之道俾教日
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嗣職爲其子出
公爲其子之嗣職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亦曰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
三年春國威衛之臣士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析亦曰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
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輒者非輒也則輒者有殺母之罪斯時南
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
矣考則輒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威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輒良夫謀入凡在
威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
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
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路言爲迂也劉沅曰按春秋傳齊公與晉爭衛靈
若晉先往從之魯定公八年晉趙鞅使衛靈衛侯侯於郭澤使沙伯成何掎衛侯之
手及歸衛靈怒而行氏執深忿之至魯哀公八年四月衛靈公卒子鄆既不肯立
則輒又得助出奔南子在堂除卻立輒更無他人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輒輒以
稱此滅衛衛知其謀立輒拒之晉謀不遂乃納輒於威在晉如金人立劉輒以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宗文院

疾宋在衛如宋立子魚明立景泰實乃權宜之計使報不立則內無主而督寇至
衛不血食矣故子貢亦不能決有為衛君之問這晉師既退報竟不返國於父公
然據立則於理為不順此章之言在哀公七年則報已立六年居位日久恩信足
以結於臣民當遜位迎父告於先君安置兩子兩全子道乃為天理人情之正夫
子曰正名亦無非晚以父子至情全其內外之美孟子言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
敝屣正以天下無重於父母者若報迎前報不立而命其仍為君則名正矣苟
嗣報自立是報求仁而得仁矣若貪戀富貴隱忍害心豈復成人乎使衛君果用
夫子夫子必有善為感動周全之法觀狄梁公能反周為唐李嗣侯亦善處骨肉
豈則惟有翻然引去耳恭敬曰父子之權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是也或衛君不
從則惟下諸行事夫子已知正之不得而禍將至矣所以待子為政而卒不仕也
未幾孔姬陰謀嗣報入而報出奔子路竟以死然後知聖言非迂聖人行止去就
不同一歸於道魯君臣之亂聖人未嘗不欲救而不合則去衛父子之亂未嘗不
欲正而不可則止聖人無可無不惟其用行舍藏知幾如神而世儒必欲徵其
事實其必濟所以不違時變也黃式三謂嗣報不諫母而忍於殺忘父之讐俾父
之死乃依其強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著者則報縱讓國而讓之不宜得國可
知讓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報而誰報苟有讓國之誠報知已復無得國之勢
將有改圖為讓計者必謂國立他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報於是可立
矣夫報以讓國為正使報與嗣報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報盡其心而已所答
子貢之問是也若報就養而報得立報不欺已死之一父報盡其心而已所答
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注不父其父而報其祖毛奇齡駁之曰
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報是也當改
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史書世者謂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
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於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祀書昭穆者則以天
子諸侯立高曾祖廟四親廟所隨後君考考王考考考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為專者
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考考王考考考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為專者
則專亦名廟魯傳嗣報即嗣報雖兄弟勿願也入考廟而為尊者則尊亦名廟
桓王嗣報即嗣報雖越太子洩父勿願也然且出乎此名順反此名逆踰此即名
乃此豈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不可也
也哉太甲其頑而即位以嗣報為湯然書稱祗見厥祖其為祖名如故也是以左傳
靈公謂公子曰曰余無子也靈不以嗣報為子也然而國語稱納嗣報時謂禮於
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嗣報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魯南返國即
告子周曰嗣報得罪于君父母母則不特父靈公且并南子亦母之若禮之子報
則澤良夫謂報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報也報之子報也報之子報也
出奔時報已死拳彌勤報曰不見先君子是父報也然且哀十六年魯南返國即
而禮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於越報復復國諡莊公奉報於廟廟
父未立也父未立則報也非報也名有然也後之報父以報與起未成君而父成
君也父成君則報也而實考也名有然也西河之駁黃當傳習錄問孔子正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宗文院

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報立即此意如何王陽明曰恐難如此豈有一
人致敬禮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報為政必已
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感德至誠必已感化衛報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必
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報能悔痛真切如此嗣報豈不感動
不肯受仍以命報報臣百姓又必欲得報為君報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
方伯諸侯而必欲得報於父報與報臣百姓亦皆表報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
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報於父報與報臣百姓亦皆表報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
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百姓尊報為大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臣
似合人情天理然報乃自暴其罪惡以下使之復君衛國以上誤承胡氏皆天王
謂方伯之套語實非當時之事情且其所云迭相辭讓報不得已而復位等語
為三公等事和調圓熟之極不知何以克至此也使之出乎矯偽則不過王莽之
辭九錫曹丕之讓帝位李昇之尊楊氏為讓皇不足道也果使出于真心則報
二人早已變為舜禹天下焉有此事乎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固有不化不化定真
者然至窮兇極惡之輩則聖人亦無如何之竟舜不能化朱均孔子不能化定真
而謂報二人可立化仁明之君子夫子正名之論亦惟就目前言措置當然
之理不計衛君之用與不用也先儒必解為夫子正名之論亦惟就目前言措置當然
子而仕孟子之人奚足以為孔子○有是哉子之迂也七字一句決不可謂又若不
是乎也孟子若人奚足以為孔子○有是哉子之迂也七字一句決不可謂又若不

必正也○正本正下有名字○野哉由也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誠見欠精
密而談吐欠從容○名不正則言不順○古書重聯之句類以首句貫下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蓋倒說語有其事必有其名有其名必有其言言之而不
順以其失實故也名既非實則欲語其事非必不順人亦不順事何以成下文不
順之必可言乃正言之黃式三曰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君親其大者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
父子之倫為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已而求
諸人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礙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
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
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敘叙○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與刑罰對言刑罰既
是樞樞樞樞樂亦必玉帛鐘鼓即是制作的禮樂尚存事得其序物得其和之
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故禮樂不興范注似謂事成即是事和
樂之類○刑罰不中宜周禮禮樂金尊受土之金罰貨罰注謂禮也說文刑罰禮
也刑罰之小者禮也小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後漢書梁
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後漢書梁
統傳上言曰經曰愛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措手足衷之
為言不經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文通李九成曰禮樂刑罰皆由名分而起衷
與犯祖罪不同科苟名色不正至論刑之際欲從犯法律乎欲從犯祖律乎執有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罪之子而以孫罪當之出入輕重俱失其平而民疑惑眩昏何所措手足張彥陵曰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則民無所措手足者錯皇本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必可行也者名之正則言順言之順則事行可行乃上事不成立也事成立則後禮樂與刑清夫衛輒父子爭國是名不正名失其實則稱謂反常而言不順言出不順則行豈成事乎今衛國父不謂之子不謂之父子是何語父子相拒是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自陳復至衛出公因以幣聘矣然孔子應其幣聘而往見與之語言而已未嘗受其爵祿而仕于其朝也且反衛亦惟主于朋友之家既未嘗食祿于朝又何公養之有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而謂疑即出公輒母乃譏賊且出公未聞有說而以出公強就此美說抑何也又曰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卒于城父于孔子自楚反也孔子反衛在魯哀公六年冬也六年之秋楚昭王卒孔子于去楚至陳亦不復居陳而遂自陳反衛也蓋孔子初適衛未得仕之年衛之士夫來受業者多矣又明年之春乃歸魯矣孔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為政在魯哀公七年也然孔子未嘗仕于出公也後儒不辨孟子于衛孝公四字中有衛字二字之誤文謂孔子于出公為公養之仕不知孔子依然主于朋友之家未嘗有公養之仕也又謂至魯哀公十一年歸魯而不知孔子當在陳時已有歸與之恩豈有又于衛淹留五年者邪

信言在前也。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足發明此章之旨。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箋曰後二章皆夫子在衛時語則此章亦當一時語蓋為衛政也。夫子蓋有望於衛故與魯並論不必將魯衛不好事來較量。困始錄曰夫子本意正為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入振起之故發此款有惜之意。魯有以亦有憂之意孫叔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夫子蓋有以先親之矣。陸定五年公紀世家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兄弟最睦也。夫子此語大有來歷。伯禽之政親尊尊康叔之政明德慎罰政之兄弟須先從此說再引到今時則兩面俱到矣。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至一徹齊大陵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未世猶賢於他國。漢書馮野王傳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錄釋桂陽太守周慎功勳銘乃宜魯衛之政數二南之澤皆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此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談諷恐非其義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論語會箋卷第一三 崇文院

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且粗略之慮合樂也完備也言其備

異物而賤者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箋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蓬瑗史狗史嬀公子札所說其賢公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公子荆他無所見其詳不可考為季札所說其賢可知也。翟灝曰金文淳煥公錄曰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也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子荆之母嬀公夫人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荆特加衛字嫌與魯公子向故別白之耳按語中所見大名特以國保之者公子荆與公孫朝耳春秋時公孫朝亦不備衛有之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記語者公孫朝上亦承以衛世得云無意乎。○居室猶曰居家。李經曰居家理治也即家能齊之謂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亦居家也古者室家通用若家人室人周家周室三家室此皆是有言其家積家之有亡之有也。曲禮凡家造祭器為先禮賦為次養器為後此美居室之善則所少蓋養器也。古者五十命為大夫春秋時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厥家何有始有少之始須一係經理。三有字中及壯而受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為大夫此為有家之事。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上矣字止於是有所不復過望之詞所謂知足也。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荆當始

有之時不寡少有之富少之時不求富有時便足無事營求中非積德曰合如合團之合備無欠闕之意始有之時未合也乃認以為合而安之完周備具足禮

種莫弗給也少有之時可謂合矣未完也乃認以為完而安之美文飾有光輝也富有之時可謂完矣未美也乃認以為美而樂之譬如始置漆盒子不拘何色寶供饋贈日用通同一器則小大時不逾于宜上下無差等此未合也而利也則曰苟合矣既而備三五副或實供或饋贈或日用略有定分而大小時相通融此可謂合矣未完也而利也則曰苟完矣後又增至乎八九副或黑或朱有青有黃饋贈有吉凶之別佳節齊實賤有等而實素不問通日用亦自有上下之差各有大小無失宜者此可謂完矣善居不特循序有節乃其所以與事每差一級是則曰苟美矣又曰公子荆所以然者居不特循序有節乃其所以與事每差一級是則心常安而無所累也然據荀子雖公孫朝亦非以為實合完實美也其意猶言此亦足以為合矣且可以為完矣聊謂美矣云爾寡欲易足之人大抵如此又曰楊注臨吝之心頗轉突失錢宜以得爾望爾所欲無充期作解所欲不充則心常不足正是不善居之累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禮拜老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君公卿躬行於上官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子其能然乎

箋曰冉有本冉子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衛問禮篇風俗通義十反篇並作冉子○說文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禮有大僕或僕○庶矣哉一句中有望有慈聖心甚長而聖賢全已包在庶矣哉一數夫明聖之所節宜祖章經濟實用在富教兩層而聖賢全已包在庶矣哉一數夫明聖之所節宜祖宗之所長育太平之物力雖然在日而誰令數百萬嗷嗷之民榮之為日盈之勢也是子之所不言而心切者也小人之所以樂得其欲君子之所以樂得其道盛世之規模居然可操而誰令數百萬紛紛之民積之為日豐之形也是子之所自擊而心營者也下文兩之字正指上一庶字當是母道教是父道陸隴其曰教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點者必挾奇贏以網利權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自上操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必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仗故冉有而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富之今處古制既講明後須就經典中一求其實事○注立學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司牧言主養斯民者也三事庶富教是也中非積德曰注立學校不必言若下篇教民七年及不教民士大夫生員以上矣非所以教齊民者此不得比擬立論古賀燈曰胡氏曰明帝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尊師重傅... 名以三五者... 各一人何以知之... 從二人之言... 宿於田更商... 歌曰彼婦之口... 子曰孔子亦何言... 之過也... 公使公孫余假... 去陳蒲人止... 安有在靈公... 一夫魯十餘... 適衛無君... 望于魯督士... 能而即主之... 乎又豈願氏... 也默荷實者... 證也孟子注... 家據此知... 子曰孔子弟... 也孟子引以... 證不主... 如顏淵之徒... 孔子豈特不... 苟于所主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子曰苟有用我者... 者備詳言... 云靈公老... 此語為在... 治之也... 二月為期... 二月至此... 成則在... 有或成... 見之夫... 子曰非... 可挽回... 有氣候... 沿沿必... 時能食... 政教後... 衍徂來... 子曰善人... 勝平擊... 民化於... 黎民醇... 惡而已... 箋曰善... 逐其精... 曲法寬... 長民命...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必欲以勝殘去殺為小可故曰不為惡而已曰聖人不止此並失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一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

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浹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者四十而仕七十致事故三十年曰世然此世非謂其一代也必拘年數仁者謂仁澤滿四海一民無不得其所也仁是一國一夫不得所即是偏如四體有私曰仁在宇宙平廉無一處偏枯曰仁但有一家一夫不得所即是偏如四體有

一臂一指血脈不周流即是癱瘓必世後仁甚言難也蓋王道非賢實之術循良非且夕之功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

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樂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治禮樂成焉故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

仁此道也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張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先上不能使民無寇盜富兼井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

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也中井積德曰王者受命而

興必承前代衰弊之餘如湯武是也舊染汙俗有難遽變者故必世而後仁仁若夫

勝之政百年亦不一其變只意主愛人耳若一味恣殺便是漢之元成元之末世矣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曰殺者甚言之也言善人為邦百年則殘虐之事可以

勝而去之也勝殘去殺實止一義分而為二轉非經官周李侯曰時至春秋事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於心故慨然退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

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說得懇切若只著實歎口氣惡猶未盡劉沅曰若謂善人便是仁人則與下章相

背且於亦字說不去若謂善人不為全美則誠哉是言句亦不通或曰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及此也按之本文實不如此蓋當時殘殺之風

湯止於上效之於下世主徒刑威相迫所令反其所好欲去殘殺如抱薪救火探湯止沸耳惟有有善人為邦則仁心仁政必不然而後無殘殺

以勝殘去殺果有善人為邦則仁心仁政必不然而後無殘殺哉漢高唐宗非善人也約法三章而秦民大悅謂為長者信用魏徵而貞觀之治

幾於比美成康故為邦百年在古不過極言殘殺之難除在夫子特言勝殘殺之必在為善安可拘泥而言致疑實也哉○注勝平聲此用釋文音夫勝從平聲

則勝任之義如是則勝任之云殆類能任殘暴之事語頗不倫不如從去聲訓克則之愈也且去殺之去為除去之義故必曰克勝殘暴方與去殺對勝任之義殊

覺不安或曰勝者盡也尤非解勝殘為盡殘豈成文理或又引不可勝用不可勝誅等語為證然此雖解為盡實為盡皆之謂不可引以為證中井積

德曰勝殘去殺元來聖賢王天下者之功業矣非小可也固不待言者此言善人雖品下得相繼之久則亦可以成是功業也亦字暗伏王者而言尹氏不達文意

子所謂三年者是以當時侯國而言有一變至魯者有一變至道者俗雖弊也非如秦封暴亂之比其治又有大小之別以魯國言之多在振舉舊典而周禮又未

盡滅以數十世之君治數十世之民先澤在民心其何難之有受命王者於斯有難焉者程註徒據成仁文義以決遲速之辨不復察時運形勢難易大小心未為

得且有王者是泛說三年有成是自己思量得切實○外注漸仁二句出於賢良策摩與者所謂賢中有成算也固不可同日而論焉○外注漸仁二句出於賢良策摩與

通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

當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

大夫曰凡以臣見者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曰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自是君臣故家臣見大夫亦曰朝

帝為齊王時曰朝朝又漢司隸從事郭元振豫州從事尹宙碑並稱本朝此猶撰
文人稱之非太守自稱後漢書法真傳太守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太守自
稱本朝然皆非後世所謂通用○何晏也小爾雅廣義晏也退爾本朝事之常
何晏亦無心之間晉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晏也即同此意也冉子仕季
氏而宿在孔門師弟一家親愛之情可掬其相視猶父子不獨顏氏之子諸弟子
皆然○其事也者大曰政小曰事凡興作徵發及新發號出令者皆政也循例者
皆事也故杜預解左昭二十五年傳為政事云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也但政事
對文則散文亦通故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也此章
事字則又非政事之事魯語所云家事是也其事其字即指季氏冉子所議實是
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實私
室則雖政亦事也夫子曰其事也一事字家國截然分別與聞之說蓋責其私
議於家示宜公議於國也此非實季氏之尊也古字也邪通用陸氏
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邪無別者是也子張問字也○雖不吾以其與
從之也也字並當讀作邪其事也邪字釋文亦邪字也○雖不吾以其與
路諸子車以為之擲成子斌簡公孔子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以其為國老也
則魯雖不用孔子猶以大夫待之也鄉飲酒禮尊者降席席東南面注遵者謂此
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主人所榮而遵法因以為各常人猶然況於孔子乎然公
朝之事無大小與聞之必無此理孔子問何晏而冉有答以有政明非常事也故
馬融以為有政更匡正夫政則試政矣然政本公也胡得在私家胡獨陪臣得聞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是必大夫家事而後可觀孔子之意在讓政于家然亦不在讓政于家而實在擅
專朝政也蓋讓政于公朝則大夫猶得爭是非若讓政于家則直至事成而衆
不知此權臣專政所以私讓而不肯公讓也故孔子言此以喻冉有且以戒季氏
也就有政二字論冉有私讓而不肯公讓也所以魯者有政也讓政于私朝而晏可也
至謂吾其與聞之然後知罪在季氏不讓于魯君之朝也若真以為國政不得讓
于家則大臣將不必有虛懷廣詢之意而冉有必口不言朝政此非當日孔子之
意矣至于何晏也之問借端爾自古以宵旰為勤而謂朝不
可晏邪○注禮大夫雖不治事備與聞國政禮經無是文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
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
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言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
無所樂惟樂此耳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其君日驕而臣
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其君日驕而臣
日語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
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謙微之君子
何足以知之

言喪邦當時嘗有是語而定公舉以有諸者皆舉所傳聞而賀之也則一言興邦一
言喪邦而無數金器錫器由是也集注引詩如幾如式極當也中并積德曰一
模範在而無數金器錫器由是也集注引詩如幾如式極當也中并積德曰一
言興喪謂人君之言有至善者則邦可以興有至不善者則邦可以喪也一言以
卜其興喪云爾非謂佩服此言可以興喪也又曰為君難莫予違並擬人君之言
耳則知為君之難句是評論言者之語矣注云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恐未穩又
曰一言興邦元在邦君上為言故為君難句自是正對為臣不易句是帶說與一
言興邦無干涉是節不再舉者固其宜矣非為問者非臣而違之○不幾乎有幾
與上者是其幾相應只是期字義○一言而喪邦有諸正平本南宗本喪上有幾
字皇本有可以二字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莫予上有樂字古
本無也字猶彥博曰也字疑因下文而誤衍下云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
乎也猶則也語氣不同如其善句是引起之詞古實短曰說者或謂不亦善乎語
意如云猶之可也是姑且僅可之辭此說未必然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
盡也孔子曰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仲弓曰居敬而後行簡而不亦可乎凡經書中用不
亦乎字者莫非贊嘆之辭何獨於此章乃解為姑且僅可之辭乎如其善而莫之
違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二句各自開說如其善而莫違者贊頌其美成人之美
是實臣之行也若不善而莫之違也違君之惡從君之善是為臣之行也解者必
唯如其善以下為依違阿諛之行一申說下故有是姑且僅可之說耳若乃上文
違蓋舉裏以見表引善以形惡如不善以下正緊承唯其言數句後儒不曉其語
脉故有此謬解耳黃式三曰言莫予違則諛諂詔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
安國之禍多由于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
居安憚忠諫之精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張甄陶曰一言興邦
如是難事一言喪邦却是快得很譬
如補藥十劑未效砒霜一服即死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葉公問政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
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葉公曰政在悅近而遠者來也曰葉公曰政在悅近而遠者來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愈速

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張常過高而末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實告之

莒曰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齊杜注莒父魯邑公叔孫助范氏故權而城正

邑閭若城謂是時有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二

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

屬離離難為據也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

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

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

本無作母兩言無分輕重字法未必有別二無應皆作母蓋莒父下邑政久廢弛

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靈者子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

而致之苟而安之矣夫子之所以有此戒也達也成也達至也譬如十日之程

必照程行一日一程得盡時自然到得今不照程行一日二日就要到必敗車積馬

傷足而反不得到故曰不達俗云疾走得多顛覆信步一二日就要到必敗車積馬

也非小事之利也大事不成只言大事不成而已非更有損失也譬之商賈務趨

使近民歎說則遠人來至也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

是時楚數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為政于天下自近始

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即此括地志楚書

也宜以沈諸梁鐵橋焉式三案左氏成公十五年傳許靈畏偃於鄭楚遷許於葉

則葉爲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人於許葉地入楚昭公十三年

平王封許復居葉十八年傳公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之外也土不可易誓不

可啓楚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葉運方城爲楚重地故見於傳者如此吳英

曰齊黨圖攻曰哀四年傳云楚復入楚葉運方城爲楚重地故見於傳者如此吳英

年傳云葉公在蔡蓋蔡邑葉公兼治之哀二年蔡景公欲用楚遷于吳之州來蔡既遷則

蔡故地皆屬于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遷于吳之州來蔡既遷則

據此知此問在孔子自陳如蔡時也此時新蔡亦爲蔡故地屬楚矣故左傳致蔡

于真函注曰楚地顧復初曰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境屬楚矣故左傳致蔡

徒汝寧之新蔡縣新蔡在陳南與陳相近據此知負函近蔡則亦近陳可知也問

政不于葉而于蔡亦因孔子在陳南與陳相近之意爾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其時未見

孔子也至問政則得見孔子矣然葉公不至陳而孔子至蔡者人臣不得外交葉

子在官有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孔子孔子則無所繫也孟子由平陸之齊不見諸

子集注曰諸子可以至齊之域內而不來見然則葉公就時如不處平陸而居都

亦往見之矣所以葉公不能至陳而孔子往也而葉公就時如不處平陸而居都

必加身字廣韻二十四韻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若竟謂姓直則下文吾

黨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何以稱邪何焯以呂覽屬者字於下證其未始以人姓

名此殆忘却類同者句法且何以解孔子直躬之爲信直躬之信二語哉但呂

覽亦惟以行爲名非以爲姓名也○彼自來而我掩取之曰擯其惡稱於盜○

證說文告也告言必有所據引申爲證據之義子證之者謂父既爲羊主所訟而

父不服直躬乃以子而證實之也鬻拳以兵諫楚子申無字執入于王宮楚之風

氣如此故當時以直躬之行爲美談而葉公語及此也○直在其中者好直者之

其性者故其所爲非直而直在其中矣如樂在其中矣○直在其中者好直者之

本非致毅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然不可謂直者

條理不愈於功而始成否則食功道以喪功耳縣理鴻水九載而績弗成禹之

疏濬行所無事八年而告成是其一論也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爲偏隅謀

生業不安體國經野之謀爲一時費經營不用長治久

安之策雖後世之稱善治者猶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去語

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

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釋殺入舜竊負而逃

遺海濱而處官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箋曰語者祇是問話也○黨猶里也釋文云躬本作弓云直人名弓隸續陳寔

殘碑楚字仲躬史傳蔡中耶黨並作仲弓是躬弓通用非子五黨爲楚之有直

躬其父竊羊而謂之吏呂氏春秋當務篤道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

而將誅直躬者謂代云云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

之信不若無信莊子盜跖直躬證父屠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汜論訓直躬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據此知躬是名其人必素以直躬

者故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狂與因其盜而名之曰盜跖漢時稱盜不

爲直亦似孔安國注直躬直身而行此朱子所仍然稱入性直一直字足矣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必加身字廣韻二十四韻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若竟謂姓直則下文吾

黨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何以稱邪何焯以呂覽屬者字於下證其未始以人姓

名此殆忘却類同者句法且何以解孔子直躬之爲信直躬之信二語哉但呂

覽亦惟以行爲名非以爲姓名也○彼自來而我掩取之曰擯其惡稱於盜○

證說文告也告言必有所據引申爲證據之義子證之者謂父既爲羊主所訟而

父不服直躬乃以子而證實之也鬻拳以兵諫楚子申無字執入于王宮楚之風

氣如此故當時以直躬之行爲美談而葉公語及此也○直在其中者好直者之

其性者故其所爲非直而直在其中矣如樂在其中矣○直在其中者好直者之

本非致毅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然不可謂直者

非叔乎夫子對葉公之以爲直故因其語曰直在其中耳蓋法首匿相坐骨肉思
廢漢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惡禮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
至也豈耐遠之說自今于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父母者勿坐其父母匿死者
勿坐父母匿者勿坐其罪又明清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亦本於漢詔春秋時
刑書未備折獄惟良視乎其人則葉公此問乃當時
俗見自夫子折之而天理以明亦賴乎有是問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時而勿失也。
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箋曰：居處恭三句當以動靜人己分看。恭者不倨傲也。敬者不慢易也。恭主容。敬
主事。恭在無事時而見。敬有事而發。未可以內外判之。恭敬析言則別。書無逸正
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集注所本。居處時無事可指。故即容貌之恭。便見他
持之以敬。處若執事時則自有事可見。了然忠者交人而盡其心也。不可棄猶言
不能廢之物也。乃中庸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之意。非謂勿棄。譚梁生曰：春秋時夷
狄中國尚間錯而處。如戎狄之鄰。周淮徐之鄰。魯萊牟之鄰。齊以至於秦楚吳越皆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夷狄也有禮義。有天子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天子則謂之夷狄。凡出疆越境未
有不在來於中國夷狄之間者。夫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夷狄者矣。
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語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恭敬忠未
言即是仁。乃是之仁之階梯矣。而下手之工夫與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略同此亦
以樊遲所當務語之耳。程說徹上徹下。主張大過。
失孔子因材施教之意。胡氏論問仁前後鑿甚。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
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爲使之
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
不足者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
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升。竹筭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間每下。故夫子以是警
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箋曰：鄭小谷曰：前章有云：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實其大。故問君子則以爲
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實其大。故問君子則以爲
政則必窮所去問。大夫則必窮其不。上者故開口問何如斯可謂是極鄭重之詞。末
節何如之問是極輕易之詞。不可以爲每問皆下。更不可以爲後問大錯也。○行
己有恥者存於心曰有恥。士之練德練才所行甚廣。以有恥賤之。此乃耿介之操
純備之修。與謙猷之激發異。且之清氣亦異。今士人無所不爲。寡廉鮮恥。販
軌較渙。認以苟生。則又取行己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說者。多以此句
貫下三節。皆自擾耳。又行己有恥。只作有所不爲看。爲可下。面自有才足有爲一
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
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有人才或虧於行
有行則或乏於才。行己有恥。恥則自內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有人才或虧於行
可以爲士矣。當春秋時最重邦交。使士之重務也。故夫子前說誦詩之益。曰：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及子貢問士。又以使事告之也。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
孝節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
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濟也。上達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
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是也。稱與偕。同說文。偕。揚也。廣雅。訓
偕。偕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孝弟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
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
大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
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孟子子固有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天下可運於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言此充類推極之言。雖論
孝弟。而其實實仁道。與恒言所稱孝弟不同。蓋堯舜之道。不外孝弟。此是一義。
弟子之行。始於孝弟。又是一義。此節自是孝弟之實。積中發外。確有徵驗者。而或
去不是以孝弟爲短。于言語古來此等醇士。亦有之。聖人之德。仁人之分。由孝弟。弟將
短。于孝弟。弟將短。于言語。古來此等醇士。亦有之。聖人之德。仁人之分。由孝弟。弟將
外。故稱在鄉黨。鄉黨。爲見難也。篤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弟作悌。○言必信。信果二
字。無病病在鄉黨。篤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弟作悌。○言必信。信果二字。無病病在鄉黨。
則兩必字。所以不及聖賢。在此所以遺勝。市井亦在此。夫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則特一鄉之士耳。曰必信必果。則特狹介之士耳。硜硜然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據此
實章當參考。斷無小義。史記樂書石磬。磬樂記作石磬。磬說文。磬古文從石。從聲。是硜
即磬字。釋名。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皆可以證小人說言其氣。率易直遂。無
溫雅大人之風。即是硜硜然矣。宋濂溪曰：以智賢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爲小人。

以末世之放誕視之則此乃不失為君子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執若
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硬以小人而士也則士固不在浮偽故也正平本說作也
○今之從政者節子貢見當時從政者才節皆無足稱譏以士自命心竊鄙之問
士而及於今之從政者節子貢見當時從政者才節皆無足稱譏以士自命心竊鄙之問
家為政者也非從政者也斗皆皆器名斗元爨器猶今之杓也用納用木其義一
也管字從竹故鄭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管三黍稷麥下文又有管管以管草為之
亦得名管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管春種類也其管蓋與蓋同一管疏云豆
實三而成穀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穀受斗二升說文無管字有稍字可通
符說文稍下云飯管也受五升從竹聲秦謂管曰稍方言管南楚謂之稍趙士
之郊謂之管飯管也受五升從竹聲秦謂管曰稍方言管南楚謂之稍趙士
昏禮鄭注云笄形蓋如今之簪蓋簪也據此則管簪簪也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管八
與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惟許鄭言管容數各異而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管八
盛容二升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賀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管義並以管
受一斗則各據所見言之耳斗皆並非量器周之量名升豆區釜鍾釜無斗斛斗
斛之名始於秦漢以俸此所謂謂斗皆非量器周之量名升豆區釜鍾釜無斗斛斗
澆筐播棒也以喻鄙賤之才耳容之多少勿論已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
更無道德正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皆借言何足算也通擇而數之也漢書公
孫賀傳賀引此云何足遠也鹽鐵論雜事引此云何足遠也通擇而數之也漢書公
孫賀傳賀引此云何足遠也鹽鐵論雜事引此云何足遠也通擇而數之也漢書公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不然開口問士固已有志於砥厲行誼及問夫子之誨又問其次乃通志審問以
求切己之益也結末問今之從政者亦欲於來卿大夫中知其有可取者未必失
也又案程子之言集注引之云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實之事殆似全章夫子以篤
實自得之事規程子實彼彼之意據精義伊川之言皆作乃止就其行己有耻一節
而言不知也○桂文燦曰說文士事也士訓事者謂能任事之人也能任事者文足
經邦故講學道藝者為士武足戰故軍旅之士曰軍士古未有其才不堪任事
而冒士之名者也三代之時士出於農故太宰九職任萬民而不及士民之秀者
養之鄉序升之司徒當其時士習端而士才茂故無苟且且踴躍之義自管子治齊
士農工商分為四鄉士行垂而士類雜春秋以降游說之士奔走列國魏魏王門
蘇秦以連橫說秦以合從說趙范雎願而士才茂故無苟且且踴躍之義自管子治齊
徒或說孟嘗或說商君皆以布衣見說欲立談而取入富貴自士貴王前之說與
而布衣之士反重於王侯戰國之君遂以士為安危而士風幾不可問故魏既與
而異端乘間爭起以為我為教者有楊氏為教者有尹氏者流以清淨守法為教
名法術為教者有申韓者流以虛靜樸實為教者有尹氏者流以清淨守法為教
者有慎氏者流孟子憂之故特斥言處士之
橫議而以能言距楊墨者為聖人之徒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致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厚之人
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其
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
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其考其
行而不掩張曾皙牧皮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又其次也
○子曰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中行孟子作中庸道古作術故誤依論語
作行似是當做去聲讀庸行得中此謂中庸則中庸也與者與共學可
與道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必也二字有非此斷然不可意有惟此庶幾可
意有舍此更無所可意通章精神在此若先術說本欲得中行再說不可得中行
則入脈不緊矣此章夫子樊遲進狂狷純是勉勉之詞孟子引之則重狷者而惡鄉
原又是一意矣勿混視之環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盡心篇作環說文環從
犬要聲要即獨行要要之要詩唐風杜鵑傳要要無所依也其首章曰獨行購
購傳購購無所親也孟子行何為購購購涼涼皆形容獨行之貌故從要作環為正
孟子以不屑不潔者當之不屑不潔自有好為矣則所謂狷者偏於耿介之人
也狂者狷者只宜說志極高守有餘的好處勿違人激勸抑後意陳天詳曰有
所不為者能而不為也智未及者不能為而不為也狷者於可交之人亦有所
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為
之謂也特其情好與衆不同非有關於智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為者為狷
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說龜井昱曰此章所與不在謹厚而在狂狷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夫子所以教育英才可以相照而鏡之爾謹厚固子弟之庸德也然謹厚而無氣
志則碌碌而終於世所謂謹厚而已豈能奮進憤悱乎張彥陵曰夫子此論非不
得已而思其次也蓋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
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管登之曰孔門唯
顏子一人為中行之資固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也子夏之屬亦起於
顏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閔子子夏之屬亦起於
負義志豈非狂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此章外注引孟
子以鄉愿一輩人起必也之意內注自為說又以此種人見得剛然柔媚
蓋朱子意在擡高狂狷豈屑反對鄉愿故於中間更託以此種人須得剛健有立
者固不足道即徒然謹厚者亦未滿慎故語類論狂狷好處一則曰須得剛健有立
底人方做得事成一則曰不是剛介有跟脚的人定立不住皆對謹厚者善語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
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
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
也其義未詳楊氏曰
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差矣
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祭文
院
子貢曰：子思有恒之意，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差處。夫... 子思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言也。... 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差處。夫... 子思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言也。... 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差處。夫... 子思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言也。...

子日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有... 衛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日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有... 衛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日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有... 衛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日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有... 衛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祭文
院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邦必得在家必得此又所謂乖戾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論者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陸隴其曰用晦此論最好至於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兩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此則又就夫子擇人善不善之說而不知所以用之道也章末惡之下豈本正也乎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其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

反而
子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事以職受役也在下爲事在上爲使釋文云說音悅謂說以所好也說之不以其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難說在下故下句接悅先解之古文例多然雖少必作通之必趨亦先接冕者皆言之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也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侯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侯爵即是妄說世上有性情寬大之人易事亦易說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易事而又難說也亦有性情介特之人難事亦難說惟小人之私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私而刻故難事而又易說也合併在而字轉關在及字陳幾亭曰器之中又分器焉治田治河治兵每事各極其能是一器之全也或長於守險或長於當鋒或長於關柵或長於樹柵是治兵中之偏器也或善相度或善畫工是水利中之偏器也或知種性或辨土宜或明勸課是耕種中之偏器也使人者合數人以就一器無執事以責一人正平本南宗本說作悅○中井氏曰天理人欲以爲推窮之論則可以爲是章之解則不可盡所謂君子小人泛說已其君子未必全天理之大賢也晏平仲子產叔向孟獻子等亦皆足中是選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近屬故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崇文院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胡氏曰切切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胡氏曰切切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胡氏曰切切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胡氏曰切切

也且泛說切切德德怡怡如也一句而令之不混於所施不著歌後語之難解雖
聞一知一之類乎決不能其旨即聖人答顏子亦必應說下二句不獨於子路
爲然恐其混施之說斷不通古質氏說是也朋友則切德兄弟則怡怡專就士
言而子路當如此之意自見言外子路至孝於兄弟豈有賊恩子路至剛於朋友
豈有善柔且善柔之爲損友也彼善柔而我有損也我善柔無自損也彼之損
豈可論於此哉夫子路有士之行特涵養未至夫子擬中和氣象以歸之切切德
怡怡如也詳細形容嘆想不盡朋友兄弟二句又言其施之各當則精義可知字
路晚年夫子每以大成期之或者不察一概抹殺其好處大非皇本士上無之字
章本怡怡下皇本正
平本有如也二字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
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

也戎兵也民知其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
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箋曰七年言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若者數
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者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
考故七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是也即戎句暗伏聖王之業亦可立政
可玩與善人爲邦百年章同義善人懷德但爲心愛民者至切本纒絲亦可立政
謀民者至周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自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夫兵以禁暴
安民春秋時用以逞忿不恤民生大傷天和矣善人有子民之誠心必至七年庶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二十九 崇文院

可即戎奈何非善人而殘民以逞說此立言之意下章即是此章反面此特言善
人以醒時君使其以善恤民伊藤仁齋曰善人之道本以慈仁化導爲務而不以
刑殺威嚴爲心然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爲
長上死善之易入於人如此孟子所謂得民心即此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
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箋曰言今之諸侯也棄讀如鄭棄其師之棄上章善人教民專以教化言蓋可以
即戎舉人間至難事以見善人教化之效至此章開口言以不教民戰主戰而
立說自不得不兼孝弟忠信與戰陳而言也安井衡曰傳二十七年左傳曰晉侯
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園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忠
信禮義戰之本也然特教其本而不知其法未可以即戎或先王因四時田獵分
民以金鼓旌旗之節坐作擊刺之法然則此教民云者必兼忠信禮義與進退分
合坐作擊刺而言之自文武分科儒者忌言兵不知古之賢士大夫入相出將未
有不材擊武者故冉有教季氏守禦之法雖古名將不能出其右遂能以偏師
入齊師不素習而能乎孔子言軍旅之事未之學者特有爲而言焉耳鄭谷曰春
秋多務于征戰其能者不過如齊之寄內政晉之作州兵楚之務兩廣並無教義

實心訓練實政其儒者至如衛懿公之喪師宋襄公之敗績徐偃王之失國則直
捐以予敵而已矣夫子有感於此思教其亡以爲國所與立者民也民而無衛國
謂之心弟忠信者所以知死其長親其上之本也所謂務農講武者即所以能親其
上死其長之事也里有正鄭有長遂有師要使凶荒之無憂而牛馬車甲之賦亦
無不具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要使禮樂之漸興而股肱射御之節亦無不備則
井牧什伍之中而義勇之氣已素弦歌千戚之內而文
武之材已登矣後人以爲聖人諱言戰豈不大謬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

三十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三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竹添光鴻會箋

憲問第十四

憲曰憲問此篇原思所記不知論語之成書其篇次第自有倫序無一人記...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者可耻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勉而進於有為也

憲曰古者年穀登然後制祿故祿稱穀潘維城曰泰伯子曰邦有道且賤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處所便安處也

子曰居不是居室乃居家居官之居凡意所便安處皆是如左傳公子安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言動乃是不可全去者須知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過情言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高峻也孫卑順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以譬之非君子言行必為其危至無道乃斟酌出之也語意則注無道一透蓋為
泄治之流而發伊藤仁齋曰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處有道則當直言厲行以明
正道範士風若處無道則行固不可通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錄
以避其禍焉君子固不當枉道亦不當好盡言以取禍唯有道者能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猶謂有賢子為有子稱有人才云有人耳有德者必有言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可以見聖言之周密此為觀人者言使辨乎德與仁之真而不必以言勇謹信也
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下各一句答也春秋時尚言尚勇已漸開戰國
游談俠客風氣夫子特為劃清界限使人務
於德與仁不必向言勇策解救世之良方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

也稷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
羿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稷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之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小康所誅禹平水土

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諡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
武伯皆遊聖門亦舉其諡南宮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諡乎其諡二也教叔為
魯大夫自教火一事外無所表見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教叔雖曾禮聖門
然皆世祿子弟實不知尊聖人公伯寮之惡魯伯欲殺之武叔之毀景伯告之門
真而教叔假借弗聞也者聖人之問必非教叔所能其諡三也孔子稱南宮曰邦
有道不廢似謂弗聞也者聖人之問必非教叔所能其諡三也孔子稱南宮曰邦
復白圭故孔子曰邦無道免於刑戮而戴記禮弓篇教叔乃有載寶而朝之事其
言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不知三復白圭者其諡四也論語中南宮凡三見或謂之
南宮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為教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教叔之
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宮與教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教叔之
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教叔未嘗一稱為南宮與說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宮之
一事也然則為魯大夫者自南宮教叔與南宮亦無涉也其為判然兩人甚明其
誤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即春秋傳中南宮教叔事也亦稱教叔不
稱論語之南宮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為
教叔並不言為孟氏之餘子矣然則史記亦以為容自容教叔自教叔矣康成何
由而知南宮之即為孟氏之餘子矣哉其誤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宮弟魯大夫南
宮說不言為南宮適是吳人亦未嘗以為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教叔魯大夫南
宮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事則云教叔正論篇記除傷子毀事則云南宮說不言為南宮是家語亦以為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兩人矣蓋蓋是時康成之說尚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乃漢初訓詁而用之
惟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康成說而未明言自司馬氏傳之乃漢初訓詁而用之
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知其為兩人者崔說尤當記者問於孔子而字
亦分明非孔子門中人矣○稷事見春秋傳稷有窮之君稷即澆也陶唐夏后氏
各有一稷孟子書逢蒙稷之擊乃是稷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乘殺之者也稷
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稷射九日而落之是羣雄借鎗制殆盡之喻猶之女
媯補天譬以交職有國黃帝堯舜以乘法在世耳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
九年為稷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十四年崩子相立稷但
據河北之地不臣于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政柄稷亦好遊田其臣寒浞弑之而篡
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在位二十八年方為寒浞之孫澆所弑澆遂中絕
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與焉稷在傳作澆王逸楚辭天問引稷作澆此豈近通絕
字顯炎武曰古以左右衛殺為澆澆其銳卒謂之澆澆別帥謂之澆澆晉書載
紀離上健兒歌曰丈八蛇子左右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澆
乘舟瀉舟者不同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鄆鄆大戰於濮澆其舟滅之楚
行舟是悖理妄行之喻耳非真有此事也鄭小谷曰澆夏后相者是稷不是稷殺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年伍員語朱子之註沿孔氏之誤未及改正者今詳考之夏四年傳云使澆用師

滅新澤及新鄭氏哀元年傳云昔有過漢殺新澤以伐新鄭滅夏后相邪氏論語疏云如彼傳文當是昇逐出后相乃自立漢天子相依新澤新澤夏后相邪氏論語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誘漢流始滅滅而自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少康立都不言羿之事是馬遷之疏也故曰滅夏后相不是羿而是羿也至孟子以羿為達蒙所殺左傳又以羿為家衆所殺未知孰是然趙孟注孟子則云羿有窮后羿達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即以左注孟也孔叔才疏左傳則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混為混而殺羿也孟子云達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達蒙也是又以孟注左也總之雖出混意實不出混手故曰殺羿是混不是羿也○不得其死然猶焉也不得其死然言不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者禹稷一體人物而躬稼切於稷身上有天平水主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近世說者遂以禹後故互帶說述曰集注云禹南宮適之意以為羿羿才力絕人若可以無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畝若不能自營而反受天命以見夫之所養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故若人語意甚明無疑者若以躬稼為治水明農之事則此乃濟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義難通而與上句語意亦不倫禹稷因躬稼故當有天下豈羿羿因有材力即當不得其死乎躬稼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謂之躬稼教民為之非躬稼也行為並耕之設孟子關之引稷之教民稼穡而以為不暇耕然則稼穡不得謂之躬稼明其況禹未嘗教稼者乎蓋禹自蘇殲後亦即降同庶人親歷畎畝而詩稱稷卨勳以勳在茲則亦生長於田間者故南宮適云然不得以治水明農之事當之也○夫子不答答古止作合釋語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口也合謂口與口相應答也答說文云小未也非對答之義適之間援引古昔不勝感慨流連之致以善射盡舟誇羿之能而偏說到不得其死言禹稷之微而偏說到有天下語氣開合而意含于中不設夫子以不答深涵之而言不盡意故又以尚德印證之耳夫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此句是南宮意中所有以禹稷比孔子此句是南宮意中所有禹稷有天下自居一涉于謙一事于謙必無是理蓋適之間所謂直陳之而是非自見也夫下之不答所謂存其一事于謙必無是理蓋適之間所謂直陳之而是非自見也夫下之不可不答者假令羿羿禹稷之事而未有成驗也此當答者也乃羿羿禹稷之事而既有成驗也此無容答者也假令羿羿而或有天下禹稷而或不得其死也此不可不答者也乃羿羿而究不得其死禹稷而必有天下也此不必答者也但適與夫子所見似同而實異適見得福善禍淫是天道必然之理見人善為萬稷不當為羿羿惡人却見不必計到福上去即有時禍善福淫而羿羿自有所必不可為者禹稷自有所必可為者是尚德之心同其所以尚德者自異也適之所見知命之學夫子所見立命之學惟知命乃可以立命是夫子贊適之意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者忽之問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為饋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勿誨則其為忠也大矣

蓋曰命者聘會之書... 既設讀者出請命... 傳傳公二十六年... 不受辭此言... 羊莊十九年... 命之外更多... 宗本神作卑... 聘職能謀不... 人無疑也... 草創之草... 土德草改...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崇草奏稱非功... 故杜子美送李... 還報任少卿... 草者謂製作... 言曰載使子... 之也亦非草... 通用故太子... 詩字從言... 注實也是... 職行人之見... 楚不能敵... 正衛伐曹... 殺太子之罪... 魯取知師... 而行納揚... 結以侵衛... 或專官或... 者謂二種...

使之有專職者耳... 叔不拜... 伍員為吳... 昭公三十... 伯有使公... 子產能為... 義非別加... 子羽之手... 亦有南里... 之圃澤多... 二十二年... 公孫成子... 豈當以其... 一年曰子... 能知四國... 謀於野則... 行之以應... 而無彰... 則泯矣... 以足志... 為功慎... 之不... 之協矣... 以歸美... 晉之士... 之與他... 玉帛兵戎... 或問子產... 子西曰彼... 大夫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或問子產子曰... 子西曰彼哉... 大夫也...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政亂則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

其為人可知矣彼說者外之辭

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年人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

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聖乎其未有聞也

鄭國貧寡而俗偷情宗室侈汰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故以禁奸豐財

足國為要所謂愛之而勞生之而殺也聖人取人以恕苟有可濟於時者節錄焉

尼有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仲尼燕居又載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則子產惠人

久而後成者有二焉其一為奸雄之徒結民以豆區釜鍾之澤使德歸天下之先惠

而後成者有二焉其一為奸雄之徒結民以豆區釜鍾之澤使德歸天下之先惠

故先成而後惠也其一為君子之徒過信其不殺一人之意至萬端並起羣盜滿

山而後以刑誅救之則至慈者反變為刻此子太叔所以終悔也○問子西曰彼

哉彼哉彼指子西也意謂子西無足稱吾子乃彼之問乎哉此章論子產以類及

其死後於孔子未為蓋棺論定者烏可與管仲子產並論朱子楚子西則當時見存

或者以令尹子西功大罪亦大其人極貴議論子西則旅進旅退無甚可否歟

然彼哉者非痛絕之辭只是外之以為不足取正與騶夏分稱也毛奇齡曰盧東

元曰春秋有子西其一鄭子驥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

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為命節連記則必是鄭

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遠焉得

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徽未沫可加論隨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

說甚確但子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晉吳衛道固絕不嫌並名當襄

確謂多在哀定以前此則可信不解朱子何以舍馬注而用何注也故令尹子西

見於昭二十六年傳殺於哀十六年傳而經則惟哀十三年始書之注引沮孔子

事本史記在孔子當厄之末年引召白公事本左傳在孔子卒後一年其不可為

評論之據明矣若鄭則子罕之後為季氏子驥之後為季氏子驥之後為季氏子驥

之後為季氏子驥之後為季氏子驥之後為季氏子驥之後為季氏子驥之後為季氏子驥

是也子西名公孫夏即公孫氏子驥之子驥之子驥之子驥之子驥之子驥之子驥

皮名罕虎即公子喜子罕之孫世叔名游之孫公孫氏子驥之子驥之子驥之子驥

為從父昆弟又相與執國政事吳氏謂其未嘗富國無大可稱乎且其行事有同子

傳明云鄭人使子西即世將焉避子產則子產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

二十九年傳又曰子西即世將焉避子產則子產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

未嘗富國無大可稱乎且其行事有同子產則子產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之子西

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見襄二十五年子產賦隔桑子西賦黍苗見襄二十七年

此共子產並著也而襄二十四年則子西相鄭伯朝晉二十六年子西又聘晉先

云爾據此則為鄭大夫非楚令尹無疑○人也以上句惠人也列推之則人上有

關文明矣曾子曰先儒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西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如本篇中子路謂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西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謂管仲不死又相桓公曰管仲非仁者與子西問一似二子

公謂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觀二子未仁乎非仁者與子西問一似二子

皆為夫子以仁人許管仲故有此疑而夫子卒以其功許之蓋兩賢律人為未定

之君臣防者嚴聖人論人論一時之天下計者大也嘗說近是詩匪風疏引鄭注

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轉本皆列入人也讀如相人偶之入賈誼新

聘禮曰每門擬揖者以相人偶為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入賈誼新

書句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在酒前上時人偶之此蓋漢時常言阮元論仁篇曰

制是不分大國小國故論語云季伯氏駢邑三百也吳語魯人其達于於甬句東
夫禮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而于室之邑百乘之家勝
其有罪仲執法正罪奪其邑即是國政矣時管仲專政故云然非仲以邑人干
桓公則怨否亦當歸桓公若仲所任也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仲之且以奪國
州此論管仲亦曰昔管仲奪仲伯氏駢邑三百沒法而行不可謂聖人以為難諸
之便處立垂泣李平致死位徒無怨言而已沒法而行不可謂聖人以為難諸
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據此則指管仲行爵之公而不
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也集註引荀子仲尼簡然荀子但云與之書社三百不言
奪以與之富人莫之敢拒拒敵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荀子必是別事
三百字偶同耳晏子春秋亦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之所
與而奪駢邑者管仲之行爵也飯疏食沒齒句無怨言句沒齒終身也人齒生落
視年故年曰齒無怨言以罰當理也蘇東坡曰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
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處立蓋古今二人而已皇
本陸正平本南宗本疏食作蔬食○外注鑿乎其未有聞也此語本莊子天下
篇曰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也言是數人均為嘗有聞者
注特改有聞為未有聞言子產管仲二人均未嘗有聞也語本寬緩若解為絕未有
聞語流於激烈
非未子之旨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人之常
情然人富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箋曰此聖人體恤人情語教人勉其難以安貧也怨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也逆
境順境處之有不同者困勉錄云要看是何等樣怨若世俗貧富相形之怨此非
學者所難去如親老而菽水不給陋巷無簞食此真賢者所難泰然中井積德曰
驕不止於禮際簡慢宮室器服宴遊逸者其心驕也凡不恭不遜之事皆驕
矣驕謂矜伐而蔑視人也郝敬曰悲憫之感常有心堅忍而竟苦于不能堪故
其發也每不自覺等張之氣實有心自縱而非出于不獲已故其發也可以力勝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
魯大夫 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
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雖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
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
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箋曰趙魏晉六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儀禮士昏禮主人降階授老雁注
老翼吏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論語云趙魏老是老為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
臣之名云老亦是群史中尊者也老與
宰當即一人宰著其績也老優其名也

左襄二十五年齊師伐魯將求救於晉公綽曰崔杼將歸試君必不縱暴於我齊
師果歸不欲之人其心清靜故所見自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
於魯孟公綽蓋重其不欲也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當時公家
日事私家日強大國日橫小國日蹙趙魏之家不可從重安于尹鑄之徒附益其
勢滕薛之國非得管仲子產之才亦不能扶其衰天子惑於時弊借作論語意故
在言外也陳人中曰管仲春秋時化家為國之兆成矣故才知之士不仕於私
為耻而分裂寡穢之禍將作清靜之人不助其成謀則大國可以不滅且當
此之時并弱寡小之勢見矣故哀欲之國常以降為自諒為憂而盟會討伐之風
將息苟非敏略之臣力扶其衰緒則小國何以救亡夫大國未篡而小國未亡則
伯者之風可以復見而惜乎不能也此春秋將為戰國之勢也夫子固知之而寄
慨於公綽耶中并積德曰家老安得望尊之稱又何無官守之責又大夫貴真何
必小國要之國小而介于大國自會同朝聘社稷宗廟之事以至師旅諸役艱於
之狀景注兩實字並失當
江短才不殊覺不妥此才不中於大夫也漢黃霸才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
令風采不及而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人才各有所中也故使祁瑰定國治郡
川風采不殊覺不妥此才不中於大夫也漢黃霸才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
令風采不及而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人才各有所中也故使祁瑰定國治郡
趙今直隸趙州地魏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滕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
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皇本正平本大夫下有也字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

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乾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
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
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偏倚駁雜之蔽而其
為入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
非聖人之盡人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
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
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 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
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
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
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
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
此方可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
善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移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箋曰成人謂才德兼完之士也說苑辨物篇謂淵明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者子曰成人之行遠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防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為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臧武仲之知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故也是武仲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開端一若字只是就四子約略舉似四子原非知廉勇藝之極則也注中知足以窮理只就知而言非謂武仲能以之窮理也若字甚活所以必借四子來做個樣子者乃正為文之地耳皇本正平本知作智○公綽之不欲取其廉靜無貪讓之失而已注養心屬學者工夫非所以評他人也上句窮理下句力行亦同○下莊子之勇左傳十七年會于下杜注魯國下縣是下為魯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江水孔廣森諸儒皆疑下莊子即孟莊子引襄十六年傳齊侯圍成孟孫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先嘗食采於下因為號然孟莊子世為魯卿食采于邳未聞先食采于下者荀子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此事雖與左傳相似然明言過下非過成也子張篇曾子述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不云下莊子則下莊子非孟莊子明矣韓詩外傳十云下莊子好勇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下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黃遂赴敵而觸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言之以持以與人誤○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廣雅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為約也如富貴不相忘之類所約或在數年之後是久要也其富貴之時願前言而如約前言是平生之言矣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富其前不覺貧與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一說平生之言是平生期許之言即上文義命是也不在然諾上論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履亦可以不忘方是守得義命定打不得關頭破○亦可以為成人矣中井氏曰上節亦可以為成人暗伏聖人而言是節亦可以為成人對上節而言雖品有高下皆成人矣蓋第二等成人第三等成人云爾注意未變○中井氏曰以知仁勇為達德古有之以知信行為達德未之聞也且行之果與勇有近似若信之篤豈可以為仁之醫無所屬則是孔子語固有出乎三者之外也程子何以曰不出乎至胡說則當削去矣英曰見利思義以下皆子路之所已能者故孔子進之以兼長又兼禮樂之文而又發其意中之蘊抑之以為今之成人者正以子路勇于前進不必明示謂此不足安身而子路亦自不立住也而胡氏反謂不復聞斯行安所見而云然耶極袍章終身誦之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字為入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盈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字雖實疑未及此但君子與入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箋曰曰云云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字為入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盈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字雖實疑未及此但君子與入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皇本正平本其言下其笑下其取下皆有也
字○其然豈其然乎其然非疑辭豈其然乎四言爲疑辭中非曰孔子者魯
人未審文子之爲人故以問焉公明買人而稱衛事則不宜有差謬不能不受
以爲信故曰其然也非與入爲善之謂然其言甚高非文子可能者故曰豈其然
乎文子謂享靈公史歸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史歸以富稱文子文子爲衛公族
大約於衛臣中爲廉儉者故采邑所出得有盈餘致富非必刻取於民也且必問
之師近於時然後言然文子觀于瑕丘曰樂哉豈丘死則我欲葬焉觀此則文子
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是善夫感情易好名之人皆能之節難必聖人始
能之如買所稱文子居然聖人矣夫安得遠信之一說龜井中曰子嘗疑人始
之稱文子或過其實賀諸公明買對曰云云於是知其果爲過稱且嘉賈之善
對曰其然豈其然乎其然者斷買之言也豈其然乎者斷人之過稱也否則既
可其言亦從而否情理皆失或又謂聖人待人忠厚不言不笑不取夫子豈不願
文子有此時言笑義取夫子甚幸文子有此觀文子者當如買言不當如時論也
二說皆不肯違蓋注蓋以買之言近于時中而
夫子不之許則似忌者之言爲不長厚故耳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欲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知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
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不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之之言亦
春秋諫意
之法也

箋曰魯有三防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此東防也在今沂州府之費縣東北六十
里世爲臧氏食邑二十三年藏紇自邾如防即此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
防此西防也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西北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傳十四
年季姬及邾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
防即此以防求言據己邑以請也爲後猶立後也以字與以費叛之以同要君之
跡以防兩字既明著又特下於魯二字與以防對隱若國矣○雖曰不要君要
孔安國字經傳約動也蓋要與叔義相近強人使從己言也臧氏世有勳勞魯未
當遂欲絕之故仲亦曰紇之罪不及不祀也其如防請邑乃智者慮事過處不知
已是犯要君之大罪夫子特就此指出以戒夫人臣之效尤者非爲仲一人言也
切勿誤認反似聖人必搜求人之過失當時魯政由季氏攻滅孫亦出季氏仲實
要武子以不從之勢人便道仲是要季氏無有以仲爲要者者不知此防是
魯之防則以防非要君而何故特下于魯二字定他愛魯而武仲之罪無所逃矣
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君者故宋華亥向寧華定入南里以叛自南里
出奔楚宋公弟辰入蕭以叛自蕭出奔魯武仲以防雖未至于叛然無其事已有
其心則以夫子諷之夫要君則無上是大亂之道也武仲要君魯臣未必知之在
他國則井有效之者矣襄二十九年高豎以盧叛閭丘師圍之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與無廢二動敢不避邑之言如出一口矣嗟乎要君之罪不著據
邑請後又豈止二人哉○范說好智而不好學引用不切當左傳襄二十三年臧
武仲之辭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動敢不避邑此含先祀不守則將據邑而叛之
意矣辭似卑遜而要君之意顯然其辭之卑遜乃當時熟套楊說不當采入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公譎穴反○晉文
名小白譎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力假仁心皆不正
然桓公仗義執義教言不由詭譎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救楚而陰謀以取
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
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譎

箋曰說文譎權詐也韓非子譎主便私注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漢書各取
一切權譎自在周禮小宰疏兵書有譎風之人謂譎詐禁出觚角非常也
中井積德曰是章桓文論其爲人也非即事而論
焉然後人不能不就事而考焉亦不失斯意可也
又曰正者非謂正理只是其人正直無邪曲耳若苦謂善甘謂甘是也若晉文公
出亡經歷諸侯以求入國也而其口每稱不貪不食國之語分曹衛命三日糧及使視
魏擊之創之類皆可謂譎不正矣桓公則無機關如此者故曰正而不譎也正字
不當重看郝敬曰晉文主盟八年書十有八事皆陰險刻薄觀此後數章皆學齊
桓管仲之功而于晉事略不齒聖意可知當世若無桓公開先定局以晉文之譎
宜無不爲而過恤王室與同盟乎東周十二諸侯苟延殘喘皆九合一匡所留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故曰微晉文吾其披髮左衽此齊桓公正而不譎之大者齊雖不朝葵丘下拜猶
知有禮晉文吾其披髮左衽此齊桓公正而不譎之大者齊雖不朝葵丘下拜猶
管仲學焉後臣經營數十年而後事集重耳亡命反國數年枝梧攝其君臣而瓜
分其國鄭世子叛父歸齊桓公以大義拒之而晉文聽衛臣之訟以因其君魯哀
姜齊女私于慶父弑閔公齊桓公數其亂取而誅之境外而晉文規納弟婦長羸
凡此皆正與不正之大者他可知也劉沅曰齊桓在晉文前者專論二公優劣自
當先桓後文乃從晉文說起譎而不正正而不譎中間紐合蓋深貶晉文也五霸
皆非正道而齊桓略遜猶有近正之概至晉文純用機智善義益未始齊桓皆
傳而齊晉文之後世主夏盟常人以成敗論人每歸美春秋之末尚智尚力皆
祖晉文也故夫子特言夏盟常人以成敗論人每歸美春秋之末尚智尚力皆
秋至於戰國亡秦皆以譎敗者也孟子言仁義而譎稱功與此章同一意見潘維
伯曰詩曹風下泉序云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
城曰共公即位於魯八年春秋經于泲于葵丘于鹹于杜丘于淮齊桓作方伯
共公幾盟會無不至自晉文修觀狀之惡侵曹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取濟西田終
共公之世不得備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晉伯之賢侯曰齊桓公爲會而封
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是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共公時晉文正在位
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衛風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齊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至晉文繼嗣詩無美之者二詩可為夫子兩言之證楊慎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亦多於桓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於桓公實則其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運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繼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恃矣此桓公之所不為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權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帥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誦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豈文公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料居動反召管仲○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子路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也九春秋傳作糾管侯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溥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箋曰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則公子糾與桓公為異母昆弟也○曰未仁乎凡論孟學事實而論之論上必置曰字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九合諸侯會也謂合諸侯也古賀煜曰古來諸儒皆知九合之為九會但必欲拘拘於九次乘車之會當之於是博證經籍參差不合則又曰數某會煩碎極矣集注始本左傳傳二十六年展喜簡師之言以九合為糾合謂古字通用願猶未免遺講夫九糾通用從未聞惟莊子天下篇萬親操棄相以九糾天下之川注曰九糾糾糾合錯雜使川流貫穿注海也然司馬彪唐代之儒不足稱古恐難以為據予謂九糾亦九合之意原以數言不必改作糾也且夫九合之為糾合左證惟在展喜一言九合之為九會難見傳記不一而足左傳襄十一年管侯以樂之牛賜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屈原天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此其確然有據者然則九合何謂也曰古人言數多止於九至逸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注文選云九者陽之數極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於之叛者九國楊用修云九國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又曰逸周書左九國楊用修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燈案不止此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又云九折臂而成古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皆為的證然則九合者惟言其會之多九本以數言而數不必泥也諸儒必限於九次會固屬可笑而朱子以其不止於九次會改作糾合亦似武斷案左傳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此主禮稱不致離散而言故曰糾合見其統攝之德管仲相桓公糾合宗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此主功烈之盛而言故曰九合

見其會盟之屢糾合自糾合九合自九合各有所當豈可混為一乎且論語九合諸侯下便承之曰不以兵車專就九會之時言非泛然以糾合諸侯言以見會盟數而諸侯聘睦垂衣綏帶之狀蓋當時諸侯多數故夫子學以事伐鄭國九合諸侯而皆非兵車之會洵為春秋時絕無僅有數故夫子學以見桓公勳業之大若從集注謂不假威力則不以兵車句孤立無依或改作不助干戈不勞兵革然後義始通且桓公之時不以兵車耳若夫終身所以糾合諸侯固亦有賴兵力者所謂五霸先許力而後仁義者豈可謂之不假威力乎○不以兵車以用也三國志陸績傳引經以作用春秋之世桓公之未與與桓公之方伯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善伐或強于北蔡師善敗刺盛于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紀小而併于齊鄭弱而偏于魯此桓之未與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續召陵而荆帖矣陳旅燕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王伯也蓋自東

聖諸侯爭強未嘗有一日不事兵戎者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矣○如其仁如其仁子路以管仲不死糾為未仁則以召忽死之為仁矣孔子承其意而答之者召忽之於糾殺身以為仁矣然未如管仲在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仁價被天下也夫以一死而全億萬生靈之不死是何等關係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子路謂管仲未仁論仁體也夫子謂如其仁論大用也此干死以成仁管仲反之故子路疑其不死之未仁是專求仁于心也故夫子就其事功以示仁之大用問答主旨在仁不在論定其為人也潘維城曰後之學者或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小童抑揚過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為齊人祇知有管仲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云爾不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論語所無而為齊論所增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畫於其間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重
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被皮奇反衽衽而審反○翦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懲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衽也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
糾之事實管仲始與之同謀適與之同死可知也輔之爭為不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不可也彼管仲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也之善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高乎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哇魏微不死建之難而從太宗可謂賢於管仲矣後漢有功何足道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異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箋曰謂諸侯朝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左成二年傳五伯之朝也伯朝聲之
轉也蓋伯以位而言朝以權而言說文伯長也謂諸侯之長也一匡天下呂覽
言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楚詞注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以數目作對則一次匡
解可從統一之說況而不切一匡者言先乎是春秋之壞亂極管仲對則一次匡
正之如長夜之且以見其不變濁世之一匡實事一匡因以尊周禮之正叙處只在
疑左衽就漢表言之北伐南征之功實事一匡因以尊周禮之正叙處只在
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被
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不可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被髮左衽被
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為飾戎狄無此禮左傳二十二年傳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是被髮為戎狄俗也左
衽者衣前從右來向左也說文衽衣衾也衽交衽也著韻解話衽衣襟也衽襟一
字聲類禛交領也交領即交衽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深衣則用對
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深衣而言戎
狄無禮服亦無深衣而皆是左衽故夫子舉為言也王藻冠當旁彼衽而掩縫之
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與論語夫子冠同揚異
矣齊桓之時准夷病杞矣狄亡邢滅衛而溫亦滅矣山戎病燕矣王子帶以揚異
夷服楚為壤夷然楚本非夷也而齊管亦未嘗能服楚也○匹夫匹婦者孟子趙
注匹夫一夫也傳三十二年公羊傳注匹馬一馬也漢書劉向傳願師古注獨夫
猶言匹夫也鄭風曰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特獨同義然則匹亦宜訓獨也諒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十一

宗 文 院

為信欲見信也如後世書牘所用諒察察亮等字經於溝洫者皆謂中生維維也
記田單傳遂經其類於樹枝葉所隱察察也荀子強國篇論政而引其是也楊偉
注經綏也溝洫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澮也說苑善說篇
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即以此義也此章但論
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勿徐幹均以經溝洫者為夫子貶召忽
大謬○陳天祥曰程子專主桓公當立直指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意謂為弟不當
爭國以此為子糾罪名特欲圓成管仲不死之理也却不知子糾管仲事為一體
子糾有罪則管仲之罪亦不能逃試觀將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既與子糾同
謀輔其為惡反見事敗身死方知其輔之爭為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醜也
不惟管仲如此召忽亦是同惡之人其死乃是為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醜也
孔子亦無異議足以知召忽非為黨惡也召忽之死既當子糾則無罪管仲國
之亦無不義矣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各因畏禍分適他國無既既既襄公國
人復殺無知齊國大亂二人各以其黨擊兵入國先已無嫡庶之分又各在倉卒
危亂之際安能必其誰當立但桓公先入國人立之齊既有君子糾雖長亦是
齊臣因國亂無主故有如此之事必欲責之以讓豈惟子糾當讓桓公亦當讓
於子糾使桓公能自審此則子糾不至見殺召忽亦不必死管仲不死又不須論
正由子糾死非其罪召忽為義所激於是死之其死可謂無愧矣管仲則心付之
糾未正成君桓公僭公之子又有鮑叔牙素為知己故忍死以待其用此管仲之
志也此之召忽不無等差惟是他日能有諸諸侯一匡天下非常之功生民受非
常之賜孔子以是稱之耳然則臣人者如召忽可也程子以王珪魏徵為喻責王

魏不死建康之難亦為未富王魏之輔建成與管召輔子糾之事絕不相類是時
高祖為君王魏所居之職高祖之所命也建成陰用邪謀死於非義輔導之官當
自請其不能匡正之罪於有司無死私難之理程子引此書以申明不可同世之
說意謂建成為兄王魏所輔者正此又勝於立魏以長之常例專主建成當立也
夫建康太宗之事又與餘者不同太宗以童稚之年運神武之略受夷大亂制
群雄化為國致高祖遂有天下近古以來實未嘗有高祖不權事宜慮不及遠
竟以尊常長幼之分處之於建康之下兄弟之不能相安必然之勢也建成難居
太宗之右司馬溫公已嘗論之善乎宋王成器之言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
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玄宗暫平內難宋王已知
難居其上而以先功為讓如太宗之功又當何如哉建成本庸鄙無堪徒以年長
之故建康取爾門之誅太宗負殺兄之惡皆高祖處置違宜之所致也太宗固嘗
許太子於數年之間建成未嘗聞有爭奪之計惟建成內不自安百計千方期於必
殺太宗於此心當如少保李綱竭忠力諫諫若不從即當棄官而去彼既不務為
建康更徇私迎合惟勤早除秦王不願有君親在上不恤其骨肉相殘構其兄弟
交惡之心速其死及相加之禍此王魏所有之本罪其罪正在黨於建成不在不
死建成之難也死於其難正為黨惡而死情罪益深死固當死但當就其自身合
得本罪而死若不即死則遠遁山林終身不顯又其次也過此以往非所敢知大
抵管仲之過比王魏所犯者特輕管仲之功比王魏所成者甚大毛奇齡曰子糾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十一

宗 文 院

小白皆齊魯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
羊曰魯殺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
子糾宜為君者也殺梁以為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大第為言故荀
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
小白杜元凱曰左傳注亦曰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為書其
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為書其
以爲棄我蓋曰小白幼而賤鮑叔不為魯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
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死一以減管仲
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故事書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同誤讀漢昭
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漢昭此語以漢
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敵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願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
也言弟者諱也是也而故誤讀之以顯古人兄弟之誼也又曰管仲鮑叔
各傳一子因各奔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為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
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皆其臣也王魏受高
祖之命而為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則戰戰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欲死當
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還主魏于棄府則戰戰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欲死當
據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命傳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人為君何嘗之有
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矣齊卓子獻公立為諸以屬荀息者也况
雖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為君則里且為荀息為何殉之有古賀煒曰糾小白弟糾

之說獨據昭一書而散見古書者絕不之及殊不知昭以漢文兄而淮南弟故移易其兄弟也蓋程子以為弟弑兄人倫之至惡天下之大變有人焉忘仇蒙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過群公子耳仲之與魯孰為魯公所命之臣乎抑孰為魯公所命之臣乎度不

事不共事獨何也又曰管仲與主孰有階級然其君臣之分未定則一也王叔不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

與已同進為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設法亦

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氏曰家臣之職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

故此則之云大夫僕明僕為家臣中之為大夫者也陪臣春秋時稱大夫亦有如

葬陳子亢后至妻與宰宰即家大夫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以殉

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孟僖子之臣

亦稱大夫昭七年傳稱召其大夫是也釋文云僕本又作僕漢書古今人表又作

僕○升諸公言達僕於公朝也諸字在句間者必訓之於論語中唯此一字似難

訓以之於然古人之文簡而深奧自不失字例此章若以今文記之當作公叔文

子之臣有大夫僕者文字屬升諸公而自立字例今省許多文字語意似硬而高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古○可以為文矣者衛之卿大夫如顯齊史漢中固亦有身既沒而猶能薦賢退

不肖者矣然此特和衷之誼耳若僕固文子臣也春秋之時諸侯之卿大夫非其

君之重其弟則世臣之裔也士之起于寒微者不過仕為小官終于家老而已矣

即甚重其人者亦不過私其才智以濟其身耳出諸佐貳之末公諸君國之上雖

則處處硬塞周書設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動好問慈惠愛民惡

民惡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等例而禮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

設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亦文

乎盡公之論不本設法而夫子亦舉同升事以合之然則設法為後人之安發明

矣斷不可采入崔述曰逸周書中有設法篇按設法之所為制意必將以勸善而

懲惡也篇中經緯天地文錫民爵位亦曰文聖聞周禮曰昭容儀恭美亦曰昭使

謂之武亂而不損曰蠲死而志成亦謂之靈美惡同詞聖在一例褒貶義無存勸

懲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設法欲何為乎希也王也公侯之與君也長民者之稱非

說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欽明者史臣贊堯之詞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子癸公蓋沿商制以千名為號者今乃以丁為設然則乙癸亦當為設何以乙不

之謂他如正直忠愛守恐之類春秋時從未有以之為設者則此篇或後人之所

大夫乃今以史考之，衛康叔之後，世世無諡。齊太公宋微子，蘇叔度，曹叔振鐸，皆四世無諡。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無諡。周公子伯禽亦無諡。晉唐叔子，聖父子皆無諡。周果制為諡法，何以諸國之君皆無諡乎？蓋諡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漸而起者。上古人情質樸，有名而已。其後漸尚文，而有號焉，至湯撥亂，反治子孫，追稱之為武王，而諡於是乎始。然而子孫稱之，未有敢擬之者。周之二王諡為文武，蓋亦仿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故亦諡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微而行。周公之乎商有三宗，西漢亦有三宗，至後漢而宗始多及。唐宋而後遂無宗也。數世之後，俗尚文，遂無不諡者。然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諸侯諡者寥寥。制也，之而亦諡之，然皆以爲特典，非以爲常制也。夫向未敢擬，後代之諸侯諡者，寥寥。大夫始漸有諡，蓋以春秋傳考之，晉自文公以前，惟樂共叔有諡，狐偃先軫有諡。稱則亦以爲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諡爲常。先穀三節，以罪誅，乃無諡。降於平頃，則雖樂盈之以作亂，死荀寅士吉射之位，出奔而靡不諡矣。魯大夫有諡者，較他國爲多。然桓莊以前，卿尚多無諡者。昭定之間，則榮駕鸞南宮說子服公父之倫，下大夫靡不諡者。鄭大夫初皆無諡，至春秋之末，子思子膳亦有諡。惟宋大夫始終無諡。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一？齊彼此互異者，是然則諡之由漸而起，彰彰明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扶喪。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

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

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時曰：無幾維人，四方其誦之。
箋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曰及之也。夫事衛靈公，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皇本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本南宗
一本作子言鄭本同。鄭本可從。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左昭二十二年傳：「叔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因馬父曰：子朝必不克，文例合符。陸本誤。○奚而不喪矣，而猶奚爲也。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孔注：「易喪爲亡。蓋謂失位出奔，以衛亦干乘之國。康叔武侯之德，猶存，雖一君無道，未至遽亡其國也。然則做喪，國似不是。」子曰：「仲叔圉云云，靈公治國，無法盜可以殺其兄治家無檢，妻可以逐其子，但用人各當其才，亦且使之各盡其才，所以不喪。靈公時魯多賢士，苟能旁求，俊又何所不濟。夫子語氣，全是警悟。康子不是，回護靈公，故曰：「吳季札嘗悅道，伯玉、史狗、史躄、公子季、公叔發、子朝、云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靈公不能用，用此三人，仲叔圉即孔文子，公叔發，公叔疾，公叔結之。事生平可知。祝鮀有口才，夫子謂其侯王孫賈以媚寵要夫，而不喪之辭，如病人服，服劑非終善任器，使皆足效一割之用，曰奚其喪亦宜喪，夫而不喪之辭，如病人服，服劑非終

養生之經，大抵用當其材。頭石可以攻玉，在其材神，不可以執，可使靈公能委任，道伯王史，魚諸君子，國長治矣。何至繼世之禍乎？治幹辨也。待賓客有禮，則不啓費，而諸侯，隨宗廟之根本也。古者國有大事，禮必于廟。始商承當必合，羣臣百姓，以尊尊親親，爲廟，屬人心之本。故禮云：宗廟，嚴則社稷重，非事鬼神求福之謂也。周禮：大祝，掌六辭，賓客之辭，命皆出于其手。如定公四年，臯隲之會，衛人先蔡以祝鮀之辭也。定公八年，郭澤之盟，衛靈公欲叛，諸大夫不可，使之會。衛買朝，無人而問之，遂背晉則賈之晉，軍旅可知也。○此章言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齊文宣荒淫，淫在性，手榮紉，然而知楊皙之賢，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與靈公事可參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箋曰：作，畏怯不謹之意。禮記：「將就席，容毋作。」是也。與，慙，稍異，惟不自度其能，否故言之易。若自度其能，否即能者，亦自不敢易矣。皇本爲字上，有其字，正平本南宗本同。大戴禮：「會子立事，靡虛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後漢書：臯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皆有其字，爲難，即在不作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夫子之言，專就其言者立說。言之不作者，爲之難也。本文並無大字古者言之不作，則其言者立說。言之不作者，爲之難也。本文並無何獨於此章，添出大字，大言不作，爲之固難，可道小言不作，爲之易。耶注中，大字不用，皇本無也字，南宗本難下，又有也字。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十四年春，陳成子弑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

朝，齊朝。○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

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程子曰：非孔子之言，誠者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之蓋曰成子陳乞子簡公悼公子陳恒稱成子叔孫州仇稱武叔此經不以名之字
 辭也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為言明此文沐浴亦
 因齊而設故王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癘沐浴是見齊必沐浴也說文云
 沐浴也浴酒身也禮七十者非有大故不入朝茲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為
 大故也陳恒弑皇本正平南宗本弑作殺○公曰告夫三子當時權去公室矣
 然矣宜乎三子則不可也皇本正平南宗本弑作殺○公曰告夫三子當時權去公室矣
 子皇本正平三上皆有二字○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稱孔子曰而無對
 而告人也人者僕御也出而自言非稱語蓋車中與僕者語也稱孔子曰而無對
 字此退而言之一傲也從大夫之後謹辭猶云在大夫之列非召歸魯此後雖不復
 後陳恒弑君在哀公十四年據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被幣召歸魯此後雖不復
 以見職事然仍在大夫之列以終其世也蓋後世奉朝請之類如吉月朝服而朝可
 告夫三子者中井氏曰哀公之言本唯告夫三子四言矣夫子乃添者字自有意
 蓋言君不能自主而使僕告夫無君如三子者邪其將何益無無限恨正在者一
 字又曰注法所必討是言可討耳非諸國通法上節注人人有得討之責乎必不然
 唯魯鄭國而世世婚姻故可討耳非諸國通法上節注人人有得討之責乎必不然
 人也非通諸國者其下乃云况鄭國乎鄭國比之同朝甚確况字失當此等皆不
 察時勢強求當討之理故耳○以吾從大夫之後不致不致此二句亦出而與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僕者語也兩不告一意但上告告君也此告三子也蓋言吾非初不知言之不
 行而義不可也孔子且不敢不告而哀公不作主三子不可無限敬愷益于言
 外夫春秋時弑君者多而在夫子為大夫後恰止陳恒一事篇中兩言從大夫之
 後是所以請討之故而其意則欲哀公乘此舉機收大權也使公發令國中以順
 絕跡於獲麟傷空言之無補也史記六國表曰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
 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
 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說此事不行而戰國勢成四塞
 逆之國橫於天下筆末也字皇本正平本無○顧棟高曰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
 之兵權在家臣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邱而三子靡然聽從登孔子當日奉魯君之
 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便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
 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再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
 移權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舉陳恒之首亦當可見
 之推及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運道可興矣豈首亦不可見
 諸實事者載案盡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權好皆有所顧恐斯亦
 討則夫子必能得之三分而大服齊人則三家與兩國之權好皆有所顧恐斯亦
 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毛奇齡曰孔子請討事見左傳
 陳恒弑其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毛奇齡曰孔子請討事見左傳
 將者孫孔子詳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魯史記當時在朝

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為表裏第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語算私記所略
 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
 所云民之所與也則以乘而半語則正答魯為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極君之
 析君之利誘君之嗜願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
 慮夫君臣主客各有屬屬在哀公量強弱正非量敵正非量敵正非量敵正非
 設果欲與師則此之慎重量在哀公量強弱正非量敵正非量敵正非量敵正非
 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詔君亦何以可使問答不
 如此此崔述曰余按傳文前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詔君亦何以可使問答不
 公以為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權者不克
 若不告以可克之故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釋傳文但節其後數語
 違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己知
 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為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
 葛武侯之表懷帶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
 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蓋義以民心為主故孔子以力不與言非論
 力正論義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以來天下亦無仗之邦國謂因齊民
 皆不足與有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邦國謂因齊民
 為以力而率與國則為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安非衛曰程子云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宋儒對罪之策常不出於此數語然當時
 天子微弱魯晉方爭而又有於越之難宋儒對罪之策常不出於此數語然當時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救三家猶不肯聽孔子之言假令孔子告之天子方伯果肯從其言而討齊乎即
 不聽將中止而待其首肯而假令孔子抑不願成敗利鈍獨事魯國之師而討之乎
 夫戰國危殆也國之存亡人之生死係焉故聖人尤慎之若謀其義而不謀其力雖
 師戰國危殆也國之存亡人之生死係焉故聖人尤慎之若謀其義而不謀其力雖
 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是在其臣子固宜然若他邦之人力能討則討之否則教
 民備以待之可討之機必不輕舉妄發以敗其君事也至於先發後聞可也不唯
 侮聖人之言始有不可解者焉是時孔子年七十餘致仕無職雖欲先發後聞無
 士卒可率豈欲其率門人致死於齊而伸討賊之義邪孔子明言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致不致則孔子不從大夫之後意雖欲討亦不致不致則孔子明言以吾從大夫之
 發後聞為孔子之過難曰非僭妄吾不信焉故左氏所記哀公之問孔子之答在
 當時尤為切要之言學者思之中井積德曰程子言周室其復興乎是亦大早計
 矣苟天子無其德雖諸侯能討賊豈得因與哉若言魯君因此遂收三家之權則
 近是按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無道者臣弑其君天子方
 能討之時云程子言上告下告則是有天子方伯也而有天子方伯則彼自能討焉何
 待魯之告又何來乎使魯成其功說前註專以人人得而誅之為說而不問天子
 方伯之有無程子言上告下告則是有天子方伯也而有天子方伯則彼自能討焉何
 之論耳若有天子方伯則魯完守備兵糧侯王師至而戮力可也不宜獨發師
 誅之慮滋蔓不可復制者則有先發後聞之權道耳陳恒弑君國中難定何嘗外

事則是一國之禍無滋蔓之虞征討之遲疾三月半歲無所擇也何用種道為當

時若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則陳恒不弑君矣此可以推諸說之失又曰凡鄰國

之亂討之有早發師而得便利者乘其心未定也又有遲發而忽成功者俟其

國事略定而詳賊爭權內相戕也是類皆時勢之向背而行軍之權謀矣與道理

之言無干涉勿以入講○注所引胡氏先發後聞之說朱子抄錄隨四年宋侯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文公十五年諸侯盟于厲胡傳之文加仲尼此舉四字以為此

說胡氏原文云鄭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詳其文泛言鄰國諸侯

非謂孔子陳恒弑君在獲麟之後胡傳不及此事朱子刪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

為難故夫子教也以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

不欺此章以不欺為重而語意則與犯之一申言當無欺而犯不當以欺而犯誠

以不欺子路之所不足而犯其所長也子路之賢不憂欺詐其君但性好勇有時

夫欺有出于身者如自家好貨好色却諫其君勿好貨好色也有出于言者如唐

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行則必有大禍說得太過則近乎欺也有出于

心者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自欺也子路之欺與他人異勇者氣

浮輕發而不能調如天子嘗惡其侯斥其行詐以此君臣之道以為義為表以恩為

裏義則有不能犯恩則有不忍犯不忍犯不敬者而或欺焉所不敬必有甚于犯者也

尤事君之所謹或也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者隱即為欺矣皇本也作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猶天理故日進乎高明

進不進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下無盡境君子小人皆非一日而至

君子自退如晨向且至于日中小人墮落如晝向晚至于昏夜人各有樂處故各

不能自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路頭唯在義利之間而已中井氏曰君子一

志於義故日月益上卒至于德小人一志於利故日月益下卒亦至于極君子喻於義章立言不同而語意相通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

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恐

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 不昧於所庶矣其

或曰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

禽畜引此經而上下文皆申此經之義其云以為禽畜者禽饋獻之物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正其為己為人之證 謂所謂論者徒饋獻于人而無益於己也孟子謂

蓮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蓮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

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

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

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

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

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史記稱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蓮伯玉漢書張敞曰蓮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

人後漢書王暢曰蓮伯玉為君子論語兩章其生平已可概見蓮伯玉見於

春秋在襄公十四年其時已與聞孫實之事必其名位已著在強仕之年可知又

八年孔子始生乃又歷一十八年為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

公也毛奇齡謂以百年核算未能算過之人而引莊周六十而化以為證荒唐之言

何足據乎其說良是左氏書中如吳季子齊鮑文子皆以九十餘歲老人尚見於

策藝選釋論云蓮瑗保生此長年之證與之坐者親愛伯玉欲詳聞其起居也此

及其使此說不是古人使入于朋友皆其子弟若子弟非賤僕也原無不坐坐以

子以殊禮待之邪論語詳記此文者祇以以來有立時之言乃妄坐時之言立與坐

何非敬其主如諸侯相朝大夫來聘皆先迎于門而言後乃宴坐而言是也

迨送賓時方問無恙問無恙者問其疾病痾瘵親愛之情未可遽違于所尊不敢

質直必至送時乃問也故於此記與之坐以見詳審聖賢交友之誠語言之倫次

不可少此數字也豈惟敬主云乎命禮曰魯衛兄弟之國孔子不得有為於魯猶

孔子行矣於是因己之不得有為而望衛之賢士大夫出而為之如伯玉者固孔

子所深望也然伯玉為人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卷而懷之則不能有為矣

孔子望其有為而又恐其不能為故一見使者即有夫子何為之問彼使者乃

深知伯玉者也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

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

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

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

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

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

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

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

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

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

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

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不能為

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為者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伯玉之

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夫子何

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有為與

伯玉之不能為有為皆在言外矣此其相知之深措辭之善孔子所以數美之也然問

夫子何為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嘗也明伯玉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衛之不足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見淮南子原道訓注以爲莊子誤又夫子信之不待光輝宜者矣光輝宜者竟
後人之虛度宜削仁壽曰知知之無窮而後識入之不能無過有爲己之實心而
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也蓋言過之不可深過而曰未改深
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論曰後世之學其過密務制斯心欲
一毫不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木石不能無過但在能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
若欲強無過則不至死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於把捉矜
持外飾內非故曰君子不責乎無過而責乎能改過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何待證明乎云引夫子之言以證大宰所以稱多能與此自別
蓋曰朱注重出是也那疏以此經連曾子語爲一章然孔子之言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
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良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
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
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出其位此良卦之象辭也然不恒其德則下學子曰二以別易文君子思不出
其位則直爲曾子之語未見其爲易文但因素傳有此語爲非曾子之言耳歐陽
子云繫辭以下非孔子所作宋儒有云繫辭中稱子曰是作者引孔子之語猶子
思中庸之書也是以稱子曰知非孔子之作也然則說卦無子曰字家傳乾坤說
四德非文王之旨其他亦推廣其義者往往非文王之徒所作非孔子親筆
體別立二義亦非文王之旨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行去聲○耻者不敢盡
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蓋曰恥字須一申說此章言言行宜相副也論語語此意極多學固不出言行故
也夫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過猶不及夫
子明已言之矣集注失之○那本之字四書辨疑云今從皇本謂夫論交際篇
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亦作之字

兩意本因而言爲此說蓋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
所恥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也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蓋二論意同而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
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

之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
之言其序有同者以此

能一焉語意全同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若有限量則有息而非聖人矣因
知道無盡而聖人之學亦無盡故孔子自視于三德猶若無能一也夫子自道也自道
若虛亦此意也知仁前後後異序無意義言此三成德無能一也夫子自道也自道
猶曰自稱言自稱自己也與自言有別夫子雖曰我無能焉自子貢視之三德盡
備故子貢贊詞如此猶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類子貢是語尤妙文章
家所謂翻案矣本評他而究爲自評也自道之云非恭非誇夫子未始有意宣明
己德特他人見之便以爲自評注解自道爲謙辭非是皇本知作智○我無能就
仁知勇三人言本是平列非申說如尹氏成德以
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是推究之論非經旨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
乎哉疑辭比方人
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
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優劣而臧否之是聰敏好辨之弊也○賢乎我夫賢射勝之名也投壺某賢於某
若干純是也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
內自省也安暇方人○賢乎夫不暇是反語已古人之語多有之後世文章家亦
用反語而今之俗言尤多有之言己不賢不暇方人是明示以自反之功非褒之
而疑其詞故爲含諷也師之於弟有善誠無譏諷聖人豈作吞吐讓語皇本夫
下有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
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
於此一舉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蓋曰那本作患其不能也然古法及疏中釋經並作己無能今從皇本此章與前
後篇多同學而篇則欲其反而知入之賢否也里仁篇則欲其反而求所知之實
否也此章與衛靈公篇同而文則異矣蓋務外者爲學
之通患聖人每欲人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
之也億未見
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
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
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蓋曰逆讀如以意逆志之逆說文逆部訓逆爲迎又云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故
賈之逆河鄭注云河水相迎受順命之逆子鈞即迎太子鈞左傳言戰或言晉師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

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

及知而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

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箋曰莫我知也夫此歎道之終不行也。史記說苑並以爲獲麟後喟然而歎是語非必爲子貢而發子貢適在傍承之云云耳與陽也以吾爲多學參乎吾道一貫

不可一例文法自異。○何爲其莫知子也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孔子爲大聖人故

不尤焉云爾夫時命與予遠即天弗祐予也。○下學而上達上下只是高下淺深

而已皆以入道爲言上達如盡性知命之類是也。觀君子上達及注中漸進字則

上達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也。若學一件事便知一件

理就爲下學上達則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便與君子之上達不類

蓋達字乃不成章不達之達郝敬曰易曰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道不離

器故但可言上下而不可分精粗彼此然則下學宜何先曰先行世儒誤解格物

致知謂學先知而後行是以知爲下學行爲上達也。易云知崇禮卑禮履也即行

也崇效天卑法地乾知坤作知無爲行有迹聖人知即是行學者求知必先行有

行而不知道者末有不行而能知者也。孟子云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

而不知道者末有自後儒先知後行而學術荒矣。凡篇中開示諸賢皆語以行事

不言性與天道向行也故行者下學也。知者上達也。二氏語上遺下先知後行故

荒唐無用後儒踵之非聖人之教也。○知我者其天乎者以天對人看則天字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乘殷之紿之數仲弓問事賢才而夫子有舉爾所知之訓豈可以其不唯而讓其

未達乎。子遊子夏問孝而夫子亦以不教何以別乎。與色難之語此義平明不爲

約約必無不可與言而失言之事但或有不能了於聖言者如樊遲達材明效

退問於子夏至其義理豁然方已決不漫然嘴過。況子貢之聰穎顯子以下卓

未見其倫匹安知其非昭然洞知而不煩再問耶。多學一貫章集注亦以其不唯

斥其終未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

志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服氏景說伯字魯大夫子

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子路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

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失於命而後寮然也。

箋曰公伯寮姓見廣韻馬融云伯寮魯人弟子也。蓋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

爲傳並非聖空撰出不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爲誤也。明程故政以寮

爲聖門孟賤請罷其從祀得鳴鼓攻之之旨。○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弟子列

傳作夫子固有惑志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惑於寮之言也

惑者志爲寮所眩惑之謂是信寮之謂也。子路以忠信見於人不知寮何所得

路此舉是強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也。皇本南宗本

孟孫之族富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 子日賢者辟世... 次辟地... 其去亂國其適治邦其

次辟色... 禮貌衰... 其去亂國其適治邦其... 與論語意不同矣... 左傳鄭息有違言當解為違忤之言鄭息為二國則相與吐違言今專就人君言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則指人君之違言... 子日作者七人矣... 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 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西門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外門當謂郭門也... 經此城門以歸孔氏其始自陳來賦陳在魯之西南○晨門者晨開昏閉並監門

小事一舉家宰也蓋百官職內務此事家宰處分彼事不舉家宰處分則未見家宰威重百官推崇之意但總舉百官職內事者雖子家宰之處分方始見家宰之權任之至重百官約言非謂官止百耳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攷之周禮天子之官公卿大夫以至上中下士共官二萬五千二百六十有奇諸侯之官不與焉家宰大也裁制曰宰家宰上卿也雖曰家宰天子諸侯無別在傅羽父求大宰又曰武請於家宰諸侯亦同是名可知○此章主意在不言而別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已聽於家宰以明之丘理山曰嗣主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豈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關也昔周公負屢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即位而漢文以日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衰威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衰服居內殿新兩全也陸稼書曰衰服不若羅縠為尤安按丘說蓋召公暨已鑒於流言之禍矣然則此制之廢自周始也故書詳紀之與蓋天子之治國事如臣庶之治家事委家事於奴僕必擇其賢者而况國事乎苟無周召之臣何取不言之制丘陸之說適於時變又不失聖人之意可謂通儒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箋曰禮者本天地高卑之常而辨之等列是上焉者所以整齊萬民之具也本人心辭讓之真而立之品節是下焉者所以總攝四海之權也上之好禮內自誠意肅恭一至於外之衣冠瞻視近自宮庭朝廟以至於遠之郊甸閭閻無一事不具禮無一處不是禮故禮上加一好字便足以精神貫徹本末精粗無所不具禮如好色者也漢唐以來莫不置禮闈設禮官以講儀文度數之詳然而徒為虛器不達於天下者豈非纒供文具而好之心未至故乎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謂好之之益甚大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禮

子路而子路之終所不能及者也修己以敬參看下修己以安人句知此句當解為修己而以敬不可解為以敬修己者對人之稱修己者修身也以字緊承上文將去下二以字並同敬原故動靜內外本末文字專指發見於事為上其實修己已既是敬修己以敬言自內達之外也故下文言修己以安人安天下不復言以敬而以敬自在其中脩有二義天眞不足則用脩以補之氣質有餘則用脩以治之不能通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物為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治之不能通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物為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崇文院

實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者使勿踣蹠然

矣皇疏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可從說文脛胫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原壤簡傲猶頭也脛近膝者曰脛脛可從說文脛胫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原壤簡傲

放肆超然自適蓋古之遺任亦一世之高士耳與孔子故相親狎故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耳君子愷悌之德由是可見而孔門無異同堅白之辨亦可知以知焉謝廷龍曰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禮如子皮琴張者母死登木而歌自以為孝如原壤者蓋將以嬉世未必出其誠心後來者阮籍母卒飲酒一號嘔血哀毀骨立時稱為死孝想原壤亦一為種故為放誕而至性却過人不留聖人何為念其親故者為弗聞也者竟不一為責乎劉沅曰夫子問禮於老子此章朱子以爲老子語會子問難見於諸書者皆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而矜氣與驕態泰色與淫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云云而會子問所稱折理於毫芒尤可想見其精密之致曷嘗以放蕩教也周制禮度詳密然儀文繁縟積久人多厭苦又益以虛文虛意之流習儀以亟毫無真誠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皆指當時之弊也原壤之流乘時而出以放曠不羈之行矯虛文迂苦之失一切散髮箕踞白眼掉頭之習紛然作矣以孔門禮法森嚴而琴張曾皙曾牧皮稱爲狂士蓋當時習尚所趨不易矯正使非杏壇兩露琴會數人已爲王何權阮原壤爲夫子幼交密邇化神老猶蕩檢世運所趨夫子一介布衣將奈之何哉後儒不以夫子之贊老子爲據而以異端之託老子爲據亦見其惑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四十三 崇文院

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箋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黨節古曰闕黨里孔子舊里也闕黨相國之東北也又云闕黨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弓面酒壘相國之東北也又云闕黨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弓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會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黨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也其名言之義不能深究

漢史慶雲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五百步有雙石闕即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大牢祠孔子當時廟即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闕若城混三者爲一非也顧炎武撰肇城志引史記魯世家楊公築茅闕門之文百詩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土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朱竹垞曰考之世本楊公徒魯又考之竹書楊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楊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爾闕門實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

爲地也未必密邇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世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里之

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傳曰聖人教授六藝則定五經七論二子養徒三千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傳曰聖人教授六藝則定五經本正平本將命下有矣字將命者此童子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童子也益者謂有志將有進益之人也如三友三樂之益者非指既有進益者○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所謂隅坐也禮弓童子隅坐而執燭是也先生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曲禮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肩隨即雁行也○欲速成者或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一齊曰闕黨童子將命是童子將命故及或問之則夫子得學其所目睹以證其非求益者耳使其果在孔氏則夫子門內事固當有教安得徒見其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而聽其自縱乎劉沅曰古者賓主相見其儀又繁重委曲非鄉習禮樂者不能童子年十五上下正學樂誦詩象勺之時隨童子將命之理故不曰子使童子將命而曰闕黨童子將命試將土柯見禮細玩便知將命非童子所能若如後世傳名投刺一童子固優爲之而當時禮制之嚴孔門規矩之肅必不然也然則孔子將命何有應對進退之學曰應對進退即是追隨杖履父兄師長之前習爲教讓待其儀文習熟心氣和平既冠以後則可以出而應賓客矣非命專爲將命古者童子不冠將命者其他多成人之事此章若作夫子使童子將命解試思衣冠禮制何以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

四十四 崇文院

也通

論語會箋卷第十四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竹添光鴻會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箋曰。陳釋文作陣。云本今作陳。顧氏家訓書證篇謂陳字當用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陣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着雅及諸字書皆無別字。惟王義之小學章

獨阜旁作車。據此則晉時俗體也。六韜有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陣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俎豆是禮器。陳設故與軍旅陳列對言。且不曰禮而曰俎豆。亦象謙言爲宜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楛。殷以俎。周以房。俎斷木爲四足而已。楛之言聲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也。謂中足爲楛之象。周禮謂之楛。楛之言楛也。謂曲楛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又夏后氏以楛。殷以玉。周以楛。無異物之飾也。

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楛音香。桑義三禮圖。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兩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簠。瓦豆謂之登。皆豆也。俎戰牲體豆。盛醴醬及諸醴物。俎與鼎並列。正鼎九則。俎亦九。陪鼎三則。俎亦三。豆與簠分行。簠八。豆亦八。加簠八。加豆亦八。古賀禮曰。明王遠禮曰。以俎豆。三豆事用軍旅。則爲帝王仁義之師。不以俎豆之事。用軍旅。則爲列國吞噬之實。然則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詞。以爲拒也。此章明衛之解大都若此。夫卻

但殺以稅禮樂。而教詩書禮居元帥之任。則合俎豆軍旅而爲一者。在古未爲全無。但施於此章。則難通。禮之舉。大和元氣。則陰陽二氣。自在其中。討論養生。秋殺則春生。斷然屬陽。秋殺確然屬陰。此章之俎豆。亦然。蓋舉其全相反者。以絀之。決不可混蓋。蓋公本無道之君。平兇暴之行。無所不至。今若問責。以悅惡之事。猶

其理頗高。乃首以軍旅爲意。是傳虎翼也。故夫子速去之耳。俎豆軍旅合一之論。未爲失。特未達所以爲軍旅之本。於夫子答語之旨未瞭。然則其爲失亦微。聖人乃泮然去之。如將澆然。無乃流於矜時小丈夫之行乎。○左傳定公七年。衛靈

與齊景公會於沙。爲叛晉也。定八年。與晉趙鞅盟於鄆。澤則欲伐齊矣。故定九年。衛與齊伐齊。克夷儀。是後定十三年。衛與齊伐晉。河內是年。春孔子以郊。不致

伐晉。去魯時。靈公與齊景公在垂蔭。不得與晉趙鞅之事。至哀公元年。衛又與齊

陳是以講求陳法。留意忿兵。非泛問也。以春秋推之。靈公蓋於秋前問陳。欲救范氏伐晉。制勝也。孔子不對。軍旅之事。伐盟主動。逆臣不助。助也不當。此而已。靈公

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是時則積出亡公。年老而無嫡嗣。子欲其修身齊家。夫婦父子之間。講求禮讓。內爲急。蓋逆知其內亂。推作故。爲此言。導之。正是夫子教

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修文抑武。語頭便是。迂論矣。英曰。明日遂行。與接漸而行。正同。皆去官也。孟子所謂可以速則速也。在官則所繫大。故

不必遲。若不在官而行。衛君有此問。則孔子雖行。亦可遲也。然此行亦非初適衛。衛靈不知孔子。故有擊磬之聲也。孔子仕衛。其年爲魯哀元年。衛靈之四十一

也。郊迎當在是年之春。問陳。遂行當在是年之秋。世家于衛靈時。孔子凡四適衛。不知衛靈時。惟兩適。其初適。意不在衛。其後則來聘也。若非來聘。衛靈安知孔子

來而郊迎乎。而何嘗有四適。衛耶。又曰。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孔子世家曰。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衛侯年表曰。孔子來祿。如魯。據此。知衛亦以卿祿待孔子也。稱此而爲交際。問饋燕饗之屬

亦從其陸。如世家謂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亦其一也。蓋聘于魯。而使人迎于郊也。故曰際。可若惟厚祿。祿可謂之公。養不得。爲際。可亦不驕。得也。春秋

定公十三年。春。齊侯使侯次于垂。莫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侯于善。此兩時。衛君不在。在朝。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蓋前此之衛國。不知用孔子。孔子雖已

在衛。雖由尚未遽達可知也。雖由未遽達者。其時雖由尚未見孔子。雖由未見

孔子者。孔子去魯之日。子路猶爲季氏宰。孔子忽忽而行。孔子路繁于邑。見

之事不得從孔子。而曾往。故孔子初至衛。未識顏氏也。停車逆旅。爲孔氏之門。終

擊磬于斯。衛靈公將用孔子。彌子問之。欲奪推挽之權。而見反沮之。而後卒從。由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也非怒孔子... 亦有窮乎... 意與實士之常語... 窮為平常不足為怪... 此窮也何謂之守乎... 句蓋深中子路之病... 衛之兆細看二句恰似夫子自寓... 衛遺宋相司馬將娶而殺之... 臣論語注引孔注曰... 衛則其指明曰遂行可知也... 之日可知也... 兵亂者長于困... 萬怨也蓋孔子過匡... 在陳蔡之間阻不得行... 人故從者病莫能興也... 為出于難之所不意... 南故陳蔡之間皆為... 陳即今陳州府蔡始... 相近新蔡在陳南絕... 之爾蔡既遷則故蔡... 孔子自謂從我于陳... 種蓋道塗資用乏絕... 地故云陳蔡絕糧而... 為兵所阻故絕糧而... 以既曰在陳又曰陳... 宋自匡以至子陳蔡... 絕糧即食不周之飢... 無兵圍而時又遙隔... 久何至云無上下之... 致禮于孔子即有兵...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團耶原其意... 不必經陳蔡之間... 而已非有恙于仕... 楚而非適陳忽又... 仕于陳之朝餓孟... 此所以後儒但知... 孔子而後去陳禮... 為宋衛陳鄭之錯... 子為陳侯同姓之... 者惟其與陳為族... 無上下之交也... 之日為多則陳侯... 子以司城官表其... 言其為賢君之親... 猶尚有賢君之親... 日以類聚物以羣... 日失國爾然陳侯... 陳之失國遂及于... 而云為陳侯周君... 歎陳侯名越亦見... 殆以為陳侯失國... 子曰賜也女以子... 其學多而能識矣... 也子一以貫之... 然聖人豈務博者... 毛豈猶有倫上天... 以此會子復深喻... 之唯也二子所學... 焉則頭會以下諸... 日夫學之德行應... 亦未免於此故夫...

平本女
作汝

先○然非與然者然孔子之言也非與者承問而反問也非方信忽疑之說崔述曰
先儒謂曾子之問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違曾
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當應之必不默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為下
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
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則曾子
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曾子則無味矣讀
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以用功之地也此二字句為其人優劣也○予一以貫之
猶前章告曾子之詞蓋示以用功之地也此一字非對萬而言之二乃統萬為一
之一詳里仁篇夫子本意只言天下之事萬變天下之理萬殊遇一事用一心窮
一理用一心則以有涯隨無涯外有參差斯內多窒礙其能泛應曲當時出不窮
者寡矣此一字只是一數非一字別有一心盡萬事於心則以大本行大道內無蒙塞
事一理天下之理一原涵萬理於一心盡萬事於心則以大本行大道內無蒙塞
斯外無支離若曰天下之理本有萬亦有一子貢只理會萬處不知理會一處夫
子示以即此一貫此萬則理本如此何待言以水譬之入特患逐條未窮源耳若
已逐條窮源矣則其所謂一尚待告耶焦循曰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即發明
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
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者忠恕也史記
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
志忠恕者矩也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在蘇坦曰注謂曾子一
貫以行言而此以知言此說也聖門之教無行外之知無知外之行即是一貫
若謂知行各有一貫則是二貫而可乎矣矣曰夫為學工夫有異而理無異第四篇
以行言知在其中矣此以知言行在其中矣工夫之異也至于道之一貫則不分
知行行即行此所知之一貫知者即知此所行之一貫豈予一以貫之有異于
吾道一以貫之耶集注以知言以知言者偏就多識與忠恕入德工夫而言爾非
謂孔子兩傳一貫一以行言一以知言也○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
可概以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
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
復問皆已然識於言意之表矣或以為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是殆不然方聞聖
言乃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教師之道也故對曰然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為不
能知乎或者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子問子豈不
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
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又德輪如毛無聲無臭皆與一貫無干涉不得傳會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
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

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言此章蓋為慎見發也

說作

箋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
意氣者所能得所以為鮮在蘇坦曰躬踐而知之即是知人之所得於天者即是
鮮能知味也之意○爾外注本于王肅頗涉穿鑿當削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
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耳何嘗以有為與之耶中井積德曰舜無為之治三十有餘載矣是古今盛事故
無為專以贊舜者不可他及註紹堯之後句蓋以此作無為之由也夫堯夫堯大
有為而未盡故其禪位也曰乃言庶可續三歲汝沛帝位蓋使其盡行三歲間所
言者也舜更大有為之君其初五典四門百揆時叙及攝位在癸癸倫祭祀朝覲
巡守律度量衡定禮制刑誅四凶肇十二州及堯崩即位乃舉十六相定考績畫
績庸矣非紹堯之故彰彰又曰舜之無為與老聃之無為者天淵也老聃凡當為
者皆禁弗為也舜其當為者盡數為之天下無復當為者又舉賢才任用之然後
見其有為之迹雖舜三十年有為之迹滿天下而舜當初三十年大作為也又云不
禮可以形容之與莊敬堂堂者異又曰舜之恭己與堯之允恭正同並從旁觀言
之宜見出其恭而安氣象亦是自然不涉作為註敬德之容未圓切勿訛舜作後
世持敬家之流又曰恭唯有
遜順之意絕無莊嚴之氣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
類亡百反○子張意
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路問達
之意也篤厚也魯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

則曰：環不得即君之出，故聞其人是出與人，皆可付之，不為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願豐滄，大事表以三大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深山，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實不與時政之伯玉乎。甬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賓，即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即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以伯玉聞謀而去為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既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進資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為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為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為別，有一人而左氏為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稱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為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兩表之下矣。論古之士，其慎之哉。○此是兩大夫合傳，總是贊嘆口氣，非有優劣兩伯玉之處。有無道，大率相同，而伯玉之道，峻玉之道，固一稟之夙性，一得之涵養。伯玉見仕于衛，卷懷非隱，逐也。只就他作用，船晦不露，手類以懷禍患，此便是他涵養處。故曰：君子二子皆衛扶亂之臣，而一則不能遂其如矢之節，一則使其常為卷懷之人。此衛之所以衰也。故左傳吳札稱衛多君子，史魚與焉。說苑仲尼稱君子之道，三史頗有焉。安見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以史氏為未盡君子之道，此楊氏之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九 一 崇 丈 院

箋曰：不與下之字，唐石經正平本無此，因失人失言之弊而勉以知其可與，不可與也。知人之哲，為難學，不可不勉，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左傳載：吳季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廟而任於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連納邑與政，無政焉，乃是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邑乃免，以免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遂如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子侈而多良，大夫富而當政，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抑春秋之間，列國之人，士不妄外交，防森嚴也。今季子歷聘上國，得其人，驩納，披瀝肝腸，言無所諱，其忠信可想，豈所謂不失言及人者乎？季子其庶幾乎！○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躐義，與三愆章通，皇本知作智中，井氏曰：此始相見之人，多有之，或疎遠之人，遊返相類遇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非也。古人

有損軀，阻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箋曰：志士謂志於仁之士，仁人謂全仁之人也。中井氏曰：是章稱仁而義包在其內，凡所為合于義而無害，無淫，漏即是仁矣。若三仁章，可徵洋心之安，不安備論，仁人則可矣。可以論志士，志士是願仁之人，感激自奮，與其生傷，寧寧死以取仁，耳未至安處，又曰：捐生取義之類，或勉強或激發，亦皆可以為義。未可以為仁，夫已就死，是之謂勉，強勉於人之為義，感於人之恩義，責身後之芳名，圖子孫之寵榮，希先祀之弗泯，自奮而捐生，是之謂激發，若無之數者，不避害就利，唯義是視，死生與之俱從，容不迫者，乃可以為仁，即是德矣。本文成仁，專在行上，程子乃於知上立論，曰：實見得是，雖探本之言，然語氣竟不相容，曰：只是成就一箇是，唯有固執之氣，而無從容之意，如之何？伊藤長胤曰：今以聖賢言仁之旨，推之其言多端，難如不同，而凡所謂仁者，無不自不忍之心而出，者也。今夫見危授命，為國殉難，考之于理，則當然也。反之于心，則亦為安也。然聖人所以謂之成仁者，以慈愛惻憫之至，不忍偷生，以背其君，故也。熊循曰：殺身成仁，皇那兩疏，引比于夷齊，固矣。實不必盡甘刀，錫鼎，饒也。舜動衆事，而野死，冥動其官，而水死，為民禦大，當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勸事，即是謂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馬不勝，賦顏色不驚，黑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為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黑而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劉沅曰：志士仁人，若論終身行誼，則有純疵之不同，而當其臨大節，則必全仁，而無貪生一節，蓋仁人一言一行，無非天理，所以養其仁者，至熟，志士則行不皆純，而忠孝大節，本於天性，決不以生害仁，亦與仁人同，及其全仁，則生平小節，皆不足累之矣。史傳以來，志士甚多，夫子此章為貪生害仁者發，二等人不分優劣，至論世行文，則志士仁人各有實際，亦不容義理，亦是在藤坦曰：此章本就危難之際言之，而平常亦有此事，如營生汲汲不顧，義理亦是求生以害仁也。克治己私以全心體，亦是殺身以成仁也。其理一也。

須要常常體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俾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箋曰：如問孝，不曰問為孝，而夫子之對，皆以為孝之方，故問仁，問為仁，無殊義程說，不當矣。入○善其事，貼為仁，必先利其器，實仁之切，確其器，貼子貢之身說者，以先利其器，貼親賢仁，稍左利者，摩厲以銛，其鋒也。漢書梅福傳：引利作厲，厲古以為，阜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剋之也。○居是邦三字，不閉正，要他隨在取益，子貢結連，連所，少非大夫士也，不重在大夫士上，只重在事友，真心上，大夫有位，見於事者多，故曰賢士，無位，為德行多，故曰仁，其實一也。事之友之，所用之失，故告以此。皇本正平本，本章末者，下無也字，注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十 一 崇 文 院

亦與仁人同，及其全仁，則生平小節，皆不足累之矣。史傳以來，志士甚多，夫子此章為貪生害仁者發，二等人不分優劣，至論世行文，則志士仁人各有實際，亦不容義理，亦是在藤坦曰：此章本就危難之際言之，而平常亦有此事，如營生汲汲不顧，義理亦是求生以害仁也。克治己私以全心體，亦是殺身以成仁也。其理一也。

見家語六本... 然則隱微存主之地... 事賢友仁均有嚴... 章似由人不由己... 顏淵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時... 以斗柄

初昏建寅之月... 以作事則歲月... 輅輅之名蓋始... 而等威已辨也... 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 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子曰問政多矣... 則餘皆可考也... 矣虞夏君臣更... 使人喪其所守... 存秋蓋此意也... 見周禮太宰釋... 下也○行夏之... 其考驗之法最... 配天地人之說... 用義於夏時也... 事節仲氏曰夏... 或首而巳月數... 其月也若夫斗... 其月也若夫斗

論語會箋卷第十一

十一

崇文院

子曰問政多矣... 則餘皆可考也... 矣虞夏君臣更... 使人喪其所守... 存秋蓋此意也... 見周禮太宰釋... 下也○行夏之... 其考驗之法最... 配天地人之說... 用義於夏時也... 事節仲氏曰夏... 或首而巳月數... 其月也若夫斗... 其月也若夫斗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十一

崇文院

混差而移如... 關又次會開... 以準一日則... 寅會故三代... 漢唐諸儒之... 順天之道和... 從夏時歲首... 九峰註甘誓... 說考黃帝始... 序星辰以善... 因現在周未... 必改正期今... 則不能逾天... 七月月至可... 月此皆時月... 康節三正之... 豈可執一萬... 曰天地無靈... 操非禽獸戰... 至春秋時多... 改時改月之... 長曆推算春... 一合矣此非... 僧十七年梓... 可以下辨也... 日中星鳥以... 得專係之夏... 為子丑寅之... 能知之亦安... 辛世已過矣... 之說則經書... 夏同一不改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鄭當以樂爲饋... 鄭風二十一... 也淫者過也... 節焉鄭聲... 爲淫者所... 世立訓何... 不入文選... 主佞人之... 守法而弗... 亦萬變病... 時而化若... 者賢主也... 子不與言... 焉佐藤坦... 義智禮樂... 動容此舞... 聲兼取其... 語八份馬... 武通用之... 尙論古樂... 故列於後... 也孔子世... 說亦通○... 禁其過聲... 淫淫志宋... 德是以祭... 樂篇樂尙... 居谷浴男... 並出內則... 論同也周... 建國所宜... 工記推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徒取遠者... 子曰已矣乎... 子曰威文仲... 夫展獲字... 不知賢之... 小蔽賢之... 凡居非據... 而弗爲焉... 仲賢大夫... 果舉也但... 子責備賢... 邑名者柳... 外而末事... 爲邦夫子... 談故程子... 以告顏子... 已況此問... 作撰其靈... 可曉若夫... 子曰人無... 之患在九... 子曰慮謂... 愚者慮未... 義如曰遠... 南軒說則... 耳故不必... 於治故曰... 於遠者如...

此就接人而言其言雖異而其為事一也中井氏曰是章論遠怨之方而已非誨修身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兩件而一事不當兩遠者解如厚自奉養而寬安於人則怨聚焉豈得兩遠者解○呂東萊少年性嚴急自誦此章之後德量安石為之愧屈此可為厚己薄責遠怨之證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知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獨語春秋繁露執贊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

病者不得良醫差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此如使乎使乎活之辭

朱注以如之何為心自審度失之者即指其事論語中如使乎使乎活之辭

以見其意之切也佐藤坦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無切問近思之誠也未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害也

成日終日而曾不及義以見無思義之心也說文慧悞也史記素禮慧智也左

小辨慧也釋文云魯讀慧為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皇

本慧作惠晉語巧文辨惠則實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

慧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皇本

章評世人也非誨弟之語群居終日與於世也與難免於禍義同而辭有輕重且

又言不及義何必放辟邪侈且欲以濟事而已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禮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

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釋文為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同據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無君子

二子鄭康成注本同說者因謂先說義以為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

君子也此說非也兩君子前後各用上君子稱名謂下君子乃歎美之不嫌複也

義以為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禮運云何謂

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順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與此章

義相近義之與此章是行事之宜此章是制事之本故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

此一句左襄十一年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此

四之字皆指德也與此章三之字皆指義一例實是體實注添餘字者俗謂驅駭

為餘借木之本輪而言也○禮以行之者禮謂循尊卑之分視彼此之勢準禮而

行也禮者義之規矩準繩也○禮以行之則無往而不為方員平直也左傳二十八

年禮以行義信以守禮荀子大略篇行義以禮然後義也並可以相發中井氏曰

喪有實焉焉當拜謝其來明是義也故主人拜之禮也若喪主不在喪主中井氏曰

拜亦禮也若國君弔焉雖喪主不在必有拜者衆主人朋友州里舍人皆可亦禮

也男主人不拜女賓主人不拜男賓亦禮也凡義之與禮宜分別如此有特其義而

不願彼此之分直行之是為夷狄之行矣不亦遠於禮乎○孫以出之鄭云謂言

語也彼此知出乃出言也前篇危行言孫此章亦言行與言也義既為質而所發

有於事為者有於語言者總結在信也而楊氏曰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若

以孫為禮之和則禮字中已足以兼之安得又慮行禮者之不遇孫邪且行之成

之即指義也如以出為所行與上文體不合矣皇本正平本孫作孫○信以

成之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

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實徹始終道理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

○君子哉句是贊詞夫無禮與孫事不成猶為意氣之君子無信事即成亦為偽

一事之為人故情此三者而維持終始之也蓋義以為質其本也然人有上下親

身之疾乃惟疾之疾。自惡也。沒世猶沒身也。大學以釋前王可徵與內則所云沒身。教之不衰。自是殊義。中論考偽篇云。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求名於人也。皆是也。名者實之影。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入之好名也。故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易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及如此章。皆是也。夫沒世。有稱而天地始有是人。無稱而天地遂無是人。沒世。有稱而父母始有此子。無稱而父母似無此子也。曰。知錄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中井氏曰。無能則名必不稱。稱疾名不稱。即病無能之義矣。但不已。知是當面之名。不稱。是舉終身而期於死後者。各章自有旨。不當捏合。立論。下章楊說。纏繞。傷文。義不當采人。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求諸人。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其教。君子忠恕之道。固如此。而小人則移而責人。恒見其有不是者。爾。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黨。矜曰矜字。自守之嚴。注莊字。即嚴也。與容貌端莊之莊不同。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有介立之義。故與群反對。爭與黨亦反。此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當作矜。而不至於爭羣。而不流於黨。說與和同。驕柔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魏釋。載漢石經。矜字。張篇。矜作矜。段氏注。說文據之。矜。從令。聲。古音在真部。經傳用矜。矜者。憐之借。用矜。矜者。矜之通。說文矜。矜也。攷工記。篋人注。凡矜。八。凡。經傳中。用矜。持矜。式者。從矜。矜。之義。引申之。言矜。矜者。從矜。矜。最長引申之。此經。矜。爭。矜。比。後。矜。矜。廉。忿。戾。相。矜。比。從。八。凡。之。義。引。申。之。也。矜。者。持。己。以。方。正。也。爭。者。辨。是非。而。與。人。較。也。呂。氏。春。秋。呂。類。篇。羣。者。衆。也。羣。爲。衆。而。集。注。云。和。以。處。衆。者。實。字。虛。用。也。如。手。爲。足。而。執。持。於。手。即。謂。之。手。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劬。而。叱。之。是。也。腹。爲。心。腹。而。懷。抱。於。腹。即。謂。之。腹。詩。麥。莠。出。入。腹。我。是。也。矜。與。群。未。是。全。好。字。樣。皆。不。能。無。流。弊。故。不。爭。方。是。君。子。之。矜。不。黨。方。是。君。子。之。羣。東。漢。諸。君。子。是。有。私。心。故。矜。而。爭。羣。而。黨。劉。宗。周。曰。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群。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絕。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蓋曰。庸人於人之善不善。不能知也。故常以其言考之。於言不善者。亦不能知也。故常以其人卜之。惟君子之於人也。舉之。初不以言考之。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之。途混矣。即人之賢者。亦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途亦混矣。故君子不爾也。君子之於言也。廢之。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善者不爾也。即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善者亦不爾也。故君子又不爾也。則以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明也。公明。慎。想。等。字。不。必。分。配。二。句。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蓋曰。一。言。謂。一。字。左。傳。正。義。引。易。說。云。伏。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與。爲。政。篇。以。一。句。爲。一。言。者。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非。通。達。無。阻。之。行。終。身。一。言。也。一。生。皇。本。正。平。本。行。下。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移。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蓋曰。一。言。謂。一。字。左。傳。正。義。引。易。說。云。伏。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與。爲。政。篇。以。一。句。爲。一。言。者。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非。通。達。無。阻。之。行。終。身。一。言。也。一。生。皇。本。正。平。本。行。下。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移。身。行。之。不。亦。宜。乎。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無之字。○所不欲勿施是爲恕之方法。工夫非釋恕字人情於所欲猶有涉於私者。至所不欲而其情最真。不欲能勿施而其念亦最公。大學絮矩只言所惡亦此意。蓋切己之行。莫如恕。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乃仁之方。而不可謂之求仁之方。恕即仁之施仁者勉是已。朱子曰。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可謂善解矣。伊藤長胤曰。論語所載夫子之言。當以多學而識。發子貢而予一以貫之告之。此章子貢問一言終身之要。而夫子以恕答之。其時之後。固雖不可知。而忠恕之所以一之實。亦可見矣。此其言相類。而彼此以相通者也。蓋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而行仁之要。莫近於恕。焉。皇本正平。本人下有也字。○中井氏曰。請問一言是子貢未知要故也。其恕乎。始是要矣。尹氏以知要褒。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曰。一。言。謂。一。字。左。傳。正。義。引。易。說。云。伏。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與。爲。政。篇。以。一。句。爲。一。言。者。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非。通。達。無。阻。之。行。終。身。一。言。也。一。生。皇。本。正。平。本。行。下。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移。身。行。之。不。亦。宜。乎。

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

只是稱揚必也如武叔之毀仲尼公明賈之譽公叔文子與其人之實全不相副

然後為失毀譽之而中未必有損實過實也實毀譽亦豈聖人之所宜

有邪且嘗試之而知其將然也中其實非所謂過實也實毀譽亦豈聖人之所宜

見矣皆未見其為過實而未嘗指將然以未終譽孟子曰今聞廣譽施于身可以

舉聖而不及毀因此見彼猶聚辭幾字曰吉之先見者而不及凶非善速惡

不仁未嘗譽君而其為君自見上曰吾之於人下曰斯民也分明是承上文入字

之於人誰毀誰譽意中問有作春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亡音無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不可解

箋曰史是史官之史非文也史不闕文作聰明無忌憚之漸也古者豈乏網羅

之才而必不忍傳會以著其長也豈難博綜之學而不致牽合以晦其義也馬羅

人乘之說也其慎事而濟人之意可見風之厚矣如古者民有三疾則古今之間

年歲已遠夫子曰吾猶及則非古之盛時司典之官棄於玉府君子之馬以徠

資士此王者之風也至於齊晉主盟赴告之策交於友邦車馬之富以惠失國此

伯者之盛也夫國史之重也惟其慎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播之士大夫之尊也惟

其有德於人而四夫之權勢不得奪之今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

著書立說以自見幾舜為處榮村為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

在布衣矣嗚呼此春能輕財廣交以自立小者節貽大者借軀而天下之權將

以治得失之跡無以示戒將來特垂載籍文字由此而興周家尤重其事大史詩

史內史外史御史必擇賢者為之好惡公正勸懲斯存周衰文武之迹將溷陳詩

輿禮概從弁髦則先王之舊與夫美惡之真所恃者惟史然欲得至公之準難矣

聞而欲俸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蠶也至於勸勞之

家雖庸庸夫而飾飾過敏之士雖令德而常嘖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托

可嘆息者也馬之借人雖者好行其德之細事然春秋以畜牧為重務萬乘千乘

百乘皆以馬計之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駉駉駉駉以畜牧之驗蓋必有乘

養較之實功斯下多有繁昌之氣象而借人乘之則俗厚亦不待言春秋之末民疲

兵較者馬者既不多得則借乘自不易言即此一事而閭閻蕭索國政艱危亦可

矣以推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

勇者是

箋曰兩亂字當一樣看非上亂屬人下亂屬己蓋巧言雖能變亂是非而我不能

之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我內亂了方喪所守○中井氏曰小謂小事乃與

大謀作對譬吏有小過凡事多欲欲治之而不忍於壞其體面且舍之遂釀成大罪

有敗子是也夫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其氣故當斷而不斷匹夫之勇不能忍耐

其氣盈故不當斷而斷一以優柔養奸一以輕躁速禍孟子所謂不忍之心所指

異矣彼則與詩云君子秉心維其忍之難彼忍心是順是復同義皆殘忍惡德也

蓋世界上事無必成之功業而有必不可易之義理君子為其富為不辜於所愛

不徇以私情即小不忍則亂大謀也若漢王分羹溫婦絕裾吳起殺妻太宗奪位豈

險險詐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也若漢王分羹溫婦絕裾吳起殺妻太宗奪位豈

非解經未的者貽之屬哉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聖言固未有不教人以

正者也○此言立德者須知言立功者須養氣正平本南宗本忍下無則字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

而不察則或

箋曰此正謂可信在衆字猶必要察耳必字下得極繁察字却下得極活曰必則

不以衆之好惡為憑矣曰察則亦未嘗遽以衆之好惡為非矣此章當與第十三

狹小儉其身而已矣不足以御家業化厲里等而上之有化及州黨者及邦國者亦有之自匹庶至於天子庸人至於聖人其階級數十百矣其道無以大異唯邦君命發役修築其廣三倍于舊其途平坦益樹之以槐柳行旅甚便之是謂修道也亦謂之弘道人苟有德有位則盈縮在手縱舍在心其弘道非所難矣○王觀濤曰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看得太迂濶試思吾人隨時隨地那一處不賢不肖之人而點動之也若以入字專歸聖賢以弘字只說位育參贊等語則此語死煞無味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箋曰中井氏曰此改之為實之意矣言雖有過而能改之則過不成過矣即不改者乃名之為過耳無不及改之意主意在改之能滅過也上下二過字是未成已成之分非無心有心之別○卓菴張氏謂晉人之納捷蕩楚莊之入陳此皆孔子大改過遷善之意論語與春秋一也漢武輪臺之悔秦穰野師之言亦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知通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箋曰寢臥也學字是實際學問夫思惟於虛不如前人之已閱歷者據其實也思者一己之謀慮不如集古聖賢之謀慮周而精也此學字謂當事不得術思念古人所為而事做之也與通志之學不同注通志句失之又為學之目中庸言之最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也思與學鳥可強分哉夫子言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乃為初學言之此章又為通志而少實踐者發蓋高明之士頗悟夙成馳心六合之表極想窮搜一有所得遂以為道在是矣而不知道本中庸至精至微之理即寓於至平至常之中惟當身踐其事習之久則得之者真自然知之者晰夫子幼時想必亦嘗勞思未得故以所閱歷者教人非無是事而姑設言也至學字兼知行說服習其事實體諸身非但考究詩書而已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箋曰謀者言營求之也謀者于事憂慮于食憂在謀先謀從憂出謀在事憂在心古者稱祿為食如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之類耕也餒在其中借言以起下文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則恐不得食祿而或不免飢餓之憂蓋不然而如耕本要飽然時焉而有水旱凶荒之變有占田沒地之厄則或有不免飢餓之憂此耕也餒在

其中也學者本是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此學也祿在其中也故君子憂道不憂貧凡曰在其中者言非其事而自有其理如曰仁在其中矣直在其中矣皆是也謝廷龍曰本章若作三截看則謀之一個向外邊去却又說憂道不憂貧一句以足之如此則聖人語言亦費轉折矣須知夫子說謀道不謀食先自斬釘截鐵絕不走到祿上去而祿亦常在學中此是自致之驗不是君子之心若君子之憂但在道耳如此一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之則無以有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

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箋曰是章專論君道也十一之字皆指民包注指位言則於動之句不通人君思為治之道而有所得焉意匠所經營宛見成功所謂知及之也皇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夫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物之知既及之然而成己之仁不能固執之不失其所得也○莊以臨之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人望而畏之假令人主不莊嚴如此則雖知及之仁守之民或不畏敬而取敗也○龜井昱曰知及之聰明才略也仁能守之忠信貞固也人君如此則不失其所得而可以發政建事也然不臨之以莊則民慢其上政事之所以敗也夫知及之仁守之莊泄之而後政行而上下固可謂治體一成矣然未善也夫禮先王治國之具也必舉之而後善也此是章之義爾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

箋曰是章汎論省小人而高任賢使能之意焉非觀人之法四可字下皆加使字者古文汎論省四使字作文耳此小人指有才幹而無大德者非姦邪佞佞之謂知猶主也如參知政事知州知縣之知是也受是擔當知與受皆當一順言之知亦君子之知受亦君子之受蓋君子不為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籌算小能米鹽細務及一切機巧技藝不必多能此所謂不可小知也如託孤寄命致君澤民等事足任其重此所謂可大受也凡一官之事亦有任責者有分督細務者任

小知也唯君子為能為所謂大受也分督者皆惠達而後可不必全德君子所謂
 及醫任職居官亡以遺人而輔少主守成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大抵是一以見君
 章是示用人者當隨其器用勿以小知君子不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大抵是一以見君
 術訓云是故有大器者不可實以捷巧者小智者不可在於用論選貴精而南子有
 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善善之計者不可使博牛虎之不可使博
 小物之選者感於大數之舉醫猶狸之不可使博牛虎之不可使博牛虎也黃陶菴
 曰周公之多材多藝子產之博物閭賈以至後世諸葛武侯之徒小大何嘗不兼
 舉耶若夫全材難得則梓侯之木強豈不如奮夫而呂端之糊塗固賢於丁謂也
 正平本下受
 下有也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
 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
 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更切於生故就眼前至易見者為指點仁只如孝於親弟由長厚於倫類便是此
 皆日用常行至順至安有何蹈仁而死者乎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君子
 有殺身以成仁是自知死而寧取仁也與蹈死而別蹈死者元無死之虞把弄朕
 自致于死也此章分兩截以上截為較緩急下截為較利害仁者人也無物可與
 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以利
 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語注外物在己害身失心等本文恐
 無是
 計較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
 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

通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
 與遇者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孔注當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孔說也是也當如當時之當謂當為
 仁之時也當仁猶言隨仁也當仁不讓於師一句上自視其擔當自任之意則
 可也直以當為擔當古書未見其左證鄭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不讓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禮當其為尸則不臣也孟子曰是時孔子當阿司城
 自子皆可見當字義不讓於師者實主須相讓長幼朋友亦皆須讓讓之極莫
 甚於師故以師為言也不讓猶言不後狀勇往之心耳非師前無遜讓之謂此與
 其於水火一語例極
 言其不顧他之意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諛

真正而固也諛則不
 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君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
 忠皆以敬君之事而已
 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中井氏曰敬者慎重畏懼竭心力之謂也與後世所謂持敬不相肖後食者
 謂置祿祿之多少增減於度外不以存乎念慮之間也此後字非先後之後只作
 外四字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
 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
 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
 不以富麗為工
 子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則謂之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此辭即專對之辭使人之應答言
 語是也若其他言語文字雖理不外乎此然非本章所及也當時辭命浮誕華靡
 靡然成風無有誠實者之左氏春秋可見矣是夫子所不取故云爾聘禮記詳無

以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
而已矣君子質而實於辭者惟其達而已矣如曰辭既達則可已矣便落下一層
中井氏曰或謂辭命直語可也夫不當作微婉是亦婉而過者蓋可直則直可婉則
婉意達斯已不當過作華轉而已矣以其直語不足以喻意或事理有不可直語
者故借微婉以濟之耳其語唯在於達意矣夫子嘗云不學詩無以言可知直語
亦非其所尚也○古者言語文章聖指為辭不專稱文章如易修辭主其誠則更
似主言語而言富麗之目則文章言詞與有之如左氏國策所載談說之言為
得不謂之富麗乎若乃後人引此專就文章而言則後世論者借以抒己見非以
解經彼固未嘗以經為不指
言語集注之旨蓋亦然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師樂師釋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非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

崇文院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
氏曰聖人不悔厥寡不慮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箋曰師冕如左氏所記師役師懸之類也○及階者劉寶楠曰趙氏佑溫故錄禮
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

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
階及席夫子若為扶工者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為

禮也正平本南宗本及席下有也字○云皆坐中井氏曰可知師冕入來時孔子
起在坐者亦皆起也至于此起者與師冕皆坐也○某在斯者劉寶楠曰廣雅釋

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
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斯者謂其左右南北也與某字相類○

與師言之道與六字一句說者或做二句非是○固相師之道也固字承子張問
意說不必說是古之道中井氏曰冕原自有相不待他人指導者然夫子之堂非

屨經之地所會之客皆為新知夫子又為主人故告之詳悉如斯是見夫子矜不
成人之至情自然呈露指導合乎宜是乃輔相賢者之道云非有定儀常則者注

古者有相其道如此似言是相者之道相字死且是一物本文相字活言
是輔相師之道也文義不相容又贊之道相字死且是一物本文相字活言

論語會箋卷第十五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竹添光鴻會箋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洪氏洪興祖也洪氏疑此篇為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十四章皆條列詳備與上下篇不同也然三論之殊何晏集解序述之甚悉未嘗以此篇為齊論也洪說當刪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與音俞。○顓與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實通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

久而復。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

魯國季氏取其二三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

彼相矣。任平聲。為於慶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諫則當去也。且

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徐兕

腹反柙戶甲反橫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楨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在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孔子曰求君子疾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

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夫如是故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

不當動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

與分崩離析謂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較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

辯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

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

東南十里曰南武陽城伐顓臾不書於春秋者聞夫子言而止也否則春秋當大

書特書曰季孫帥師伐顓臾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

聽而明年春魯用田賦即其例也況三傳皆不載此事則其聞夫子言而止也必

矣田賦不與子路並見孔子者其時子路未再仕也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平

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孔子始於齊

使季路娶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廉子使冉有謂之冉有子路同仕季氏當

在此年隨復之衛明年死子路子路之難矣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郕令魯以五

月之乘為長簿子路挾栗而餐之孔子使子路實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

諸他經傳即下文子云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云由苟不仕季氏子路為與求並

實耶此等事理之至易明者古賀根曰集注顓臾魯附庸也附庸二字未有確解孟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城者取古音附庸之義庸即墉字墉城也非之時距古不遠必有所受之予謂附庸者附屬於大國之城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者子路長於冉有而此先書冉有者蓋是時在季氏冉有雖位在子路之上也其用事亦可知矣故先書冉有以明夫子首肯冉有之意至下文孔子呼二子乃先由而後求從其齒也孔注謂冉求為季氏乘故故孔子獨疑求教此大不然曰吾二臣者皆不欲非文過以歸咎於季孫陳其情也顧與固而近實舉其所疑而質諸孔子也唯有此疑故見以告之也若如舊說冉有文過匪情之人何足以為聖門高弟哉○曰季氏將素車於顧與佐蔭垣曰曰是冉有而固與之乎路共見而主言之者冉有也子路平素車爾先入唯此時無一言始以其首肯者歟○孔子曰冉求季氏一編每章書曰孔子蓋記者之異辭注獨宜改言首肯者歟○今子曰冉求季氏一編每章書曰孔子東蒙主注以東蒙為蒙山是謂書蒙羽其義詩老有龜蒙之蒙即此山也邪疏曰蒙山在魯東故曰東蒙元和志以蒙與東蒙為二山關百詩據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萬蒙山在西南顧與國在山下以證其為一山胡謫明曰齊乘云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八十里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為蒙山蒙山當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參之以邪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主為之神主也鄭語曰主未既而食深清是其義顧與封中有東蒙山故使祭是山以建國也注此山之下謂客作主左傳二十一年傳顧言記有濟不言主東蒙者猶此顧言主東蒙不言記有濟也一就川言之一就山言之也對不日顧與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朱子據明堂位顧百里侯封不足以為侯國且有附庸金仁山謂百里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其內顧與封蓋通山川附庸計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相者皆曰相此章本文辭之相國君之相義兩可通但味本文上文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承之云危而不持云云則亦必陳入臣輔相之學方與上文稱今忽舉譬之相則語不倫矣或疑宰相之名古昔所無不知舜相堯仲虺為湯左相魯相謂趙武白子相晉國稱輔相為相自古而然即下文由與承也仲虺及管仲相桓公皆足以為證故古注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凡歷代引經文皆從輔相之義朱子所疑特在扶持二字然孟子疾病相扶持未始指替者中庸治亂持危未嘗不指國而顧隣若之何出商書則不必改古注此矣只實之如此注中冉有實與謀句太過是朱子過於疾惡處○且爾言過矣且字須補姑無論主謀者果出自爾否姑無論事者果成自爾否果即談過之言而已難解免矣須坐實爾言安頓過字方得且字宛轉之神虎兇出於押龜玉毀於楨中虎兇龜玉喻各有意謂當言不言非畏其威即是不教其主虎兇至惡有押禁之龜玉至貴有積藏之人臣苟畏威而不敢言輕其主而不盡言使逞欲府過則咎無可辭矣兇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兇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鐵是也押釋文作匣云本今作押是舊本作匣也漢書文三王傳正作匣周官甸人職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注禁者其蕃衛也蕃與藩同蕃衛即此所云押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段下無於字正平本無下於字○固而近於費此節再有自解所以難於截止之故不可說似代季氏遠慮固說文云四塞也四塞者無罅漏之謂周禮夏官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然則固謂山巖險阻非言城郭也書費誓曰淮夷狄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為陪尾此顧與所以固而近於費也費之費邑反在顧與之東南故孔子以為在邦城之中也鄭注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顧與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七十耳○後世必為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後漢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子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子言顧與何能為子孫憂季氏亦非果慮其禍子孫特貪其土地藉口於顧與之將為禍耳欲之應前欲之襲二十九季武子取子孫將叛告公曰欲之而言叛顧見疏也欲之字正同皇本正平本南宗本必下有更字○丘也聞至安無傾一節是古語蓋均無貧以下則夫子自古語中別拈出新意如此所以有與上文不相當對均謂民人各得其所苟均則雖寡乎民我民也苟不均則雖衆乎民非其民也此其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有國有家者不患府庫之無財而患民之不獲其土也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民人各得其所則事不成治定國家自不貧矣故曰均無貧和謂民人親附無離畔逆違之心則商周之不敵十人可以乘於兆民雖寡猶衆矣故曰和無寡夫季氏最富強而尚貪利不厭惟以寡與貧為患而不知不均不安之當慮故舉此兩端而反正之下三句因上兩端而又補和字於均安之間以示無貧無寡乃此均和安之效更以無傾因言之蓋自所當慮對而安之則寡對不安以效之所得序而安之則由平均而各足乃得人情和安而民不離散國勢鞏固是節泛論治國家之理其在

季氏亦在其爲政上已矣未嘗言及名分言季氏亦宜致均和以安國家也均和皆屬在下者非其季氏君抑已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云云夫如是即相和文曰既不思寡如是則無往而或思寡矣既不思貧如是則無往而或思貧矣故遠人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必動於兵遠人而既來則亦相睦以安之而不必因其利依然不思寡不思貧之心也本文一故字兩則字則所以安之安之皆從如是二字來惟不思寡不思貧故遠人亦略無希利之心容於其間耳如此看則上面均安來脈相承下面干戈去路相值而本節亦無過渡轉折之弊矣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德而必加一文字者以對勸兵之武事而言暗伏顯與邦內之近人決不當用兵也承上節來則文德不脫均安貼本節說則文德又皆承上文安無傾○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句由求在季氏任用有輕重而已既云吾二臣者皆不欲可見兩人一體矣注於顯與之外求于路之罪可謂深矣○遠人不願而不能來也者上文遠人字所指極廣遠此遠人亦承上文則雖有所指亦當略同義決不言邦域內之顯與結末不在顯與言自更端非與此遠人相應遠人泛指知宮祀廢之屬蓋對顯與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內即爲遠人耳又上文脩德以來遠人頂上有國者說下文遠人不願而不能來亦實季氏不能輔魯君修德以來招携懷遠耳季氏安能來遠人遠人亦豈爲季氏來哉○那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分崩離析謂邦內人心不一動致離畔也顯與亦在此內非指公室四分正平本南宗本析作折○而謀動于戈於邦內此遠人且不欲動于戈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况邦內乎之意是句正與上文遠人不願而不能來對顯與之非遠人也彰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戰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是干盾殿楯皆一物與名說文載有技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注以戟訓戈○在蕭牆之內也說文云蕭艾蒿也蓋蕭牆艾蒿爲樊籬也在家深奧之處猶我俗之柴籬矣義取至近即後世謂變生肘腋意蕭牆之憂指在季氏家內者而言如陽虎公飲陽之類是豫算之言不得以實事拘說鄭注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據鄭說則季氏有蕭牆者僭執桓子也然季氏果僭蕭牆如薑門旅樹夫而經文明言由求之得語况陽虎未哀公十一年滑之役勝齊以後是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朱子則以蕭牆之憂屬之哀公然哀公豈是蕭牆之人也哉且魯君弱臣強爲日已久季氏必不可去昭公外事其股鑿也欲去季氏魯君之憂非季氏之憂也孔子之告子路冉有也公論非私議將使季氏聞之也就使當哀公時孔子知其將去季氏而豫泄其謀于康子以爲季氏將有憂是構魯之難也聖人而出此乎中井履軒曰冉求唯從季氏之所欲而已非首謀也注冉求又欲伐句過當又二子相季氏不能預聽難其伐也夫以爲有益於季氏殊不知此道所以遠禍也夫子蓋此之讓耳非罪其病魯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

諸侯不得變禮樂事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 言不得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 之勢 天下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陪臣執之云者猶奴抗主第相與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春秋之法叛以地雖難必書地以名其人南則稱虎公山不狃之叛不書書圍費盜竊而已略家臣雖略之者絕之名不狃及身而出奔南則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上曰自大夫出者謂禮樂征伐是與天下之政也此曰政不在大夫者是言專一國之政如魯之三桓是也夫周室東遷以後惟齊晉盟主是依齊桓之伯業忽焉晉文至悼五世天下大綱之自向成創弭兵之策楚遂得有諸侯且疆場之難稍息君臣玩樂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於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而大夫直諸侯大夫陪臣而下專言政不在大夫蓋有道則諸侯承天子命宣化而大夫直奔走其陪臣又不待言言時之前人謂逆理意甚則其失之愈速殊驟諸侯于天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子大夫于諸侯陪臣竊國柄其逆理一也厥罪惟均不可以甚不甚計第其所憑之勢有厚薄故陳賤有遲速然亦大概言其理夫子以必失警之始實其時以計若曰即至遲亦不過十世五世三世無有不失者斷案在失不在世之遠近春秋亦有專擅國柄如樂卻之流不旋踵而滅亡者豈必五世哉諸侯陪臣皆然故讀書最貴知聖言之所在○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云上無失政是謂道之遠失者下章注云魯以失政言公室衰替失其政權自不同矣安井衡曰天下無道權日移於下至其極也處士讓得失以與上抗即孟子所謂處士橫議是也方觀旭引國語庶人傳語以不讓爲不與謀國政然與謀國政其人必非庶人謂之庶人

則非與謀國政也蓋謬與謬別謬者情所非則謬之口也謬者謀讓其是非以與上相持也同是說上非而其心有邪正順逆之殊故謬則取之讓則為天下無道之事孟子宗孔子者也處士橫議蓋亦述此讓耳古賀煜曰夫子是言語有道之世之氣象非論致治之道有道之世海濶清泰萬物得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下分定各盡其職彼庶人方竭力於農故教行孝弟忠信政治之失得固不暇議又無心議其無失政而下無非議固不足以盡之也孟子以處士橫議為大亂之俗意可相參漢宋之季儒生以匹夫之腹扼腕議朝政之失一時君相固皆有罪然終是衰世氣象集注本孔安國呂與叔立說以箴後世君相固皆有罪舉者其意則善而說失之淺經旨稍晦矣儲同人曰天下之漸積而至於偏重者勢也情激而出於過正者亦勢也大夫易為偏重曰積也庶人易為過正曰激也庶人不議非指怨謗如所謂處士橫議之類皆是其流禍甚烈觀周衰人立私議究于坑焚可見也若止于怨汝詈汝則所謂庶人謗者是盛世所不禁張江陵曰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侮也在上者唯自反其所為果有背乎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有不可忽者焉又曰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黨比周之人不得以眩我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此章是一部春秋總序首節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桓莊以來之世變春秋之所以始陪臣執國命是定哀以來之世變春秋之所以終次節專提大夫之世變春秋之陪臣執國命是定其執國命不足慮也諸侯竊柄罪固無可逃功亦不掩東還以還弒奪不絕書則大夫之罪為甚春秋之法微獎五伯深惡三桓意正如此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夫晉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

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

久而失之也

箋曰中井積德曰此當通上章為一章而孔子曰三字是更端之辭亦非衍文上

泛論事勢下實以魯事也舊解因孔子曰三字判為二章遂致故字不通○春秋

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十二分其民三家得七公得五昭五年舍中軍四分

也此云祿去者祿非賦稅言爵祿之柄不自公出耳毛奇齡曰祿去公室即政

逮大夫未有去彼而不一之中立者然則一夫五世一夫五世若公室不齊何

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遠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

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

孫舍如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

增其樂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

公薨以後下及昭公終之年宣成襄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時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于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

之四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

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於此祿去政遠十字鑿定是

文公何以後知文武宣成襄昭定五世故鄭注云爾而集注因其四世也曰文武

桓也何以後知文武宣成襄昭定五世故鄭注云爾而集注因其四世也曰文武

文子武子世增其樂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子者以昭公時未有桓

也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於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

嘗為卿也未曾為卿則政不遠矣故四世斷自文子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

疑者伊藤長胤曰春秋經書曰子卒公羊以為赤左氏以為惡所傳本異焉耳集

注從公羊作赤謂集注記春秋間事每據左傳此處當作子惡先儒程子胡氏

蓋自宣公十八年春秋書公伐杞之後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定六

年書公侵鄭八年兩書公侵齊十二年書公圍成則以陪臣公山不狃侯陽虎

之事也雖非公室能張然亦可見三桓將微之漸也孫詒仲曰或曰定公五年

陽虎已囚桓子本公室能張然亦可見三桓將微之漸也孫詒仲曰或曰定公五年

政逮大夫註疏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為四世不及桓子集註以武子悼子平子

桓子為四世不及文子惑竊以為欲知夫子所言之四世果何季氏且先思夫子

言四世之時果何公時也集註謂此章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愚謂此章與前章

並篇首季氏將伐顛與季章將伐顛與季章將伐顛與季章將伐顛與季章將伐顛

氏宰齊魯及清冉有帥左師哀公十三年也此季氏康子也冉有為季

子路亦不仕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于孔子集註謂二子仕季氏不同此

云爾者疑子路從夫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是集註亦未嘗不以是季氏康子也

此章語意與首章相連屬知夫子言祿去公室斯政遠大夫則由宣公以來必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仲實立悼子為嗣子先武子卒未為卿故曰三世也何知悼子未為卿先武子

卒春秋子魯季孫不越兩年無備書三桓並將而平子為身為主將悼子以昭公七

年十一月卒魯不越兩年無備書三桓並將而平子為身為主將悼子以昭公七

子卒其子平子即繼武子執政也杜註于樂祁三世之言直曰文子武子平子其

所以不數悼子孔氏言之甚詳方觀旭曰四世是季文子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

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孺孺生莊子速速生季伯揚揚生信子

纓纓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伯生伯如穆叔

約約生昭子緒緒生成子不敗不敗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

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氏孟叔已二

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實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
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
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
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箴曰：三者皆可以為終身戒。但隨血氣有最甚者故以少壯老分配之。未定是易
流於欲。不是言未強固當保養也。三戒只是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
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淫放之少年強很之悍卒貪婪之鄙夫稍知自好者不為
而謂有志君子者當戒不淺乎哉。蓋人情非其時則情弗鍾庸流亦庶幾於無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十一 崇文院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循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箴曰：三畏畏字非是空畏。一念兢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三畏三平說注特歸重于天命恐非正意。○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倚身以俟之。妄為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大人以德而言。大人者當世之賢聖人者先代

之聖安并復曰：大人德配以為有德位者。然下文云狎大人。孟子區而別之。細必敬之不復論其有德與否。則此當以為有德之稱。大人聖人孟子區而別之。細推之固當有別。然若文首所說全與聖人同。蓋其身尚存見其道德之大。故稱之大人。論未定也。其身既沒而其言猶存。見其理無所不通。故稱之聖人。論既定也。要之其德既大雖未至聖人亦可以稱大人矣。○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者。畏聖人之言者若說是口誦心維則是讀聖人之言矣。若說是身體力行則是踐聖人之言矣。須知篤信之而不致以為空言深思之而不致以為常言。明辨之而不敢自託於忘言方是畏字見地。畏字工夫。○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若說是革囊射天則似乎太過。若說是行險送命又似乎太深。須知冥行者以天理為未嘗有狂悖者。以天災為不足懼。縱肆者以天監為不足憑。方是不畏心事。不畏作用。○莊忠甫曰：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也。○集注以天命為理。故云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只是理之所當畏之意。如是則只是畏非三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十一 崇文院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箴曰：此章首添人有四等字。看人之生也。生學困知各異。然生知者絕無而僅有。以此與人數百年無一二矣。即學知之人亦復難得。惟困知者天下皆是也。然困者果能從事學問思辨篤行五者百倍其功。雖愚必明。夫子此章即該全部中語意全注困學。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數虛字層遞而下。太分明。○困而學之者。昭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病乃困也。中庸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如僖子不學而窮。是困也。困而病之。亦困也。孟子困於心。衡於慮。○民斯為下矣者。民猶人也。與陽貨篇民有三疾之。民向言生民之等是為最下也。斯字可玩。蓋困而學之。固有可通之理。困而不學。是自外溢於污下。更無可出時。全是人事不盡。所謂下愚也。○中井積德曰：是章生知之外。就見成人品而言。非語有生之初也。故通生知為人品。有是四等也。注氣質四等。恐非正意。蓋生知之外。習蔽相因。不專繫于氣質。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聖人唯戒其不學。而不責於氣質。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不聞。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學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息。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此之謂思誠

箋曰經文九思平列或以上九句每二句一連末句單舉或以以上四件是我之得于天者思之以養其本然之體下五件是我之接于入者思之以察其當然之則將九句併作兩對立格俱可○視思明者視則不可不思其所蔽無所蔽而後明聰思聰者聽人之言則不可不反求我耳有物置之乎否必無所遷而後是非正入是謂思聰也○思溫者溫溫然如玉也貌思恭者情懷之氣不設身體也言思忠者昭十二年左傳外內倡和為忠禮記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周語忠文之實也禮器喪禮忠之至也皆中外如貫之義也故言忠則信亦在焉事思敬者敬乃執事敬之敬奉承不怠也疑思問者有疑必質思問不忘不宿也怨思難者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怨難義同見得思義者公叔文子義然後取是也○潘維城曰書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思亦列五事之一今乃以九思為綱而以視聽言為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焉事焉疑焉忿焉見焉得焉溫焉三變之一教為百事之統審問為博學之繼以及德忿望忿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實此九者仁齋曰夫入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思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能思也若夫喪臣敗家者皆弗知思故焉耳九思蓋所以狀其善思也論曰醫之製方必有君臣佐使之差奇偶緩急之殊藥相配而後能已疾救人若夫用軍方者亦徒備急之用要不足為法聖人之設教也亦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眾功兼全而後以成其德如先儒主敬之說亦用單方之類耳呂用晦曰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未及用不著若當機不提應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並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集注云九思各事其一言九者不相錯雜也雲峰謂九思皆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行其所

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箋曰如不及如追逃者而不及恐失之也如探湯恐不速去之其觸手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曰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吾見其人矣是非以顏曾之徒而言蓋亦外門人而言也聞其語謂古語○隱居以求其志二句似夷齊一流人物隱居求志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是也行義達道者君子之仕也其行其義也行君臣之義義字自重勿泛作出仕二字看○未見其人只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注抑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說顏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顏子不幸早死李光毅曰乘道懷邪者君子獨行之守可以潔身或難以致用窮養達道者大人兼濟之學可以立本亦可以匡時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

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抵此書後十篇多關誤

求其入實之附於後耳末句以其斯之謂與結之分明與上文相呼應當通前章為一章非是一齊說近是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此自弟子之言故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卒八年左傳鮑叔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為君也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蓋謂大國諸侯耳此章若從集注錯簡之說則有馬千駟當作千駟之事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而散禮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駟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性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良駟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食也伏歷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廐馬千二百匹奢多恣欲游觀無度何傲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傲疏則千駟當指公廐之馬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無而字正平本南宗亦亦作得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邪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為得頗乖文義王直曰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不得取證於史記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倫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選好奇而輕信上世之專取孔孟去權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選之功罪豈相掩哉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可信矣安知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在何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即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今且以意度之國諒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思首陽固其所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蓋會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顧沛隄之際食亦... 於此論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詳圖一... 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觀其事... 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博略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始如狂夫出爾群小... 號喚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攬臂其間陳說動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 亦幸哉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清風可仰而不可及讀史則見二子可怪乃... 編旅家人聞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慘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 知之者此曰如此則遷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謂子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 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 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 語之所云也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遺樞茶... 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口口曰案伯夷諫武之事非... 無疑義孔孟稱伯夷而未嘗及此事惟莊子載之而司馬遷因以作伯夷傳然... 莊周寓言不足取信馬史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已失事實故伊川先生曰史記所... 載諫辭皆非也武王伐紂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語然愚則以為... 伯夷諫武實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節未可遽以斷其無也孔子稱文王為至德... 謂武未盡善其微意蓋亦可見矣周自公劉以來至季文王服事於殷久矣武... 王亦嘗北面事之矣今畏天愛民起兵以伐之雖其事固出于不得已然不可謂... 之至德也成湯於桀惟有德曰來世以台為口實其意亦可見矣試使夏商之... 太史執簡而書其事將曰商誅桀周誅紂乎抑曰履弑其君某誅其君某乎未... 可知也善乎黃生之言曰冠雖微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之分也今桀... 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然臣下也因過而誅之踐降南面非弑而何然則... 伯夷之諫乃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節而又安知其非不事周而窮餓終身邪... 其君焉而已矣孔子所謂餓於首陽之下者又安知其非不事周而窮餓終身邪... 但若馬史所載要皆非當時實事耳諸儒疑馬史并疑伯夷以為無諫武之事非... 公論也吳英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也者言食不能飽飽恒不免於餓耳非... 謂餓而死也蓋夷齊既逃於外而當紂之時豈復有寓公之禮夷齊之介又非義... 一介不取孟子曰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 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夷齊所以餓也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 北河曲之中此說是也呂氏春秋高氏注曰孤竹國在遠西方與紀要曰直隸廢... 大寧衛古營州地夏商時冀州地營州故城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三百... 六十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商周為孤竹國地春秋時為山戎地戰國屬燕秦漢... 及晉俱屬遼西郡據此知孤竹國在冀州地也方輿紀要曰平陽府蒲州古蒲坂... 舜都也首陽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據此知首陽山志曰河東郡蒲坂古蒲坂而... 逃自西北而至東南初不離冀州之境也據地里志曰河東郡蒲坂古蒲坂而... 精也首陽山在冀州其陽所謂首陽山據此則知雷首山之陽為首陽山則首... 陽山即雷首山之支峰也其在雷首之陽故曰首陽耳趙佑曰夷齊初辟紂居... 北海之濱是取去紂遠則終焉恥周餓首陽之下必無肯與周近者彼既絕意人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崇文院

世矣而仍不出河洛岐關不遠增見聞之擾乎然而天下皆周土皇皇欲何之... 計惟本國所在絕遠中原猶是故殷之封未受新周之命歸而死焉庶幾祖宗坵... 墓之是 依耳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 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 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 而學禮 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 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 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箋曰子亦未見不獨伯魚異聞非疑陰厚其子之謂伯魚所答聞詩聞禮皆異聞 也○對曰未也未也者謙辭非謂實無之也注以爲無異聞不是鯉趨而過庭曰

論語會箋卷第十六

學詩乎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亦 前行行過父前當徐趨所以爲敬也蓋伯魚因他事過庭雖孔子不在堂中亦 當徐趨而過然趨時既望見獨立必無直趨不顧之理也少止進面無語即退趨 而過之孔子因其進面而語之曰學詩乎於是而有未也之對又有不學詩無以 言之訓歷時非斯須矣論語文簡不能備記也○不學詩無以言謂詩不可弗學 之其也詩煥而成章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言之至善者也故不學之無 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謂禮不可弗學之甚也猶言無足可說也蓋人情以詩而 知人道以禮而立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只勸襲詩禮 之糟粕與心體有何干涉吳英曰學詩乎學禮乎云者乃鞭策進步之辭也猶云 汝於學詩禮工夫若何矣乎此時伯魚之年當必在曰弱之後曰壯之前何敢自 謂有得其曰未也宜矣退而學詩禮者謂因此一問遂奮力于詩禮也即在群弟 子亦無不以此策其進步者也孔子教人常在詩書禮詔伯魚者偶值兩時皆獨 立不言學書豈非不獨獨立時邪而後世遂有詩禮傳家之言豈聖人豫料人有 異聞之疑而有意于不獨獨立時傳禮以示無異聞邪○問一得三節詩禮雖夫 子之雅言然向也習而不察一得於提醒則恍如有得但充語意仍重喜在聞君 子之雅言其一邊○遠其子遠字只對私厚而言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 接遇有禮不朝夕嗜嗜相親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 敬也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依藤坦曰孔門之學在 實踐不在口誦觀此章亦可見矣據記者以伯魚稱之則知年既過二十矣陳亢 以其將有所資益則其學亦必有得矣然而其時方聞詩禮以爲異也以今言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竹添光鴻會箋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當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職孔子之亡而歸之孫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

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

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德不教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諱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身所不教為誦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箋曰佐藤坦曰據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貨似魯大夫非季氏家臣先儒混貨虎為一人恐誤。崔述亦有辨。下出。歸豚孟子作饋此作歸二字

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為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釋文云歸如字果如字解則歸者不反之辭此於燕豚女樂何涉乎自當作饋孔子

世家作饋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饋餉贈也康成注以物有所饋是也○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者今夫子得賜者盡禮而往見遠望彼之計非所以待小人彼職

亡而來吾職亡而在聖人不可無此一段權略此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

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不得已也○遇諸塗者釋文云塗當作途說

也釋名釋道云塗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曰不可不敬教云兩曰不可皆貨自語

末句加孔子曰別之也加曰字皆自斷語不可如響非聖人應對之辭豈有漫無

可否道以不仁不智冒自任乎此說非也兩不加孔子者語勢方急而答語只

云不可故不加之以逗文勢下則虎語既終而答語又稍長故特加孔子字以明

上兩曰皆為孔子答語也惜謂貨自言則當刪三曰字兩不可字如子與爾言懷

其寶云云可謂仁乎好從事云云可謂智乎日月逝矣云云不可不之之意已在其

中發此上文可謂乎三句猶恐不見為不可而必發此日不可三字託為旁顯以

顯已意而後以寶之語應之而此語語即有之記者事不備之弊故知兩日不

可謂孔子答辭也懷字上已字記虎之鄭重發言也此二者者虎問而待答豈

得不答則據理以答之也虎得孔子二答更覺使已日月逝矣云云深深入情亦

貨之點慧也兩曰不可隨口漫應故不用孔子字終稱孔子曰云云深深入情亦

字故以孔子字終之若謂如響則誤解貨語為僞傲之辭殊不知貨本欲羅致入

黨豈有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乎此時貨實著于辭令強強望孟子稱孔子不為

去不反曰曰經言孔子不見其此一句足以見聖人待陽貨之本心往拜者迫於

禮之當往不得已而然也時其亡者終不欲與之相見非為不誠於己而乃以不

誠報之須其兩停相稱而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既已登言往拜而於道塗偶然

相遇自無避之理非欲與之不絕也隨問而對者有問自應有對理之直與不

直在其所言之事何如耳只隨問而對亦未可便以為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亦

只是待貨為兒愚之人不足與辨所以不辨不必稱為不誠也○崔述曰集註云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當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即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

雖專政未嘗為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

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稱

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譏之也縱使虎

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說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

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陽虎凡百餘事

見皆稱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傳稱人好饋

又稱屈巫又稱子靈齊又稱子會范會又稱隨季季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

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陽貨則

稱陽貨與論語合不稱陽貨也其於為富不仁則稱陽虎與春秋傳陽貨文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貨與虎為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

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相近之性非

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此言相近之性非

筭曰黃東發曰性者此理素具於此人心得之於天以性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

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乎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

既屬於人則不能推天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

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天下之生凡同

類者無有不向而趨焉則不能盡同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葉花葉之橫斜疎密

急曰性剛曰性柔曰性偏曰性忌曰性癖曰性好酒曰性惡酒曰性好潔
 曰性尚鬼曰清穉之性曰無厭之性曰膏粱之性此類皆斥氣稟而言氣稟即氣
 質也氣質非性也而謂氣質曰性者繁而言之而已夫性者所謂人之恒性而不
 可加損焉但可養以反之可治以成之而已矣非可變化者也其可變化者不
 操以革者氣稟也洪範剛克柔克君子佩玉佩璜西門豹之佩韋董遇千之佩絃
 皆為其可變化矯揉以革也而歷史百家之書謂此曰性者繁而言之而已其實
 非性也宋儒欲專主張孟子性善之說者照諸歷史百家言而觀之知其矛盾不
 通於是創本然氣質兩性判以構二柱焉是古來聖賢無有之說畢竟認氣稟之
 質以為性之過也○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有狀象而無
 形至化生五行則水火金木土各有顯形水火金木土具形則又有質象而無
 弱火之亢爽金之凄涼木之強堅土之甘美是謂五行之質也下民之生亦然稟
 氣于天其氣成形成又成質而質滿軀殼中其形質皆氣之所化生也其清明昏
 濁剛強柔弱寬裕躁急輕浮沈重皆屬于氣非性也實習愚昧頑強奇巧拙
 劣俊秀傑邁之類皆屬于氣非性也古人謂稟賦者稟賦者其本出於六氣故
 與以氣質之性也 志意思慮念想慮之七件皆屬于心心者藉理以料度者非性
 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件皆屬于情情者感物而發出者非性也夫性者一身
 之本質萬種之串紐而才氣心四者人人不同其所以不同則其所稟之氣異之
 也其所以異則一氣流行賦入賦物之時人物感其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而受之
 以生是以有此不同焉稟受之所以異者正在於此耳稟受之氣異則才亦隨而
 異才氣異則性情亦隨之而異矣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可以證焉故才有高
 下氣有剛柔心有昏明情有厚薄而性者天之命而人之本質乃所受天地之中
 以生者是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其性皆同然則人之有純粹駁雜多寡高下委
 差不齊者在乎才氣心情而不在乎性也雖然才氣心情四者亦性之用而統
 於性者也故才氣心情亦有稟而謂性者其實非性也才乃性之英華氣乃性之
 應用心乃性之料度情乃性之發動也性譬則如車之軸氣才譬則如左右之轆
 心情譬則如兩輪輪與軸雖統于軸軸亦賴輪與轆而活動以致千里之路性雖
 統才氣心情不備此四者亦不能成之矣故才不可不達氣不可不養心不可不
 制情不可不節聖人立禮樂法以導之者則所以使其才達之其氣養之其心
 制之其情節之而成其性也聖人設教之旨蓋在於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
 猶謂相似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獨至於人疑之又曰其日夜之所息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相似與相近其辭無異其義亦同孟子言相似
 亦謂性之相近也孔子言相近亦謂性之相似也程子遂創立氣質之性曰相近
 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理也理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
 何相近之有哉彼依孟子性善之說授之於人不能盡合也後發自幼而岐疑
 或有越椒自幼而殘忍其惡絕已如是乃觀濂溪太極圖說說陰陽五子之變至
 齊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要之未理觀濂溪太極圖說說陰陽五子之變至
 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之性乎蓋性不謂善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
 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
 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則是相近之性即性善之性而上知下愚不移始指氣
 質之性言即王制所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者蓋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
 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庫中庸南北方強弱以及春秋越椒晉
 得食我之始生而即知其淪滅者總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氣質中又
 得性最清而最濁者則不可移易此正如公都子所謂以堯為君而有象一類乃
 程子又復以習富之謂下愚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又是習何物
 可相遠焉得不移且移者以習移之也若習是上知下愚則此移之者又是何物
 補救當謂孟子言性善屬于二以辨我比較而直以得舍失至倍徒無算為習
 權于習則是性善之情不善屬于二以辨我比較而直以得舍失至倍徒無算為習
 之相遠則是性善之情不善屬于二以辨我比較而直以得舍失至倍徒無算為習
 孟子既關食色之性生之為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生性食
 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之性生于內即有耳目口鼻之性生于外
 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
 耳故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即氣質之性心知即生性謂知覺運動也
 而少儀以體僵者為直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其解性善亦只舍六禮以
 節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其解性善亦只舍六禮以
 求其善而儒者君子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
 性味矣吾但君子性善不謂性之祇存一性字而諸凡性字則其所見而各予
 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尚奇惟天生民有欲易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
 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愚者然究是氣也質
 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之
 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即不謂性質也非性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之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
 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
 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
 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箋曰此與上章蓋非一時之言記者相序次者則為有意正平本南宗本惟作唯
 知作智○中井積德曰氣質者只是昏明強弱之分矣未嘗有善惡人有昏弱唯
 善亦有昏弱而惡有強明而善亦有強明而善可見善惡不干氣質矣洪範所謂
 變友是柔之善沈潛是柔之善亦有強明而善可見善惡不干氣質矣洪範所謂
 惡亦惟當是昏弱之質夫元惡大憝必是強明之質決非昏弱者所能也亦是亦
 可以見氣質無善惡矣又曰愚與知對即是知之謂矣故雖至愚未可名以惡
 程注以暴棄說下愚引商辛為證恐失當商辛是惡人其質非昏愚乃是習蔽之
 尤者上章所謂習相遠是也商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括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其質可謂強明矣豈下愚之謂哉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暴棄一出於習... 甲非下愚也... 鮮不可移之人... 非可移之人... 為神非小參... 其不為也... 絕不可得... 始之欲度... 頃變暴禽... 治之寧可... 願而誨之... 當以文藝... 成名確確... 宋代諸儒... 未嘗有等... 堅定不動... 與聞至教... 去無聲無... 望衣錦向... 上智下愚... 海高油然... 治堯舜之... 令唐虞無... 逆決不甘... 之始矣且...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使上智更加... 天下無一人... 別說才有... 言果是則... 者也下愚... 以上下而... 狂惟在克... 愚為桀紂... 爽德昏德... 中智下愚... 矣。○下愚... 其理一也... 子言下愚... 人耳非以... 子之武城... 爾而笑曰... 子游對曰... 人學道則... 禮樂以子... 人獨行之... 自實其... 箋曰子之... 象絲絃之... 詠詩者謂... 世子春誦... 得聞弦歌... 戲也。

夫虞翻注竟悅也讀如夫子竟爾而笑之竟竟竟竟形相近而實不同說文竟竟也從艸見聲竟艸也可以作席從艸完聲竟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為和陸之訓論語正字作竟段借作竟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竟陸之訓亦合○割雞焉用牛刀割雞謂分割肉節也是借言不是喻言此其道之行而惜其不○大行欲喜中寓無限感慨○君子學道則愛人二句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武城雖小邑其中自有學士大夫自有庶民非君子即小人皆當學道禮樂便是道學禮樂便是學道在昔日夫子之言當泛指一世君子小人子游引來却不重君子小子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進口氣方為確切○前言子游以為謂己以禮樂治小邑孔子不可面言其大才治小邑故不復辨其意直以前言為戲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

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子曰潘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正平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不語詞不狃狃也作弗擾段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狃通皆實習之義○末之也已尼之詞皇本正平本說作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夫召我者領公山氏說如有用我者以下當微開說難承上文而其意極大方論到夫子平日素志上若曰天下無人用我耳苟有用我者吾必與周道於東方以上繼文武之盛至此不復貼弗擾說但夫子之意欲與周道於東方繼文武之治亦惟所庶幾在伊呂之業如直解為在汶上矣如政也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皆可以觀語勢曰東周者周自平王東遷建都於東使夫子得行其道將使周道復興使成簡東周了味吾其為三字見文武為西周吾為東周是何等遠神非謂使魯為東周也皇本如有下有復字○崔述曰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為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為亂賊矣安肯討入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慶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榘而不見效也則勸陽虎為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其狡而其謀其拙安能為東周邪夫費彈丸地其

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邱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夫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為東周胡可得耶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戰國時可謂孔子公然欲自為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

夏是時孔子方為魯司寇魯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與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為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為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季不戴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師墮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難孔子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

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耶之叛也數月而

兩國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

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探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

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非孔子壁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勝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柳及夏侯勝

王陽蕭望之章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子之本其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

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正如春秋之有諸經孟子與

人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到向之列女傳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

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為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官達遂離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績皆亡故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

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襲魯章賢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

嗟夫張禹知顧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況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而此章

與佛辟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己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傳經者不知其偽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孟子

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致難雜不均無從考其同

異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不法孔子當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為天下將以為法

己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

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

為之兆不行而後去不可必此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孟子衛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焉有悖禮義而自以為無害者哉至於衛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飯之事尤與弗擾不類... 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 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 不往苟行有善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 徒相傳有是說也即此亦足以見其爲僞託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論語曰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及天下爲仁也且云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者正見處處勤學事事用意也恭寬信敏惠五者平說不必論本末○恭則不侮敏則有功者敏有功者敏有功者敏有功者敏... 夫恭教自處誰敢侮之寬簡御下所以得衆令與行則人孰不任在恭事明敏所以有功德惠使人人忘其勞○能行五者於天下是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道不然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爲仁之作用幾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必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之○東漢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處處無處不仁之隨在異名耳析而言之曰恭寬信敏惠夫而因之只是一仁仁信在恭寬信敏惠之外止說個仁却渾渾無可下手困勉錄云五則字不落一層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達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自考者如此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

也問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夫子路恐佛肸之洗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

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 於磨涅其不緇也者幾希 度反○匏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漢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鄆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中牟非自趙軼伐衛國中牟杜預以堯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莫圖集解又以此中牟非自衛道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陽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陽陰縣正在清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鄆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如之何者受子路之言以爲是也○有是言者下文四語是也此孔子不以子路之言爲非而引古語更發一義也○不曰堅乎二句曰字有就理言者有就心言者不專指發于言者不曰堅乎猶云不有所謂堅乎字注疏薄也考工記輪人輪雖傲不氣於鑿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韞亦傲也以輪之厚石雖鑿之不能傲其鑿旁使之動龜人蔡其線而韞則雖傲不韞注韞故書或作鄭鄭司農云韞讀爲鑿而不鑿之鑿謂韞韞沒藏於韞韞中則雖傲不傷也韞與韞通則不鑿者不動不傷也韞韞沒藏於韞韞中則雖傲不傷也韞與韞通則不鑿者不動不傷也韞韞沒藏於韞韞中則雖傲不傷也韞與韞通則不鑿者不動不傷也韞韞沒藏於韞韞中則雖傲不傷也韞與韞通則不鑿者不動不傷也韞韞沒藏於韞韞中則雖傲不傷也

准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假真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
名爲羽涅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
注涅礬石也本草經亦名涅石神農本草經卷一第卅九名礬石也蓋今之早藥人
與馮諼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而風物上亦不著道德上○吾豈匏瓜也哉匏
不可食陸農師曰匏甘匏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匏苦匏甘匏
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向以爲不材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古言有魴魚鯉魚鳳鳥
碩鳥龜瓜爲一物亦同夫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不食只是不爲人所食如
濟有深涉說者謂但可爲盃以涉水是也○又有救瓜苦蒸在粟耕卽是匏瓜繫
於粟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不爲世用者也○存疑曰磨不礬涅不
緇答欲往佛胥之召意已明匏瓜之喻是示己當爲世用之意其上而不粘著○
緇述曰佛胥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
二則與公山不狝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
未有待其堅而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
人誠非小人之所能磨汚然未有恃其不能磨汚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
堅白非佛胥之所能磨涅則彌子瑕穢難進亦豈獨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
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故不礬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不狝佛胥之召解則斷不可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
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礬且緇矣尙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接佛胥之畔乃趙襄子
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而中牟畔之罪五日襄子與師而次之新序云
趙時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
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胥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
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
齊國夏納荀寅於栢人五年春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
四邑者皆荀寅趙鞅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
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胥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
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狝當畔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
符也○楊守敬曰佛胥嘗畔晉則又附會之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
之罪五日襄子薨而次之新序趙之中牟畔趙襄子薨而次之新序襄子立於魯
哀公二十年距孔子卒已六年矣左傳哀二十年趙鞅與趙襄子畔於食舍時居於食
舍故趙鞅與王於軍中則先王先臣則則於此年明矣○此記年者則趙簡子於周元王元年爲四十二
年而六十年辛辛世家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則襄子更後孔子卒二十五年方立然則不足據世家
載佛胥之畔於孔子去衛之後此事不見於左傳夫佛胥嘗中牟趙簡子攻范中
行伐中牟佛胥據邑以拒簡子則其母何不以各爲其主對而乃云君有暴臣耶
且據史記則佛胥嘗爲范中行之邑宰而論語孔注又以爲趙簡子之邑宰天抵

亦因說苑新序諸體而不敢沒之耳原史記蓋因論語有是文於他書無可證第
見左傳有趙鞅圍中牟之文遂選就其說而於晉世家不載其事則已微漏疑根
矣且佛胥家臣也孔子往將臣佛胥乎抑臣於佛胥乎又將糾合齊衛以滅趙簡
子乎是進退皆無據矣○或謂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而
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子路未見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
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應之曰本文云觀於其身爲不善
君子不入佛胥果爲中牟宰安得遽目以不善即夫子亦何以各爲其主解之
聖人憂深慮遠三桓之子孫微矣明著於經而於天下大勢反觀而不言就令聖
人慮已及此又何不請命魯君如討陳恒之事合齊衛以救范中行而乃應佛胥
之召乎夫孔子之堅白誠非佛胥之所能磨涅試問彌子瑕穢難進亦豈能磨涅
孔子而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此皆由戰國策士苟且求合不能
深身故託之聖人亦有從畔之事以便其私而齊魯儒者不能審察說以傳訛兩
延微張元皆得以在命自賢悲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居

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退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
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又嘗所以救其偏也
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信曰直又嘗所以救其偏也
蔽字與言字相對有此一個名目即有一番影似爲之障礙開門戶卽是增增
之坐以居爲坐義同古居處字作尻居說文以爲踞踞字以難習尻爲居亦踞
之引中○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愚者好仁之蔽也非不好學之弊但好學則好
仁自無弊耳下文並微之學記詩之失愚書之失誣與此語意正同皇本居上有
曰字○其蔽也蕩者凡事有可爲之策必竭知慮而爲之不復顧道義故知者之
蔽也蕩孔注云無所適守得之皇本知作智其蔽也賊者言必信雖言人賊物之
事亦必爲之故其蔽也賊謂任俠之輩也○其蔽也絞者言好學四句勇與剛
引以勇屬加人一邊一味要奮發剛厲自任一邊一味要擔當左傳使勇而無剛
也陽處父以剛稱其易中軍是一足不退剛也狼暉好勇若與其友殺先軫則亂

一語直是提出于路於萬嶺之中，向後一剖出病症使他自反，病雖有六，其藥只在學字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學之事，故括許多功夫，夫次第大要則內養心性外踐義理，隨時適中，非後世口耳之學也。物茂卿曰：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他如諸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修目教之，以修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已後人，報欲以一樂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苟能學而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辟如推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詩可以興，感發可以

觀，考見，可以羣，不流，可以怨，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箋曰：莫學夫詩，莫兼無有二字之義，猶言何無有學夫詩也。學字宜玩體，驗工夫全在自得，非誦字讀字可代。詩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群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此章是說學詩之益，非是說學詩之法。要知聖人全是要諷詠中加體會功夫，故下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文 院

可以字。○可以興者，興去聲，與興於詩之興自別。周官大師教六詩曰：賦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是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言興，毛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如襄十四年晉伐秦，諸侯之師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有苦蕒，叔向退而具舟，又昭三年楚子賦吉，聘叔孫約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與，又襄二十八年慶封汜祭，叔孫穆子使工誦，茅鹿是謂相切，切物茂卿曰：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試而在盛代，可以是在目是也。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婦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或支，或此或類，不為典常，類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新，詳如論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大抵詩道性情，主諷諭，類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雜雜碎，大小具在，左右逢源，故其義無窮，大非他經之比焉。○可以群者，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誠忌之習消，故可以群居相切，切磋，可以怨者，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可以怨如穆叔賦圻父，鴻雁，戒子賦青蠅是也。孟子論凱風，小弁，有宜怨，不宜怨之分，又一義。○邇之事，父道之事，君，人倫之道，而務感入，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言

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應者厭倦，至於傾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此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甚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為甚。○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爾雅：釋草云：草，木皆專，備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宜用，而毛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張彥陵曰：人之所最難治者，氣。然忿激之道，盡此矣。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箋曰：此為女與孟子高叟之為詩，同仲尼嘗語伯魚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也。今又語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不謂詩而特言周南召南，則別有其義，可以知也。已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為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文 院

是倒裝語，周禮：擇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小戴禮：弓，古之人有言曰：孤死，正丘首，仁也。同一詞法，正牆面而立，言不可行也。○吳英曰：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據此，知孔子蓋冠而生子也。孔子年七十有四而卒，而論語：顏淵死，有才不才之言，則顏子先孔子卒，而伯魚又先顏子卒，而世家謂伯魚年五十，則孔子生伯魚時，其年甫弱冠，歟。蓋以孔子少孤，聖母寡居，門衰，依鮮故，應早娶，不可拘三十而娶之例。歟。禮記：曰：云云，故孔子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先人孔子出妻，辨曰：嗚呼！小人之無忌憚，至此極矣。詩曰：刑于寡妻，宜爾室家。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後國治。聖人所過者化，而況於其妻乎？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生伯魚，伯魚年五十，矣。且孔子卒，伯魚之妻年不可考，大約與伯魚不甚相遠，及除伯魚之喪，年過五十，矣。且孔子卒，伯魚之妻年固卿大夫之子也，以卿大夫之子之妻，過五十之年，夫死而嫁于別國，此古今未有之事也。而謂獨有于聖人之家乎？子思之妻，無所見，然喪服之輕重，有先王之禮焉。非入之可意為也。使出母而無服，則孔子豈能使伯魚之為之服，使出母而有服，則子思豈能使子上之不為之服哉？孔子雖聖人，然不自聖也。豈自以為道之隆乎？子思大賢，而學于聖人者也。又何自處于道汗，舍聖人而不之法，梓先王之禮，師心自是，而創為之說乎？以子思之必無此言，知子思之必無出妻之事也。大約孔子娶于開官氏之後，明年，遂生伯魚，未幾而開官氏先卒。孔子東南西北之人也，亦不再娶，世既莫許，開官氏之所終，遂造為異說，以誣之子思之為人，嚴毅故又從而為之辭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哉

將敬而

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
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
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趨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乘而為盜
也禮樂無處無之
學者要須識得

箋曰云字指言如此之詞周官典瑞云璪圭璋璧琮以類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
人璧以享諸瑞玉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幣制玄纁束注云凡
物十日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紵之長短雜
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
卷為匹也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為
節也○物茂卿曰禮樂之道施於已則以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成其俗先王之
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
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此章朱子本說與程子不同朱子以禮樂直做禮
樂就事而言敬和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
將者也則當從本說程子本於樂記直以禮樂做序和乃捏合序和為一貫矣則
亦將合禮樂為一貫與人固有能序而未和者有能和而無序者國家之政亦然
未嘗有捨其一而並得其二者也兩椅之喻失當至盜賊之有禮樂則尤謬夫入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愛敬之良不容自已而後有禮樂以達之節而和之無非所以全其天性故曰禮
之用和為貴也為盜者蔑天良而于法紀即有統屬而相趨順亦狐羆狗黨何名
禮義哉以此言禮樂則君子
不勞學焉者與程說不當采入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

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
穿窬窬隙也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箋曰漢書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也詩巧言荏柔木毛傳荏柔意
也說文策弱貌與荏同廣雅釋詁荏弱也○譬諸小人集注解小人為細民其
意以為色厲內荏穿窬之盜已是邪惡小人中間不可再言小人以此為疑故解
小人為細民也不知小人為作非一端或詭或姦或盜或顛或強暴或暗
作私邪或心狠而外柔或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者言於衆小人中譬之盜釋
厲內荏之人譬之於諸般小人惟其為穿窬之盜者可以為比也○穿窬之盜釋
文疏本作窬孔注云窬窬也則字當作窬皇疏云窬入垣牆則其本作窬矣備
行義門主鄭注云窬窬也穿窬為之釋文圭窬說文云穿木戶也鄭瑛三
今左傳亦作主窬是知窬與窬通說文窬空也窬下曰一日空中也窬是穿木戶
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為窬淮南汜論謂古者為窬木方版
以為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字從穴訓門邊小窬窬又從穴如狗窬木實是

常設者此穿窬指今別鑿者乃穿穴也荀子針賦曰不盜不竊穿窬而行亦訓穴
用蓋有國門窬人之盜有白雲掘金之盜有昏夜穿窬之盜賊武仲謂齊侯似鼠
穿窬之說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鄉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
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
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
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之末篇

箋曰中井積德曰鄉愿是鄉論之愿人也非君子之論則其不得實可知矣蓋此
非真愿証鄉人得愿名者鄉字屬論者不繫于原者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是也
注鄉人之愿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並失之德之賊者德中正之德泛就理上
說君子衆人皆在其中而自已之全喪其德又不待乎言賊者似德非德他却又似
一忠信非忠信似廉潔非廉潔把真忠信真廉潔都
被他混亂了故曰賊勿作自賊賊人者其重賊理都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道聽塗
說則棄之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箋曰忽聞而信之可謂道聽又從而說之可謂塗說此特形容口耳之學輕躁浮
淺之狀耳道塗二字借喻只是形容他人耳出口略無存蓄的氣象莫認真說苟
子所棄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者
是自棄其德也德之棄棄德也凡字當在下而移之置上則必加一之字以勻之
是之謂即謂斯淺之為丈夫即為淺丈夫小人之使治國家即使小人治國家皆
是也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善之方為吾有故君子凡有所聞明辨得
失一一反之於身從善去惡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兩用中子曰多聞闕疑慎言
其餘是以凡有所聞莫不為身心之益德以日茂也道聽塗說者反是蓋淺躁之
胸襟其所急欲收者博聞敏捷之譽而不知收其名者喪其實矣浮蕩
之心思其所急欲往者才辯議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遠者中愈涸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

小則吮癩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之
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
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亦

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箋曰中井積德曰鄙夫者鄙元是都鄙之鄙野之人無所見聞往往貪吝成風
後世有鄙吝貪鄙之語尤可念是鄙字自有見財魚肺得財不能割捨之意若庸
惡陋劣恐未得窳與如可與適道之與夫人非至愚極惡豈有甘心為不忠不孝
者特因嗜欲念多身家慮重其始一念自私而已其究至於無所不至與事君者

不察或專其有才或樂其同己以其志實為常情不知此輩整難盈志行易變必不能與我共成忠義且將倒戈下石自古正人誤用小人身名俱敗者何可勝數夫子故大聲疾呼而極言其情狀為君子戒也蓋伯甘曰賢者當辭鄙夫於早若寇準司馬光誤認丁謂呂惠卿害事不小○愚得之者謂以欲得為憂也非非不能得之謂漢書李陵傳曰請少卿來歸故母憂富貴云云憂富貴者以欲富貴為憂也愚得云者其語意亦爾漢時人語猶如此愚是事之衡於心不可解者也如物申實於心然一說○蘇子瞻曰愚得之富貴為愚不得之富貴為君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家語在厄篇子曰其未得也愚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王符潛夫論云孔氏病夫未得之也愚不得及退之王承福傳皆與蘇說合然不必從為可云孔氏病夫未得之也愚不得切逢君之惡竊君之權欺君之事誤君之國無所不至也注云弒君與父句願流於過甚愚失之鄙夫究未必不至於弒君父願本文正以事君則當在弒君父而前而說夫愚得必有所以得之術愚失必有所以不失之術當其愚得險俛俛乘間抵觸此時無所不至機謀已伏但猶知所顧忌深自閉藏到得既得無所不至矣聖人下此一語直使與之事者君者心驚膽落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十一 崇文院

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

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薄則踰大開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稍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實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民猶言人也賢者亦曰賢與民不可分論范氏失之三疾者孟子寡人有疾好勇好貨好色吾語公曰勇所病也皆言性蔽又曰不幸有疾章注己行有闕病曰疾非美稱也此蓋因時人不肯力學安於偏戾藉口古人故夫子特地指出以深警之何者古之狂也矜也愚也肆廉直皆率其一偏而不變化雖非正道然皆本乎氣質之所成豈如今之名為狂矜愚者則並非氣質而習尚相沿大謬於理何得以古人藉口哉要知謫戾詐並不得為狂矜愚也夫子即世人所指目而辨其非不是欲人為狂與矜愚者謂以古人之疾望人理不可通即謂進一步激厲人亦覺太卑天下非聖人語氣也或是之亡也猶曰或亡之也周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文例差似亡者指狂矜愚肆廉直乃狂矜愚真面目學狂矜愚而肆廉直自在其中古之教化淳淳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世之疾矜家所謂證與朕不對者習俗傳染之尤惡者也○古之狂也肆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尚太高故名曰狂矜其辭其辭放肆左傳伯父若肆大惡注肆肆展放也表記安肆曰倫注肆肆放恣今之狂也蕩者不顧義理任心而行也○古之矜也廉廉稜角峭厲正見他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矜者矜伐之矜也大夫馬謖汝惟

不矜公羊傳九年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矜持之矜亦有自高之意小宰職以聽官府之六計辨群吏之治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潔白不汙財利此廉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據此則矜伐者忿憤小事感憤以為節是忿也後漢范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是戾也忿戾之義可見書云爾無忿疾于頑蓋今之矜伐者不知廉其身行唯忿憤忿疾而好與人忤而已朱注忿疾則至於爭矣似自矜而己矣詐者直之反對注妄作失當愚而詐者是假之無識者無可取詐欺緣飾而已矣詐者直之反對注妄作失當愚而詐者是假之無識者無可取亦不過是謊惑其實無可名者而已矣三字總承上文見今之狂矜愚矣故曰今亡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出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為非以非為是以覆為不肯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十二 崇文院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為非以非為是以覆為不肯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為非以非為是以覆為不肯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以警。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

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愚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子曰夫欲無言對諸弟子而言非專為子貢發而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蓋道之至大不言則不明言則學者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警之要使學者體察而自得之也。○子曰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學者因言以求道如聖人說何如仁義何如孝弟忠信皆言也學者因聖言而求所為仁義孝弟者是因言以求道而稱述之者也故子貢曰不言何述焉所謂言者言仁義孝弟之言也若不知言言及之而不言之言乃是四科中言語之言所謂指自異。○在藤坦曰天何言哉四句的是破子貢小子何述之疑言天非為諱諱然喻四時而令百物而四時百物自能承順之師弟教學亦猶此也天何言哉切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夫子之教弟子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切弟子之學於夫子。○集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此說頗可疑子貢聰敏穎悟於夫子之言每迎刃而解此何以斷其不能領會蓋以其不能如曾子之唯喩疑其未喻然論語中曾子一唯之外未有唯者即頤闕之卓且爾曾子之唯先儒以為下有子出門人問一段故以此句分界限是也古書所載簡略略略其生平學力智識斷之苟以其不唯慨其成不能領會其可乎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得罪者故辭以疾而以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厭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將命者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下就取於將命者稱主人侍者為將命者自古而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下就取瑟猶在可教之列孺悲歸自克責後日進德夫子以上喪禮傳之士喪禮之傳孺悲預有功亦當時不厭教誨之力也。○在藤坦曰夫子不見孺悲亦是教誨教誨不必在於口語故編者與前章類次。

○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將命者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下就取瑟猶在可教之列孺悲歸自克責後日進德夫子以上喪禮傳之士喪禮之傳孺悲預有功亦當時不厭教誨之力也。○在藤坦曰夫子不見孺悲亦是教誨教誨不必在於口語故編者與前章類次。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崩壞也。○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取燧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

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曰安。夫香挾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盡既葬既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實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

○儀曰劉賈楠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而禮猶期之喪凡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禮皆與大祥間隔一月也禮弓曰祥而

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禮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禮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主禫讀禫而禫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為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二十

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傳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為再期未數禫月也○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限也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為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傳引作不已久矣之義當讀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年之喪下接言期月義亦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服無二斬也者明所從也古未有為婦人斬髮者也父母之於子也恩雖同而
義與故子之服之也三年雖同而齊斬異惟其同也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曰父母在不遠遊曰事父母幾諫皆主乎恩而言之也惟其異
也故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而不曰母在觀其志且曰夫死從子矣此主乎
義而言之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
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由是言之三年之同自恩生也齊斬之異由義別
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各一本人之性也而不同父之性也而不同父之性
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性而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其誰何者矣父雖別娶
妻皆當以事母者事之若別嫁夫則不得以事父事之何者一本故也此子
以爲父斬髮而爲母止於齊衰也且夫齊衰也者非謂可以薄於母也孔子曰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問傳曰父母之喪既殯
食粥又曰父母之喪居廬寢苦枕塊不說笑帶冠履皆統於父母言之而他齊衰之喪
則但云疏食飲水居坐室下不納矣然則父母之喪未嘗異也所異者獨齊衰與
斬耳哀之隆殺固不在於斬與不斬也曰斬之與齊誠如是矣父在降而爲期母
乃薄乎曰服雖降而爲期其他一惟人子之所自盡不禁之也是以謂之心喪古
者朝無二尊家亦無二尊故人公門則脫齊衰明有尊也父既釋凶而從吉矣子
安敢以衰絰待其側哉古者妻之喪夫主之適子之喪父主之其練祥禫之月
皆以主喪者爲斷父既祭而除矣子將再練再祥而再禫乎是家有二主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 弈圍碁也 已止也 李氏曰 聖人非
矣哉者言難以免禍殃也 佐藤坦曰 夫心猶火也 不屬於善則屬於不善所以可
畏也 故博弈猶賢乎已 劉賈補曰 博者說文局戲也 六箸十二棊也 博與博同 荀
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 王逸注楚辭六博六箸行六棊
說符釋文引六博經云 博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
故符釋文引六博經云 博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
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擲爲之二人互擲采
行棊棊行到處即堅之名爲擲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魚獲二擲翻一
魚獲三擲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擲雙魚彼家獲六擲爲大勝也 弈者說
文圍棋也从升與奕異王觀國論此爲詳文選博論注引郭暉經曰棊局
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魚棊孟子正義博蓋
即今之雙陸棊爲圍棊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棊以其同行於棊皆
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箭今雙陸棊俗謂之鶴尙可攷見其狀故有箭棊三
名今雙陸棊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今九道今則用三
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
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蓋遠矣 ○物茂類曰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此
解大佳今者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
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善教之以爲舜教商均予謂豈無

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泉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爲朱均者宜無事
焉無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舜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
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
義以爲尙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
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曰義以爲上者以義爲最上事一件事也尹氏曰義以爲尙則其爲勇也大矣
夫尙上古字通用固也然一行之中而一作尙一作上則從二字本義爲尙尙爲
尙尙之意自見矣言君子亦尙勇然以義爲上故下歷言有勇而無義之害蓋欲其
以義裁勇非謂舍勇取義也君子小人皆謂素有勇者子路好勇而未詳其是非
故質之也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子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
文甚明由惡章是
子路升堂究竟語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
下流而訕上者 惡勇而無禮者 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
下同唯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亦有惡乎 惡微以爲智者 惡不孫以爲勇者 惡訐以爲
直者 微古幾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謂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
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子曰皇本正平本字下無所承自不富有亦字○子曰有者與禮司會子曰有句法同
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富有亦字○子曰有者與禮司會子曰有句法同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以播於衆也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
子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上當聲有過無過說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君子
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
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
謗其誤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
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此文下上二字緊對謂爲人臣下而不諱退則
毀謗之者不謂凡民茂卿云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爲遺逸蔽辟諸衆流所
歸焉此亦謂身爲衆惡人所歸會者大抵訕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
身既爲衆惡所歸澆者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

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然且身既為衆惡所歸。其可惡不必待詢矣。○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暴戾恣睢。唯其可惡在目前。不待其為亂。前後三則。皆指目前而言。此亦宜據文例解之。注云。勇無禮則為亂。此據前章作解。然如此則本文曰。勇而無禮。則以上下尊卑之分言。二者不同。不可混。○惡果敢而無者。有才有氣者多。此蔽見事風生。未見成事而敢往者。必屢路以其無遠慮。而英氣驟。故惡之。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亦有惡乎。皇本正平。本乎作也。○惡微以爲知者。微者不逆詐之逆。同義。微擊之微。亦言迎敵而進之。故集注訓伺察。漢書以巡察爲行微。義相合也。物茂卿曰。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得之微。德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微以爲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爲己知者也。子貢所惡。亦與孔子惡鄉原。辟利口同焉。但孔子所惡。惡善敗俗者。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此所以殊已。此說亦通。皇本正平。本南宗本知作智。○惡不孫。以爲國君者。勇而無禮者。與不孫之別。特有大小耳。晉語。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主也。不臣。杜注。志氣亢。此非能勇。唯傲。僞自喜者。○稱人惡。下訕上。與微許同。勇無禮。果敢而無與不孫。同。然未嘗以爲知。以爲直也。此以惡行而假託同名。義三以爲字。見其立心。尤可惡。子貢之所爲不平者。詞繁而不殺。想見其胸臆憤懣。故惡乎。下更無日字。周本治日章中所言。皆剛惡。使其得志。則陰賊險狠之趣。不難傾動朝廷。而士大夫之風節。皆僞即不得志。而刻深武健之氣。猶足漸染里巷。而子弟之習。尙以嗜。○困勉錄云。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須知有惡正所以全我之愛。即仁人放流。朕聖說。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之孫遠而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澁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此而起不容不憤。焉近猶寵也。遠猶疏也。君子知其難養。斯有善養之道。易遜之。九三曰。畜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澁之道。焉族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道。焉古翼燈曰。小人有以位言者。有以德言者。觀上下文。自見此與陰類女子連言。則明是不善人。邪陽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遠之則好生怨恨。案此說。作推衍之義。則可。張芭山曰。聖人立言。大小兼該。雖不必將女子小人專看做婦寺而處。置婦寺道理。未嘗不在其中。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不知其爲誰也。

善曰。漢石經。作年。見惡焉。謂以兩廿。即四十字之併。廣韻引說文云。卅數名。今說文十部。無此字。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卅而仕。漢孔蘇。今

云。選年卅以上。孔完碑云。年卅九。雍勸關碑云。年卅五。皆以四十作卅也。○子罕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蓋泛論他人不能爲一概之詞。故曰。或四十或五十。亦屬辭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爲據實之言。非泛論矣。此蓋有強歲見惡之人。而評之。以誠門人也。焉字。可玩。○仁齋曰。孟子曰。非泛論之謂善。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爲人可欲。而不可惡者。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必小人也。鄉人皆惡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往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可知矣。

東北木學寄存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學校		
E 104	9	236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

崇文院

論語會箋卷第十七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竹添光鴻會箋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無考莊子大宗師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戶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疑

胥餘以罪言之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傳說高宗之胥靡漢

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莊子大宗師云若孤不借

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箕子胥餘連說似屬二人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

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

紂之庶兄各以意言之耳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菜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先鄭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後鄭注

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者得

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伴狂是微子之事矣書云我其發出狂可微若箕子乃

囚奴受辱則無用伴狂爲且其囚奴紂之爲也非箕子自爲之又囚奴長以比干

兩項史記並謬不當據作說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而馬季長以比干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爲紂之諸父孟子云以紂爲兄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非以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是誤之所自始也此逢伯權辭以勸楚子耳又曰微子爲殷宗之本友也即今文

微子篇父師者曰王子六字而微子之爲道明矣殷先王餘澤不可斷繫之於微

子之身故微子先於奴者死者而早去之金仁山曰面縛銜璧必武庚也武庚爲

紂嫡家故造軍門以聽罪武王釋其縛使奉殷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於荒

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思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始不可辭耳吳

未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吳

英曰毛西河曰日知錄云微子但受爵以示不臣之節宋放身稱微子弟

衍繼宋非繼微而稱微也至於衍之子稱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其說非微者

封國內商所封也終身稱微子不稱宋公史例有然也康叔初封康亦繼內國及

衛侯壹康叔受封而稱微耶亦不臣之心耶英按此說是也封國者先王之頒祿

也祿準於爵爵既不受祿從何詔無爵而有祿者惟庶人庶人安得有國若謂微

國受之於殷先王殷雖亡而獨微國之上猶爲殷土之僅存而未亡者以微子主

則不得復兼微地而以爲殷地之僅存而未亡者耶○尙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

此知箕子本圖於國亡之日逃去而箕子方固不能逃武王一釋之即逃矣微
子之封於宋箕子之封於朝鮮皆就其所逃之地而封之也故微子箕子亦皆
不得已而受之也又曰微子身爲殷宗之本友宗祀絕續繫焉故雖諫而不強諫
即去之箕子比干二人皆極諫惡之故囚箕子爲奴所以使不得諫耳微子去
矣箕子奴矣則得諫者獨有比干故比干以身殉之益諫諫不已至於於怒而殺
之則爲之奴者在去者已去之後也諫而死者則又在奴者已奴之後也論語之
文一字不苟豈有於三仁次第顛亂記者乎本紀謂箕子因比干剖心而懼乃詳
狂何其謬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前三句亦是孔子語只是先叙後斷文法故
移孔子曰字於後耳與季氏富於周公章碑有臣五人章一列夫微子遜於荒野
欲存宗祀蓋不特知紂必亡且知武庚不足克家也及武庚既滅成王求而封之
於宋使修其禮物作實於王家固非以臣僕畜之微子以先王典物爲重而又見
周大公之心故受封而不辭書曰微子之命仍舊爵名篇史臣有以見周與微
子之志也箕子自釋囚之後亦遜於朝鮮武王訪以大道箕子爲陳洪範乃以罔
爲仁乎柳子厚箕子碑添出法授聖化及民亦是俗人之見箕子本非欲生幸而
復生何嘗計及陳嗜權述曰史記殷本紀微子之去在箕奴比干之前而宋世家
則載之於箕比受禍之後既相矛盾而世家又載尚書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諫之
前則是司馬氏原無定見也細玩微子一篇似微子雖紂兄弟而實不與於政事
者所處之地與春秋傳衛文公頗相類與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師少師
皆不以諫勸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願不待箕比之受禍而後去也余按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箕比之奴與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子不諫紂則已被髮伴
狂欲何爲者此必箕比皆願諫紂幸而紂怒未甚則取而奴之不幸而紂怒甚則
取而殺之耳謂箕子不辭奴則然謂箕子自欲奴則不然謂比干不畏死則可謂
比干必欲死則不可也吳英曰朱子答李時可曰三仁之心祇欲紂改過而圖存
耳此說疑非也三仁之欲紂改過而圖存存紂初政之年早已行之迨及中歲有
益迫者而若論語微子云云更無可望其改過而圖存矣此時文王已死紂亡可
立待矣祇以武王在諫陰而未即伐紂耳微子有去以存祀之道至此方可行之
箕子比干之諫紂者數十年矣紂不從而諫如故者亦已久矣乃至此而始始始
死者將亡之勢至此危急則箕子比干之忠不懼不能平殺之也此箕子比干稔
不平則紂亦愈怒而奴之矣奴箕子比干之忠不懼不能平殺之也此箕子比干稔
皆知身殉道不出兩三年故以身殉之也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三仁之事
皆以身殉道也今文尚書微子篇曰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論喪我罔爲
臣僕亦奴者死者在紂將亡時之一證也而謂紂改過而圖存存朱子亦有不接
時勢而言者耶佐藤坦曰商書微子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
顯則微子之去蓋箕子勸之也箕子又曰我不願行遜周書曰釋箕子囚則武
王克殷時箕子已當爲囚也商書微子問父師少師而箕子獨答之比干無復一
言以其安於義當死諫歟此皆經文之微微可據者矣然而後人妄造典故以微
子爲面縛衡擔抱器歸於周以箕子爲伴狂披髮鼓琴作操後受封於朝鮮以
比干爲紂刺其心視七殺又判其妻以視胎則可謂傳會矣則賢人之心判別孕
婦歸出於秦誓而秦誓止曰賢人曰孕婦何自而知其必爲比干與其妻哉要當

以經文爲證可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於處反○士師獄官黜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
不能在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
氏曰此必有孔子斷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下之世爲公族自公子展始也柳下之得賜展氏自司空無駭始也魯孝公出子
展未見於左傳其後有夷伯見傳十五年有司空無駭見隱二年其子即展獲展
喜見傳二十六年又其後襄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傳有展莊叔展展而復仕
姓之臣無去國之義此章特下父母之邦句宜著眼困勉錄云仕而黜黜而復仕
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
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有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
講家多牽入孟子和介不恭等語殊爲蛇足孟子之時處士橫議異端蜂起孟子
表章孔子而又折衷羣聖以定其品母使流俗妄誕此章則記者特記柳下惠之
賢耳不肯枉道事人亦不肯去父母之邦觀其守道之堅卓詞氣之雍容重視父
母之邦而賢可知矣至和介不恭夫子時尚無此等論斷祇須渾說得盡本文
有復而無貶也○此章蓋偶記在弟子錄中編者以爲孔子
語與邦君之妻章同夫子之斷蓋從來無有也外注不可從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黜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
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
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
不繫待之輕重特
以不用而去爾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第曰景公兩語非一時之言蓋上曰在未見孔子之前下曰在既見孔子之後記... 者下齊景公待孔子曰七字則不是面語孔子史記自誤左昭七年傳孟僖子將... 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孟僖子之死在昭二十四年時孔子年三... 十四而僖子云然則其名已大顯可知戰國時游說之士朝秦暮楚播弄是非諸... 侯畏之競以養士為務即不用其言亦與嬴穰故孟僖子亦得傳食諸侯春秋尚無... 此事孔子周遊齊衛諸邦未嘗盡與諸侯相見如齊衛密邇齊國久仰夫子門弟... 子尤衆故衛靈公數見夫子耳吳英曰左昭二十五年傳曰九月戊戌伐季氏... 已亥公孫于齊孔子世家曰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途氏有丁曰昭公奔齊孔... 子適齊必左右其間據此知孔子之適齊其意不在于求仕也論語謂亂邦不居... 者謂入時未亂既入而其後乃亂則當去之而不可居也若父母之邦有亂而去... 君難與守然則世家所謂魯亂適齊者非謂魯亂去正所以為救亂去也世家... 謂魯亂孔子亦足為孔子為昭公左右其間之證也且昭公孫齊之年孔子... 子年三十有六矣已及四十強仕之年魯不能用而孔子猶未始出仕于他邦也... 亦可知孔子初心必欲行道于魯也故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齊... 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亦可知孔子初心以為可與行道者無如魯也故孔... 子于昭公二十七年即反魯矣後直至定公九年寂寂久居于魯未嘗有他適又... 可知孔子必欲行道于魯也乃獨于其間適齊于昭公孫齊之後反魯于昭公適... 晉之前然則孔子豈果在求仕乎周為共主斷不能出一令以正諸侯之國也下... 無伯主而齊景公以方伯之國而有圖霸之思者也景公正欲用孔子孔子亦正... 欲以郵邾討亂之大義望景公而飄飄于景公故孔子適齊也洙泗攷信錄曰年...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昭四年傳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 年經書季孫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伐知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 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耳○吾老矣不能用也聞者矜謂孔子在... 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于辛亥尙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 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又曰景公為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宜伯奔齊時... 納女於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此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 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真有據乎毛奇齡曰不... 然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 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為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叔孫宣伯以成十... 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 還納女於靈公而斐乃生景公亦其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 何月日是則六十非六十也毛亦泥矣禮五十曰艾鄭康成注艾老也則老亦五... 十以後之通稱景公即二十而立時年已五十外...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饋歸女樂... 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 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仕齊。晏子適之也晏子事靈莊至景公自謂吾老必其時晏子已歿也若子西... 方昭王時正用事孔子以楚昭之賢深有意焉而不見用昭王卒子西自在何令... 孔子反陳子西之媚嫉實甚也此楚狂之所以諷孔子不知已也且不惟狂賢也... 歌謂今之從政者殆而白公事在孔子後而楚狂于此已知子西之不惟狂賢也... 之轍跡愈遲留矣陸士蚤于見幾與聖人之知其不可而為之正相反爾...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乃沮七余反溺... 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 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 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輿平聲○執... 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如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 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 獲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獲音憂○滔滔流... 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

魯在其位謀其政謀之而不見聽從義當去而不遽去者思與魯君臣久處而化也乃久處而不能化夫然後去之故孟子曰可以久而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受女樂在十二年十二月去魯在十三年正月也秦穆公亦嘗以女樂二八遺我王以奪其志爾外惟鄭人以遺晉君此豈春秋時恒事乎况君臣至于三日不朝則必非尋常晉受鄭人之物矣齊人之歸之可知也然而其所以沮之者以齊昔嘗用孔子而不果終為魯自用之景公固知孔子之有為于是懼已之不能而用而又忌入之能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讚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尙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魯夫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去

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

楚史記都陽傳上書曰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蓬髮於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箋曰齊人歸女樂釋文謂如字鄭作儀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都陽上書注並引作儀用鄭本也齊人歸之固歸之於魯而李相子受之季桓子不朝見辭受之禮朝不朝之命皆斷於季桓子魯君垂拱受成而已桓子威權之盛可想○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廢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僚之毀以夫子為強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書曰孔子行以明聖人見幾之速而孟子又言遲遲去父母之國者行之計已決行之心仍遲遲原兩不相背也朱子以此章說得太勿遺與孟子之言不合當闕不知其本不相得也吳奕曰魯世家曰定公十二年使仲由魯三桓城孟氏不肖墮成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魯年表曰定公十二年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據此知齊女樂女樂在定公十二年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春秋團成在十二月行據此知齊女樂于伐成後則受饋在十二月也末歸女樂之前孔子已有去意而不忍去也至于受女樂而三日不朝是道之將廢之兆也故必行之志也至來年正月乃驅車長往矣孔子欲行其道于天下而可望與有為莫如魯國故孔子仕魯雖不入用而猶未去位也魯又父母之邦也自定公十年春至十二年冬過三年然後欲去矣去者知天下無邦惟魯獨可以一變而至道孔子嘗曰我欲矣故孔子仕

而此非滔滔皆是語為其時子西言也楚狂蓋知有白公之亂其歌而過孔子者唯恐夫子時方適楚或末之知也孔子下者蓋孔子已心焉喻之故欲與之言其趨而辟之者以其意已盡歌中無事多言亦未可多言故雖然去也非自以為是之謂也特書曰不得與之言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悠悠悠悠記之神抑與俱遠矣而夫子亦自楚反乎蔡矣歌詞婉而莊微而顯多少含著莊子人間世衍以數語却失當時本色皇本正平本辟作避章末言下皇本有也字吳奕曰孔子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此說非也接輿之歌在孔子應聘適楚之日而非不見用于楚而去之日也鳳兮之歌見孔子登車攬轡有悲憫天下之意故陳其不止苟既不得意而反而乃于事後讀其德衰危其從政何其不智乎且孔子自蔡反陳而楚王來聘必在魯哀之五年也若哀六年是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秋八月卒于城父前乎是年者孔子在陳既久矣禮弓謂將之刺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孔子有意于楚而楚亦相聞也久矣豈有數年不聘乃于是年自魯徂楚身在其間而偏來聘孔子者乎楚昭既不可令孔子來城父而秋已卒于城父若然則楚昭于孔子無一朝會面之期也孔子之適楚不真無謂耶然則昭王之聘必在魯哀之五年可知也蓋楚昭之救陳誠為大義然不必自將也昭王方用孔子而出門救陳與定公用孔子而國成正同豈非因當國者之妬賢嫉能哉孟子知之於賢者也集注曰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論語問子西集注謂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竊以為晏子智足以知孔子子西固非知孔子者史記謂景公懼魯界內入魯于是晏子交孔子孔子

皆伴狂之行故書注言接輿伴狂也莊子逍遙游惠帝王篇荀子樂問法言淵書

篇蜀志秦宓傳亦皆稱接輿伴狂是其姓名與其名史記齊穆下辯士有接子亦可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賈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

妻偕隱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名○歌而過孔子

子石經足利古本宋板注疏本及普氏本正平本俱孔子下有之門二字故廣成

以下為下堂詳玩孔注來歌二字其本蓋亦有之門二字唯下堂出門故接輿得

趨而避之若是下車即與接輿相接接輿恐不得趨避○鳳兮鳳兮者鳳正所以

尊阿之誰離嗜嗜而後為協矣此歌非謬也子曰周公其衰矣豈謂周公者乎漢

石經何下有通磨石經而德之衰下有也字莊子人間世引而作如何末亦有也字

者諫正也首亂相尋已往不可正之來者之治猶可追邪明不可追也衰追已

殆皆諫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正平本並有也字今本衰諫追三字下缺三也

屈宋之辭每多語助曰兮曰日曰些者皆楚聲也若接輿歌無也字豈復成楚聲

乎○孔子下欲與之言說者誤解為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與相承接而歌如其

說曰曰楚狂接輿歌足矣何必曰過孔子過謂過孔子之館其人與相承接而歌如

得過孔子而歌之下者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左傳下拜皆不言豈與此同○不

得與之言記者惜之謂楚狂非直下而飲拜下左傳下拜皆不言豈與此同○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而汝也辟人謂孔子曰世榮謂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自謂獲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恨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深哉天下若已不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欲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論語所載者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不得姓名之實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姓名者然其與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者則桀溺亦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案金氏不過因古無長桀姓氏而創此怪誕之說然古之希姓何限矧長則古書間見孟子有長息莊子有長梧子可以爲證非古無此姓則桀亦安斷其必於古無有乎隱者之類晦本自所遇使然如嚴光管寧之倫身愈潛而名愈彰如澤畔漁父四皓漢陰老父則其名了不可識然四皓姓名已炳載陳留者舊傳則此猶在疑似之間烏可以一端概之且後世如秦政之無道東漢宦官之酷虐賢者蠶逐惟恐入山之不深浮海之不遠則爾時隱士固多名姓不可識認者春秋之際禁網亦何至於晦影絕跡全埋沒姓名宜其姓字可辨者多也至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云物色名之以荷蓧荷蓧爲比尤覺其不類荷蓧荷蓧其義一覽瞭然至長沮桀溺則名目僻澁烏有物色名之如是之拙者乎金以爲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沮洳地也二人耦耕其爲沮洳塗足則何故判爲二子○耦而耕者考工記匠人云耦廣五寸二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耦此言二人各執一耜並發一尺之土鄭君論語注據之明耦耕之所由名耳三耜五耜則頭鐵也耜之長自本至末末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耜以受耒耜者五寸則耒職以歲時合耦于鋤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于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耦之爲言並也共事並行之謂耦里宰合耦即此義也此經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不對又問桀溺若並發一尺內之土不應別問桀溺下文云耦而不耦耦耒土使平也不耦耦亦與長沮並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並可曰耦耦耕也○使子路問津焉說文津水渡也孔子使問津自是迷津常事非知其爲隱者有意而故問也○夫執輿者爲誰夫猶彼也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執轡少儀云執轡之乘車則執執事謂守之漢石經輿作車然則執輿即執車執車即守車也執秩秩執燭執炙等之執皆以守解之可見執輿者子路下車孔子在輿中之執秩秩執燭執津矣記者多解是字爲是非是魯孔丘與是當聞知名聲之辭○曰是也曰是知

即孔子也曰是知津矣猶云果是孔丘定知津矣是知是承上文是也而謂亦以高路遠引自處故不足孔子之周流是知津一語隱然含譏諷樂淵不問夫子問子路以既聞長沮桀溺問也漢石經是下無也字又無下曰字皇本上曰字上

有對字正平本同○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桀溺亦聞知子路之名聲矣○沼沼者下下皆是也沼沼漲滿之貌與滂滂浩浩同又壞亂貌文選幽通賦濁沼沼以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惜惜而不絕兮罕罕乎世禍注亦由所見本異耳沼沼也節古謂孔氏稱未可安惜惜而不絕兮罕罕乎世禍注亦由所見本異耳沼沼古相通用說者或謂天下皆是是字即指沼沼之水此時桀溺蓋因水在面前遂作富境指點此與解荷蓧深則風淺則揭爲指眼前河水而言同一附會之說耳

○誰以易之以字本義自通朱子蓋據下文丘不與易語改從與字義然以易與易義各可通不必混同誰字泛指施化者而不可指定之辭言沼沼大壞之俗舉天下皆是雖聖者或難施教果有誰人能一變易之乎極言其不可下手也孟子曰夷子思以易天下可以證易字義誰以易之言人無以能變易天下之弊俗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而訓汝者而爾曼韻而汝雙聲也辟人之

指人君漢石經辟世之辭作避名所以辟皇本兩辟字並作避正平本同○耦而不耦說文耦摩田器是耦本器名所以耦土平之似椎而長柄故凡平土皆謂之耦耦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耦之說文徐注謂耦爲摩田器布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種蓋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是一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義也此處之耦即齊語深耕而疾之注耦耦也以待時雨章注云耦摩平也時雨至當耦之也莊子則謂耦深其耕而疾之注耦耦也以待時雨章注云耦摩平也時雨至當耦其事者與耕相連在於布種之前亦一義也要之耕者所以起堅也既起之土不可不擊而碎之平復於故處其用極用未嘗弗論焉碎土而平復之即是耦矣漢石經耦作耦無而字說文引亦作耦類篇未部耦字木部耦字並引此句○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本那本皆有行字蓋因丈人章誤衍○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憮然思念之貌孟子憮然爲問同中井氏曰凡思念之深有憮然者有玩味者有熟慮計較者其事不同而其憮然則一也此憮然是傷悼之意故與憮然相近然亦傷世之感已非傷彼之不喻○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山林是鳥獸所居人居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皇本羣下有也字正平本同○丘仁愛惻也之意流溢于言外曰晚村曰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此時勢不在一身心遂成亦不在做事成後世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一得此心遂成亦不在做事成後世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唯孔明不逆諸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欲死爲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吳英曰孔子此時自楚之郢都而路經楚之下邑新蔡蓋將復反于陳也左哀二年蔡懼楚自請遷于州來爲下蔡蔡國故地新蔡爲楚國之地矣蔡亦楚地而集注謂自楚者以國中言之也知非自陳適新蔡時者適新蔡時爲孔子始至楚地之日猶不得謂知津也蓋前乎此曾將適楚而不果適楚矣惟其後自陳適蔡自蔡反陳又

自陳道楚經新蔡自楚反陳經新蔡故沮洳以知津避人為諷也則其非自陳初
也孔子去楚反陳而迷津于新蔡爾惟自楚之國中以至子陳路遠故不能記憶
其故道若葉與新蔡其地甚近發軔之時既已問道所由矣自必能記何至忘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辨菽麥爾實其不事農桑而從而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賢選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

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 子路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行已知之矣 長上聖○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

故因其所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幼事

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讓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

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

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

以要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

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丈人劉寶楠曰包氏曰老者也淮南節

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包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為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不免

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被稱丈人為位尊者與此荷

篠丈人為師異也以杖荷篠中井履軒曰今山間之民所用有山棒如擔棒而

及植杖而芸此杖甚似山棒決非扶老之杖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篠草名

不分只是不為農務朱子謂猶言不辨菽麥夫丈人有德而隱者故孔子稱之為
隱者使子路反見之若忽過路人屬之以不辨菽麥恐非有德者之言而孔子亦
奚取之哉丈人將芸故以不勤不耕切子路耳五穀者黍稷稻粱麥也月令春
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中央食稷此五行家以性分之而為五時之宜食也

周禮疾醫注同此也職方雜考五種注易麻以稻月令出五種注孟子五穀注

史記醫五種皆用此說此農家以種之多者舉之而言五種也稻者黏穀也七月

時十月種稻為此春酒內則疏謂稻種是粳以黏者名稻通言之則秫亦種

稻也粳種不入注云首種為粳今以北方諸穀種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說文

稷月令首種不入注云首種為粳今以北方諸穀種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說文

而粒黍稷略如稻而舒散也麻稷實也非油麻也金雅曰五穀自古無定論

謂五穀者以其為飯者而言也飯為食之主顧命攷關故孟子謂五穀熟而民人

醫藥麥也內則言飯黍稷稻粱下又言黍宜食宜食宜食宜食宜食宜食宜食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禾不成則書之可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然則六穀去一而為五穀當存麥而

去惟極實之家大饑之歲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日食所需而諸家數五穀反或過之不亦膠乎○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

而芸商頌那詩置我執耜云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依詩箋云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為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不見其子也且子路乃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子路曰不仕無義此一節即是孔子之言使子路告人者子路以文不在故留語其子今後其父還而述之須與上見其子子路曰則固必有對之入決非獨語上文至則行矣亦惟丈人出而見其子則見之固必有所對之入決非獨語上文至則行矣亦惟丈人出而見其子則見之固必有所對之入決非獨語上文至則行矣亦惟丈人出而見其子則見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實制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與平聲中下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則異伯夷叔齊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此所以常道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所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居泰伯之世而後生於四世之後豈其見仲雍以不克如泰伯之治與則既不得生
 於泰伯之世而後生於四世之後豈其見仲雍以不克如泰伯之治與則既不得生
 居放言以自廣黃震曰仲雍當治吳為君不可言逸民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
 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反序於夷齊之後此說也是也後虞仲雖亦當君虞然其有
 吳國祇有一吳耳其後武王封周章之弟仲於北故夏禮謂之北吳於是吳始分
 為二矣然猶未有虞之名也又其後以其為二吳也而吳又有虞昔也遂以北吳
 別之為虞於是泰伯之國曰吳章弟仲之國曰虞而有一吳一虞矣既有虞則章
 弟仲而稱仲矣然虞不以仲為始祖而以仲雍為始祖也武王分封之意不在章
 弟仲而在仲雍也仲雍實追尊為虞之始祖也於是後人稱仲雍者必稱之曰
 虞仲而有兩虞仲矣祖孫同號古人豈以為嫌耶抑武王之封章弟仲實以仲雍
 雖當嗣泰伯而君吳然五世之後親則疏不得為百世不遷之祖而仲雍從泰
 伯偕行以成泰伯之至德則仲雍之德亦當血食萬禩不宜四世而止所以必封
 其曾孫於虞以奉仲雍為始祖於是周之後人稱仲雍為虞仲也○夷逸朱張者
 夷逸事見戶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勤其仕曰吾嘗則牛寧服輒以耕於野
 不忍披縷入廟而為穢朱張則無所見鄭作侏張蓋以孔子不許朱張之行謂非
 姓名謂為侏張為幻之義柳下惠之事互見於論語孟子左傳而雜記載孔子稱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之言此亦言行中倫則二
 人斷非侏張為幻之人也上文舉七人之名從時世先後下分評其行七人之
 遺朱張者記者次之虞仲夷逸則其趣亦與仲雍同夫子先評夷齊二人既而評
 惠連二人一語一默皆嗟沈吟復評起虞仲夷逸二人朱張連見遺者志行與仲
 逸同而兩兩對舉故略之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而身又重於降志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也皇本正平本其身下有
 者字○謂柳下惠少連柳下惠仕有官祿之人然屢出屢歸于遺佚不用故入
 于逸民之運也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禮蓋其所言不失
 倫理則未嘗有所自辱也行中其所處則未始有所失其志也倫詩小雅正月篇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之倫大學曰安而後能慮失注慮謂慮事精詳左傳襄二十
 五年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
 二句只要設其不流不重在中斯而已矣其所謂合人之心是謂合於此也○處
 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爽傳論漢自中世以下兩賢居
 恣放俗遂以過身矯潔放言為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此解是也隱居
 而其言放縱自是逸民常態然其所謂放言亦不必解為莊周擊楫在自恣之言
 但任意吐露無所顧忌便是放言如荷蕢所云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築梁所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皆放言也非謂其言不合先王
 之法言也○身中清廢中權者清者清子張問陳文子子曰清矣脫然利害之際無怨
 悔之累之謂也權可與立也未可與權之謂也清與權是聖人從隱放內看出廢
 釋文引鄭作發後漢隱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
 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中權也文並作發與鄭本同論語有齊魯古三家今
 所傳者晦明也而注家亦多據齊古文改之身中權廢中權廢論作發今作廢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從古論馬融治古論者也注曰清純潔也遺亂世自廢耳目免患合于權也鄭康
 成治論論者也陸氏釋文云廢鄭作發云動發義季長從廢為說者非是未嘗與
 也何有乎廢雖乃仲子本非生而宜有國者句也後雖然兩面則直宜謂之與何
 反云廢乎身中清句即承廢居為義發中權句即承放言為義身固可言隱居蓋
 發謂發言乃中放之義本相應也但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處摸實便是
 講太好是時中放了之無本相應也但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處摸實便是
 說無可無不可即無無無無之意矣尹注此所以常道其可字不貼本文張
 南軒曰無不可者不以無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
 當不可則不可也古賀熒曰不可各就其人所歸趨而立言猶之論語所云好
 仁者惡不仁者惡不仁者之好仁者之惡不仁者孟子伊川惡不仁之意多
 便謂之惡不仁者究而論之好仁者未必不惡不仁者惡不仁者未必不好仁但此
 是推論一層以至失本文正意且既就其好仁惡不仁之意多處定其品第則不
 可漫然混合好仁者惡不仁者之好仁者之惡不仁者之好仁者之惡不仁者
 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非所謂不可歟柳下惠不蓬汚君不卑小官遺
 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憫非所謂可歟夷齊未必無可惡連仲逸未必無不可但就
 其所重立之品目故以夷齊為不可以惡連仲逸為可魯男子當云可以己之不
 可學柳下惠之可後世又且人之寬容無所遺仲逸者為旁通多可亦可以為左證
 南軒之說自不可易又曰無不可固以心言亦以事言不可謂心無可不可
 事有不可不可也魯既受女樂然思去然思去然思去然思去然思去然思去然
 能却女樂然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受女樂之日或云其過失尙可恕既不忍且止遂不敢去是心之可亦事之可也使
 夷齊在魯却女樂之時必曰何難去大難却女樂其心未可改則欲去之遂不復還
 是心之不可亦事之不可也何難去大難却女樂其心未可改則欲去之遂不復還
 逸民之意亦似有自揚己志之意語意便不渾成此特夫子自叙其趨嚮與逸
 民不同耳而由後人觀之則自然有以見其道大足以裁正逸民之過不及耳

大師擊適齊 大音樂。○大師魯樂。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

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缺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入于河。擊鼓。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子去聲。○少師樂官之在陽也。襄二人名。襄即

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隱適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

當治之。其後伶人賤工。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遼河。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

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子曰。中井積德。曰。此記魯衰亂雅樂再廢壞之事也。非謂樂工皆有賢德而隱夫

子當正樂矣。至于此。復壞前功。漸滅。豈不可惜哉。此記者之意也。若張氏所言。俄

頃之功力... 亞飯以下... 樂章名... 海亦海... 謂之稍... 視且食... 舊食畫... 古一日... 遺意故... 何以解... 不專用... 書云仲... 樂亞飯... 時之說... 皆孔子... 孔子則... 與弟子... 偶在弟... 幸合○... 周公謂... 舊無大... 君也之... 君子之... 不忘也... 與門弟... 周公至... 則魯公... 經同釋... 也即不... 曰教大... 之禮親... 王太子... 頃之功力... 亞飯以下... 樂章名... 海亦海... 謂之稍... 視且食... 舊食畫... 古一日... 遺意故... 何以解... 不專用... 書云仲... 樂亞飯... 時之說... 皆孔子... 孔子則... 與弟子... 偶在弟... 幸合○... 周公謂... 舊無大... 君也之... 君子之... 不忘也... 與門弟... 周公至... 則魯公... 經同釋... 也即不... 曰教大... 之禮親... 王太子...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頃之功力... 亞飯以下... 樂章名... 海亦海... 謂之稍... 視且食... 舊食畫... 古一日... 遺意故... 何以解... 不專用... 書云仲... 樂亞飯... 時之說... 皆孔子... 孔子則... 與弟子... 偶在弟... 幸合○... 周公謂... 舊無大... 君也之... 君子之... 不忘也... 與門弟... 周公至... 則魯公... 經同釋... 也即不... 曰教大... 之禮親... 王太子... 頃之功力... 亞飯以下... 樂章名... 海亦海... 謂之稍... 視且食... 舊食畫... 古一日... 遺意故... 何以解... 不專用... 書云仲... 樂亞飯... 時之說... 皆孔子... 孔子則... 與弟子... 偶在弟... 幸合○... 周公謂... 舊無大... 君也之... 君子之... 不忘也... 與門弟... 周公至... 則魯公... 經同釋... 也即不... 曰教大... 之禮親... 王太子...

魯公共學... 不遠則... 然君子... 受者不... 相除之... 本於人... 三十四... 魯世學... 禮亦輕... 之道而... 名功利... 周有八... 瓜反○... 子曰○... 於接○... 蓋亦如... 則其所... 以我其... 則其所... 魯公共學... 不遠則... 然君子... 受者不... 相除之... 本於人... 三十四... 魯世學... 禮亦輕... 之道而... 名功利... 周有八... 瓜反○... 子曰○... 於接○... 蓋亦如... 則其所... 以我其... 則其所...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魯公共學... 不遠則... 然君子... 受者不... 相除之... 本於人... 三十四... 魯世學... 禮亦輕... 之道而... 名功利... 周有八... 瓜反○... 子曰○... 於接○... 蓋亦如... 則其所... 以我其... 則其所... 魯公共學... 不遠則... 然君子... 受者不... 相除之... 本於人... 三十四... 魯世學... 禮亦輕... 之道而... 名功利... 周有八... 瓜反○... 子曰○... 於接○... 蓋亦如... 則其所... 以我其... 則其所...

八士為文王時人則未有隨卦此不然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則為重之者伏羲鄭君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四卦大卜之文可據况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物之情注云以此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是八士以前實先有隨卦季隨季隨之取義於此確然無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者轉無所據矣又八士皆雙生止見於春秋繁露郊祭篇而古注因之至謂八士為兩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因以書之南宮适合之遂以八士為兩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詢於八虞不言其何氏○孫詒仲曰此篇十一章止是嘆夫子之道之不行三仁殷之衰見周之衰同於殷也柳下惠章言直道不行也齊景公以下至逸民章夫子微環不遇而自附於逸民也大師三章則賢人隱遁而追思盛時忠厚立國人材衆多以見今之不然傷今思古之意也然於接輿語人示以當仕之義而論逸民曰無可無不可則所謂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以明中庸之道者此篇亦自有此意但嘆道之窮意居多此章總注單以夫子欲裁成諸人為說而不及慨道不行意殊失此篇編次之旨若非慨道不行傷今思古則大師以下三章是何意思周公八士二章於裁成意不相涉也且注云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皆一時之高士云云注所謂數君子若單指接輿沮溺丈人言則可也然云三仁則無間是三仁之外逸民八士皆在其餘數君子內謂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

崇文院

夫子欲古之逸八士而裁之可哉

論語會箋卷第十八終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竹添光鴻會箋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子門自顏子以下五章

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注鑿中井續德曰才德雖入者嘉言多於人自然之符也然記之多少亦偶然已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致命謂委其命猶曾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又上兩句本現成兩語今之成人者章只改一致字作授字改一得字作利字耳

下兩思字是心注於此之謂非事至而審之謂與思義之思稍別真德秀曰致命

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詢有不待思而決也其言似是而非人之一生無

時而事而不容思觀於君子有九思可見矣夫死生固大事然豈可不思不思而

妄行安保無徒死夫士既事君便致身於君奚待乎言然而國勢事體萬變不窮

其主幼國疑不可不生在以濟危寇賊蔓延不可不脫免以期平殄則有臨危而

不死亡為大忠者豈可漫無思慮而以一死塞責耶若乃世之庸人凡夫不出於於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

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不弘是所執之德偏小中未用耳非謂執守之狹注守之太狹未是又德孤失道

○信道不篤皇成篤厚也依朱子說為宜訓固言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凡物以

厚而固一義之引伸耳子張書說轉其信道之篤也○焉能為有自不弘不篤而

言焉能為亡自執德信道而言其實款也信道也而不弘不篤則未足以為有

執有信也甚言不弘不篤之失耳雖有無並言然所主在為有上為亡句對說已

於○張彥陵曰既云有所執矣其於學問儘有得力處然而不弘之病即乘

所執不篤之病即中於所信道德外之情識易往道德中之偏見疑融也通執

與信都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

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

言迫狹子張讓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

大故亦所當絕不實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箋曰其不可者拒之皇本拒作拒下同漢石經亦作拒釋文云距本今作拒則是

舊本作距也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為介距之距是古拒與距同漢石經可者

下者距上凡屬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可者謂可與交者不可者謂

不可與交者不可與交者非不肯而何豈得不拒乎○異乎吾所聞正平本南宗

本聞下有也字○嘉善而矜不能者賢是成德之稱衆對賢言只是平常善與不

能對謂善其事也不能與善對則有短處皆以才能而言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

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矜則有憐恤之義人品不同所以待之亦異矜當矜矜

也字从牙令說詳於下孟氏使陽膚為七師章○我之大賢與我字泛指人非子

張以大賢自居正平本南宗本二我下皆有之字子夏蓋非不知成人之交其答

門人不過就小子分上語之至子張所答則夫子之當就子張分上語之者與子

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致遠恐泥者，遠字從道字生。包曰：泥難不通，劉寶楠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阻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濁。

於水不能自拔，猶難釋賦，威夷長音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難離之義。○中井積德曰：夫技藝者，流疑思積慮，明解於其術者，往往遂及外，事勢所必至也。丁之牛，輪扁之輪，醫和之醫，及田弋等，器樹皆推及政理，所謂小道之可觀也。今擊劍之夫，點茶之醫，俗樂之伶，往往以其術論道理，談政治，亦可以推古矣。○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也。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蓋弟子之語本出於孔子，故諸引論語弟子之語者，率以爲孔子之言也。○陳銜堂曰：此重經世之道，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此當與君子不爲參看。○物茂卿曰：小道何晏以爲異端，仁齋因之以爲諸子百家之屬，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意蓋述其義也。日月互文以見日就月將之意矣。○安井衡曰：此與溫故而知新別。溫故知新，溫故以知新也。此謂聞所未聞耳。孔子之門，軍實成萃焉，故稱不遜。怒不貳過，爲好學。子夏所教，則事多常人，故稱常人所能爲好學。非故貶其道以就人勢，不得不爾。○諸草木之區，以別亦此意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爲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呂晚村曰：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知字非有者爲所亡，既有者爲所能，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中亦兼知，兼能故知對非。

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吳因之曰：此與敏事兼好學，須說得有別。此節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個工夫。故曰好至敏事，慎言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真見其旨趣之真水意味之深長，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類子欲絕不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問思辨之。四者皆學。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在此便

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而無功。

○致遠恐泥者，遠字從道字生。包曰：泥難不通，劉寶楠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阻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濁。

○致遠恐泥者，遠字從道字生。包曰：泥難不通，劉寶楠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阻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濁。

於水不能自拔，猶難釋賦，威夷長音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難離之義。○中井積德曰：夫技藝者，流疑思積慮，明解於其術者，往往遂及外，事勢所必至也。丁之牛，輪扁之輪，醫和之醫，及田弋等，器樹皆推及政理，所謂小道之可觀也。今擊劍之夫，點茶之醫，俗樂之伶，往往以其術論道理，談政治，亦可以推古矣。○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也。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蓋弟子之語本出於孔子，故諸引論語弟子之語者，率以爲孔子之言也。○陳銜堂曰：此重經世之道，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此當與君子不爲參看。○物茂卿曰：小道何晏以爲異端，仁齋因之以爲諸子百家之屬，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者，遠字從道字生。包曰：泥難不通，劉寶楠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阻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濁。

於水不能自拔，猶難釋賦，威夷長音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難離之義。○中井積德曰：夫技藝者，流疑思積慮，明解於其術者，往往遂及外，事勢所必至也。丁之牛，輪扁之輪，醫和之醫，及田弋等，器樹皆推及政理，所謂小道之可觀也。今擊劍之夫，點茶之醫，俗樂之伶，往往以其術論道理，談政治，亦可以推古矣。○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也。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蓋弟子之語本出於孔子，故諸引論語弟子之語者，率以爲孔子之言也。○陳銜堂曰：此重經世之道，學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衆技，擅一曲之長，應一節之用者，皆是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也。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此當與君子不爲參看。○物茂卿曰：小道何晏以爲異端，仁齋因之以爲諸子百家之屬，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意蓋述其義也。日月互文以見日就月將之意矣。○安井衡曰：此與溫故而知新別。溫故知新，溫故以知新也。此謂聞所未聞耳。孔子之門，軍實成萃焉，故稱不遜。怒不貳過，爲好學。子夏所教，則事多常人，故稱常人所能爲好學。非故貶其道以就人勢，不得不爾。○諸草木之區，以別亦此意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爲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呂晚村曰：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知字非有者爲所亡，既有者爲所能，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中亦兼知，兼能故知對非。

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吳因之曰：此與敏事兼好學，須說得有別。此節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個工夫。故曰好至敏事，慎言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真見其旨趣之真水意味之深長，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類子欲絕不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問思辨之。四者皆學。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在此便

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而無功。

○致遠恐泥者，遠字從道字生。包曰：泥難不通，劉寶楠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阻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濁。

說此傳異爲一李鼎神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以警君子學於百訓則言之是非事之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學以致其道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上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此章借百工以引起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既曰百工則事字自是現成不有其事如何謂之百工既曰君子則道字自是現成不志於道如何稱爲君子故百工未有不欲成其事者必須居肆以成之君子未有不欲致其道者必須學以致之如此重兩以字則兩其字亦有微會曰其事即百工之事也曰其道即君子之道也非別有一事而我去成之別有一道而我去致之也尹說是餘意生於玩味者經文未必有是意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懼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曰皇本必下有則字今從邪本晉氏本正平本並與邪本同○文字去聲此中有一番才辨在注語重字亦去聲此中有一種罪惡在蓋無過者聖人也改過者君子也有時自諱其過有時不掩其過者衆人也惟小人則自知其爲過所以必文自恃其能文所以多過將一生之精神學問聰明專向此中用去○東涯曰不曰小人過則必文而曰小人之過也可知對君子之過而言蓋君子不免有過過則改焉小人則必文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注厲嚴正也解爲嚴正方與上溫相反故曰變而舉儼謂之變皇本儼作嚴○鄭注厲嚴正也解爲嚴正方與上溫相反故曰變而舉儼

○溫厲之相反者始見其德周全無闕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一說厲者決斷若金之斬割謂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是之謂聽其言也厲○呂用晦曰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者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爲有

○曰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中井積德曰信字屬彼謂爲彼所信也若探其本則在我而已然此不可以在我者作訓詁且誠意惻怛亦落一偏若夫廉者人皆信其不盜剛者人皆信其不屈信者人皆信其不欺仁者人皆信其不虐皆是夫不信大國之盟而必要一人之諾豈特展禽季路二人故莫世無之是章主意在平素言行宜慎謹有以取信於人則臨事何難之有苟平素無以取信於人則臨事人之不信縱有惻怛之意忠恕之心反以爲厲爲謗終不行也此是

各○信而後諫因是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蓋子比干是也又如羅應奎彈李賢一章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有不如是者如子產爲政初問民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亦不恤也○困勉錄云信非在勞所能作合在勞作合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非所以死於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於摺斥君子不出也又曰勞民者勿輕曰大功不謀衆大德不和俗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曰說文閑闕也闕門也中井積德曰譬如身在欄內全然不出矣杜端甫垂時或進溢乎欄外亦無妨也出入兩字亦由閑而生焉○孔注出入可也連讀失之可也二字一句統貫上兩句言大節能不踰閑小節有出入其人固足嘉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下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語意正同此謂持人之法非論自處之道且可也與可矣矣不問矣氏皆經不善於讀經也○子夏篤信自守大節固不虧小節亦未嘗於此特示人以大節之尤當慎守不可混看輕重耳如孔光胡廣輩曲謹小廉處微瑕可摘而大節已虧則其人不足比數學者亦可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酒色賈反掃葉報反○子游讓子夏弟子於

以知用力之地○物茂則曰蓋古者以德爲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爲教是所謂德也

○曰子游讓子夏弟子於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資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小者而後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謙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所以然又曰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恐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

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漢武班固以游為游古游字通周禮大宰九貢八曰游貢注讀如園游之游漢武班固以游為游古游字通周禮大宰九貢八曰游貢注讀如園游之游

者其門人幼者則可矣子游所識在子夏之門當為長幼悉據此古文論語定為

酒地令不揭塵然後掃也故少儀曰洒掃曰掃說文解字第十一曰洒灑也息音切

灑灑也山故切是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

入則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灑灑也

下言之倫也若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是唯謂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本之則無者本之謂推本於本也所謂

文字此不宜露出○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未無本其意是要本末並進既謂之

傳焉孰先倦焉孰後倦焉灑灑而行忘身之老倦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後倦

者也二句是意中商量之詞首道有大小本末而學之者有長短淺深教之法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當計其器所受而授之故意中商量門人曰誰應先傳此器誰應後傳此道而後

以不能為能是誣之也而可乎○安井衡曰毛奇齡云倦即古勞字傳與勞皆古

印契傳信之物以傳與勞彼此授受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

傳曰勞券即傳也說文徐注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周禮考工記轉人左

不勞後鄭注謂券字即今倦字可驗也然鄭以券為倦古文耳未嘗訓倦為券也

且考工記力作券故鄭云倦古文其券契之字則从刀作券毛混而一之遂轉

倦為券契可謂強說矣○區以別矣竹與竹相苞與松相茂是區也若乃松竹

雜植亦自有區不必以分區樹藝成說○有始有卒者其性聖人乎者言若夫原

始而要終誘化如神者唯聖人之教人為然豈吾儒之所能當哉漢石經本字

惟作唯漢書董仲舒傳亦作唯○本正平本同論語有唯無唯皇本正平本誤

○程注形而上所以然無大小精粗等語別立一按則可矣不可以平此章之

解本文分明判大小精粗為兩事矣如之何以無大小無精粗之說作之解哉○先

後二句對上文抑末也二句說緊接神木兩句言非有心於以末為先而傳之有

心於以本為後而不教也但學者所至有淺深如神木之有大小耳始卒二字聲

他本末二字便見工夫次第其惟字乎字不重實聖人只重小子不能上見

學有先後非可躡等而進焉○集註程氏曰云云又曰云云又曰云云毛奇齡曰

此章灑灑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

人中之小子只須灑灑應對之末而子游實以誠正之本則遠矣故子夏告以

先後區別不可認因自非聖人未本兼到者其言極淺近極明白其所云本

則祇大學之始事也大學所謂物有本末是也所云末則又童學中始事也鄭康

成少儀註所謂小學之支洩餘奇是也故以大學言之則誠正是本治平是末祇

以學言之則誠正是本灑灑是末朱子依回遷就強坐灑灑應對為小學謂古人

自小學中子灑灑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時守堅定故入大學小時便能窮理盡性卒

之聖人此必無之學而且末即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即是

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詳皆多事矣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子之

說有異朱子尚云灑灑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灑應對即是

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即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則祇一灑灑應對而

明德新民治平繁矩中和位育至誠至聖皆具焉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灑對則明

誠正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若灑灑應對則明

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申又安得不分兩段况立言須有著落謂灑灑

應對即是形而上者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出易繁然其所為

形形亦無物也灑灑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為形上安所為道若應對則

灑灑而之其得進于義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其然

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灑則其理不過灑灑而已事在應對則其理

理不過待賓長執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東涯曰程子

諸說皆以事理而言蓋灑灑應對是事所以灑灑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有

大小而理無精粗須先習其事而後明其理子游以灑灑應對為末而先教其本

是欲略小事而直明乎理不知教人之有序故子夏告之以有本末不可不

先傳最使人難曉蓋聖人之道專在事實上而向其上面更無一語故有子以孝

弟為仁之本孟子以守身為守之本皆在行事實上而分其本末然則子游所云本

者亦豈以灑灑應對為末而以所以灑灑應對為本乎哉蓋德備於中則應事接

物自不失其則此其本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豈子夏之

門人小子其識未至故但教之以灑灑應對之事而未告道德之蘊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

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鄭小谷曰韓愈文云或者

其繼而往於不學者授之事孰隨之屬乎見既仕則宜專論仕仕易有優之日乎

哉又云閱歷不深或以入國為伴意氣過銳顧引時事為憂素無深沈之積而輕

懷愾於世事憂患之間志即無他而術已不善使國家謂學之一途必非行義欲

仕者之所能而往往於不仕者而厚其招執始之恥乎見得既向學則專論學學

易有優之日乎說兩句則字都用重讀字都用重讀正合注中前一說本義○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大小而理無精粗須先習其事而後明其理子游以灑灑應對為末而先教其本

是欲略小事而直明乎理不知教人之有序故子夏告之以有本末不可不

先傳最使人難曉蓋聖人之道專在事實上而向其上面更無一語故有子以孝

弟為仁之本孟子以守身為守之本皆在行事實上而分其本末然則子游所云本

者亦豈以灑灑應對為末而以所以灑灑應對為本乎哉蓋德備於中則應事接

物自不失其則此其本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豈子夏之

門人小子其識未至故但教之以灑灑應對之事而未告道德之蘊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

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鄭小谷曰韓愈文云或者

其繼而往於不學者授之事孰隨之屬乎見既仕則宜專論仕仕易有優之日乎

哉又云閱歷不深或以入國為伴意氣過銳顧引時事為憂素無深沈之積而輕

春秋時多仕而不學者又多不學而仕者夏並擊二者而言固各有所親切非局于一方其先學仕而優者仕者任重未仕者任輕故重責任重者而輕責任輕者且據見在之任以避未仕之始故學而優者在後○禮弓戰會子貢子夏之言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之罪一也其教育之盛與○學而優即漆雕開之所謂信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

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箋曰在藤坦曰喪禮以哀爲本自本而推之則許多節文亦只屬數字內事而止字未必見簡略細微○崔子鐘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悼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苦塊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箋曰子游所言有然而一轉則當分作兩截一服其才量之宏大一病其心德之未純非爲難即未仁也○此是直心相規非反唇相警方是聖賢友道過作諷刺便失經旨○管登之曰未之爲言亦謂在者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爲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實德之意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事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箋曰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陳越絕書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陳羸傳區區兩郡以擊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教無告是顯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日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侮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慇懃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此顯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此亦言其規模開闔有難及者見曾子所長不啻子路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

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箋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致謂性極之即自然而盡其情也凡百善行必學然後成唯親喪人自能致之孟子所謂自盡一意也此聖人禮發也正平本者也作也者○尹說不中經旨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稱而皆不若此孝行之爲難

箋曰父既爲獻子則臣之不忍改之不忍可知此嘉孟莊子之善守前軌也皇本正平本南宗本難下無能字○此章與三年無改章不同彼是在所當改而不違改見其不忍忘親此是在所不當改而真能不改見其善於體親○刀蒙吉曰白沙云宜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紹聖治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此又論孝者所當知○真注云要見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老成喜紛更而厭鍊非真見先德之可師者未免奪於浮習所以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箋曰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上失其道道者制民產重禮教尙德緩刑絕惡於未萌之類周官八統九兩皆在裏面○民散久矣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檢束○如得其情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中井積德曰夫姦惡謀計之極情實可憎者故有司廉察而得之莫不喜躍以喜躍之心治可憎之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避其刑必嚴重故誠之以勿喜也抑欺上騙人誣良善陷愚蒙奪人專利巧規避征役之類可憎之尤者如無可哀矜者然此等皆上失道之所致願念至于此豈得不哀矜乎哉此實仁人之言矣若以不備己與不知作解是章嚼蠅○哀矜而勿喜皆氏本正平本俱有哀矜今從之臧庸曰唐憲苑華嚴經音義特誣矜念

毛詩傳矜憐也謂偏獨憂憐也案說文字統矜憐也皆從予令若從今者首巨斤反矛柄也案玉篇二字皆從矛令無從矛今者也以上皆臧庸爾雅釋訓矜憐掩之也矜憐爲疊韻詩鴻雁爰及矜人傳矜憐也箋云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矜憐之及說文字統矜憐爲憐皆取聲韻相同也又云據憲苑所引知唐本說文矛部矜下有憐也一訓而今本惟有予柄之義後世字書韻學混淆致改玉篇誤從今唐以來字書遂無有作矜者矣猶幸憲苑書引毛詩傳及說文字統玉篇皆可藉以考正而憲苑又分矜矜二字當由習見作矜故強爲區別耳王引統之云矜之從令聲說以三百篇用韻至確矣安井衡曰文選枚乘曰蔓草芳菲李善謂若古連字漢書丁零羌讀如顯連凡字從令者率與從連聲同則義通故假矜爲憐乃憐俗字也○物茂卿曰情謂欲情也喜者喜得其情也欲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應訟者之常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

天下之惡皆歸焉

人常自警者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村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善曰漢石經書立政下凡黃字皆同贖賜也子貢名賜古人名字相配○村之不夫受德書疏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復爾又稱帝辛者廟主之號也其謂之村者天下惡其惡呼受為村史記是謂帝辛天下謂之村注引法曰殘義損善曰

村殷無諱注引之者見天下惡之以村名之也或以村為諱非也周以前禮制簡質有名而無字又無諱至周始有字與諱凡古書所載若伊尹伯夷叔齊往往舉其字與諱皆妄也皇本善下有也字正平本南宗本同不如是之甚也昔者謂數之多也當時舉亡國之主必以村為首村之酒池肉林脯鬼侯醜郭侯割賢人心

囚奴箕子三尺童子知之故今止云村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則見其惡為與人所共指斥不復煩縷舉說者云子貢當日必指一兩事未必然也書云毋如丹朱傲又云無如殷王之迷亂釀于酒德哉夫云勿傲云無釀于酒而義自明微奚必引丹朱紂以為戒蓋泛然論惡之不當為不如此舉眼前凶人衆所共知者以為證之確切子貢之引紂意亦如此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字自下流來此辭之巧也成六年左傳土薄水淺其惡易親又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杜注惡垢穢○君子以位而言此蓋曉當時君大夫之語非實紂之惡乃以下流傲之君子惡居下流是本意而特借紂以形起之耳○論衡語增篇齊世篇引此章為孔子語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去聲

箋曰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食焉作蝕也正平本同釋名曰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蝕食草木葉也凌曙與故駁曰日月之行於天日居上月居下日為月所揜故曰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間之日光為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此言君子無文過之私如日月之食有改過之勇如日月之復蓋子夏論小人之過子貢論君子之過語氣彼此相對若謂只重改過一層不對文過一層則第言人皆仰之可矣又言人皆見之何邪○日月才食必復其明君子才過必更其失過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皆仰略帶日月意仰字有欲崇喜躍之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慶反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慶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

箋曰衛公孫朝者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十七年傳鄭子產見昭二十六年傳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

則尼為孔子諱無可疑矣後人謂弟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始未深考耳○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地在地在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其道一也夫子周人故特以文

武言之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章文武之道亦此意道字雖廣然諷訓功烈禮樂文章即道之實處若漫說道則空虛恍惚無所可據孫詒仲云道字若不以諷訓功烈禮樂文章言而看作性道之道不惟未墜在人誠大誠小誠說去且性道之道人所同具不必單屬文武矣此說得之未墜於地自文武體魄歸土而言漢石經墜作墜荀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墜漢西挾頰有顛覆墜之愚前漢王莽傳不墜如髮並與墜同此節重入字為後師字伏脈實不賢即人識大識小即在人莫不有莫者誰賢不賢也人道無入而不在夫子無人而不學所以無常師也朝之問曰焉學首何所從學也賜之答曰焉不學言何所不從學也兩句雖未露師字已指定師字故直接云而亦何常師之有○賢者識其大者二句吳英曰蔡邕石經識作志述而篤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歲時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何晏晉人改志為識而古文遂不可考據此知識當作志也漢書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等志皆作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志而後人用誌記者亦作志則猶存古意也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識入聲謂識見後儒借識為識記之志去聲則志與識反覺滯爾○刁蒙吉曰賢者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聞見來如太廟視史之屬是也○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賢不賢所識皆有文武之道也四書鏡曰常人師人故有常夫子師道故無常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官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

箋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子貢晚見用於魯拒吳之強大晚語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請陳成子而反其侵地如夫差之賜劍彼微子貢之敏州仇殆魯凡此類州仇之所賢也○子服景伯以告者此時景伯與子貢同用事於國見左傳○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皇本之作諸正平本同止平本牆下有也字宮牆猶言圍牆

其師 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 一言以為不知 言不可

不慎也 子貢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 階梯也 大不可為也 化不可 夫子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

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 道引也 謂教之也 行從

雍言其感應之妙 神速如此 榮謂莫不尊親 哀則如喪考妣 程子曰 此聖人之神化

也 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 此殆難以思勉及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豈賢於子乎者 實則仲尼賢矣 豈賢於子乎 只尊子貢不貶仲尼口氣 〇君子一

言以為知 三句此語 實子貢不謹言 則當主言者說 為知為不知 猶所謂乾為馬

坤為牛 不悅於親 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 不可以為子 之為非 就人而言 以字不

要著力 只一言便為知 一言便為不知 非一言出人 以他為知 人以他為不知 也

〇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者 堂階為階 步階亦為階 階有級可階 階有石可升 夫子

之德 妙人無形 渾然無迹 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 不可階三字 可玩 本文無大

化之別注 不必言 〇夫子之得邦家者 邦家活看 天下亦是形疏云 得邦謂為諸

侯 得家謂為卿大夫 太拘 〇所謂立之斯立云云 所謂已下六句 蓋古賢聖人之

成語 稱其德廣大化行如神之妙也 今子貢引而證之 故曰所謂立行 只以坐起

進退為言 猶祖公之調祖也 是比喻耳 不當以生植教導等實語作解 道皇本作

導古字通用 行如字 此與立對起 立與步 行而已 此數語 本言聖人之於邦家 鼓

皇天巫咸 又王家則其修己型家之德 可想但古人多稱業 以見德者 以德之高

妙難可憑據 而業之赫奕 有可捉摸也 蓋究而論之 業亦德之發耳 此章夫子之

得邦家一節 固抽出功業言之 然與上文只是一意 上節是統論 不可及 此節是

切言 不可及之故 上曰不可及 下曰如之何其可及 緊相照應 明郭深源曰 如之

何其可及 正打轉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來勿作兩樣看 此解得之 馮陸謂陳允下

愚淺 識雖說聖德之妙 必不能了 故指其功業 業可見者 且陳允固庸庸 又必解為

業 然愚隔大失 經旨 即不可及 如何可及 上下緊應 語又必解為 德已下二節 淺深

業可見者 又如此 可及 破碎割裂 安可通 且陳允固庸庸 又必解為 德已下二節 淺深

下而出子此 即遇 傳明 倍從子 禽者 亦未必不出乎此 何者 以稱業 即是稱德 也

如二子之說 則經傳 言業 以見德者 皆廢矣 〇胡炳文云 子禽之問 凡三所見者

每降益下 子夏之稱 夫子亦三 其所見 每進而益高 胡說 未免乎拘論語之書 在

往以類編 次故不 可以編次之 前後斷其事之早晚 如子貢之晚年 進德 只當就

生平明敏 聰穎 上識 察不可屑屑 就子禽問於子貢 章與此章 比較 參稽 也 子貢

之稱 夫子凡三 一人之言 斷編在一處 或可見其進而益高 然亦安知 非以夫子

每下則武斷 而已 子禽雖庸庸 庸庸之學 未必無漸進 奚可以論語所記之前後 必其

人之日究 乎 而後云 且所舉之 三問 約是卑陋 何分高下 於其間 耶 死門人 厚非

相之無裨 而後云 獨立 鯉趨而過庭 庭前 淵死 子哭之 慟 顏淵 死 門人 厚非

之 而後云 顏淵 問治 邦 論語 一書 不可以編 錄之 先後 判事之 早晚 也 蓋如此 〇

長 鳳曰 子貢之所以 稱夫子者 專以物之化 而言 與書稱 堯之德 曰 光被 四表

論語會箋卷第十九

崇文院

格于上下者 一般未嘗就一身上而言 蓋聖人之道 以仁為大 而安天下 仁之極

也 故古者稱聖人 必以其功化而後言之 觀其所以稱聖人 而仁之所以為仁 亦可

知矣 〇黃幹曰 見天之德 不可形容 即其生物 而見其造化 之妙 聖人之德 不可形

容 即其感人也 見其神化 之速 天下之理 實大則聲宏 本深則末茂 感動之淺深

遲速 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 聖人道全德備 高明博厚 則其感於物者 如此 因

其感於物 以反觀 聖人德之至者 聖人道全德備 高明博厚 則其感於物者 如此 因

子至矣 則孔子之道 所以昌明於世者 大率由於子貢 朱子云 曾子本魯 拙後

既有所得 故守得 夫子規矩 定其教 人有法 所以有傳 若子貢 則甚敏 見得 易往

往 教人 亦不似 曾子守定 規矩 故其後 無傳 余按 史記 所載 弟子年歲 雖不足 盡

信然 大要不 甚遠 今以 論語 春秋 傳 載記 之文 考之 康子之問 先由而賜 而求 武

伯之問 先由而求 而赤 春秋 傳 多載 子路 冉有 子貢 之事 而子貢 尤多 曾子 游夏

終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竹添光鴻會箋

堯日第二十章 凡三

堯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毛奇齡云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節未必是從政章此說非也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冊末以爲終篇而又有子張問一節者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篇更待其錄而未有所得故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亦書家學者爲之矣

凡三章

古論語分此一節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論語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祿永終

此幾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曰予小子

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富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

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實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實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傳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

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民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道者也故於終篇其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意也

箋曰此章記堯舜湯武之事蓋皆夫子所當誦述而門弟子記之○咨爾舜者詩文王咨汝股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嗟嘆而後言也○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歷數猶日運數大誥曰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天歷即歷數也說文無從日麻聲之字蓋即歷之異文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主田之數鄭注歷猶次也與此文天之曆數其義正同彼所歷者卿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數大小不同其爲歷次一也集注以歷爲曆日之曆假借詞解失

之在爾躬猶當汝身也言帝王歷代相繼之命在舜但天命則單就一人言歷數則總古來帝王而言以下四句押韻○允執其中者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守便死執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即事物當然之理是就用上說

然其實原于心所謂不偏不倚大本之中亦自在其中在功夫而無過不及之中所謂克綏厥猷惟后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教中之效也夫聖人之設教施亦自此而出也人君之中與天下爲感應用其中於民皆由之因以嗚呼矣即所謂克綏厥猷惟后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教中之效也夫聖人之設教施而民亦不復知之矣是謂禮讓之民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聖人之設教制法也皆順民性就入情而立之制者也所謂民心無中惟爾之中謂盡其性盡入性以之終同水終即退終也咨爾至水終終與字是絕字與召誥退終大邦殷之命之終同水終即曰上無湯字至水終終與字是絕字與召誥退終大邦殷之命之終同水終即

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夫戴禮稱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是履爲湯名也世本謂湯名天乙至爲王改名履白虎通則謂殷家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王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變名從質矣紂名受或曰辛微子名啓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爲王而改名履矣其以子幹紀名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然其實原于心所謂不偏不倚大本之中亦自在其中在功夫而無過不及之中所謂克綏厥猷惟后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教中之效也夫聖人之設教施亦自此而出也人君之中與天下爲感應用其中於民皆由之因以嗚呼矣即所謂克綏厥猷惟后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教中之效也夫聖人之設教施而民亦不復知之矣是謂禮讓之民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聖人之設教制法也皆順民性就入情而立之制者也所謂民心無中惟爾之中謂盡其性盡入性以之終同水終即退終也咨爾至水終終與字是絕字與召誥退終大邦殷之命之終同水終即曰上無湯字至水終終與字是絕字與召誥退終大邦殷之命之終同水終即

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夫戴禮稱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是履爲湯名也世本謂湯名天乙至爲王改名履白虎通則謂殷家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王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變名從質矣紂名受或曰辛微子名啓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爲王而改名履矣其以子幹紀名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有兩名審矣○敢用玄牡者佐謙坦曰玄牡湯一時所用之牲色偶玄耳不必因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審其容以子穀巨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食以并水準其概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然斛起于周末秦漢非古法也五量左傳所云升豆區釜鎰是也古帝王之於糧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此似小事而古人以爲大政蓋上之所以取於民與下之所由交於市非權概之則薄稅斂之政平市價之政杜爭競之政皆不可得而行也漢書律厯志引經審法度注云法度丈尺也此以度爲尺度之度皆不可得而行也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尺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之使實賤有別無僭備也此爲得之權量政之要一四方者也法度政之綱齊四方者也百官政之輔理四方者也四方之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不作效說夫朝廷者起化之地非化所究之地也施之四方而以爲宜斯莫不宜矣君相者立法之人非法所行之人也考之四方而以爲可受斯莫不受矣而政之所至萬物無所角其材能政之所加列國不自爲其風氣如此說去四方字行字方有聲勢皇本行爲作行矣○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絕世與滅國同義但謂卿大夫以下之家故稱世以別於諸侯耳草雲李從民心中寫當興當繼當舉之情來曰民自少時見父老相謂食我者某之幾世祖衣我者某之幾世孫他日過其都噫墟已訪其氏噫死已及身衣食天下而今日者尙有操一黍一粟過其墓下者乎天下所以泯然出涕於弗祀之主也民自少時謂此婦愛者我獨望人也此咏歌者里之聞人也他日過其墓噫德矣入其谷噫

老矣德可當壽天下而今日者有東昂安居下而式其人者乎天下所以嗟焉願之於播棄之主也只寫足背而面則拍醒正面自然字字有情○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浩大藹然太和氣象○綱何等嚴肅森然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食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矣○寬則得衆寬者在上一之德度故先舉之舉陶九德寬爲第一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足利本南宗本亦無疑因闕貨篇子張問仁章誤增入耳○敏則有功詩云農夫克敏書曰務時敏子曰敏於事皆敏疾汲汲之意又敏敏我功又股肱之敏皆才敏功者民功也君爽曰成文王功于弗怠雖有寬信之德不味且石經以勤勞民功無以遠其德也故曰寬信文王又曰勉勉我王○公則民悅唐石經那本無民字公則民悅那本皆有蓋石經那本衍信則民任爲一句悅兩民相礙故刪此民字耳今從皇本書曰以好道王之道無有作惡道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呂氏春秋貴公篇首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道王之義無或作好違王之遺無或作惡違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平也公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叔向稱文王之德曰中於信寬柳下惠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昭武王去民之穢國君夫帝王之開國非寬仁大度何以得天下之衆乎非忠信篤厚何以得億兆之任乎此二者叔向之所謂信寬是也又加之以終日乾乾之敬而治功成矣文王日中昃不暇食而武王不暇寐出於本紀其日乾夕惕甚於文王之禮禮勉勉可知矣至於公則武王新造邦而視三州之人猶六州之民改正朔更服色天下自有不改舊新者此所以萬姓悅服垂拱而治也○寬信敏公四者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然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熊伯甘曰周末衰微而民不勸聖賢預知事勢相推必有隸非商鞅之法變道易教用膠漆之術故以寬信敏公四字分疏中字雖實謂無所不貫而春溫之氣居多萬古四海所以不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有吝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入而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或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箋曰子張問於孔子皇本問下有政字正平本南宗本同下文云何如斯可以從政矣此不必言政今從那本○尊五美屏四惡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蔡必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茶毒蛇蝎必不加乎民困勉錄云○仁者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為美也又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三者修身之要修身而治民之謂道知章乃違字之省文違率循也方引違字也違五美言富違行五美非違正作違知章乃違字之省文違率循也方引違字也違五美言富違行五美非違以此文作屏為正○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取而不貪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民而不費已財左傳襄二十九年曰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得言費耗也費損也勞而不怨以民言也凡人惠則必費若費費必無惠惟君子又惠又不費凡人勞則必怨若怨怨必無勞惟君子又勞又不怨而字中有一折下文三句可即此為例○欲而不貪者以正心言也○大禹謨帝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曲禮曰欲不可從唯聖人從欲亦欲而不貪故也○及諸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及諸所謂欲者即貪之謂與此言欲不同○此章却是說泰易至於驕最合蓋以泰易驕立論方與惠易勞易怨欲易貪威易猛一例○威而不猛者以修身言也大雅抑篇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鄭箋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君陳薛儉惟德呂刑德威威夫如是則何猛之有虎狼之心唯慮是以猛而不可避已○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皇本民下有之字而疏中再述經文皆無之字疑後人妄增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無之字張彥陵曰利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主為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呂晚村曰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應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實實為民起念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合處故因民之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起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義須先將民之利而利之字看得親切直到三代聖人心事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開地闢功用若民利稼穡君子因而使群吏不奪農時民利材木君子因而使斧斤以時入山林民利魚鼈君子因而使數罟不入洿池亦皆因而利之者也○擲可勞而勞之又誰怨皇本正平本南宗本擲下有其字子張之問止於何謂惠而不費夫子之答乃全舉勞而不怨以下四條者夫子既羅列五美以告之子張必欲一一聞之只舉惠而不費一美而實欲遂聞其他四美故夫子承其意不待問而悉答其餘者也勞者錄役之謂也如役民不過三日以農隙田於亦其一也凡役民唯在擲可勞而已子路治蒲也暴兩將至與民修溝澮以備之可謂擲矣子曰其使民也義亦擲也擲而後民也唯其擲而合於義是為難也皇本擲下有其字○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以政之實也仁字兼治己治人說方全蓋欲則期於必得矣而所欲唯仁自覺舜以來有一脈焉蓋之為立達之深情布之即安懷之世局當道想之初已覺痼疾之難解及報成之日而仍覺生意切定從政不得泛泛說箇修身無家寡小大無敢慢者泰而不驕兩段此須處處切定從政不得泛泛說箇修身無家寡小匹夫匹婦亦能勝予也無小事本無殊勢也吾應之者不能一心而大小見矣操者不能一念而衆寡分矣凡事本無殊勢也吾應之者不能一心而大小見矣操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存於此以待天下之來既無玩人則人得而已亦得矣既無廢事則事安而心亦安矣慢之驕也無敢者泰也○君子正其衣冠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正衣冠瞻視所謂莊也莊以治之也夫規矩者東身之器也盛服以勸天下之極體統既備儀者定命之符也莊色以引之也夫規矩者東身之器也盛服以勸天下之極體統既備則莊治而生其共德隔阂既修則誠形而至於動矣儼然人望而畏之與孟孟然則莊治而生其共德隔阂既修則誠形而至於動矣儼然人望而畏之與孟君子所謂及陷於罪然後而刑之是罔民而已我非憐之也○不教而殺謂之虐者孟子所謂及陷於罪然後而刑之是罔民而已我非憐之也○不教而殺謂之虐者孟子舉者蓋以百官府言之也上情其戒勅而唯責其成功也周官宰夫之職旬終正日成月終正月要歲終正歲會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上怠慢而不戒及其違時令失期會則從而誅之此暴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視成視事之成就也凡或典兵刑或理錢穀皆事也使人仍此暴不先戒之而遽責其成功是暴也視成是暴也視成是暴也視成是暴也非正解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慢令致期謂之賊蓋以萬民言之也致期只是不寬假期程凡稅斂之入有期築作之役有期然不使有司日省而戒檢之則民之愆期固其所也上慢其令而致期於民以誅罪之此賊也日不戒日不戒日不戒令並上之怠慢也從政者不可不先之勞之○出納之吝釋文云出尺遂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皇本納作內也此自言出之吝唐石經亦作內釋文云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是舊本作內也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為人之恒言故言出而并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入不能無失得夫入而并言故言出而并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司馬官泉府職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注曰有司其所屬吏也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曰有司軍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史及假吏是也然則古所謂有司者至為卑微故以從政之君子而得有司之名即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矣會子告孟教子亦曰蓮豆之事則有司存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箋曰釋文本皇本唐石經疏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子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董子言德

命其義極精然此章命字主氣數說為是即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即有居易以俟意非全諱之氣數也唯知命乃可以為君子蓋趨避之念銷斯進備之志決爾翁曰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避而有不必須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應避之利害之見既除而為君子之道始出此為字蓋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脚跟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若必標出君子二字謂與學而篇之君子相應紛紛牽紐殊為多事○不知禮無以立也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曰禮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曰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左傳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劉寶楠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謹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云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三知字並是實見注引尹氏可謂君子當知之事非止三者而已知斯三者豈可便以為備乎如尹氏之說則三者不可相離一則為不備也然其實各自為用未嘗不可相離也夫子之言亦止是泛舉學者之急務非以三者總包君子之事也又所謂弟子記之以終篇者亦為通論論語一書集記聖人之言記盡則已非如特作一篇文字前有冒子後有結尾也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

崇文院

東北大學命存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
E100 9 3/60

論語會箋卷第二十終

論語徵癈疾

論語徵癡疾卷一

上毛 片山世璠叔瑟著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修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序

孔子歸魯。按史記世家。在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孔子年六十八。先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以季氏強。虎作亂。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是論而定之者。豈俟六十八之年乎。若顏淵語損益四代之等。謂之未定之說可乎。此雖因世家及孟子傳末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之文言之。史記孟子傳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加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禮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然漢

儒太史公之徒。因子罕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其所之語。遂補潤增加云。叙書傳禮記。刪詩

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古書命作者。漢人所喜。本無徵之言也。有識君子。蓋疾諸孝經為孔子及曾子之作。中庸為子思。爾雅為周公及子夏。檀弓禮運為子夏子游。左傳國語為左丘明之等。皆無稽之言。而講張後世學者。其害亦不鮮矣。至于宋朱晦菴。遂以大學為曾子之作。因立道統之說。後儒不辨其妄。至今滔滔。豈不害道之尤者乎。此等之事。余別有所

辨。此發其端。示學者云。

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序

論語者七十子之徒。深知聖人之道。筆記孔子及門弟子之論與語。貽後世者。本為一體之書。豈以無所繫屬於六經傳記之緒餘。別編為此書哉。物氏上云。論而定之。此云謂之語。分析論語二字。以為下排後儒以六經為先王陳迹。獨潛心論語之張本。而欲尚六經。論語雖巧為之辭。然其牽強妄作之跡。彰彰乎明哉。辨具于下。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為論者。廼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太史公謂。學者稱述六藝。皆折衷於孔子。謂乎。

孔子之前。學者傳其義。故孔子得學而知之。何亦之有。周德之郁郁乎。道行乎上。禮不在野。其跡具布在方策。人人聞而知之。見而知之。何唯孔子。徵諸左國等諸書。列國賢士大夫之所論所語。多與論語所載相表裏矣。此皆在孔子之前。則雖孔子之前。有心之人之言。舉如是矣。但其人多是有邦有土。在位之君子。時然後出其言。且其徒役亦寡。故其論語亦不傳。

至于孔子不得位不得已以傍教育英才爲事。故其徒衆盛而一喘之論一嘆之語。可以爲法則者。于紳士簡皆傳焉。且以莫盛之聖。而集大成。後世識者。所以折衷於孔子也。若其非識者。愚而自用。擅作自逞。其下焉者。所謂不歸於楊歸墨也。故雖賈誼高識。不免以孔墨並稱焉。其言之人人。殊豈但孔子之前。孔子之後。爲最甚。至謂以論命孔子事業。妄莫甚焉。此誤。漢禮樂志者也。彼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事業。豈可以論命焉哉。卑之其視孔子也。此以孔子爲宋儒歐蘇之比也。焉在其知聖人之道矣。噫。如論。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

論語微癢疾卷一

崇文院

論之爲論辨。又何容疑。故禮記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據此文。論辨云。論定云。雖字殊。哉意全同。至以論爲論定之義。大似不知文字者之言。論辨然後使之云。定其論云。論定然後官之云。論與定其義迥別。夫

論而定之。以而字隔之。論字無定之義明矣。論人論官。論罪皆與衆論辨之也。就衆論擇執其中。定其官定其罪。謂之定論。字豈含定之義乎。謹按。論辨論議也。如八份篇孔子謂季子及三家者。以雍徹章。公冶長先進等篇所載。及先進篇論篤是與。憲問篇世叔討論之是也。語言語訓語也。如學而爲政等篇所載。夫子及諸子所自言。及顏淵篇請事斯語矣。子罕篇。之語之言。能無從乎。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八份篇子語魯大師樂曰之比是也。蓋古人命書。眞率易直。非若後世奇異是喜也。如易兼載天地人萬物事。無所不有。直言之易。周人傳之。唯加周字曰周易而已。書云。書詩云。詩毛萇傳之曰毛詩。出尙書之官曰尙書。史官之所記。謂之史記。漢代之事。謂之漢書。立一家之言。名家曰孟子。曰荀子。老莊管晏皆爾。此書集載孔子及諸弟子論與語。故謂之論語。猶志。春夏秋冬四時所言動之事。謂之春秋也。別非有深意妙旨矣。非論不辨。非語不知。學之道自爾。他若禮記學記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荀子篇致師術子有四。其一云。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又子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等。家語篇孔子與哀公論衛靈公之

論語微癢疾卷一

崇文院

論而

言云。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莊子秋水。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漢殿朱五丘。主父嚴終王賈傳贊。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及禮記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又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楚語。申叔時語。大子之傅之事云。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此所謂乞言合語之語也。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爲不失古言。迺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尙書之尙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爲論何謬。

論有撰之意。古義皆然。論辨論義。及後世文體有論。如過秦論等。等皆有撰之意。蓋欲爲論。必有所撰擇發之。不妄其言矣。如荀子君道篇。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藝文志論語者云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筭。師古曰。筭與撰同。此纂亦與筭同。又成相篇。公察善思。論不亂。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哀公。曰。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韓非子難三篇論臣作選賢義通故也。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義可見也。然如論語之說。當從余前義。分析論與語。各爲一義。亦不失撰之意也。論屬之弟子云云。此與後說齟齬。下云。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是論不屬弟子而何。尙書之尙與掌同。書出于尙書之官。故謂之尙書。尙書掌書也。古字通用。故注家訓尙爲主。爲是故也。孔安國尙書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可謂妄矣。周書以下。魯費秦誓。豈可謂之上古乎。說別記此不具論。國語家語之語。與論語之語何異。齊論魯論亦然。但記者筆有短長。言有粹雜之異已。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亦與孔子之春秋。豈有別義。亦但粹雜之異已。蓋古人之著書。爲一家之言。雖襲跡於前人。不必拘拘若後世學者畏首畏尾。一摸前式矣。故其名雖同。體裁自異。此謂肖者不肖。不肖者肖也。故余每言老莊之徒。譏聖人。勝于後儒崇聖人矣。何則。老莊之言。聖人有擇焉。後儒之說。聖人無與矣。且訓語爲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且訓語爲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

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

此說大謬。語與言。對文義異。散文義互通。故訓語爲言。亦何尤焉。凡每字皆有定義。彼此不通。然取其似焉者。不使彼此相通。不可以讀書。如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等。謂之何。充物氏說。古今注家及字書。皆廢而後。可逞其說。物氏此說。蓋依藝文志而言。而不舉其文。漫云訓語爲言。非古矣。不知者大爲疑。可謂疎矣。且按藝文志。非訓語爲言。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

論語徵癥疾卷一

崇文院

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可以見。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妄哉。語字豈有善惡之義乎。雖然。古人欲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述之書。亦欲使人矜式。選擇其語。可以爲教者。筆之。從後讀其書。其語皆可爲訓。故語云者。似教戒之言。其實不然。乞言合語。乞其可爲戒之言。合其可爲訓之語也。若不可爲戒之言。不可爲訓之語。不可不擇也。故云。合云者。合會其語。有所選擇之謂也。舜之執其兩端。顏子之擇乎中庸。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語豈可不擇乎。既有所擇。有不可爲教之語。可知。子罕篇法語之言。能無從

乎。法語故從之。若非法之語。誰又從之。語云。事斯語亦然。若夫子之語。不當顏子何事乎。亦有所擇已。他如述而篇。不語怪力亂神。及大雅詩公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小雅箋之初匪言勿言。匪由勿語。豈可以可爲教解乎。蓋物氏因古注家解語爲善言。而爲此言。然話何善言。亦語字之類已。大雅詩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威儀有敬情。出話有美惡。故曰。慎曰敬。可見話字本無善惡之義。而毛傳云。話善言也。妄已。左傳六年公著之話言。杜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博士凱辨誤曰。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凡韻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是也。善之意實兼話言一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傳氏之辨善正千古之謬。孰得閒之。俱謂凡韻書仍杜誤訓話爲善者非也。杜亦仍毛萇等漢儒之說耳。尙書盤庚中。孔傳亦云。話善言。可見。如依物氏說。若史記傳其語具在吳事中。語在南越語中等。何以解之。故可知物氏云。謂之語者。裁然耳者。妄也。

論語徵癥疾卷一

崇文院

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爲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疎哉。物氏之讀論語也。以此見而讀論語。宜矣。其多

謬妄也。此非但一物氏。古今讀論語者。滔滔皆是。夫七十子之徒。其初記夫子一言一行。以爲己亦以爲人者。人人殊矣。已至其集大成。爲一編書。皆以類相比。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可紊也。故自學而至堯曰。蟬聯魚貫。如一篇文字。千載之下。觀其屬辭比事。可以知聖學本末終始者。以此也。非聖人之徒。孰能修之物氏云。人爲篇而篇無統也。其意以爲學而篇某子筆記。爲政篇某氏語錄。淺之其讀論語也。夫論語之爲書也。雜記夫子及諸子之語。雖如章章爲段。而事比意貫。本自一道之文。故讀論語者。當不以一章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爲段。而連數章爲段。卽不須注解。義自明矣。不然徒就一章求其義。乃窮年沒世。枕藉論語。不能窺夫子宮牆。況其宗廟百官乎。由是觀之。分論語爲二十篇者。爲其卷册大。古之能讀論語。知編輯者微意者。就其文斷續處別之。已本非編輯者之爲也。故取篇首二字。立爲題目。已夫既爲一篇文字。孰又得使篇篇有意義乎。物氏豈謂開宗明誼及體道作孝經老子者所命也。

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

程子此說。本出於柳宗元。而其說有所見者也。姑從之。亦何害。若夫閔冉。則雍也。篇稱冉子與之粟五秉。先進篇稱閔子侍側。各一所已。他皆稱閔子。焉冉有。何取一以廢百。故成於有子曾子門人者。雖不知其果然否。亦似雖不中不遠矣。按閔子。蓋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家語六本說苑雜文共作閔子。他多稱字。未見稱名者。孟子五公亦稱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雄也。先進篇。夫子稱其字曰。孝哉閔子。蓋閔損蓋有所避。自稱其字。故夫子稱其字。他亦稱子已。不然。夫子稱其字。云閔子。蓋殆不可解。詳辨先進篇。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

子思作中庸。字其祖。此顏氏家訓說也。然余則以爲此中。屬非子思之造之證也。夫以中庸爲子思之造。亦檀弓禮運爲子游之造。樂記喪服傳爲子夏之造之比已。無稽妄撰。本無足言也。然太史公著之孔子世家。孔叢子述之其書。居其言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夫文王之作周易。亦雖先儒所云。稽之繫辭。大可疑也。上繫辭云。作易者其知盜乎。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審此文。易之書本不知出何人。云文王與紂之事。非文王之作。亦昭昭矣。春秋亦豈爲屈於陳蔡而作乎。此不知道者之言已。孟子

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公陸下文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斯制作之所由也。孔叢子之徒。依虞卿窮愁著書。屈原放逐作離騷。而爲此言已。孔叢子本僞書。雖不足辨。然先儒多援此以爲子思作中庸之證。故辨及云。太史公自叙傳亦云。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夫呂覽非遷蜀後之作。說難非入秦後之作。太史公既於其本傳言之。而此云云。與本傳齟齬。可見太史公作史記。徒事博採。不遑擇其眞僞也。他亦多如此。疎謬不勝枚舉。故世家云。子思作中庸者。亦取世儒傳說。眞僞在所不問也。學者察諸。

大氏其族有爲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爲大夫者乎。此誣言妄說之甚者也。夫器與名先王之所慎。名不

正則言不順。官爵名之大者。君不得私之臣。父不得私之子。況其族乎。如物氏說。有族爲天子者。稱帝王。有族爲諸侯者。稱公侯可也。是大亂名分者。天下罪人也。夫春秋戰國諸子。稱子者皆爲大夫故也。或爲本朝大夫。或爲都邑大夫。如孟荀諸子亦爾。皆游事

諸侯國。嘗從大夫之列。雖老莊諸子隱處倫。亦皆嘗以大夫徵召。或雖素不仕。有其道術者。其國君表其閭旌其門。遇待以大夫禮。故雖其不自稱子。其子弟門徒。稱子以尊之。至戰國之末。諸子橫恣自高。或似有不爲大夫而稱子者。又不但子。或稱公稱侯稱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君稱卿。皆是列國分爭之世。名分大亂所致。而識者所難也。此風久行。人視爲常。恬無怪之者。故至漢儒遂以子爲男子通稱。後世亦恬無致疑者。謂此古來相傳之說。不亦悲哉。

又如何注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孔穎達正義。迺始盡去其名。從省也。

此粗鹵之甚者也。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已。不作論語正義。作論語疏者邢昺也。故近世守山侯所輯集覽。改孔穎達作邢昺。猶尙非也。何則爲孔曰馬曰者。非

邢昺所造。邢昺以前已爾。故邢昺注何晏序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云。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依此文。省名者非邢昺始造之審矣。夫不通讀邢昺疏。而作論語之註。宜其多疎謬也。

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鷗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爲之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爲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爲誰某也。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朱氏睹古本與不睹物氏何以知之。可謂妄意也。此唯依孔曰馬曰省名而言者。如上所辨。則非妄意而何。尊堯儒不名。亦非禮而何。此非朱氏所妄撰。有所據然。春秋莊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何休注子字云。爵最尊。鄭玄儀禮鄉射禮某酬某子注。亦引此傳云。未可見子尊於氏也。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至國此十七文
亦之傳七無

侯姓霍氏。見漢書蘇式傳物氏不之知。妄駭朱氏何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大夫稱子。卽子男之子。鄭玄注儀禮鄉射禮亦引此傳。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稽。義當然也。予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此議論如可聞。而其實非。夫公言具姓名。私言從所好而稱。自古之通例也。故或子或氏。不妄稱他人之賢者。其學黨生平所尊。朝夕口之之人。爲之階級。無幾何人。其爲誰某者。其門五尺童子亦能習知之。其功罪謬誤。何不可稽之有。而物氏以君前臣名之禮。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爲名解經諸儒。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姑以論語中所載門人與孔子答問者律之。子游子夏問孝。子貢問君子。政見爲政篇等之類。皆稱門弟子字而不名。解經諸儒子之氏之。何不可之有。若夫非門弟子。而與諸侯大夫答問者。不直稱子。而具姓稱孔子。稱對曰。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也。孔子對曰云云。篇爲政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云云。篇先進之類是也。又如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云云。篇八佾哀公問於有若曰云云。篇顏淵之類。此君前臣名之義也。然如夫子不稱名曰孔子。乃門人私尊夫子故也。或人曰。凡著書

非私造奉勅作者皆名諸儒。論語集解。何晏奉魏帝命而作者。故名諸儒。大似有理。然不必然。五經正義。孔穎達奉大宗勅作。而稱杜預爲杜君。稱劉炫爲劉君之類。可以見要之余公言私言者。通爲無礙矣。余亦謂物氏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識者思諸。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後者。尙然爾。況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也。魯齊古三論。雖篇有多少。其實皆一也。唯以其所傳異。字有小異同已。齊古二論。篇數多者。其所傳人。私就篇中分篇者已。故二十篇者爲正。此故也。蒐輯論語者。定著二十篇。而後傳人。豈以其未成書授人乎。若其有并析。傳授人之妄耳。本非蒐輯者之爲矣。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淺之物氏之讀論語也。蒐輯者之條理之。豈但知命君子。鄉黨堯曰之終始而已哉。一篇有一篇終始。二十篇有二十篇終始。其中雖若雜記夫子及門弟子之論與語。然其先後次第。皆有條理。如循環。如合璧。小之修身齊家。先後次第。大之治國平天下。本末終始。觀其屬辭比事。皆可知矣。物氏豈以屬辭比事。春

秋之教而已乎。焉在其識古文辭哉。噫。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

此依子罕篇。牢曰。憲問篇。憲問。恥言之。他無可徵此。若言編論語者。太宰問於子貢。章取琴牢所記。憲問。耻章。取原思所記。而不損益其語。直入諸此篇可也。或言子罕篇。琴牢所記。憲問篇。原思所作。猶之可也。但依牢曰。憲問。耻。而言全篇。二子所作。可謂強矣。何者。全篇。二子所作。則他篇亦當有牢曰。憲曰。而唯各一所有之。然物氏以一概百。斷然云。論語全篇。二子所作。誰其曰然。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

此物氏自疑自解者也。未聞古來諸儒。謂論語爲孔子自撰者矣。此何言乎。

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

上云。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爲論者。迺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夫既命孔子事業。以論語爲聖學

論定之書。是非傳貽後世。使千載矜式而何。而云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何齟齬之甚也。編論語者善屬綴其辭。善聯比其事。前後相應。彼此相照。故使後之讀者。知其意所在。錄時之意。亦可釋也。物氏不善讀論語。故有此言而已。夫作論語者。求索衆家會萃成篇。其勤亦至矣。非傳之一家而已。亦明矣。夫欲傳之天下。後學使後學矜式。而故綴爲暗昧之語。使後之讀者迷而不得其義。必不然也。不知孔子所以言之者。非作者之罪。不善讀者之罪也。故論語不序其語由緒。而其義可知者。以作者屬辭比事。得其所也。物氏不之知。妄云云。烏在其知古學哉。夫詩有序而大誤詩義。貽害後學。此說別記論語無序。後學之幸已。誰謂物氏知詩哉。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曾點之舞雩。如脉諸畫。樊遲則否。迺錄者之工拙殊也。文之有工拙固然。然如曾點與樊遲。以其事與意異也。非錄者之工拙也。識者詳之。

凡謂論語精撰者。其說至於邦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邦君之妻章。本非論語之文。藏論語者。偶記禮志之文於其末簡空處者已。而傳寫其論語者。誤混載正篇。而後之傳者。因仍不忍去也。物氏亦既言之。而此

又云云。爲論語非精撰之證。何也。論語之爲精撰。讀而知之。誰得間然。不足置辨也。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子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廼有不可解者矣。

甚矣物氏之不知禮樂也。夫雖禮樂殘缺。五經諸古者存焉。先王之道可尋。孔子之術可釋。其在識者。猶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若夫鐘鼓之末。玉帛之細。隨時爲之宜。何不可之有。禮樂殘缺。不必係論語解不解也。論語之有所難解者。本自論語缺誤已。且古書多不傳。而無緣彼此相照之所致也。若夫論語中孔子及門弟子之語。皆言禮樂義者已。而物氏云。多言其義。其不知禮樂。於是乎顯然。豈欲以鐘鼓玉帛木鐸天下乎。本之則無如之何。噫。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倮也。

太史公曰。孔子世家贊語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此孔子出於群聖之類。拔群學之萃。所謂集大成者。孔子之身。先王之道所在也。故學孔子。先王之道在其中矣。既以孔子爲師。不學孔子。誰學焉。甚哉物氏之不知學也。曰親仁。曰就有道而

正焉。曰見賢思齊。皆學其人之謂也。誦詩書。肄簡記。助學之具。而抑末者已。故荀子云。勸學篇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夫學而一篇。皆言學之方。而詩禮之事居後。則夫子所謂學者可知已。故夫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亦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以能賢賢云云。四事為真學問。苟能此四事。則其餘擴充推及而足矣。以賢賢居首者。亦學其人故也。衛靈公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檀弓篇上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斯孔子門人。注心夫子一心一行。矜式之者。非學孔子而何。夫子亦以嗜學稱之。則孔門所謂學者。可知也。子罕篇。顏淵喟然之嘆。亦學夫子言行曲應。其變嘆不及已。非別有深意也。鄉黨一篇。具記夫子言行者。亦欲使後學孔子者。式刑焉故已。孟子云。丑公孫篇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物氏欲學孔子所學者。本為欲

抑論語。而歸重六經已。六經殘闕。不若論語之粹也。苟不折中孔子。學堯舜先王之道。恐不免子莫之執中也。甚之不為。楊墨老莊之歸者。幾希。後之折中孔子者。捨論語何取。甚哉物氏之不知學問之大經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夫論語之為群書之粹。而可觀孔子之道德言行者。他無比焉。有眼者自能分之。故聽世之公論。今不煩辨。朱氏裁取世家。載論語首者。豈以論語為不足而然哉。使初學知孔子行事年紀。且有助於讀論語故已。非欲以此盡孔子也。孟子云。下萬章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朱氏蓋取諸斯。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

物氏之不知道。一何至於斯極也。夫孔子不得其位。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孔子之不幸。而又當時天下萬民之不幸已。何損益於天下後世學者。夫道無古今。人有賢不肖。至於其人存道之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故孟荀之祖述孔子。未嘗言孔子不用。故道難知。又

不備具。何則以道之明如日月。無古無今。無大無小。欲之斯至矣也。故夫子曰。奚其爲爲政。孝經曰。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荀子亦曰。大賜子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又曰。不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孟子曰。上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下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論語微癢疾卷一

崇文院

人病不求耳。又曰。下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皆古聖賢治天下國家之要領。而孟荀述之。不唯孟荀。雖諸子百家之徒。皆莫不由此以立論者。治道之本在於斯故也。而物氏作辨道之書云。道難知亦難言。爲其大故也。妄哉言也。所謂童習白紛。其見不能望諸子百家。安在於聖學。假令孔子得用當代。其所言所行。豈亦有大異者哉。斯推演是言而已。故在知道者。思過半矣。已其治迹之大經大法。有傳於後世者。可爲行道之比例已。豈可必爲知道之具乎。道者堯舜禹以來。經孔

子到于今。一揆而已。但有隆污盛衰者。以其世其人已。物氏豈以孔子治迹。刻船守株乎。恐不免莊周糟粕之讓已。

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爲爾。何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

夫道一而已矣。出處動靜。家國天下。雖有大小之異。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曰。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又曰。下

論語微癢疾卷一

崇文院

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卽古之人推是心而行之而已。故有莘之野。而有格于皇天之功。渭水之濱。而有三分天下之業。苟有其德。則其道自生。歷山河濱。亦不異乎恭己南面之時。可知已。故繫辭上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人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言解之謂也。禮記。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中古之君子不

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仲尼燕居篇此皆夫子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篇而大學意。心身

家國天下之序。亦意全在于斯。故孟子曰。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離婁管仲之治齊。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

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

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

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語齊此聖人之治天下。源而委

邇而遠。本末終始。基固澤久之致也。夫莊周內聖外

王。亦意全出于此。故曰靜而聖。動而王。天道篇可以見

論語微癘疾卷一 崇文院

矣。唯其論詭激。雖與聖人之意背馳。其主意所在。不

大異乎。上所引諸文。識者細味焉。

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

後之失也。

此言也。於規宋儒本然氣質道器等謬說。非無理也。

然一槩廢之。有大害教道者。聖人不假學云者。指其

聰明睿知生知之德也。若夫多識前言往行。習禮度

文章者。雖聖人不學不能。此非但聖人。雖中人以下。

有德性不假學而能焉者。但不假學不能擴大其德

性焉。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又曰率性之謂道

也。

共中庸豈非道者率性自然乎。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云云。湯誥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喪服。四制曰。凡

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此豈非人皆有之乎。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

知之者次也。云云。篇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

之也。盡心此豈非有聖人不假學者乎。但此義非默

而識之者。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差也。故余嘗論此云。

宋儒則失矣。物氏亦未爲得也。

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

也。

論語微癘疾卷一 崇文院

此充類至義之盡之言已。何以異孟子謂楊墨爲無

父無君乎。非公論也。今平心讀仁齋之書。非必偏廢

六經也。以五經之文。不如論孟純粹。而爲今日之用。

以彼不易此而已。善筮失法。而上下經難成義。十翼

雖至言。亦非孔子之作。禮樂崩壞。詩失其用。諸家傳

注亦非古義。書則今文難讀。古文僞作。春秋三傳。左

氏雖美。其義非無可疑者。公穀多妄。禮記多戰國漢

儒附會。凡五經非具眼好古者。不能集其義。擇其真

仁齋雖學疎。其人豪傑。粗有見于斯。故以爲在今日

也。

爲學。以論孟爲規矩。庶乎其不差矣。非強廢六經也。其學其識。亦大異乎宋儒。善讀其書者。自辨矣。不須多言。

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俸處。其益豈小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仁齋數稱程子此言。以爲知言實是。然余以爲其謂學者當以論孟爲本可矣。其論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大不然。雖論孟精熟。六經豈可不治而明矣。此執一廢百已。蓋宋儒之學。主理。論孟與六經。皆先聖孔子之言。其歸一揆。故熟論孟而讀六經。其理其義。如合符契。程氏所云是已。然得謂不治而明矣哉。讀論孟而識聖學次序階級。先後本末。然後讀五經。則譬如持規矩圓方。倩前導行路途。而無誤斷迷復之禍。於先聖孔子之道。可以弗畔矣。若其畔。可以無大過也已。夫六經與論孟。其理其義本無異也。則又何圖優劣深淺。但語聖學次序本末之詳備。六經不如論孟易見已。故熟論孟

而讀六經。明乎聖學次序本末。庶其可無大過乎。蓋論孟與六經。猶春秋內外傳乎。先讀左傳。辨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歷之先後本末。然後取國語讀之。彼此融會。互相補助。觀春秋之世。如眎諸斯而已。若其易此困亦甚矣。夫程朱熟讀論孟。可謂勤矣。至矣。盡矣。然今讀其所作周易傳義。詩集傳等。誤謬甚衆。大失六經之旨。則其謂論孟既治。則六經不治而明矣者。胡椒吞下之言。而非實論。昭昭乎可見矣。物氏

反此。欲六經而及論語。可謂失本末先後也。豈欲熟國語而讀左氏乎。聖人之道大矣云云。聖人之道固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大矣。然致大勤小。涉遠始近。不然遠大不得。而併近小失之。此說老子曰。見小曰明。五十一此雖老子言。其實古聖賢遺言。而老子稱焉者也。卽射者仁之道。義射之意也。此說甚哉物氏之不知道之先後次序也。孔子未免身爲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修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勸學。蓋本諸

余讀此章。知物氏不識學問之道之甚也。然不是一

物氏漢以來唐宋明諸儒亦然。夫童習白紛。枕藉典籍。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學問之方。非可怪之甚乎。宜乎古今解經諸儒。多郢書燕說之謬也。孔子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豈五十知天命之後乎。五十知天命云者。孔子自言其進學之序已。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昭十八年閔子馬語。故君子自少至老。造次顛沛。出處語默。莫不於學者。故學之道。通乎貴賤。達乎上下。自神農黃帝堯舜。下至五伯等。苟有志治安之君。莫不有師輔者。呂覽當染律師等篇可見。此雖孔子之聖。所以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也。述而篇。曾子曰。死而後已。泰伯篇。荀子曰。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勸學篇。表記曰。斃而後已。孔子語。韓詩外傳八卷曰。闔棺兮乃止。亦孔子語。凡此皆古聖人之道。而孔子行之言之。故門人以下。苟奉聖人之道者。皆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而云五十知天命之後。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可謂妄矣。且孔子以儒自處。從後世觀孔子跡者之言。而其實孔子不以儒自處。此別記按史記。孔子年五十一。欲應公山不狃召而卒不行。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大司寇。會齊侯于夾谷。使仲由墮三都。年五十六。攝相。誅少正卯。以不致膳。俎於大夫。適衛。適陳。圍匡。還衛。見南子。適宋。桓魋欲殺之。適陳。反于衛。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欲應佛臍召。而如蔡葉。楚昭王將封之。又反乎衛。而康子召之歸魯。時年六十八。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刪詩正樂云云。此與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篇子罕。合。然則孔子有述作之志。六十八以後之事也。六十八以前。東西南北。求其行道於當世。豈遑及述作之事乎。夫道行當世。則其大經大法。自為後世矜式。又何事著述。故孔子著述。出不得已者也。然云五十知命。然後修先王之道。傳諸人。其妄斷可知矣。夫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家政及國。及天下。其道有二乎。假令孔子用于當世。移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用諸官而已。豈有他術乎。禮樂刑政。凡百制度。勞之先之。誨人不倦也。尚賢使能。使各盡其職。咨諏度詢。以為己輔佐。學而不厭也。忽此二事。能治國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故此二事。稱足盡聖人。概孔子。何不可乎。何則。聖人之德。聖人之業。莫大乎仁智者也。既立其大者。其餘日月至焉也。已。夫太師太保太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自爭臣七人。以至爭友子。無一非學者。先王之道。斯為美。孔子之術。斯為尚。然後其餘力。自讀書學文。多識前言。往往行。補其闕。拾其遺。潤色之。緣飾之。乃可以立。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可以不惑可以知天命。謂之善學之人。謂之君子也。故學而時習之。智之事也。有朋自遠方來。仁之事也。人不知而不愠。勇之事也。此魯論開卷第一義。故首言成智仁勇三德之本基。此辨別而云亦以勸人。淺之其觀此章也。夫以學而篇居魯論之首。豈唯蒐輯者之意哉。孔子之道然故也。荀子首勸學。豈本此篇而已者哉。亦先王孔子之道然故也。甚矣後儒之不知學問之義也。

子為男子美稱。亦為大夫之稱。

子之為大夫之稱。於古書中昭昭乎。何須辨焉。古者

論語徵疑卷一

崇文院

稱諸侯為君。稱大夫為子。故君子者諸侯大夫之謂也。學諸侯大夫之業。而其德行可任諸侯大夫者。亦謂之君子也。若其以子為男子通稱。或為美稱。漢儒之陋也。何足取諸。蓋戰國以後。言語辭命。稍稍變更。故雖無爵位者。尊而稱之。則曰公。曰侯。曰君。曰卿。曰子。此說別漢儒習見為常。生此訓詁。已可謂妄矣。後儒亦不省。至于今不知辨其謬。不亦疎哉。夫以子為男子之通稱。禮記鄭注。孝經孔傳。雖曰非本義。然古來相傳之成訓也。而今以子為男子美稱。亦謬。

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為士。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為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為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

妄哉言也。是豈足為稱子之義乎。天子之子。公侯伯子男之子。大夫之子。父子之子。古者必有分辨。而其義今不可審知也。不知為不知為可矣。古者以大夫為其至者。猶後世以官至三公。為分所當得者。又何異哉。夫為天子大夫。而有其功。封侯為諸侯。大夫而有其功。封邑。古猶後世也。唯以封建郡縣之別。其事或有異者。其大情豈異哉。不然伊尹傳說呂望及范蠡管仲等事。其謂之何哉。凡士之學道者。大之天下。小之國家。建立功業。揚名顯父母。不至封侯三公。何足大伸其道。此豈有古今之別乎。妄哉言也。

論語徵疑卷一

崇文院

子必有父。人無不有父者。不德為不肖。為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為大夫。亦為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此無稽妄說已。不肖云者。言其德行無可象類也。若從物氏說。則如中庸夫婦之不肖。晏子春秋下雜不肖父不肖子。家語解子冉雍生於不肖之父。何以解之。

按漢書武帝紀。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才之人也。又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應劭曰。宵類也。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二說雖小異。不以不肖於父爲解。其義可取也。揚子方言。解肖爲法。亦取法象之義也。要之師古爲優。列子命力。倮倮成者。肖成也。莊子冠列。知者肖。古義可見。肖肖古字通用。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時敏疾不失。時之謂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伯此時字之義也。凡言時者。不失事機之謂也。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是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與此時習之時同。物氏以時解爲皇侃義疏所誤。此不知文法者之言。何足取焉。說別習習復也。魯語所謂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此

習字之意也。

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尙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時兩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

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當作深自得而有所解說也。時習者兼道藝。豈可以心而已言哉。故心字受字愛字。非所施也。如此與宋儒見奚擇焉。學記曰。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故說字爲解說解爲允。排排憤憤。如被械梏者。而啓焉發焉。此解脫也。豈不亦說乎。雖曰作說。本亦有脫義。此等字義。古人所未言。學者其平心察諸。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審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之文意似曰。悅教育于人。達材成德者。然味其主意。不必然也。物氏平生喜爲是言。論語微及他書。數言不已。皆就教化人上而言也。此獨不然。蓋謬筆也。且蓋先王之道云云之論。施下節有朋云云。則可於此節不親切。可謂贅論已。

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云云。此節語仁之事也。既學而成智。以其知而不及人。則

不仁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此仁者之用心也。是亦為政也。夫子之樂而忘憂。顏子之樂陋巷。全在此物。不然。唯泛言樂字義。抑末也哉。安在於其知聖人之道哉。

慍謂心有所拂鬱也。蓋慍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

慍直訓怒固非。以拂鬱解亦未透。朱氏云。含怒意。此依蘊藉蘊藏而言。非無其理。然亦未為得。以其帶怒字解也。要之諸解皆得其一端。而不得其本者也。按古者慍鬱怨宛菴通用。說別。故此當以慍猶怨也解。即慍悶之義也。子罕篇。仁者不憂。憲問篇。不怨天不

論語微癢疾卷一

崇文院

尤人。孟子丑上。柳下惠遺逸而不怨。阮窮而不憫。即憫

文。言傳。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皆與此相表裡。要之慍怨悶悔。雖字異義不大異。此節語勇之事也。憲問篇。仁者必有勇。孟子語浩然之氣。全本于此。荀子亦云。惡性。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儼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此章事余詳有所論。今此示其大意。讀者反三隅可也。夫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故孔子之所教。門人之所學。無他。也能此三者而已。故論語首載能此三者之

本。實開卷第一義也。卽二十篇中。孔子所言。門弟子所論。不出此三者。皆敷衍此三節之言也。古來讀論語者。不知此義。平平看去。卽以此其眼。欲解論語。欲語聖人之道。宜乎其多妄謬也。余每言。孟荀沒二千年于今矣。古今天下無一人知聖人之道者。豈不然乎。

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云云。其心莫有所拂鬱。豈不以爲君子之人乎。

君子之義已辨于上。但古者稱君子者。有輕重。此君子因聖賢之人而言。文言傳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論語微癢疾卷一

崇文院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及若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可以見。荀子子道篇。孔子品子路子貢顏淵以士。士君子。明君子。又哀公篇。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家語五儀解士作士人。大聖作

人聖此等君子皆泛稱君子也。後儒不省。故今發之。凡古書中稱聖人賢人智者仁者。亦皆有輕重差別。讀者以意求之自辨矣。

蓋先王之道。敬天爲本。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爲君子之事矣。

先王之道。敬天奉天命以行之。此固然。然物氏執此。以爲凡百議論。其不可以天解者。皆屬之天言之。誤聖道不爲少矣。辨見余每言物氏一生見識出於斯。又一生過誤亦出於斯。

中庸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

論語微癡疾卷一

三十一 宗文院

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君子之德。莫所待而不懼。迺舜泰伯足以當之。非凡人所能及者。

此老莊者流之所尙。而聖人之徒之所鄙也。觀莊子道遠遊篇列

子御風之論可見而物氏以舜泰伯當之。可謂妄矣。夫君子進

德修業。皆有所待者也。蓋德進業修。不仕無義。何以使斯民爲堯舜之民乎。故舜雖大聖。泰伯雖至德。孔子雖集大成。而不得位。遁荆蠻。在側陋。則莫奈斯民何矣。此古者志士仁人。所以出疆必載贄。及三月無君則弔也。故孔子亦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共見論文公下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待云者。待聘幣之謂也。唯無禮之召。不義之富貴。則君子不就已。夫伊尹之耕。顏子之陋巷。本非樂事也。其樂之者。樂堯舜之道也。樂堯舜之道。故忘耕之勞。陋巷之憂已。耕耘陋巷。本非可樂之者也。雖二子賢聖知命安分。豈樂之哉。若使二子謂陋巷樂矣。耕樂矣。此不情之言也。豈謂之賢聖乎。夫二子之所樂者。堯舜孔子之道也。堯舜孔子之道。仁天下之道也。苟欲仁於天下。居畎畝陋巷。而能哉。唯待時。不苟求已。係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禮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荀子道。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待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又宥今有

論語微癡疾卷一

三十二 宗文院

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又行法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夫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機。而榮辱之分。全在于此。苟學聖人之道者。最爲當務之急。而物氏懵不知之。以老莊及後世隱逸。離世異俗。無志于斯民。而苟爲高者之事。爲舜泰伯聖人之行。鄙哉。我輩居恒云。物氏不知聖人之道。豈虛言哉。

大氏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者強之。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教就其人高下。其所語所誨。亦有殊異。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難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上同。此夫子非不語性與天道也。逢其人語之也。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子。此亦待其人而後語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可見凡人所不及者。賢者獨知之行之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下。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人有高下。則教亦得無高下哉。何主凡人而施教乎。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轉

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明。朱子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中庸孟子。妄求爲聖人故耳。

訓學爲效。非釋名等說。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尙書大傳。洛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夫學之道。外

做效。又何求。荀子身修曰。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又曰。大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同。効。又曰。故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子貢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上。禮弓。哲人謂孔子也。放做傲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上同。此以二三子之放效孔子爲嗜學。則學之道全在放效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上。公孫。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

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滕。上。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下。告。子。物氏云。朱氏誤讀中庸孟子。何等言也。亦不思已。但宋儒不知聖人。故不知聖人道。求其爲聖人之道。不得其方。是可議耳。夫苟志學者。非學聖人。而又誰學焉。學聖人。非學爲聖人。而何。卑哉。物氏之論也。是何足論學。大雅。王。文。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周。頌。將。我。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儀。刑。文。王。非。學。聖。人。而。何。

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聖人有聰明睿知之德。可尊可畏。故學之效之而已。若使聖人無聰明睿知之德。是常人已。何足尊畏之。而學效之。物氏豈欲學管晏申商乎。何論議之卑也。夫孫吳之於兵。二王之於書。李杜之於詩。韓柳之於文。亦受諸天。若不可學而至也。然責學書者曰。汝何學。二王責學詩者曰。汝何效。李杜可也哉。物氏不知學問之道。一何至於斯極也。

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爲。宋儒非剪綵之花。則里婦效顰西施。可謂陋矣。

德以性殊云云。故聖人制百德百行。以其性所近。導之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知仁聖義忠和。曰。禮樂射御書數。周。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述。故。其。成。也。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此。皆。聖。人。之。一。德。也。及。其。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不。能。也。所。謂。顏。回。之。信。子。貢。之。敏。子。路。之。勇。子。張。之。莊。賢。於。孔。子。六。家。本。語。是。也。孟。子。公。孫。上。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又。如。由。果。賜。達。求。藝。皆。可。從。政。也。雜。及。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皆。效。以。致。此。美。者。也。夫。里。婦。之。效。顰。誠。可。醜。也。故。始。則。足。使。人。逃。走。也。已。然。效。之。學。之。久。而。化。之。亦。自。有。可。觀。者。生。使。人。逃。走。者。其。始。態。而。已。習。慣。若。天。性。人。豈。怪。之。余。唯。惜。里。婦。之。不。誠。已。故。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上。盡。心。夫。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下。離。婁。亦。在。效。善。而。已。苟。卿。曰。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效。儒。此。語。學。之。不。可。已。也。可。以。解。里。婦。效。顰。之。嘲。

論語徵癡疾卷一

崇文院

又如訓覺。是其一旦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志明。莫有所容力。故

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

駁宋儒一旦豁然格物非聖人之道可也。然以訓覺爲一旦豁然貫通之說之張本非也。學訓覺。漢儒之說也。故白虎通曰。雅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說文曰。學覺悟也。皇侃義疏亦引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可以見。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老佛以天下之人爲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迷哉物氏之見也。不唯不知聖人之道。又不知老佛之道也。夫雖老佛之道。豈外聖人之道而立言乎。凡其種種之說。皆竊取聖人之道。易面改名。資其空曠之說者耳。苟在精讀古書。而審識聖人之道者。觀二氏之道所據所原。若火而已。記別夫以天下之人爲迷。我聖人言之。而諸子百家亦言之。故佛氏亦依而言之。尙書上太甲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又材梓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又君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詩小雅節南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荀子相成門戶塞。

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家語諫始今世則不然。亂其政。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君賢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民無惑。孔子對曰。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說苑理政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呂覽似疑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云云。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云云。

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已。

今審孟子本文。趙注訓覺爲悟。不可易也。且檢古注解及字書。無訓正者。蓋物氏一人見耳。以先覺爲先正。其妄可知矣。

論語徵癘疾卷一

崇文院

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僞耳。豈語學哉。覺覺悟也。孟子謂覺悟道術也。論語謂覺悟詐僞也。覺悟豈有二義。是何等言哉。凡論語所載。千言萬語。皆無非學事者。物氏豈以講書解字。句讀授受而已爲學哉。凡學之爲道。斃而後止。豈有出處隱顯老少哉。不億不信。不逆詐。抑先覺者。此賢者之用心。而學之大者也。物氏不此之知。容易解論語。談聖人之道。何不忌憚之甚也。

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爲。

而言之。

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左傳。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成三年十。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

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梁王下。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公陸上。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學大禹出見罪人。下車問

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之

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

姓有罪。在予一人。君說此孟子等之說。皆本夫子之

意言之。而孔子不言性善。不善讀論語之過也。以上所

以下諸文。余別有解。古來諸儒。皆解不去。其辨別著。孟子言性善。古聖人之意。而其所

謂性善。與後儒所論異。孟子一篇要旨也。而云有所

為而言之。疎之。其見孟子也。

又如仁齋以稽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

謂道不堯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是邪。孔子奚學為。

稽古補偏。是學問之大者。仁齋豈為誤讀中庸而為

此言乎。古學之方然故也。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說命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此雖堯舜之聖。傳說之賢。以稽古為學問之本者。不

稽古不足為學故也。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而述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凡經史中稱好

學者。皆稽古之事也。舜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

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洪範三德。一曰正

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熒友

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

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凡此皆補偏之事。而學之大者也。物氏之

謬。不須深辨。可知矣。

習訓重習。亦為纏繞。學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

盡學習之義乎。

習訓重古訓也。上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此以重訓習

以險訓坎。上彖傳曰。水洊至。習坎。此以洊訓習。非重

複之義乎。魯語下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

復。復即複也。重複固盡學習之義。物氏何不考之。且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古習襲通用者。習有重複之義故也。大禹謨曰。卜不

習吉。左傳年十習作襲。杜注云。襲重也。可以見。

時習之既以爲時。時重習。又以爲無時不習。朱子解經。

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爲童子受句讀者事。無

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

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

諸家及物氏皆不得時字之解。故爲此夢中卜夢之

言已。吾不欲辨烏之雌雄。讀者觀上所駁自辨矣。

說訓喜意。殊爲不爲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

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

論語微癘疾卷一 崇文院

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浹洽則喜。宋儒

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

亦辨于上。物氏得悅字影。不見其形。故雖煩引古文。

其不達悅字本義。與宋儒奚擇。

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廼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

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

不亦君子乎。

仁人君子。知天知命。其窮也。雖英才之無以教育亦

樂。若顏子之樂。豈在教育英才。甚矣物氏之不知仁

也。物氏嘗曰。思孟而後。降爲儒家者流。見辨道。此云

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何其言之不擇也。

朱氏以講道授徒。爲大小大事。以朋來爲順境。以生徒

零落。爲人不知。爲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鸞湖之爭也。

此自物氏之陋。以其腹量朱氏者已。朱氏豈以講道

授徒。生徒零落。介意之人哉。其不知朱氏亦甚矣。可

謂以辭害意。賊夫人之子已。

且聖人之道。敬天爲本。故君子貴知命。

聖人之敬天固然。然知命豈必爲敬天乎。可謂不知

天。不知命。且不知聖人也。記別

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

論語微癘疾卷一 崇文院

有不周也。

此章語孝之爲仁本。非語職位本末也。而云君子務

本。有司務末。何等言乎。夫雖一鄉一邑之吏。苟治民

施方。則以孝爲先。此聖人之制也。豈君子教孝。而有

司不教孝乎。聖人之道。治天下先孝。治一國先孝。治

一鄉一邑一家一身亦先孝。豈在所治大小官職貴

賤乎。記別

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

而不謂性。周書五常卽五行也。古者五行亦曰五常。經傳中其

論語微癘疾卷一

崇文院

微多矣。五行者大禹所祗承于堯舜者。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六府三事是也。治天下不修此五官無所施。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周公之所建。孔子之所述。亦捨此無可為治者。所謂堯舜之道者亦是已。後世聖道不明。古五行之義廢矣。而陰陽讖緯醫卜之家。變擾古五行之義。盛造孟浪之言。學者習聞其說。以為五行者配合生尅之謂。不亦悲哉。宋明諸儒及吾邦伊物之徒。亦以此廢棄五行。不知五行者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用也。不知五行之道。而妄談聖學。論天下之治。不亦漫乎。宜哉漢以下。無善治。又無善學也。五行說別具

仁齋先生。又以本為根本。而言可孝弟以成仁德也。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可混乎。

仁齋以本為本根。根于孝弟成仁。聖人之道本為然。誰得間然。而物氏云云。此不知聖人之道者之言也。孝經以孝為至德要道。而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家語弟子行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左傳文二年。孝禮之始也。始端始也。即本之義也。此說別記凡百善莫善於孝。百行莫先於孝。則豈非孝者

論語微癘疾卷一

崇文院

百善百行之根本哉。夫雖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無本末先後乎。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中庸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是以欲為仁於天下。必為孝於家。所謂本立而道生也。物氏之妄。一何至於此極也。

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

物氏動云。義者先王之義。雖義固先王所建施之事。而臨時制其宜。在其人而已。不然義亦死物已。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昭二十八年又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晉語七年又曰。婦義事也。襄三十年又曰。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年文七恒卦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凡此等之文。皆義宜也之意。而謂臨時制其義也。夫天下之事。千差萬別。事機之來。一日二日。萬態千狀。可執一而治乎。觀時因事。權之宜之已。時義之用大矣。孔子曰。義之與此。孟子曰。義之所在也。物氏駁朱云。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余亦云。何道非先王之道。何唯於義曰先王之義。可謂固矣。詳見時義解

王道亡而師道興。

王道亡而師道廢而已。夫先王立太師太傅太保之官。又立司徒及師氏保氏等職。豈徒哉。無師則國家

不可治故也。此師之大者已。王道亡而其官失職。士之抱道藝可為師者。不得其位。獨善其身。而樂教育。人材於閭巷。雖不得已者。是亦為政也。仁人立人達人之事。而孔子而下。不皆然乎。此勢之所至也。非人也。天也。亦何傷乎。物氏之云。豈非妄乎。

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

妄哉言也。夫禮樂以成德者。脩身。故德成也。不然彼鐘鼓玉帛。與雞鳴狗吠。風聲水音。奚擇哉。徒使人疾

論語微癘疾卷一

四九二 崇 文 院

首蹙頰而已。安在其成德乎。故中庸之論禮樂。始之慎獨。而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堯舜之治天下。親九族。譬睽底豫。而後禮樂之功成。孔子之治國。自孝友而至。施于有政。為此故也。未有身不脩而天下治者也。夫禮樂者。上之人之所主。春秋戰國之世。暗主昏君。嗣出。禮壞樂崩。雖孔顏之聖。苟孟之賢。不得其位。未如之何矣。雖有其德。無其位。不能興行禮樂。故古云。禮樂壞崩者。指上之人不行而言之。若其道其德。不墜地。在人。故在下。仁人君子。敬身慎行。而修禮樂之本。待時俟用矣。禮樂之本者何。仁義是也。苟仁義在

身。禮樂可讓而制。可舉而措。亦何傷夫壞崩。彼傷壞崩者。傷時君不行。日趨衰亡之言也。苟有用我者。欲禮樂禮樂斯至而已。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又曰。鐘鼓玉帛云哉。夫仁義禮智。先王之德之大者。而孔子之所首述也。故七十子孟荀之徒。連言教之。豈思孟之所創乎。可謂妄已。

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

孔子明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賈賜夫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伯樂曲禮豈君子所貴

乎道乎。若其然。公西華將居四科之首。而顏閔並甚

論語微癘疾卷一

五〇〇 崇 文 院

矣。物氏之不知禮也。嗚乎。曾謂顏閔不如公西華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仲尼燕居。篇。孔子語子張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

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他如女叔齊駁魯昭公善於禮。言是儀也不可謂禮。昭五年子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言是儀也。非禮也。同二十五年皆謂威儀進退之節。禮之末而非經禮也。可以見物氏之妄也。

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此物氏自謂也。何不反求于己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

仁知並言。何必言德。有以道言者。有以行言者。有以

論語微癥疾卷一

崇文院

人言者。仁義並言亦然。何必言道。畢竟物氏不知德義。理義。禮義。仁義。道義等目。皆有所施也。故爲此妄

言已。此等論言之長也。故此不煩出別記。

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

物氏不知左傳義之府。孟子竊取之本義。故爲此漫

引可笑。

易唯時之義。

時中。時宜。時措。時動。皆古聖人行道於天下之要旨。若夫不知時而爲之。仁知之善。禮樂之美。反爲亂爲

害。故古聖人之行道。唯時是慎。夫易論經綸天下之事。故主言慎時也。又何疑焉。

故六經莫非義。孰爲仁。孰非仁。仁蓋統其大者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

六經莫非義。此漫語耳。非唯六經。凡筆之者。豈有無

其義者。吾儕今日爲文爲詩。豈無義而言之。皆有所

據而筆之。此豈評六經之語乎。其不知六經亦昭昭

乎言外。孰爲仁。孰非仁。此亦漫語耳。六經中言仁言

禮。言知言勇。各判然自分。縱無仁禮知勇字。而言仁

禮知勇者。亦判然自分。其不知仁亦昭昭乎言外。賢

論語微癥疾卷一

崇文院

者能識其大者。此大字。本非指仁而言。就本章讀之。自辨矣。而取以附會。謬妄亦甚。仁難言以此。妄哉言

也。夫子之難言仁。豈爲其大哉。爲不修德不修己。唯

仁是求之故也。善讀論語者。自知其解。苟至知其解

者。如示諸掌。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述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也。難學者其擴諸

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

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

不修之於己。而欲安天下。譬猶欲涉遠而捨運。欲登

高而捨卑。苟非有羽翼。何能之。故曰。皆自明也。大學

又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庸中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淵物氏豈欲由人以爲仁乎。妄哉。以其知聖人之道自任也。老子曰。七四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物氏之謂哉。夫君子務本。聖學第一義也。故出之論語初。以示爲仁之本。而物氏漫不之省。爲之憤憤之言。悲哉。

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爲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有若之言。固以在民上者而言。然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大學故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也。爲卽爲政之爲也。說別雖孝有大小。身家爲本。而後施於有政。爲政篇故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夫先王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語家王言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其操術全在子此。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經孝故有若云。君子務本。德之本也。教之基故也。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民用和睦。上下亡怨。女知之乎。經孝而

語之曰。孝德之本也云云。天下歸仁等之天下。亦與此天下同。物氏之學之麓也如是。而傲然辨道辨名。豈不安哉。

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

夫先王之道。一言一行。豈徒哉。皆無非事者。王梁下惠何大氏之有。

故論語多語禮樂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顏淵問仁。夫子語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淵子張問仁。

夫子答以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貨陽推此以讀

論語微癡疾卷一

崇文院

魯論仁云。禮云。思過半矣。亦何多之有。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爲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

古言固有本字爲始義者。然散文已。若其對文。始自始。本自本。不得混矣。若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比。可以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之本。卽此物有本末之本也。爲事有終始之始。而可乎。此章本字孝德之本也。本道生之生。教之所繇生也。之生。而本不待解。若生字或訓始可也。本字豈可訓始乎。而物氏

云云。她足之爲害如此。讀者子細玩味。自得焉。

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爲本。以用爲末。以理爲本。以事爲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物氏強訓本爲始者。爲欲破此體用內聖外王之說故也。然欲爲其私說。牽強爲訓。豈不妄哉。可謂不類之引已。

東北大學圖書
台灣省立圖書館
E100 9 03/60

論語徵癡疾卷一

五五

崇文院

論語徵癡疾卷一 終

上毛 片山世璠叔瑟著

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子。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

妄哉言也。巧言令色並言對說。是為二項明矣。安得為一項。未見古今文中有此例也。仁者其言也詘。淵剛毅木訥近仁。子色取仁而行違。淵可以見。此非令色乎。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壬佞古音義同故也。壬即周禮徒大司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之任。而本朋友之道也。譬有友困苦不能遂其事已代之。以友困苦為己任。相輔助也。故謂之任。本美事也。至于後世。其弊為任俠。則有一長一短已。佞亦然。栖栖皇皇。為人謀而令得其所之謂也。本美德也。至于後世。其弊為佞幸。則為惡德已。佞本非謂口辯也。有材幹而善事之稱也。凡為人謀者。手口拮据。輔頰舌居其半。故後世亦謂口才為佞也。然非其本義也。不有祝駝之佞。也。雅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問。惡等之佞皆謂為人謀拮据也。乃有材幹之稱也。非謂口才

也。故古書凡言不佞者。皆為不敏于事之稱也。注家訓佞為才者是也。至于後世。任佞異字異義異音。故諸儒不察。大誤其義。豈不悲哉。孟子下。盡心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莊子胠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佞與利口對言。種種與役役反說。可以見古義矣。

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先儒以佞為口才者。全依乎誤讀此文也。禦人以口絕句。給屢憎於人絕句。仁齋讀為是。莊子地。天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古言可徵。數屢古字通用。即里仁篇事君數。朋友數之數。義詳解本篇。今此不贅。鮮矣仁。猶言鮮乎仁。昭五背二十七年。甚矣其惑也。盡心下死矣。益成括。矣。決斷之辭。與乎不同。甚矣吾衰也。而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禮弓雖句有長短。意全同。以仁下無也字。人難讀之。味助字法故也。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

此以佞爲口才。故爲是言已。其謬不足辨也。

蓋天命我爲天子爲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爲大夫爲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爲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迺至於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

此物氏據孟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萬章下及共爲子職而已矣。萬章上之文。牽強

論語徵癢疾卷二

崇文院

爲此漫言。而又他日遷就補湊。此漫言。而解敬字。可謂妄之至也。見辨別夫言語容貌之道大矣。故列之四

科。以爲成德之名。而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大雅傳曰。言之不可以已也。辭之不可以已也。孔子

所疾者。巧與令已。豈疾言語貌色乎。故曰非禮無言。顏淵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氏季是已。謂之末可乎。此亦

誤解中庸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及夫子予欲無言。貨禮樂不言等文。爲此言已。可謂不知類之甚者矣。

辨別見

朱注。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可者。

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

宋儒內外。今姑置而不辨。而以此罪孟子。何其冤也。宋儒喜言內外。自宋儒之過也。豈孟子之罪也。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宋儒內外本于此。豈獨孟子哉。物氏真以十翼爲孔子作。則其謂之何哉。

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說耳。孟子告子上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

論語徵癢疾卷二

崇文院

駁宋儒心學迷悟可也。然解孟子本心爲初心非也。凡言本者。皆對末之語。本心當以本源本初解焉。直謂之初心。不圓暢。

又或有好言令色爲脅肩諂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

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之甚者已。亦其類也。

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爲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爲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爲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爲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

務深者之比也。

要之朱物之解其意正同。但語有詳畧耳。而云惡其義之淺。故爲此艱深之言也。豈朱氏之本意哉。此章忠以行言。信以言言。傳習以學言。夫言行雖善。不學以增之。鄉愿已。曾子故云云。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當與此章參看。朱物未之知也。故唯其末是爭。本之則無悲哉。

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黜舍。豈以黜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

黜舍之勇。明槩其生平。浩然之氣。亦槩已生平。至於

論語微疾卷二

崇文院

曾子獨不然乎。以其人其德。而勇亦有高下淺深。故自黜舍而稍深。至於曾子。而以語已之勇。依道義。豈就一行一事而論之乎。物氏讀孟子之疎鹵。若此。而傲然動以月旦孟子。豈不妄乎。夫君子學欲博。而行欲約。故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也。雍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下。離婁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下。盡心物氏不知約字之義。若此。若夫戴記曾子問。戰國七十子之徒。好事者依夫子。參也魯也之語爲之者。昭昭乎明矣。苟具隻眼者。自能辨之。何足引證。物氏之無眼若此。

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爲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乎。仁齋先生駁之爲當。

朱氏之說。亦可備一說矣。夫傳而不習。不習而傳之。皆君子之所不爲。聖人之教。固共戒之。不習而傳之。傳而不習。義無優劣。豈可是此而非彼哉。凡如是之類。存兩說而各從所好。是爲得之。豈可裂眼爭辨。無用之事乎。且傳不必屬師。列子。大宗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莊子。大宗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賈子。說道德是故

論語微疾卷二

崇文院

弟子從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此等傳字。皆如朱氏解。

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曰。謂爲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

千乘之國。指大國諸侯而言。非有別意也。上之天子。下之伯子男。亦當以之導之。豈可泥千乘乎。固哉物氏之談經也。包訓道爲治。固非正解。說書家捷給之

言已若馬曰爲之政教言導字意非解字義導字義本自了了不須解也故言其事爲可謂善解已物氏未之知也與包注同視槩云非正解不思之甚也又導字以教導言之有小大衆寡之義一事言之導百事亦言之導若忠告而以善道之淵道之斯行張子可以見

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

道宋衛之間出何典記可謂妄矣按下苦供億文此必誤憶左傳年傳四轅濤塗事妄言者也彼文云陳轅

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

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履其可也物氏誤憶此等之文以爲此妄耳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可以見按魏襄王策有道塗宋衛爲制之文初疑或依此文然據苦供億語妄證左傳無疑夫雖天子萬自在豈必選千乘之國而道之乎言必道千乘之國則小國似言飛而超之下字之不審也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爲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妄哉物氏之言也所謂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物氏自道者也夫以時使民政之大經也故置諸後耳不圖物氏之不解文辭一至於斯也此雖不足辨今舉一二徵文使初學不惑物氏之言矣公冶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顏淵篇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子路篇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賢才豈劣於有司乎易節卦彖傳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左傳成十年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

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又昭五年禮

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又同七年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又同二十三年正其疆場修其

土田險其走聚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凡民字置下置中皆因其事輕重卽

審所引諸文義自見矣昔者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

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謝在杭書之。貽千古之笑。不意物氏亦履是笑端。聊筆以供一噱。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自謂無爲。以余觀之。亦病耳。

敬者怠之反。故六經古書言敬者。皆以不怠慢其事

言之。未見敬字本於敬。天敬鬼神者矣。可謂妄矣。詳見

論語微癢疾卷二

九 祭 文 院

記別創持敬工夫者。程伊川也。朱氏祖述之已。言創者

謬也。

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

氏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矣。

謹謹嚴也。而云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似解謹爲慎。於

字義失之。慎詳審之謂也。與謹義大異。信字有久字

不變之義。徵諸古書可知。趙武靈王策。忠可以寫意。

信可以遠期。行如其言。淺之其見信字也。朱氏依易

以謹信分配言行。律諸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雖

似拘非無其理也。不必言強。下云敏於事而慎於言。

又云。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謹慎互施。言行。讀者在就其文求其義已。要之朱物共不知謹慎之分。故每每

誤解。詳于別記

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

也。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以爲德之始也。又爲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左傳以爲禮之始也。有子以

爲仁之本。而專謂之弟子之道也。可乎。夫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爲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論語微癢疾卷二

一〇 祭 文 院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上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八佾凡冠昏喪祭。郊

社宗廟之禮。莫一而非孝矣。甚矣物氏之不能善讀

六經。而不知聖人之道也。然是非唯一物氏。漢以來

諸儒皆爾。宜哉。到于今。無知禘之說者。噫。謹信豈但

以持身哉。亦在接人之際已。愛衆親仁。此學之大者。

豈可以接人言乎。曾子曰。以友輔仁。顏子貢問爲仁。

子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此皆

進德修業之要者。學而時習之。亦此物也。文豈專指

詩書禮樂之文而已哉。謂古志古語春秋等之文已。說此

記別 豈後儒爲詩自詩。禮自禮之比哉。以餘力學文。屬之進德。輕哉其見德也。可謂妄已。

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

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朱氏此言。在後世師道廢之世。而爲學。不可易也已。然在古則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自在汎愛衆而親仁之中。夫博學於文。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不就有道而正焉。亦出於私意已。豈可謂之好學乎。夫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

論語微癘疾卷二

崇文院

親承音旨。

東海王使世子毗師王安期時勅毗之言見世說

故三王四代。唯其師

記學 好古君子。參究精察。而反三隅。義自見矣。今不復。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爲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未也乎。何唯考成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

文豈必詩書禮樂之文而已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子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廣言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典。

刑典法。故志故記史。記春秋之文也。豈專斥詩書哉。

物氏每言載之筆者。古唯詩書而已。而禮樂無書。至此乃云。詩書禮樂之文。何其文之乖違也。可謂無定

見矣。夫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非十二子之文就有道而正焉。此學問之大經大法也。不然雖汗牛充棟。胸蓄二酉。

亦鄉人而已。聖人所以惡鄉原者。爲執守其一己之見。而過而不改。見義不徙。不可與適仁故也。夫孔文子不耻下問。諡曰文。公叔文子與其大夫僕。同升諸公。此不耻下問也。故亦諡曰文。可以見古學問之道也。夫不知學問二字之義。而抗顏語學問之道。妄亦甚矣。何獨責後世諸先生乎。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論語微癘疾卷二

崇文院

庸中故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故聖人之教人。立忠信爲學之本。此亦明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豈非德行本文藝末乎。朱氏之言直。物氏之言曲。何須多辨。物氏唯固執十室之邑章。公治而爲此言。何足與議論語。詳辨本章悲哉。

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爲人子弟者之事。

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爲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冤哉言也。仁齋雖固多固陋之言。豈至于誤先生弟子字義乎。夫子明言弟子。此非指幼弱卑幼者乎。卑

幼者其未涉學可知也。故云學問慎其初也。豈不可哉。檢古義。此章不見宗門字。他議論則有之。而取他

日論。以引駁此章。不殆吹毛求疵乎。雖孔子時未有宗門。其事則有之。吾道一以貫之。此對他之言。可知

他人之道不一以貫之。他若荷蓀丈人沮溺之等。子貢洒掃應對。及黜舍之勇。曾之守約。孟之浩然。豈非

宗門之別乎。又觀荀子非十二子篇。皆爭宗門之別者也。蓋顏之仁。賜之辨。由之勇。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以各成其才德。故其所教異科殊趣。宗門之所以別也。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蔡仲之命

三王四代。禮樂制度之異。同歸于治也。桀紂秦皇隋煬。爲惡之不同。所謂同歸于亂也。此謂宗門之別。何

嫌宗門字。亦在善不善而已。

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未學。我必

謂之已學之人也。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子夏之道。卽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子夏豈異孔子。而別設教乎。子夏設此以教人。語有病

也。吾對人之言。言有人如能此五者。他人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學問之要。在此五者。凡所以爲學

者。爲能此五者也。捨此而他無爲學之道。則謂之已學。不亦宜乎。爲其人自謙語者。不省吾字也。可謂疎

已。

必者懸斷之辭。以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必者決斷之辭。他人謂能此五者者曰未學。子夏因

明斷其妄云。吾必謂之學矣。豈懸斷他邦他邑之人之言乎。憲問雖曰不要吾不信也。句法。雖三十一年。仲尼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甚爲穩當。

此不知古言之過也。好賢者不好色。好色者不好賢。故經傳中每每相對言。子罕篇。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又見衛靈公篇。中庸。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坊記。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仲虺之誥。矧

子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左傳。二年申公巫臣曰。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中山策。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德而好聲色。熟觀此等古言。易非變易顏色之義。不辨自明。易當讀爲過。蓋古字通用。古過狄同用。牧誓。逃矣。西土之人。史記周本紀作遠矣。狄與逃同。大雅抑。用過蠻方。毛傳過遠也。論衡及琴賦。易牙作狄牙之類。可以見也。

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愛致知致中和。謂吾有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真知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氏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爲忠。故以致身言之。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此纏繞牽強。醜亦甚矣。凡古書中言致者。皆爲用力極其至之言。何有自然之義。今審此章。竭力致身。互文以足之也。非謂事父母。唯竭其力。不致其身。事君非謂唯致其身。不竭其力。各言所主。而其義互備。今舉證文以發其妄。左傳成三年。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成十三年。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國語晉語九。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凡此諸文。皆致與竭及盡相對用。相

互用。可見竭云致云。共皆莫懷餘力於心之謂也。王

世子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此文宜熟察。

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注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爲臣。委質也。質贊也。謂仕者之奠贊也。朱子不知之。又誤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爲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物氏誤讀孔注。而反駁朱氏。可笑之甚也。按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彼註。孔安國亦云。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可見此亦同義也。物氏疎鹵。於一書中失點檢。不亦甚哉。左傳僖九年。荀叔曰。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國語晉語八。辛俞云。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家語弟子行。孔子稱隨武子云。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凡此皆語其常者也。若夫處變制義者。不在此例。所謂聖達節者。安可爲常而教之。上之湯武之放伐。下之管晏之不死其君。左傳莊九年。莫二十七年。及惡問篇。晏子雜。是也。自此聖學大要。學者熟究可也。物氏誤會孝經。諫爭章及惡問篇。管

仲季爲此
言悲哉

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爲忠。臣以是爲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爲臣子第一義。故有此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

荀子云。道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晏子云。上雜以亡

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婢子哉。古人固有斯論。然皆語其變。而非語常行者。固哉物氏之語道也。可謂未可與權者也。文王世子。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家語。曲禮子貢問子路曰。人

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子曰。然。如汝言也。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公殷之三仁。其謂之何。微子篇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輕

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史公報任安書君子之道。豈一端哉。

或愛其死。以有待也。或見死不更其守。儒行篇離婁下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語義之與比也。夫處變制

義。太上之事。有微子及管晏之志。可也。苟無微子管晏之志。則予恐來世以此爲口實。多豎頭須丁公之

徒也。故余嘗謂程嬰之先死。新序節士石成子之止戰。二成

年亦三仁之亞也。物氏以匹夫匹婦之無計畫。無復者而論此章。齊之君子之道。妄亦甚矣。

傳唯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質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爲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

此不審讀表記之文。而妄言者也。表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於其言之言。即上資其言之言也。可見獻身者。獻骸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骨之義。而非委質之謂也。且聞古有委質之文。未聞

謂委質爲獻身也。焉在其知古文辭哉。按坊記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義亦同此。獻身之文。不唯表記有之。可以益見物氏之

妄矣。漢人有乞骸骨之文。此獻身故乞之。蓋古言也。

亦可以見古義。

朱註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爲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茸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賢賢易色。所謂親仁就有道而正之謂也。此學之大

司也。吳物二氏未之知也。以五十步笑百步。可謂同
濫笑裸者也。夫蒼錄論語者。以子夏之言深協聖意。
故取以著於此。豈可問然乎。後儒之忌憚。往往如
此。可謂不畏聖人之言者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強乎。

此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曰堯之

意也。重。玉藻足容重之重。遲重而不輕躁之謂也。即

玉藻所言。足手目口聲頭氣立色等之容。及鄉黨篇

孔子行禮之儀。皆重之事也。所謂君子之容舒遲。玉藻

文之是也。左傳。襄三十一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

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

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可謂此章善註也。舜典

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此言以樂德矯其偏性。使就中和也。洪範曰。

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

克。荀子。身修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驚散。則劫之以
師友。怠慢僥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歛端慤。則合之以
禮樂。通之以思索。皆言調本質而補其偏也。而云敦
重者性也。豈可強乎。此惡宋儒變化氣質之說。爲此
強拗之言已。可謂懲羹吹冰也。

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他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

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辰。明等

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爲德。故凡

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臣。命佛於一堂之上。孔門師

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隔而仁不明。職此之由焉。

此所謂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家語舞文巧詆者。可謂

炫耀後學而大亂德矣。夫威德並行。寬猛相將。君子

所以修身治國。而大事小事不可偏廢者也。夫禮者

敬而已矣。孝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禮記仁

之則也。儼若思。安定辭。曲禮禮之經。安民之本也。子

溫而厲。威而不猛。而述聖人之容也。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日堯從政之美也。此豈以行

大禮臨重事言之哉。君子居恒用心而已。而謂非重

事不設威儼可哉。夫唐虞君臣。僉佛於一堂。拜手稽

首以可畏可象孔門師弟親若父子居吾語女進退可度豈若後世君臣爲謔禮運之文嘲腹便哉亦使禮不斯須去身已樂記之文久而敬之公治長淡而如水表是記以能和睦不然如醴加膝上下之隔天地之否從此始基矣學者審諸且以重爲重事而以重事爲大事遷就強合以爲其義可醜之甚也

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爲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大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

論語微癘疾卷二

崇文院

比類語而備其義古文之法也故曰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記學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解經因按古先秦之書屬辭比事非唯春秋諸經傳諸子百家皆然蓋文章之道爲然若論語特屬比爲尙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本自一節學則不固一節主忠信一節無友不如己者一節過則勿憚改一節比合此五節而綴爲一章冠以子曰此皆夫子所道之古法言而語爲仁之方者也固非一時之言也集輯者之所撰定也不然則字亦不穩學者深思諸魯論中此例甚多就其本章辨之故此不及固固陋也仁齋爲是夫學何爲者哉

爲不固陋也故古者以不知道不知禮者爲固爲陋夫子之疾固也問爲此故也左傳定十年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杜注僞爲固陋不知禮者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此語不賢賢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尉繚子十二說篇固陋在於離賢是也左傳二十年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固無陋矣厚賄之此稱秦使西乞術知禮云爾此陋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解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王肅解固爲鄙陋此亦哀公言不知禮爲固凡固云陋云

論語微癘疾卷二

崇文院

鄙云野云在古書中皆指不知禮者言之固哉高叟之爲詩亦言固陋也豈無方之謂哉固陋之於人如此其深且大而物氏駁仁齋云視學太淺殆乎不知學之所以爲學者之言可悲哉夫博學無方固禮經之文則內而孔子無常師子貢所云子張亦何間然然豈不固守一師之說之謂哉夫師者一而已孝經視如奔棊而可乎故博學無方非必換師亦就一師博學而已或時就他問之師自師已豈弁髦之哉若夫孔子無常師當禮樂壞崩之際無賢聖可爲夫子師者文武之道散在四方所云此有滯穗彼有遺秉者

也。夫子集而大成，豈可望之凡人。且以爲常哉。亦物氏不知學之道之過也。學者熟究。

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

主猶宗也。務也。夫忠信所以進德也。言文非此二者，仁之美禮之善，無所下手也。孔子之四教曰：文行忠信。

爲此故也。而物氏爲主人之主，以遊學他邦言之。妄哉。其不知學之道，一何至於此極也。上章曾子三省。

其二忠與信也。子張書紳，亦以忠信爲首。衛靈公者，學問之主，務在此故也。夫學問之道，非主務忠信而徒博學多聞，如虎傅翼，飛而食人而已。古今學問之爲

人害，職此之由。夫學豈害人之物哉。古今以學害人衆者，不宗主忠信故也。苟主忠信，何欲不成。何施不行。彼成仁行禮，必非此物不能也。故君子立則見忠

信，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忠信，倚於衡也。夫然後雖蠻貉之邦，仁可成禮可行矣。苟不忠信，妻子之親，州里

之小行乎哉。故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

虛道。左傳文元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又昭二年：忠

論語徵義卷之二 崇文院

信禮之器也。禮記有禮器篇，以忠信爲禮之主，說故名。忠民之望也。又哀十六年：周

仁之謂信。忠信之爲道，其關係如此大而切宜矣。學問之方，以忠信爲主務也。鄭玄之訓，主爲親者，依汎

愛衆而親仁而言，本非正訓。而物氏牽強爲其臆說，倍鄭本旨。鄭唯泛言親近忠信之人而已。豈以游他

邦言之哉。咸有一德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孟子丑下：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主字義

可以見。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徒義之事也。無友不如己者，一節。過則勿憚改，一節。過則勿憚改。

則徒義之事也。無友不如己者，豈徒義之事哉。夫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故無友不如己者。求仁之

方莫近焉。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丑下：公將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上同：禹聞善言則拜。上同：夫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下告子

此過則勿憚改，亦爲仁之術，莫善焉。古今諸儒是之不知，而爲漫然之解，安在於其知聖人之道矣。又安

在於其善讀論語矣。妄亦甚哉。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

論語徵義卷之二 崇文院

此二類如上辨也。

主忠信以下是一類。

此三類亦已辨上。

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他篇。而朱子以爲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爲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此撰論語者以類比輯。以其皆語爲仁之方也。非孔子並引者如上辨也。朱子爲逸半者。不善讀論語。且不知古文法式之過也。仁齋爲非一時之言。可謂善

論語徵癡疾卷二 崇文院

讀論語也。而不知爲爲仁之言。則五十步百步而已。

屬辭比事不唯春秋。可謂有眼之言也。而物氏解諸古書不能酬其言。何哉。

慎終追遠語曾子所以制禮之意也。

慎終追遠。言語禮之本可也。言語所以制禮之意。妄亦甚哉。夫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八曾子此言。可以爲禘說之解矣。古今諸儒未之知也。宜哉其於禘說爲捕影之解也。今不必深辨。略引古言而使學者三思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婁

下又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樂荀子曰。禮者

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

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

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

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

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

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

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

野而羞瘠。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

論語徵癡疾卷二 崇文院

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禮家語。五刑不孝者生於不仁。

不仁者生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

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韓詩外傳。三卷曰。喪祭之禮廢。

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漢書

禮樂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

此慎終追遠喪祭二者。王道之本。而仁孝之至也。書

曰。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所以養周家八百年國脈

者。全在此物。學者慎思參究。則於聖人之道。其如示

掌乎。

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爲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爲安民而設。故爾。

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禮要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盡心先王之禮。豈專爲安民而設哉。亦自修而已。不然欲治人。本之則無如之何。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盡心夫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所謂不言之教。而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問居要在於斯。故上係辭曰。

論語微癘疾卷二

崇文院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物氏動輒云。道唯爲安民設。不欲言其本在修己。此雖爲矯宋儒之弊。多矯枉過直之言。此章之論。是其一也。學者熟察無惑可也。民德民之德行也。歸厚。民之行歸仁厚之風也。熟省上所引諸文。不須辨而自得其解。

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一通。勃窣理窟。甚於朱子矣。朱氏註語而不詳也。言不穩非也。如仁齋之說。不知字不解文之言耳。又何足辨。

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爲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

盡廢乎。大氏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

物氏排古來所傳。妄建新義。以此章爲語制禮之意。而爲此言。可謂狐狸之狐扣之耳。以論語章章皆爲修身方法。於後儒說未之見。可謂誣已。

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心。子諒卽慈良。而妄勦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

論語微癘疾卷二

崇文院

良何以材良言乎。此依良材良木等語爲此言已。良當以善良爲解。言不險陂也。易直雖非良字的訓。於解其意。則何不可。如勤勞二字。連熟各別其義。若散文動亦訓勞。凡古書中若此之比甚多。何深泥。故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亦謂之善相善馬善工善醫三善可矣。若對文。良善義自別。如良貴告子良能良知。盡心參究之。自得其義。朱氏云。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此依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之文言之。可謂善解矣。而物

氏排之何哉蓋溫良恭儉讓者夫子滿腔子仁德自發越於外而不踰矩者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是也此卽中庸之德而民鮮久矣者何可以言之此五者庸言庸行而常人亦不難能之德也唯聖人之於五者得其中得其時而常人或失時措時中之義而已禮記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有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可以見五者皆夫子仁德之發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可以見五者中庸之德而妾婦亦能之也不然妾婦之卑賤豈得備聖德之三乎今舉一二證文以示學者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表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韓詩外傳卷十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左傳成十年郤至云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

論語徵癘疾卷二 崇文院

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又年十八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可以見五者通上下貴賤男女愚智賢不肖而可知可能之德也而子貢以此贊夫子非知聖人且知道者安能至於斯學者於是致思於聖人之道其如示諸掌乎

溫其容也良其才也恭其處己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論語徵癘疾卷二 崇文院

溫以色言色思溫氏季子溫而厲而述是也良以性言良知良能上盡心良相良馬是也恭以貌言貌思恭氏季貌曰恭恭作肅範洪是也儉固以財用言然亦有檢束之意若荀子惡性禮恭而意儉是也讓亦以讓財言而德讓爲大泰伯以天下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讓大財者而德讓之至者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周語此言聖人制禮義教讓止其分爭也考荀子禮論禮記樂記故曰卑讓德之基也文元讓禮之主也三年卑讓禮之宗也昭二年廢讓是廢德也四書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也豈曰能賢年傳二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年傳八爭而不

讓仁者不為也漢書南熟玩此等古言自知太伯之至

德周之至德者皆仁讓之至而不迷向來諸儒捕影

之說夫讓者仁之至禮之基而聖道之主也故書首

堯舜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為

此故也而物氏唯以接人之際淺之其見讓字也又

可謂不知聖道之本也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韓

詩外傳卷十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夫子

答顏淵問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淵答子張問仁以

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可見此溫良恭儉讓五

者夫子之至德而仁之光輝發于外者矣意億憶臆

噫緊譴抑古皆通用說別本非奇語何蓋之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也此

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

此章本平易非難讀者然古今諸儒聚訟紛紜到乎

今不決者由不讀得三年字故也其所以不讀得三

年字者里仁篇及禮記坊記大戴禮會子引此文皆

以三年字冠句首故也蓋里仁篇以三年字冠句首

者脫文耳坊記後人所刪潤不必古言也此不唯坊

論語徵癘疾卷二 崇文院

記大小戴禮及家語諸篇等多有此類此三年曲禮

上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類耳而鄭玄引春秋傳是

謂我非夫解若夫云欲為丈夫也可謂妄已王制夫

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在知古注言者觀其真贋

猶火學者宜辨識焉父在觀其志者子之事父母虔

恭朝夕盡其親愛和顏說色致養父母孝經為主故

不觀察其志而知其好惡則無所承事也故曾子曰

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內是也凡經傳中

論此者不一而足今不煩舉學者當自考父沒觀其

行三年者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

上下也坊每事皆問父母行之子之道為然故唯觀

其志已若夫父母沒應已當其室承其職然居喪不

言事事待人而行故唯觀省其行事以思三年除服

之後自執事則法其善政美事而已故觀省父生時

成法而行狀則傲之不敢違之此謂孝之至也楚莊

王三年不鳴不飛者楚世亦此而已其行讀三年句

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同句法

古文之法皆然今舉二三徵之子在齊聞韶三月不

知肉味左傳年傳四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又

七年同二十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又年文七士會

論語徵癘疾卷二 崇文院

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又宜十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凡此類皆年月日下。當爲句讀。義自優。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所謂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張子是也。詩曰。亡念爾祖。聿修其德。雅大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內則。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公父文伯母曰。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魯語晉語。七。張老稱魏絳賢云。其學不廢先人之業。凡此類亦不一而足。學者自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省可也。

此篇總言學問之本。故類記中庸德行克己修身之方。而未及治人經國之事。治人經國。至爲政之篇言之。此卽修己而安人之義也。學問之道。尙盈科而進。何遽此而言觀人之法。此不知論語定例者。而又不_行知聖人之道者之言也。夫孝禮之始。文二年而德之始也。弟子上慎終章而下。皆是言禮之本者也。下章以和爲禮之用。亦此義也。故此言父之道者。指父存時所行之禮政法度也。道猶所貴乎道者三。伯樂君子學道則愛人之道也。彼不言禮而言道。皆有深意在。而

鄭玄孔安國輩。不知此義。直臨文註彼云。此道言禮也。道謂禮樂也。疎鹵之甚也。物氏亦從而稱之。俱坐不知聖人之道故也。父在唯觀察其志。一從其心志。嗜欲而不爲己安排。子之常行也。父沒而已當其室。故觀省父平生所行禮政法度。以一則倣之。子之高行也。物氏誤會觀行義。故云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也。夫觀父志行。在沒共可觀而知。而在云志沒云行者。在得專與不得專已。父沒而其行不可觀。萬萬無此理。可謂胡說已。以下二句爲孔子補其意。此坐不知以三年字屬上讀。故爲此臆斷已。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亡。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

孝子在喪哀慕。仁也。改父之惡政。而蓋其愆。禮也。義也。又孝也。此謂並行而不相悖。安國註。不問父政善惡。爲三年內不改。此不知道者之言也。而物氏稱爲古來相傳之說。又何昧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公上從父之惡。安得爲孝乎。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誼。則不可以不爭於父。夫證申生日。恭而不稱孝者。爲國君之子。而守匹夫之小節。

陷父於惡故也。衛文公晉悼公卽位速改懿公厲公之道。爲千載美談者。協重社稷宗廟之義也。昔周公嘉蔡仲改其父蔡叔之行。克庸率德。命諸王。邦之蔡。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蔡仲之命夫周公以改父之惡。爲忠爲孝。則不改父之惡。爲不忠不孝。彰彰乎明矣。若之何守匹夫匹婦婦女子之節。而哀慕哭泣。失大義乎。後世三年之喪不行。若有若亡。爲儒者者。未嘗不由以此等譬說。勸人君子也。春秋君薨不待三年卽位者。亦此義也。學者省焉。

論語微癡疾卷二 三六 崇文院

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

聖賢有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有言其事而不言其心者。有心事並言者。不足一一舉其證。學者自求。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今審游氏解。固無窄廣可言。是何言歟。

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爲道者。是其心自以爲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爲雖有所窒碍。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也。

善惡邪正小大皆可稱道固矣。然如此父之道。指其良法善政明矣。仁齋之解。非可難者。物氏云道謂所由也。所由亦有善惡邪正小大。故不若以良法善政解之善也。審古今守詩書一言片句。將終身者。唯一子路已。子路亦守詩二言。得夫子之教徒矣。未見守書一言片句者。何言之誣也。

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年而後卽己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率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

論語微癡疾卷二 三六 崇文院

仁齋之言太是。不可易也。何勃率理窟之有。但不知以三年字連上讀。爲可惜已。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此不孝之大者也。而爲孝。物氏於是乎可謂不知道矣。可謂不知孝矣。夫父母有過諫之。子之職也。依內則之文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經孝夫生既然。死亦宜然。故子囊云。楚語上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事父母亦當然。唯爲孝子者。務不暴揚其惡。宥密改之而已。故祭統曰。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坊

記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可以見夫下民困先政之虐。而喁喁共望新政之美。而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此大亂之道也。物氏於是乎可謂不知事務矣。

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尙何改之有。古之道也。

甚矣。物氏之不解事也。以古天子諒闇不言。如高宗者。謂如達磨面壁九年不言乎。夫古天子居喪。雖萬委冢宰。而名器自有。如其國家大經大法。固自秉之。使冢宰奉行已。不言云者。務不言不急之事而已。國

論語微癡疾卷二 三七一 崇文院

家之機事。群下奏白。不答述而可乎。別具詳記物氏於是乎爲無識矣。所謂以文害意者也。

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爲。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國家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爲道矣。是則亡論。其它如後世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苟有不善改之爲是。而尙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

桀紂之惡。聞于天下。億兆蒙其虐。雖孝子慈孫。不能蓋之。故苟爲其嗣者。速改其惡政。安元元之心。而保

社稷宗廟。孝莫大焉。故聖人立諡法以戒之。孟子賈維

上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學者潛心此文。

自知舊來諸儒痴論矣。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其無害于治者。因循可也。苟有大害于治者。亦改之爲貴。而尙且不改。使家國及亂。安得謂之孝乎。夫不

孝之事本不義。不義之事本不孝。安有孝而不義。義而不孝者乎。物氏所謂義。非義之義。不孝之孝已。物

氏未知理義之意。夫一義而足。而加理字並行者。爲無有非義之義故也。別此義若物氏之言。申生何不諡

命吾改癡疾卷二 三八一 崇文院

孝而諡恭乎。若以此章爲觀人之道。妄之甚。何容辨。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

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夫孝百德之本。萬教之所生。故聖門以爲仁之本。而

已。未聞後儒言孝備百德一孝而足。此物氏設論。誣後儒者也。

且孝之爲德甚重矣。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尙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

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所爲。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

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

此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至德者至善之德。所謂中也。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故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止於至善之地。無過不及也。所謂中庸之為德至矣哉。是也。敏德者凡事不敏無成。故凡百事皆以敏為上。凡論語中所言敏於事。而敏於行。敏而好學。公冶長敏則有功。堯之等為此故也。孝德者孝即衆德之基。百行之始。所謂仁智勇剛禮樂皆從此而生。故周官建此三德。以為萬德萬行基趾。而物氏不知而妄說。可醜之甚也。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禮之用和為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為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為是。祇識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

禮之用絕句。朱讀為是。用以古互通用。故禮記誤作以。而伊物二氏不知大意所在。喜欲異。朱氏為此強讀已。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漢書曰。外戚傳上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古言可以徵。家語解儒行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古書異同如此。何可執一而論乎。蓋言禮之以和為貴。先王之道以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行故也。

引下原 大司馬 樂職及 荀子大 而禮文 從禮本 大司馬 樂職及 荀子大 而禮文 從禮本

美。言用禮者之依和為美也。非禮為美也。觀本文可見。夫禮樂相以。猶仁義相以也。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云。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故有子云。禮之用和為貴。和樂德也。言行禮必依樂。用樂必依禮也。故孔子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仲尼燕居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深玩此等法言。自達此章大義。而諸儒空論亦不辨而明。美猶尚也。以禮之依和為尚也。非言威儀文物之美也。左傳。昭二十五年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又。二十六年景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晏子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周語下。伶州鳩論樂律云。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美云尚云。上云貴云。語雖異意全同。學者察焉。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

字爲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

有所不行。本不可讀也。故屬上屬下。聚訟不決。朱氏屬下。不爲無見。物氏必屬上。不足稱明乎古文辭矣。余亦久疑不決。間竊疑。有字作無屬上讀。文義共穩。古今書中。有無字互相誤者衆。因以生疑。爲此一通。以質博雅君子。亦不可行也。亦即與次章亦可宗也。亦同義。

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三千三百。類而知之。推而行之。可以盡今日之事變。豈有所不周乎。而物氏於禮外求和。所謂不反三隅者也。詩三百。易六十四卦。其謂之何。

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

此在王制曲禮。本語爲政者務更張之害也。非語和也。而物氏充類至義之盡。以爲語和之事。可謂強矣。

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爲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

斯爲美。以和爲美也。小大由之。亦由和也。本文自明。如上辨也。

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爲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爲樂。程子范子。據以爲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焉可混乎。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

和樂德也。夫樂德廣矣。大矣。而以和爲主。仁德廣矣。大矣。而以愛爲主。猶詩三百以思無邪爲主。禮三千三百以敬爲主也。故此章之和。主樂言者也。不言樂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而言和者。語其德也。猶以溫良恭儉讓語仁德之發。以忠恕語仁之道。以恭寬信敏惠語仁之行也。又何疑矣。說別物氏不知樂。一何至於斯也。

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爲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爲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爲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界之義耳。禮之爲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體用之非古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

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此駁宋儒中其肯綮。吾亦無間然矣。唯解燕義之文。強讀誤人。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耻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為爾。

信近於義三言。為稱古人之德行。言可復也三言。為有子釋文。支離妄釋。如一不知文章者之言。今以其辭考之。若物氏之言不成語義。雖五尺童子初受句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讀者疑其義迂誕。況在學者乎。復協辱親協宗。易象老子等之例可徵。又何疑矣。而物氏引易象飾其說。強拗可醜。

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氏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複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

近義之信可復。不近義之信不可復也。夫信雖美德。不比義行之。白公復言而已。下楚語君子之所醜也。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篇又曰。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陽貨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也。里仁為美篇比比視也。本說見孟子曰。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下離婁熟審此等

諸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義。不待多言可知也。此信以言語言。故云言可復也。本文可徵。朱氏訓約信。

帶約字。解其義。亦不惡。何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義固殊。然取其義。近似者。添解。訓詁之體。皆然。何牽強

之有。朱氏訓約信。與下言可復也。義複不通。此亦物氏之妄已。今以信為約信解之。不見義複。不知物氏何因為是言也。

論語微癡疾卷二

崇文院

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

近者。緩其語。不迫切之辭也。即雖不中不遠矣之謂

也。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祭義曰。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

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於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

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左傳曰。定十年驕近亂。替近疾。物氏之暗古言。可以見。

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

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

夫義者宜也。時宜之謂也。雖義固先王所立。然今日事機萬變。安一一有執古義斷之乎。若物氏之言。非守株則刻舟矣。夫義者變化合道之謂也。故云道義義無定形無典要。觀時從宜。進退上下。要在其人而已。荀子曰。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不荀左右屈伸。因事制宜。夫事變無窮。今豈有一與先王古義合者哉。故古義亦與今義不同。易之道陰陽亦取變化

也。後儒不知之。故於易時義中正。禮時中時宜。漫乎為之解。悲哉。詳具別記

論語徵癡疾卷二

四五

崇文院

其為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耻辱也。

禮亦以義變化。故左傳云。禮也者。不必皆先王之禮。以臨時得宜為禮。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

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荀子。大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檀

弓。上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可以見恭而無禮則勞。伯泰與人恭而有禮。顯

恭則不侮。貨陽三復此三言。自辨物氏之妄。

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注。因親也。按因嫻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嫻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

因嫻古字通用。固當然也。然以因為嫻義。不失其親。不成語義。能解文辭者。自知之。今不深辨。按因依託之義。在春秋之世。依託之事殊衆。依託失所。禍災隨至。故在于時士大夫。尤所當慎也。孔子不主雍疽瘠

論語徵癡疾卷二

四六

崇文院

環。亦此意也。左傳。閏元親有禮。因重固。又。文十宋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又。襄四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又。三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又。同三伯有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

以伐舊北門。此比左國等古書。不勝枚舉。學者自檢讀。

又按。陳書王元規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瑛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

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爲六行之一，鄭註爲是。

漢魏晉注家，各以其意解經，妄謬居太半。觀今所傳皇侃論語義疏，可見元規之語亦此類也。何足引證。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失諸侯，失民，失百姓，謂違失諸侯之心，民之心也。此謂錯失其可親近之人也。朱氏爲是，失得之反。此當爲得之反，而見之物氏不知字義，隨處轉換，拘泥甚矣。

論語徵癘疾卷二

崇文院

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爲人，能親外族而本宗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

以宗爲親族宗之，亦字不可讀也。可謂妄且強矣。宗尊古通用。檀弓上：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夫孰能宗子。鄭玄云：宗尊也。晉語四：子犯云：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章昭云：宗尊也。穀梁傳：年成五梁山崩，晉君召伯尊而問焉。左傳作伯宗，可以見。故此讀宗爲尊爲是。

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爲

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

朱氏解，因親二字共是，但宗字解爲迂回，非物氏云。未知何據。此豈可求據文。義自不得不然。

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

退之仁齋解，非但鑿也。如不知文章經義者之言，可謂怪矣。

人或知禮爲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爲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其具也。

禮一定不可易也。故以義變化，是謂先王之術。古義非今義，故以禮進退，所以稱禮義也。言其不可不並

論語徵癘疾卷二

崇文院

行也。詩書無定義，引斷從其人，所用而變化自在。然後其人德可知，材可知，智可知。是以稱義之府。物氏不知而爲之解，可笑可醜。

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噫，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韓之行而宜之，朱之心之制事之宜，雖未盡義之本義，而言其一端，然亦非可尤之言。所謂雖不中不遠者也。夫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固無論也。然義豈匏瓜哉，亦在其人裁制已。故古之所謂義者，若稽

諸古道。裁斷諸今宜。而合諸人情者也。豈守株刻舟哉。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

凡論語中稱君子者多。皆指在上在下。志于道之人而言之。若此章卽是也。故謂此章爲君子之行者非。當曰君子之志。此章舉君子志道之目。就有道而正

論語徵癡疾卷二

四九

崇文院

焉句。亦與上諸句相比。而加然必二字爲結斷。上諸句亦非讀者留意省焉。自解文意所在。不待余言也。物氏動云天職天職。此誤讀孟子。萬章下以爲小大事在此。嗟亦拘矣。夫充類至義之盡。非無其意。亦不思而已。吾邦親鸞氏之徒。得一錢一粒。輒云彌陀佛之物。物氏之言得無近似是哉。不覺噴飯滿案。夫不敏則事不成。不慎則言過行。故君子事欲敏言欲慎。是而已。而以天職解之。迂亦甚矣。究其謬坐。不知君子字義已。

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

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爲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

上三言是好學之要。學而一篇章章皆斯爲美。夫好自用。學道之大患。故就有道而正焉。智之至者也。皆是好學之事。豈可岐而二之哉。亦不熟讀學而一篇之過也。宋諸老先生。修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余亦云。物氏安天下之說勝。而孔子之道荒。要之共皆不執其中之過也。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乎。此章言君子好學之本意。君子好學於文本不相妨。而言如其辭何。此在物氏一人私見。則當然。在他讀者。一不礙目。可怪哉。

論語徵癡疾卷二

五〇

崇文院

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以道爲事物當然之理者。不知一陰一陽。謂道者之言也。有道有德。豈唯古書而已哉。在今書亦義自別。不知物氏何故爲此言也。雖朱氏亦不以有德有道爲一可疑。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爲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

物氏嘗曰

泊安瀆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

堯舜之世豈有此事哉此駭朱氏明德說云爾而此云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也何言之無特操也夫貧而樂德如顏子而能之七十子之徒之所難也而望之齊民妄亦甚矣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此亦至難之

論語微癡疾卷二

五二

崇

文

院

事子貢孔門之高弟積善累行僅能至于此域以爲至美善故質之夫子定其見解豈易事哉蓋雖七十子之徒至于子貢此域者當至少矣不然子貢何沾沾自喜拈以質之夫子哉而云以刑政治民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妄哉夫禮不下庶人先王以禮樂治天下使民利其利而躋壽域是而已豈欲使天下之人好樂好禮乎亦教之孝悌而已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

坊記所云小人泛言無德之人非言民也且稱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天下其幾矣言之其人也物氏之讀書疎妄如此

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爲爾

此妄讀妄引當於本章辨之則此畧之

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因有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孔門爲高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爲修身之至則豈足以爲子貢乎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爲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失有若是者焉

論語微癡疾卷二

五二

崇

文

院

吾邦所傳何晏及皇侃本樂下共有道字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於端木賜傳引此章亦作貧而樂道可知邢朱本脫道也而物氏依坊記爲脫好字以成其妄誕之說醜亦甚矣朱氏必知脫道字然有道字則其義坦然於主張所樂何事說有所礙故也不然無道字則句璧語澁不可讀者朱氏何不知焉爲於其家學有所害忍爲不知者斷然可知也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爲修身之至則豈足以爲子貢乎物氏

之學不蹈實地。故以此為易事。苟蹈實地。言之得無
認乎。夫貧而諂。人情之所不免也。故古今之名卿大
夫。陷罪喪位。恒於斯。此皆炳然乎青史。何俟余言。物
氏之無實學。吾於是乎觀之。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語。誠不可易矣。
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學
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
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
居相切磋。是皆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
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
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
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之。故曰自修。總而
言之學也。

論語徵癡疾卷二

崇文院

爾雅之語。誠不可易矣。誠字當刪。此蓋依仁齋引爾
雅。駁朱氏言之。物氏然之云。誠而已。蓋物氏稿本引
仁齋云云。而門人刊修者。徹仁齋之說。而不省削此
誠字已。爾雅偽書。其解字義固多妄誕。本不足為據。
然仁齋執爾雅。駁朱氏。可謂無識矣。爾雅剽取大學。
備飾其書。而物氏云。大學同之。是自古義亦為無識
矣。荀子大略曰。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琢磨也。詩曰。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道訓謂與荀子合。可
據也。而物氏讀道為導。安在其知古訓乎。夫導者從
上喻下之言。豈等輩相問難之謂乎。物氏暗字義也
若是。夫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曰自修也。大學又
曰。皆自明也。物氏不知自字義。故漫解若此。古之學
德行而已。而云琢磨以德行之。何唯琢磨而已哉。
亦不知學者之言已。

論語徵癡疾卷二

崇文院

古之學禮焉耳。子貢引此。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
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嘆也。
此篇皆主言學問之事。章章皆然。至下為政篇。始主
言化民之道。此學優而仕。學以入政之義也。物氏不
知學之等級。俄以為此章言化民之道。亦不知聖人
之道者之言已。物氏以為古之學禮樂耳。禮樂唯化
民之具。不知禮樂者。修己治人之要具。而學始學終
皆於斯也。而以禮樂一為化民事。宜哉其不知道也。
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
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
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
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
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

孔子嘆之。豈不淺淺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往來喻而已。猶舉直錯諸枉之枉直。就喻辭而求其字義。所以失之遠也。假令夫子言告諸前而知後者也。朱物諸子將以何解之。可笑之甚也。如昔字稱千年萬年之前。亦稱十年百年之前。亦稱一日二日之前。往字亦然。而云頃刻之間不得謂之往。泥哉。不覺使人噴飯滿案。理學者流。祇知其家學之理已。雖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非中事中說。焉知聖人之道。

論語微癡疾卷二

五五

崇文院

之理。要之朱物等諸儒。不知古理字義。遂爲象恭滔天之說而已。說別詩義無方。非唯諸子知之。世俗亦皆知之。然應變有原之爲難。非學熟知至。不能達其原。故夫子稱賜也稱商也。亦喜其學熟知至。以義變化。左右逢原。可以爲大夫已。所謂詩書義之府者是已。故載之學而終爲政始。以見其義。其意深密。物氏輩豈知之哉。

不患人之不己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爲己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亡害然。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王之道也。學以成

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適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爲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哉。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不知人也。言仁之至知之盡也。此章居學而篇末者。學之道至此地。則至矣。盡矣。

論語微癡疾卷二

五六

崇文院

非仁知之熟。亦不能也。學而一篇。文章皆言至仁知之方。學之道雖多端。仁知以貫之故也。故荀子道曰。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可見非仁知兼備之人。不足以爲政也。此章接下爲政篇。可見政以德爲張本也。而物氏云知命也。似而非。孟子曰。公孫丑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及射義亦言之又曰。離婁上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下。離婁。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不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夫舜負罪引慝。大禹謨。禹湯罪已。左傳莊十一年。其事雖有輕重大小。皆仁之物智之事也。荀子道子曰。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可見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公衛靈。為仁之事也。此先王孔子之道之要。而後儒解此章者。平平視之。以為漫解。悲哉。聖學之不明。職此之由。物氏動云。無棄材。無棄物。此老莊及阿彌陀等見。而非聖人中和之言也。所謂過猶不及也。知者賢者過之者也。老子二十七章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阿彌陀云。極重惡人云云。若夫聖人之道。則曰唯仁人放流之。逆

論語徵癘疾卷二 五七 崇文院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大王制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家語。誅始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周禮。司掌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又五刑之屬三千。為有棄物棄材也。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亦下愚不移者棄之也。

論語徵癘疾卷二 五八 崇文院

論語徵癘疾卷二終

卷二終	九	100
...

論語微癡疾卷三

上毛 片山世璠叔瑟著

為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為政。

為政者謂新即位就官。損益舊章。制為時宜也。故為

政者以新政言之。左國諸書可徵。下云。子奚不為政。

亦以孔子新服官政。未有所改革。或人怪而問之也。

凡新服官政者。必斟酌事宜。而有所沿革也。而孔子

有意所在。未有所云為也。或人之疑。不亦宜乎。詳解本章

孔子始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強弱異任。男女別塗云云。此所謂為政也。制為之為。

即為政之為也。他如晉語四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

棄責薄斂云云。悼公七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

賢良云云。皆是也。為云為規為之為。何有秉義。可謂

安已。

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

故有北辰之喻。如舊注。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

得於辭。不可從矣。

德兵刑之反對。言為政不用兵刑。而用德禮治之。如

蟻之慕羶。如獸之走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孰得禦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謂不動而

化也。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拱之。人君垂衣裳不

下堂。而天下歸化。非德禮何能致之。內史興云。成禮

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周語民不

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傳二十三年晉語。不務德而

兵爭。宣十一年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

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年成二年楚雖無德。

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

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哀元年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務德而安民。乃還。哀十一年祭公謀父云。先王耀德不觀

兵云云。周語上學者能熟讀此等語。而知德者兵刑之

反。則自知舊來之說之妄。今不深辨矣。

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夫仁者大德

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

故也。故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古人知道

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之謂也。

是論如可聞。而非此章之義也。可謂無用之言已。知

仁之稱。知每在上者。學而首章詳辨之。今不復贅。

范氏所守者至簡。為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主一無適

之謂邪。大似學究作科舉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選於衆舉皋陶。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參諸股肱良哉。元首叢脞哉。則古義明矣。

范氏所謂至簡至靜者。亦雖非此章之義。而其言則古法言也。均是仁義也。而田氏仁義背仁義也。均是館也。而盜跖之用館與柳下惠異。宋儒解經率此類也。非但郢書燕說也。而物氏并其本語廢之。亦何褊也。上係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

論語微癢疾卷三

崇文院

之理得矣。又曰。易無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荀子敬解曰。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又曰。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清明。孔子稱舜之德。家語曰。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荀子王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又曰。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

至約。樂莫大焉。又曰。人主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又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成者也。又曰。國強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又曰。制王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孟子離婁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

論語微癢疾卷三

崇文院

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天下平。尸子篇分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此至簡至靜者。聖學第一義。而物氏懲宋儒斷章取義。欲并廢古法言。豈非褊哉。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

政訓。正古訓也。孰得問然。夫知政之爲正。而爲國治天下。猶以規矩正。方圓也。何漫然之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禮記哀公曰。敢問何謂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正爲是。政家語爲。左傳。桓二年。師服云。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此以禮爲體之義。以政爲正之義。共皆聖言古義。物氏何以問然。

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達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一訓通哉。

論語微癡疾卷三 五 崇 文 院

孔穎達曰。德謂自得於心。見尙書大禹謨正義。又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見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又見成十六年正義。此蓋漢儒以來相傳之訓。而穎達取入之疏中。朱氏從之。何不可之有。物氏以爲朱氏創言。故爲此辯已。夫身心對言者。先王法言也。物氏見佛書中多身心之文。以爲我聖人之典無之。疎亦甚矣。夫我聖人經典有之。釋徒取以爲其說。余閑時取佛書讀之。皆依我聖典及老莊讖緯之言。緣飾其術者。也有眼者自辨之。今不復煩言。釋氏之言。原聖經及老莊讖緯者。余別有考。識者宜察。諸書曰。中。盤庚。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儀禮曰。禮士虞。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樂記

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之等。經傳諸子。身心對言。不勝枚舉。物氏不之見也。夫身在外。心在身內。內外相應。成德行道。故云得於心。云得於身。其義一揆。何足裂目爭。雖禮樂道藝也。好禮悅樂。若甘芻豢之心在我。故德修業進。此之謂率性。故荀子。蔽解。何以知道。曰心。又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名正。心也者。道之工宰也。豈不然哉。雖德有達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至德字義。其旨不異。達德。達貴賤上下智愚賢不肖之德也。性之德。剛柔緩急之性。各有所宜之德也。有德之人。雖有生知學知之異。及其成一也。則共可稱有德之人。此皆可一訓通。不知物氏何故爲此怪說。

論語微癡疾卷三 六 崇 文 院

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包氏曰。蔽猶當也。司馬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唯三百耳。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耳。孔子刪詩三千爲三百。明人亦言之。其見卓矣。詩書三千篇云者。漢專門學徒所言。本無稽之言已。蓋倣禮威儀三千之文爲此言已。太史公不察。因謬傳謬已。夫太史公謬傳。非唯此一事。善讀史記者自知之。

今不復煩舉。夫詩以誦之。書以讀之。用之禮。施之政。安用此煩冗之事。若不然。先王之不知術。不知要也。故云詩書三千篇者。漢儒之痴言。斷可知矣。物氏不此之知。依太史公謬傳。以爲刪者潤色字句之謂。刪豈有潤色之義乎。可謂強已。

思無邪。包氏曰。歸於正。朱子演之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桑間濮上而窮矣。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也。殊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耳。詩之義多端。不可爲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亦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也。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字之義乎。

朱物共不知思無邪之義。故爲此漫語。所謂不知而爲之解者。今不煩辨之。思心思也。邪邪慝也。夫思無邪者。語禮之質者也。上章云。爲政以德。故此承以禮。屬辭比事之體爲然。不然。此章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而爲突出。論語中未有此例。夫德者仁禮之謂也。故古有德禮仁禮之語。言德仁禮在其中矣。此章所以承以禮也。言詩禮在其中矣。故古有詩禮之語。此章

論語徵癡疾卷三

七十一 崇文院

引詩云思無邪。明其語禮矣。不言禮而云思無邪。明其語禮之質矣。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之意也。

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質猶本也。禮器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回即邪也。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見趙武靈王策此等之文。豈非明徵乎。而古今諸儒朱物之徒。爲捕影之解。可悲哉。六經諸書徵文尚多。今舉其一。二。余別詳

記故此夫邪者正之反也。先王之爲政。使民無邪慝斯足矣。故曰。政者正也。謂正其邪也。禮者爲政之大物也。故禮以去邪爲要。夫子他日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篇可見詩以禮行之也。不然爲政二字。不可

論語徵癡疾卷三

八十一 崇文院

解也。董仲舒曰。漢書本傳及後世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此災異所緣而起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自正心以正朝廷。至于此四十七字。可以爲思無邪三字解。是以陰陽調而

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今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此可以爲此章及上下章解也。學者能熟悉此董仲舒之言。則於此章思過半矣。而可與適道也。不然而鋼舊解而不反三隅。則吾不復也。

論語微癡疾卷三

九二 崇 文 院

邪如奇衰之衰。謂務奇巧以踰先王之道也。其在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騷牝三千之盛已。

此言大誤。騷牝三千。鄘風定之方中之言。而美衛文公滅而復興。徒而能富。馬有三千也。與魯僖公之事何關。可謂妄之甚也。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仁齋先生曰。直也。可謂不知字義矣。

程子仁齋。非但不知字義矣。不知道亦甚。如此妄解何書不可解。可謂漫解已。史記李斯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見本傳。程子蓋誤讀此文。爲此漫語已。左傳韓無忌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年七仁齋蓋以爲直邪曲之反。因爲此妄解已。要之程伊二子。坐不知誠字直字義故耳。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之禮。豈要約之義乎。

論語微癡疾卷三

九二 崇 文 院

見守約也。觀知字守字可見也。范氏雖理學者流。豈不知學之至于此乎。反見物氏之不解人言已。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一日萬機。千變百化。而以三千三百類而裁之。豈約之甚者乎。而又三千三百。一以貫之。約之約者也。荀子。荷不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又相非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豈不信哉。物氏未知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國強之義。而以此抗顏議聖學。其過不亦宜乎。

乃至以毋不敬蔽禮。以時蔽易。以欽蔽書。亂道極矣。禮之實敬而已。諸經傳之文彰彰乎。故孝經曰。禮者

敬而已矣。以敬蔽禮。何間然之有。時者行道之要。莫先於是矣。故曰時中。曰時措。曰時宜。夫仁之美。禮之尊。孝弟忠信之善。非時行之。劣於不行矣。故先王之道。斯爲上。而以爲時者。易而已之要。不唯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易者也。詳見時字解至于以欽蔽書。漫然之言。謂之亂道。亦可也。

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八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迂濶也。

此雖辨則辨矣。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夫敬雖不盡。禮禮之本在恭敬。小大由之以行。以敬盡禮。不亦可乎。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愛人雖不盡仁。心仁之本在愛惠。雖愛蔽仁亦可也。亦猶思無邪。雖不盡詩。詩之本在無邪。思無邪。蔽詩也。至于時。不但盡易。雖蔽六經亦可也。夫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廣矣大矣。而以三千三百盡之。不亦要乎。天地陰陽之變。人倫世態之化。不可測者。以三百八十四總括之。使如示諸掌。要之要者也。而又以一貫之。何迂濶之有。而以此爲迂濶。不知時不知中之過也。

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主黃老而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者矣。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非要之至者乎。周末拘儒迂生。失洙泗源旨。以繁文縟禮。語聖人之道。無益於事。而害於道。害於政。孟荀之辨。由此興矣。豈唯楊墨而已哉。老莊之徒。譏儒亦譏其繁文縟禮而已。其實非說孔子也。能讀老莊之書者。自解之。故司馬遷亦曰。儒者之道。不曰聖人之道。孔子之道。就其末造言之。故也。而物氏失司馬遷本旨。設一奇解。以緣飾其臆見。悲哉。

夫古之取義於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顰。子雲之法言。太玄哉。皇侃本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蔽作弊。

此不知而妄言者。若上所辨也。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耻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不齊。故以禮齊之焉。先王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非矣。若己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爲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道。是爲尙焉。學者思

諸。

上已辨。

有恥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子訓至為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苗格。皆有感格意。格其心。亦有感動意。格訓正為是。正即邪之反。所謂思無邪也。夫治天下國家。使民正而無邪足矣。又何望。

格字泛用。非帶感字。無感格意。謂多用之於皇天鬼神等者。誤讀詩書之文故也。今審詩書之文。皆至字之義也。如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昭七年是知之能登。

論語徵癡疾卷三

崇文院

假於道也若此。莊子大宗師至格奚擇。如削格。莊子格子。

有防閑之意。故有正之義。正者可以為法。因為法式之義。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因亦有格式格例之語。格其非心。命同之格當訓正。有苗格。大禹謨之格當訓

至。共非感動意。可謂牽強矣。訓格為至者。至即極也。如北極屋極。至此而止。有不得踰之義。即亦格之義也。

免而無恥。免者謂免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幸而免皆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朱氏曰。免而無恥。謂免刑罰而無所羞愧。然亦無可言者。物氏以為免者。上之人為政。使民免於刑戮。人君用意固當然。然本文言使民免於刑戮。此非所當言也。可謂無用之論已。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概言之耳。蓋男子二八而精通。有為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為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為農工商賈。其無志者亦眾矣。廼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

按尚書大傳云。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或云。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戴禮保傳云。八歲出就外舍。學

論語徵癡疾卷三

崇文院

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以天子諸侯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言之。如庶子及庶人。不在此例。然此亦漢儒所傳。不知三代之制果然乎否。若其十三入大學。出何典記。余未考之。蓋妄耳。如昭公十九有童心。實下愚不可移者。此非所關也。可謂引喻失類已。

志者。其心所專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

志于學。志于學問也。他人十五有不志于學問者。夫

子不然也。故曰吾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此以學爲學校之學。如不知文辭道者之言。可怪之甚也。

三十而受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

立與立於禮。伯秦如有所立卓爾。子不學禮無以立。氏季

之立同。莊子地天云。德成之謂立。熟知此等之文。立字之義。不待解可知也。餘夫受田。生產之立也。亦可謂引喻失類矣。

四十曰強仕。出謀發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莫有爲所惑亂也。

論語微癡疾卷三 二五 崇文院

學成知遍。而理識精明。故不惑。所謂知者不惑。及子

問孟子四十不動心。亦不惑之謂也。五十命爲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爲。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

五十而知天命者。先是亦非不知天命也。然其所知者非實知也。遭遇變故而有所亂矣。蓋其閱世涉事之日淺。而德未成。知未熟。不能無負恃己材。而唾手進取之患也。閱世益久。涉事益熟。而後知命之不

可如何。不可以人力求之。而安焉靜焉。不苟進。不苟退。時行焉。時止焉。此皆能蹈實地。備嘗艱難。而然者也。非修德之久。閱事之熟。不能也。而字可味。此雖聖人當爾。况他乎。唯其知天命。有深淺厚薄而已。若徒論空議之人。雖五十不能與於此矣。知云者。知其不

可如何。而安焉之謂也。非知其理。知其義之謂也。不然何以聖人之知而畏天命乎。畏云者。不可測知故也。故孟子上盡心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俟云者。自彼之謂也。夫自我者。制在我。雖非聖賢。知之略之。自彼者。雖聖賢。不能如之何。夫命者。自彼而至者也。

雖聖人不可如何者也。故俟以應之。唯欲其應之得宜而已。故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上盡心不逆命之謂也。又曰。上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莊子生達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豈不然乎。蓋人五十血氣始衰。而真知生出。故爲大夫服官政。上曲禮而所營爲。可以寡過矣。血氣衰故也。若血氣未衰。出謀發慮。不能無強剛自用之患也。五十始衰。豈老耄倦勤之謂哉。而云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妄哉言也。果然孔子如齊如楚。如陳如衛。皆五十以後之事也。何爲栖栖遑

論語微癡疾卷三 二六 崇文院

齊如楚。如陳如衛。皆五十以後之事也。何爲栖栖遑

邊席不遑煥垂七十而反魯定詩書禮樂果若物氏之言夫子所謂知天命者空言而已天命之來雖聖人不能宿知也故栖栖盡人事而已豈有他乎其老而倦勤正樂筆春秋載之空言傳後世者不得已者已豈夫子之素志哉劉玄德曰來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本傳注引漢晉春秋此幾乎知天命之言也故折而不撓終能成漢業爲史臣所稱有以哉

六十而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爲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爲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爲然亦可以窺聖人焉

此夫子仁德之熟也夫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靈帝

公語爲仁之術也犯而不校伯泰語仁之熟也耳順之

義亦當以仁解之不然影響而已何足觀聖人豈弟

之德哉孟子下維妻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熟思孟子此言自知耳順之解矣

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爲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爲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爲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爲道乎。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鑿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從猶任也。逞也。如從之純如也。併入天縱之將聖。子從

而不失儀。昭五可以見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上盡心云四體不言而喻

又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大雅矣皇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荀子非十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

然後聖人也。史記夏本云禹聲爲律身爲度皆不踰

矩之事也。此孔子自言進德之序也。自從舊解而可

七十貳膳云云。此上優老者之事。可爲自修之事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伯。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故知老後自放縱。非君子之事矣。昔者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

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

我。遂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國語

馬援云。老當益壯。共為古今美談。可以見物氏之言

非也。

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

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

子以其常者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家。一意無

違親志。則有傷人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

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

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

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

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

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為此歇

後語。故難人乎。

夫子言無違者。初無違於禮之謂也。違違德也。違德

即違禮也。故言違者。違於禮之謂。而本無別義。然唯

論語徵癡疾卷三 宗 文 院

言無違。則不熟。夫子家訓者。疑於漫不之省。故語樊

遲以發之。樊遲亦弱。未習。夫子家訓。故疑之。夫子因

審之。使之語懿子也。恐無違之語簡約。而懿子有所

誤解也。蓋懿子不問疑。不請益之過也。而夫子恕而

訓之。所謂循循然善誘也。夫父母有過。不諫爭。非孝

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

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乎。懿

子如不達。無違之義。則有此過。故夫子丁寧之。左傳

桓二年。臧哀伯諫桓公納郕鼎於廟云。君人者將昭德

塞違。以臨照百官。又云。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路器於

大廟。以明示百官。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又昭二十

晏子諫齊侯云。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此言違者。皆以

違於禮言之。可以證。夫事親孝。事君忠者。禮之大者

也。故知此言無違者。無違於禮之謂也。左傳昭二十。晏

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熟察此晏子之語。自知

此章之意。及大學之說。按懿子父孟僖子。此時既亡。

故懿子問孝者。非生事也。泛問孝道也。故夫子以生

論語徵癡疾卷三 宗 文 院

死祭三者語之。或云。雖父亡。蓋母在。可謂泥矣。左傳

年昭七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

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宮通敬叔也。何忌即孟懿子也。共僖子之子。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

效已矣。諸儒解論語。不審考諸傳記。唯就論語而求

其義。所以多失也。

夫孝以養志爲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

論語徵癡疾卷三

三

文

院

之孝乎。況以不違理爲心者乎。非嚴威嚴恪。則是非鋒

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氏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

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識淺性急。烏知之哉。

此議論雖如可聞。然不知禮。又不知理者之言已。夫

禮者理也。理者順之謂也。在古言皆然。故以禮事親。

順道之謂也。不違理。順禮之謂也。唯魏晉以後。理之

字義稍變。至于宋儒大變。物氏不知禮。又不知理。故

以以禮事親。爲嚴威嚴恪。以不違理。爲是非鋒生。理

豈是非鋒生之謂哉。禮豈嚴威嚴恪之謂哉。不違理。

其弊或至于是非鋒生。理字之義與古異故也。學者

當辨知之。

父母唯其疾之憂。古注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

使父母憂。朱注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

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爲人何如。

安知二說孰爲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

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

知以不貽父母憂爲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孟武

伯知之。則不俟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注爲優。大氏

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時時發見耳。

論語徵癡疾卷三

三

文

院

以余觀之。二說兩通。如無優劣。雖未審武伯爲人何

如。觀其諛武。必剛勇人也。以今觀之。剛勇之人。多攝

生不謹。在古亦當然。故新注亦爲有據。而物氏云。孟

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此何言

哉。夫孝子之事親。以知父母之心爲主。苟不知父母

之心。何以得善事之。故曰。父在觀其志。而學又曰。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豈不然乎。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能養也。

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曰。犬以

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也。爲是。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

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包氏之說。蓋以嫌比親於犬馬。爲此纏繞之解已。然以犬之守禦。馬之代勞。爲養。此亦雖不可言非養。而不穩也。可謂強矣。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雖似比親於犬馬。其實不必然也。蓋權設喻。而甚言不敬之不可也。不以文害意。可也。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矣。此何言也。至於犬馬。不唯犬馬二者而已。泛指他禽獸之詞也。故云皆。何不可解之有。蓋子游性溫柔。而不謹嚴。事親之際。有禮不足者。故夫子警其不足者已。荀子非子十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雖其末弊。然二子性行之爲。此流風者也。夫子之以敬戒之。不亦宜乎。下子夏問孝章。亦可以此意解之。胡子曰。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不知雖聖人君子。有性行之弊。何足與議道也。或曰。犬馬謂父母之犬馬也。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說亦可備一通矣。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人其君。寇讎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

論語微癘疾卷三

崇文院

此誣言也。孟子何嘗路人寇讎於其君。孟子云。下難妻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不如土芥犬馬。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亦云。此孟子告齊宣王者。而天下之公言。古今之明鑒也。誰得而間然之。故古之善君。國長民者。皆以此心。臨下治民。經史所載。明如火矣。故大禹之戒。五子歌曰。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臣民之於君上。本無父子骨肉之親。以義合者也。故愛之則親之。疏之則怨。固其義也。武王下泰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家語思致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呂覽威遠亦引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曰。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

論語微癘疾卷三

崇文院

地之性。必不然矣。又元逢滑言於陳懷公云。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云云。此皆古先聖王之法言。而非孟子造言也。物氏何不若稽古也。

色難。朱注引戴記爲勝。包咸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何以見承順之意乎。皇疏曾猶嘗也。古者曾皆訓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爲是。

子夏性格嚴。事父母之際。自然正其顏色。而失於嚴威儼恪。故夫子矯其失。使之愉色婉容。包朱共以爲子夏孔門之高足。而無此累。故爲纏繞之解。可謂不

論語微履疾卷三

二五

文 院

解事之言已。夫人之質性萬種。莫無瑕累者。雖賢哲之人亦然。唯賢哲之人。矯揉自克已。此所以異于常人。或曰。子何以知子夏性格嚴也。答曰。以論語及荀子知之。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也。本之則無。上同又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云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而學以此三物及荀子所譏。荀子所謂即非十二所引者。觀之子夏之爲學。以質行爲主者也。乏其和氣。愉色。怡悅於父母之態。昭昭焉。又按家語。七十二子弟子解

夏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精微者瑣屑之謂也。子張之言抑末也。爲此故也。五帝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則於滅明邪改之矣。吾欲以語言

取人。則於子邪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則於師邪改之矣。可見雖賢哲之人。不能無瑕累也。曾子曰。堂

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張此曾子謂子張之性行。矜莊養望。無和樂仁愛之氣象也。此章古來注皆誤解余說別記曾

訓嘗亦古訓也。何唯墨子哉。可謂妄已。呂覽。順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宋玉好色賦。臣之陋目。

所曾觀者。史記田叔傳。二書○此文不完從原

論語微履疾卷三

二六

文 院

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竣油然而生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顏子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此孔子語顏淵之仁也。他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此不違之義也。所謂默而識之者也。夫仁者寡貌。寡言。見之如愚。而其實聰明洞徹。

顏子亦然。故云如言其實不愚也。孔子又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荀子老子曰廣德若不足。四十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爲美。敏於言如愚也。敏於行亦足以發也。仁者其言也詘。顏剛毅木訥近仁。路合而觀之。可以見如愚爲仁之貌也。乃知巧言令色鮮矣。仁然物氏徒以好學解此章淺矣哉。可謂不知仁之實者矣。

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顏子雖穎悟然學問之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夫子之教乎。故稱其穎悟而不稱其好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者也。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諸子性急出何典記也。可謂誣孔門諸子之甚者也。欲得諸孔子言下亦不知古學問之言也。古豈有此事乎。夫得人之諫諭而言下省之改舊來之非勵志謹行者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未聞一言下悟聖人之道者也。夫道以行爲主久而有其徵故曰非知之難行之難。夫道知之悟之而不行諸身則不足以爲道。然則言下悟道非積久行己則其道不成用也。物氏以後世禪學之方視聖門之道惑哉。可謂繆矣。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

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朱子以爲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爲不穩。孔安國以爲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子私語者極爲穩當。何則私爲私語見左傳其在論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臯陶曾子告門人忠恕而已矣是其類也。此孔子往顏子家而與顏子言談也。退孔子退出還其家之後也。上章樊遲御云云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云云此亦孔子往曾子家而與曾子言論之次及一貫之義也。子出卽孔子退而曾子之家也。史記世家莊公問闞於叔牙叔

論語微癡疾卷三

崇文院

牙曰慶父在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與此章之退同以私爲私語亦大謬。私何必私語。凡言私者皆公之反也。故此孔顏相對爲公退去之後爲私。故孔子與顏子不相對之際皆私不必論顏子在家與否在他處孔子所不見者亦私也。不然省字不穩省猶察也。凡省察云者皆以目所不見者言之。左氏固有以私爲私語者。而又有對公家言私者。有謂小便言私者。言豈一端哉。讀者望文爲之義可也。又如引樊遲問仁章。顏淵爲此章徵亦可謂強矣。此章本與彼章文勢不同且此章簡而彼章詳無可疑者。

若必欲就魯論中取徵。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可
以爲此章徵矣。

發如憤悱啓發之發。謂其足以啓發二子也。朱子曰
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爲當然之理。而不知爲先
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
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
疑也。皆文外生義。豈不妄哉。

發兼言行言之。所聞夫子者。發言發行也。孔朱以發
明。物以啓發解之者。以後世之學。視孔顏故也。荀子。

國強子發獲蔡侯。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

退。是主威也云云。發發行也。

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察國君
之道。蓋訟之道。廋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廋之故
也。說者以爲知人之法。窮措大哉。

此章泛說觀人之法。昭昭又何容疑。今審孟子之文。

上離妻亦泛說觀人之方。而爲聽訟之法。可謂妄矣。此

蓋誤記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訟之法。而爲斯言已。
粗疎之甚夫。君子至於是邦也。與其君臣和。而後聞
其政。而其爲臣者。匿其情實。有隱於我者。何足與議。
可謂不解事之言也。且爲知國君之賢否。與前後章

不貫。非爲錯簡不穩。屬辭比事之法。豈然哉。

古注以用也。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
國者何人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其證。朱
子訓爲。豈有是哉。

據荀子及家語。以爲謂字之訛明矣。以以謂聲近。古
今書中互相訛。不勝枚舉。荀子。公莫知不務多。務審其

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
家語。五儀務審之務共作必。王肅注云。所謂者。謂言

之要也。列子。符說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
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論語微癡疾卷三

言也。張湛注。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越發言之旨。趣則

是言之徵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呂覽。精論亦載此事
云。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

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
屬也。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呂覽

又有離謂篇。當參看。又。難舉凡聽必有所以矣。今聽而
不復問。合其所以也。此所以亦當作所謂聲之誤也。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等所謂。亦謂其辜較。則王肅云
謂言之要者。可謂善詰矣。視其所謂。以言言者也。觀

其所由。以行言者也。察其所安。以燕居言者也。言以

其言行及燕居所爲。視觀察之。則其人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如見肺肝然。焉得度之乎。

觀其所由者。觀其所由何道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其爲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知而爲之說者。

凡由云者。皆以道與禮言之。古言之常也。本非須注解之字也。而訓經訓從訓行。可謂憤憤已。物氏以道術言得之。然劣引封禪文爲徵。亦不深造其旨故也。

今略舉古書言由字者。示後學。大雅假樂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微子之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孟子。公孫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又。滕文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又。離婁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又。上靈心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荀子。學勸必

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又生乎由之。死乎由之。夫是之謂德操。又。身修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

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又。略大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

非義也。凡如是之言。古書中不勝枚舉。而古今讀此

論語微癢疾卷三
崇文院

章者。漫不之省者何哉。

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

安安居也。安居卽燕居也。閒燕之地。人所不能見。故曰。察安燕而居。人所易生怠慢也。故小人閒居爲不善。而君子慎其獨。不愧于屋漏也。魏文侯問李克置相。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魏世居卽安居

也。義與此同。酒誥。用燕喪威儀。燕卽燕居也。荀子。身修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又。非子。縱情性。安恣睢。禽獸

之行。漢書賈誼傳。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注。師

古曰。宴謂安居。
論語微癢疾卷三
崇文院

蓋欲知國君之善惡者。先見其所用之賢否。而大概可知。已所用賢則賢。否則否。是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

視比視也。就其前後所言。比視其實。則其人虛實自可知也。孟子。丑公孫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

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亦視其所謂之一也。

次觀其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霸之道。或戎貊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

見者。故曰。觀也。

此就其行事見之。故曰觀也。凡觀云者。就其明顯者見之也。人之行皆顯于事者也。故行曰觀也。常義也。又奚容疑。物氏駁下攻乎異端章。朱氏解異端為楊墨佛氏之類云。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而此云五伯戎狄刑名之道。孔子之時豈有五伯戎狄刑名之道之目哉。何其言之前後不相副也。粗妄哉。

○葛山壽論語一貫引山子曰者亦止於此章。

論語徵癘卷三
崇文院

史記	卷	第	幾	頁
100	9	1	6	4

論語徵癘卷三終